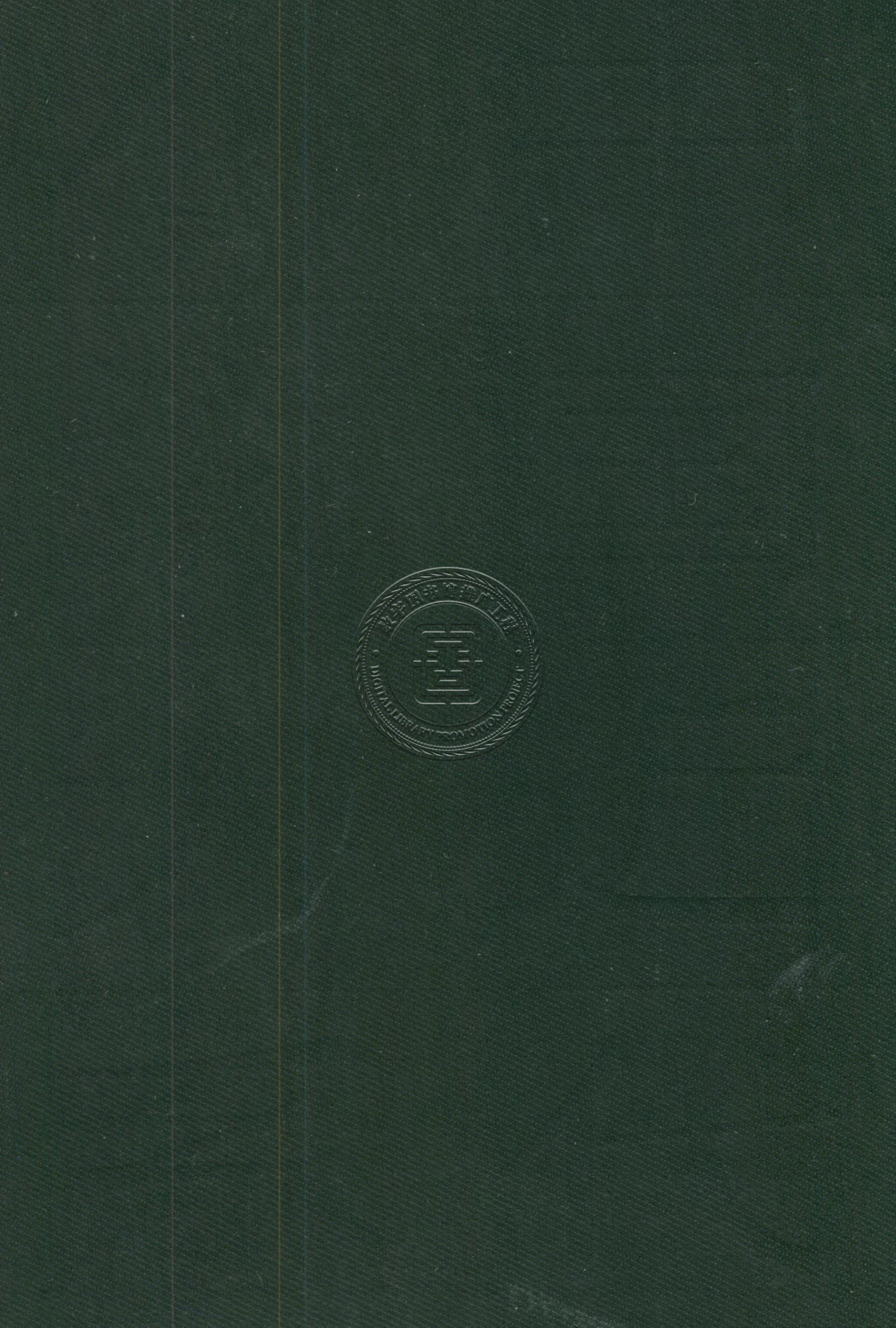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九尾龟续集（下）

漱六山房（张春帆）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顾问、编委名单



第二十三集封面

雷聲布大律師代表國學書室啓事

爲通告事茲據敝當事人國學書室錢芥塵現出版新著九尾龜十三集起及涵秋筆記並新新百美圖等書籍發行各書應有版權他人不得化名◉轉載◉翻印◉等情除向各官廳註冊外特行委託本律師鄭重聲明此啓

民國十四年三月出版

九尾龜第二十三集

定價大洋六角

版權所有

翻印嚴究

著作者　漱六山房

發行者　國學書室
上海愛文義路道達里九八號
電話西二四九五

寄售處　有正書局
晶報館
各大書坊

外埠每册郵費二分

第二十三集版权页



第二十四集封面

民國十四年三月出版

九尾龜第二十四集

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漱六山房

發行者 國學書室 上海愛文義路道德里九八號 電話西二四九五

寄售處 有正書局 晶報館 各大書坊

外埠每册郵費二分

第二十四集版权页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九尾龟》续集第97—192回。

《九尾龟》续集，漱六山房（张春帆）撰。分为十二集，每集十六回，合计一百九十二回。1918年9月至1925年3月，由国学书室陆续出版。此次校点、排印，即以国学书室出版的本子为底本，按回排列，不再分集。

目　录

第九十七回

临前敌英雌陈大志　　合双珠名妓奏新声

却说章秋谷闪在门帘影里打量那两位英雌：只见第一个走进来的生得方面重颐，短眉圆眼，腰粗膀阔，气概昂昂。身上着一身军服，脚下长桶皮靴，头发剪得短短的，居然是个女队长的气象。第二个没有剪发，也不穿军服，只着一身元色衣裙，把万缕青丝紧紧的挽一个朝天髻，修眉朗目，削肩细腰，宝靥微涡，朱唇不启。虽然挺胸叠肚，无殊男子魁梧，有时顾影流波，犹带闺人韵致。

张都督延他们坐了，问他们有什么事情。那剪了头发的就是吴侠云，对着张都督说道："我们是女子北伐队队长，如今前敌上军情紧急，我们要上前敌去拚命！"罗绍兰也接着说道："我们要去拚命。"张都督听了这两句希奇古怪的说话，不觉错愕起来，看着他们两个的神情，又不像个有神经病的，只看了他们一眼道："你们热心爱国，要上前敌去拚命，可嘉得很。你们来见我，就为这件事么？"两人齐说："正是。"张都督道："没有别的话么？"吴侠云道："我们还要请都督给我们一个凭照。"张都督笑道："别的事情或者要用凭照，拚命是用不着凭照的。你们要去拚命，本是你们的自由，尽管赶到前敌上去就完了。这是人人敬重的，何用凭照？"吴侠云道："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只有两个人，若没有凭照，如何到得前敌？到不得前

敌，又如何能达拚命的目的？这一定要请都督给个凭照的。”张都督道：“天下的人只怕他不肯拚命，你们既肯拚命，还怕达不到目的么？”吴侠云道：“我们到前敌上去拚命，死在阵上，是捐躯救国，虽死犹荣的。若糊里糊涂的拚了命，别人那里知道我们是为国捐躯的呢？所以这个凭照是必不可少的。”张都督沉吟道：“这个拚命的凭照是向来没有的，公事上也没有这样的体裁。”

吴侠云见张都督不肯发凭照给他，就再三再四的央说，罗绍兰也跟着他说，坐着不肯走，非要张都督答应了给他凭照，方才肯走。把张都督缠得急了：待要不给凭照，他们又坐着不走，是要定了；待要把他们冷搁起来，他们又是女子，不便叫他们在客厅久坐，只得问道：“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江苏人，你们是那里人？”吴侠云道：“我们都是安徽人。”张都督道：“你们既是安徽人，现在安徽颖寿一带军情紧急得很，你们真要拚命，何不上安徽去拚命呢？”吴侠云道：“我们正要回安徽去拚命。”张都督道：“此地到安庆省城不远，你们要拚命的凭照，不如到安徽都督那里去要罢。”吴侠云道：“就是到安徽去，也得请都督给我们一角安徽都督的公文，好让我们带去投递。”张都督道：“这还可以，我发一角咨会安徽都督的咨文，你们自己带去就是了。”吴侠云同罗绍兰听了大为高兴，谢了几句，高高兴兴的走了。

章秋谷直目送他们走了出去，一回头，刚见张都督走进来，笑道：“你听听诧异不诧异，拚命还要凭照，并且还要定了，不给不行，这也是革命以后的特色。若不为他两个是女人，我早把他们轰出去了。”秋谷笑道：“既是从来未有的特色，我们借此开开眼界也好，何必要轰他们出去。”张都督道：“我本

来不愿意见女客，偏偏这班来的女客格外的比别人难缠些，一件事要求不了，又是一件，叨叨絮絮的，缠一个无了无休。又不好一定把他们怎么样，也不知他们靠着什么。”秋谷笑道：“他们不靠什么，他们就靠的不是男人，老都督还不知道么？”张都督不觉失笑道：“照你这样说起来，我以后要谢绝女客了？”秋谷道：“谢绝女客是办不到的事，只要来得少些，也就是了。”张都督忽地叹一口气道：“如今的都督竟不是人做的，别的还是罢了，只每天定要强迫着见这班不伦不类的人，听这些不伦不类的话，岂不是最虐的虐政？”秋谷道：“这是草创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将来时局一定，这班怪物自然就不来光顾了。”张都督点头称是。

秋谷在张都督那里略坐一回，已见各司各处的公事络绎不绝的送过来，登时把一张公事桌子上堆得高高的三四大堆。接着又是财政司进来说话，军政司进来说话，忙得不可开交。秋谷抽一个空，也不和张都督说，就走过对面秘书厅来。这班秘书厅的秘书，都是章秋谷在广东时候的旧同事、旧朋友。东方小松、严协恭、孟英卿、杨安之以外，还有白柳仲、余补庐同杨安之的兄弟杨宏之，没有一个不是熟人。见了章秋谷，大家哄然立起身来，你问一句好，我说一句话，章秋谷应接不暇，一一回答。方小松问秋谷：“住在什么地方？”秋谷说：“惠中旅馆。”小松说：“何不搬进都督府来住几天？”秋谷道：“我没有几天耽搁就要回去，住在城外，觉得便利些。”小松要同着秋谷到馆子里去吃饭，秋谷道：“你请我吃饭，我也用不着客气，但是我们与其在城里吃饭，不如到城外去；与其到城外别处馆子去吃饭，不如就在惠中旅馆顽顽，非但菜比别人家的好些，而且还可以带几个局，消遣消遣，岂不甚好？”大家听了，

都说不差。秋谷道："要走此刻就走，现在已经不早，若再迟些，就要天黑了。"于是大家都同着章秋谷一哄的走出来。章秋谷是在城外坐轿子来的，仍旧坐着轿子出去。众人也有骑马的，也有步行，出了胥门，再坐马车到阊门的。

到了惠中，茶房开了门，众人进去坐下。章秋谷住在惠中，一个人占了两个房间。外间会客，里面一间是卧房，会客间很是宽大。这几间房本是惠中旅馆的精室，等闲不住客人，非有平日熟识的人来，这几间房是不肯开的，所以这一带房子没有第二个人住，尘飞不到，寂静无嚣。面前有一个院落，疏疏落落的种着几十竿竹子，高高低低的堆着十数堆湖石，高处筑着一个小小的亭子，四面种些花木，倒也幽雅。有几株腊梅花，正在迎着北风凌寒放萼，从竹子缝里透出一阵一阵的香来。秋谷同着大家在院子里徘徊一会，北风瑟瑟，夜色沉沉，各处的电灯已经开了。秋谷叫茶房招呼厨房预备一席菜来，众人都说随便叫几样菜就够了，不必叫整席的。秋谷道："今天我们人多，还是叫整席的合算，菜也来得好些。"一面又叫茶房过来，叫他把阊门有些名气的倌人开出一个单子来，预备选择。茶房连连答应，如飞的去开了一个单子进来。秋谷接过看时，只见开着李双珠、小双珠、白菊花、白兰花、陈小宝、许翠翠、小七盏灯、金黛云、陆秀英、王月娥等二十几个名字。秋谷看了，就问方小松："这些人你认识不认识？"小松道："我差不多有十年不到苏州，如今才来得不多几日，如何会认识这些人？"秋谷想了一想，就问茶房道："这个李双珠就是老李双珠么？"茶房道："就是船上的李双珠，一口青衫唱得真真出色。"秋谷就把笔点了李双珠、小双珠、白兰花、白菊花、陈小宝、许翠翠、小七盏灯、王月娥八个，刚刚一人一个，叫茶房去叫，茶

房飞奔而去。

不一刻，先摆上一桌齐齐整整的碟子来，开了一小坛花雕，秋谷邀着众人随意入座。刚喝了一杯酒，已见一个长身玉立的丽人，携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清倌人，款款的举步进来。秋谷一眼看去，认得这个长的就是李双珠，松松宝髻，淡淡铅华，只一双眉毛画得有些吊起，眉梢又略略起些棱角，还是旧时名妓的规模，虽然半老徐娘，今非昔比，却也清瞻曼视，风韵天然，看起来也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光景。再看小双珠时，一个圆圆的脸，一身男装，生得倒也并不讨厌。李双珠一走进来，就问："倽人叫格呀？"秋谷对他点一点头，又把手指一指自己。李双珠看了秋谷一眼道："阿是格位大少姓章，倪像煞认得格碗？"秋谷含笑道："我是认识你的，恐怕你不认识我了。"李双珠想了一想，果然想不起来，只得对着秋谷一笑，说一声："对勿住。小双珠是倽人叫格呀？"秋谷指着杨安之道："是这位杨老爷叫的。"小双珠就坐到杨安之那边去。

秋谷和李双珠讲些十年以前的旧话，讲得甚是投机。李双珠见了章秋谷这样的一个少年豪客，丰仪濯濯，裘马翩翩，岂有不巴结的道理？就也提着全副精神来应酬秋谷。一个殷勤絮语，一个宛转昵人，那一派款款深深的情愫，只在两双眼睛之内飞去飞来的，飞个不住。方小松看得分明，微微笑道："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不要连下巴吊脱了，那不是顽的。"秋谷大笑道："你脱下巴只顾脱下巴，不要连舌头脱掉了，也不是顽的。"说毕，彼此哈哈大笑。杨宏之听了不懂，忙问："你们两个人的话怎么说？"小松道："他只顾着吊膀子，连一句话也不说，岂不是连下巴多吊掉了么？"秋谷道："他随口胡说，好像没有下巴的一般，岂不是连舌头都脱掉了么？"说得大家忍不

住拍手大笑。李双珠背过脸去，也不知不觉笑起来。

说话之间，陈小宝同王月娥来了，白菊花、白兰花接踵同来。秋谷叫他们分坐在白柳仲、孟英卿、杨宏之、余补庐那里，不免要打量他们一番，觉得也都是中人之姿，只有白菊花生得秀丽些。再一会，小七盏灯也来了，坐在严协恭那边。只有一个许翠琴没有来，秋谷叫人去催了一遍，才把他催了来。倩影临风，蛮腰束素，竟有些像花云香的模样。叫了一声“方大少”，紧挨着方小松坐下。秋谷想起以前青阳地同着方小松在一起看花品艳的情形来，急问许翠琴：“可是许宝琴的一家？”许翠琴回说“不是”，秋谷不觉怃然。

白菊花唱了一支小曲，同着白兰花先走。李双珠唱了一段彩楼配，果然音节非常，满座喝采。秋谷说了一声“辛苦”，还要他唱一折采桑，李双珠道：“采桑呒拨人合唱，要末倪搭小双珠合子一只教子罢。”秋谷大喜，连声说好。李双珠低头敛手，斜过脸儿，细细的唱起来。秋谷看着，暗暗赞赏：这才是倌人唱曲时的姿态，不像现在的倌人，张大了一张嘴，朝着人乱喊。当下李双珠细细的唱，大家静静的听，唱得高低断续，呜咽悲凉，一个个字眼都咬得准准的，不是那唱苏州京调的倌人可以学得来的，只听得一片声的叫好不迭。小双珠唱老生，也还过得过去，没有脱腔走板的地方。章秋谷眼看着花枝招展的名妓，耳听着绕梁遏月的余音，不觉一连喝了几大杯酒。

大家正在酒酣耳熟之际，只觉得地下微微一震，又像远远的轰然一响。众人都没有留心，只有章秋谷机警非常，已经觉着，暗想：地上微微一动，莫非是地震么？想了一回，也就撂过一边。欻见两个茶房一抹地从外面直赶进来，叫道：“炸弹！炸弹！”众人一惊而起，惊出一身冷汗来。正是：

悬霆乍震，掀翻麋鹿之台；炸弹一声，惊碎吴娘之胆。

不知是什么地方的炸弹，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九十八回

柳尔吉长街惊炸弹　　李双珠旅馆逗微波

且说两个茶房一抹地赶进来，大叫“炸弹”，众人都吃一惊，一齐立起，连章秋谷也立起来。这个时候，正有一个茶房，捧着一个焰腾腾的火锅要送上来，听得一声炸弹，他就吓得昏了，大叫一声“不好了”，把手中的火锅一掼，掼在地下，掼得火锅里头的汤菜狼藉满地，还有几根炭，也一齐撒在地上。茶房吃了一惊，弯下腰去，待把火锅检起来，偏偏有一只大狗，窜过来就抢地下的菜吃。不想抢到了一根炭，烧得大狗一声狂叫，平地上直跳起来。这一跳，直撞在茶房身上，撞了一个龙踵。又踏着地上的汤汁，一个滑跶，竟跌了一交。大狗不问情由，一路汪汪的乱叫，如飞的夺门逃去。

这一阵子乱七八糟的穿插，引得章秋谷不觉哈哈大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只有这几个倌人十分胆小，七张八嘴的问道：“炸弹来浪陆里，阿碍格呀？”秋谷道：“那里来的炸弹？就有炸弹，也在很远的所在，与这里不相干。方才我觉得地下微微一震，想来就是炸弹了。”大家听了，都觉放心。又问茶房：“你们听见那一个说的炸弹？在什么地方？”茶房回说：“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只听得马路上的人说，城里有人抛掷炸弹，恐怕又要革命，所以大家就不由惊慌起来。”秋谷道：“炸弹只有一响，没有听见第二响，若真个有人闹事，在炸弹一响之后，

早已闹起来了，如今还有这样安静么？”大家听了，都说不错。秋谷又向小松道：“你何不打个电话到都督府去问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小松应声而起，走出去打电话。去了一会，回来道：“炸弹是谋炸苏军统制柳尔吉的。柳统制从城里回营，走到胥门，有人在他马前放了一个炸弹，却没有炸中柳尔吉，也没有伤人。此刻凶手不知何往，城里已经戒严，我们还是回去罢。”秋谷道：“城里就是戒严，也不要紧，如今不过九点多钟，少坐一回，也不为晚。就是来不及进城，住在这里更妙，大家晚上谈谈，良友相逢，连床夜话，也是不可多得的快事。”大家也就坐下，喝了几杯酒，又吃些干稀饭，方才起身散坐。

此时一班倌人已经走了，只有许翠琴同李双珠、小双珠没有走。许翠琴和方小松说些闲话，李双珠同章秋谷更谈得津津有味，不肯就走。无奈他家里有人碰和，一连有人催了他两次，李双珠还不肯走。秋谷催他道：“你家有人等着你，你就去罢，不要得罪了客人。”双珠嫣然笑道：“啥要紧呀，得罪仔客人末，也勿关耐啥事碗。”秋谷道：“不是这么说，你得罪了客人，是为了我，我如何过意得去？”双珠道：“让俚坐歇末哉，晏歇点正好勒。”秋谷又催他一遍，双珠方才慢慢的立起来，眼波一转，低问秋谷道：“耐今朝阿好到倪搭去坐歇？”秋谷不答，看了双珠一眼，转问他道：“你今天能来不能来？”双珠想了想，摇一摇头，秋谷也摇一摇头。双珠蹙着眉头道：“倪是呒拨法子呀。”秋谷道：“不用你说，我自然知道的。但是我明天就要回去，不过十几天就要来的，来了再见罢。”双珠呆了一呆道：“阿是真格明朝要去？”秋谷道：“明天一定要回到上海去。”双珠道：“耐明朝阿好到倪搭去坐一歇再转去？”秋谷点一点头，

双珠殷殷的道："耐勿行骗倪格嘘。"秋谷道："这个自然。"双珠才同着小珠走了。许翠琴见大家走了，也跟着双珠同走。方小松同大家也要兴辞。秋谷送了众人出去，自觉酒意醺然，就和着衣服往床上一躺，扯过一条毯子来盖上，霍然睡去。

睡到天明，觉得身上有些寒意，惊醒回来,时候还早得很，就起来脱了长衣服，再睡下去，酣然一梦，又入华胥。只觉得有人替他把四围的被窝都盖得严严密密的，秋谷也不管他是什么人，料来除了茶房，没有别人，一觉又睡到巳牌以后。朦朦胧胧的睁开眼来，只见床上坐着一个丽人，看着他微微展笑。秋谷不觉一惊，呼的掀开锦被，坐起身来看时，原来就是李双珠。秋谷道："你几时来的？"李双珠笑道："倪九点钟来格呀，看仔耐好困勿过，倪坐来浪一响才勿敢响，故歇阿曾困醒呀？"秋谷道："此刻自然是睡醒的了，只是对你不起，叫你一个人在这里坐了半天。"双珠道："倪也来得呒拨几化辰光。"秋谷取表一看，道："现在十一点都过了，累你坐了两点多钟,这是那里说起。"说着，就跨下床来。

双珠早取过秋谷的一件灰鼠长袍，和秋谷披上。秋谷顺口谢了一声，又看着双珠道："你昨天晚上没有睡是不是？"双珠不语，只微微点头。秋谷问："为什么一夜不睡？"双珠轻轻的道："耐想嘘，倪为啥事体一夜勿困？"说着，星眸带涩，皓齿微呈，一个脸直侧过来。章秋谷是何等聪明的人物，又在柳寨花营之内纵横驰骤了十几年，岂不知李双珠的意思甚好？但是自己转念想起来，虽然十几年中沾花惹草，到处留情，却是海阔天空，自由自在,除了符小姐而外,没有受过爱情上十二分的束缚。自己也知道多一番无端的沾惹,就添一番无谓的牵缠,也不愿意轻易牵情，自寻烦恼。况且李双珠是吴门名妓，十年风

月，倾动江南，用情的手段既和别人不同，擒纵的工夫一定十分利害，不和他上手便罢，若和他上了手，是不容易摆脱。花儿个钱倒还在其次，万一个又是要跟要嫁，闹出意外的交涉来，到得说明白时，已经费了许多口舌，何苦这样的到一处牵惹一处，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章秋谷一时定了主意，决计不和李双珠兜搭，只假作糊涂道："想来是昨天碰和客人碰了一夜的和，所以通夜没有睡，是不是？"说着，双珠一个脸已侧到秋谷肩上，听了秋谷这两句没气力的话，把头一扭道："耐勿要来浪假痴假呆，倪勿相信。"秋谷料知哄他不信，只得实说道："你的意思我心上知道，无奈我今天非走不可。好在不多几天就要来的，我感激你的意思就是了。"双珠不觉微微叹一口气道："耐真格要来格嘘。"秋谷道："我还有事情，一定要来的，你放心就是。"双珠以手拊心道："倪呒啥勿放心，只要耐勿要忘记。"秋谷连声答应，双珠又切切嘱咐一番。见秋谷要到都督府去，问秋谷："到仔都督府，阿要到倪搭去？"秋谷道："实不瞒你说，我到了都督府，就一路上火车回去，迟了就趁不着火车，你那里只怕是不能够去的了。有什么话，只好将来再说罢。"敷衍得李双珠走了，急忙坐上轿子，赶进城里。

到了都督府门口，本来章秋谷的轿子是一路抬进大门，直到大堂下轿的，今天却改了章程，一班守兵把章秋谷的轿子拦在门外，不叫进去，秋谷只得出轿步行。走到大堂上，大堂上的兵又把秋谷拦住，问秋谷："来做什么的？"秋谷道："我是来见张都督的。"守兵道："你要见都督，你往那边接待室去。"秋谷只得走到接待室去，把名片交给号房。号房拿了上去，不多时，就把秋谷请了进去。

见了张都督，问问柳统制被炸的事情，张都督道："这个柳尔吉倒是个胆勇兼备的人，但是他却很不愿意我。"秋谷问："为什么不愿意？"张都督道："邓云阁要我代理江苏都督的时候，正是柳尔吉代行都督的时候，苏军全体将士打过一个电报，反对我的。现在又有那班在参谋厅被解散的人，在柳尔吉那里说我的坏话，还说我要撤换柳尔吉的统制，有意离间两下的感情。昨天的炸弹，还有人说是我的主使呢！"秋谷忙问："是什么人放的谣言？"张都督道："想来没有别人，一定是陈葆儒他们干出来的事。就是炸弹，也是他们叫人出来抛掷的。他们的意思，无非想利用柳尔吉的兵力来和我反抗，幸而柳尔吉为人虽是抗直，见地却很明白，谅来不至于受他们的鼓动。"秋谷问："柳尔吉手下有多少队伍？"张都督还没有开口，只见号房进来回一声："柳统制到。"张都督说一声"请"。正是：

　　熨贴檀奴之意，名妓多情；徘徊博浪之车，将军无恙。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第九十九回

旧统制当筵讥贵友　　新师长走马谒元戎

只说章秋谷见柳统制来见张都督，就问："他昨天被炸，都督府该要派个人去慰问一番，才是道理，不知派了人去没有？"张都督道："我已经派军政司去过的了。"秋谷点一点头，立起来，就说："我今天要回上海，此刻就出城去了。"张都督道："你走了，这军饷怎样呢？你何不再住一天，就交给你自己带去，岂不省便？"秋谷摇头道："我既无仆役，又没有带卫队，带着几万块钱，如何能走？不如我打一个电报到江北去，请杭都督派人来领罢。"张都督点头道："好。"章秋谷就匆匆告别，张都督送到台阶上，秋谷回身挡步，张都督就立住了，看着秋谷走了出去。

回身走到客厅，柳统制见都督进来，起身行礼。张都督也殷勤答礼，口中说道："老哥受惊了，幸而没有受伤。凶手既没有拿住，我已经严令军警各机关合力捕拿，想来也跑不了。"柳统制迟迟答道："承都督派军政司过去慰问，实在不敢当。至于凶手，明是有人主使的，即使拿着了，也不是正凶，徒然多一番牵涉，拿不着倒也罢了。"张都督爽然道："虽然如此，但是挟嫌谋害，此风断不可长，不能因为有人主使，就不拿凶手。其实这个主使的人我也未尝不知道，不过一时没有凭据，不能逮捕他就是了。"

柳统制道："都督意中知道的正凶究竟是那一个？"张都督微笑道："据我看起来，除了他，更无别个。他从前组织参谋厅，和老哥本有意见。后来我下令解散参谋厅，他虽不敢反抗，心上是大不高兴的。如今又散布谣言，说老哥是反对我的，要派人实行暗杀，明明的有心离间，不是他主使的是谁？"柳统制不觉立起来道："都督推诚布公，摅怀相告，统制感激得很。就是统制那里，也常常有人散布谣言，说都督很不以统制为然，要撤了统制的差，另委别人，并且也有实行暗杀的话。统制明知道是谣言，无奈那班毫无知识的人竟有信以为真的，这挑风拨火、两面挑唆的勾当，不是陈葆儒，别人也干不出来。"

张都督哈哈的笑道："老哥的话真明白，这些说话我以前早已知道，只不便在老哥面前明说出来，只好在暗中防范着他们罢了。如今的要着，第一是搜查出他们主使的证据来。有了证据，就不怕他们抵赖了。"柳统制道："统制的意思还请都督从宽办理，省得多所牵涉。即以陈葆儒而论，他党羽极多，声气极广，若一定要重办他，难保没有人帮着他出来说话，请都督慎重办理为是。"张都督毅然道："惟其他党羽极多、声气极广，所以不能不办他，姑息养奸，终不是个长局。像这样的人，把他留在苏州，将来一定要闹乱子，不如趁此把他办了，还觉得干净些。只要军队里头没有受他的勾结，凭他党羽再多些，声气再广些，也不怕他。"

柳统制听了张都督一席话，觉得甚为佩服，口中连连称"是"。又说："江苏的军队断然不至于受他们的勾结，统制在江苏一日，可以保得不闹乱子的。统制今天接到南京陆军部的电报，召集军事会议，统制今天夜车就去，不过三五天就可以回来的，所以军务上的事，暂交协统鲁鹿鸣办理，特来请都督的

示。”张都督道：“这个可以，请老哥早去早回。至于鲁鹿鸣，平日也还谨慎，暂代几天，想来总可以胜任的。”柳统制唯唯无言。辞了张都督，回到镇司分部，把军务略为分拨，只带两名差弁，径到南京。

见了陆军总长钟国强，钟总长也知道柳统制被炸，不免问问情形，柳统制一一说了。钟总长就说：“现在陆军的名称还沿着以前的制度，似乎觉得不妥当，须要一律改编才好。”柳统制答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话说，退了出来。就有部里头的一班同学，公请柳统制在下关第一楼吃饭，柳统制自然要去。

到了第一楼一看，只见主客纷纭，冠裳杂沓，差不多倒有一百多人。八个主人，倒来了九十多个客人。主人中为首的叫黄骥伯，是钟总长第一个亲信的人，正在和大家议论，要组织大本营，讲得十分热闹。柳统制听了，觉得他们这班人不务实际，专讲虚文，心上很不以为然，就微微冷笑，一言不发。黄骥伯一眼看见，就说：“你如何一言不发？有什么高见，我们请教请教。”柳统制冷冷的道：“我那里有什么高见，只我想起来你们组织大本营，这大本营的事情叫那一个担任，你们意中已经有了合格的人没有？”黄骥伯道：“这不用说，当然是请钟先生兼任。”柳统制道：“这样又是钟先生，那样又是钟先生，钟先生就有三头六臂，也来不及。依我看来，这个大本营本来是可有可无的，就不组织他也罢。我们通共只有这些队伍，命令既不统一，枪械又不整齐，要这个大本营作甚？”黄骥伯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大本营是不能不要的。”柳统制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我看起来，只少了一样东西。”骥伯问道：“少了什么？”柳统制道：“肝肺肾件件俱全，可惜只少了一个心。”这几句话来得十分刻毒，只气得黄

骥伯闭口无言。一班帮着黄骥伯的人也一个个看着柳统制，心上很不高兴。柳统制毫不在意，只是微笑。黄骥伯气愤愤的，很想要发作几句，碍着自己又是主人，发挥不出，只得忍着气，勉强周旋。有一班平日和柳统制要好的，也忙把别话岔了开去。柳统制也就只谈别话，不再提起大本营的事情。

过了三天，陆军部编制军队的命令已经发表，一律改镇为师，改协为旅，改标为团，改队为连。统制改称师长，协统改称旅长。标统改称团长，管带改称营长，队官改称连长。一切军制人数，也和以前一般，只每师之中添了一管机关枪，分隶四团步队，每队一连。把柳统制的苏军，改作陆军第五师。柳统制看了，自然没有话说。只陆军部既然改定名称，各师师长自然该另加委任。柳统制的意思原想接了这个委状再走，等了一天，陆军部送了一个公事来，柳统制拆开一看，只见公文上开着：已委柳刚为第五师师长，前苏军统制柳尔吉，应留部另候任用。柳统制见无故把他撤任，不由生起气来，就赶到陆军部去问钟总长。

钟总长不见，只有陆军次长余竹岩出来。见了柳统制，柳统制就问："是什么理由，无端撤任？"余次长本是好人，一时回答不出，只说："苏军在正阳地面打了一个败仗，大约就为这件事情。"柳统制道："正阳关一仗，是苏军的侦探队突然遇了敌军，众寡相悬，如何不败？况且苏军自到安徽境内，叠次获胜，都有报告可凭，请次长查阅报告就是了。"余次长道："现在先请回去，预备交代，待我查明报告，再和钟总长商议办法。"柳尔吉冷笑道："我知道钟总长不快活我，无非为了公举大元帅和组织大本营的事情，不知听了什么人的闲话。如今事已如此，我既不是恋栈的人，也断不肯反抗大部的命令。只有

一句话，请次长和总长说一说，要果然是为了正阳关败仗的事，撤我的差，不妨请总长再发一个命令，声明我的过失。若不为正阳关的事，别有原由，也要说个明白，我在这里听候总长的命令就是了。”说罢，竟自回到奇望街中华旅馆，闷闷的过了一天。还只说这位新派的柳师长一定要先来拜他，才好同回苏州去办交代。望了一天，柳师长的影子也不见来。

那知道这位柳师长既不先拜旧官，也不先见都督，竟直截痛快的自己到苏军司令部去到任。到了司令部一问，协统不在，标统不在，连参谋副官也出去了，只有一个书记官文介如在那里。柳师长把文介如请出来，说了来意，说：“我是陆军部新委的第五师师长。”要文介如和他召集全师官长，宣布新师长就任的事。文介如听了，白着一双眼睛道：“我们苏军改成第五师，是奉过命令的。至于陆军部新委先生做第五师师长，我们可不知道。况且柳统制现在南京，还没有回来，先生急于到任，也该和柳统制交涉，不该径到这里来，我们素昧生平，未便私相授受。”柳师长听得文介如不叫他师长，只叫他先生，心上已有些动气，后来见文介如竟不承认他这个师长，说话中的意思还道他是假的，不觉又气又急，叫过跟人，从皮包里取出陆军部的委状，送给文介如看。文介如袖手不接，只说：“我不用看，就看也不中用，总得奉到了陆军部的命令，或者江苏都督的行知，方才可以算得凭据。先生去见过张都督了么？”柳师长愕然道：“那个……我还没有去。”文介如仰面笑道：“这支军队是驻扎苏州，直接听受都督节制的，怎么先生连都督那里都没有去？先生还是赶紧和都督商议去罢，我恕不奉陪了。”说着，竟自踱了进去。

柳师长平空受了他这一顿教训，气得满心发火，暗想：你

一个书记官，也敢这般放肆，将来叫你看我的手段！只得要先到都督府去，和张都督商量。但是柳师长本是骑着火车站的马来的，如今马是走了，又没处去叫轿马，自已初到苏州，也不知道都督府在那里。正在为难，跟人把手一指道："那边不是马房么？叫他们备起马来，师长骑着进城就是了。"柳师长只点点头，暗想：也只好如此。跟人就走到马房，大呼小叫的道："师长要到都督府去，你们快些备马！"马夫不知就里，只问："是柳大人要进城么？"跟人说："正是，你们快备马来。"马夫只认是柳统制叫备马，连忙手忙脚乱的备起四匹马来。两个马夫骑了两匹引路，柳师长主仆骑了两匹，一路跑进城来。

到了都督府，传进名片，里面说"请"，柳师长高高兴兴进去。见了张都督，张都督劈面就问一句道："老哥在南京会过柳尔吉么？"柳师长一呆，道："没有会过。"张都督笑道："你们是前后任，如何不去会会他？"柳师长没得话说，张都督又道："钟总长把老哥调任苏军师长，事前也没有和我商量，现在军政统一时代，我也无权过问。"柳师长听了，未免有些侷促不安。张都督又问："已经接任没有？"柳师长不好意思把文介如怠慢他的话直说出来，只说："师长才到苏州，没有接任，先来请都督的示。"张都督笑道："这也无所谓请示，我这里只照例发一个行知，知会老哥即日任事。再发命令，通饬各军队知照就完了。"柳师长听了，大喜称谢。

张都督正和柳师长说话，有人来回："苏军协统鲁鹿鸣要见。"张都督道："来得正好，请他进来。"鲁鹿鸣不着军服，只着一身便衣，同着号房进来。见了都督，行过了礼，张都督指着柳师长向鲁鹿鸣道："你来得正好，这是你们新任师长柳先生，你们两位可以先见见。"柳师长听了，春风满面的先向鲁鹿

鸣点头，鲁鹿鸣只把头略略一点，口中说道："协统特来辞职，用不着和新师长见面，这协统一职，请都督另委贤能罢。"说着，从怀中掏出协统的委状来，端端正正放在张都督面前。柳师长不觉面庞失色，正是：

未见临淮之壁，戈甲如新；先闻别将之辞，旌旗欲动。

不知鲁鹿鸣为何事辞差，请看下文分解。

第一〇〇回

驱坐马连镳欺大将　　恨离鸾拔刃警娇妻

话说张都督惊问鲁鹿鸣道:“你办事甚好，为什么要辞职?”鲁鹿鸣从容说道:“现在正是军政统一之际，协统才疏识短，统驭无方，而且协统近来有病，深恐贻误军机，所以决意辞职，并没有别的意思。”张都督见他辞得坚决，料来挽留不住，只说:“你决意坚辞，我也不能不准。但在后任未到以前，这军务上的责任仍旧要你代负的。”鲁鹿鸣略想一想，也就应承，竟不理柳师长，就走了出去。

柳师长觉得十分没趣，料来这个师长有些不稳，只好央恳张都督维持。张都督道:“我和钟总长本有交情，岂有不维持的理?但是新旧交替，总得先和旧人接洽，老哥从南京来，没有去拜一拜柳尔吉，这就是缺点了。如今老哥既然已经来了，不如先和第一协协统朱湘生去商议商议。他是个湖南人，和老哥是同乡，一定欢迎老哥的。至于我这里的命令，一定明天就发，老哥不用挂心。”柳师长听了，略觉放心，再三道谢。

辞了张都督，走出大堂，待要上马，不想骑来的四匹马一匹都不见了，只有自己的跟人还呆呆的立在那里，见了柳师长，连忙赶过来，气哺哺的道:“马给他们赶走了。”柳师长急问:“是谁给赶走的?”跟人道:“还有谁?就是那两个马夫。他起先叨叨絮絮的根问，只问骑马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是我们

的柳大人。我告诉他说，你们的柳统制现在已经撤差，这是新任的柳师长，你们须要好好的伺候。不想那两个马夫把眼一横道，我只当是我们的柳大人，原来是新任的什么师长，我只晓得伺候我们的柳大人，不晓得师长不师长，这几匹马也不能给你们骑，我们把马赶回去再说。说着，不由分说，就把四匹马都带了出去。我和他们争论，他们只不理我，竟自赶着马走了，师长想可气不可气？”柳师长听了，好似兜心打了一拳，又羞又气，暗想：这未免太过不去了，不但想做第五师师长没有做到，连第五师的马夫都要欺负起我来，这还了得？依着柳师长的意思，直要赶到司令部去把马夫抓出来，给他一顿军棍！转念一想，马夫尚且如此，别人可想而知，万一个他们反对起来，师长做不成，一个不巧，连性命都要送掉，这才冤枉呢。想到这里，不觉越想越怕起来。没奈何顾不得脸面，翻身进去，再见了张都督，把情形一一说了。

张都督道：“这个不要紧，老哥没有马，我这里把轿子送老哥回去就是了。”柳师长嗫嚅道：“回都督的话，这个队伍师长是带不来的，此刻回过都督，立刻就回南京去，只求都督派几个人把师长送出城去。”张都督把柳师长看了一看，暗想：你们这班人都是青年志士，向来不怕死的，如何这般胆小，要人保护起来？心上这般想，面子上却不好说，只说：“老哥要人护送，就由我这里派一排人，保护老哥出城便了。”说罢，立刻叫人吩咐都督府卫戍部长，叫派拨一排卫队，送柳师长出城。

自从柳师长这样一来，他自己既不肯再到苏州，钟总长又不肯把这个师长的缺另委别人。柳尔吉从南京回到苏州，等着他来交代，等来等去，只是不来。柳尔吉一连打了几次电报去催，柳师长始终不到。柳尔吉又不肯再负军务上的责任，只好

叫第九旅旅长朱湘生暂时代理，就成了一个宕局，这是后事，按下不提。

只说常熟地方有一个极著名的私窝子，名叫白四姑，大家都叫他白老四。本是个成衣店的女儿，从小时就生得如鲜花一般，人人见了，都欢喜他长得俊秀。及至到了十六岁上，更出落得一表人材，长长的身体，窄窄的金莲，肩若削成，腰如束素，琼渠作骨，冰雪为魂，真是个倾国倾城的尤物。像这样的一个出色佳人，自然该应替他配一个玉貌郎君、青年佳婿，方才称他得过。偏偏的孽缘凑合，好梦难寻，白老四的父母竟没有和他留心择配，只将将就就的配了个游手好闲、家无担石的余柏生，又是一个麻子，白老四如何看得上他？嫁了过去之后，常常反目，有时竟关起门来，不让余柏生进房。一月半月，也没有一句好好的说话。余柏生实在气不过，和他吵闹，他只说："做女人的要嫁人，为着什么？原为着要穿衣吃饭，如今你一个钱也没得，连饭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你待叫我跟着你喝西北风么？"余柏生听了，觉得白老四的话也很有理，自己只为没有钱，硬不起腰来，只得凭他数落一阵，叹一口气，也就罢了。

到得后来，实在穷得无可如何，连饭都没得吃了。白老四何等的人，岂是肯甘心跟着丈夫穷饿而终的？不免就有些不明不白的事做出来。余柏生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几次干涉他的举动，他只是不理。闹得凶了，他就索性往娘家一走，一连几天不回来。余柏生要叫他回来，他说："我在你家里，不但衣裳没有穿，连饭也没有得吃，如今你要我回去，只要有饭吃，有衣服穿，我马上跟着你就走。"余柏生明知道家里一个大钱都没有，这几天自己的饭都是东挨一顿，西挨一顿，半饥半饱的过

去，那里还说得嘴响？无奈何，只说："你先回去，有话大家总好商量。"白老四听了，方才跟着他男人回去。

不知他们两个密密的开了一场什么谈判，余柏生立刻把自己的铺盖搬到大门里面的一间小房里去，让白老四一个人独住。自此以后，白老四就明目张胆走动起客人来。起先余柏生还有些不好意思，房里有客人的时候，余柏生躲着不肯出来，有时还躲了出去。慢慢的觉得这个生涯也着实的不恶，非但一家用度绰绰有余，剩酒残肴，把余柏生攮一个酒醉饭饱，而且连自己吃鸦片和零用的钱都是白老四一五一十的给他，慷慨非常，毫无吝色，就把那羞恶之心不觉一笔抹倒。一到白老四来了客人，他也居然在旁伺候，公然就当起开眼乌龟来。白老四当了数年私娼，虽然门庭如市，无奈常熟是个县城，做不着客帮生意，尽靠着几个本城的少年子弟，挥霍终是有限的，也积不出什么钱来。更兼余柏生靠着白老四作摇钱树，鸦片烟愈吃愈多，吃到后来，一天要吃二两开外，连着自家的零用，一天也要两块多钱，再加上开门七件的开销，首饰衣服的费用，一个月也就不轻。幸而白老四倒是省吃俭用的，不肯滥费一个钱，所以还没有拖亏空。

自从白老四接客以后，和余柏生早已分床各梦，斩断情缘。只有余柏生余情不断，看着这样一个娇滴滴如花似玉的美人，又明明的是自己的妻子，却只是到眼不到口，只让他看，不让他挨，熬得他一滴滴的清水，从肚中咽了下去，又提了上来，好生难过。这一天，白老四没有客人，已经关门睡了，余柏生忽然在外面敲起门来，叫老四开门。老四问他："什么事？有事明天再说罢，这么冷天，我已经睡了，你还要我起来开门么？"余柏生说："今天有要紧话和你商量，等不到明天的，你

快快开门。”

老四听他说得认真，只得在被窝里翻身起来，倒趿弓鞋，斜披锦袄，走下来开了门。余柏生就直闯进来。老四倒吃了一惊，倒退了几步。余柏生看着老四的神态，云鬓斜堕，钮扣半松，黛色凝香，粉痕浮白，越显出一种美人睡起的风流，此时心急如焚，不暇分说，赶过去就把老四抱在怀中，先亲了四五个嘴，又把鼻子在老四的头发上闻个不住。老四大惊，极力撑拒，大叫道：“你疯了么？你待要怎么样？”余柏生低声道：“不要响，我是不疯，我也不要怎样，今天只要住在这里。”老四正色道：“这个办不到，你给我快些走出去！”余柏生道：“阿呀老四，我们本是夫妻，难道千日不好，就没有一日好的不成？”老四道：“不是这么说，我们从前已经讲得明明白白的了，如今怎么又反悔起来？”说着，用力一挣，已经挣脱了身，顺手把余柏生一推。余柏生本是喝醉了酒来的，脚步久已有些歪歪斜斜的在地下写字，不提防被老四用力一挣，又顺手一推，就直仰过去跌了一交。跌过去的时候，又把个脑袋在桌子角上一碰，碰出一个大瘤来，“拍”的一响，其痛非常，竟四脚拉叉的跌在地下，痛得哼哼的，扒不起来。老四看了，还道他是假装的，也不去扶他，只远远的立着冷笑。

余柏生痛了一回，觉得略略好些，定一定神，不由得勃然大怒，在地上勉强撑起身来，喝道：“原来你这个泼妇竟是这样狠心！”一面说，一面从套裤里拔出一把雪也似亮的小刀，对着老四一晃道：“你还敢强么？”老四见他拔出刀来，心上又急又怒，暗想：今天没奈何，只得凭他怎样的了。猛可里牙关一咬，把心一横，走上几步，就直扑过去，口中只说：“你杀，你杀，我怕了你不是人！”余柏生见吓他不倒，心头的一把烈火直

升起来，那里还按捺得住？把刀交过左手，右手把老四劈胸一拳，只听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面如白纸，闭口无言。正是：

将情作恨，文箫玉玦之缘；因爱成仇，白刃红心之梦。

不知白老四吃了这一拳性命如何，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一〇一回

季应祥甘心受骗　　白四姑负义潜逃

话说余柏生把老四劈胸一拳，来得力猛，料想白老四这般个花娇柳怯的人，那里当得起这一拳？当时大叫一声，跌倒在地，虽然没有晕过去，却已是痛得话都说不出来。余柏生看着声势利害，也慌了手脚，把一腔怒气都不知吓到那里去了，连忙赶过几步，把老四搀起来，一直搀到床上，让他躺下。只见老四闭着眼睛，不言不语。余柏生心上越慌起来，只得烧起开水来，取一杯开水伏侍老四吃下。不多一会，只听得老四一声咳嗽，口中吐出一口血来，两只眼睛倒睁开了。

余柏生见老四吐起血来，更慌得手脚无措，问长问短的，问他那里不舒服。老四看了余柏生一眼，双眉一皱，那里还去理他？只把手指着房门，叫他出去。余柏生还蝎蝎螫螫的不肯走，老四愈加烦恼，一连咳出几口血来，余柏生吓得无法可施，抱着头就跑。走出房门的时候，回头说道："你不要动气，都是我的不是，如今去把你嫂子叫来罢，你要茶要水的，也好叫他照应。"老四只略略把头点了一点，余柏生就赶到白家成衣铺里。却又不敢说老四被他打得吐血，怕要挨他们的骂，只说老四犯了急病，要请嫂子去看看他。这个时候，老四的父母已经死了，只有一个哥哥白麟三，依旧开着成衣铺子。这位白麟三的尊阃，人都叫他三阿嫂。虽然相貌平常，倒也是个风流人

物，平日间和小姑极说得来的，听得犯了急病，自然吃了一惊，忙忙的跟着余柏生就走。

到了余柏生家里，余柏生掩在三阿嫂背后，不敢进去。三阿嫂不知就里，走进门来。白老四见了三阿嫂，只觉得一股极天的冤愤，从心头直冒起来，一把拉住三阿嫂，就放声大哭。这一哭，直把心上万般的委屈、胸中无限的酸辛，一齐都倾倒出来，直哭得鼯鼠噤声，鸱枭避影。三阿嫂不知道他为着何事哭得这等伤心，哭得他两行眼泪也就直挂下来。拉着老四的手道："妹妹你这是怎么了？"不知不觉的，也哭起来。白老四痛痛的哭了一场，倒觉得心上爽快些，支持着坐起身来，把方才的事呜呜咽咽的说了一遍。三阿嫂方才知道他不是急病，不觉大怒道："余柏生这般可恶，明天我叫你哥哥给他评理去，妹妹你只管放心，不要委曲。"一句话提起了老四的伤心，不觉回头又哭。三阿嫂深深劝了一番，老四方才住哭。

到了明天，三阿嫂果然回去叫了白麟三来，和余柏生评理。又一面请了郎中先生，和老四医病。直医了一个月多，老四的病好了，余柏生也答应自此以后，不和老四纠缠，只要把当初聘娶茶礼的费用五百块钱还了他，听凭老四另嫁别人，再无翻悔。两下说定了，老四就尽其所有的，先付了他二百块钱，还有三百块钱一时打算不出，老四就打量着捉个把饭桶，叫他出一笔钱，清理这个葛藤。以前的白老四，是人人知道余柏生的老婆，虽然神女无郎，尽可携云握雨，却恨罗敷已嫁，未能买玉量珠。如今这个风声一传出来，大家都知道白老四要择人而事，未免一个个都存着一番藏娇聘艳的心肠。

白老四一连捉了几个月，总没有捉到一个相当的饭桶。也是事有凑巧，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江西招商局委员季应祥，

从江西回到家乡，要物色个姨太太回去。只要面貌生得好看，头婚二婚倒也不拘。就有一班帮闲吃食的人，要讨他的喜欢，同他到白老四那边去。季应祥一见了白老四这般姿态，松松鬓髻，浅浅衣裳，情笑迎人，流波欲活，觉得一生一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人，看着白老四轻移莲步走过来，含笑问他尊姓，他竟忘其所以，睁圆一双眼睛，张开一张大口，急切答不上话来。白老四不觉"格"声一笑，把他一推道："问你尊姓呀！"季应祥见了白老四，那三魂六魄正不知飘飘扬扬的落在何处，被他这一推，方才把他的魂魄推回来了，失张失智的说道："我姓季，我姓季。"白老四回眸一笑，叫一声"季老爷"，敬过瓜子，就躺在榻上去替他烧烟。一面打量季应祥，一面暗想：这个饭桶可给我捉着了。当下白老四存着个要捉饭桶的心，自然把全副工夫施展出来，笼络季应祥。就是个惯历花丛的老手，也禁不得他这样搓挪，何况只是一个季应祥？直把他哄得随手乱转，不多几天，就有了相好。

白老四就要嫁他，只要三百块钱。又把余柏生的事，一一和他说了。季应祥觉得白老四只要三百块钱，真是个天字一号的便宜货，只说："你男人那里要你五百块钱，你已经给过他二百，我怎好只给你三百块钱？我还给你五百罢。"白老四摇手道："你这就错了，我和你是自己人，还计较这二百块钱么？将来的日子甚长，那一样不要用你的钱？如今是和你省一个好一个，你不要把我当作那班上海堂子里头的人物，把嫁人当作洇浴，不算什么。他们是有了人不肯嫁，我是万分无奈，才要嫁人。既嫁了你，自然一心一意的跟你一世，你的钱就是我的，我怎肯叫你冤枉花钱？"这几句说话不打紧，就像一把金锁一般，把季应祥的心锁得紧紧的，心上说不出来的快活，越发和

白老四加上几分恩爱，连忙把三百块钱付了白老四，看了日子，铺起洞房，预备着金屋藏娇，高唐熨梦。

不料白老四得了季应祥的三百块钱，立刻和余柏生做了交割，自己假充大姐，和一个平日要好的姊妹叶大小姐，连夜跑到杭州去了。这还算白老四良心不昧，只要了季应祥三百块钱，若真个黑了良心一千八百的敲起来，料想季应祥迷惑方深，一定是一味点头，双手奉送。如今虽然只花了几百块钱，季应祥却懊恼得病了一场。病好之后，还一心一念的想着白老四的声音笑貌，念着白老四的密意柔情，觉得普天之下的女人只有白老四一个人是他中意的，非但不恨白老四，而且还种种的原谅他，对着人替他开脱，只说白老四不是个没良心的人，或者有什么必不得已的牵缠，才跑得个不知去向。直害了几年的单相思，才渐渐的放过一边。这个白老四却竟是放着白鸽，改扮了个未曾出嫁的大姐，扬扬得意，远走高飞。提起季应祥来，也不知笑骂过几十声饭桶。只可惜饭桶没有千里顺风的耳朵，没有听见罢了。

说起这位叶大小姐来，本来原是白老四的街坊紧邻，白老四从小就和叶大小姐要好，无话不说。到得后来，两下都长成了，叶家倒是个本地的乡坤，门第比白家高了几倍，白老四也不好常常的走到叶家去。又过几年，白老四同叶大小姐同年出嫁。叶大小姐嫁的是个浙江候补知县胡良臣的儿子，嫁了一年多些，倒也生下一个儿子。不料孤鸾坐命，男人生病死了，叶大小姐就做了寡妇。守了六七年的寡，同着儿子到常熟娘家来住上几个月，也和白老四见过两次。正在这个时候，叶大小姐要回到杭州去，托白老四替他寻一个伶俐些的梳头大姐。不想白老四要躲季应祥的牵缠，正想要出个码头，到外面去混混，

就自行承乏，自家充起大姐来，把头上的前刘海刷得浓浓的，插几件白银钗珥，穿一身布素衣裳，更添上几分姿色。但是这般倾国倾城的尤物，到处要起些花营柳寨的风波，以后还正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好作书中的材料，诸公莫嫌烦琐，再待在下一一的道来。正是：

碧玉大家之女，欲嫁王昌；红心别院之花，来依金谷。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〇二回

老县令妄想吃天鹅　　俏佳人深宵飞白鸽

再说白老四到了杭州，背了人和叶大小姐虽然还是姊妹称呼，在人面前却公然是主仆称呼了。叶大小姐的儿子附在别家学堂读书，白老四一早一晚的迎送。路上的人见了白老四走过去，凭你再是端方道学的人，也不免要看他两眼。慢慢的大家轰传胡良臣家来了一个美人，就有许多浮滑少年，和白老四做眉做眼的卖弄风流。白老四倒也装出良家妇女的模样来，一概不理。在白老四的心上，原想假充处女，在杭州嫁一个平等人家的人，也就过了下半世的日月，倒也没有重堕风尘的念头。

有一个善堂的帐房先生，天天见白老四同着个小孩子妖妖娆娆的走过去，不觉就着了迷，千方百计的打听白老四的来历，竟给他打听着了。这个帐房先生年纪正轻，家里也有几个钱，没有娶过正室，见了白老四，就一心一意的要娶他回去。白老四岂有不肯的理，把一切行盘聘金的事情都讲得停停当当，只候择日下聘。白老四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了归束，心上也十分高兴，每天走过善堂的时候，见了他这个未来的夫婿立在门口，未免要兜转一双媚眼，偷看一番。只道这段姻缘是稳稳到手的了，那里知道有人把白老四在常熟的历史在那帐房先生面前说了出来，帐房先生听说白老四是嫁过人的，而且是私窠子出身，如何还肯娶他？直把白老四一段已经到手的姻缘，化

成泡影。老四也无可如何，知道自己以前的历史已经给人揭破，在杭州嫁人是嫁不成的了，直气得哭了一场。

偏偏还有个不知风色的胡良臣，见了白老四，总要搭讪着和他说几句话。在无人的地方遇见了，还不免要动手动脚。白老四满心厌恶，却又不敢一定怎样得罪他，只好一见了他就跑。这个胡良臣虽然年将六十，却是老不正经，见了白老四，总是嬉皮笑脸的，做出许多丑态。白老四怕得毛骨悚然，只得和叶大小姐商议。叶大小姐沉吟一会道："论起来这件事情也很好，不过年纪差些。"白老四骇然道："什么事情很好？我竟不懂你的意思。"叶大小姐把交椅凑过来，和白老四坐在一处，低低说道："你住在这里无依无靠的，也不是个长局，何不两家合了一家，大家都便当些。"白老四道："怎么两家合作一家呢？"叶大小姐笑吟吟的道："你这样的聪明人，还猜不出么？"白老四道："依着你这般说，是要叫我嫁你们这位老爷是不是？"叶大小姐不语，只含笑点头。白老四不觉怒道："这个是办不到的，叫他不要在这里做梦！我要嫁人，随便那一个也嫁了，何至于要嫁五十八岁的老头子？"叶大小姐道："妹妹，不是我说，你也只好将就些罢，你想嫁的人是嫁不成功，你不肯嫁的人，偏偏又一定要你嫁他，天下的事情由不得自家的算计。你答应了罢，我们姊妹也好常在一起。"白老四摇头道："别样事情可以勉强，这件事是勉强不来的，那里可以将就答应。"叶大小姐见他决意不答应，不好再劝，只得说些闲话，把这件事搁过一边。从此白老四见了胡老头子，更加害怕。所苦的是住在一家，又不能躲在房间里不走出来，只得加意的戒严防范。

胡老头子色不死心，竟害起一相情愿的单相思来，狠命的叫太太和媳妇说，要他成全这件美事。叶大小姐明知道是做不

成的，但听了公婆的话，不能违拗，只得背地里苦劝白老四答应。白老四回报得决决绝绝的，一些活气都没有。叶大小姐只得回覆公婆说："他不愿意。"

胡老头子年轻时候本是刑名出身，很会出鬼头鬼脑的主意，如今听得白老四一定不肯嫁他，不觉恼羞成怒，想出一个恶毒的主意来，立刻把白老四叫到上房，当着他夫人和媳妇的面，说要收他作妾。白老四虽然不是初出茅庐的嫩脚，这样当面锣对面鼓的说要收他作妾，委实是没有经过，不觉羞得面起红云，口中说道："我是有男人的，如何还好嫁人？"胡老头子正色道："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你也不必瞒我。你自从在常熟逃走出来，季应祥在县里进了一张禀帖，此刻正要拿你的人，你若不愿意嫁我，呵呵，那就对你不住，立刻把你送到仁和县。一角公文，把你递回常熟，听凭他们去怎样的办你，也不与我相干！两条路凭你自家拣，愿意走那一条？"白老四听了胡老头子的一番狠话，不觉打了一个寒噤，一时回答不出。胡老头子得意扬扬的道："你究竟怎么样？快快的说来。"白老四暗暗地挫一挫牙齿，想着：你这个老乌龟，眼看六十岁的人了，鸡皮满面，鹤发盈头，也不撒一泡尿照照自家的影子，竟要癞蛤蟆吃起天鹅肉来，我只叫你看我的手段罢了。想定主意，就瞟了胡老头子一眼，勉强放出笑容道："就是要我答应，也要好好的和我说，不犯着红眉毛绿眼睛的吓人。"胡老头子被他瞟了一眼，已经浑身都酥软了，动弹不来，再听了他这几句话，明明是已经答应的了，更觉满心里奇痒难搔，心花怒放，只说："不是我这么一逼，你也不肯答应。如今不要生气，请到大少奶奶那边去坐罢，一切事情，只和大少奶奶说就是了。"

叶大小姐就立起来，挽着老四的手，走到自家房里，说了

一声“恭喜”。白老四瞪他一眼，也不作声。停了一停，道:“别人逼我也罢了，连你也帮着别人逼起我来。”叶大小姐忙道:“妹妹你不要怪我，我也是无可如何。”白老四“哼”了一声道：“你无可如何？难道我是该死的么？”叶大小姐也知道，这件硬捉生鸡喃的勾当老四是万分不愿意的，只得委委曲曲的劝譬一回。又说:“今天二月十三，二月二十六是个周堂不将的日子，就是妹妹的吉期了。妹妹要什么衣服首饰，只顾和我说。”老四冷笑道:“我的一个人已经给你们摆布得够了，还问什么衣服首饰？有也罢，没也罢，你们自己去办就是了。”叶大小姐知他余恨未消，又拉着他的手劝了一回，方才亲自把他送回卧室。

白老四睡在床上，暗想：这个老头子这样穷凶极恶，如何好跟他过日子？面子上只管答应着，回来捉一个空，给他一个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看他还到那里去追我？当下想定主意，等到天明，就想捉空逃走。那知胡老头子老奸巨猾，早已防他要跑，只叫一个十六七岁的丫环，一步不离的跟着他，又叫门房里家人上来吩咐，不许放白老四一个人出去。白老四一连几次都被门上挡回，心知不妙，只得变一个主意，把自己的衣服首饰都取出来，交给叶大小姐，要改的改，要换的换。见了胡老头子，虽不和他说话，却把一双俊眼做个勾魂摄魄的灵符。果然世界上的魔力，惟有美人的魔力非常，凭你老奸巨猾的胡老头子，也不由得着了他的圈套。只说白老四已经情愿嫁他，登时就撤去几分防范。更兼知道他的东西都交在叶大小姐手里，女人的普通性质，最舍不得的是自己的衣服首饰，料想他决不肯抛弃了若干的衣服首饰，单身逃走，就把这防他逃走的心销除了一大半。

却没有想到白老四的为人和别人不同，情愿把这些东西一

古脑儿撒手奉送，倒没有什么心痛。要硬逼着他嫁这个六十岁的老头子，那是做不到定了。看看二月二十六的日子一天天逼近起来，他就带了一个小包，包里只有几件替换的衫裤，和几件梳具，连夜里悄悄的开了后门，逃到船埠头上，雇了一只常熟小船，叫他开到苏州。白老四原不是不出大门的，所以杭州的路还不至于全不认得，只黑夜之间，七高八低的往前乱走，好容易到了码头上，已走得脚痛腿酸，汗流如雨，幸而小船上的人和白老四是同乡，见了白老四这般形状，心上也未免疑心他是逃走出来的，但是不干他们的事，就也不来根问，只多要了几块船钱，也就罢了。正是：

红楼寂寂，难寻彩凤之踪；银汉迢迢，飞过春星之影。

不知白老四到了苏州又有何事，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〇三回

丁三杆丧心欺弱女　　文雅仙挥手嫁金夫

只说白老四到了苏州，住在青阳地一家小客栈里头。虽然脱了胡老头子的牵缠，却是身边一个钱都没有。带出来的钱本是不多，付了船钱和五天房饭钱之外，早已两手空空，一文不剩。把一个生龙活虎般的白老四逼得没极奈何。栈房里的老板娘娘见了白老四具着这样一分姿色，就把他当作奇货可居，常常走到白老四房里，和他讲讲闲话，欠下的房饭钱也不问他要。后来渐渐的熟了，趁势就劝他到阊门去做生意。白老四摇头不肯，老板娘娘一连劝了两次，见说他不动，就叫帐房上来问白老四要房饭钱。可怜白老四如何付得出，只得还把老板娘娘请来商议。

老板娘娘道："你既不肯做生意，可有什么别的念头？说出来，好大家商议。照着这样一天一天的房饭钱拖下去，我们本短利微，那里拖欠得起？"白老四含着一眶眼泪道："生意是不做的，没奈何只好寻一个包客，叫他暂时包我几时罢。但是我是一个人都不认得的，还要请你们和我留心才好。"老板娘娘得不得白老四这一句话，登时眉花眼笑的道："你要寻包客，刚好有一个极靠得住的包客在这里，真是再巧没有，等回让你们见一见面，该应怎么样，你们自己对面去说好不好？"白老四忙问："是什么人？"老板娘娘道："说起这个人来，还是和

你同乡呢。他姓韩，行六，是隔壁小轮船公司的总办。我们见了他，只叫他韩先生。人是和气不过的，年纪又轻，性情又好，又肯花钱，包你见了合意，你只预备着谢媒就是了。”白老四听了，低头不语。老板娘娘又敷衍了他一阵，方才出去。

到得饭后，老板娘娘果然同着韩六来了。白老四约略一看，觉得他年纪虽轻，那两只眼睛却一闪一闪的露着油光，心上不甚愿意，但既然来了，没本事不理他，只得应酬几句。韩六是从前在常熟的时候已经久闻白老四的鼎鼎大名，眠思梦想的想了多时，不曾靠着白老四的身体，如今白老四正在途穷日暮之时，恰恰落在他的手内，这心上的得意，自然不问可知，立刻同着白老四出去吃大菜，又立刻替他买了一身时样称身的衣服，把白老四的房饭帐一一都付清了，还留下二十块钱，给他零用。这一晚韩六自然不肯回去的了，白老四虽然不见得愿意，却是逼到这般田地，无可如何，也就委委曲曲的把他留下。过了几天，韩六就在阊门租了房子，办起家具，把白老四接了过去，一住就住上两年。那知道小轮船公司的经理出息本来不大的，每月薪水止有二十四块钱，就是弄几个瞒心昧己的钱，也是有限的，那里经得起挥霍？韩六包了白老四两年，就拖下一身亏空，并且用空了公司里头的钱，给东家查了出来，就此把他辞歇。韩六歇了生意，如何还支持得来？只得叹一口冷气，和白老四当面说明，让他别寻门路。

白老四和韩六拆了姘，就到上海姘个姓丁的流氓，外号叫丁三杆子。姘了一年，丁三杆子非但一个钱不用，倒反把白老四两年来的积蓄都用得干干净净。白老四忍不住，几次和丁三杆子吵闹，想要割断他，无奈这个丁三杆子死缠白赖的，缠住了死也不肯放松。白老四动气的时候，他只是不开口，还嘻嘻

的对着他笑。从来说尊拳不当笑面，白老四也无可如何。

有一天，丁三杆子问白老四要五块钱作零用，白老四不肯给，两下就闹起来。白老四见丁三杆子酒气冲冲的，知道他喝醉了酒，心生一计，就千般百种的变着方法骂他，顿足捶胸，连哭带骂，大凡人世上所有骂人的名词，什么乌龟忘八、猪狗众生，没有一样不曾骂到。丁三杆子起先还容忍着，后来实在骂得太利害了，左右邻舍的人都拥到门口来听，你言我语的议论起来，丁三杆子面子上实在过不下去，跳起身来，把白老四劈面一个巴掌。白老四的主意原是要激怒他，逼他到不得不打的，巴不得他动手，当下吃了一掌，就趁势抖散青丝，拉开衣服，一面哭着，开了门，奔出门去，往地下一躺，叫道："你们诸位高邻，大家请看，我跟了他一年多些，他一个钱没有用，把我的钱都用完了，一切开销他都不管，还要问我要钱，我没有钱给他，他动手就打，这个日子还能过么？"这几句话来得万分刻毒，丁三杆子虽是流氓，也就像钢刀削了脸皮一般，羞得满面通红，急得双脚乱跳，走出来喝道："你不愿意跟我，你只管走你娘的路，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从今后我也绝脚不来的了！"

白老四好容易抓住了他一句话，急忙问道："你真个从此不来么？"丁三杆子恨一声道："从此以后，你就发了十二页大红全帖，也请我不到的了，我还来作什么？"说毕，把脚一顿，怒冲冲的走了。一班邻舍见白老四还躺在地下，不像样儿，大家都把他扶挽起来，淡淡的劝上几句，也就一哄而散。

白老四割断了丁三杆子，虽然没有人用他的钱，自己要支持一个门户，也不容易。渐渐的房钱欠了三个月，将要封门，左思右想，只得要做生意。苦于半节里头没有人来接他的生

意，只好折着志气，到棋盘街老王记么二堂子里去做伙计，拿了三百块钱带挡，改了个名字，叫文雅仙。做了几个月，生意倒也不坏，只是白老四身体本来怯弱，么二上的生意竟做不来，想着做到年底，再调到长三上去。正在支颐凝想，听得有生客来喊移茶，就也懒懒的走出去。

见了这帮生客，早看见丁三杆子也在里面，同着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倒也吃了一惊，倒退几步，待要退出房去。丁三杆子看得分明，怎肯轻轻放过？指着他喝道："你不要走，打谅我不认得你么？你是跟过我的人，如今在堂子里做起生意来，坍我的台，这还了得！"白老四起先见了丁三杆子，心上原吃一惊，如今听他说出这番话来，已经估着他的来意，把心一横，倒反胆壮起来，冷笑一声道："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做生意，与你什么相干？坍你什么台？"丁三杆子大怒，道："你们看这个泼妇，到了这个时候还敢撒泼！如今没有话和你说，只先把你带回家去，再讲别的。"白老四闲闲的道："带回家去？说得好容易！上海是有巡捕房的，只要你办得到，尽管请带！"丁三杆子更加发火，道："你以为我姓丁的办不到么？不给你个颜色，你也不认识我们是班什么人！"回头叫一个高颧爆眼的人道："老大，我们就带他到行里(理)去罢。"那人回答道："行是方才已经报过的了，此刻就带他去也不妨。"白老四听了，又是一惊，只得按定心神，对丁三杆子道："你要我到巡捕房去，我们只管一齐去。到了巡捕房，也好替我进几个钱出来用用，好在有亲笔凭据的，还怕追不出么？"丁三杆子不听便罢，一听这几句话，登时面上呆了，回答不出来。白老四接着说道："这笔钱虽然不多，也有一千多块钱，巡捕房若和我要了出来，我也好还还亏空，不至于要做这个断命生意。"

丁三杆子依旧回答不来，同来的几个人见了这般情形，知道定有缘故，就说："这件事也不是三两句话解得开的，还是到你房间里去慢慢的商议。"说着，大家哄到白老四房间。

丁三杆子和几个同来的人附耳咕哝了一会，就得了主意，只说："我欠他的钱是有的，只要还他的钱就是了，那能让他在外面做生意，剥我的脸皮？"同来的人做好做歹的劝了一番，只说："你们本是私姘，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夫妇，他做生意，你怎能禁止他？这话不必提了。至于你欠他的钱，既有笔据，迟早总要还的，只叫他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你的亲笔不是？"白老四明知道他们的意思，将机就计，把丁三杆子的三张借约都拿了出来，给他们看，口中说道："列位大家明见，我原不打算向姓丁的要钱，但是姓丁的自己要来糟塌我，叫我也没有法儿。如今只要他给我一个凭据，从今以后永断葛藤，这三张借据，我自愿双手奉送。"丁三杆子还强着说："谁要你奉送？"白老四也不理他，只去叫了本家上来，和那班人商议一回，讲明叫丁三杆子出一张听凭自由、永不过问的凭据，把三张借约换了回去。白老四还出了三十块钱的小费，才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

过了残年，白老四居然自己包了一个小清倌人，就叫小文雅仙，在庭�里铺起房间来。生意虽然不坏，但是白老四的性格又有些比众不同：他愿意的客人，就一个钱不花，他也肯和他要好；他不愿意的客人，那怕钱再花得多些，他也只当他没有花钱，轻易不肯和人亲热。偏在这个时候，有个上海道衙门的多年老幕，姓(侄)陈，号梦园，本来是浙江富家，足有六七十万家私，看中了老四，就天天双酒双和的报效。老四起先不甚理他，后来不知怎样的，就和他有了相好。过了一节，索性

嫁了陈梦园，连身价都没有要他一个。上海滩上的人都诧怪得了不得，说老四肯嫁陈梦园，已经诧异，连身价都不要，真是千古奇闻。陈梦园的得意，自不必说。

陈梦园虽是浙江人，在上海城里却买了一所房子，把家眷移到上海，已经十四五年。白老四嫁陈梦园的时候，是预先约定不到家里去的，陈梦园就在二马路租了两幢洋房，作个藏娇的金屋，天天晚上都到二马路来住，城里头竟是绝迹不去。这一天，陈梦园刚刚出去，白老四正在梳头，猛听得门外人声嘈杂，七张八嘴的说："这里是了。"又听得门铃声响，楼下一个厨子出去开了门，早见七八个家人仆妇簇拥着一乘轿子，停在天井里，一个淡妆高髻的中年妇人走出轿来，不问情由，带着两个仆妇往楼上就闯。正是：

帘前望月，谁家倚凤之楼？花底推门，何处惊庞之客？

不知这来的究竟是什么人，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〇四回

甜蜜蜜大妇登门　　软绵绵夫人屈膝

却说白老四正在梳头，突然间许多人不由分说闯上楼来，凭他胆大，不由也吃一惊。正待叫梳头娘姨去问，已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闯进房来，脂粉不施，钗钚雅淡，瘦瘦的脸，高高的眉毛，一双眼睛活动得就像会说话一般，虽然半老佳人，还觉风神不俗。白老四不知是什么人，只得挽着头发，立起身来，正待根问，早又见他抢前一步，春风满面的道："这位就是我们老爷新娶的太太么？是我的妹妹了，我们还没有见礼呢！"说毕，竟先自跪下去，连连叩头。白老四没本领白受人家的全礼，只得也跪下去，全礼相还，口中连说："不敢当，这位太太是谁？"只见他礼毕起身，亲亲热热的拉着白老四的手道："不瞒妹妹说，陈梦园就是我们老爷。"

白老四听了，心上轰的一惊，虽然听他妹妹长妹妹短的叫个不住，又伏伏贴贴的先自给他行礼，料来不至于有大过不去的事情，但是估量起来，未见得就是好意，心上也要打算个对付他的念头，一时倒也回答不出什么来。只见陈太太回过头来，对那两个同来的仆妇道："你们怎么不和太太磕头？快去叫他们上来！"两个仆妇答应一声，飞奔下去。一霎时，两个当差的，四个仆妇，三个轿夫，一齐上来，七上八下的叩了一阵头。

白老四被他们这一阵撮弄，登时脑筋大乱，糊里糊涂的，竟像作梦一般。只得先自己定一定神，且请陈太太坐下，又叫自己的梳头娘姨同粗做娘姨，还有楼下一个烧饭的，也一齐叫上来，磕了陈太太的头。送上茶来，白老四想开口说话，只觉得这又不是，那又不是，寻不出一句话来说，未免面上有些红红的。陈太太笑盈盈的道："我自从嫁了我们这位老爷，已经二十六年，生过七八个男女，产后失了调理，血分就有了病。我自己的身体本来不好，家里事情又忙，没有工夫伏侍我们这位老爷。我们老爷早想要娶一个人，和正室一般相待，只恨选来选去，没有个合意的人。如今难得妹妹嫁了我们老爷，真是再好没有的事，只要妹妹伏伺好了我们老爷，我们一家大小都感激妹妹的。"

白老四听了陈太太这一番甜如蜜、软如绵的说话，没本事再不回答他，只得说："太太言重了，我是初来的人，也不知家里还有什么人，老爷也没有和我说过，今天倒要太太自己过来，叫我怎么当得起？"陈太太笑道："妹妹你这就不对了，我们本是姊妹，怎么叫起太太来？不是我说一句叨僭的话，我比妹妹痴长几年，妹妹就叫我一声姊姊。是若妹妹一定和我客气，那就是怪我了。"白老四这几声太太原是勉强叫的，听得陈太太一定要他叫姊姊，也就一老一实的叫起姊姊来。陈太太道："这才是呢，我料想妹妹不肯扫我脸皮的。"说毕，见白老四还没有梳好头，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妹妹只管梳头。"白老四还待客气，陈太太不由分说，拉着他的手直拉到梳妆台前，推他坐下，又亲自替他移过镜台来。白老四只得说了一声"对不住"，自己坐下梳头。陈太太坐在旁边，絮絮叨叨的和白老四说过不住，连带来的几个仆妇，也叫得太太一片声响。白

老四是生平没有人叫过他太太的，就是自己的用人，也不过叫他一声奶奶，此刻见陈太太带来的人一口一声的叫他太太，心上自然欢喜，由不得同陈太太亲热起来。

陈太太等白老四梳好了头，才叫众人一齐出去，拉着白老四在一张榻上排肩坐了，口中说道："我有几句话要和妹妹商议，我们老爷年纪大了，一向身体不好，妹妹想来知道的。不瞒妹妹说，我们家里虽说外场好看，骨子里其实也是空的，我们一家人家全靠着老爷一个人过活。禁不得近来衙门里公事又忙，日里不免总要回家去看看，晚上住在妹妹这里，虽说和住在家里一般，总觉得有些身心两地的。近来几个月老爷的脸上都瘦了好些，这是我第一不放心的，妹妹说我的话可是不是？"

白老四听了，觉得这一席话渐渐有些钻筋刺骨起来，又不能说他不是，只得说："这是我也不放心的。"陈太太连忙接着说道："我原说妹妹是一家人，没有不关切的。既是妹妹也不放心，这就是我们一家的运气了。如今我要和妹妹商量一件事，妹妹不见怪么？"白老四道："那有见怪的道理，姊姊有话，只管请说。"陈太太道："我的意思，想求妹妹住到家里头去，不知妹妹愿意不愿意？"白老四听了，不觉变了面色，默然不答。陈太太不等他开口，忙又说道："只要妹妹肯回去，我们一家的事情，凭着妹妹爱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总不敢叫妹妹受一些委屈。我们老爷一把年纪的人，平日没有个合意的人伏侍他，我又身体不好，照应不过来，如今有了妹妹，我喜欢都来不及，那里还有争风吃醋的心？就是让妹妹当家，我们都听着妹妹分派，也是情愿的。我若口是心非，叫我不逢好死，妹妹可肯信我的话么？"白老四听他越说越甜，竟是一条软麻

绳，把他捆得像个燥头驴子似的，竟有些腾展不来，只得勉强说道："论理呢，我既然跟了这里的老爷，自然要大家住在一起，但是另租房子原是老爷自己的意思，如今要搬回去，也要和老爷说明白了再搬。等老爷回来，我和他说就是了。"陈太太道："不瞒妹妹说，老爷这样年纪，巴不得妹妹肯搬回去，也免了他两面奔波，只怕妹妹不愿意。只要妹妹愿意，老爷是求之不得的。"白老四沉吟道："这搬回去的一层话，老爷却从来没有和我提起。"陈太太拉着老四的手，附耳道："妹妹你不晓得，我还有一层说不出的苦处：我和我们老爷二十几年的夫妻，从来没有面红面赤的争论过。我们老爷常常在堂子里顽，我也从来没有和他闹过。年轻的时候没有吃醋，如今四十几岁的人，难道还翻回来吃醋么？只是妹妹和我若不住在一起，旁人说起来，终像是我拈酸吃醋的，不肯和妹妹住在一处，这个声名我已经担当不起，再说我们老爷身体既不好，又要天天两边的跑，万一生起病来，别人只说总是家里的人吃醋，连男人的身体都顾不得了，妹妹想这种声名叫我如何担得起？如今只求妹妹搬回家去，全了我的名声，我就跟着妹妹做个娘姨，也是情愿的。"

陈太太说到这里，白老四心上不由大大的踌躇起来。论起白老四的为人来，原也是个登山捉虎、跨海擒龙的人物，只消决决绝绝的回报他不能同住就是了，何至于要大费踌躇？无奈人家说：得理正，三人抬不过个礼字去。纵然万分不愿，也只好放在心上，没本事好说我的嫁陈梦园，本来是假的，所以不愿意回去么。白老四心上为难，口中只说："这件事总要等老爷回来商议。"陈太太不由分说，立起来朝着白老四双膝跪下道："只求妹妹救我，答应了罢。我若有一丝一寸待亏了妹

妹，叫我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白老四被他央求得无可如何，只得说：“姊姊快请起来，有话总好商议。”陈太太方才立起来道：“谢天谢地，多谢妹妹，将来我的名声，都是妹妹和我保全的！”说着，就叫进家人仆妇来吩咐道：“太太已经答应了，你们就上来搬东西罢。”

几个家人轿夫答应一声，飞奔上来，动手就搬。白老四不觉一惊，道：“东西还待收拾，慢慢的再搬罢。”陈太太道：“这些都是家里的用人，妹妹只顾放心让他们搬，一件也不能少的。”白老四暗想：你这个手段倒也用得快而且辣，虽然嘴里说得这般甜蜜，却不知道你心上究竟如何？幸而我白老四也不是个怕人的，倒要试试你的手段，拚着我这一个身体闯一闯你们的虎穴龙潭，看你们把我怎么样？好在这个老头子我是拿他得定的，也不怕你们糟塌我。一面想着，眼看着那班人把自己的几件箱笼搬下楼去，还有一只首饰匣子，白老四自己拿了，没有交给他们。正是：

遥指城西之路，小妇同行；移归陌上之花，夫人下拜。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〇五回

假殷勤笼中捉雀　　暗提防门外加闩

却说白老四被陈太太一阵软骗，骗得差不多死人都要活起来，虽然估量着将来未必就有好好的收场，一时却没本事坚持不允，况且又下了个全礼，求着他回去，更不容得他不答应，当下竟是不由白老四作主，一霎时已把东西搬得精空。陈太太欢天喜地的，让白老四坐着轿子先走，白老四不肯，陈太太那里肯答应，逼着白老四坐上轿子，自己反同着家人、仆妇和白老四用的两个娘姨、一个厨子，坐着东洋车，跟着白老四的轿子，一同进城。

一到门口，只听喧天的放起鞭炮来，白老四暗想：他这样待我，总算把我当个正经人看待，只不知他以后怎么样？轿子一直从中门进去，到了大厅，方才落下。大厅上也点得灯烛辉煌的，挂着许多红缎喜幛。白老四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觉两道眉峰晕出一番喜色。陈太太先请白老四坐了，连忙叫出三个儿子，两个媳妇，三个女儿，都来拜见白老四。陈太太先说："这也是娘呢，你们叫声干娘罢，快快的先来行礼。"果然七八个人齐声都叫"干娘"，都恭恭敬敬的过来叩头。白老四不好直受他们的礼，忙要起身答礼时，早被陈太太抢步一手拉住，说："妹妹你太客气了，这都是小辈，如何回起礼来？"白老四被陈太太一把拉着，跪不下去，只得回了几福，口中连说"不敢当"。

接着，又是一家男女仆役乱烘烘走到上来叩头道喜。

陈太太先邀白老四到自家房里坐了一回，说："请妹妹过去看看房间，不知道中意不中意？"说着，同白老四走上楼去。一座独院的小楼，宽宽大大的三间。中间一间是梳妆间，上首一间是一房间，红木家具，下首一间是一房间外国家具，铺设得荧煌耀眼，锦绣生辉。白老四看了，心上倒也高兴。再看自己的家具时，一件也不见了，只有几只箱子和镜匣、梳妆匣，却都齐齐整整排在红木房间里，一件也不少。白老四不免向陈太太谢了一声，陈太太道："好妹妹，快不要说这话，我还要谢你呢，怎么倒反谢起我来？"说着，知道他没有吃饭，立刻排上一席菜来，款待白老四。推白老四首座，陈太太在下面相陪，两个媳妇同三个女儿也来陪座。陈太太对着女儿媳妇，把白老四夸扬得天上有一，地下少双。白老四虽然明知道他未必是真心说话，究竟乐得听听——恭维自己的话，并不觉得讨嫌的。

直到晚上，陈梦园方才得信回来，已是生米煮成熟饭，白老四只红着脸叫了一声"老爷"道："这两起住开的事，原是老爷自家的主意，如今说起来，倒好像是我的主意似的。"陈太太抢着道："这是没有的话，妹妹不要多心。"陈梦园看看太太，又看看白老四，不好意思把白老四不肯同居的话在太太面前给他说出来，只得"呵呵"一笑道："我只打量你不愿意住在一起呢，如今你愿意同居，这还有什么话说？"白老四听了，低头不答，陈太太却笑盈盈的问陈梦园道："我今天有一件事，要在老爷面前请功，你只问我这位妹妹可曾受一些委曲没有？"白老四也不免向陈梦园道："我承姊姊的抬举，一定要和我姊妹称呼，又叫少爷、少奶奶、小姐都给我行礼，叫我干娘，这

个怎么当得起？”陈梦园听了，先也不觉一呆，后来不由得快活起来，摇头晃脑的道：“在我看起来，你们两个总是一样的，分什么彼此？”说罢，拍手大笑。老头子高兴极了，笑得一口气回不转来，登时气逆头眩，大咳大呛。陈太太和白老四一左一右的扶着他的膀子，和他摩运胸背，着实摩运了一回，方才好了。

自这一天后，白老四就和陈梦园的正室同居，端的人人敬重礼貌不衰，而且要钱就有钱，要首饰衣服就有首饰衣服，只是住在个耳目众多之地，身体不得自由。初来几天，白老四还耐着心烦，忍了过去，也不说出去。忍到十天之后，把个白老四就掏得火星乱爆起来，托名要出去看看戏，坐坐马车。陈太太就说：“妹妹一个人出去冷静，我陪着妹妹去罢。”白老四不能不要他去，两个人紧紧的帮着出去，紧紧的帮着回来，白老四一步也走不开。每回出去，都是如此。有时白老四再三推却，说不敢劳动他，他不是叫媳妇同去，就是叫女儿同去，再不然，就叫个家人钉屁股的跟着，好似解差一般，只把白老四暗暗的恨得个头酸滴醋，却发作不出来。

有一天，白老四的梳头娘姨骨都着嘴，和白老四讲道：“这里的房子真正来得奇怪，人家的房门都是里面上闩的，独有这间梳头间的门，是在外面上闩的。我们住在后房，昨天把个净桶忘记在楼下院子里，没有端上来，半夜里要想开门出去，偏偏这个门里头没有闩，叫人也叫不应，也不知他们是什么意思。”白老四听了，也觉诧异。自己出去看时，果然这一道门是从外面上闩的，一向竟没有留心。而且楼上三间房间都要在这一重门里出入，若把这重门牢牢闭住，凭你肋生双翅，也是飞不出来的。白老四默然半晌，心上已有七八分明白，就赶到

楼下和陈太太说。只说："别人的房门门闩都在门里，我的房门门闩是在门外，叫人看着，我面上什么意思？不知姊姊知道不知道？"陈太太赶紧说道："这实在是我粗心，竟不知道这件事情，停几天我就去叫木匠来收拾，妹妹千万不要多心。"白老四听了，只好放过一边。

晚上陈梦园回来，白老四免不得要递一张枕头状，数说："不该把门闩上在门外，难道防我逃走么？我若真要逃走，也不跟着你们太太到家里来了。"列公听着，从来枕头状是告起来没有不灵的，何况一个是苍髯白发的衰翁，一个是云鬓花颜的少妇，这枕头状的力量自然格外来得足些。不想这个陈梦园平日只要一见了白老四的面，就喜欢得无可不可的，白老四放一个屁，他也要抓到鼻子边去闻闻，如今却听了他夫人的许多好话，觉得他的话实在来得有情有理，老头子虽说糊涂，究竟做过多年幕府的人，脑子里不能连一线的光明都没有，听了白老四的一番絮聒，只含糊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这也是白老四的财运不好，陈梦园的祖先有灵，所以白老四费了无数苦心，忍了许多懊恼，原打量要把陈梦园的家财扯下一大半来，做他下半世过活的，到头来却是一文不着，也算是白老四的晦气了。

只说白老四过了几天，见梳头间的门闩依然还没有换，晚间自己出来开门，依然是外面上闩，闩得紧紧的。白老四大怒,就和陈梦园闹起来。陈梦园只说："这是小事，何必这般动气？"白老四不依，逼着要立刻叫木匠来改。陈梦园答应了，白老四才不开口。到了明天，陈太太又和白老四说："我前几天就听妹妹说过，要叫木匠来改的，不知怎样就忘记得影迹都没有了。我这个记性真真要不得，妹妹只耽待我些罢。"白老

四只得说："停几天改呢也不要紧，姊姊得空再叫他们改罢。"陈太太连连答应。

从此以后，白老四虽然吃好穿好，呼奴使婢，心上却只管不快起来，几次要借端寻事，当不得这位陈太太只顾满口招陪，只说"总是我不好，妹妹耽待一次罢"，白老四满心想要寻事，凭怎样也寻不起来。没奈何，就要自己一个人出去。陈太太也陪他去，他一定不许，陈太太就派了一个家人、一个仆妇跟着他，又是一步不离的钉了一天，气得个白老四顿足捶胸，怨天恨地，若照着这般局势看起来，只要当真自愿从良，嫁到了这等人家，男人宠爱非常，正室这般敷衍，锦衣玉食，翠绕珠围，还有那些儿不足？无奈白老四是别有目的的，如何肯辜负了自家的年少光阴，去陪伴这个鹤发鸡皮的老者？少不得要在万无出路之中寻一条出路。但是这般局势，俨然是张天师捉妖怪，四面八方早已密密的布了许多地网天罗，不但传送东西出去的事万万做不到，就是要传个信息出去，也是很不容易，只得暗中和自已带来的梳头娘姨商量好了，叫他出去带一个信给平日最要好的姘头，问他有什么法子想没有。梳头娘姨去了回来，只说没有寻着，却不知道他已经得了陈太太一百块钱，暗中扒过高枝去了，那里还去替他寻什么人？一连去了几次，只说人不在家。后来，索性说搬到别处去了。白老四断了希望，无可奈何，只好打算脱身的法子，且把弄钱的事放过一边。

一连踌躇了几天，也抓不着岔子，对着镜子照照面庞，觉得比初来时瘦了好些，不觉奋然道："如今不能不和他们开硬弓了，若再是这样将就下去，弄不到钱还在其次，只怕我的性命都要送在他们手里呢。况且这般局势，就是有了钱，也运不

出去，我还留在这里受罪做什么？”想定了主意，就把头上紧了一紧，把所有饰物一齐卸去，换一身半旧衣服，把弓鞋拔了一拔，他知道这个时候陈梦园还在那里会客，没有出去，就走出来，先把那门外的门闩除下来，用力往楼下一掼。那门栓斜斜的飞舞而下，碰着天井里的两个花盆，一齐打碎，凑得一片声响（晌）起来。正是：

最无聊赖，扣将鹦鹉之絛；别有风情，飞出鸳鸯之队。

不知白老四如何出去，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〇六回

绝户计气倒衰翁　　温柔索力擒都督

却说白老四一番计划已归失败，如今世上的人虽说钱就是命，但果然到了要紧关头，究竟财是财，命是命，不能黏合为一的。若有了钱没有了命，却叫那一个去享用呢？所以白老四一狠二狠，总是保全性命为高，不得不使一个绝户计出来，和他们大闹一场，先把自己的身体拔了出来再说。当下白老四把门闩掼下楼去，早惊动了许多人，大家都赶进来。白老四趁势撒泼，高声大骂道："你们这样的人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门闩上在门外，更是没有的奇谈。我一个花枝般的人，嫁了你们六十岁的老头子，那一件事对你们不起，要把我像囚犯一般看待？这个日子还能过么？"

正闹着，陈太太已飞奔上来，忙说："妹妹为什么动气？要是有人得罪了妹妹，妹妹只顾和我说，待我来责罚他们，同妹妹出气。"白老四大叫道："你不用猫哭老鼠假慈悲，我一个好好的人，给你们解来解去的，直同囚犯一般，一步也走动不来，这不是个有气的活死人么？我如何能和你们住在一起？"陈太太凭他发作，只满面堆笑的道："妹妹不要生气，我千日不好，还有一日的好呢。况且我们老爷待妹妹不错，他是最爱体面的，现在正和客人讲话，若家里吵闹起来，将来叫他怎样出去见人？好妹妹，你不看我，也看在老爷分上，有话等客人去

了再说罢。”白老四此刻也横了心，预备着要闹一个大煞风景，那里还管什么客人不客人，索性大叫道：“你怕他不能见人，我偏要坍坍他的台！我的嫁他，又没有要他一个钱的身价，你们打谅着我是情愿嫁他的么！现在我也没有别话和你们说，只有一句话：我的身体本是我的，没有人可以管我，打从今日起，就和你们一刀两断，两不相干！只把陈梦园叫进来，叫他自己说一句良心话就是了。”这一番大闹，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人不听见。陈梦园虽在外面会客，早已听得吵闹的声音，细听一听，竟是白老四，还只道是太太欺负了他，有客人坐着，又不能赶进去，又羞又急，不觉张皇失致起来。幸而客人还算知趣，见了陈梦园这般举止不安，又听得吵嘴的声音越吵越响，急急起身告辞。

陈梦园勉强踱着方步把客人送出门口，连忙三步作一步的飞赶进来，根问为何吵闹。白老四劈头啐他一口道：“你还要问我？自从到了你家，那一样待亏了你？你也摸着良心自己想想，怎么把我当作犯人看待，押出押进的，一步路也不能走，这算是你和我要好么？一个好好的人给你们当作犯人看起来，这般日子如何好过？你还假装不知道么！”陈梦园听了，摸头不着，只说：“这是那里说起？”陈太太也含笑道：“今天妹妹不知为什么这般生气，我劝了半天，劝不下来，老爷快些劝劝妹妹罢，不要气坏了妹妹的身体，不是顽的。”白老四回头“呸”道：“你那嘴甜心苦、八面埋伏的勾当，估计我不知道么？你要把白老四当作个软脓无用、随你摆布的人，那你就认错了定盘星了！”

陈梦园见自己这位太太只顾笑盈盈的解劝，白老四却只是恶狠狠的寻事，心上竟弄得不明白起来，只得劝道：“老四，你

有话好说，你待要怎么样，大家总好商量，何必生这般大气。”白老四嚷道：“如今还有什么商量不商量，我不是你家的人了，要走时立时就走，那一个能管我？”陈梦园不防他说出这句话来，惊得翻着一双白眼嚷道：“你要走么，这是办不到的。”说着，已气得浑身瑟瑟的抖。白老四冷笑道：“为什么办不到？难道我是卖给你的么？老实和你说，我的嫁你是没有婚书的，也没有要你一个钱的身价，你有什么道理叫我不要走？你只管说。”陈梦园颤巍巍的道：“如此说来，你的嫁我竟是假的了？”白老四爽然应道：“自然是假的，难为你还当作真的么，真是笑话。”

列位看官，大凡上海地方这班有钱的老头子，娶了年轻的姨太太，凭着姨太太撒娇撒痴的挺撞他、咒骂他，碰着高兴的时候，还要伸出一双玉手手之舞之的揪揪胡须、拉拉耳朵，他却永远不肯动气，惟有姨太太嫁他不是真心这一句话是听不得的，一进了他的耳朵，差不多便是不共戴天之仇。陈梦园也是个有钱的老头子，自然是最恨这句话的，偏偏白老四这个冤家千不说、万不说，单单说了这一句话，陈梦园如何不气？况且眼看着个花娟月媚的佳人如今竟变成个狺语猪声的罗刹，铁铮铮的全不念一些儿相待的情分，气到极处，眼前一黑，竟是翻个筋斗跌倒在地。陈太太等大惊，连忙拥上去扶起来，叫的叫，摩的摩，陈梦园方才醒了转来，却只是瞪着眼睛，说不出话。陈太太此时也变了脸，指着白老四骂道：“我还把你当作好人，那知道你们这班东西没有一个不是坏了良心的，如今你把老爷气到这般模样，好了时万事全休，如若不然，你等着就是了！”白老四洋洋的道：“我为什么要等着？我是立刻就要走的。”陈太太喝道：“你敢动一动脚，我立刻叫人把你捆起来！这里是中国地

方，你当是租界么？”白老四见陈太太发起狠来，倒觉心上有些害怕。明知道这里不是租界，吃了眼前亏是跳不破天的，也就装作不听见，没有开口。陈太太一面把陈梦园扶进正房，一面叫了两个轿夫，把白老四紧紧看住，说：“如若老爷等回不好，就把他捆送上海县去重办。”白老四虽不是那种脓包，究竟见官总是怕的，倒提心吊胆的半天。

好一会工夫，陈太太来了哼了一声道：“我把你这千刁万恶的烂污货，还不给我快些滚蛋！你带来的东西衣服，只管带去，只我们老爷给你的金珠首饰，一古脑儿给我留下，休想带出一件去。你只敢牙迸半个不字，我不把你送到衙门重办，我也不是个人！”白老四起先还想和他争论，想一想风势不好，吃了亏没处伸冤，只得狠狠的把气压了一压，回身进内，收拾东西。陈太太跟着进来，喝令一班丫头仆妇替他打开了首饰匣子，把陈梦园给他的东西一概留下，内中有一只金钢钻戒指，是白老四自己的，也被他们留了下来。白老四忙说：“这是我本来有的，你们不要混拿。”陈太太喝道：“还敢强嘴！你买得起金钢钻戒指么？”白老四气极了，冷笑道：“既然如此，索性把这些东西一概奉送了何如，我只当遇着了强盗！”陈太太大怒道：“你还敢挺撞么？快叫人来把他轰出去！”因问：“王福他们都到那里去了？”楼下一声答应，奔上几个精壮家人，揎拳勒袖的就待动手。白老四自想：满船的白米已翻到江心里去了，这一个戒指不过是船底的芝麻谷屑，何必再和他们争论，吃了眼前亏，反为不妙。想罢，又把气捺了一捺，再不开口，凭着他们搜检了一番，才把东西一齐搬了出去。偷鸡不着反折了一个戒指，这也是白老四哄骗季应祥的报应了。

白老四自从陈家出来，就在三马路公阳里摆了个碰和台

子。混了一年多些，也没有什么好处，只得把碰和台子收了，到苏州去住了几个月。刚刚苏州又革起命来，白老四依然逃到上海。一时没有房子，只好暂住在跑马厅对面旅泰客栈，天天到外面去坐坐马车，看看戏，借此招蜂引蝶的，吊吊膀子。虽然也吊着几个客人，却都是生意中人，花钱不多，敲不出什么竹杠，只好做一个苦苦的开销。白老四只是闷恹恹的，也没有法想。忽然听得隔壁房间里来了一个女客，气派阔得很，只听得他和茶房说话，茶房没口子的答应。白老四心中暗想：倒要看看这个女客是何等阔人？就走到阳台上去闲望。望了一回，不见他出来，又走出房去，在隔壁房门左右徘徊一番。只见一个英眉秀目的美少年在楼梯上奔上来，见了白老四，不觉一呆，立定了看他一眼。白老四也不觉送他一个眼风，觉得电灯光下甚是分明，这个少年的相貌着实不差。那少年看了白老四一眼，开颜一笑，就匆匆的走进隔壁房间去。白老四不觉惘然，无精打采，退进房去。要留心听他们讲些什么，却只听得微微笑语之声，一句都听不清楚，倒把白老四听得一夜没有好生睡。

明天一早起来，茶房进来扫地，白老四悄悄问他："昨天住在隔壁房里的男客是什么人？"茶房吐一吐舌头道："这是上海第一阔人金都督，家里堆着无千无万的金银，只要他中意的女人，送起来起码三千二千，多起来几万一送也不算事。女人只要结识了他，就不愁没有日子过了。"白老四一面想主意，又悄问："女的是什么人？"茶房低声道："这是人家的姨太太，他男人也是阔人呢！"白老四又和茶房问答了一回，已听得隔壁房里有人咳嗽，茶房把手指一指间壁，就一溜烟走了出去。

白老四权时按定心神，叫梳头娘姨用心用意的梳了一个头，对着镜子，细点铅黄，轻匀粉黛，换上一身簇新的衣服，又换了一双弓鞋，自己在镜子里照了一回，也觉得踌躇满意，暗想：这个金都督除非是不爱女人的便罢，只要是个爱女人的，就不怕不上我的套索。等了一回，隔壁的金都督还没有起来，白老四只在房里团团走转，把一双窄窄金莲都走得酸痛起来，只坐在床面前一张椅子上，呆呆的转着念头，如何擒拿这位赫赫有名的都督。正是：

三更寒夜，描成好梦之痕；一寸芳心，织尽相思之字。

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交待。

第一〇七回

牯岭路前尘忆梦　　靴子经好语穿珠

且说白老四等了一回，听得隔壁金都督已经起来，说话的声音甚是低微，听不出他们两个说些什么。白老四生怕错过了机会，只得走到门外去，耐心守候。守了老大一回，才听房门一响，倒是那女客先走出来。白老四仔细看时，只见他不过十八九岁年纪，蛾眉星眼，生得着实不差。头上手上的饰物都是极贵重的东西，珠钻照耀、彩色荧煌，映衬着更加好看。白老四不免瞟他一眼，那女客恰低着头，没有理会，在白老四面前走过去了。

白老四此时聚精会神的只等金都督出来，一对秋波目不转睛的只顾看着。可怪那隔壁的房门自那女客出来之后，依然关了，也不知金都督几时出来，也没有一些声息。白老四不觉诧异起来，看一看左右无人，就走过去湾下身体，把一只眼睛在锁眼里张看，无奈钥匙是从里面插在锁眼里的，一些也看不见。猛可地又是一声门响，房内的人已经开出房来，险些和白老四撞个满怀。白老四陡然一惊，又是不好意思，不觉倒退了几步，斜斜的回过身来，正和金都督的脸照一个着。白老四流波转盼的送了金都督一眼，就好像是一个无线电发了过去，登时电浪无形震动起来，金都督竟被他这一眼送住了，立在门外，屹然不动。一霎时，两个人的眼光，就和蜻蜓蝴蝶一般，

不住的飞来飞去。白老四斜倚在楼梯栏杆上，香肩略亸，粉面微红，那一种轻盈潇洒的风神，已是好到极处。这一番眉语目成的情态，更令见者销魂。虽然年纪大些，委实上海滩上不能不让他独步。金杰人本是个风流名士，更兼见多识广，美妾如屏，差不多些的人他轻易看不上眼，如今见了白老四，自然不能不拜倒辕门、仰望颜色了。

当下两人对看一回，只觉得大家的心都有些吸吸的跳动，又觉得迷迷离离的，好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若照着这样痴痴的对看下去，就看上一天也论不定的。幸而楼梯上忽然冲上一班人来，白老四翩然而起，嫣然一笑，走回自己房间，却开着房门，自己立在门内，含着笑把一双玉手虚虚的伸了一伸。金杰人本是惯家，自然领会，就微微点一点头，回他一笑，竟自走进房来。白老四回手把门关上，想来他们两个人年貌相当，情缘相凑，自然没有不要好的。金杰人隔了一天，就和白老四找了牯岭路一宅洋房，叫白老四搬了去。从此白老四的香巢就作了金都督的外室，就是有时商议秘密事情，也在白老四那里开会讨论，金杰人也常常在白老四那里摆酒请客。金杰人部下的人有时寻起都督来，寻不到，就到白老四那里去寻，十次里头虽然没有八次，大约总有六次七次寻着的，因此，金杰人部下的重要人物，十个倒有九个是认识白老四的。

忽一天，金杰人的参谋副长石中英同着个没有来过的少年，一阵风走上楼来，白老四含笑相迎，正和来的少年打个照面，两下竟都呆了，一言不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无数离合悲欢的情愫，直拥上来。石中英看了，不懂道："咦咦，你们两个人怎么样了？"白老四才问道："你是二少么？"章秋谷点头道："正是，你是老四么？"白老四一阵心酸，两行泪落，口中

说道："想不到也有和你见面的时候。"秋谷旧情一动，心中也不觉凄然，只是知道他如今是金杰人的禁脔，金杰人又是熟人，岂可再起别的念头，连忙走远几步，走到靠窗一张榻上坐下，微微叹道："事势迁移，今非昔比，你只把常熟出门以后的情形和我讲讲罢。"白老四的这些事迹原不瞒人，以前也一五一十的和金杰人说过，就石中英他们也都知道的，所以也不消顾忌石中英在座，细细的说了一番，只把丁三杆子的事情隐过不提。

秋谷道："原来你那一年在苏州，果然是跟着韩六去了。有人和我说，韩六这个小子没有良心，竟和你拆了，我还说没有这回事罢，这个韩六，小时候父母管得利害得很，一个钱也不给他花，一天到晚跟着我在一起，吃的用的都是我出钱，就是他熟悉轮船上的事情，也是我把他带到苏州，慢慢历练出来的。当时我看他人很不错，怎么会荒唐起来？想不到这件事竟是真的，但是我却为你的事冤冤枉枉的跑了一趟苏州，到了你住的顺记客栈一问，不先不后，刚刚你只走了一天，你可知道么？"白老四〔听〕了也觉得不好意思，只得说道："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他们那里还肯告诉我？至于这件事的阴错阳差，你也不能怪我，那一个叫你一相情愿的，要把我嫁给屠炳之？我自从那一天见了屠炳之以后，就一肚子的不愿意，我若要嫁这样的人，早嫁给季应祥了，何必嫁他？"秋谷哈哈笑道："这原是和你商量的话，你不愿意，只顾直说，我还能捉住你嫁他么？况且你就要跟韩六，也该留一个信给我，免得我到处访寻，不该就是这样的一去不回，连信也不留一个，莫非有些不对罢。"白老四听了，回答不出，低头不语。

石中英呆呆的听了半天，好似听说书的一般，忽然立起身

笑道："原来你们竟是旧交，不想你今天要寻金都督，竟寻着旧相好了。"忽又皱一皱眉头道："不好，不好，回来都督来了，知道你们是旧交，岂不怪我有心牵马？"秋谷笑道："这个不妨，我们虽是旧交，却是久已绝交的了，然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绝交只顾绝交，相见依然要好，这便是我章秋谷加人一等的工夫。"白老四听秋谷已经说了出来，就也开口道："你如今怪我，我还要怪你呢，你当初忽然去了，绝脚不来，写信给你是不理，到你门上来问，门口又不放进去，气得我病了好几天，倒要问问你：究竟得罪了你什么？"秋谷道："你没有得罪我，我却有必不得已的苦衷，你该应原谅我。若果然为你得罪了我，我后来还肯亲自赶到苏州来么？"白老四接着道："在苏州的时候没有留信给你，我也是无可奈何，你也该应原谅我些。"秋谷呵呵笑道："既然如此，秤钩打钉，两扯一直，不用再去提他。"白老四微微一笑，脉脉无言。

一会听得门外汽声呜呜，金杰人来了。上楼见了章秋谷，也不惊愕，先和秋谷殷勤执手，谢他迎春坊相救之情，秋谷也谢他接济军饷之德。又问："贵体全愈了么？"金杰人道："多关纪念，本是轻伤，三五天就平复了。"秋谷问："刺客拿到了没有？"金杰人道："现在还没有拿到，大约是北方派来的刺客。"众人谈了一回，秋谷不觉将自己和白老四的交涉和盘托出。金杰人愕然笑道："我说老四是常熟出身，秋翁既在常熟住家，总该赏鉴过的，但是老四何以没有说起呢？"白老四虽然洒脱，到了这个地位，也不由得红霞满面，只得说道："我又不知道你认识他，怎么叫我告诉你？"金杰人笑微微的道："我是你今日的他，他是你旧日的他，两个他，到底那一个他是你的他？"秋谷不觉大笑，连称妙极。白老四面上越红起

来，瞅了金杰人一眼道：“你不要没轻没重的胡说，什么他不他、你不你的，我都不知道，我们是久已……”白老四说到这里，顿时间停了口说不下去。金杰人鼓掌道：“久已什么，说呀。”白老四连耳根带脖子都涨得通红，一言不发，立起身来，就跑进对面卧室里去。金杰人大笑道：“我不过这般说说罢了，你不要走，走了就没味了。”白老四那里还肯出来，索性不答应。金杰人叫了他几声不理，只得由他。

秋谷笑道：“你不用问他，我和他代答了罢。旧梦难圆，新欢正好，你想可是不是？”金杰人笑道：“这两句好是好的，然而还有些不切当，我竟要僭易两个字，改作新欢虽好，旧梦难忘，你道如何？”秋谷心里也道他改得好，口中却说道：“这不是我说，恐怕未见得改得切当罢。”金杰人大笑道：“改得切当得很，不过你不肯承认这句话罢了。其实我是个绝无芥蒂的人，也没有可存芥蒂的理由，为什么呢？你们的事是在六七年以前，就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两个今天竟会起靴子来，除非是糊涂透心、不分黑白的人，才心存芥蒂呢！”秋谷也不觉笑道：“足见大都督的慷慨，但是这两句评语是始终不能承认的。”金杰人指着秋谷笑道：“你一定不承认，就是心存芥蒂了。”秋谷道：“看这势头，是叫我不得不承认了。“金杰人道：“岂敢？”秋谷道：“我还有个两全其说的法子，我的旧梦难圆、新欢正好是礼当如此，你的新欢虽好、旧梦难忘是未免有情，不能不发乎情，不可不止乎礼义，你料来不至于反对了罢？”金杰人大笑道：“你这本靴子经讲得真通，想来北京观云斋是你开的了。”秋谷抚掌道：“岂但讲靴子经，就是会起靴子来，不是观云斋门口七尺多高的大靴子，我们两个人如何钻得下去！”金杰人听了，越发的狂笑不止，连石中英也笑起来。

秋谷坐了一刻，见来寻金杰人的人一连来了好儿起，知道他们要回公事，不肯再坐，就也走了。牯岭路到梅福里本来不远，秋谷不坐车子，一路上缓步回来，想着多年没有见面的白老四今天居然见面，而且居然金杰人看上了他，下半世不愁沦落，也是件很爽快的事。一边想，一边走，还没有走到梅福里，只见对面一辆马车风驰电闪的跑来，车中的人一见秋谷，大喝“停车”，跳下车来，一把拉住秋谷，口中说道：“天下竟有这般怪事，岂不气死了人？”说着，兀自气得面如土色，正是：

新欢旧爱，难为两面之春；拥雨留云，好忆三生之梦。

不知这马车里的是什么人，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〇八回

论大势良朋划策　　得优差小仲开心

却说章秋谷见马车上跳下来的人竟是姚次远，又听得他说话来得突兀，未免一惊，料来是淮北出了什么乱子，连忙按定心神，拉着姚司令道："此间不是讲话的地方，有话到我家中去讲。"说着举步如飞，穿进梅福里。

转眼就到，把姚司令让进书房，然后问他何事。姚司令气得白瞪着眼道："庄季刚把我的盐政处撤了，委了个中正场盐大使章士端，作什么海州总场长，这已经可笑的了，他明明知道我在上海，故意打个电报到西坝去，要我把经手事件交代给章士端，还加一句务期明晰，天下有交代不清可以脱身事外的么？岂不尤其可笑？今天这个电报是西坝转来的，特此带来给你看看，好商量一个办法。"秋谷听庄季刚竟把姚次远撤任，心上也觉得诧异非常，接过电报来看了一看，默然半晌，道："你的给他撤任，倒还事小，只是我们用尽心机、费尽气力，好容易派了许多水陆队伍出去保护盐船，好容易把河南、安徽的两岸引地疏通好了，倒让他们来坐享其成么？况且这一笔盐款是军饷的命脉，他如今要统一盐政，自然这一笔饷不肯再拨，江北的军饷岂不危险？"姚司令听了，也搔首踌躇，想不出个主意。

秋谷想了一回道："这也还罢了，他们既要讲统一，自然要和江北筹划军饷，不能坐视江北危险的，但是照事理上想起

来，也很不对，庄季刚的总理是两淮盐商公举的，你的盐政处也是淮北盐商公举的，怎么他一到任，就先撤起你的任来？这一定是误听了仲若水的谎话，只认你果然卷款私逃，所以才有这番变局。”姚司令点头道：“一定是的。只是他深居高拱的，竟不肯见我，叫我这番冤枉到那里去洗雪呢？不料小仲这个东西果然这样的人面兽心、不知羞耻，如今这件事该怎么样呢？”秋谷想了一想道：“依我看来，这章士端虽然受了委，也未必就敢骤然就职，况且杭都督一定要用全力反对的，我们竟不必去问他，暂时先把他搁起来。他若有胆量到西坝来，我们就回去办交代；他若不敢就来，我们只当作没有这件事的一般，更不必去见庄季刚，也不必逢人辩白冤枉，给人听了，倒像是我们先已情虚似的。但是我想起来，这个总场长是管场产上事情的，西坝盐栈的运销事务，顾名思义，场长是管不着的，况且小仲这个东西他白说了一回谎话，走了许多门路，如今你的事情他依旧得不着，岂有不竭力运动的理？据我看来，定是庄季刚要把淮北场栈两处的事情分委两个人管理，或者就要盐栈的事交给小仲办，也是不可知的。”

姚司令静静的听了半晌，连连点头道：“你这话不错，我们且等他几天，看他把这个小仲如何位置。”说着，忽又说道：“近来淮军张作新无故开到清江去，把民政司长轰走了，把民政司的衙门占作他的司令部，闹得很利害，你知道么？”秋谷道：“这事我前几天都知道了，国统带有电报来请示，我已经便宜行事，打了个回电给他，叫他宣布戒严，紧守河口，临时组织四十名宪兵队，如若有淮军过河闹事，就按照陆军宪兵规则，随时惩办。好在张作新的兵只有三营，也不怕他。他的意思无非是吓杭都督的，只要把杭都督吓跑了，他居然就是江北

都督了。幸而杭都督倒也镇定，既不和他开衅，也不给他吓跑，这总算不容易。只可惜起先的时候杭都督略觉软些，不该让他进城的，只要把城门关上，城楼上架起大炮来，他这三四营人那够一打？直到进城之后，若要同他巷战，就要糜烂地方，又不得不含忍一时了。但是一个地方公举的民政司长都给人家轰了去，面子上总是过不去的。”姚司令点头称是。坐了一会，秋谷又拣出那张电报的底稿给姚司令看。姚司令看了一看，说：“办法甚是。”就匆匆走了。

一连两天秋谷没有和姚司令见面。到第三天上，姚司令来寻秋谷，高高兴兴的说：“你真是料事如神，庄季刚又委了小仲作西坝运销处长，如今清江兵队和西坝海州的军队都开了会议，全体反对仲若水、章士端，今天一连到了四五个电报，要我们立刻回去主持。好在如今军饷是有了，今年难关已过，我们正好趁此回到西坝去。我的意思，想明后天就走，不要冷了他们的一团好意。”章秋谷听了，微微摇一摇头道：“电报你带来没有？”姚司令道：“带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电报来，递给秋谷。

秋谷接过看时，共是五通电报，除了清江水陆各营同西坝防军、海州防军三个电报之外，还有杭都督一个电报和江北参事会一个电报，语气都十分激烈。秋谷一一看过，默然不语。司令问：“你怎么样？明后天来得及走么？”秋谷道：“不是走的话，这里头大有商量。”姚司令问：“如何大有商量？”秋谷道：“若没有庄季刚这层枝节，原可以回去。如今既有了这一层波折出来，暂时回去不得。”姚司令惊问：“这是什么意思？”秋谷道：“清江兵和海州西坝的兵这个时候正是一鼓作气、竭力反对庄季刚派来的人，非要留你不可，你若回去了，自然章

士端和仲若水不敢再来，但是他们两个不来，把你生生的留下，这件事情就罢了么？就是章、仲两个自愿牺牲地位，庄季刚也决不肯就此干休的，一定通电各处，说我们倚仗兵力，阻碍他盐政统一的计划。如今正是各处急求统一的时候，庄季刚又是个极有力量的人，文总统本是个好好先生，但是庄季刚说出来的话，无有不听，张都督虽然并不以庄季刚的举动为然，有时也有不能不顺的势头，况且在他说起来理由充足的很，他身为总理，改革官制，更调人员，是他分内的事，如今忽然有这许多军队出头干预起来，不是我们指使，也是我们指使的了。万一个他竟请文总统下命令申饬起来，我们的理先说不响，如何闹他得过？岂不倒反失了面子？这是法理同事势上的问题。再论起你个人来，你本是江苏本省人，庄季刚是一乡之望，你这个淮北盐务知道管得几年？何必为着这区区地位和庄季刚苦做冤家？况且就是做了冤家，这地位十分里也有九分难保，不如退后一步，凭他去爱怎么样便怎么样，也省了许多指摘。如若不然，知道的人还说是庄季刚误信谣言、本来不该轻调，不知道的，还说你不知顾全大局、紊乱鹾纲、自保地位呢。”

姚司令听了，呆了一回道：“依你这样的说起来，是无可挽回的了？只是江北的一班人一片热心为我，叫我如何回覆他们呢？”秋谷道：“这个容易，只消打个回电，先感谢他们的厚意，再把暂时不能回去的情形说一说，只说现正筹划军饷，一经竣事，立刻可以回去，先把大家的心稳住，就没有事了。却有一句话，是可以由参事会质问庄季刚的，只问他盐务总理既是公推，为什么要把个淮北人民同盐商公推的盐政长官先行撤换？究竟姚某人有无劣迹？请他明白答复。这样一来，或者

有一点挽回的希望也论不定，不过庄季刚是个老手，什么事情都见过，只怕他接了电报，给你一搁，连回电都不发，那就糟了。”姚司令道：“这也是参事会分内应说的话，就请你动起笔来。”秋谷点头，走到书台坐下，拔出笔来，一霎就草成了两个电稿。一个是通稿，分致清江、西坝、海州军队同江北参事会的，一个是给杭都督的，却把参事会质问庄季刚的事夹在里头，请杭都督自己同参事会商议。

姚司令看了道：“这妥当极了，我们立刻就发。”秋谷道：“且慢，待我誊过底簿再发，况且这都是密电，要翻好了去的。”说着，忙忙的誊过底簿，又寻出两本密码。姚司令帮着他翻，翻到一半，姚司令叹一口气道：“我方才来的时候倒是一团高兴，想奔到你这里来和你说，叫你也高兴高兴，那知道听了你的一番高论，就把我的一团高兴吓得跑到红毛国里去了。”秋谷听他说得好笑，便抬起头来笑道：“你不用不高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你若听着他们的话回到江北去，这件事就不可知了。如今你一天不去，他们两个人就一天不敢来。他们两个一天不来，这淮北盐务依旧是你管，还怕他会跑了么？”姚司令道：“你如何能料到我不回去，他们不来呢？”秋谷道：“这个自然，他们要接的是你的任，如今你本人在上海，他们去接那一个的任呢？况且你不在西坝，万一军队上有了暴动，是不与你相干的，他们就吃了苦，也说不着你。要是你自己在西坝，军队上闹个一点半点大小事出来，是要你负完全责任的，你想你不回去，他们肯来么？”一面说着，电报也翻得差不多了。秋谷取过电报纸，又誊一遍，郑重放入衣袋，说：“如今轻易不收密电，必得要我自己去打，你坐在这里等我一回罢。”姚司令说：“好。”

秋谷正要走时，忽地停了脚步，望着姚司令，笑微微说出几句话来，正是：

决悬机于俄顷，谈笑无遗；看名士之风流，指挥若定。

不知章秋谷说些什么，请看下文分解。

第一〇九回

章秋谷三吃年夜饭　　梅福里双招姊妹花

却说章秋谷对姚司令笑道："我自到上海，一个人兼办六件事情，你知道么？"姚司令茫然，不明白章秋谷的话是什么意思。秋谷笑道："财政次长是我，副司令是我，秘书长也是我。这是本来有的了，新添出来的差使是书记员也是我，电报员也是我，连跑腿送信的差弁也是我，不是新添了三件差使么？"姚司令听了，觉得果然不错，就向秋谷打了一恭道："实在委屈得很，只有将来重重奉谢的了。如若你实在不愿意兼任这个跑腿的差弁，今天这个差弁就让我代充了罢。"秋谷笑道："那更不成话了，副司令兼充差弁，已经闻所未闻，总司令再兼起差弁来，更是从来没有的笑话了。"说着，回身要走，姚司令忽然道："你既不让我兼差，我也不等你了，我还有事情，要先走一步。"秋谷还调笑道："这种兼差是有义务而无权利的，你又何必要同我争夺？"两人笑了一场，自去分头行事。

果然章秋谷的话一句不错，姚司令不到江北，这一位场长和一位运销处长果然也就挨挨欠欠的，终不肯来。那班军队又是一相情愿的摩拳擦掌，只想要等着他们两个人来了，就立时把他们轰回去。好在姚司令没有回去，他们两个人也没有来，倒也平平静静的过去了。

转瞬间朔风送腊，急景凋年，南北议和的事情已经两下商

量妥协，清廷逊位，民国告成，南北两方差不多将要统一。杭都督那里的电报却来得如雪片一般，只催姚司令同章秋谷回去。章秋谷只把新年应发的军饷预先筹划好了，叫他们提早几天，在十二月二十八提前发饷，自己同着姚司令却并不回去，且落得在海上繁华之地过这个民国第一的旧新年。

到了除夕，秋谷未能免俗，自然也要敬神家祭。家祭已过，摆上一桌齐齐整整的年夜饭来，陈文仙一身盛服，笑盈盈的出来，对着秋谷夫人就拜下去。秋谷夫人拉他不住，只得自己也跪下去。文仙已经立起身来，把秋谷夫人扶住，口中说道："不要折了我的福气。"秋谷夫人埋怨文仙道："二妹，你这是怎么样？年年总是这样的一出，不是有意和我取笑么？"文仙道："我如何敢取笑？不过这是大礼，不能错的，一个不好，给人家传说起来，不说这是奶奶的宽宏，反说我们堂子出身的人终究不懂规矩。"秋谷听了，点头而笑，他夫人只说："我愿意这般的，别人爱说，他只管去说就是了，和我们什么相干？"文仙笑道："如今肴馔齐了，请少爷奶奶吃团圆饭罢。"说得秋谷和夫人都笑。秋谷夫人一个转身，低低向秋谷道："我们还没有辞过年呢。"说着，就福了一福，秋谷也回了一揖。文仙见了，也走过来，待要行礼，早被秋谷一把拉住，拉得紧紧的，连腰也湾不下去，只得大家一笑，就此罢了。

当下秋谷和夫人并坐，文仙侧坐相陪，这一桌年夜饭是八个碟子，八个大碗，一个火锅，虽然不过是些年菜，却倒十分精致，都是秋谷夫人亲手办的。文仙见秋谷坐下，提起酒壶，就和秋谷满满斟了一杯，也和秋谷夫人斟了一杯。秋谷一口气就喝干了一杯，秋谷夫人是向来滴酒不闻的，秋谷要文仙陪着吃几杯酒，文仙不肯，秋谷夫人帮着说，文仙只好点头。秋谷

夫人高揎翠袖，和秋谷斟满了，又要和陈文仙斟，陈文仙连忙立起来推住道："待我自己来罢。"秋谷一连吃了五杯，文仙竟也慢慢的陪了五杯，面上已红红的飞出两朵红云。秋谷十分高兴，又逼着他陪了几杯，见他软咍咍的玉山将颓，红漾漾的星眸微涩，也就不肯再叫他吃，叫人盛上饭来。

大家吃过，秋谷匆匆的意思想要出去，问他夫人道："你们今夜睡么？"他夫人摇头道："不睡了，我们是向来年年守岁不睡，守到天明的，你还要出去么？"秋谷点一点头，不说什么。他夫人瞅了秋谷一眼，似笑不笑的道："准又是你的要好朋友要请你去吃年夜饭了，这是不能不去的。"秋谷失笑道："你开口就是一股酸气，你不信，叫人跟着我去看，到底是上那里去，是朋友不是朋友？如若我是说谎的，听凭你们议罚何如？"他夫人笑道："我不过是这么说说罢了，你就酸不酸的编派我。"文仙软洋洋的坐在椅子上，正立不起来，插口说道："朋友请吃年夜饭，自然该应去的，只不知今天夜里回来不回来？"秋谷道："自然要回来的，那有大年节上不回来的理？"文仙看着秋谷，点一点头，嫣然一笑，秋谷也看着他们一笑，看一看表上还不到十一点钟，秋谷忙忙的换上一身衣服，也不坐车子，徐步出门。

只转了两个湾，就到了王小屏家门口。敲门进去，已见点得灯烛辉煌。王小屏出来相迎，秋谷也和王小屏打了一恭，算是辞年。王小屏连忙回礼，秋谷深深地又打一恭，王小屏不懂起来，道："你这一恭是什么用意？"秋谷笑道："没有用意，不过我有一个人住在你这里，各事都承照应，无非道谢的意思。"王小屏道："谢是不敢当的，只是近来我倒捏着一把冷汗，深恐你的公馆就在这里，万一个漏了风声，你们夫人和如夫人不知

要怎样的恨我，更不知要把我当作什么人呢。"秋谷又打一恭道："这个不妨，一切事情自有做兄弟的担代，断不敢累及别人的。"说着，四围一看，问："他们一个都没有来么？"原来这一个新年恰好一班朋友都完完全全的住在上海，一个不少，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王小屏出来提议，就在大除夕一天，大家都到王小屏家里会齐，畅畅快快的吃一顿饭，不论有什么事情，不许不到。此刻王小屏取出表来一看，道："原约十二点钟在这里会齐的，现在十一点才过五分，怕还有一会才来呢。只你那个人今天等了你一天不来，看他面上很不高兴，方才备好了年夜饭，又不肯吃，意思是要等你来了同吃，你快些上去敷衍敷衍罢。当过了你的内差，料想他们也就来了。"

秋谷听了，没功夫和他斗口，早已走上楼去。红帘一揭，香气融融，一对守岁的通宵绛蜡，点得亮煌煌的，朱玉媛换了一件水红花缎皮袄，下系元缎百褶长裙，脚下也换一双水红鞋子，鬓云斜掠，宝髻低垂，真觉得添了几分娇艳。见了章秋谷进来，忙起身笑道："今天等得我真是心焦，直等了你一天，你怎么直到此刻才来？"秋谷道："今天家里的事很多，一时脱不得身，好容易把事情开发清楚，就赶着上你这里来了。"玉媛道："你在家里想来是同太太、姨太太吃过年夜饭的了，到这里来再吃些何如？"秋谷欣然点头。玉媛就叫用人把年夜饭开上楼来，却是四个碟子，六个碗，一个火锅，那菜做得倒也不坏，秋谷竟又努力吃了一碗饭。下面辛修甫们已经到了，王小屏来叫秋谷下去，秋谷趁一个空，拉着玉媛的手道："今天你等我不来，不觉得冷静么？"玉媛不觉瞅了秋谷一眼道："冷静是冷静的，但是我也只好由他。"秋谷道："你冷静的时候，要恨我不要恨我？"一句话把玉媛问住了，起身笑道："我为什么要恨你，

你倒说说看。"说着，正待还要说下去，忽地一想今天是大新年晚上，不说为宜，就顿住了，没有说下去。秋谷见他把一句话竟囫囵吞枣的吃了下去，嘻嘻笑道："你的说话怎么会咽回去的？"玉媛也一笑道："有话等一回再说，如今你下去应酬朋友罢。"

秋谷笑着走下楼来，见辛修甫、贡春树、吕仰正、葛怀民、陈海秋五个人都已经到了，秋谷含笑和大家握手道喜。王小屏就指挥左右摆出菜来，吕仰正就寻了纸笔要叫局，这原是预先约定的，只为近来十年之内一班朋友东分西散的，不能都在上海过年，惟有今年是破题儿第一次，一班朋友一个不缺，这已经是难得的了，尤其难得的是清廷宣告让位，南北和议告成，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国，如今竟成了个中华民国，更是可喜的事情，所以大家预先提议：大除夕晚上一定要在王小屏家痛痛快快的吃一顿饭，一来庆贺民国的成功，二则自喜良朋的聚首。说明叫起局来都要叫有过相好的，来得有趣些，没有落过相好的不许叫，预备着要着实乐一乐的。当下辛修甫叫了苏青青，贡春树叫了飞燕楼，王小屏叫了花美琛，陈海秋叫了退思别墅，吕仰正叫了个跑马厅的琴寓，葛怀民叫了个久安里的艳鸿阁，惟有章秋谷除了谢爱卿姊妹之外，上海竟没有落过相好的倌人，因为章秋谷和他们姊妹两个都有牵丝，就两个人一齐都叫了。

王小屏看局票已齐，就叫自己的车夫去叫。不一会，一齐来了，只有葛怀民叫的艳鸿阁还没有来，王小屏又叫人去催过一趟，方才来了。只紧挨葛怀民坐着，和葛怀民附耳说话，大家看了，不住的微笑。这一席酒真是绿酒当春，名花照夜，一片的花情缭绕，一堂的春色冲融，大家这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在下做书的一时也描写不出来。正是：

胜会何常，聊尽今宵之乐；残年向晚，好迎明日之春。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一〇回

开果盘红楼谈往事　　游虹庙少女吃香灰

却说王小屏家叫来的局，大家都约齐不走，各自和自家的相好哝哝唧唧的闲谈，也有的握手无言，含情相视，觉得这不说话的风味又比说话好些。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对付相好，只有章秋谷偏又尴尬，别人的相好是一个，他的相好偏是两个。两个相好还不要紧，偏偏又是同在一处的姊妹，要叫起来，不能不两个一同叫。两个一同叫，秋谷就不能不两面敷衍。只见他左手挽着谢桂香的春纤，右手握着谢爱卿的皓腕。

说了一番，爱卿忽问秋谷道："二少耐等歇点阿到倪搭去？"秋谷摇头道："看起来今天去的话总是靠不住的了。"爱卿道："格末明朝呢？"秋谷道："明朝也只好看，还不知道有工夫没有工夫呢。"爱卿不依，道："格是勿成功，耐明朝定规要去格。"秋谷还没有开口，谢桂香在旁笑微微的接着道："明朝勿知二少阿肯赏倪两家头格光啘？"秋谷觉得这一句话来得有些斤两，连忙对谢桂香笑道："别人要我去，老实说没有工夫，你要我去，我自然要去的。"说着，暗暗的把爱卿的手捏了一把，爱卿就不开口。桂香却看了秋谷一眼道："阿呀二少，耐缠错哉，是倪妹子要耐去呀，耐啥格说到仔倪身浪来哉介？倪妹子要勿舒齐格啘。"爱卿忙笑道："阿姊末才是瞎说，倪有啥格勿舒齐呀？今朝蛮舒齐来里。"桂香也微笑道："晓得耐掐掐蛮舒齐来里，直

到仔故歇洛勿舒齐格呀。”爱卿憨然道：“故歇也呒啥勿舒齐。”秋谷不觉拉他一把道：“你既没有什么不舒服，你们阿姊自然是舒服的了。”说着，谢桂香瞟了秋谷一眼，秋谷只向他点一点头，谢桂香低鬟微笑，不说什么。

谢爱卿来的时候已经喝了几杯酒，两腮上红扑扑的，有些醉意，此刻更有些软咍咍的，坐不住起来。勉强支持到大家散席，谢爱卿也立起来，脚下还有些晃里晃荡的，扶着章秋谷的肩头，星眼朦胧的，附耳说道：“耐到倪搭去哩，倪阿姊开仔年勿做生意，要嫁人哉呀。”谢爱卿虽然附耳低言，谢桂香何等留意，早已给他听了一两句去，由不得面上一呆，低低的一声冷笑。秋谷岂不明白，只回过头来，对着桂香道：“他今天喝醉了酒，你只好看在我的分上原谅他些，不要和他计较罢。”桂香才定了颜色笑道：“倪是自家姊妹呀，二少阿觉着忒嫌客气仔点介。”秋谷哈哈笑道：“不是客气，左不过是大家面子上的事情，不管什么，总得叫人面子上过得去。”说到这里，走回一步，悄悄的说道：“你的面子上很够瞧的了，凡事将就些罢。”桂香不觉嗤然一笑道：“耐格功架也摆足格哉，耐也推扳点罢。”两人相顾一笑，谢桂香就同着谢爱卿走了。

一班来的倌人，有同着相好一同走的，也有自己先走的，惟有艳鸿阁不但要拉着葛怀民同走，而且还要大家都一同到他那里去。此时陈海秋、辛修甫已经走了，贡春树是同着飞燕楼走的，其余的吕仰正、王小屏和章秋谷三个都有些懒懒的，不愿意去，禁不得艳鸿阁再三再四的邀请，又都看在葛怀民分上，不好意思一定不去。秋谷只匆匆的跑上楼去和玉媛说了一句，就待要走，只见玉媛蹙着双蛾，一言不发，却别过头去，把手帕在眼角上沾了一沾，勉强回头笑道：“你要去去罢，明天早些

来。”秋谷听了这一句话，觉得大新年晚上，把他一个少年女子丢在这里，闪得他枕冷衾寒，问心实在有些对他不起，只得对他说道：“你一个人冷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家在这里，今天是不能不回去的，若是我有了你就忘了家里的人，大年夜都不想回去，这就是个极靠不住的人了，你还和我要好作什么？”说得玉媛也笑起来，把手推着秋谷道：“现在有朋友在楼下等你，你要去快些去罢，省得他们怪我。”秋谷知道他已经心服，果然急急的走下楼来，同着葛怀民等就走。

到了久安里，艳鸿阁甚是张罗，熬出极好的茶来，又摆出许多干鲜果物，请大家吃些。大家都是吃饱了来的，不过随意领略些，也就罢了。艳鸿阁一面应酬众人，一面和葛怀民切切说话，秋谷却只是看着壁上的一张古装照片，细细揣摩一会，回首沉吟。艳鸿阁问葛怀民：“耐果盘阿要今朝开仔罢？”葛怀民也无可不可的说：“好。”艳鸿阁叫娘姨招呼出去，相帮就扛着一项红缨帽子在头上，捧着果盘走进来，说一声“葛大人元宝发财”，请了一个安。艳鸿阁殷殷勤勤的走过来，亲手把果盘里的东西各样敬些，一面敬，一面还说着吉利的好话：“糕是高升三级，荔枝是利利市市，桂圆是富贵团圆。”

艳鸿阁说得十分活溜，秋谷却眼不转睛的只看看艳鸿阁的脸，又回过头去看看壁上的小照。看了一回，忽地问道：“这个壁上的小照就是你么？”艳鸿阁出其不意，好像一惊，看了秋谷一眼道：“格个小照就是倪啘，故歇瘦仔咯，勿大像哉。”秋谷猛然叫道：“你不就是祝小春么？为什么要改名字？听说你是嫁了沈四的，沈四待你甚好，为什么又要出来？”艳鸿阁蓦然听得章秋谷叫他的旧时名字，不由大吃一惊，后来听他只说沈四的事情，料来别的事情还不知道，略略放了些心，只叹了一口气

道："勿要去提起格沈四哉，倪嫁仔俚几个月，看看面子浪蛮好，勿壳张俚是滑头戏，九个月工夫，拿倪格珠花搭仔金钏臂才当脱，难末倪呒拨啥念头转哉，只得先搬到仔栈房里去，再拿格沈四叫得来，搭俚讲章。格个沈四格末叫名堂，除脱仔哭，一声闲话才勿说，说来说去，也说勿出格道理来。到仔后来，好容易搭俚说好：倪贴俚五百洋钿拨俚还仔亏空转去，倪末背仔一身格债，勿做生意弄勿落哝，只得翻转身来，第二转再来吃格碗堂子饭，想想真正作孽哩。"

秋谷和沈四虽然不认识，却平日间知道他的家世，听着这艳鸿阁的一面之词，料来沈四总还不至如此，却是事不干己，用不着和沈四担忧，听了只微微的笑问："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在上海滩上做生意，全靠的名气响，名字熟，你的祝小春三个大字那一个人不知道？如今平空改了个艳鸿阁，人家没有见过你的，那一个知道你就是从前的祝小春？就是我留心把你的小照和你比对了半天，还觉得疑疑惑惑的，不敢指定了就说是你，何况别人呢？这是在生意上有关系的，我看还是仍用原名最好。"艳鸿阁想了一想道："倪本底子覅改名字呀，才是沈四格几个朋友搭倪说，倍笃要做生意，改仔名字，尽管做，呒啥要紧，只要勿挂祝小春格招牌，为仔倪格辰光嫁过歇沈四，上海大家晓得格，故歇挂仔祝小春格牌子来浪上海做生意，沈四坍勿落格个台。倪想改名字勿改名字也呒啥要紧，俚笃要倪改末，倪就改仔也呒啥，实梗落改仔叫艳鸿阁呀。"秋谷点头微笑问道："你认识我不认识？"艳鸿阁仔细看了秋谷几眼，道："认得是认得格，不过格辰光来浪啥地方碰歇过头，倪是说勿出格哉哩。"秋谷道："你还记得小牛么？你为着小牛，在张园和金小宝打架，还是我在旁边劝解的，你如何把排难解纷的章老二都

忘了？”艳鸿阁听了，登时两朵红霞从腮颊边直烘上来，背转身躯，口中说道：“到底是章二少，倪想仔半日，要叫出来，咦怕叫错仔难为情，像煞二少比格辰光壮仔点哉，格辰光二少勿带眼镜，故歇带仔眼镜哉，阿对？”说罢，把香颈微微的一侧，一道眼风斜斜的射过来，直射到章秋谷身上。章秋谷只把手按一按心，却暗暗里喝一声采，暗想：究竟旧时名妓，身段比众不同！众人听得艳鸿阁就是以前的祝小春，不觉大家都要问问他以前的事情，当时就把艳鸿阁这个人提高了几个成色。

秋谷正在说话之际，忽见钟上已经打过四点，就直立起来道：“我们走罢。”艳鸿阁道：“坐歇去晖，点心才冷脱格哉，啥勿请用点介？”话未了，葛怀民已经拿出二十块钱来，给了果盘。又另外拿出十块钱，给娘姨大姐和那些小孩子拜年的钱。房间里头人接着，不觉眉花眼笑，极口道谢。大家就立起身来，忽见房间里一个老娘姨和艳鸿阁使一个眼色，艳鸿阁慌忙拉了葛怀民，低声央告，要他点个开台酒的菜单，随便几时来吃。葛怀民想了一想，竟答应了，提起笔来，就开了一个双台菜单出来，说明初三晚上吃，随即当面邀了秋谷、小屏同仰正，请他们一定要来，秋谷等自然答应。秋谷却只想着艳鸿阁在当初的时候做起客人来，手段何等漂亮，如今虽然姿态如常，风神未改，做客人的手段却着实的差了，或者是花运退了，生意并不见好，房间里拖下亏空，所以露出这般极景，也未可知。随步走下楼梯，到了艳鸿阁门外，王小屏要看这班倌人出来兜喜神方，秋谷说：“兜喜神方时候还早，不如到虹庙去看看那班烧香的倌人罢。”大家都说：“很好。”

走出弄堂，坐上车子，不多一段路，就到了。只见这小小一间门面的虹庙，早已人山人海，在门口就拥挤得紧紧的，还

有几个巡捕站在那里弹压。秋谷独立当先，在人丛中引着小屏等挨挨挤挤的挤进了这道头门，就觉得里面的人略略松些。过了头门，就是正殿院子。秋谷穿着院子过去，只见两个女子正要出来，被一班流氓前拥前推的，拥在院子里头，不知做些什么。两个女子一个已吓得不敢开口，一个还硬着胆子道："让倪出去哩，侪笃拦牢稿仔倪勿让倪出去，算啥嗄？"他只顾说，也没有人去理他，只是拦着他们不放，逼得那一个不敢说话的也发起极来，只说："间搭上海地方是有巡捕格啘，阿姨去喊巡捕哩。"那料这一句话刚刚出口，不知从那里飞来一把香灰，没头没脸的就对着那女子撒来，一时不及提防，无从躲闪！不但浑头浑脑撒得都是香灰，连领头里颈窝里也有许多沙屑屑的香灰直钻下去，钻得那女子好生难受，登时眼泪汪汪的，几乎要哭出来，正是：

恨罡风之森索，折柳摧花；对绮阁而踟蹰，欺莺妒燕。

不知那撒香灰的人究竟是那一个，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一一回

现报仇巡捕打流氓　真嫁人深情传爱语

且说章秋谷同着众人在虹庙里，眼见一个女子被一个满脸横肉的小流氓撒了一头一脸的香灰，女孩子家都是爱好天然的，那里禁得这般砢碜？急得他无可如何，只待要哭。秋谷不觉心头怒起，走上一步，细细看时，只见他穿着一件鹦哥绿点子花闪缎白狐皮袄，下身鹦哥绿闪缎裤子，脚下一双鹦哥绿皮底绒鞋，一身碧绿，打扮得甚是别致。梳一条松松的点漆舒光的大辫，一张雪白粉嫩的脸儿，生得倒也不俗，看上去止好有十六七岁年纪，想来定是个堂子里的倌人。那一个像个娘姨模样，穿着一身黑衣服，手中提着香篮，正在那里把一方手巾细细的和他在头上脸上拂拭，口中说道："别人家笃也是一样爹娘生出来格，作啥实梗样式有心去糟塌俚，欺负该号小干件，真真作孽格嘘！"那女子听了这两句话，更觉心中委屈，果然两粒眼泪莹莹的从眼角里直迸出来，那娘姨连忙和他拭了泪痕，道："故歇新年头浪，快点勿要哭，原快快活活格转去，俚笃阴损仔耐，看俚笃阿有啥格好处。"那女子方才收了泪痕，略略的把头上脸上拂拭了一下，口中喃喃的不知道说些什么。

恰好有一个巡捕从大门外走到里面来，方才把这些流氓的一个裤栊圈儿，惊得从两旁直卸开去。那女子趁着这个空，同着娘姨手挽手的走出大门。秋谷眼见那满脸横肉的流氓也笑嘻

嘻的跟在那女子后面，满心里要想和女子报仇，却想不出个主意。一回头，见右首站着一个红头巡捕，那流氓立的地方和巡捕只离几步，秋谷转出他的左首，猛地里把王小屏一拉，王小屏被他一拉，身体就往秋谷身上一歪，秋谷的身体也是一歪，却把右肘对准那流氓的胸口，扑的给了他一个靠山。那流氓平空吃了秋谷一肘，如何当得住？只叫得一声"阿呀"，一个身体也是直撞过去，不歪不斜的，刚刚撞在红头阿三身上。红头阿三见他无故的直撞过来，心中大怒，看他衣服不是个上流人，就口中骂了一声，顺手一把拉住，伸出巨灵一般的手掌来，夹耳连腮就是一掌，打得他大叫求饶，只说："是别人把我推过来的。"红头阿三不管三七二十一，伸起手来又是一掌，还待提起脚来要踢，吓得他金命水命，走头没命，只有章秋谷在旁看着，心中大悦。王小屏等也看得高兴非常，也不开口，只把一个大拇指对着秋谷一连伸了几伸，秋谷只含笑不语。一时间，大家从虹庙门口走过对面马路，各自寻着包车，分头回去。到了明天，是大年初一了，大家都有人事上的应酬，秋谷饭后出门拜年，直到晚间只走了一半，还有一半，只好明天再去。

秋谷在家里头略略吃些晚饭，偷一个空，就赶到庭筠里去，和谢桂香姊妹开了两个果盘，连娘姨大姐和小孩子们拜年的钱，开销了五十块钱。桂香谢过秋谷，问秋谷道："耐阿是勠吃夜饭？来浪倪搭吃仔罢。"秋谷摸着肚子道："晚饭倒是吃过的了，你竟不必客气罢。"桂香道："再吃点也呒啥啘，倪搭耐说哩，倪堂子里向格年夜饭，是耐自然吃过歇格，堂子里向新年初一格便夜饭，耐只怕勠吃歇过哩，耐阿要吃格一转试试？"秋谷听了想一想，果然自己在堂子里头顽了将近十年，什么事情都见过，独独的这个新年初一的便夜饭却是果然没有吃过的，

不觉欣然应诺，却拉着爱卿的手道："我就在这边吃罢,不到你那边去了。"爱卿点头，桂香却拉着秋谷的手，直拉到床上坐下，悄悄说道："二少，倪有一句闲话要搭耐说,耐听仔勿要动气。倪过脱仔该格正月半，勿做生意哉。"说到这里,脸上不觉一红。秋谷就说了一声"恭喜"，桂香嗔道："啥格恭喜呀,倪叫呒设法呀，格个姓潘格客人做仔倪好几年哉，一径说要讨倪，倪一径勿肯，故歇俚勿知那哼搭倪呒姆说好哉，叫倪也呒拨法子。今朝搭耐说仔一声，省得说倪瞒仔耐做事体。倪去仔，横竖倪妹子搭耐蛮要好，耐照应点俚罢。"谢桂香说到这个地方，不免蛾眉略蹙，宝靥微酡，露出些惜别伤离的情态。秋谷听了，也不觉有些惘然不乐起来，只得说道："你要嫁人,自然是极好的事，和你要好的人该应替你欢喜，才是道理。不过你是走了，别人心上未免有些难受。"桂香悄然道："耐洛里晓得，倪心浪向格难过，比起别人来加二要难过点笃，故歇也勿必说哉，耐有良心末，多照应照应倪妹子罢。"说着，忽叫道："妹子哩？"

爱卿正悄悄的坐在一旁,对着灯光,细细的数着自己指上的螺纹，听得桂香叫他，答应一声，走过来问："阿姊作啥？"桂香笑道："阿姊今朝是打仔交代格哉，二少有良心末,多照应照应耐，也搭倪来浪间搭格辰光一样。"爱卿看着秋谷点头,秋谷只说："你不说，我也要来的，你说了，更不能不来。"桂香立起来一笑道："二少，老实搭耐说仔罢，论起道理来,倪是就要探牌子快哉，今朝格个果盘就勿应该要耐开,不过今朝年初一，耐既然来仔，倪格搭勿开果盘，面子浪好像过勿去，倪也叫呒拨法仔。故歇果盘是已经开格哉，勿要去说俚，开台酒末就是实梗仔罢，勿必吃哉,妹子耐说格句闲话阿对？"爱卿还没有开口，章秋谷早接过去道："你的话是不错，然而果盘是要开的，

开台酒也要吃的。”桂香愕然道：“格末啥讲究呀？”秋谷道：“你不和我说嫁人的话，这台开台酒的吃不吃倒也随便，你既然和我说明白了，一过月半就要嫁人，这一台开台酒的场面，我自然要和你绷的。”桂香听了，方才明白，心上自然欢喜，只说：“耐真正要吃，也随便耐末哉。”

正说得高兴，外面已经送进菜来，四个碟子，四碗菜，一只火锅。四个碟子是火腿，戗笋，白鸡，板鸭，四碗是一碗红烧肉，一碗栗子煨鸡，一碗红烧鲭鱼，一碗全家福，火锅里是肉圆、虾圆、鱼片、蛋饺、火腿、冬笋之类，下面衬的是线粉，热气腾腾的，一齐端将上来。桂香姊妹都陪着章秋谷，随意坐下，斟上自己浸的玫瑰烧来。秋谷喝了一口酒，随意吃些菜，觉得这几样菜竟烹调得十分可口，直比平日花酒的菜还要好些，秋谷诧异道：“怎么这几样菜竟好得很，比吃花酒的菜还要好些，这是什么道理？”桂香道：“倪间搭是住家，新年头浪格小菜烧得比别人家好点，倒也勿晓得格。”秋谷吃吃这样是甚好，吃吃那样也不差，不觉竟大吃起来。

正吃得高兴，相帮又送进一大盆红烧鱼翅来，说是本家孝敬章二少的。秋谷尝了一尝，味儿也觉不差，同着桂香姊妹两个说说笑笑的，一面吃，一面说，觉得高兴非常。翠袖提壶，红妆媚夜，好在大年初一的晚上，既无人叫局，也没有人来打茶围，凭着章秋谷左拥右携，折枝对酒的，销受那破题儿第一次的便夜饭。这一顿便夜饭，就足足的吃了两点多钟。章秋谷吃毕之后，另外拿出二十块钱来，算赏钱。桂香一呆道：“用勿着实梗几化呀。”爱卿也低声道：“耐拨仔十块洋钿好哉。”秋谷道：“若是一个房间呢，给十块钱原差不多；如今说起来你们两个房间，我都走动的，两个房间的面子，给他二十块也不算

多。”桂香想了一想不错，也就点头。爱卿要秋谷到他那边房里去略坐一回再走，秋谷会意，自然答应。同到那边去略略坐了一回，也就走了。

匆匆箫鼓，缓缓笙歌，不知不觉的一个新年已经过去了五日。章秋谷混在这酒地花天之内，也不过同着众人吃几台酒，碰几场和，叫几个局罢了。只是江北杭都督那里的电报，依然雪片一般的飞来，只是催着姚司令和章秋谷回去。姚司令也因在清江的淮军已经撤了回去，几次和秋谷商量，要打回去的主意，只怕淮北那班队伍要苦苦的留他办盐务，那就糟了。如今章秋谷知道南北已经统一，非但盐务上的事该应由中央直接统辖，就是江苏一省的地方，也迟早终须统一，这个江北都督也是站不住的，不如赶回去把所有的事情办一个收束。至于盐务的事情，那班军队已经闹了一个多月，现在倒渐渐的平贴下来，料来就是姚司令到了淮北，也不至于再有乱子，就也存着个回去的心。同姚司令约好了日子，从上海到了镇江，由镇江换上轮船，就回到清江去了。有分教：

千里风霜之驿，剑佩观兵；万言露布之书，文章华国。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一二回

丽云烟离衙草檄　冲风雨黑夜看花

只说姚司令和章秋谷到了清江，就有淮北各路防军，排着队伍前来迎接。还有那些统领营官以及各处的委员，也没有一个不来接的。姚司令见轮船到埠已经天黑，就不进城去，先同着秋谷到西坝去住了一夜。到了明天，姚司令自到杭都督那里去，秋谷自在司令部里看些公事。忽地姚司令打发一个差弁飞马回来，说："杭都督请章司令立刻就去。"秋谷暗想：杭都督要我去，也不知是什么事情，论理呢，我在上海回来，原该上他那里去一趟的。一面想，懒懒的立起来，换上衣服，叫人预备轿子，外面说早预备好了。

秋谷徘徊一会，且叫人掛上一杯茶来，喝了几口，对着那桌子上的一盆水仙，默默的看。又听外面进来回道："都督府里又来了两个人，带着都督的名片，请司令快去。"秋谷想：今天不知何事，他一连来请我两趟。就说："叫他进来。"外面的人就把他们两个带了进来。秋谷看时，也是两个差弁。见了秋谷，请一个安，掏出杭都督的名片来说："都督请司令立刻就去。"秋谷问："可知道是什么事情？"差弁陪笑回道："这个差弁们可不知道，只听说都督等司令不来，着急得很，请司令就去罢。"章秋谷听了，点一点头，立刻就走。坐了轿子，轿夫加力飞跑。

到了都督府，两个差弁赶忙抢先通报。还没有等传宣官回进去，已听得里面一片声叫请。秋谷从大客厅走过穿堂，杭都督竟亲自在花厅里迎接出来，直把个章秋谷当作个天上掉下来的凤凰一般。杭都督一见秋谷，就一把拉住了秋谷的手，说一声"多时不见，渴想得很，路上没有辛苦么？"秋谷也谦逊几句，并说："到了这里，原该上都督衙门请安，只为料理些日久压搁的公事，所以竟没有来，实在荒唐得很。"杭都督又客气了一番，秋谷便问："都督传唤，有什么事情？"杭都督笑道："今天奉请大驾，不为别的，要请大才拟一个国都问题的电稿，现在这南京北京的国都问题还没有解决，各省都督都打电报发挥意见，独有我们江北，连电报都打不出一个去，想起来岂不丢人？我盼望秋翁回来，已经盼望了好几日，正在心焦得很，无法可施，如今幸而秋翁来了，就请秋翁大笔一挥，何如？"秋谷想了一想道："这样的电报呢，不打也不要紧。然而都督的意思要打个电报出去，发挥发挥自己的意见，也未始不可。只是都督府秘书厅人才济济，怎么用着一个不相干的人来拟稿？这个恐怕不妥当罢？"杭都督道："这不相干，这是我自己指定的，谁敢多说？"秋谷终是摇头，不肯答应。杭都督立起来道："实不瞒秋翁说，我这都督府的秘书厅长因为没有胜任的人，久已虚悬在此，秋翁如不嫌屈就，我明天就送聘书过来。"秋谷正要推辞，不想姚司令已经和他答应了，秋谷不好再说什么，只看着姚司令的脸。姚司令道："都督一番厚意，我们不可推辞，你又不是那一种拿腔做势的人，不要辜负了都督的这番好意。"秋谷听了，不能再推，只好微笑不语。

杭都督张罗了秋谷一会道："这个电报，请秋翁回去细细的斟酌一番，斟酌好了，明天送来也还不迟。"秋谷微笑道："只

这一个电报，何用明天？也何用带回去斟酌？就在都督这里拟一个稿子出来，请都督看过就发，不好么？"杭都督惊喜道："今天立刻拟稿，来得及么？"秋谷道："有什么来不及，只请借纸笔一用就是了。"杭都督大喜，立刻叫人取过纸笔。秋谷坐下来，提笔便写。杭都督和姚司令一齐倚在案头，看着他挥洒如飞的写道：

北京方大总统，南京文大总统，各部总次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司令暨上海各报馆均鉴：窃见国都地点至今尚未定议，南北论争，难期解决，愚以为言论多则无所折衷，意见多则纷纭莫是。方大总统虽经举定，而犹未任事，不能担负全局之仔肩；文大总统虽已引退，而未经解职，尚有筹划进行之责任。南北号为统一，而未见实行，新旧貌若和衷，而视同水火，南人疑北，北人疑南，坐令人民存歧途瞻视之心，将士有上下猜嫌之意，上月北方兵变，职是之由。假令两方之成见销除，民国之新都早定，亦何至有此意外之变？方今共和时代，建都大事，必取决于多数之舆情，雁门个人之见，何敢妄肆谈议？然雁门亦国民一份子也，意见所及，不敢不贡其一得之愚，冀备蒭荛之采，谨为大总统及诸公一一陈之。

直隶地形险阻，控御边方，前此赞成北都者已皆言之綦详，毋待雁门赘述，所最可虑者，满洲政府纵已推翻，而亲藩萌孽犹存；蒙古抗强自负，在我中华民国之对于满蒙回藏一视同仁，原无畛域，而其间保无有少数顽悍之徒，妄思起事，以拥戴幼主为名，行窃冀非常之事。且北省人民对于某某两国感情素恶，而两国之觊觎西北诸省，亦已积虑处心，历有年所。如南都之说竟行，西北空虚，人心

惶惧，万一满蒙肇事，满人必引此国为外援，而蒙古亦必以彼方为后盾，恐西北诸省非复吾国之有矣。虽然，犹有大于此者，东西列强，久欲宰割吾国土地，今满洲政府虽已取销，而南北统一之临时政府尚未成立，列强既未有承认之文，民国又未定建都之地，新陈过渡，一发千钧。设或以政府未经成立，而事变出于非常，国交破于俄顷，则西北诸省，必受有形之割裂；长江一带，将被无形之剖分。从前满洲政府虽于外交种其恶因，于近事收其恶果，然表面上尚未有分裂之形也，今日徒以各省意见之不齐，引起外人重大之注意，始为吊民伐罪之行，终贻沙散瓜分之祸。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雁门所为鳃鳃过虑，而不容不言者也。雁门北人也，宁敢以北人言北。总之，无论如何，必求早定国都之地点。国都地点早定一日，即民国大局早安一日。都北京可也，都南京可也，都武昌亦可也。国都既定，斯政府之机关全备，外交之主体大完，循序进行，庶几有豸。昔满人以分别满汉之界限，致启亡国之端倪；今抗议诸君虽省界不同，而皆为汉族，何忍再执界限之一见，致妨民国之前途？语曰："尤而效之，殆有甚焉"，雁门知诸公决不出此。

雁门不敏，谨贡愚忱，棘虑焦心，不觉其言之过激，窃愿从大总统诸公之后，与全国有心人共讨论之。

杭都督一路看，一路点头赞好，直等得秋谷把笔一搁，立起身来，杭都督捧着这篇电稿，赞不绝口。姚司令看了，也说："委实做得不差。"秋谷笑道："这种笔墨，从来没有习练过，有不妥当的所在，都督担待些罢。"杭都督连道："说那里话？秋翁太客气了。"秋谷道："不是客气，这个电报却和别的电报不

同，有一种不好讲话的地方，我们的宗旨自然是赞成建都北方的，但是各省都督赞成北方的电报，少说些也有十来个打出来了，我们早不说话，直到如今，才依样葫芦的跟着人说起话来，还有什么用处？所以只好把早定国都的一层问题说得万分重要，再把外交上的利害说起来，又说得刻不可延，倒反把这地点的问题捺到第二步去，只求速定国都，那地点的在南京、北京，或者竟在武昌，都可不问，这一层话是以前别人没有说过的。如若不然，我们要说的话，差不多都是别人讲过的，在表面上看起来，倒像我们做他的应声虫一般，我们又何必替人家白装幌子？”杭都督听了，更佩服得了不得，连忙自己在稿尾上盖了一个图章，交给报房，立刻就发。秋谷谈了一回，也就同着姚司令回去。

到了明天，杭都督果然把秘书长的聘书送了过来。秋谷也就收了，只和杭都督说明白了：上午要办姚次远一方面的事，须要每天下午方能到都督府来。杭都督无不依允，果然的计从言听，待若上宾。这个时候，章士端和仲小山竟都来了，姚司令把盐务上的事情好好的都交代清楚，就索性同着章秋谷搬到城里财政司衙门来住。章秋谷虽然住在城里，隔个三天五天的，必定要到西坝去走上一趟，布置那地方上的防务。西坝的一班人知道章秋谷到了西坝，就大家约齐了轮流请他。

这一天，有一个盐务里头的朋友，名叫祝瑶圃的，来看秋谷，说：“今天我有一个地方，可好请秋翁先生过去吃一顿饭？”秋谷问：“什么地方？”祝瑶圃说：“这个地方是别人不知道的地方，非但不能带着仪仗去，连轿马都不能坐着去的。秋翁先生不嫌怠慢，等会晚上我到司令部来领着同去何如？”秋谷想一想道：“不坐轿马去倒不要紧，只是想起来，大略这也

不过是个私窠子罢了，何用这许多张致？”祝瑶圃道：“这个私窠子可和别的私窠子不同，秋翁先生不信，只要见了他的面，就知道了。”秋谷也不甚相信，随口答应，打发得祝瑶圃走了。

到了晚上，过九点钟，祝瑶圃方才急忙忙的来了，口中连说“对不住”，拉着章秋谷就走。弯弯曲曲的，转到一条狭巷里头，狭巷尽头有一家人家，双扉紧闭。祝瑶圃上前轻轻叩门，里面问：“是谁人？”祝瑶圃说“是我呀”的一声，双扉开了，二人同走进来。三间矮矮的草厅，收拾得倒也精致。已有两个客人先坐在客堂里，一个虞子白，一个王少和，都是盐务里的熟人。见了秋谷，一齐立起来笑道：“秋翁先生今天轻车减从的到这里来，倒也是难得的事。”王少和道：“这个秦七姑娘是新来的尤物，秋翁先生也不可不赏识一番。”

说不了，秦七姑娘已经走了出来，低低的叫一声“章大人”。秋谷仔细看时，只见他弯弯曲曲的两道修眉，水泠泠的一双俊眼，腰肢瘦小，身段苗条，虽然只是个中等的人才，但是在清淮一带地方比较起来，就是矮子队里选将军，说不得要推他独步的了。秋谷看了，也就不觉点头说好。祝瑶圃听得秋谷赞好，心上十分得意，只说：“他还有一手烹调的本领，我们清江的著名厨子，做出菜来都赶他不上，等一会你试试就知道了。”秋谷笑道：“这更好了，佳人侍宴，红袖调羹，风味自然不恶。”说着，秦七姑娘已走到后面厨房去安排肴馔。

祝瑶圃问虞子白：“那三个呢，怎么还不见来？”虞子白道：“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叫，想也就要来了。”说到这里，外面已有打门的声音。祝瑶圃自己出去开门，就同着两个女子进来。一个眉目倒还清楚，脸上生着黄豆大的一个黑痣；一个面貌不甚平正，脸上又带着些犷悍的神情。祝瑶圃指着他们向章

秋谷道："这一个叫小五子，这一个叫小巧子，还有一个桂宝，还没有来。他们三个是近来清江西坝的顶儿尖儿，请秋翁先生随意挑一个罢。"秋谷摇头道："这倒可以不必，我看竟免了罢。"祝瑶圃道："这也不过逢场作戏，秋翁先生就挑上一个何妨，不过这里是江北，不是上海，秋翁先生要是把上海的眼光到江北来挑起人来，那就相悬太甚了。"说得秋谷也笑道："其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非无芳草，江北也未见得没有人才。"停了一会，桂宝来了，款款的走进来。秋谷见他一头黑真真的头发，挑着刘海，一个瓜子脸，弯眉细目，不施脂粉，长得倒也不差，惟然比不上秦七姑娘，比起小五子和小巧子来，却好得多了。秋谷不觉多看了他两眼，祝瑶圃就说："秋谷看中了桂宝，叫桂宝过来，好好的伺候章大人。"桂宝喜孜孜的走过来，叫了一声："章大人。"秋谷知道这是免不来的事，只好由他。

等一会，搬上菜来，果然清江著名厨房的菜还不如他。只一样奶汤鱼翅和一样清煨火方，别人就做不出来。秋谷吃着，大赞不已。祝瑶圃殷勤相劝，秦七姑娘弄好了菜，也换上一身衣服，含笑相陪。桂宝的巴结，自不必说。秋谷一连引满几杯，停杯要饭，秦七姑娘自己送上饭来。秋谷吃了一碗，不觉又添一碗，只说："我自到西坝以来，从没有吃过这般好菜，这是第一次了。"祝瑶圃心上得意，也随口谦逊几句。

吃过了饭，两个陪客同着小五子、小巧子先自走了，只有桂宝不走。秋谷也想回去，想起来自己不认得路，就要拉着祝瑶圃送他。祝瑶圃指着桂宝道："人家在这里等了这么大的功夫，秋翁先生好意思不上他那里去一趟么？况且此刻已经两点钟了，还回去作什么？秋翁先生这件差使，恕我不能奉教。"

秋谷取表一看，果然已经两点三十五分，暗想：时候是果然迟了，就到桂宝那里去将就着借个干铺，明天回去罢。想着，就也谢过祝瑶圃，同着桂宝就走。桂宝家里本有个人推一辆独轮小车来接桂宝的，桂宝要让秋谷坐车，秋谷连连摇手道："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个车，你要坐你自己坐罢。"桂宝想想不妥当，索性自己也不坐，叫他把车先推回去，只叫他留下灯笼，桂宝自家提着。

同了秋谷，走不多路，不想一阵风过，竟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秋谷说声"不好"，叫桂宝快快的走。走不上二三十家门面，那雨竟一阵大似一阵的起来。秋谷同桂宝的衣服已经湿透，秋谷既无雨具，又在这般深夜之间，同着一个女子，上面的水是直淋下来，下面的路是滑不留足，凭你章秋谷通天本领，到了这般时候，一时也有些摆布不开起来。正是：

灯红酒绿，最难消遣之时；雨怒风鏖，无可奈何之夜。

以后还有返沪江重遇赛金花，吊膀子瞎奴受骗；住栈房巧逢拆白党，掉钻石大施骗局；害毒疮名妓卖殷勤，入京师惊逢女侠；这些情节，都在二十集书中交代。

第一一三回

借干铺参军话雨　　让大权总统归田

且说章秋谷同着桂宝一同回去，刚刚遇着一场大雨，躲闪不及，遮蔽不来，已经把身上衣裳湿得个淋漓尽致。更兼脚下又是泥地，一步一滑，立脚不牢，凭你章秋谷再有通天本事，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无可如何，只好同着桂宝，迎着那劈面的滮风猛雨，急急趱行，不顾脚高脚低，一味地向前撞去。

正走着，忽然前面有个小小的斜坡，秋谷在黑暗之中那里看得清楚，脚下一滑，不由得和身体直撞下来。秋谷只就着那撞下来的身势，飞身一纵，早到平阳。一个身体将将立定，没有跌倒，只把一个桂宝吓出一身汗来，连忙问道："你跌了那里没有？"秋谷道："我本来没有跌，只不过滑了一滑，你走你的就是了，不用管我。"桂宝道："再走三五十步就到了，你好好的走罢。"秋谷听得到了，就不觉得精神陡长，连步如飞。

直赶进一条窄窄的小巷，三间小小的草房，芦席为墙，茅茨作瓦，在那黑暗影里影影绰绰的射出灯光。桂宝抢行一步，口中高叫："大妈开门。"只听得"呀"的一声，一扇柴门开了。秋谷不分好歹，就着那堂屋里的灯光，往里就闯。一个蓬头褴褛的妇人打起上首一间门帘，见了秋谷，叫了一声"大人"，秋谷也不答应，一步就跨进房去。桂宝随后进来，先替秋谷宽了马褂，挂在墙上，秋谷看时，一件马褂，面上已经湿透，一件

皮袍子上，下半截也是带水拖泥的，湿了一半，索性把皮袍和脚上的湿鞋袜都脱了下来，科头赤脚的，只着一身紧身袄裤，盘膝坐在床上。看桂宝时，也淋得云鬓散乱，粉黛霪霪，把一件皮袄脱下，换上一双蓝缎弓鞋，上身着一件妃色绉纱棉袄，下身也换了一双元色席法布套裤，略略的洗一洗脸，重施脂粉，再挽云鬓，俊眼含情，双腮薄晕，径自走过来，挨着秋谷身旁坐下。

秋谷免不得把他打量一回，觉得灯下端详，比方才加了一分成色。再抬起头来四面看时，小小的一间房，也是柴门土壁，房里一些陈设也没有，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桌子上止放一个镜箱，几个茶碗，壁角里倒有一只竹箱，想来是桂宝庋放衣服的所在。床上挂一顶白洋布帐子，大红帐额，花布床围，堆着一条花布被，一个枕头，却都干干净净的，不算腌脏。章秋谷从昏天黑地之中、暴雨狂风之际，走到这个地方，已经觉得十分安乐，若在平日之间，这样的地方，休说请他不动，就磕了他二十四个响头，大概也未必就肯赏光，这也就算得饥者甘食，渴者甘饮了。

章秋谷正在左顾右盼之际，猛觉得一阵香气冲进鼻孔中来，非兰非麝，也不是脂粉香水，好像向来没有闻过的一般，便把身体一侧，偎着桂宝道："你身上是什么香水？"桂宝道："这个地方那里来的香水？"秋谷道："你既不用香水，到底是什么香？"桂宝笑道："我身上没有香，你身上倒香得很。"秋谷不信，仔细再闻一闻，方才恍然大悟：是桂宝脸上扬州宫粉的香，不觉笑道："是了是了，这扬州粉的味儿，差不多我有十多年闻不见，近来大家用的都是香水粉、花露粉，你们这里居然还用扬州粉，也就算是守旧的了。"桂宝道："可怜我们生

在这个地方，连个花露粉、香水粉是什么样儿都没有见过，就是你身上的这种香水味儿，我也从来没有闻过。”说着，不觉靠着秋谷的脸闻了一闻。秋谷也觉心上微微一动，便道：“你当我身上有香水么？我除了夏天，是从来不用香水的。”桂宝道：“我不信。”秋谷道：“不信你尽管再闻。”桂宝果然细细的闻了一闻，道：“真真不信，你脸上真有香水。”秋谷道：“你不用不信，我脸上是上等香胰子的香味。”桂宝只是摇头，却渐渐的把纤腰一扭，一个脸直挨过秋谷这边来。

秋谷低低问道：“你们这里可有借干铺的没有？”桂宝道：“也有借干铺的客人，只是少得很。”秋谷道：“如此，我今天就在你这里借个干铺何如？”桂宝“嗤”的一笑道：“我不晓得。”秋谷也笑道：“你方才明明说也有借干铺的客人，怎么又说个不晓得？”桂宝仰起头来，看着秋谷道：“我们这里的借干铺，是有好几个客人，天晚了回去不得，就大家乱七八糟的在我们这里借个干铺，也是千年难遇的事情。今天你一个人住在这里，这叫什么干铺？”秋谷笑道：“上海借干铺，是倌人陪着客人一床睡的，这里的干铺，可也是倌人同客人一床睡的么？”桂宝道：“倌人借干铺，自然是倌人一个人睡，怎么要姑娘陪着倌人？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秋谷听了，先时也呆了一呆，忽然大笑道：“你弄错了，上海的倌人不是客人。”桂宝道：“倌人不是客人，倒是什么？你不要来欺我外教。”秋谷越发大笑道：“你不要瞎缠帐，你们扬州清淮一带把妓女叫作姑娘，苏州上海却把妓女叫作倌人，倌人就是姑娘，姑娘就是倌人。你把倌人当作客人，那就一路错到底了。”桂宝听了，面上不觉一红，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来。秋谷又道：“我今天借个干铺，到底行不行？不过你要在这里陪我的。”桂宝道：“陪

你是可以的。”秋谷道：“干铺呢？可以不可以？”桂宝不语，只摇一摇头。秋谷笑道：“如此说来，是一定要借湿铺的了？”桂宝横波一盼，也不开口。秋谷道：“为什么一定要借湿铺？难道借不得干铺的么？”桂宝道：“干铺是几个客人挤在一个铺上的，你今天住在这里，我们两个人睡在一个铺上，房里既没有第二个人，床上又没有第二床被，别人谁肯相信？就真是干铺，也是湿铺了。”秋谷叫一声“好”道：“不想你竟如此漂亮，倒也难得。你的话自然不错，但是我也有一个主意，只要我借我的干铺，你算你的湿铺。借的虽然是干铺，却出的是湿铺的钱，这还不行么？”桂宝听了，把一只手拉着秋谷的手道：“章大人，你这话是真的么？”秋谷道：“自然是真的，莫非哄你不成？”桂宝想了一想，把头一低道：“干的湿的我都不管，只听你的便罢。”秋谷听了，也不由得回头一笑，觉得桂宝这个人还有些意思，不是那般一物不知的粗货，便也深深款款的和他谈了一回，方才就寝。玉楼拥雨，巫峡停云，虽然辜负春宵，却也柳颤花偎，留衾抱枕，别有一番缠绵缱绻的风情。只苦了一个桂宝，放着章秋谷这样一个风流俊爽的客人，有钱有势，有貌有才，却任从他不得，真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满心里酸痒齐来，只是一个爬搔不着，这些情事，也不必再去讲他。

章秋谷直睡到明日十一点钟的时候，方才起身漱洗。早见几个卫队立在院子里头伺候，当差的送上一身衣服和一双新靴，秋谷换上一身银鼠衣服，又换了靴子，当差的把湿衣收拾了，走上一步，回道：“卫队和轿子都在这里伺候。”秋谷皱眉道：“谁叫他们来的？难道怕丢了我不成？”当差的不敢答应。桂宝略挽一挽头发，早殷殷勤勤的亲手送上一碗莲子。秋谷接来，随意吃些，就立起身来，取出二十块钱交给桂宝。桂

宝吃了一惊，倒缩住了手，不敢来接，口中问道："这做什么，这做什么？"秋谷笑道："做什么？是给你的。"桂宝一呆，道："用不着这么多罢？"秋谷大笑道："莫非你还嫌多么？就是多些，你也拿去何妨。"桂宝想了一想，方才千恩万谢的收了。跟着秋谷，直送到大门外面，依依不舍的，拉着秋谷道："你几时再来？"秋谷道："这却说不定，我得便就来。"桂宝口中答应，眉梢眼角就觉得有些闪动，含着湿津津的一胞珠泪，险些要掉下来。秋谷见了，暗暗点头道：果然不论何人，都有良心，这就是他们天良发现的时候了。当下一面挥手叫桂宝进去，一面迅步登舆。一班护兵差弁簇拥着章秋谷的轿子，软步如飞，一霎时，早已转过湾去。不多一刻，到了清江，径到都督府去。见了杭都督，谈些公事，便到财政司里住下。

这个时候，杭都督早经聘请章秋谷做秘书厅长，还兼着个财政次长和财政司秘书长，又是淮北防军副司令，杭都督十分器重，言听计从。就是杭都督手下那班军官，向来是看不起人的，不知怎样的，见了章秋谷这样的才华出众、气宇惊人，一个个也都十分敬重。姚次远更和章秋谷是生死之交，所有财政司和司令部的公事，都是章秋谷一手料理。还有那些江北地方上的人物，久已知道章秋谷是个江南才子，更加的倾心交结，着意联络，真个淮扬徐海地方，连个车夫小贩也没有不知道章秋谷的，果然算个天字第一号的红人。章秋谷本来是个名士，那里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每日除了料理公事之外，依然的饮酒看花，我行我素，不知不觉的就过了几个月。

这个时候，那位文北山先生已经当了几个月的大总统，南方的临时政府正在花团锦簇之时，北方的内阁总理也有夺路争雄之势，毕竟这位方凯亭方总理机谋深稳，羽翼众多，非但那

满洲政府的一班宝货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手创民国的文北山文大总统，也不是方总理的对手。一会儿南北议和，一会儿清廷逊位，一会儿又是南京政府宣布取销，文大总统也通电让位，这位方总理就容容易易的得了民国第一任的大总统。南北已经统一，江苏也慢慢的要研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沪军都督金杰人也已经自己通电辞职，镇军都督的名目，又已早早的取销，算起来，只剩了江北都督杭雁门没有自请取销的话。章秋谷暗想：这个江北都督的名义本不是可以永久存在的，与其等别人来取销，还不如自己先请取销为是，就密密的先和杭都督说了。杭都督倒也甚以为然，当下就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取销的手续。

那知杭都督手下的人都不以取销江北都督为然，大家议论了一天，也没有解决。恰恰的这个时候，江北地方上的那班有名绅士都主张江北和江南分治，要撇开了江南，自立一个省分。章秋谷心上觉得这个主意有些不妥，论起人情地势上的关系来，江北淮扬徐海地方足可自家独立，但是江北地方贫瘠，前清时候本来是个要受协济的地方，现在骤然独立，经济上如何敷衍得来？当是也把这个意见和江北绅士商议。那班绅士只说："财政上虽然不能独立，但是淮北盐务上的税款每年约有一百七八十万，就把这一笔钱截留在江北，还怕什么不充足？"秋谷道："盐政统一，是盐务上的要紧政策，现在不日就要实行，如何能截留得下？"那班士绅听了，默然无语。秋谷知道他们心上不愿意，自己又是个江南人，不能不避些嫌疑，只得含含糊糊的过去。

又过了两三天，秋谷正在财政司看公事，只见两个人气急败坏的直撞进来，正是：

惆怅今宵之雨，夜半停云；低回六曲之屏，灯前忆梦。

不知这两个来的究竟是什么人，请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四回

飞露布倚马挥毫　　挽元戎深宵痛哭

且说章秋谷连忙看时，只见一个先撞进来的，面色青黄不定，口中只是喘气，只说："消息不好，厅长知道不知道？"秋谷见是都督府秘书厅副长潘幼赓，倒不觉吃了一惊，道："什么消息不好？可是土匪要抢清江浦么？"潘幼赓道："不是土匪，是江北都督的问题。"秋谷一听，心上早瞧料了七八分，一面口中说道："这个江北都督的名义，我早就知道保不住的。"一面又问那后撞进来的少年道："希绥，你有什么事情，也跑得这样的面红耳赤，可也是来报告消息的么？"原来那少年是姚次远的远房兄弟，当初姚次远的老太爷姚麒卿在世的时候，姚希绥弟兄几个都是姚麒卿养活的。就是姚希绥的哥哥姚希贤捐功名、荐差使，也都是姚麒卿一手提拔，补了个浙江的实缺知县，姚希贤弟兄几个好不得意。百忙里忽然的革命起来，把这班前清的官吏也都一概取消，姚希贤便在上海闲住，姚希绥就跟了姚司令到江北来，当个财政司的监印官。

这姚希绥年纪止有二十几岁，生得白白净净的面目，伶伶俐俐的身材，性情不甚乖张，谈吐也还漂亮，只有一件毛病，就是爱嫖。见了个妓女生得好些的，就恨不得立时立刻的和他绞作一团，融做一块，又恨不得使鳔胶粘住了大家的身体，急地里分拆不来。秋谷也常常的劝他不要这般痴气，他口里虽然

诺诺连声的答应，心上那里肯依，只是和一个清江城里的土娼叫作银宝的，打得火一般热。这一天跑到秋谷这边，要和章秋谷说话，听得秋谷问他有什么事，他只是摇头道："我不是来报告消息的，我是有一件急事，特来奉求。"秋谷微笑道："你有什么急事，就请说来。"姚希绥走上一步，附耳低低的说了几句，秋谷不觉一笑道："这样的事算不了什么，等一回再和你分拨，现在我这里正有公事，你等等再来。"姚希绥点一点头，匆匆自去。不料走得忙了，刚刚姚司令也性急慌忙的走来，姚希绥和姚司令对面一撞，"扑"的一下，几乎把姚司令撞一个龙踵。姚司令吃了一惊道："你有什么事情，这般瞎撞？"姚希绥答应不出，只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姚司令也不再问，急急的走进来。

见了潘幼赓在座，便道："你们都得了消息没有？"潘幼赓道："听说外面消息不好，有取销江北都督的话，我方才在都督府问过电报房，他们却不知道，只是此刻已经沸沸扬扬的，传得满城风雨了。我正来和厅长商议，司长这里可得了什么消息没有？"姚司令道："我也是听人传说，却没有得到确信，或者是谣言，也未可知。"章秋谷道："据我看来，这个消息一定是靠得住的。"姚司令和潘幼赓齐问："何以见得这个消息靠得住？"秋谷道："这是事势上的问题，一定是这个办法。"姚司令听了，微微点头。潘幼赓接着问道："这是什么道理，一定要这个办法？"秋谷道："从来天无二日，家无二主，你想，一个省分里头有了两个都督，各不相下，如何对付得来？沪军都督金杰人是个首先创义的人，现在已经取消，何况我们这个江北都督？"正说着，杭都督已经派人飞马来请章秋谷议事，又请姚司令一同过去。章秋谷同姚司令疾忙就去，潘幼赓也同到都

督府来。

章秋谷到了都督府，杭都督疾忙把章秋谷同姚司令请进内签押房去。不待坐下，就说："我这个都督取消了，你们两位知道不知道？"姚司令先说："知道是知道了，却不知究竟是什么情形？"杭都督把两张电报递给两人同看。秋谷疾忙看时，只见载着几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江北都督杭大宾，着来京听候任用。"第二道命令是："江北都督一缺应即取销，江北军民政务，着并归江苏都督节制，以归统一。"又一道命令是："任命柳尔吉为江北护军使，兼陆军第十九师师长。"杭都督见他们看完了，便微微笑道："这倒也很好，我们在这里保护地方，筹发军饷，正在筋疲力尽的时候，如今就此卸肩，我们也好借此休息，只是我们这班同事朋友目前就要各奔前程，不能久聚了。"言下不觉黯然。

姚司令本来和杭都督最为要好，听了这番说话，心上十分懊恼，由不得眼圈儿一红。章秋谷也喟然道："这件事情，我不是以前曾经和都督说过的？都督也甚以为然。如今明令取销，在我们计算起来，本是意中之事，只不料他发作得这般快当。若早料到他来得这般快当，我们也和金杰人一般，发一个通电，自请取销，面子上还觉得好看些。"杭都督叹一口气道："我深悔没有听你的话，如今别的罢了，面子上却实在不好看。"姚司令气忿忿的道："在去年那般时候，地方上危险万分，我们千辛万苦的，好容易保得地方无事。如今南北统一，地方平定，我们这班人自然也用不着了。"秋谷慨然道："鸟尽弓藏、秋风纨扇，从古到今，都是如此。都督功成身退，正是极好的事，何必计较这些？况且事已如此，都督不用牢骚，司令也无须懊闷。我们只一面预备交代，一面把我们经过的这番辛

苦支持，和江北办事的这些艰难困厄，详详细细的打一个电报出去，也叫中央政府知道我们的一片苦衷，都督和司令以为何如？”

杭都督不等秋谷说完，拍手叫好道：“这个主意不差，我们一生辛苦，为的是些什么？不是为名，就是为利。从来说得好，雁过留声，人去留名，我们就留个去后的声名也好。”秋谷点头不语，姚司令却兀是忿忿不平的道：“取销江北都督，是为统一江苏起见，也还罢了，不过都督保全江北，镇守清淮，对于国家地方都有极大的劳绩。如今把江北都督的名义取销，为什么又要另派这个姓柳的来做江北护军使？莫非这个护军使都督就不能干不成？”秋谷道：“这却不然。这个江北护军使是要和江苏都督联合一气的，如今这位邓云阁已经重任江苏都督，柳尔吉是邓都督极信任的人，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于军事上、省防上、国防上都有极大的关系，如何能叫别人来占了去？”姚司令听了，想了一想，也自点头道是。杭都督也道：“你的话实在不差，我一肚子的牢骚，只给你一番轻轻淡淡的话儿说得烟销火灭，心气和平。如今不说别的，我们且先把这个通电发出去，这不用说是要你这个秘书厅长大笔一挥的了，就请在这里起稿如何？”

秋谷听了，点头答应，立刻取过笔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递与杭都督看了，连声说好。姚司令也看了一遍，道：“果然说得不卑不亢，痛快淋漓，在我看起来，竟比湖北洪都督那里的秘书长唐瑞符的笔墨还要强些。”秋谷笑道：“这个未免过奖了些，如今这位唐秘书长的笔墨是天下闻名的，就是民党中的文豪赵铭卿，还要让他一步，如何把我去比他？”姚司令不语，又把电稿看了一遍道：“我的话倒并不是恭维你，若讲起对仗的

整齐，文词的藻丽来，自然你的笔墨觉得比他差些，但是像他这样的对仗整齐、文词藻丽，是人工的点缀，你不是做不到，是不肯做。”秋谷听到这里，不因不由的连连点头。姚司令又道：“你的文字是纯乎以气行文，他的文字却是以文助气；你的文字是词能达意，意思和词藻两两平均，自然的水到渠成，不见一些堆砌的痕迹，他的文字虽然华彩照耀，声韵铿锵，却是词藻多于意思，就觉得有些不称，只像个六朝词赋一般，不是那文告命令的体例。你的文字是恰到好处，丝丝入扣，恰恰是个文告命令的体裁。总而言之，一个是风云月露的词人，一个是羽檄飞书的枚叔，在工力悉敌之中，他却不得不让你一步。你道我的品评可切当不切当？”

章秋谷听了姚司令一番说话，正是搔着他的痒处，不觉得微微而笑。杭都督听了，却不甚懂得，只说：“这个电报我们立刻就发出去何如？”秋谷道：“且慢，还有一个催请柳护军使即日到任的电报，也一同发出去罢。”杭都督连声称“是”道：“这倒是不可少的。”秋谷取过笔来，兔起鹘落的写了几句，交给杭都督看了，盖上图章，立刻就发。秋谷想了一想道：“这里的都督既已取销，民政司和财政司自然也要取销归并，不如也打个电报给邓都督，请他迅速派人接收，都督的意思怎么样？”姚司令不待杭都督开口，就先说：“这个办法很好。”杭都督也说不差，当下三个电报一齐拍发。

姚司令又请杭都督把淮北防军总司令的名目先行撤销，杭都督沉吟道：“撤销是可以的，只是你所统的那些水陆营队和那班招募的商团怎么样呢？”秋谷道：“这倒不妨，这些队伍本来是从淮北缉私营里头抽调改编的，如今把司令部撤销，只要把这些队伍依旧拨归缉私营节制就是了。”当下把一切收束的

事情一一的商议清楚，杭都督又把都督府的交代重托了章秋谷，姚司令也要秋谷和他办财政司的交代，秋谷一一答应了。已是西山日落，暝色苍然，杭都督就留姚司令同秋谷便饭。秋谷又到秘书厅去吩咐潘幼赓，叫他知照一班秘书官，预备交代。略略把本日的公事看了一看，虽然有一百多件到文，三五十件去稿，却没有什么重要吃紧的文件，秋谷随意一看，盖上图章，就撂过一边，连忙再到内签押房。

杭都督已经等了一会，秋谷匆匆入座。杭都督举杯相劝，秋谷举起大杯一饮而尽，杭都督也干了一杯。秋谷见杭都督怏怏不乐，要想鼓起他的兴来，就一连劝了杭都督几杯。姚司令不能多喝，也干了一杯。秋谷一面劝酒，一面说起去年三月二十九民党在广东起事的事情，自己受了民党的嫌疑，险些吃了炮台上一炮，说得眉飞色舞。杭都督和姚司令只是呆呆的听，连杭都督身边斟酒的马弁，服伺的家人，都鸦雀无声的静听。

良宵寂寂，更鼓沉沉，只听得章秋谷一个人的说话。说到热闹处，自己又一气干了一杯。杭都督举起杯来正待要喝，猝地里听得外面喧嚷起来，一片烘烘扰扰的人声，直卷入耳朵里去。杭都督吃了一惊，放下酒杯，连忙叫人去问。去的人还没有回来，那一片的人声已经越闹越近，好像还有些哭声夹和在里面一般。接着，历历落落的几声枪响，许多人发一声喊，合着那断断续续的应声，好一似海沸江号、山鸣谷应。杭都督吃这一惊，非同小可。推开椅子，抢起身来顿足道："糟了，糟了，这怎么处？这怎么处？"姚司令也惊得立起身来，正是：

借他杯酒，浇满腹之牢骚；还我使君，效秦庭之痛哭。

不知这班嚷闹的究竟是什么人，诸公且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一一五回

闯大堂绅商结团体　放空枪都督吃虚惊

且说杭都督听得外面枪声人声嚷成一片，正不知是何来历，只叫“糟了糟了”。章秋谷虽然也吃一惊，却心上早有几分瞧料，立起来说道：“都督不必吃惊，外面人声潮涌，想来是一班地方上的人听得都督要走，大家来挽留都督，也未可知。”杭都督忙道：“这恐怕不对罢？你听那里来的枪声呢？”秋谷道：“这或者他们定要拥进来求见都督，卫队上弹压不住，开几响空枪吓呼他们，也未可知的。”杭都督听了，略觉放心，道：“这黑夜之间，他们拥进来做什么？”

秋谷正要回答，早见方才出去的家人跟着个传宣官，慌忙的走进来。传宣官走上一步，气喘喘的回道：“外面有许多人，都是本地绅商士民，听说都督今天连夜要走，他们怕的地方无主，一齐拥进衙门，要见都督，求着都督不要走。大门外和大堂上的卫队拦挡不住，众人和潮水一般的拥进来，现在已经拥到二堂外面，请都督的示，该怎么样？”都督方才放下了心，透一口气，连忙问道：“枪是那个开的？”传宣官回道：“是二堂的卫队，见拦阻他们不住，恐怕有匪人混在里头，才向天开了两排空枪。此刻周营长已经在那里弹压，不叫他们开枪。只是这班人哭的哭，喊的喊，要求见都督一面。”杭都督不等他说毕，便皱一皱眉道：“你们也太难了，为什么不和他们说我没有今天

走的话？”传宣官陪着小心道：“传宣再三的和他们说：都督不走，无奈他们不信，无可如何。”

正说着，早听得外面一派喊声，翻翻滚滚的，就如潮水一般，渐渐的近将来。杭都督心上正在没有主意，早听得章秋谷朗然说道：“这不打紧，只要请都督亲自出去抚慰他们几句，自然大家就解散了。”杭都督尚在沉吟，姚司令道：“这又怕不妥，万一个真有匪徒混在里面，岂不危险？”章秋谷道：“司令虽是慎重的意思，但是这个时候星飞火急，耽不得一时一刻。如今这样罢，待我先出去看看情形，再请都督出去。”说着，“霍”的回身便走，三五步就跨出去。杭都督只说一声：“一切奉托，就请便宜行事。”秋谷一面答应，一面已经走出二堂。

只见果然黑压压的一片人，挤得二堂上默不通风。后面还有许多人和潮水一般挤上来，口里只说：“都督一走，我们地方上如何得了？”还有的哭着喊着的道：“都督走了，大家没有得命，就要了我们的命，也不能让都督走。”又见卫队营长周德庆，带着一班卫队卷在人堆子里，只说：“大家不要拥挤。”却是人多兵少，那里拦挡得住？众人也不去听他的话，只顾挨挨挤挤的往前乱闯。秋谷看了，觉得人太多了，真个无从弹压起，只好大声喝道：“都督好好的在里面没有走，你们大家要见都督，只请不要拥挤，不要喧哗，都督立刻就出来！”章秋谷这一句话不打紧，大家听了，果然齐齐整整的立定了脚，只那七张八嘴的人声，还一时禁止不住。秋谷又大声道：“你们诸位不要只顾喧哗，大家不要多口，只请公推几位代表出来讲话，免得人多口杂的，听不清楚。”这一句话方才出口，果然就静了许多，大家就登时推出几个代表来，都是有年纪的人。秋谷看一看这几位代表，恰都不认得，只说：“你们请少等一

等，都督立刻就出来。”大家齐声答应，立着不动。

章秋谷回身进去，一会儿，同着杭都督、姚司令一齐出来，立在二堂上面。大家见都督来了，都七上八下的行礼，还有跪在地下叩头的。杭都督连忙鞠躬答礼，口中问道：“你们诸位要见我，有什么话说？”只这一句话，大家又七张八嘴的骚动起来。章秋谷连忙大声喊道：“有话只请几位代表说，大家不要慌乱。”就这一声里，大家都住了口。几个代表走上一步道：“我们大家听说都督今天晚上就要进京，我们大家特来挽留都督。”杭都督笑道：“那有这么回事？难道我一个都督，就悄悄的走了不成？”那几个代表道：“都督不走，自然极好。只是听说北京有电报来，已经把江北都督的缺裁掉了，不知这是真是假？”杭都督道：“这是有的。”那几个代表道：“既然把我们江北都督的缺分裁掉，都督可能不走么？”杭都督道：“现在中央政府有命令，把江北都督改为江北护军使，我只等新护军使一到，交代清楚，就到北京去。”杭都督这一句方才出口，登时大家就乱起来，一片声只说都督不能去。又有喊着嚷着的道：“去年我们这里搅得乱七八糟，幸而都督同姚司令出来保护，救了我们的命。如今才得太平，都督又要走了。都督一走，我们还有命么？”一面喊着，一面竟哭起来。这几个人一哭，就牵动了无数的人，大家都哭，二堂上一片哭声哭得好不热闹。

杭都督和姚司令听了这片哭声，心上好生凄楚，不由也流下泪来。章秋谷眼圈儿一红，别转头去。杭都督挥泪安慰他们道：“承你们大家的意思，我心上感激你们就是了。我在这里六个月，实在没有好处到你们，你们今天留我，我的心上更觉得过意不去，况且你们地方上人对我有这样的感情，我们也舍不得拍腿就走。无奈此刻大总统的命令叫我到北京去，我如何

敢不去？要是不去，就是违抗命令了。”一班人听了杭都督的话，不由分说，只是一口同声的说：“都督不要走，都督不能走，我们就死，也不能放都督走！”哭着说着，还有的跪着不肯起来。杭都督只说：“你们一番好意，我岂不感激？无奈我不由自主，无可如何。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你们大家劳苦，还是请回去歇息歇息罢。”说着，就要回身进去。这班人那里肯放？拥着杭都督，嚷成一片，倒把个杭都督弄得没有主意起来。

正没开交处，章秋谷便道：“你们众位听着，这个不是嚷的事，要晓得都督自己也不能做主，如何挽留得住？只除非众位联合了地方绅士，联名通电，请大总统发个命令，把都督留在这里，这才中用。如若不然，都督不得擅留，众位留也无用。”杭都督道：“据我看来，也不必多这一番举动，中央命令已出，未必就挽回得来。”章秋谷连忙拖一拖杭都督的袖子，杭都督回过头来，秋谷对他摇一摇头，杭都督点头不语。秋谷扬声说：“这件事是我们地方上人的意思，都督请不要问罢。”众人不等秋谷说完，大家又发一声喊道：“章厅长的话不错，我们商议打电报去。”就这一声喊里，大家一齐走动，只见纷纷的往外就走。杭都督得这个空，便略略抚慰他们几句，同着姚司令和章秋谷往里就走。

当下回灯添酒，重整杯盘，大家又吃起来。杭都督向秋谷道：“我想起来究竟不该叫他们去打电报的。这个电报打进去不打紧，大总统岂不疑惑是我运动他们出来打电报的么？”章秋谷道：“都督只看今天这般风势，不叫他们去打电报，他们如何肯走？只不过是个滑头的家数，把他们哄出去就算了。至于恐怕大总统疑惑我们运动的话，电报的打不打，其权在于地

方，准留不准留，其权在于政府，然而肯留与不肯留，却是都督自家做主的。即使政府准留，都督也可以不答应。不过江北地方上人既然同都督有优美的感情，这发电挽留，也是面子上少不得的事。正是明知无益，却又不能不如此。"杭都督听了，点头称是。

章秋谷和姚司令正要一同告辞，只见几个传宣官一起走进来，手内捧着许多大大小小、红红白白的名片，回道："本城的绅士同商学两界全体的人都来请见。"杭都督道："这无非又是听了外面的谣言，说我今天就要走，所以大家进来留我，你又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秋谷见传宣官不敢开口，便道："他们诚意同来，都督自然不能不见，请都督出去敷衍他们几句，一则表白都督对于江北的一片苦心，二来致谢他们对于都督的一番好意。他们有什么话，都督只好含含糊糊的先答应了，明天再作商量。如若不然，他们一定不肯走的。"杭都督听了，立起身来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道："你们两位都不要走，恐怕有事商议。"一面说着，匆匆的走了出去。姚司令和章秋谷谈一会天，又说些近来的时局，好一会还不见杭都督进来，姚司令身边摸出一个打簧金表，把手一捺，只听"当当"的打了十二响，又打三下，秋谷道："十二点三刻了，时候不早，如何他还不见来？"姚司令道："想来一班绅商非要留他不可，他不答应，两下僵住了，也未可知。"秋谷道："果然如此，岂不要两下对坐到天亮么？"

正说着，只听得一阵脚步之声，杭都督已经走了进来，把手一拍道："这是打那里说起，他们不叫我走，我如何能答应？我不答应，他们就大家不走，非要我答应不走，他们才散，这不是胡闹么？"秋谷笑道："他们大家要挽留都督不走，这原是

他们的一片至诚，也还算不得胡闹。只是去有去法，留有留法，他们要挽留都督，可有个什么办法呢？”杭都督道：“他们要全体打电报给方大总统，请求留任，就把江北都督这个缺改作江北护军使。又要公举代表到北京去请愿，还具了一个全体签名的请愿书，要我签字承认：在政府回电未到以前，不要交卸。”秋谷急问道：“都督可答应没有？”杭都督道：“我如何答应得了？我只说你们诸位一定要打电报，举代表，我也不便阻拦，但是依我的意见想起来，多事不如省事，你们诸位还是省事些儿的好，反正诸位这一番盛意我感激就是了。他们都不答应，又不肯走，我无可如何，只好姑且答应了，明天再说。”秋谷想了一想道：“这请愿书呢？”杭都督叫当差的拿过来，递给章秋谷。

秋谷接来约略一看，只见上面签名的竟有三四百人，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大约江北有名人物完全都在上面。秋谷略一沉吟，便向杭都督道：“都督已既权时答应，还是当真候着政府的回电再交卸呢？还是不候回电就预备交卸？”杭都督呆了一呆道：“我正没有主意，要请教老夫子的大才。”秋谷道：“据我想来，一面只管预备交代，一面再给他们一封信，讲讲我们这里的为难情形，请他们不要挽留，给他个两面都到，既留了都督的身份，又不惹政府的嫌疑，都督以为何如？”杭都督低着头想了一想，没有开口。秋谷会意，连忙又说道：“这是官样文章，不得不如此，其实于事实上毫不相干的。”杭都督方才说一声：“好，就请老夫子的大笔再挥上一挥如何？”秋谷笑道：“这个当得效劳。”就移过灯来，铺纸提笔飕飕的只顾写。

姚司令倚在案头，看他得意疾书，不住的点头微笑。再看

他写到"是诸君以重爱大宾者，而转令大宾蒙不韪之名，当亦非诸君之所忍出也"，忍不住喝一声采，正是：

上马杀贼，修期文武之才；羽檄飞书，枚令风云之笔。

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第一一六回

识人情忠言规浪子　　中迷汤长跪借黄金

只说姚司令见章秋谷写到好处，喝声采不知高低。秋谷一面写，一面笑道："这般笔墨，不过是敷衍成文，有什么好处？"姚司令道："这个不然，我和你又没有什么客气，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你又何必这般谦挹？"说得章秋谷倒笑起来。转眼之间，已经脱稿，杭都督看了一篇，不住口的说好。秋谷知道这位都督于文墨上有限，便也不和他客气，接过来递给姚司令，又看一回。姚司令看得不忍释手，一连看了两三遍，口中说道："真是一篇绝好的文章，说得这样的婉转悲壮。"秋谷一手接过稿纸道："算了，你不用再看了，你再要细细的品评，就真要品评到明天了。"一句话提醒了姚司令，道："果然已经打过四更，都督也该安置，我们回去，明天再来。"当下姚司令辞了杭都督，同着章秋谷回去。

过了一夜，章秋谷还没有起来，姚希绶早已来了。秋谷慢慢的起身洗脸，却不提起什么。姚希绶忍不住问道："昨天的话，二哥可有没有？"秋谷一笑道："你要借一百块钱，原不算什么。但是借给你用在正经的去处，那倒不要紧，如今你嫖得这样失魂落魄，我再借给你钱去嫖，不但你令兄知道了要怪我，就是次远也不愿意的。"希绶听了，不由的楞了一回，道："如此说来，是不借的了？"秋谷笑道："对不起，实在不能借给你。"姚

希绶两眼红红的，好像要哭出来。秋谷看着，大为诧异道："你这是怎么说？"姚希绶看着秋谷，待说不说的，秋谷道："你有话只顾说，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姚希绶方才三进两退的说道："我同银宝有交情，二哥是知道的。"秋谷不答，只点一点头。姚希绶又道："如今他定要嫁我，我没有钱替他赎身，他妈妈不答应，要把他捆到宿迁去，他又不肯。如今他妈妈问他要一百块钱，才肯把他留在这里，若没得一百块钱，立时立刻的就逼着他要走。昨天他已经哭了一夜，今天无论如何总得要给他一百块钱，奉恳二哥和兄弟想个法儿，圆一圆兄弟的脸。"秋谷冷冷的道："你说了无数的他，他是谁？谁是他？"姚希绶央求道："好二哥，你不用明知故问了。"秋谷道："我倒不是明知故问，究竟他是那一个？"姚希绶只得说道："他就是银宝，他就是银宝。"秋谷道："银宝也罢，金宝也罢，为什么今天定要给他一百块钱？"姚希绶道："今天不给一百块钱，他妈妈要立时立刻逼他上宿迁去。"秋谷道："他到宿迁去，就让他去罢了，与你什么相干？"姚希绶慌道："好二哥，你说的好风凉话，他现在既要嫁我，就是我的人，如何能让他到宿迁去？"秋谷"呸"了一口道："好自在的话，居然就是你的人，真是一相情愿的事！"姚希绶道："实不瞒二哥说，他和我赌过咒：死也不嫁别人，我也赌咒不娶别人的了。"秋谷哈哈一笑道："你赌咒不娶别人，你只顾去娶他就是了，只要你有钱，何必同我商量？"

姚希绶见章秋谷一味的和他打诨，不由的发起急来，抢过一步，深深打了一躬道："二哥帮帮兄弟的忙罢。"秋谷连连摇头道："别的事无不效劳，这件事可办不到。你在外面偷鸡摸狗的胡闹，我不管教你也还罢了，再借钱给你去嫖，我何以对你令兄？又何以对你？"姚希绶见秋谷说得认真，更加发急道：

“二哥的话自然是句句好话，但是银宝这个人却和旁人不同，我只要把银宝娶回家去，就从此改邪归正，决不荒唐，谅来我母亲也没有不答应的。”秋谷道：“你的娶他不娶他，你太夫人的答应不答应，都不与我姓章的相干，用不着和我说。至于你要借钱，放着你们这么个令兄司长不去和他商议，倒来和我商议，可想而知，就不是件正当的事，我如何能答应？”

姚希绶见他当真不借，只急得眼中滴泪，心上浇油，苦苦的再三央告，把个章秋谷缠得不耐烦起来，叫人去和姚司令说，要请姚司令过来。姚希绶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忙跳起身来，撩一撩衣服，扑的跪在地下，口中只说：“好二哥，这个万万使不得！”章秋谷见他果然急了，方才把去的人叫了回来，一面把姚希绶拉起来。姚希绶跪在地下，只不肯立起来，口中说道：“好二哥，你是解纷排难的英雄，济困扶危的豪杰，路见不平，还要拔刀相助，何况兄弟的事？二哥就不肯救我一救么？”

这几句话，才把章秋谷说得微微一笑，轻轻的一把，就把姚希绶拉起来道：“我老实告诉你，不是我不帮你的忙，只怪你这件事儿叫人无从帮忙起。”姚希绶道：“好二哥，只要你肯帮忙，天大的事情也算不了什么，何况兄弟这件小事？”秋谷道：“虽然是小事，却也有一个讲究。你若在外面吃了别人的亏，或者受了倌人的骗，要我和你帮忙，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无奈你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既然不知道人情世事的艰难，又没有经过雪月风花的勾当，只要一见了个妓女，就觉得两只眼睛碌碌历历的有些晃荡，一个心眼含含糊糊的有些发浑，再给他们灌上几句迷汤，装出一番恩爱，更觉得满心里怪痒起来，不用说他要你的金银衣服，你双手奉送，就便要你的性命，大约着也没有

什么不肯。若果然银宝待你不差，你就花几个钱也还值当。但是世界上当妓女的，能有几个有良心的人？你就这样的着迷，迷得失张落智的，他们做妓女的人吃的是什么饭？做的是什么生意？若一个个都有了良心，不敲客人的竹杠，他们一家大大小小的人就都要喝西北风了。老弟，我劝你看破些罢。”

姚希绶听了，毅然答道：“这却不然，做妓女的自然没良心的多，有良心的少，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即如二哥你家里的那位姨太太，不是倌人出身么？这个银宝，自从梳拢以来，一古脑儿只接过二三个客，委实是真心跟我，没有一些假意。况且我在他家走动了两个多月，他也从来没有问我要过钱。就是今天的一百块钱，也不是他要，是他妈妈要的，二哥要不信，请只管打听就是了。”秋谷哈哈的笑道：“据你说来，这个银宝是非嫁你不可的了？”姚希绶道：“这个自然。”秋谷道：“你是个不能自由的人，和银宝讨人身体的情形也差不多，你定要娶个倌人回去，你家里通得过么？”希绶奋然道：“这个不能管他们通得过通不过，通得过也是这样办，通不过也是这样办。”秋谷只是摇头道：“你毕竟年纪太轻，看事太易，这件事儿不是这么办法，我劝你及早回头，还可以省了许多烦恼。”

姚希绶见秋谷始终不肯答应，越发着急道：“好二哥，你莫要这般作难兄弟，要晓得这件事儿有两条人命呢！”秋谷矍然道：“怎么有两条人命？你倒说说看。”姚希绶道：“银宝早就和我讲过，要是这件事情有了变局，他这条性命一定是保不住的。他的性命保不住，我的性命也就差不多了。从来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二哥，你积个阴功，救了我们这两个人的性命罢！”秋谷想了一想，方才说道：“你的话是真的么？”姚希绶忙说道：“我若说了一句假话，就罚我天雷击死，万代

乌龟！”秋谷不觉笑道：“罢了，罢了，我不过问得一问，你又何必赌出这般恶咒。”姚希绶急道：“我不赌咒，二哥你如何肯信？”秋谷道：“既然如此，做我不着，我就同你去走一遭，看看银宝这个人到底怎样，那时再打主意如何？”姚希绶深深的一躬到地，口中说道：“多谢二哥，我们此刻就去何如？”章秋谷道：“这个不能，现在时候早得很，况且我还有公事，等一会晚上去罢。”姚希绶没奈何，只好答应，心上却着急得很，巴不得章秋谷立时就去，方才妥当。直等到傍晚时分，章秋谷把都督府财政司两处公事打发得清清楚楚，姚希绶已经急得抓耳挠腮的，催了七八次，章秋谷只得同着就走，一路往银宝家来。

一进大门，就直到银宝房间里头去。银宝慢慢的走出来，只见他穿一件元色绉纱夹袄，宝蓝花缎裤子，一双七寸金莲，头弯底褪，一个长挑身材，背曲肩高，脸上略施脂粉，画着两条浓浓的眉毛，水汪汪的眼睛，平坦坦的鼻子，面貌倒也不算十分过不去，还算有几分姿媚。只身材不称，功架平常，就觉得毫无可取之处。就在清江西坝一带，也不过是个中下之材。

章秋谷虽不认得银宝，银宝却是认识秋谷的，一见秋谷的面，就满脸上堆下笑来，口中说道：“章大人请坐，我们这个小地方，章大人怎么肯来的？”一面说，一面就拉着秋谷，直拉到床上，推他坐下。秋谷只微微的笑，口中说道：“什么肯来不肯来，我今天来了。”银宝把身体一扭道：“章大人肯来照应，我们巴还巴不到呢，章大人不要嫌我小芽子粗蠢就是了。”秋谷不觉扑嗤一笑道：“你真会应酬，真会说话，怪不得姚三少爷给你迷得失魂落魄的呢。”银宝送了秋谷一眼道：“章大人又来拿我们小芽子开心了。”秋谷忍笑道：“不是寻你的开心，是姚三少爷说的。”银宝到了这个时候，方才瞅着姚希绶道：“你这个

人一味的瞎说。”姚希绶一见银宝和他说话，就高兴得无可不可的，连喉咙都响亮了许多，不由的手舞足蹈起来。

秋谷见银宝当姚希绶进来的时候竟没有招呼他，只对着他把嘴唇微微的一动，那一种落寞的神情，不但对要好的客人不该如此，就是对没有交情的普通嫖客，也不该这般冷落，暗暗地心中好笑，果然姚希绶是一相情愿的念头。又见姚希绶毛手毛脚的，搂着银宝，浑身乱摸。银宝皱着眉头，双手乱推道："你这个人真真的会闹，当着章大人在这里，怎的好意思？"说着，姚希绶那里肯放？银宝尽力一挣，挣脱身躯，如飞的走过这边，一扭身，趁势就坐在章秋谷身上，口中说道："章大人，你看他这般闹法，真真不怕难为情。"正是：

乍入迷香之洞，云雨荒唐；浪挥买笑之金，风怀熨贴。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一七回

恶坍台瘟生倒运　　假割靴酸气冲天

只说银宝一扭身，就坐在章秋谷身上。章秋谷虽然是个花营柳阵的惯家，却是一双绝顶透尖的法眼，银宝这般人物，量章秋谷如何看得上眼？皱一皱眉头，待要开口，忽地转念一想，现在姚希绶正是迷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说也说他不信，正好趁着这个时候，索性下一番工夫，割一割姚希绶的靴腰子，也好叫他回头猛省，不枉我婆心苦口的劝他一场。

当下主意已定，索性假着银宝的脸道："你不要理他，我们说我们的话。"说着，轻轻的侧转脸来，和银宝接一个吻。银宝就闻得一阵香气，从章秋谷口中传度出来，不由得心荡神融，怦怦欲动，斜着一双俊眼笑道："章大人，你身上好香。"章秋谷道："我身上那里来的香，这是你身上的香。"银宝道："我不信，你身上总有香水。"秋谷道："我除了夏天之外，向来不用香水的。"银宝紧紧的靠着秋谷道："你给我闻闻。"秋谷道："你只管请闻，究竟有香水没有香水。"银宝果然在秋谷脸上身上各处细细的一嗅，也嗅不出什么来，秋谷道："何如？我向来不用香水的。"一面说着，一面飘转眼来看姚希绶时，只见他气得脸都白了，一双眼直勾勾的瞅着银宝，上下嘴唇瑟瑟的动个不住，却又发作不出来。秋谷看着，心中暗暗的好笑，索性立起身来，拉着银宝的手道："你对面房间空不空？"银宝点一

点头，秋谷道："我和你到那边去说一句话。"银宝看着秋谷一笑，秋谷对姚希绶只说得一句："你不要走，我一会儿就过来。"头也不回，同着银宝就走。银宝竟不理姚希绶，软软的跟着章秋谷，走了出去，只把个初出茅庐的姚希绶气得目瞪口呆，面红心跳，一个心也不知道是酸是辣是苦是甜，一个人立在当地团团的打转，连自己的身体在什么地方都有些迷迷登登起来。

好一会的功夫，才见章秋谷同着银宝手挽手的过来。姚希绶看了，更加生气，恨不得一口把银宝吞下肚去，却又不敢把章秋谷怎样，只冷冷的说道："你们在那边说些什么？"银宝斜了他一眼，把嘴一披，不说什么。秋谷也不开口，只看着他微微的笑。姚希绶垂头丧气，无可如何，只得默然坐下。银宝却拉着秋谷，去床上并肩同坐，咬着耳朵，不知说些什么。又是好一会，秋谷方才立起身来，叫着姚希绶道："我们走罢。"姚希绶正是一肚子的酸气，要候章秋谷走了，再发作出来，如今听得秋谷叫他同走，心上甚不愿意，支支吾吾的答应不出。秋谷道："你打算怎么样？"姚希绶含含糊糊的道："我再坐一会走。"章秋谷哈哈的笑道："那可不行，你还是同着我走。"姚希绶还没有开口，秋谷"霍"地走过来，一把拉着姚希绶，往外便走。姚希绶被章秋谷拉得踉踉跄跄的，立脚不定，只得跟着就跑。银宝跟在后面送出堂屋，对着章秋谷眼珠一转，章秋谷略略点头，同着姚希绶一路回去。

到了财政司衙门，把姚希绶拉到秘书厅，叫他坐下。姚希绶坐着，也不开口，只低着个头，好似斗败的公鸡一般，提不起一些儿神气。秋谷开口对他说道："何如？我原料到他的跟你不是真心，不过这么一句话你百不肯信，现在可给我试出来

了？”姚希绶似信不信的道：“你试出他什么来？请说给我听听。”秋谷道：“我看你方才的那种神情，忍不住几乎要笑出来。你当着我要割你的靴腰么？我章秋谷在烟花场内整整的阅历了十五六年，从来没有剪过朋友的边，你不信，只管打听打听就是了。”

姚希绶听了，登时又高兴起来，笑道：“我原没有说二哥剪我的边，二哥何必多心。”秋谷哈哈大笑道：“老弟，算了罢，方才你那种气色，幸而没有手枪在身上，要是身上带着手枪，恐怕要掏出来打我一枪，出出这口酸气，也是论不定的。”姚希绶听了也笑，只说：“那有这么回事情，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自寻苦吃。”秋谷道：“如今闲话休提，我只把方才和银宝说的话一一的说给你听，省得你心上难受。我第一句就问他：‘你要跟姚三少爷，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你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没有这件事，是别人放的谣言。’”姚希绶听了，脸上已经一呆。秋谷道：“我就问他：‘这句话是姚三爷亲口说的，你怎么说是别人放的谣言呢？’他说：‘姚三少爷滑头滑脑的，他的说话靠不住。’我又问：‘难道是姚三少爷平空捏造出来的么？’他说：‘提是提过一句话的，我妈没有答应。’我说：‘你不用管你妈的答应不答应，究竟你自己愿意不愿意？’他说：‘只要我妈肯答应，我有什么不愿意？’我说：‘你既没有什么不愿意，又为什么平空要敲他一百块钱竹杠呢？’他说：‘这一百块钱不是我要，是我妈要的。’我说：‘你妈要的，就是你要的，他不认识你，你妈就能问他要钱不成？’他说：‘不瞒章大人说，姚三爷在这里连住了半个月，我们没有见他一个大钱。他是财政司长的兄弟，又不敢得罪他，我妈只说我不好好的应酬他，所以他不肯花钱。我向他说说罢，他是一味的指

东说西，不是说今天有钱，就是说明天就给，一连约了十来个明天，依旧没有给钱。章大人你想想，我这个日子好过不好过？'这就是银宝口中的话，我却是没有加减一个字，这些说话，料来是靠得住的了。”

姚希绥面上红了一回道：“他的说话也未必全靠得住，二哥不要信他的混说。”秋谷道：“原来银宝的说话也未必靠得住么？如此说来，他要跟你的话，也是靠不住的了？”姚希绥被章秋谷这一驳，驳得闭口无言，发起楞来。秋谷又追一句道：“既是跟你的话靠不住，你又何必定要娶他？况且你是没有娶过正室的人，又不是自由的身体，遥想这件事情一定是办不成的，劝你息了这条痴念罢。”姚希绥楞了一回，道：“这一番话却有些分别在里头，不能一概而论。他对我的说话，我想起来是靠得住的，对你的说话，恐怕就有些靠不住了。”秋谷道：“我倒要问问，这是什么理由？”姚希绥道：“他和你是第一次见面，未免要存些客气，和我是有交情的，用不着说谎，二哥想可是不是？”

秋谷不觉叹一口气道：“看你这种浑淘淘的情形，竟是进了迷魂阵的一般，说的话黑沉沉的，没有一些亮气。他知道你是我的朋友，又是亲戚，我又是个行家，如何说得来谎话？掉得转枪花？就是说了谎话，掉了枪花，也是白饶，一无用处，比不得在你面前说了谎话，是有关系的。”姚希绥听了，只是摇头，却说不出什么。秋谷道：“你只是摇头，想来不信我的话，我只问你：你在银宝那里住了十几天，一个钱都没有给，这句话是有的罢？”姚希绥脸一红道：“这是有的，但我也不是有意不给。”秋谷不等说完，截住他的话道：“既是有的，这就罢了，银宝说的话倒也不差。但是他问你要钱，竟是直捷痛快的要钱

就结了，为什么又要造出一番话来哄你呢？”姚希绶想了一想道：“这或者是他不好意思直说，转个湾子，觉得好讲些，也未可知。”秋谷道：“这也不必管他，只问你这一百块钱有没有？”姚希绶道：“便为没有，所以要求二哥和我通融一下。”秋谷道：“我老实和你说，这一百块钱是要给的，等一会我借给你就是了。”喜得姚希绶连连作揖道：“多谢二哥！多谢二哥！”秋谷笑道：“罢了罢了，你叫了无数二哥，无非为一百块钱的事，我只问你究竟要娶他不要娶他？”姚希绶道：“这件事我已经成了骑虎之势，跳不下来，不娶他是不成的了。”秋谷“呸”了一口道：“你这个双料头号的瘟生，想不到你这样一个聪聪俊俊的人，糊涂到这般田地！”

姚希绶被秋谷骂得不敢开口，又不好意思和他变脸，只好看着他，凭他发挥。秋谷停了一停道：“别的都不用说他，你只看他方才对我那一种亲切的情形，非但没有你在眼睛里，竟连你的面子都不顾，这还是和你要好么？天下的瘟生瘟到你这般模样，也没有再瘟的了！”这几句话，方才把姚希绶说得有些醒悟起来，不因不由的欠伸而起，连连点头道：“二哥这句话倒说得不差。”秋谷哑然道：“你说我这句话倒说得不差，可想而知，除了这句话而外，统统是错的了。”姚希绶忙道：“这是我一句无心的话，二哥不要挑眼。”秋谷道：“我再和你说一句话：我是向来不剪别人的边，所以不肯怎么样。若是有意要剪你的边，是不说一句大话，分文不费，到手擒拿，你相信不相信？”

姚希绶听了，想着银宝方才那一副不瞅不睬的形景，不觉心上也有些恨起来，只是呆呆的想一言不发。秋谷道：“你再去仔细想想，不要冒冒失失的。现在我还要到都督府去，这一百

块钱你就先拿去。"说着，叫过老家人陈福，叫他开了箱子，取出两封五十块钱来，交给姚希绶。姚希绶欢天喜地的谢了一声，拿着就走。不想走的急了，走到门口，跨过门槛，一脚踏一个空，只听得"阿呀"一声，一个鹞子翻身，直跌出去。正是：

纸醉金迷之夜，神女行云；连枝比翼之盟，痴人忆梦。

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八回

杭雁门殷勤留上客　　周弼仲谈笑荐佳人

且说姚希绶一个鹞子翻身跌出门去，把手里的两封洋钱也跌散了，滚得满地都是，"杀啷啷"的一声响亮，清脆非常。章秋谷看了，又是好笑，又是着忙，连忙走出来，问他："跌痛了那里没有？"姚希绶在地上扒起来，连说"没有没有"，一面说，一面又去检那地上的洋钱。秋谷见他没有跌坏，也就罢了。姚希绶走不多时，都督府果然又有人来请章秋谷过去。章秋谷不知何事，连忙就走了。

到了都督府，只见姚司令正和杭都督讲话，见了秋谷，大家都立起来。秋谷深打一拱，就在姚司令对面坐下。姚司令把一张电报纸递给他道："你看，这是北京回电。"秋谷接来一看，只见是国务院具名的，上面写着："奉大总统谕，杭都督来电所陈各节，情词婉挚，佩慰殊深。迭据地方绅商团体连次通电，吁恳挽留，应准该都督暂留江北，帮同柳护军使办理善后事宜等因，特达。院支印。"章秋谷看罢，一言不发，把电报依旧递给姚司令。

杭都督见秋谷不开口，心上十分诧异，忍不住问道："你看这个电报的意思怎么样？"秋谷道："也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表面上的敷衍罢了，留是万万不能留的。"杭都督抚掌道："果然你的主意和我一样，我方才和姚司长商议了半天，总以不留为上，但是又如何的回答他呢？"秋谷道："这个容易，只消把

我们昨天写给地方绅商的信装上头尾，发个通电就是了。”杭都督道：“果然这倒省力，请你回去拟一个稿，明天带来，也不为迟。”秋谷笑道：“何用明天？只此刻就拟一个稿，立刻交发，岂不爽快？”杭都督喜道：“这更好了。”一面说，一面亲自移过笔砚。章秋谷也不客气，坐下来，一挥而就，交出去立刻就发。姚司令把北京回电又取过来看了一看，悄悄的向秋谷笑道：“这一个回电只算是打给你的。”秋谷不懂，问：“你说的什么？”姚司令悄然笑道：“你看这个回电着重的就是情词婉挚一句，岂不是给你的么？”秋谷一笑，摇一摇头，叫他不要开口。杭都督听不清楚，问道：“你们说些什么？”秋谷忙道：“是财政司的公事。”杭都督便也不问。这一天，姚司令和章秋谷在都督府，又谈到三更之后，方才回来。

忙忙碌碌的过了几天，柳护军使已经到了。带着三营步队，一连机关枪。一到清江，自然先拜杭都督。和杭都督谈了一回，就先回行馆。章秋谷听得柳护军使已经拣定三天之后到任，就把一应公文交代，料理得清清楚楚的，交给杭都督。又对杭都督说明，要先回上海去。杭都督竭力挽留，只说：“方才柳护军使已经宣布，所有都督府人员一概照常供职，我已经把你荐给他，他也极仰慕你的声望，一定要请你帮忙，你何必走得这般忙迫？”秋谷道：“若说柳护军使的为人，名望既然不错，气魄也还有些，但是他虽然留我，我却不愿意在他手下当差，还是先走几天的好。”杭都督见秋谷决意要走，心上就急了，一把拉住秋谷的手道：“你果然不愿意在姓柳的手下当差，我也不能勉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既然留你，你总得在这里混上几个月再说走的话，你就帮了我的忙了。”秋谷想一想，道：“都督的意思，莫非是为的交代么？这个请都督尽管放心，在我

一个人身上。如若后任的人有个三言两语的，我负这个完全责任就是了。”杭都督道：“你虽然肯负全责，你不走还可以，你如今是要走的人，禁不起人家挑剔起来，你又不在这里，岂不是个噜苏？千万请你看在平时的份上，不要辞职，我总感激你就是了。”

正在两下扭结固结的时候，恰恰姚司令也来了，同着民政司长龙景图，一同来见杭都督。禀知一切交待已经预备，专候邓都督派员接收。姚司令又禀明：“淮北防军司令部已经裁撤，所有军队一律拨还淮北缉私统领，酌量编制。此外还有那些保安团、治安团的许多团勇，无处可拨，只好汰弱留强，暂行编作西坝商团，每月饷项，也由淮北盐商暂时筹发。”一一的禀明了。杭都督说：“甚好甚好，你们两司的交代倒已经预备，我这里的交代倒有些为难的地方，要请章秋翁暂留几个月，他又一定不肯，万一个人家挑剔起来，岂不是件未完的事？”章秋谷道：“交代的事请都督放心，休道我们这个交代是按着格式造的报销，就算不按格式，不依规矩，当这般兵戈扰攘的时候，所支出的临时经费都是万不可少的，他从那里挑剔起？”杭都督道：“你的话自然甚是，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只要你点一点头，我就心上一块石头落地。”章秋谷还在踌躇，禁不得姚司长和龙司长两个人帮着杭都督说，姚司长又说：“不特都督的交代要你留在这里照料，就是我的交代，也是要你代负责任的。”好容易说来说去，说得章秋谷只好点头，杭都督和姚司长一齐大喜。

不觉早又过了三天，柳护军使到任之后第一个布告，就是都督府人员一律安心任事。第二件事，就是聘请章秋谷作秘书厅长。章秋谷一连辞了两次，柳护军使不答应。章秋谷又自己去

见柳护军使，当面辞差，柳护军使直把章秋谷请到内签押房去坐，彼此见面，无非寒暄几句。章秋谷见这位柳护军使是个短短小小的身材，清清秀秀的眉目，神情不甚飞扬，谈吐十分闲雅，很有些风流儒将的规模。两下谈了一会，倒谈得十分合式。章秋谷又提起辞职的话来，柳护军使连忙摇手道："这个不行，我一到这里，就仰慕秋翁的大名，公事既然熟手，声望又甚清高，我心上总想要请秋翁帮帮我的忙，千万不要推却。若要推却，就是瞧我不起了。"章秋谷听了这几句话，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只好逡巡答应，走了出来。

这个时候，邓都督派的接收民政财政委员孙仲奇已经来了，姚司长把财政司的事情交代清楚，就自己先回上海。依着姚次远的意思，原要把姚希绶带回上海去，那知道姚希绶正和银宝打得火一般热，死不肯走，只说："回去也没有事，不如在这里暂住一个月半个月，还好寻一个小差使贴补贴补。"姚次远见他一定不肯走，只得把他重托在章秋谷身上，要秋谷和他荐个差使，秋谷慨然应诺。把杭都督和姚司长都送走了，方才回来，就住在姚次远的公馆里头。姚次远的公馆本是十八元一月租的，清江浦的规矩，要先付三个月房租，姚次远自然照付。那知住不上两个月，江北都督忽地取销，姚次远也要回上海去，房子依然空着，姚次远就留些器具陈设，算作章秋谷的临时公馆，就叫姚希绶也和章秋谷同住。

章秋谷和柳护军使却相处得十分契合，水乳交融。柳护军使虽然是个军人，却是文武兼通，气度静穆。一笔赵松雪的字，写得秀丽非常。更兼拳棒精通，解数高妙，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知，比较起来，还觉得比章秋谷略略高些，更加对了章秋谷的劲儿。所以章秋谷在都督府的时

候，杭都督虽然也一般的计从言听，优待非常，却是论起文字来，杭都督是一窍不通的。如今遇着了这位柳护军使，两下里一般的都是文武全才，自然的互相倾倒，渐渐的胶漆相投起来。更兼柳护军使的为人十分旷达，知道章秋谷少年活泼，性格风流，一到礼拜六的下午，就真有公事，也交给别人去办，凭着章秋谷到西坝去酬酢宾朋，品评花月。

西坝这个地方本来是淮北盐务的中心点，从前的一班扬帮妓女，颇颇有名。无奈到了这个时候，一班扬州妓女是一个个走得干干净净，只剩得一般儿本地土娼，在清江西坝一带随便鬼混。试想章秋谷这般眼界，那里看得上眼？偏偏西坝的一班宾朋部属，你也荐人，我也荐人，总觉得章秋谷这等一个风流人物，没有一个要好的倌人，未免辜负了袁浦烟花，长淮风月。在他们心上想起来，没有一个不把章秋谷当作个世界第一爱嫖的人，好像一天不见倌人的面，就不能过去的一般。那里知道章秋谷的本心不过借着这春花秋月的坛场，好排遣他抑塞磊落的心事。珍珠滴酒，红透鲛绡；蜀锦裁云，纹回鸳枕。十斛伤时之泪，五更拥被之呼。碧玉多情，娇能解语；红儿进酒，乐可忘忧。谢东山豪竹哀丝，别有中年之感；苏学士征歌选艳，原无绮梦之诗。事实上虽是这般，那表面上却和他们说不清楚，凭你章秋谷再三分说，他们只是不信。章秋谷无可如何，只好凭着他们去闹。大约西坝清江的那些土娼，没有一个不经他们荐举的。秋谷只得略略应酬，拣那几个生得平头正脸些的，时常叫叫他们的局。也有到了实在推调不来的时候，住过一两夜的。那生得神头鬼脸的几个妓女，却只好一概不理，顾不得荐主的面子了。

这个时候，正是五月天气，清江已经暴热起来。到了礼拜六

的一天，章秋谷在西坝盐栈里头，有两处应酬，傍晚时分，就换上一身西服，骑着马过去。先到了利兴盐栈，主人孟文彬迎到门口，秋谷连忙下马，彼此一拱，让到里面花厅上。主人送了茶，秋谷却向主人拱一拱手道："恕不回送，我们大家知己，尽可脱略些儿，用不着拘拘束束的。若要拘泥礼数，我就第一个先弄不来。"孟文彬连连答应道："不差不差，竟请宽衣便坐，我们不拘形迹何如。"秋谷道："最好最好。"一面宽去外衣，单着一件衬衫，随便坐下，就和一班主客高谈阔论起来。

谈了一回，孟文彬就取过笔砚来，请秋谷叫局。秋谷懒懒的道："依着我的意思，是不叫局，你们诸位又不答应，只说我是矫情，如今只好听你们诸位的便，要我带那一个，我就带那一个，好在我带过的人你们都知道的。"孟文彬听了一笑，还没有开口，早见一个人立起来笑道："秋翁先生眼界太高，自然看着这班土娼看不上眼。但是既在这个地方，就只好降格以求。若一定要同上海苏州的倌人比较，如何比较得上呢。"秋谷道："降格以求也得有个限制，降到何等限度为止。这个无限制的降格，其实是弄不来。弼仲先生你是这里的风月领袖，可有什么将就过得去的人，举荐一个，待我领略领略何如？"弼仲笑道："我那里配做这里的风月领袖，惭愧惭愧。秋翁先生要我荐举一人，我却肚子里头有一个绝好的人才在这里，不但在这个地方要坐头一把交椅，就是到苏州上海去，也是个上等的人物。这个人却是近来几天才来的，和秋谷先生比起来，直是天生一对，没半点儿上下差池，好像是天特地把他送到淮北来，和淮北的花界争个光辉，和秋翁先生弥个缺憾的一般。"

这一番话还没有说完，章秋谷早立起来问道："弼仲先生，

你的话是真的么？”孟文彬不待弼仲回答，插口说道：“秋翁老弟，你不要信周弼仲的话，我们淮北地方那里有配得上你的佳人？若果然有这样的人物，他也断不肯沦落在这种地方，他不过借此作个谈助罢了。”秋谷听了，不觉微微点头。周弼仲一面笑着，一面对孟文彬道：“你不用不信，这是立刻见功夫的事，只把他叫到这里来看一看，究竟我的赏鉴差不差？”章秋谷似信不信的道：“弼仲先生去叫他来看看也好，不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本地人？”周弼仲道：“这个人叫金佩香，虽然本贯是扬州人，却说得绝好一口苏白，竟听不出他是扬州人。你不信，等他来的时候和他对几句苏白，就知道了。”秋谷听得会说苏州话，心上已有几分高兴，孟文彬也催着弼仲快些去叫。

不多一会的工夫，果然见一个丽人，婷婷袅袅的走上厅来，远远看去，好似风吹杨柳一般。章秋谷打起精神，定睛细看，那丽人一步步走近身来，朝着章秋谷浅浅的一笑。孟文彬不觉喝一声采，大家齐和一声，倒把这个丽人叫得有些羞缩起来。正是：

数江南之金粉，名士多情；评淮北之烟花，佳人难得。

不知来的到底是什么人，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一九回

金佩香目逆章秋谷　　乔松年舌战孟文彬

且说章秋谷见了那个丽人，不免细细的打量一番，觉得这个人的身材面貌虽然有些苏派，也不过比那班土娼生得好些，算不得什么上等人物，就问周弼仲道："这就是金佩香么？"周弼仲道："秋翁先生，你只说这个人究竟好不好？先不用问他的名字。"秋谷笑而不语。周弼仲也笑道："秋翁先生不开口，想来这本卷子一定荐得不好。"秋谷微微的摇一摇头，孟文彬插口道："我只道你说得这般郑重，一定是个天上神仙，原来也不过如此。"周弼仲大笑道："告诉你说罢，这个是我带的，不是金佩香。"

那丽人到了这个时候，方才和大家都打一个招呼，笑吟吟的向着章秋谷道："金佩香是我家姊姊，是你带的是不是？"秋谷含笑点头。丽人道："他一会就来。"秋谷不语，只把嘴微微一动。丽人会意，口中说道："我叫金海棠，是金佩香的妹子。"乔松年看了金海棠一回，忽然说道："这真诧异，但凡有扬帮妓女到西坝来的，我们没有不认识的，怎么今天这个金海棠和金佩香，非但不认识，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不是怪事吗？"金海棠忙走过去陪笑道："这位是乔老爷，我们昨天到乔老爷那边去过的，乔老爷还没有起来，我们就不敢惊动了。"说着，又向孟文彬道："孟老爷这里我们也来过的，孟老爷没有赏见。"

孟文彬道："不错不错，你们昨天是来过的，我一时大意，就把这件事情忘了。"说着，已经送上点心。主人亲自分送，章秋谷一把拦住道："我才得坐舒服了，你又来混闹，大家都是熟人，我劝你免了罢。"孟文彬也就罢了。

秋谷正吃点心，只听得一声客到，大家不免都立起来。只见一个二十余岁的白面少年走将进来，秋谷看时，原来是姚次远的胞弟姚云叔。走到厅上，先和孟文彬谦让了几句，就走过来拉着秋谷的手道："二哥，你怎么不带巧珠？我已经替你带过来了。"章秋谷还没有开口，早见姚云叔背后转过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身材伶俐，体态苗条。穿一套布素衣裳，着一双缕金鞋子，双眉锁恨，两靥凝红，似笑非笑看了秋谷一眼，叫一声"章大人"。秋谷免不得点头答应，口中只说："我正要去带你，你自己来了，很好，省得我叫人跑一趟。"巧珠把嘴一披道："你倒说得好听，我不来，你还不叫呢。今天你叫的是那几个？"秋谷道："今天止叫一个新来的叫金佩香，也是别人荐给我的。"巧珠伏在秋谷肩上，低低说道："金佩香是同我一起的姑娘，你叫他，我面子上下不去，你以后不要叫他好不好？"秋谷一笑，也不回答。巧珠见他不应，就拉着他的手，连连的问："你答应不答应？"秋谷只是给他一个不开口。姚云叔在旁看了，觉得过意不去，就说："二哥，你就答应了罢。"秋谷笑道："你是巧珠的大媒，你只愿去拿你那把冰斧，用不着你来抱别人的醋坛。"一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连姚云叔同巧珠也笑起来，一时间厅上笑声不绝。

章秋谷忽觉有人在肩上拍他一拍，叫一声"章大人"。章秋谷欻地扭过身来，正同背后的人打一个照面，章秋谷不觉一呆。只见一个丰容盛鬋的佳人，立在自家背后，月挂双眉，霞

蒸两颊，容光飞舞，丰态清扬，那一种的神情身段，果然像个苏州人，绝不是那清淮土娼，走起路来一掀一撅的样子，心上早有七八分高兴。再看他的梳妆衣服，也都是江南式子，不带一些村气，虽然周弼仲那番说话恭维得未免过分了些，却也是个风尘妙选，算得个西坝平康的领袖，清淮风月的班头。不由得一把拉住他的手道："你就是金佩香么？你会说苏州话的是不是？"金佩香迷迷含笑，点一点头，就飞了秋谷一眼。秋谷就打着苏白，细细问他的身世。金佩香也打着苏白，一一的回答。西坝这个地方是从来不大听见苏州话的，如今听了章秋谷和金佩香一问一答，说得热闹，把大家都听得呆了。

金佩香一面说着话，一面也细细的打量章秋谷。只见他白面朱唇，丰颐广额，目光眉彩，哗哗照人，那一种雍容华贵的神情，觉得无论什么人都赶他不上。章秋谷看着金佩香虽然合意，心上倒还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只把一个金佩香看得心动神融，腰酥骨软，一个身体好像没有放处一般，只拉着秋谷的手，轻轻的揉了几揉。秋谷猛然觉得，回头一笑，把手缩了过去。又别转脸去，和巧珠说话。巧珠在旁看了多时，心上那一股酸气直冲上来，按捺不住。秋谷和他说话，巧珠只得随口答应。金佩香看得分明，也只看着他们两个微微的笑。

一时间酒肴并至，珍错杂陈。孟文彬肃客入坐，金佩香和巧珠并坐在秋谷背后。金佩香先唱了一支小调，又唱了一段京调青衫，倒也唱得声情并茂，板眼无差。巧珠接着也唱了一段京调二进宫。巧珠本来不大会唱，勉勉强强的敷衍过了场面。金佩香因秋谷坐的是首席，就自己先立起来，替章秋谷打了一个通关。巧珠不免也要应一个景，跟着打个通关。接着那班叫来的妓女，也有扬帮，也有土帮，都一齐出起手来，只听得锣

响铿锵，莺声叱咤，倒闹了好一会。章秋谷看着，倒也觉得有些意思。直到众妓女的通关过去，主人又亲自敬客，斟满了三杯酒，第一个就敬章秋谷。秋谷随便揞了几拳，自己输了一杯。主人的通关过去，一班客人又大家要敬章秋谷的酒，秋谷推辞不得，接接连连的又喝了十几杯。

金佩香见秋谷一连喝了许多急酒，连忙递过几片雪梨和几个荸荠，给秋谷过口，又低低向秋谷道："你酒喝多了，恐怕身体不舒服，我代你回敬各位老爷罢。"秋谷笑道："那倒可以不必。"就立起来，取过酒壶，正要斟酒，早被金佩香劈手夺过酒壶去，瞅了秋谷一眼道："我不许你喝酒。"秋谷道："我没有喝醉，再喝几杯，还你不醉。"金佩香道："我不管你醉不醉，只不让你再喝。"秋谷一面去接他手中的酒壶，口中说道："我再喝一杯好不好？"金佩香摇着头道："我不，我不。"秋谷见他多喝了几杯酒，两边颊上一朵朵的泛出桃花，登时觉得加了几分颜色，便也不因不由的揽着他道："我要我要，你不也不行。"就这一句话里，四座都轰然不约而同的齐叫一声好，倒把金佩香叫得不好意思起来，一手把酒壶藏在背后，口中说道："我偏不！"秋谷笑问道："你偏不什么？说下去。"大家哈哈大笑。

金佩香面上一阵潮热，满脸飞红，一时倒回答不出什么来，只说："我们不晓得，我不来了。"依旧把一把酒壶逼在背后，不肯递给章秋谷。不防巧珠坐在一旁，轻轻一把，就接了酒壶过去，口中说道："章大人也不要喝，佩香姊姊也不要代敬，待我来代敬诸位老爷罢。"

金佩香正待开口，乔松年忽地喊道："巧珠你错了。"巧珠摸不着头脑，楞楞的望着乔松年道："乔老爷，我错了什么？"乔松年道："这是酒壶，不是醋瓶，你要他作什么？"这一下，

重又把大家引得笑起来，章秋谷也哈哈的笑。巧珠又羞又笑，指着乔松年道："乔老爷，我知道你没得好话说。"乔松年笑道："这样先意承志的话，你还说不是好话，你的良心掉在那里去了？恐怕是掉在醋缸里去了。"大家听了又笑。

巧珠发起急来，提着酒壶斟了一大杯酒，要罚乔松年。乔松年不肯喝，巧珠定要他喝，孟文彬道："松年哥，你就喝了一杯罢。"乔松年道："要我喝杯酒倒可以，但是你和巧珠都要陪我一杯，我才喝呢。"孟文彬两手齐摇道："罢，罢，你不喝就不喝，为什么我要陪你？"乔松年笑道："很好很好，你不陪我喝也行，我就罚你一杯。"说着，就取过孟文彬身边的杯子，"花花"的斟了一满杯，放在孟文彬面前。孟文彬道："你们大家听听，这都是海外奇谈，人家罚他的酒，他不肯喝，要我陪他喝，已经是不该的了。如今索性罚酒罚到局外来了，天下那有这般情理？"乔松年道："我自然有我的情理，你先喝了这一杯酒，我再和你说。"孟文彬摇头袖手的道："那不行，你先讲出你的理来。讲得不错，我自然喝这一杯；若是讲不出罚我的理由，或者讲的理由不充足，非但我不喝，还要倒转来罚你呢。"乔松年道："你不用不放心，如今我就请章秋翁先生作个公正人，你先喝了这一杯酒，我再讲理由给你听。若是说不出理由，我情愿还你十杯；理由不充足，我也情愿还你五杯，这可公平了罢？"秋谷听了，点点头道："这公允得很，孟四哥，你就先喝一杯罢。"孟文彬道："好，好，我就先喝一杯。"举起大杯来，一饮而尽。

乔松年见他喝干了，只低着头吃菜，一言不发。孟文彬道："我酒是喝了，你快说你的理由。"乔松年抬起头来道："你说什么？你要买火油，你尽管去买就是了，何必问我？"大家听了，

只待要笑。孟文彬大声道："你不用装聋作哑，你不说出理由来，是要罚十杯的。"乔松年道："原来礼和的呢绒洋货长了十倍么？这个利息可不错。"章秋谷忍不住"扑嗤"一笑，大家都笑得个不亦乐乎。孟文彬被他混急了，不由分说，就先斟起酒来，一手端着酒杯，直送到他口边道："你先喝了十杯再说。"乔松年道："你凭什么要叫我喝十杯酒？"孟文彬更加发急道："秋翁老弟，你听听，他竟是赖局，说不出理由来，颠倒这般鬼混。"乔松年若无其事的道："我有理由，等一会说给你听。"孟文彬道："那不成，你非立刻说出理由来不可。"乔松年慢吞吞的道："你当真要我立刻就说么？"孟文彬道："这个自然。"乔松年道："如此我要说了。"孟文彬道："快说快说。"乔松年道："我就要说了。"孟文彬道："你说你说。"乔松年道："阿呀，我正要说，被你一阵催，催得我心上一迷糊，又说不出来了。"

这一阵的混闹，只听得席上笑声不绝，连一班妓女和席面上伺候的家人，都忍不住格格的笑。秋谷见孟文彬当真急了，便也笑道："松年先生，我是个公正人，应有发言的权利，你既然罚了文彬的酒，就请迅速宣布理由，若再不宣布理由，我这个公正人就要发布最后的公论了。"乔松年忙道："这个来不得，待我立刻宣布理由。"乔松年叠着两个指头，说出这个理由来，正是：

明修栈道，春情融凤女之魂；斗画蛾眉，新月照琼楼之影。

未知乔松年说些什么，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二〇回

憨小妹含情调阿姊 瞎老鸨密地听私谈

话说乔松年侃侃凿凿的对孟文彬道："人家要罚我的酒，你在旁劝我就喝一杯罢，我赶紧依你的话，立刻承认，这一杯酒不是冲着巧珠喝的，是冲着你喝的。要晓得为什么要冲着你喝？是凭着我们两个的交情，你不开口不必说，你一开口，我不答应不好意思，所以赶紧的就说我喝是可以，不过要你陪我喝一杯，原是论交情的话，既然你叫我喝就喝，我叫你喝，你也就不能不喝，这是我们两个的情。要说起理来，今天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人家罚我的酒，你该应同我调解。调解不来，你是个主人，就代我喝一杯，也不为过。怎么你既不调解，又不代喝，倒反帮着别人劝我认罚？这也还罢了，及至我要你陪我喝一杯，你反说别人罚我，不干你事，好像你不是主人的一般，这是理上的不该。情理两样你都不对，难道罚你喝一杯酒，还是不该的么？"

一席话，把孟文彬说得一时对答不来。想了一会道："你的说话无非是强词夺理，算不得正当的理由，好在喝一杯酒也是小事，就算我吃些亏，也不要紧。"乔松年拍手道："你说不出个反对的理由来，反说我是强词夺理。就算我是强词夺理，你只管驳回就是了。"孟文彬笑道："驳回是容易得很，但是我喝酒的时候，你叫我先喝酒，再宣布理由，如今我也援你的先例，

你先喝五杯，然后我再驳你的理由何如？”乔松年道：“这五杯酒太多了，可不能先喝。”孟文彬道：“这个奇了，我和你一样的人，怎么你罚我的酒，就应该叫我先喝，我要你先喝，你就不肯，这是个什么理？况且我也照你的例，若是我驳你的话，你认为理由不足，经过公正人的评决，我也照样的还你五杯，这还不行么？”乔松年道：“你若一定要我先喝这五杯酒，我也说不得只好奉陪，但是你的酒量我是知道的，五杯酒虽然能喝，二十五杯酒是不能喝的，你只要请一个保证人出来，保你一定喝这二十五杯酒，我立刻就喝。”孟文彬嚷道：“这个不公平，我喝酒的时候，没有要你的保证，如何你要起我的保证来？”

两个人争论了一会，相持不决。孟文彬对秋谷道：“如今只好请公证人下一个公平判断的了。”秋谷笑道：“若说喝酒定要保证，果然觉得不甚公平，但是一定要逼乔松翁先喝五杯酒，他也心中不服。如今我倒有个调解的方法：乔松翁方才所说的理由虽然持之有故，却也未见得无懈可寻，待我来当个孟四哥的代表，和孟四哥辩护何如？”孟文彬不等说完，走出席来，深深的一拱到地，口中说道：“全仗全仗，感激得很。”乔松年连忙跳起身来，口中嚷道：“秋翁先生，这可使不得，谁不知道秋翁先生是当代的大辩才？要和我这个拙口钝腮的人驳诘起来，我还有命吗？千万奉求不要和他辩护。”说罢，就恭恭敬敬的连打三躬。孟文彬道：“这是我已经订定了的，你如何能干预？秋翁老弟，你不要理他。”乔松年瞅着孟文彬道：“你无非为我罚了你一杯酒，你心上难过得很，如今待我陪你一杯何如？”说着，就取过台上的一杯酒来，正待要喝，却被巧珠一手按住道：“乔老爷不要喝，今天是我不好，硬要罚乔老爷的酒，打出许多酒官司来，乔老爷就算罚我一杯罢。”接过酒杯，“骨都都”的

一口气喝一个干。孟文彬在旁说道："松年哥，你看别人何等漂亮。"乔松年笑道："你不用混挑眼，你瞧我的。"一连取过三杯酒来，第一杯照着巧珠，第二杯照着孟文彬，第三杯照着章秋谷，一齐喝得干干净净，口中说道："巧珠罚我的酒，我不承认。他既然自己喝了一杯，我自然也陪他一杯。我罚了人家一杯，人家心上不服，去请出观音菩萨来同我斗法，我如何斗得过？只好还他一杯，免得他心上不痛快。这位章秋翁先生恰是我们的公正人，自然也该奉敬一杯，你们诸位想可对不对？"章秋谷先叫一声"好"道："这场酒官司结得爽快，我这个公正人自然也要奉陪一杯，孟四哥是主人，也该再喝一杯，在座诸位，大家也齐喝一杯助助主人的兴，好不好？"说着，自己先干了一杯。孟文彬和大家也同喝了一杯，这一场酒官司，方才停当，这一席酒也吃得十分畅快。

秋谷左顾右盼的看了一会，忽然问道："如今的这班人物，觉得比去年好得多。去年那班土货小银子、小六子、彩琴他们怎么一个不见？都到那里去了？"周弼仲道："去年兵荒马乱的时光，一班儿扬帮妓女都不肯来，所以只有这些土帮出来应局。如今地方少少平定，扬帮妓女又渐渐的来了，小银子和小六子他们在这里都站不住，听说都到宿迁去了。现在西坝的花事虽然比不得前清时的热闹，比起去年来，果然是好得多了。"秋谷道："在前清时候，又如何的热闹呢？"周弼仲道："也无非多几个人罢了，一定说如何的好，也是靠不住。"秋谷道："人材呢？有好的没有？"周弼仲道："好的很少，都是些中驷之材，同他一样的人，就难得的很。"说着，把手向金佩香一指。秋谷回过头来，不由又看了金佩香一眼，暗想：这般人物，在淮北地方总要算超超等的了。想着，又问问扬帮的规矩，同客人应付的

情形。周弼仲道："原底子扬帮妓女的局，本来止有一吊钱。到了后来，既有扬帮土妓之分，这叫局的价值也就不能不有一个区别，所以土娼的局是一吊钱，扬帮的局就是两吊。至于留厢的话，扬帮叫作接线头，照例是二十吊钱的正价，男女班子的赏钱在外。既接过线头以后，每开一个正帐，是四吊钱。"秋谷听了不懂，问道："怎么叫作正帐？这四吊钱是给那一个的？"姚云叔大笑道："怎么，你在这个地方顽了好几个月，相好也有了好几个，连个正帐都不知道是什么？"

金佩香听到这里，暗暗把秋谷的衣服一拉，秋谷也不理会，只说："我倒委实不知道正帐是什么？"姚云叔指着巧珠道："你不懂，只问他就是了。"巧珠把头一扭道："我不知道，不要问我。"一班妓女都望着章秋谷，笑吟吟的打量。章秋谷猛然省悟道："大约这个正帐就是住夜的钱罢？"周弼仲道："然也。"秋谷道："为什么不叫厢帐，要叫正帐呢？"弼仲道："这却不知道。"秋谷想了一想道："按照扬帮妓女的规矩看起来，只是个么二堂子一般，不过有些大同小异罢了。除此而外，可还有什么碰和吃酒的规矩没有？"周弼仲道："这是没有的，要便是客人帮妓女的忙，邀些朋友，打几桌牌，给他抽些头钱。或者妓女打客人的把式，备下一席精致的菜，请客人吃饭，客人吃了他一顿饭，自然总要报效报效，反正不能叫他赔本就是了。"秋谷点一点头，又道："若是年底节边呢？有什么典礼没有？"周弼仲道："年底无非客人给些赏钱，另外不拘多少，再给姑娘们几个钱，就算是给的花钱。到了新年头里，客人到姑娘家里去，就有一个果合，大约要开消十吊钱。此外还要给男女班子拜年的压岁钱，再另给姑娘几块钱，或几吊钱，至少四块六块，多则十块八块，几十块也不一定，这叫做新年进财。午秋两

节，大概也同年底仿佛，不过没有新年上这笔开销罢了。至于清淮一带土帮，是无所谓接线头，也无所谓正帐，住夜是四吊钱，叫局是一吊钱，现钱交易，童叟无欺，倒也来得爽快。”秋谷不觉笑道：“这些情形和上海的风气也差不多，扬帮是上海的么二，土帮却只好算上海的野鸡了。”

说说笑笑，时候已经不早，秋谷覆杯告止。一会就送上干稀饭来，秋谷略略吃些稀饭，一班来的妓女也一个个都走了，只巧珠同金佩香两个人不走。姚云叔携着巧珠的手向章秋谷道：“二哥，你还到我那边去罢，书厅上的床帐衾枕早已预备在那里，不嫌怠慢，我们一同走罢。”秋谷只好点头答应。金佩香拉着秋谷的手，用力握了一握，秋谷扭过头来看着金佩香，金佩香也看着秋谷，欲言不语的，脸上只顾红晕起来。两个人的心上，都不由的有些跳动。

正在两下延挨的时候，当不得巧珠走过来一把拉着章秋谷的衣服道：“章大人，我们走罢，姚七大人等着呢。”章秋谷看了金佩香一眼，只得说道：“我要走了。”金佩香低声道：“你送我回去好不好？”秋谷正在踌躇，姚云叔一把拉着秋谷道：“我们先走，你要送他，明天再送罢。”秋谷便也答应一声，匆匆的向金佩香点一点头，谢过主人，回身就走。金佩香赶上一步道：“你明天带不带？”秋谷道：“自然带的，你也回去罢。”金佩香一面答应，一面跟着秋谷出来。只见四盏高灯，八名卫队，已经齐齐整整的在那里伺候。更有两名马夫，牵过一匹小小的川马，秋谷对孟文彬拱一拱手，飞身上马。蛮铃一响，只听得一片蹄声，那前导的高灯，早已遥遥的转过湾去。金佩香直到看不见高灯的影子，方才没情没绪的回家。一个人坐在房中，手托香腮，心上不知想些什么。他妹子金海棠走进来，他也竟不知

道。

金海棠走过来，偎着他笑道："姊姊你想些什么？"金佩香不语，只摇摇头。停了一回，才问金海棠道："周老爷来了么？"金海棠憨憨的笑道："不，他今天不来。"金佩香不觉微微叹一口气。金海棠忽道："姊姊，你看章大人好不好？"金佩香不语，金海棠又问一声，金佩香道："他好，也不与我相干。"金海棠笑道："看他的样子，好像和你很不差，若不是姚七大人催他同走，他今天一定要来的。"金佩香也不开口，海棠连叫姊姊道："像章大人这样的人，遇见了就是福气，姊姊不要错过了。"金佩香不觉笑道："你这个孩子，真是一相情愿。我们当姑娘的，只好听人家的便，那里能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海棠道："这个不相干，我看章大人的神气，恐怕比你还要紧些呢。"金佩香脸上一红，啐了一口道："你越说越好听了，你见我怎么的要紧？这样不分好歹的混说！"海棠也不分说，只是嘻嘻的笑。

等了一会，道："章大人这样一个人，怎么倒和巧珠有交情？"金佩香一把掩着海棠的口道："你少说几句，你不知道他是这里的小老板吗？你想章大人是他的恩客，我们终究是这里的客师，怎么好抢小老板的恩客呢？回来给女掌班的知道了，也要不答应的。我想除非……"，一句话还没有完，猛听得门外有人应道："这倒不要紧。"两个人齐吃一惊，正是：

东墙窥玉，深宵听白纻之歌；南国停云，昨夜忆红楼之梦。

欲知后事如何，请待下文分解。

第一二一回

软绵绵着意做牢笼　　浑淘淘安心落圈套

再说金佩香姊妹正在说话，猛听得外面有人接口应道："那倒不要紧。"这一下，可把他们两个大大的吓了一跳，急忙要问是什么人时，早见一个中年妇人，瞎一个眼，稀稀的几根黄头发，倒乱轰轰的插着几朵花，一摇一摆的进来。原来就是女掌班的黄瞎子，口中说道："你们两个人的话我统统都听见了，只怕章大人没有心在你身上，那就不用说起。若是章大人当真有你的意思，巧珠的话倒不要紧，你放开手段把章大人接下来就是了。"

金佩香听了，略想一想，道："若说章大人一定有这个意思，我可不敢说。在面子上看起来，总还不差就是了。"黄瞎子瞪着那只不瞎的眼，想了一会道："既然面子上不差，你自然该应有些把握的了，不知道可到底拿得住拿不住？"金佩香道："把握是一定有的，只不过巧姑娘脸上不好意思。"黄瞎子恨恨的道："你还不知道，巧珠这个小东西可恶得很，他自从接了章大人之后，不管什么事都说给章大人听，又要跟章大人，又要叫章大人包他做住家。有一天，章大人不知听了他什么话，险些没有把我吊起来，不是我跪着讨饶，一顿马棒总是免不了的。现在非但不能打他，竟连骂都不能骂一句，你想这个小东西有良心么？此刻章大人既看中了你，再好没有，你只管接就是。

你要是今天接了章大人，我明天就把巧珠打发到板浦去。巧珠要是和你讲理，有我呢。”金佩香道：“接不接倒不要紧，你要把巧姑娘打发到板浦去，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呢？”黄瞎子拍着胸脯道：“他的人是我的，我要他怎么样，他就该怎么样，敢说一个不字，你看我不要他的命！”金佩香道：“就算他肯去了，别人不肯叫他走呢？”黄瞎子道：“那一个不肯？章大人不肯么？”金佩香点点头，黄瞎子道：“章大人和你不接线头，自然不能叫他走。章大人已经同你接了线头，他的走不走，还不是随随便便的，只要你说一句就算了。”金佩香听了一笑道：“既然如此，我就先住下来再看。要不然，我是过了节想到扬州去的。”黄瞎子道：“说起章大人这户客人，真真是好客人，你和他有了相好，包管不错。此刻扬州的生意也不好做，何必来来去去的呢？”金佩香点头道：“是。”黄瞎子又天南地北的说了许多风话，方才走了。

金佩香定了主意，就觉得心上十分高兴，安心乐意的睡了一宵。明天起来，梳好了头，换了一身簇新的元色外国纱衣裤，连鞋子也是一色外国纱的。重调脂粉，细点铅黄，用意妆束了一会。果然是三分人才，七分妆点，觉得比平时又加了一个成色。一直等到晚上，章秋谷果然来叫。金佩香喜孜孜的，连忙就去。

原来叫在谦益盐栈里头，就是姚云叔的公馆。金佩香见了章秋谷，含笑叫了一声，又低低的问一声：“昨天酒喝多了，身体可好？”秋谷笑道：“多谢多谢，身体好得很。”金佩香又问：“昨天是住在这里的么？”秋谷道：“昨天还有第二局在元亨盐栈里，我去的时候，大家差不多要散了，我略坐一坐，就回到这里来睡觉。”一面说，一面直上直下的把金佩香打量一会，口

中说道："今天你换了一身衣服，越发的时髦非常，只恐怕昨天一夜没有睡着罢？"金佩香脸一红道："我没有睡着，你呢？"秋谷道："不瞒你说，我也睡不着。"金佩香别过脸去，口中说道："昨天睡不着，今天再睡也不迟。"秋谷道："再睡也不迟么？只要你说不迟就是了。"金佩香脸又一红，只作没有听见的一般。

他们两个人说话说得十分入港，姚云叔和几个客人听着他们说话，也听得甚是得神。姚云叔直走到金佩香身旁，侧着耳朵细听，金佩香连忙走开。周弼仲惋惜道："刚刚他们两个讲话讲到有意思的时候，你就远远的听听罢了，偏要走过去听，如今弄得听既没得听，看也没有看了。"秋谷也不觉哈哈一笑，只有巧珠气得堵着嘴，远远的走开。

不多一刻，客人齐齐都到。大家入席，喝了几杯酒，一班叫来的妓女都敬过了通关，主人姚云叔就催着上菜。原来章秋谷向来的规矩是礼拜六到了西坝，就不回清江的了。礼拜倒是要回去的，无非迟些早些，不算什么。大家都知道章秋谷礼拜是回清江的，所以姚云叔这顿晚饭催着快些上菜，好让秋谷早些回去。金佩香却不知道章秋谷今天回去，只放出全付的精神手段来笼络章秋谷，咬着耳朵，说了无数的话。又说："你昨天没有送我回去，今天再不送我回去，我是不答应的。"秋谷道："你回去要我送，我回去叫那一个送呢？"金佩香一呆，道："今天你还要回去么？"秋谷点一点头，金佩香道："你先送我回去，我不知道。"秋谷想了一想道："也好，我先送你回去。"巧珠斜斜坐着，只咬着嘴唇冷笑。金佩香见秋谷的家人送上一碗饭来，就立起来替他泡了鸡汤，递在秋谷手内。秋谷吃了一口饭，觉得鸡汤很好，不知不觉的竟把这一碗饭吃了下去。

吃过了饭，大家起身散坐。姚云叔对章秋谷道："二哥是明天有公事的，我也不敢相留，二哥就请上轿罢。"秋谷沉吟一回，就问家人："我的马呢？"家人回道："刚才起了几阵风，怕要下雨，所以把轿子打过来了。"秋谷抬头一看，只见天上黑沉沉的，一颗星也没有，果然有下雨的意思。一霎时，已经飘下几点雨来，金佩香附耳说道："下雨路上不好走，你身上衣服单薄，今天不要走罢。"章秋谷略略踌躇，见主人姚云叔立在那里候送，一班客人也都站在那里候他先走，自己的卫队轿夫又都点起灯火，齐齐伺候，只得和金佩香道："我还是走罢。"金佩香挽着秋谷的手，殷殷勤勤的问道："你几时来？"秋谷道："我初四有应酬，一定来的。"就辞了主人姚云叔，径自走了。

回到公馆，已有十一点钟。一问姚希绶没有回来，想来一定是上银宝那里去了。这样的苦口劝他，他全然不听，真是天字一号的大饭桶。我如今也只好由他混闹，管不了许多，不过在次远面上倒有些不好意思。可恨他被银宝迷得昏了，凭你怎么劝他，他也不信，认定银宝是他的人了，这不是呆鸟么？明天等他回来，再切切实实的劝他一番。他肯听最好，不肯听，我也不能勉强，只好写一封信给姚希贤，叫他把兄弟赶快的叫回上海去，脱了我的干系，也就罢了。想了一回，方才上床睡觉。

姚希绶直到明天饭后才慌慌张张的走回来，连坐也坐不定。章秋谷问他："是不是住在银宝那里？"姚希绶只得说："是。"秋谷道："你真当银宝和你要好么？无非这几天见了你的一百块钱，不能不敷衍你一下罢了。现在一转眼就是端午，他如能过节不要你的钱，这才是和你真心要好。如若不然，凭

你说得天花乱坠，我只是一个不信。”姚希绥呆了一回道：“他过节倒不要钱，他妈只叫我给他四百块钱，银宝就是我的人，立刻跟着我就走。”章秋谷不觉失笑道：“你不要这样糊涂，休说你此刻没有钱，就是有四百块钱给他，只要你腰包里头的钱到了他的手里，银宝就不是你的人了，这些逢场作戏的事情，原不过偶然遣兴，不是可以当粥当饭吃的，谁叫你这般迷恋，把假话认为真话，迷汤当作参汤？认真的沉溺不醒起来，岂不冤枉？”

姚希绥被他说得闭口无言，回答不出，心上却大大的不以为然。呆呆的想了半晌，只得陪着笑脸央告秋谷，要再借二百块钱过节。秋谷起先不答应，要叫他回上海去过节。禁不得姚希绥再三哀恳，几乎又要屈膝起来，只说：“我这一笔钱实在不是去给银宝的，我在清江三个多月，外面也有些应酬，单指着财政司里头的薪水，如何够用？二哥也知道的，所以这几个月内差不多也亏空了一百多块钱，还有西坝的局帐，清江的馆子帐，几项合起来，二百块钱还是将就弥补罢了。”秋谷皱皱眉头道：“如此说起来，你这个五月节是非有二百块钱不能过去的了？”姚希绥道：“我方才不是和二哥说过了么，二百块钱实在还是勉强敷衍的。”秋谷道：“譬如我一定不借，你又怎么样呢？”姚希绥道：“二哥一定不借，我可敢怎么样呢？不过我在清江欠了人家的钱不还，是关系财政司长面子的，人家都说我是次远的胞弟，如何能先儒以为癞也呢？”秋谷听他忽然调起文来，不觉好笑，道：“你倒居然还记得几句《四书》，难得的很。如今这样罢，我的情形你是向来知道的，现在这个差使虽然表面上是个阔差使，实际上是很不活动的，你过节要用钱，我也不能看着你一文不借，你如今先拿一百块钱去敷衍起来，

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想法，你看好不好？”姚希绶没本领说不好，只得谢了一声，立等着章秋谷把这一百块钱拿出来交给他。他双手接着，高高兴兴的回身就走。

秋谷看着他一步三跳的去了，明知道姚希绶是初经风月的少年，禁不起妓女的揉搓哄骗，听了几句照例文章的假屁，就觉得不但锥心刺骨，而且浃髓沦肌。那一种感激零涕、死心塌地的情形，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怜。如今他既已迷得这般田地，劝他的好话他是当然不听，若要和他硬做，立刻把银宝赶出清江，可以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焚琴煮鹤的事情，平生又没有做过。想来想去，除非要自己跳下海去，才好把这个已经灭顶的姚希绶救拔出来，仿佛就同以前作弄苏青青一般。但是两方面的情形又有不同：辛修甫同自己是真有交情，不能看着他上苏青青的当；况且苏青青既是风尘中的名妓，辛修甫也是嫖场里的惯家，有这样的一对人物，也不枉了我章秋谷的一番布置，一片热心。就是自己跳下海去，也还值得。如今姚希绶既是九跷三湾的曲辫子，银宝又是个有粗无细的土娼。一个全不懂青楼的风月机关，一个从不识名妓的风情格调，这两个人的程度和辛修甫、苏青青比较起来，相差得太远了。若要拚着自己的身体，跳入浑河里去现身说法，虽然未始不可，却抚心自问，实在觉得有些不值。况且姚希绶是天字第一号的嫩脚色，又和辛修甫不同。辛修甫本是惯家，不过吃了苏青青的迷汤，一时间醒悟不来，只要有人点破机关，他自然就会澈底澄清，恍然大悟。姚希绶却是不然，辛修甫可以点拨得醒，姚希绶是一定点拨不醒的。到了那个时候，他非但不知感激，倒反怪我剪起他的边来。虽然不怕他敢怎么样，岂不失了自家的身份？不如写一封信给姚次远，叫他转致姚希贤，赶紧把他叫回

上海去，不叫他再到江北来，也就是了。

章秋谷当下定了主意，就提起笔来写一封信给姚次远，只说姚希绶如此荒唐，有妨名誉，务必告知希贤，叫他把兄弟叫回去，免得清江地方的人只说这是财政司长的胞弟，如何忽地这般落拓起来？写好了，贴上邮票，就叫家人去寄。正是：

堕入青楼之劫，孽海无边；请登大愿之船，回头是岸。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二二回

倒醋瓶群贤听雅谑　　斗蛾眉双美夺萧郎

且说章秋谷劝了姚希绶几次，姚希绶正在热血迷心的时候，觉得天下的女子，只有银宝一个真是好人，天下女人的面貌，也只有银宝一个长得标致；古今中外的男女爱情，也只有他们两个最为要好。除此而外，简直是昏天黑地，一物不知，一事不管。休道是章秋谷劝他的话，只当作秋风过耳一般，东边听了西边出去，就是他那位去世的老太爷特地还阳，他也未必肯听他的话。章秋谷明明知道无论如何劝他他总是不肯听的，却又不能不劝他。劝他不听，章秋谷无可如何，只好去通知姚次远，叫他回去。

隔了一天，已是五月初四，秋谷在衙门里头回来，乔松年那里已经叫人过来请了两次。乔松年本是盐政处的帮办，又兼办淮北六岸督销，自从这位两淮盐政总理庄季刚先生委任章士端为海州总场长、仲若水为西坝运销处长以后，姚次远的淮北盐政处长就隐隐的无形取销。姚次远从上海回来，就听了章秋谷的话，立时交卸。乔松年便也跟着姚次远连带辞职，依然还去当他的淮北盐商总董。章秋谷见他作事很有肝胆，办事也很是精明，一向另眼看待的。当下章秋谷见他已经差人催过两次，就叫家人去传唤轿夫。家人说："轿夫已经齐了。"秋谷就走进去换一身衣服，慢慢的走出来。走过姚希绶房门口，不觉

随步走进去，要看他在家不在家。

那知走进房去团团一看，非但不见他的人，连床上的铺盖和床头的衣箱行李都不见了，只空落落的挂着一顶帐子，还有一面着衣镜，也不知到那里去了。秋谷大诧道："姚三少爷到那里去了？难道他悄没声儿的一个人上了上海吗？这里的镜子呢？又给他带到那里去了？"家人们忍着笑，不敢答应。秋谷又问一声，有个新来的家人叫作夏升的回道："姚三少爷把铺盖衣箱都搬到莫家去了，着衣镜也是带到莫家去的。"秋谷道："莫家是什么人？怎么他搬走了，我不知道呢？"夏升要笑又不敢笑，只得回道："莫家就是银宝家里。"秋谷也不觉要笑出来，只鼻子里"赫"的一声道："银宝就银宝罢了，什么木不木的，这个孩子真是个糊涂东西，但是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搬到银宝家去，也还不用管他，这面着衣镜可不是他的，是姚司长的，怎么他拿去送人呢？你们这班人所管的是什么事？眼看他把着衣镜搬出去，怎么不来回我一声？"夏升道："姚三少爷搬的时候，家人们问过的，问他搬到那里去，他说已经和你们老爷说过的了，家人们也不好追问他的。"秋谷想了一会，也就罢了。只吩咐他们："以后不论什么东西，非回过了我，不能乱七八糟的给人家搬出去。"众家人齐齐答应，秋谷就上了轿子，如飞的又到西坝来。

乔松年接进大厅，送茶让坐，不消细说。秋谷坐定之后，四围一看，只见客人都到齐了，金佩香笑吟吟的站在当地，低低的叫一声："大人。"秋谷含笑答应。姚云叔一手拉着巧珠，口中说道："怎么金佩香见了章大人竟不带章字，叫起秃头大人来，这是什么顽意？莫非他们两个暗中接了线头么？"金佩香不语，只看着章秋谷，似笑不笑的，一个脸轻轻的往这边一侧。巧珠

一双眼睛狠狠的瞅着金佩香，金佩香一双眼睛却软软的瞟着章秋谷，大家看得有味，都不开口，只是闷着。姚云叔推着巧珠，叫他走过去招呼秋谷。巧珠缩在云叔肘后，不肯走上去。乔松年忽然说道："今天新到的镇江高醋，还有太原来的十年陈醋，大家都请尝尝，真是当场出彩，刮刮老叫。"章秋谷听到这一句，不觉哈哈大笑，大家也大笑起来。金佩香瞅着乔松年道："乔老爷，十年陈醋好吃不好吃？讲给我们听听看。"乔松年笑道："这是你们吃的，不是我吃的。好吃不好吃，有味没有味，要你说呢，怎么倒来问我？"金佩香道："我们不晓得，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醋。"周弼仲接口道："你从来没有吃过醋倒不错的，你不过浸在醋缸里过日子罢了。"金佩香"啐"了一声，走过去打他一下，大家看了又笑。

一会儿肴酒排齐，主宾入座，金佩香紧紧的挨着秋谷坐下，巧珠却斜坐在秋谷背后，默然垂首，也不开口。秋谷见了，似乎觉得有些过不去，倒反寻几句话出来和他说说。巧珠也只随口答应，不说什么。金佩香却卖弄精神，八面张罗，十分高兴。一连打了两个通关，很喝了几杯酒，面上不觉红起来，把一个身体挨在章秋谷身上，咬着耳朵，不知说些什么。巧珠在后面看着，气得别转脸去，几乎滴下泪来。

到得席散酒阑，已是三更时候，金佩香低低的和秋谷说道："你今天送我回去，我有话要和你讲呢。"秋谷明知回他不来，自然点头答应。正要同走，只见姚云叔抢步过来，口中说道："二哥，你今天一定要先到我那里去一趟，我有公事和你说。"金佩香一呆，暗中牵一牵秋谷的衣服。秋谷顿了一顿道："今天时候迟了，有话明天再说何如？"姚云叔道："那可不行，明天是端午节，这件事非在节前解决不可。"秋谷想了一想道：

"莫非是你令兄盐务交代的事么？"姚云叔点一点头,秋谷暗想：这是不可不去的，便道："如此我们就走。"金佩香慌了，连忙拉着秋谷的衣袖道："你要到姚七大人公馆里去，我跟着你去。"姚云叔道："据我看，你不去也罢，我们是有公事商议的，等一会你们大人自然会到你家里去的。"金佩香听了，只看着章秋谷。秋谷微微点头，金佩香只得罢了。姚云叔拉着秋谷要走，金佩香还向姚云叔道："七大人，谢谢你等一会务必同着我家大人同来。"姚云叔口中连连答应："晓得晓得，不劳吩咐。"一面说着，早已走了出去。

同着章秋谷同到公馆，把秋谷让到书房坐下，捧着几十本簿子，来给秋谷看。又说："后任仲若水正在这里催赶交代,节前还要我们先拨过五万银子去，你看还是给他不给他？"秋谷道："按照规矩，是送过款目去，就要用正式交代的收结。若交代没有办齐，是可以不解的。不过现在既是节关，他的钱又是拨解我们那边军饷的，就给他也不要紧。只是明天一天的工夫，你预备得及么？"姚云叔道："款目是早已预备好了，我不敢径自付给他，如今得了你的吩咐，我明天立刻就拨。"秋谷道："你要和我商议的就是这件事么？"姚云叔点点头，秋谷道："还有别的事没有？"姚云叔指着那一大堆帐本子道："这些帐目都要请你看看。"秋谷翻出来，略略看了一看道："这些交代帐册一时也看不清楚，好在你是一手经理的人，如今还请你一手经理罢。"说着，立起身来，就有个要走的意思。

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得一阵弓鞋细碎的声音，灯光一闪，早走进一个人来。也不开言，一把拉住了章秋谷的手，就呜呜咽咽的哭起来。秋谷抬头一看，见是巧珠,连忙道："你有什么话只管好好的说，不要哭，这里是姚七大人的公馆，你这般哭

哭啼啼的，不怕七太太动气么？”巧珠一言不发，紧紧的握住秋谷的手腕，还是抽抽咽咽的哭个不住。秋谷见他两个眼胞已经哭得红肿起来，肿得竟同胡桃一般，靥晕销红，啼痕界粉，两行眼泪只是扑簌簌的下来，不知不觉心上也平空的有些软起来，只得一面和他拭泪，一面也携着他的手，款款劝道：“你有话尽管说就是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都有我呢，你不用哭罢，不要惹得七太太生起气来，连我也不好意思。”姚云叔在旁说道：“那倒不要紧，七太太决不生气。不过你们这位大人叫你有话尽说，你哭一辈子，也当不了事，有什么话，何妨说给我们听听呢。”巧珠看着章秋谷，委委屈屈的泪流不止。停了一会，方才说一句“我没有什么话说”。说了这一句，又背过脸去，吞声要哭。

秋谷看了这般模样，明知道是为着金佩香的事情，想一想巧珠平日间相待的情形委实不差，如今无故跳槽，心上也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再给他凄凄切切的一哭，竟有些打不定主意起来，只得拉着巧珠的手道：“你不要哭，你要怎么样，我就答应怎么样，何如？”巧珠掩着泪，摇一摇头道：“我不要怎么样。”秋谷道：“你不用和我别气，我又没有得罪你，只要你说一句话，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呢？”

巧珠不答，只是摇头。姚云叔也问道：“你有话只管说，为什么要这般吞吞吐吐的，叫人听着发急呢？你要如何，你只管说你的，你们大人要不答应，我帮着你说好不好？”巧珠看了姚云叔一眼，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姚云叔道：“不用你说，我替你说了罢，你的意思无非不让他跳槽，这也不要紧，不跳就不跳，你们这位大人是曾经沧海的人物，就这么一个金佩香，到得那里？他也无非逢场作戏罢了，你当他真看中了金佩香么？”

说到这里，章秋谷不觉点头道："你的话固然不差，然而看中金佩香也是有的，这叫作矮子队里选将军，不过如此罢了。"姚云叔拍手道："何如，你的性情我是知道的，既不是当真看中金佩香，也不是有意和巧珠过不去。但是你这一跳槽，在你不过是偶然高兴，在他却实在的没脸见人，你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我这番话可是不是？"秋谷听了，点头道："你的话却也不能算错，但是我也有我的苦衷，这件事情差不多竟成了个骑虎之势，实在的洒脱不来。"巧珠听到这里，不由的又滚下泪来。

秋谷看了，不觉叹一口气，口中念道："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一样回肠荡气。"念着，就拉着巧珠的纤腕道："如今你要怎么样呢？"巧珠道："我可敢怎么样呢？你要跳槽，我也不敢拦你，我拦你也不中用，可叫我怎么样呢？章大人，我们两个人相好一场，承你的情，待我实在不错，现在就要分手了，今天和你见了一面以后，我们两个只怕未必再能见面的了。"巧珠说到心酸之处，忍不住拉着秋谷又哭起来。

章秋谷虽然是个铁石英雄，也不觉被他哭得有些凄楚，连忙问道："你说些什么？难道你要出码头去么？"巧珠含泪道："明天我就上海州去了。我一走之后，今生今世能见面不能见面，就不知道了。"秋谷诧异道："你何必要走呢？"巧珠哽咽着道："我不愿意也不中用，他们要我走，我怎么能不走呢？"秋谷道："什么人要你走？你说给我听听。你只管告诉他们，说我不叫你走，看他们那一个敢叫你走？"巧珠看了秋谷一眼道："你叫我走的，我敢不走么？"秋谷更觉诧异道："怎么我叫你走的？这是句什么话？"巧珠方才把金佩香和黄瞎子商量的话，细细的和秋谷讲了一遍。秋谷方才明白，道："这也不要紧，只

叫他把你留下就是了。"巧珠低低的叹一口气，摇一摇头道："章大人，你要和金佩香结线头，我不敢拦你，也不敢抱怨你。走是不能不走的，我一天不走，在西坝这个地方实在没脸见人，并不是我一定要走，我也叫作无可如何。别的事倒还罢了，只是我们两个人要好一场，如今弄得这般结局，想起来实在叫人难受。"说着，就和身一滚，滚入秋谷怀里，两手捧着秋谷的脸又哭，只觉得十分委曲，无限伤心。正是：

恨檀郎之薄幸，梅子含酸；洒别泪兮汍澜，梨花带雨。

不知以后如何，请待下文分解。

第一二三回

阻高唐良宵圆旧梦　　误佳期五月下扬州

却说章秋谷看中了金佩香，虽然预备跳槽，却也没有打算竟和巧珠断绝来往，只打算两边敷衍，左右开弓，不过预备多花几个钱罢了。不想黄瞎子吃了章秋谷的亏，无可如何，栽了筋斗骂土地，只说巧珠不肯在嫖客面前替他妆些幌子，说些好话，就咬牙切齿的恨起巧珠来。却又为章秋谷是巧珠的相好客人，你想鼎鼎大名的章秋谷本是江南名士，今为淮北参军，现在是护军使跟前天字第一号的红人，在嫖客里头又是个阅历最深的老手，风神俊逸，才调无双，这班在西坝少少有些名气的扬帮姑娘，大家都看着章秋谷这样的一个好客人倒和这初出茅庐的巧珠轻轻的有了相好，那一个不说巧珠的花运亨通？那一个不想章秋谷和他亲热？巧珠有了这样一个阔客，老鸨不颠倒奉承他也就是了，如何还敢得罪他？所以黄瞎子纵然深恨巧珠，也不敢把他怎样。

正在恨得无可如何，恰恰的章秋谷和金佩香两个有些牵惹起来，在章秋谷还不过随随便便的，觉得金佩香既十分十二分的要好，自然不得不领他的情。在金佩香却是使出平生本领，十分巴结，百倍恭维，真个是软引轻钩，回身就抱。眼睁睁的只等着章秋谷放一句口风，他就预备着不在黄瞎子家做生意，过节之后，调到别人家去，省得说他钩了小老板的客人。更不

想黄瞎子正在深恨巧珠，一拍就合，明晓得金佩香给章秋谷吸住了，竟有个分豁不开的情势，趁着这个机缘，就再三撮合，答应他把巧珠打发到别码头去，省得多一句说话。金佩香也知道事已如此，乐得应承。

这一场把戏本来出于章秋谷的意外，章秋谷如何知道？直至巧珠哭哭啼啼的把这件事情一一诉说出来，章秋谷方才恍然大悟。又见巧珠说得这样的凄惋可听，没有一句拈酸抱怨的话头；哭得这般的酸楚堪怜，带着许多惜别伤离的情绪，不知不觉的心上大过不去起来，也捧着巧珠的脸，口中说道："今天是我不好，也怪不得你要哭。如今不要哭了，我也不去了。"巧珠一面哭，一面说道："你不去，怎么对得起人？"秋谷略略踌躇道："你的话固然替我想得不错，我不去是委实对不起人，只是我要去了，又怎样的对得起你呢？"巧珠住了哭，双波溶溶的看着秋谷，一言不发。看了一回，悄悄说道："你还是去罢。"秋谷奋然立起身来，叹一口气，拍着胸膛道："罢了，我当真不去了，宁可对他不起罢。"巧珠附耳问道："你为什么不去？可是怪我不该和你说这些无谓的话么？"秋谷摇摇头，口中不语。巧珠再问一声，秋谷道："这是我章秋谷良心道德上的问题，既不与你的说话相干，就连他也不能做我的主。"

巧珠听了，茫然道："你这几句话怎么说？"秋谷道："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待我和你慢慢的说。论起你的待我，自然不错。他虽然和我没有交情，待我也十分要好，恐怕比较起来，你还不如他些。我方才已经结结实实的和他说定，等一会一定去的，如今忽然不去，叫他把脸放在什么地方？况且一个妓女不止一个客人，说一句老实话，你的有交情客人也未见得只有我章秋谷一个，我就再做一个相好，也不打什么紧，但是为什

么忽然不去呢？他是个有名的老脚色，你却是个嫩生，你的面貌身材、应酬手口，又都不如他，我今天要不到他那里去，无非他的面子上有些不好看罢了，于他身上没有什么大坏处。极而言之，他骂我一句没有良心就是了。你的情形恰比他不同，我姓章的今天跳槽，你明天就要出码头。要出个比西坝好些的码头，也还罢了，偏偏又是板浦这个地方，大大的比不上西坝。留是留你不住，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这样每况愈下的地方。你们当姑娘的到了那里，可怜这一辈子就算完了。想起来我不跳槽，你也不走，不是我害你的么？我们两个人相好一场，虽然没有什么大好处，也没有什么过不去，何苦为一个金佩香，把你轰到板浦去？所以我再四评量，宁可在金佩香那一边担一个没良心的名气，不肯怜新弃旧，叫你没脸见人，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么？”

巧珠听了，也不开言，只紧紧的拉着章秋谷的手，对面相看了一会，忽地低下头去，又落下两点泪来。秋谷知道是感激他的意思，少不得也要下一番温存熨贴的工夫。好在主人姚云叔早已趁着巧珠和他扭结固结的时候三脚两步的溜出去了，春星替月，珠箔飘风，枕压梨云，红透夭桃之颊，汗融罗袜，灯回瑞雪之肤。轻轻小玉之呼，宛宛娇郎之梦。在章秋谷的旖旎缠绵，虽然和巧珠别有一番要好的情形，高兴也还有限，只这一夜的巧珠，月照双星，云飞三峡，果然的心满意足，魂荡神融，觉得心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得意。一宵无话，表过不提。

到了明天，姚云叔绝早起来，走到书房外面，听一听章秋谷没有声息，低低的吩咐当差的："等一会章大人起来，伺候点心茶水。"不料秋谷已经睡醒，就叫了一声："云叔。"云叔忙道："时候早得很，再睡一会不妨。"秋谷道："我也起来了，你

只管进来。"姚云叔听了，果然推门走进。章秋谷已经坐起身来，挂上帐钩，就请姚云叔在床沿坐下。巧珠也被他们惊醒了，一睁眼看见了姚云叔对着他微微的笑，只羞得他一翻身背过脸去，再也不敢回过来。姚云叔道："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几间房子是章大人转租我的，本来是他西坝的行台，凭着你们两个在这里怎样翻腾，决计不干我事，你只管起来就是了。"巧珠还不肯开口，只是向着里床，把两手掩着脸，百般的不好意思，凭着秋谷叫他，也是叫他不起。姚云叔见了，只是哈哈的笑，口中说道："我们还是到客厅上去坐一回罢，等他好起来干他的事，要不然，就恐怕要到明天此刻还起不来呢。"说得巧珠也不觉格的一笑。秋谷已经跨下床来走出房去，姚云叔跟着出来。章秋谷洗脸漱口已毕，巧珠也两鬓惺忪的走了出来，两边颊上兀是红红的不好意思，姚云叔也不好再取笑他。

大家吃过点心，早有西坝的一班盐商同一班军官过来贺节，秋谷一一应酬。孟文彬就邀秋谷到他那里去过节，姚云叔道："这个你可不行，我这里早已和他预备了一桌双烤，这个生意你是抢不动的。"孟文彬道："何妨你这桌双烤移到晚上再吃，此刻就请大家同到我那里去呢。"云叔不肯，只是摇头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妨移到晚上呢？"秋谷拱手谢孟文彬道："四哥不必费心，我饭后就要回清江去，恕不奉陪了。"孟文彬道："今天是个午节，衙门里本来放假的，料来也没有什么事情，老弟，你何妨领领我的情，我给你好好的预备几样便菜，何必要吃姚老七的双烤酒席，把脾胃吃得怪腻的？"秋谷还没有开口，姚云叔早嚷起来道："不行不行，我的这一席是昨天预约的，你是今天约的，料想这位章厅长也不会赏你的光。"孟文彬道："赏光的话都不必说他，我们主随客便，只请我们这位老把弟

自己开口说一句，他愿意在那里，就在那里，何如？”秋谷想了一想道：“云叔这边一局果然是昨天就约定的，四哥的一番厚意我又不能辜负，不如爽快些，索性请你也在这里吃饭，你若有好菜要请我吃，不妨送到这里来，大家同吃。我既不失云叔的约，又领了四哥的情，并且省得我两头赶吃，这个主意，你们想想何如？”云叔听了，先说“好好”。孟文彬想一想，也只好如此，就也点头道“是”。因还要到别家去拜节，匆匆的先走了。

接着，姚云叔深深的向秋谷一拱，秋谷连忙推住，还了一拱，道：“我们至亲，还讲这个过节么？”云叔笑道：“人熟礼不熟，节总是要拜的。”秋谷笑道：“既然如此，我倒不得不再打一恭。”说着，就是一揖。云叔忙答礼相还，秋谷又是一揖，云叔回了揖道：“二哥未免太多礼了。”秋谷道：“不是多礼，这一拱是和七太太拜节的，我知道不肯出来见我，你就算了代表罢。”云叔连连的道：“这更不敢当，这更不敢当。”一面说，一面回过身来，对着巧珠也是深深一拱，道：“这是我们的如嫂，不能不拜一个节。”慌得巧珠一扭身躲在旁边，口中笑道：“七大人不要看错了人，今天没有我的事。”姚云叔看着他迷迷笑道：“今天没有你的事，昨天晚上难道也没有你的事么？”巧珠脸一红道：“七大人你一开口就没有好话说，我不和你说了。”说着，就走了进去。

姚云叔对秋谷笑道：“这个孩子倒还有些良家女子的风味，羞羞涩涩的，觉得别是一种神情。”秋谷点头而笑。巧珠已捧着章秋谷的衣服出来，和秋谷着好衣服，嘱付去去就来。秋谷就立起身来，出门上轿，去回拜那些客人。是来和秋谷贺节的，一概都去答拜；不来的，就不客气了。出去兜了一个圈

子，那些人也有在家的，也有不在家的。不多一会，秋谷已经回来。巧珠新妆才毕，头上插一个艾虎，胸前挂一个花球，笑吟吟的向秋谷道："章大人，我还要同你拜节呢。"秋谷大笑摇手，宽衣坐下，姚云叔也走了出来。

才说了几句话，早听家人报道："孟四老爷到。"姚云叔降阶相迎。孟文彬走进来，向秋谷道："本要今天请老弟台过去畅叙，老弟台又没有工夫，我只得叫厨房预备一个奶汤鱼翅，一个清糟鸭子，这两样都是你平素爱吃的，别的也就不客气了。"秋谷拱手称谢。接着，姚云叔请的客，也陆陆续续的来了。大家写条子叫局，章秋谷的巧珠是不用叫的，本来在这里，姚云叔只替他补了一张金佩香的条子。秋谷暗想：等一会金佩香来了，不知要如何的酸心缺望？抚心自问，委实对不住他，少不得打叠起千百样的软语温言，才好补偿他这一夜的徘徊凝盼。至于以后的事，只好到那里算那里的了，现在也计算不来。

等了一会，金佩香杳然不来，别人的局倒都纷纷的来了。秋谷一个一个的看来，只见广额重颐、朱唇皓齿的，是柳玉梅，是孟文彬带的；不施脂粉、瘦骨亭亭的，是王小芬，是警察局长袁明甫带的；长眉扫翠、笑靥凝红的，是花素兰，是三十八旅旅长易宜轩带的；削肩腻颈、莲步纤腰的，是文仙，是盐防统带国继祖带的，纱衣比甲、紧俏玲珑的，是金海棠，是周弼仲带的；嘿然垂首、若有所思的，是大如意子，是姚云叔带的；风鬟蝉鬓、俊眼浓眉的，是黛玉，是祝瑶圃带的；眉目清扬、风神娴雅的，是素云，是乔松年带的。只有一个王少和带的小喜子，还没有来。一个个都是鲜衣华饰，卖弄风流，虽然比不上苏州、上海的人才，在西坝这个地方，也就算都是上中等的人才了。

秋谷看了一会，又回过头来看看巧珠，觉得清胪玄发，削肩细腰，生得也还不俗。只不见金佩香来，秋谷暗想：难道他故意不来么？又一想，断无此理，在淮北一带地方，我姓章的叫局，老实说那一个敢不来？或者是病了，也未可知。但是既然有病不来，去叫局的人怎么又不说呢？

正想着，忽见文仙款款的走近身来，浅浅的一笑道："章大人，你昨天晚上住在那里的？可知道有个人等你等了一夜么？"秋谷迟迟的答道："你问我作什么？"文仙道："自然有一个问你的道理，你那个人今天一早过清江回扬州去了，临走的时候托我带一个信给你。"秋谷不待说完，欻然起立，急急的问道："你说的什么？"文仙道："我说的是你们那个人，到扬州去了，托我带一个信给你。"秋谷怅然道："金佩香到扬州去了么？"文仙点点头，秋谷不觉长叹一声道："怎么他就是这般走了，连面都不和我见一见？"文仙道："我同海棠妹妹都劝他不要走，他一定不肯。我说你就是要走，也该同章大人说一句再走。他说……"文仙说到这里，就瞟了巧珠一眼。只见巧珠正在瞪着两眼看他，连忙转口道："他说他不能不走的缘故章大人知道的，用不着和他说。匆匆忙忙的连一刻也不肯停，我们也只好由他。章大人，不是我说，你们这班大人老爷们真没有良心。"

秋谷听得金佩香走了，明知道为着自己昨天晚上没有去，面子上实在下不来，直是非走不可，这也是吃把势饭的苦处，想起来越想越对他不住，心上十分惆怅起来，文仙后来说的话竟没有听见，只说："这个人也实在性急，连迟走一天都不肯，这叫人怎么样呢？"文仙听了，朝着秋谷一笑，秋谷会意，就一把拉着文仙走到书房里去，低低的问他："佩香临走可有什么

和我说的话没有？”文仙也低低说道：“他叫我和你说，他并不怪你，知道你昨天不去也是无可如何，但是你昨天不去，他今天就不能不走，也是没奈何的事，还请你不要怪他。”秋谷跌脚道：“只要他不怪我就罢了，怎么我还好怪他？只怕他嘴说不怪我，心上依旧在那里怪我罢。”文仙道：“没有这个话，他真没有怪你的心，我们是要好姊妹，他没有瞒我的话。他说章大人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滑头，想来实在是别人同他扭结固缚的，他要来也不能来，我怎么好怪他？你想，他要是怪你，还同我说这些话么？”

秋谷听了这几句话，竟是一个个字打入心坎里去，暗想：不料金佩香竟说得出这番说话，果然的名不虚传。但是他既这般体贴，自家更觉得抱歉非常。凝了一凝神，方才问道：“他到扬州去，住在什么地方？”文仙道：“他住在钞关前，你要是路过扬州的话，可以去看看他。”秋谷点头道：“这一定要去的。”又拉着文仙的手道：“谢谢你和他带信。”文仙道：“章大人同我客气么？”说着，低眸一笑。秋谷看着他那种楚楚可怜的神态，正还要和他说话，姚云叔在外面拍着板壁叫道：“你们快些走出来罢，要再不出来，国统带要掏手枪了。”文仙听了，连忙撇开秋谷，匆匆出去。

巧珠接着走进来，沉着脸，堵着嘴，坐在一旁。秋谷不待他开口，就正色道：“你不用心上不快活，待我先同你讲一个理：如今你的面子是争回来了，心上是高兴了，不想想你要面子，别人也要面子的，你有了面子，可叫别人的面子怎么样？你是二十四分的高兴，别人却是二十四分的懊恼。懊恼到无可如何，才头也不回的走了。别人已经走了，你还来吃这种马后炮的冷醋，你平心想想，可是应该的么？”一席话，倒说得巧

珠心气和平，无言可答，只"嗤"的一笑道："我又没有说什么，你不要多心。说我吃醋，他已经走了，我还吃他的醋作什么？这不是无谓么？"秋谷见他不认，也就一笑撇开。

走到厅上，少不得和众人敷衍一会。却只觉得文仙那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飞来飞去的，捉一个空，就飞过一个眼风来。秋谷也不十分放在心上，只坐在席上，略略吃了几杯酒。易宜轩见他神情落寞，便说："章秋翁为什么今天不甚高兴？我们来搳几拳热闹热闹，何如？"大家都说赞成。易宜轩就和秋谷搳了五拳，秋谷竟输三拳。接着，大家一个通关。秋谷的拳虽没有输，也喝了十五六杯酒，不觉面红耳热起来。自家提起精神，也搳一个通关，笑语生风，倾动四座。一面说话，一面听文仙在对面唱那汾河湾的青衫旦。唱到"儿的父投军无音信"四句，一双眼直上直下的，只看秋谷。秋谷还他一个眼风，面子上却只作不知道，只和易宜轩等讲那前几年自己在上海的许多事迹，大家都侧耳屏声，细细的听，连曲子也不教唱。听着章秋谷说得风发泉涌，好像大家身临其境的一般。说到那王佩兰敲竹杠要金水烟袋一段，大家不觉拍案叫绝，连这一班妓女都一个个的只顾瞟着章秋谷，笑吟吟的发起楞来。章秋谷看了，只觉得十分得意。正是：

玉人何处？吹残五月之箫；孔雀南飞，辜负双星之约。

不知后事若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二四回

莫银宝演全本滑头　　姚希绥中空城巧计

却说章秋谷和易宜轩等一班人提起王佩兰敲竹杠的故事，说得情景逼真，那些妓女听得入神，不约而同的把十几对眼波齐齐的向秋谷这边溜来。秋谷见了，自然觉得十分得意。一会儿想起金佩香的事，却又十分惆怅起来。再提起了自家的一腔抑塞，满腹牢骚，扬意不逢，知音难得，冷落凌云之操，凄凉宝剑之篇，就不觉叹一口气，取起一大杯酒来，一饮而尽。文仙眼波脉脉的看着他喝酒，不知不觉的说一声："章大人，你少吃些罢。"秋谷一笑，对着文仙摇一摇头。巧珠坐在秋谷背后，不觉鼻子里"哼"了一声，文仙猛然省悟，由不得面上一红。章秋谷连忙说些闲话，把这件事岔了开去。大家又劝了秋谷几杯，秋谷自觉醺醺的有些酒意，就也覆杯告止，散席起身。

章秋谷自回公馆，才得宽衣坐下，早见当差的陈福拿着许多名片上来回道："柳护军使那边已经挂号，这些名片是各旅团营的官长，同护军使衙门里头的一班委员，还有本城民政、财政、司法衙门的官长和本地的著名绅商，都是亲到贺节的，已经都差片谢步过了，衙门里也没有什么要紧公事。"秋谷只点一点头。陈福又送上几封信，秋谷一一拆看，又没有什么紧要的事，就随手撂在一边。

猛听得一阵脚步之声自远而近，疾如风雨，忙立起身来看

时，只见姚希绶气急败坏，飞也似直撞进来。见了秋谷，才立住了脚，叫一声“二哥”，还有些呼呼的喘气。秋谷问他为什么事，姚希绶喘道：“我不听二哥的话，如今他果然拐了我的东西跑了。”秋谷不动声色，只冷笑道：“难道是银宝把你的东西拐走了吗？”姚希绶面有愧色道：“正是。”秋谷笑道：“若是银宝，你们两个人这般相爱，他如何会拐你的东西？大约他不过和你开个顽笑，一会儿就回来的。”姚希绶满面通红的道：“以前我只说他的说话都是真的，不想竟是全本滑头。”秋谷哈哈一笑道：“你说银宝这个人和别人不同，非要嫁你不可的，怎么竟是全本滑头？这话我不信。况且你的主意牢固的很，我这般劝你，你也没有点一点头，只把这个淫滥鄙贱的土娼当作天字第一号宝贝，怎么，如今竟忍心害理的说他拐你的东西？真正的良心何在？不怕天打雷劈的么？再说起来，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慢说你的东西不值钱，即使是很值钱的东西，他拿了你的，也不要紧，何用急的这般模样？未免太小气了。”章秋谷一面说，一面忍不住也要笑出来。一班家人站在旁边听着，也都挤眉霎眼的只想要笑。

姚希绶羞得面上红了又紫，紫了又红，直从红紫之中泛出猪肝色来，恨不得回头就跑。但是银宝拿了他的东西去，他倒还不甚放在心上，只想起银宝的神情意态来，心上依然还是十分十二分的割舍不下，痴心妄想的，还要想缠着章秋谷和他追回这个人来，只得忍着羞惭，勉强说道：“我不听二哥的话，如今懊悔嫌迟，现在也不必说了。只求二哥想个法子，替我把这些东西追了回来，再问问他无故逃得无影无踪，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要问他一个明白，我也就死心塌地了。”

秋谷道：“你说了半天，只说个银宝拐了你的东西，究竟

是怎么一会事，我还没有知道，你说给我听听。"姚希绶就把银宝前后拿了他二百块钱之后，又叫把行李搬到他家去住，说到这里，秋谷只看姚希绶一眼，微微一笑，姚希绶自觉不好意思，登时顿住了口，说不下去。秋谷道："你只管说就是了。"姚希绶方才又把住了两天，今天在西坝回来，银宝一家人都不见了的话，略略说了一遍。又说："我的衣服铺盖虽不值钱，也值几百块钱，如今给他拐去，连替换的衣服都没有。"

秋谷停了一会道："本来谁叫你把铺盖行李都搬到银宝家去的？你可记得你令兄临走的时候把你重重交托给我，要我管束管束你？不想你出格的荒唐，非但不受管束，连行李铺盖都搬到妓女家里头去，并且搬的时候又不叫我知道。你既然有本领不受管束，把行李搬出去，如今东西给人家拐了去，中了他们的空城计，该有本领自己去寻访回来，为什么要来寻我？"姚希绶听了，委实的理屈词穷，无言可答，只好口口声声的自家认错，又再三央告秋谷替他追访东西。秋谷冷笑道："你的意思我没有不明白的，东西还在其次，只这个人还有些藕断丝连，心上放他不下，总想要和他见一见面，可是不是？"这一句话，正说着姚希绶的心病，一时答应不出来，喃喃呐呐了半天，方才说道："我不过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这般骗我？把我当作头等瘟生？并不是一定要怎么样。"秋谷笑道："罢了，你问他不问他，我也不来管你，只把你的东西追回来就是了。"姚希绶听了，连连打恭不迭道谢。秋谷只点一点头，立刻叫过陈福，叫拿个名片，把江北警察局长袁明甫请了过来。秋谷把银宝卷了姚希绶的东西，一家跑得不知去向的话和袁明甫说了，托他上紧追拿，万不可让他逃去。袁明甫连声答应，只说："这个容易，包在我身上，一半天的工夫，就把他带住

了，不怕他飞上天去。”秋谷道：“很好很好，一切拜托。”袁明甫匆匆的去了，章秋谷不免又把姚希绶埋怨一番。姚希绶低头闷坐，不作一声。秋谷见他不说什么，也就罢了。随手取一本小说，看了几页，不觉打个呵欠，有些困倦起来，把手中的书只一撂，随意往床上一横，就睡着了。

直睡到十点多钟，方才睡醒。坐起身来，揉一揉眼，家人送上手巾，秋谷擦了一把，就见姚希绶欢欢喜喜的又在外面撞进来，口中只叫：“二哥，东西追回来了，人也来了。”秋谷听了，立起身来道：“我知道他跑不到那里去，如今你的东西呢？”姚希绶跳跳蹦蹦的道：“东西是警察局送来的，一件不少。并且把银宝也送了来，说请二哥的示，该怎么办法？”秋谷不语，就走出房去，叫把银宝带进来。

不一会，就见银宝两鬓惺忪，不施脂粉，穿着一身竹布衫裤，低头缓步的走进来。见了秋谷，叫了一声“章大人”，立在一边，却也没有什么恐惧羞惭的形状。秋谷叫一声“银宝”道：“你好大的胆子！怎么把姚三少爷的东西糊里糊涂的拿着跑了？”银宝瞟了秋谷一眼，口中回答不出。秋谷再补一句道：“你有话只管实说，不许撒谎！”银宝又软软的看了秋谷一眼，方才说道：“这不能怪我，是我妈妈叫我走的。姚三少爷的东西也是我妈妈要带着走的，都不与我相干。”秋谷笑道：“你倒推得好干净，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和姚三少爷讲明白了再走呢？又为什么要把姚三少爷的东西带着走呢？”

银宝看着姚希绶，顿口不说。秋谷做一个手势道：“你说你的，不用看这个看那个。”银宝才低低说道：“我妈妈说姚三少爷是个……”说到这里又顿住了。秋谷道：“你妈说姚三少爷是个什么？说呀！”银宝又道：“我妈妈说姚三少爷是个滑头

少爷，又拿不出钱来，说的都是空心话，口口声声的要我嫁他，其实拿不出钱，我妈妈怕他蛮缠起来，我们吃把势饭的人家那里闹他得过？所以瞒过了他，要到河下去住着再说。要是告诉了他，他是一定不让我们去的。”秋谷道：“这走不走的话倒还罢了，你们为什么要把人家的东西带着一同走呢？”银宝粉脸微红，口中说道：“这也是我妈妈的糊涂主意，这位姚三少爷自从在我家结过线头以后，一连在我们那里住上四十几天，只付过八十几块钱，连局帐算起来，还少一百三四十块钱。我妈妈赔又赔不起，问他要呢，他只是指东话西的，不是说今天准有，就是说明天就给，我妈妈才留下他的东西，算个押帐，省得天天骂我，只说我不会做生意，不会砍斧头。”

秋谷听了，皱皱眉头问姚希绶道：“他说的话对不对？你是不是欠他一百三四十块钱？”姚希绶嘿然无语。秋谷料知不错，又问银宝道：“你不是和姚三少爷要好得很，要嫁给姚三少爷的么？”银宝看着姚希绶，连连摇头。秋谷笑道：“怎么样，你竟不承认和他要好？难道你嫁他的话也是他平空捏造出来的么？”银宝也不觉“嗤”的一笑道：“他问我肯嫁他不肯嫁他，我只好说肯嫁的，别的话叫人家怎么个说法？”秋谷道：“如此说来，你并没有情愿跟他的意思可是不是？”银宝别过头去，一言不发。秋谷又问一遍，银宝只不开口。问到第三遍，问得银宝没奈何，只得似笑非笑的点一点头。秋谷哈哈大笑道：“罢了，今天便宜你娘儿两个，好好的回去罢。要是换了第二个人，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呢！”说着，回过头来看姚希绶时，只见他面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十分难受，局局促促的，连眼睛都抬不起来。

秋谷也不说什么，只问：“你的东西点看过了没有？”姚希

绶正在出神，呆呆的竟没有听见。一个家人连忙走过去拉他一把，悄悄的和他说了几句，姚希绶方才冒冒失失的应道："东西不错。"秋谷看了一笑，又问银宝道："你妈妈呢？"银宝凄然道："我妈妈还在警察局呢。"秋谷忽然转一个念头道："这个老鸨可恶得很，须要叫他吃些小苦。"随叫家人过来，吩咐："拿一张名片到警察局去，请袁局长把银宝家老鸨先打二百嘴巴，再取保人释放。银宝本人，无干开释，不必要他取保。"吩咐才毕，家人们答应一声，往外就走。

这一下，只把个银宝吓得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极声叫道："章大人，我妈妈是亲生的，现在又有病，那里打得起？求章大人开开恩，不要打他罢！"说着，还怕秋谷不答应，赶上一步，双膝跪倒，一手拉着章秋谷的衣角，花摇柳颤的一连叩了几个头。章秋谷也趁势说道："既然你妈是亲生的，权且免打开释，以后须要小心些。"银宝诺诺连声的道："是是是是，多谢章大人。"秋谷笑道："你也不必谢我，好好的去罢。"银宝星眸含睇，翠黛微颦，轻轻的答应了一声。回过身来，劈面和姚希绶打了一个照面，姚希绶未免有情，也轻轻的说了一句："你骗得我好，我真是个痴子。"银宝漠然不动，只淡淡的说道："我骗了你什么？不说你骗我，倒说我骗你。我也没有话和你说，只问你自己的良心罢。"

姚希绶不听这几句话便罢，听了这几句话，好像自己当真有什么对他不过的事情一般，满心上觉得抱歉起来，要想安慰他几句，又碍着章秋谷同在一起，不好意思和他说什么，只笑嘻嘻的道："我也没有骗你呀。"银宝瞪他一个白眼道："还说不骗，你说昨天给四百块钱和我赎身的，现在四百块钱呢？这还不必说他，你还要在章大人面前说我拐了你的东西，派了

许多警察赶到我家里，把我妈妈同我拖着就走。我妈妈吓得要死，要不是我向来认得章大人，岂不同我妈妈一样，吓也被你吓死了？还说同我要好呢。”说着，不免一回头，又瞅了秋谷一眼。见秋谷也正在看着他们两个微微的笑，银宝也不觉嫣然一笑，脉脉含情。姚希绶没有留神，只说：“要叫你来，不过要问问你究竟不辞而别是什么意思，不是一定要把你怎样。”银宝把头一扭道：“罢了罢了，不用说了，我以后认得你这位姚三少爷就是了。”说着，又对着秋谷一笑。

秋谷似笑非笑的道：“你们闲话少说，只问你清江这个地方你还做生意不做生意？”银宝走近一步，含笑道：“章大人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悉听章大人的吩咐。”章秋谷听了，倒觉得有些踌躇起来：在章秋谷的意思，原知道自己所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人，没有个不欢迎的，何况这清淮一带的妓女，越发的倾心巴结，百倍逢迎，差不多一班妓女一个个都存着个想望丰采的心，真个是密意绵绵，芳心可可。但容偎倚，已销凤女之魂，修到鸳鸯，不羡鸾台之福。他们的心上便是想得火一般热，章秋谷却依旧只是淡淡的，不过将就应酬。如今这个银宝，章秋谷虽然看他不上，在清淮一带，倒还算得个数一数二的红人，平常的时候虽然也有攀高巴结的意思，无奈是背心上拉胡琴，叫作挨他不着。好容易得了这个机会，如何肯轻轻放手？顾不得姚希绶在旁吃醋，自然要施展他的迷魂手段，把章秋谷笼络一番。章秋谷是何等的人物？把他这般手段看得百懈希松，连心角上也没有这回事。不过要不许他在清江吃把势饭，又觉得情面上有些下不去；要依旧由他在清江这个地方住着，自己倒不要紧，姚希绶的还汤豆腐干是吃定的了。这样的一想，一时倒说不出什么来。银宝看着章秋谷的脸，只是微微

的笑。姚希绶看着银宝的脸，却酸酸的发恨。

秋谷正在沉吟，只听得家人说一声："姨太太到了。"这一声不打紧，不但章秋谷猛然一惊，大家都吃了一吓，连银宝也呆呆的发起楞来。只见秋谷连忙问道："怎么姨太太到了？是家里的姨太太么？"家人道："听说是上海的姨太太，还有一位庞老爷一同来的。"秋谷听了，摸不着头脑，只说："我上海那里有什么姨太太？又那里认得什么庞老爷？不要是认错了罢。"家人道："他们说得明明白白的，说是老爷的姨太太。"秋谷道："你怎么这样糊涂，你跟我当差，你不知道我上海没有姨太太么？"家人道："家人不知道。"秋谷立起身来喝道："你这个糊涂东西，怎么也配当差？说话都说不明白，有这种认错老爷的姨太太，就有你这种糊涂的家人！"那家人不敢开口，只连声的答应："是是是。"秋谷倒又不觉好笑起来，一叠连声的叫陈福。早见陈福匆匆的走进来，正是：

落花无主，填成薄命之坑；荡子堪怜，罩入迷魂之阵。

要知来者何人，请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五回

摆课坛瞎子出风头　　寻珠镯家庭争口舌

且说章秋谷听说上海有姨太太来了，不觉十分诧怪，不知道来的究竟是什么人。或者是以前的旧好，冒充姨太太的名号，也不可知。偏偏这个家人是个新来的，没有跟着章秋谷到上海去过，也说不出来的是那一个。秋谷见他说不明白，一叠连声的叫陈福进来。只见陈福急急的跑进来，在身旁一站。还没有开口，早又见一个花枝招展的佳人，紧跟着陈福走进来，一对秋波恰恰同章秋谷碰一个正着。秋谷不觉说一声："原来是你来了，怎么动身的时候不给我个信？"章秋谷这边的事姑且先行搁起，且待在下把一个瞎眼滑头的笑史编序出来，也好博得大家一笑。

却说上海大马路地方有一个算命起课、兼看香头的人，名字叫作卢健堂，大家叫顺了口，都叫他卢瞎子。这个卢瞎子本来是个一贫如洗的光棍，而且肩不能担，背不能负，一天到晚没得一个钱的进款，你想如何支持得住？自然的一天穷似一天。到了后来，索性穷得当光卖尽，无法可施，竟要没得饭吃起来。幸而这卢瞎子性格聪明，每每走到上海城隍庙的测字起课摊子上去呆看。只见这班江湖朋友倒也口不停说，笔不停挥，着实有些出息。卢瞎子看也看得滚瓜烂熟，听也听得顺溜非常，觉得他们这一种营业只要随机应变，口舌生风，不说一

句死话，不着一些痕迹，指东说西，指南说北，专用那一种似是而非的口气，去生发那些饭桶的钱，一定可以利市三倍。而且还不用投师学习，既不见有什么难处，又是没本钱生意，何不学着他们摆一个起课摊子，也是吃饭的方便法门？

卢瞎子主意既定，果然也在城隍庙空地上摆一个课摊子。他的眼睛虽然不瞎，却微微的有些障翳，别人看起来好像是眼睛有毛病一般。卢瞎子本来不大认得字，测字是测不来的。况且测字的进款有限，还是起课的钱多些，就索性装作瞎子，挂起一扇布牌来，什么"卢健堂十代祖传神课，专决生死疑难大事；精通奇门遁甲飞星，不灵不取课金"。高高的张挂起来。闹市的那一天，人见他的招牌比别人的来得精彩，倒也拥拥挤挤的，都来问卜。一天到晚，挤不断的人。

卢瞎子把向来听在耳朵里头的那些江湖口诀汇集在一起，不慌不忙的次第施展出来。什么远引近提，旁敲侧击，正挤反激，善诱恶吓这八套功夫，卢瞎子倒竟是全的。再用一种柔软圆滑、暗中浸润的马屁功夫，把这八套功夫连络起来，直哄得这些来起课的人个个高兴非常，不等卢瞎子决断，自己先就开口告诉他是怎么一回事，倾筐倒箧的告诉了他不算，还恨不得把爷生娘长告诉不得人的亏心事，也一起告诉他才好。卢瞎子既然绰了口风，就正襟危坐的替人决断起休咎来。就着他自己漏出来的口气，加上几句，说得活灵活现的，好像是看见的一般，说得人十分佩服，连连的称赞："卢先生真是神仙一般，说的一些也不错。"卢瞎子又把一番滑头说话来敷衍场面，临了还要奉送几个炭篓子，轻圆婉转的拍几句马屁，拍得这班人直高兴得了不得。但凡在卢瞎子那里起课的人，一个个都是高高兴兴的走出来，流水一般的称赞不迭。

也是卢瞎子的命中注定，不但时来运转，而且福至心灵。买通了许多小流氓，和他做探听事情的耳目，又结了许多泼皮无赖的道士，混帐奸险的师婆，做他的羽翼。凡是有人问病的，不是要打大醮，就是要捉生替死，求寿看香。还指名要用多少经咒，又指定了看香打醮、请经买咒的地方。四方八面的联合起来，哄骗别人的钱。渐渐的积少成多，造孽钱倒也积得不少。也有程度高些的人，不信卢瞎子的课，说他都是说假话骗人的，无奈他正交鸿运，十课里头竟有九课灵的。到了后来，渐渐居移气、养移体的摆起架子来。始而是他拍别人的马屁，后来他名声大了，就不肯拍马屁。久而久之，倒反要别人拍起他来。再到了后来，名声愈闹愈大，上海地方的人竟没有一个不知道卢瞎子的。他也就虚飘飘的，好像在云端里过日子的一般，连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自己起来，总疑惑自己的本领实在大的了不得。

有一天卢瞎子正在那里摇头摆尾的和人起课，起课的人围了一桌子。此时的卢瞎子大发其财，搬到租界大马路去，设了一个课坛，门庭如市，僮仆成行，还有许多弟子，跄跄济济的大家捧着这个卢瞎子，就同捧凤凰一般。卢瞎子也左顾右盼、气象尊严，迥不是以前的卢瞎子了。正在起课说得高兴，口讲手划、唾沫四飞。旁边的人都鸦雀无声的听。忽见一个后生气急败坏的分开众人，飞也似的撞进来，口里叫道："先生先生，快给我起一个课，我是占急病的。"卢瞎子明明睄得见他，却只作看不见的一般，慢慢的替他排起课来。一面假作抡指推排，一面东西张望。早见一个人站在起课人的上首，举起手来打一个暗号。卢瞎子只作没有看见，心上已是了然，就侃侃说道："据课象断起来，尊驾是问尊亲长辈的病的，可是不是？"那人

道："先生一说就着。"卢瞎子又道："据课上看，今天日子的干支，刚刚同父母宫相冲。若是内卦，自然是问令堂的病。现在卦象是外爻，这不用说一定是问尊大人的病了。"那人听了，连连点头道："神课神课，果然一点不错。请问先生，病人还有救没有？"

卢瞎子沉吟一会道："救是未必全然无救，课里头说这个病来得极快，倒像是不寒不热的病，这是命宫里忽地划来一个妖星，所以病势来得这般快当。咳，危险得很，危险得很。"那人忙道："果然病势急骤得很，是个绞肠痧的样子。"卢瞎子把手一拍，对着众人说道："何如？我说他不是寒病，也不是热病，现在这样三伏天，不是急痧是什么？"众人听了，都深深的佩服。卢瞎子道："课象虽是六冲，病势也还有救。只是今年的方向利东南不利西北，尊府若在东南方面，病情自然不妨；万一在西北方面，那就恐怕坏了。"一句话还没有说毕，早见这个起课的人性急慌忙的在衣袋里只一掏，掏出一角钱来，"铮"的往桌子上一丢，大踏步转身便走。卢瞎子见他走了，把嘴往外一努，就有人跟着他往外便走。卢瞎子透过一口气，略略休息一会，再和别人起课。

不多一刻，早见那跟出去的人又走了进来，使一个手势。卢瞎子就故意向众人说道："不瞒你们诸位说，我姓卢的起的课，虽然不敢一定说灵，却也不能说不灵，不过有时候也有不能实说的难处。就如刚才那位问课的先生，问他令尊的病可有救没有救，我一看是个六冲课，又正犯丧门披麻煞，照课判断起来，是他问课的时候，病人已经死了。我虽然知道病人是死了，却又对他说不得。你想他一片孝心巴巴的替他令尊问病，我却说病人已经死了，岂不伤了他的心？所以又没奈何，只好

行个方便，暂时不给他说，等他急急的赶回去，这不是我们起课的也有难处么？”众人听了，一个个点头播脑的都说不差。卢瞎子见许多人都恭维他，只把他高兴得满心里奇痒起来，再也爬搔不着，也不知口里要说些什么。

正在这般时候，又见人群里走进一个人来，口里说道："这里的课，是专门判断生死疑难大事的是不是？”卢瞎子连忙应道："尊驾是有什么疑难大事，要来问课的么？请问尊姓雅篆。”那人道："我姓陆，草字大任。今天公馆里失了一件东西，大家都你推我我推你的，查不出来。久仰你的大名，课理如神，特来请教：这失去的东西还追得回来追不回来？”卢瞎子心上就觉得跳了两跳，又不好一定问他失的什么东西，只好按定心神，一面和他起课，一面搭七搭八的探问他的口风。一会儿课象排了出来，陆大任的口风却一些探问不出。卢瞎子看一看前后左右，他那些耳目虽然有几个人站在旁边，大约都不认识这个陆大任是什么人，递不出一个暗号，更透不得一些消息。

卢瞎子无可奈何，只好按定心神，细细的推算一回，自己口中咕噜道："推算起来，今天是个庚日，来人又站在西方庚辛位上，所失的一定是金银之类。西方是白色，一定是有金刚钻同珠子的，看起来，这失掉的东西是金银首饰，又镶嵌着金刚钻同珠子，不知道可是不是？”陆大任不等他说完，拍手道："你的课真灵，果然是一副珠镯。你看看课上到底追得回来追不回来？”卢瞎子一听这几句话，登时长了几分精神，连说话都响亮了许多。只见他低头闭目，抡着右手几个手指，掐来掐去的掐了一会，突然说道："恭喜恭喜，失去的东西坐身不动，实在好好的放在那里，没有失去，将来自然要现出来的。”陆大任道："怎么，这副珠镯没有失掉么？”卢瞎子道："明明的在那

里没有失掉，不过一时不留神，不知放在那里去了，你就是翻天覆地的找，也是找不出来，忽然在无心之中又现了出来，这叫作要寻寻不着，不找自然来，你不信，只试试我的话就是了。”陆大任道：“既然如此，这副镯子是一定没有遗失，也一定没有给人偷去的了？”卢瞎子连忙把一颗头颠得就像公鸡吃米一般，口中连说：“这个自然，这个自然。”

陆大任道：“东西既然没有失，总在一个地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课里头一定有的，还要请你给我细细的推算推算。”这一下子，又把卢瞎子吓了一跳，支吾着说道：“你这个课是明明说东西没有失，将来一定自己会出来的。至于你一定要问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起课的规矩，一课只问一事，不能问两件事的。你的课是问失物追得回来追不回来，所以这一个课里头只能给你判断东西的有没有，不能告诉你东西在什么地方。其实只要东西一定没有失，他慢慢的自然会出来的，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该应找不到，也是找不到的。”陆大任听了，默然不语。想了一想，他这几句话也不能算错，就说：“既是一课不问两事，我就再占一课，也是一样。”卢瞎子被他缠住了，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然而又不能回他，只好再替他排起一课来。

搔头摸耳的想了半天，忽然得了主意，道：“第二课是太常用事，却依旧是坐身不动；太常用事，坐身不动，东西没有失。和第一课刚刚相合。太常是旗帜手帕和衣服绸布等一类东西，一定是夹在衣服或手巾里头，当时没有留神，现在也无从寻起。总而言之，你有意去寻是寻不到的，不寻的时候，还你容容易易的现出来就是了。你只要谨防口舌，不要张扬。若要张扬出去，恐怕还要闹些意外的口舌。你这一课内有耗神，耗

神是主口舌的，你自己留心罢。"陆大任听了，只说："如若应了你的口，东西寻了出来，我一定给你登报扬名。"卢瞎子道："我的口是一定应的，你只不要性急，性急也不中用的。"

陆大任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只给了课钱，匆匆的就往外走。不防有一个人在外面飞撞进来，两个人刚巧对面一撞，两个人不约而同齐叫一声"阿呀"。陆大任掩着鼻子，进来的人按着嘴唇，一时说不出话来。幸而还好，大家都没有破皮出血。陆大任定了一定，方才骂道："你这个冒失鬼，怎么眼睛也看不见人，一抹地往前乱撞，撞你妈的什么？"那进来的人见陆大任张口就骂，那里肯服？也乱骂起来，两下几乎打架。

卢瞎子连忙叫人劝解开了，问他为什么事这般乱撞。那撞进来的人指手划脚的说道："我在庙西弄里头住，和那刚才来问病的王老仁是隔壁邻居，他老子病重，我是知道的，但是三伏天发痧的也多得很，怎见得一定就死？刚才卢先生替他起课，说是已经死了，我还有些不相信，跑回去打听打听，看到底死没有死。不想刚刚走到弄口，已经听得他家一片哭声，想来真是死了。我才一口气又跑到这里来，要请卢先生和我起一个课，不料走得急促了些，撞在别人身上。这卢先生的课真是活灵活现，上海滩上没有第二个的。"陆大任听了，由不得连连点头。大家听着，也都随声附和的说："卢先生真是神课。"卢瞎子听了，如何不得意？自此以后，生意一天好似一天，卢瞎子的家产，也一天多似一天。

陆大任自从在卢瞎子那里起课回去之后，隔了不多几日，果然同卢瞎子在上海报上吹了一大阵子的牛，又自己同着一个少妇来谢卢瞎子。卢瞎子不免要问问情形，陆大任低低的把这件事的始末根由，和他约略说上一遍。原来这个少妇叫做崔三

奶奶，是陆大任的小姨。二十岁上死了丈夫，就同陆大任有些不干不净。这一天，崔三奶奶到陆家去看姊姊，未免又同陆大任续起旧来。把一副珠镯子用手巾包了，塞在枕头边的。不想两下正在吃紧之时，这位陆奶奶忽然闯进房去，把一对野鸳鸯惊得豁地分开。陆大任和崔三奶奶的事，陆奶奶原有些晓得的，却倒没有一定的形迹露在陆奶奶眼内。陆奶奶也将错就错的，只作不知。如今忽然被他撞破了这桩好事，耳闻目见，未免难堪，也就心上酸溜溜的难受起来。冷笑了一声，一言不发。陆大任虽然惶恐，也还罢了，这位崔三奶奶面子上如何搁得住？三十六着，只好走为上着，一溜烟夺门而出，竟自走了回去。

陆奶奶见妹子跑了，自然要和陆大任过不去，陆大任只得陪笑认错。陆奶奶见他已经自己认错，当真好把他怎样？那一面又是自家的妹子，无可如何，只好叹一口气，就算罢了。崔三奶奶那副珠镯子本来是在枕头旁边的，刚刚陆大任两件衣服也叠在一起，陆奶奶顺手把衣服放进衣柜里去，不知不觉的把这一个小小的手巾包一同带了进去。凭着陆大任把一张床几乎翻了转来，那里有一些影响？自从到卢瞎子那里起课之后，回家又在床上寻得个不耐烦，依然还是寻不着。隔了一天，陆大任要换衣服，刚刚把一件衣服往上一提，只听“扑”的一下，一件东西掉下地来。陆大任一眼看见，知道就是这副珠镯，赶忙藏了起来，去送还崔三奶奶。崔三奶奶十分欢喜，连忙自己带了二十块钱，来送给卢瞎子，算是谢仪。还要起一个终身课，问问将来的吉凶。

当下陆大任低低的同卢瞎子说了一遍，道：“我便告诉了你，你却不可告诉别人，一个不小心，就要闹乱子的。”卢瞎

子听得颠头播脑的道："这个自然，求医问卜，本来用不着隐瞒，若不说真话，倒不好了。你只顾放心，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就是我家里人，我也不告诉他们的。"一面说着，免不得把崔三奶奶看了一眼。崔三奶奶脸上，登时影影绰绰的红起来。

陆大任随把二十块钱送给卢瞎子，卢瞎子假意不受。推了一会，崔三奶奶笑道："卢先生不用客气，我们请教卢先生的事多得很呢。我那副珠镯子，现在三四千块钱买一副，还赶不上我这一副的好，这一二十块钱，不过表表我们的意思，卢先生不要嫌少就是了。"卢瞎子听了这般轻圆清脆的喉咙，那里还说得出话？就老老实实的谢了一声，收了进去。崔三奶奶不觉对着卢瞎子嫣然一笑，卢瞎子猛然想起一桩心事，由不得毛骨悚然。正是：

流波巧笑，惊回鼠子之魂；蛇影杯弓，吓破幺麽之胆。

不知卢瞎子想些什么，且看下回交代。

第一二六回

暗拆白连环排密计　　倒脱靴反掌捉盲奴

且说卢瞎子见崔三奶奶笑吟吟的看他一眼，想起以前的心事，不由得毛骨悚然，吓出一身汗来。想着一年之前上了女拆白党的恶当，把自己辛辛苦苦积趱起来的家产，给他轻轻易易的一骗，就骗了一万多块钱去。如今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心痛。万一这位崔三奶奶也是这般路数，布起第二个骗局来，这可不是顽的。想着，连忙收束心神，正襟危坐，眼观鼻，鼻观心的，连正眼儿也不瞅崔三奶奶一眼。禁不起崔三奶奶倒又走近身来，笑盈盈的说："卢先生，你的课灵得很，我要请你给我起一个终身课，问问将来的运气好不好。"

卢瞎子听说要他起课，方才放下心来。一面排着课，一面少不得套问他的口气，套问得有些门径，方才开起课来。什么"行运交运，见喜帮夫；又是什么二十岁上有一重难关，一丈阔的水坑，双脚跳过去便好，若是跳不过去，可就险得很了。一重重的丧门吊客，还带着许多的冲克刑伤，就算自己挣出性命来，克夫刑子是再也免不掉的。"崔三奶奶听到这里，不觉流下泪来，口中说道："先生说的就好像自家看见的一般，没有一句不灵的。只不知我这个人为何命苦到这般田地，男人是死了，二十岁就做了只身人。生了两胎，又只留了一个。这般苦命，料想将来也没有好日的了。"卢瞎子道："这却不然，奶奶

今天这个课是六合课，喜星财星都旺得很，正交好运的时候。从前的恶运已经脱得干干净净，以后一天好似一天，一路下去，子孙满堂，富贵双全。终身课起到这般的课，真是没有再好的了。不过子息少些，一个儿子是有的。”

卢瞎子说得天花乱坠，崔三奶奶却不因不由的脸上又红起来，吞吞吐吐的问道：“卢先生，你在课上看起来，我有一个儿子么？”卢瞎子道：“这是课上断的，再准没有。”崔三奶奶道：“再请先生细细的算算，我到底有儿子没有儿子？”卢瞎子道：“怎么没有儿子？一定有的。”崔三奶奶道：“不瞒你说，我是没有儿子的。”卢瞎子大睁着眼，慌忙问道：“你说什么？”崔三奶奶道：“我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又是个单身人……”说到这一句，就顿住了口，不说下去。陆大任在旁听着，不觉看了崔三奶奶一眼，把一个手指指一指自己的鼻子。崔三奶奶着实瞪他一眼，陆大任也不由好笑起来，搭讪着向卢瞎子道：“他生是生过一个男孩子的，两岁就出花死了，想来课上说他有一个儿子，就是这个没有养大的孩子了。”

卢瞎子听得崔三奶奶说没有儿子，方才觉得自己大意了些，他明明自己说生了两胎，止留一个。这一个留下的是男是女，究竟还不知道，应该探问一个实在才好开课，不该这般大意，冒冒失失的说了出来。如今是说僵了，收又收不回来，只好同他硬挺。好在以后的事是渺渺茫茫、一无凭据的，凭着一张嘴翻来覆去的说，有什么人来驳他？想定主意，正要开口，听得陆大任和他说话，趁势正色道：“不瞒你陆先生说，我是依课论课。三奶奶没有儿子，我也不知道，要说起这一档课来，那是一定有儿子的。至于这是什么道理，我就不知道了。”陆大任笑道：“这一档课倒也来得奇怪，明明没有儿子的人，怎

么课上会有儿子？”卢瞎子接着道：“课倒不算奇怪，只是未来的事我们也不敢轻易泄漏天机，我只有一句话，陆先生记着：若到十五年之后，崔三奶奶做四十岁生日的时光要真没有儿子，我卢健堂就从此不替人家起课，尽管请你陆先生来卸我的招牌就是了。”崔三奶奶不觉一笑道：“不用说了，我也没功夫听这些话，回去还有事呢。”就随手又取出一张十元钞票，亲手递给卢瞎子道：“这是课金。”卢瞎子忙道：“刚才三奶奶赏赐许多，我已经不好意思，如何三奶奶又要破费起来？”三奶奶听了一笑，摇摇手道：“你不用客气，难道我的一个终身课连十块钱都不值么？”说罢，也不等卢瞎子再说，竟自轻移莲步，走了出去。一阵香风，早已不见了。

卢瞎子今天无意之中得了三十块钱，高兴得了不得。列公听者，像卢瞎子这样的人本是个无赖出身，连个当忘八的也不如，有什么大气候？虽然此刻很被他积了几个钱，却是江山可改，本性难移。他那本来的见钱眼开的性格，如何更改得来？所以得了三十块钱，就觉十分高兴。

自从这一天以后，陆大任没有来过，崔三奶奶却常常的光顾起来。大约一个月之内，至少也得起上七八个课。每一个课不是十块，就是五块，从没有一次少给的。卢瞎子自然十分欢迎，十分巴结。这位崔三奶奶也觉得和卢瞎子亲近起来，卢瞎子心上不免扑扑的跳，竟有些捉摸不定起来。却又为以前上过了别人的当，恐怕要钻第二次圈套，勉勉强强的忍住了，不敢十分兜搭。崔三奶奶也只是有意无意的，有时忽然的熟落非常，有时又忽然的言笑不苟，那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宜嗔宜喜的丰神，早已把一个卢瞎子的心引得火一般热，却又不敢公然放肆。这样干咽唾沫的相思况味，倒也亏他挨得过去。就是

这般的延延挨挨，约摸也有一两个月光景。

这一天，卢瞎子刚才吃过晚饭，崔三奶奶忽地来了，满面上无精打采的样儿，要叫卢瞎子替他起课。卢瞎子问他为什么事，崔三奶奶面上一呆，说不出来。支吾了一会，方才说道："你楼上有空房间没有？在这里不好讲话，有话到你楼上去说。"卢瞎子想了一想道："楼上有一间亭子间，是空的，三奶奶有话到亭子间去说好不好？"三奶奶点一点头，又把手往上一指，叫他引路。卢瞎子少不得要装出那眼睛不大看得见的模样，叫一个人扶着，同着三奶奶一起上楼。

在亭子间里坐下，三奶奶左右一看，见没有人，就自己立起来，"呀"的一声把门关上。卢瞎子不知他要怎么样，不觉吃了一惊，正要问时，三奶奶向他摇手，叫他不要高声。卢瞎子暗想：这真有些诧异，不懂他鬼头鬼脑的要起什么课？只见三奶奶轻轻的拉过一张椅子，紧靠卢瞎子一屁股公然坐下。两个人的脸只隔得三五寸远，那一阵阵脂粉和头发的香气，直钻进卢瞎子鼻孔里来，卢瞎子不由得一个心突突的乱跳起来。只见崔三奶奶和他脸对脸的，未曾开口，先叹了一口气，两行珠泪就荡荡漾漾的要流出来，凄凄楚楚的说道："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不好意思，有话只得要和你实说了。况且这求签起课是对着佛天菩萨的事情，不说实话是不灵的，只是你不要到外面去胡乱传说，坏我的名气才好。"卢瞎子连忙说道："这个三奶奶只管放心，我这个地方这样的事情多得很，也有人家的少奶奶、姨太太瞒着家里的人来起课的，还有人家的小姐来起课的，都是告诉不得人的事，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要说三奶奶这般待我，我不敢坏三奶奶的声名，就是别人，我们也不肯的。"

三奶奶低垂粉颈，又想了一想道："罢罢，我也顾不得许多，实告诉你说罢。有一个人很和我过不去，我想从此不理他，和他断绝往来，又怕他放我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更觉得撕掳不来，你给我起一个课，看这样办法行不行？"卢瞎子一时会不过这个意思，忙问："这是个什么人？还是三奶奶娘家的？还是婆家的？"三奶奶面上一红，瞅了卢瞎子一眼，不理他。卢瞎子不懂，又问一句，三奶奶索性别过头去，只当不听见。卢瞎子不好再问，只呆呆的想。

等了一会，三奶奶回过脸来，似怒非怒的道："就是这一个人放我不过，又把我的钱用了不少，你难道还不明白么？"卢瞎子恍然大悟，不觉自己也笑起来道："我是个糊涂人，一时想不出这其中的道理，三奶奶不要见怪。如今我明白了，就和三奶奶推算起来。"说罢，果然单单拆拆拆单的闹了一阵，排出一课。又口中咕噜了一阵，才向三奶奶说道："三奶奶只顾和他断绝往来就是了，虽然是个六冲课，却冲而不破，里头还有吉星化解，没有什么大坏处，无非有些口舌气恼就是了。"三奶奶道："口舌气恼自然是有的，只要不受他的害，也就罢了。"卢瞎子道："这个不要紧，决不能受他的害。他心上虽然想害三奶奶，却是害不到的，三奶奶倒不要害怕。"三奶奶听了，面上才有些笑容，高高兴兴的道："既然如此，我就决意不理他，看他有什么法子来办我。但是一件，我是个只身人，又没有儿子，这个身体竟是虚飘飘的，同浪打浮萍一样，放着偌大的家私，将来交给那个？若早些有个把同心合意靠得住的人，我也不至于上别人的当。"说着，脸上又有些红红着，桃腮杏脸，罩着一层薄薄的红晕，越觉得加了几分颜色。

卢瞎子是何等样的滑头，听了他这番说话，心上早已明白

他的意思，不由得心里头搅得火杂杂地，待要斗他一两句，绰一个干趣，又怕碰了钉子，不好意思。想了一想，笑嘻嘻的问道："三奶奶上那一个的当？"三奶奶瞅他一眼道："不必说了，你也不必问我。总然就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他是何等样人。"卢瞎子又贼忒嘻嘻的道："啊呀，这个骗三奶奶的人真是可恨！像三奶奶这样好人，如何下得这个狠？不怕天打雷劈、男盗女娼的么？"三奶奶飞了卢瞎子一眼道："算你会说，恐怕不是本心上的话罢。"卢瞎子连忙说道："句句是真心，不敢有一个字的谎。三奶奶若不信，我就当天赌咒何如？"说罢，认真要跪下去。三奶奶抢前一步，一把拉住，低低说道："亏你做得出这般模样，神头鬼脸的，给人家看见了，岂不说出好话来么？"一面说话，那一点樱唇之内，一股甜蜜蜜的香气直喷出来，薰得卢瞎子满心奇痒，身体有些软软的，也说不出什么话，只好诺诺连声的答应。崔三奶奶又正色道："我为你卜筮如神，所以件件事情都请教你，并没有别的意思，你要自己心上明白。"卢瞎子听了，自然只有答应的分儿，不好再说别的。

崔三奶奶略坐一坐，就立起身来，开了皮包一看，就失惊道："啊呀，不好了，保险箱的钥匙错了！这怎么好？"卢瞎子忍不住问道："三奶奶保险箱的钥匙是放在什么地方的？"三奶奶道："钥匙是在我妆台抽屉里头，不给人拿去还好，要给别人拿去，那就不得了啦。"卢瞎子道："别人就拿了去，也不敢开三奶奶的保险箱，三奶奶只顾放心。"三奶奶瞪他一眼道："说你聪明，你如何又糊涂起来？"说着，也不再同卢瞎子说话，匆匆忙忙的要走。卢瞎子不便相留，只见他湘裙款蹙，莲步如飞，一路格登格登的走下扶梯，卢瞎子也跟着下来。

崔三奶奶正待要走，忽然停住脚步道："几乎忘了，"在皮

包里取出一张钞票,递给卢瞎子道:“这是五十块钱钞票,就算今天的课金。”卢瞎子听是五十块的钞票,连忙依旧把钞票塞在崔三奶奶手内,口中说道:“太多太多,一定不敢收。起一个课,只消一角小洋就好了。”崔三奶奶皱眉道:“你好啰苏,我给你,你只管收下就是了,我那有闲功夫同你客气?”说着,把钞票向桌子上一撂,头也不回,匆匆便走。

还没有走出门,早见一个鲜衣丽服的少年,约有二十来岁年纪,面庞俊俏,带着些徘徊顾影的神情,举止轻扬,更有些浮滑虚花的格局。眉眼虽然松秀,却露着一派油光,身材也算玲珑,不像个官家子弟,一脸的怒气,奔进门来。一眼见了崔三奶奶,就大怒道:“你把钥匙带出来作什么?快快的取来给我。”崔三奶奶一见这个少年,登时脸上失色道:“你要钥匙作甚?”少年道:“我要开保险箱拿我的东西。”崔三奶奶想了一想道:“我记得你没有东西在保险箱里头,恐怕你记错了。”少年怫然道:“你好记性,怎么就不记得了?快快把钥匙拿过来罢。”崔三奶奶道:“钥匙不在橱里么?我好像没有带出来,你回去先寻一寻看。”少年冷笑道:“带出来就带出来,没有带出来就没有带出来,有什么好像不好像?你不愿意给我,就剪绝说不给就是了,何必绕着湾儿说?”

崔三奶奶不听这几句话犹可,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也生起气来,粉面通红,蛾眉微蹙,也冷笑一声道:“就算我不给,也没有什么要紧。个把钥匙,也是极平常的事,你就要拿你的东西,难道候我回去再给你拿也等不得么?何必巴巴的赶到这个地方来,未免忒觉得看我不起了。”少年睁着眼道:“你会乱七八糟往各处跑,我就会上天入地的往各处赶。你做的事,打量我不知道么?”崔三奶奶怒道:“我往各处乱跑,也不与你相

干，你不配管我！”少年大怒道：“你这个烂污货，你道我不配管你么？告诉你说，我管定了，你敢怎么样？”崔三奶奶见他张口就骂，也怒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开口就骂人烂污货。这还了得，从今以后，不准你上我的门，若再要上我的门，老实不客气，定规叫巡捕赶你出去！你本来是个叫化料，吃了三天饱饭，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你自己想一想，可像个人不像个人？”说着，把脸一别，就要走出去。

少年听他骂得十分刻毒，由不得怒从心起，抢进一步，大叫道：“你这种烂污货，倒也少有出见的，和别人吊膀子也还罢了，索性和瞎子吊起膀子来，真真的不要面孔！”一面说，又把两手向前一拦道：“你想走到那里去？你要走好好的把钥匙拿出来。”崔三奶奶只当没有听见，就想夺门而出。早被少年当胸一搪，搪得金莲倒退，脚步踉跄，一连退了几步，喘吁吁的嚷道：“你打我么？”少年更不开口，劈手一把，把崔三奶奶手内的皮包抢了过去。急得崔三奶奶连忙上前去夺，又被他顺手一推，崔三奶奶立脚不住，竟是仰面一交，跌倒在地。少年抢了皮包，那里还管崔三奶奶的死活，三脚两步的跳了出去。卢瞎子也不便去追他，只好在地上把崔三奶奶轻轻的扶起来。

崔三奶奶见皮包给他抢了去，这一气非同小可，登时发起肝气痛来，两手捧心，呻吟不已。慌得卢瞎子手脚无措，连忙差个徒弟到药房里头去买九种气痛散。停了一会，还没有买来，崔三奶奶的肝气却越发越凶起来，连坐也坐不住了，只想要睡下来。卢瞎子忙忙问道：“三奶奶既然要睡一睡，不嫌地方龌龊，到楼上去睡一会好不好？”三奶奶有气无力的，话都说不出来，只点了一点头。卢瞎子用尽生平之力，还叫了两个人帮着他，好容易把崔三奶奶扶上楼去，睡在床上，还是痛得满床乱滚。

卢瞎子发起极来，只怕万一个死在这里，岂不是个糟局？只得自己也扒上床去，和崔三奶奶抹胸脯。用力抹了一会，崔三奶奶果然好些。一会儿药来了，卢瞎子照着药单，加重些分两，倒了许多在茶杯里，用开水一冲，调得匀匀的，试了冷热，送到崔三奶奶口边，崔三奶奶一饮而尽。

略停一刻，只听崔三奶奶肚子里头轮回旋转的响起来，响了一会，肝气登时平复，放了几个响屁，就同没病的人一般。慢慢的在床上坐起来，挽一挽头发。卢瞎子问道："三奶奶好些么？"崔三奶奶一把拉住了卢瞎子，点一点头，那一对秋波瞟着卢瞎子，目不转睛的看看了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道："谢谢你。"就顿住了口，把头一低。卢瞎子这个饭桶，一生一世何曾经过这般钩魂摄魄的排场？不由的骨节酥麻，神魂飞越，几乎把生年月日都忘得干干净净，也就老老实实的不客气起来。

崔三奶奶休息一会，忽又失惊打怪的道："不好不好，他把我皮包抢了去，别的倒不要紧，不过八九百块钱钞票，他就一齐拿了去，也不算什么。只怕他拿着钥匙开不开铁箱，又各处搜寻钥匙，如若给他搜寻着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说着，就立起身来要走。卢瞎子见他十分着急，也不好留他，只说："三奶奶刚才好些，出去冒了风，不是顽的。"崔三奶奶道："我的一个身体还觉得有些虚飘飘的，好像在云里雾里一般，此刻也顾不得了，只好先回去罢。"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身体就是一晃，几乎跌倒。卢瞎子赶忙扶住，慢慢的扶着他，一步一步的挨下楼来。只觉得崔三奶奶的一个身体软绵绵的紧紧偎在卢瞎子身上，这一偎，又把卢瞎子的心偎得晃晃荡荡起来。直看着崔三奶奶慢慢的上了包车，对着卢瞎子点头一笑，车夫拉起车

来，飞一般的走了。一霎时烟尘滚滚，早已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卢瞎子一个人无精打采的走进来，还觉得有些昏昏邓邓的。

过了两天，崔三奶奶来了。正是三月天气，穿着一身家常衣服，轻罗薄绮，越觉得袅娜多姿。一见卢瞎子，就说："你的课实在灵得了不得。"卢瞎子忙问："前天的保险箱钥匙没有给他搜寻着么？"崔三奶奶摇头笑道："还好还好，亏得他没有搜着。"卢瞎子见崔三奶奶十分高兴，就请他楼上去坐。崔三奶奶欣然应诺，同到楼上坐下，竟和卢瞎子长谈起来。谈到入港的时候，星眸斜睇，宝靥微红，一对秋波水汪汪的直看卢瞎子，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态，凭你再是第一等铁心石肠的英雄，到了这个时光，也要把持不住，何况区区一个卢瞎子，有多大的气候，禁得这样揉搓？一霎时，就把卢瞎子家的一角小楼做了他们两个的临时组合所，自然的情投意合，似漆如胶。崔三奶奶只说家里放着许多产业，没有个妥当的人管理，实在不方便。从前年纪轻绰烂污，也不知给人骗去了多少银钱衣饰，如今是再不上当的了。卢瞎子问他给人骗了多少钱去，崔三奶奶略略一算道："前后算起来，也有三万多块钱，衣服首饰还不算。"卢瞎子不由把舌头伸了一伸，暗想：这才是个大阔手呢！

从这一天之后，崔三奶奶一个月之内一定要到卢瞎子家住上几夜，渐渐的把家里的事情和家产的总数，都和卢瞎子说了。又把银行存摺交给卢瞎子，替他收着。卢瞎子十分二十分的高兴，却故意说道："你说小白脸都是滑头，靠托不住，难道我是靠托得住的么？"崔三奶奶挨着卢瞎子低低笑道："那班拆白党怎么好来比你？你是有身家的人，上海地方那一个不知道你卢健堂的名字？我一来感激你相待的一番意思，二来喜欢你

的诚实，天理良心，没有把你当作外人看待，你就自己说靠不住，我也是不信的。”卢瞎子道：“你这般信托我，万一我把你的钱用掉了，你又怎么样呢？”崔三奶奶瞟了一眼道：“我的就是你的，分什么彼此？你要用只管用就是了，我若怕你用了我的，我还肯交给你么？你只不要同去年一样，给女拆白党骗了去，那时我是不答应的。”

卢瞎子不料他也晓得这件事，不觉忸怩惶恐起来，笑嘻嘻的问：“你怎么会知道的？”崔三奶奶“嗤”的一笑道：“衣袖里头做的事，还有个亟会知道呢，你做的事，你瞒那一个？老实同你说，我去年就知道了，还说你真是好人。你想，如不是好人，白花花的一万八千块钱，如何肯伏伏贴贴的拿出来？不过你这件事我虽然早已知道，却只知道你给女拆白党骗了一万八千块钱去，究竟如何的骗法，我就不知道了。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你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细细的说给我听，也好等我长些见识。”卢瞎子掩饰不来，只得把去年如何遇见女拆白党杨淑英，又叫风头老四，一见就要好起来，又如何的调情入港，如何的叫他代赎道契，如何的两个人一同去赎，如何的道契赎了出来，又说错了，叫他拿着赎出来的道契同到第二家去掉换。杨老四把道契拿上楼去，永远不下来。如何的吵闹起来，第二家人家的人只说没有这件事。再走回第一家去，也和第二家一样，倒反说他拆梢，要把他扭送到巡捕房去。如何的吞声忍气，自认吃亏的话，一一说了一遍。只把一个崔三奶奶听得“吱吱格格”的笑起来。

卢瞎子一面说，崔三奶奶一面笑，直笑到卢瞎子说到自认吃亏，越发放声大笑，把一个纤指点一点卢瞎子的头道：“看不出你这个人这般的老实无用，他不骗你骗谁？说起来原是你

自家不好，不该起了贪心，想别人家的道契，所以上了这般恶当。你若不想别人的地皮，不起这种贪心，如今这一万八千块钱依然还是姓卢，不要说风头老四，就是风头老八也是不中用的。以后劝你不要想别人的，别人自然也就想不到你的了。你又不是没有钱的人，何苦要去想别人的？你说我这话是不是？”卢瞎子听了这番说话，心上很是佩服，不由就一连答应了几个是，暗想：从今以后，我也学了个乖，不论要我怎么样，都办得到，要我拿出钱来，是办不到的。他如今既然把银行存摺都交给我，或者碰一个巧宗儿，可以把去年给老四骗去的钱弄他回来，甚而至于倒赚几个也是不可知的事。想到快活处，不觉手舞足蹈起来。

卢瞎子既存了这个心，要想在崔三奶奶身上捞杨老四骗去的本，就越发做得一点一划的诚实不苟，竟有个君子不轻然诺的光景，把一个崔三奶奶巴结得无可不可的，欢喜到十二分，不但把银行存据同钱庄上往来的摺子都交给他，连图章都交给他了。有时还把一个首饰匣子交给卢瞎子，叫他存放几天，也连匣子上的钥匙都交给他。卢瞎子免不得趁着崔三奶奶一转背的时候，偷偷的把匣子里头的东西拿出去给人估看，都说是上好的珠钻，只一只戒指，就值五六千块钱，卢瞎子更觉放心。崔三奶奶到第四天上才把首饰匣子拿回去，打开一看，见里面的几件首饰都移易了地方，虽然相差之处止在毫发之间，却瞒不得细心的人，不觉微微一笑，也不去问他，只当作不知道。

几天之后，崔三奶奶同着卢瞎子一同到一家新开的华胜银行里头去存了两万块钱，说明一年为期，利息九厘。崔三奶奶同他较量了一番，竟加了一厘利钱，当时就叫卢瞎子取出图章来，在存单根上盖了一个图章。当时说得明明白白的，非要见

了这个图章，方能提取本息，银行里人自然答应。崔三奶奶随手把存单和图章依旧交给卢瞎子收好，叮嘱他小心藏贮，不要把存单同图章放在一起。卢瞎子没口子的答应，一团高兴，直快活到心眼里头去，仿佛这两万块钱已经钻在自己腰包里去，是个拿得定打不破的稳瓶，两个人过得愈加亲密。

崔三奶奶还有一个结拜姊妹，嫁在钱家，都叫他钱二奶奶。生得风骚冶荡，伶俏非凡。崔三奶奶同着他，也到卢瞎子这里起课。崔三奶奶的事本来并不瞒他，彼此都不避忌，钱二奶奶就叫卢瞎子做妹夫，大家说说笑笑的，就同自家人一样。一连来了几次，早已和卢瞎子暗中刮上了手。崔三奶奶有些知道，却也不吃他们的醋，只作不知。钱二奶奶当着崔三奶奶的面，依声还是拘拘束束的，不好意思放荡。

有一天，卢瞎子同着他们两个人到福建馆子小有天去吃晚饭。崔三奶奶同钱二奶奶对面坐下，卢瞎子就坐在下首主位上。钱二奶奶吃了几杯酒，高兴起来，忘其所以，翘起一只纤瘦而长的金莲，在桌子底下伸过来，搁在卢瞎子膝盖上。崔三奶奶何等机伶？早已一眼看见，微微笑道："这里的水饺着实不错，你们吃不吃？"卢瞎子没有懂崔三奶奶的话，只说："既然饺子不错，我们何妨大家吃些。"崔三奶奶听了，掩着口，看着钱二奶奶"格支格支"的笑。钱二奶奶满面通红，赶忙把脚缩回去，口中说不出什么。卢瞎子还问钱二奶奶："你吃饺子不吃？"崔三奶奶越发拍手打掌的，笑得没个开交，钱二奶奶越发不好意思起来。

正在面红颈赤的时候，卢瞎子还只管尽着问道："吃水饺子也没有什么好笑，笑些什么？"钱二奶奶见卢瞎子浑浑楞楞的，把他衣袖一扯道："你不懂，就少说几句罢。"不防卢瞎子

举起象箸，夹着半个薰蛋，香喷喷的正要到口，给钱二奶奶这一扯，右手一松，这半个薰蛋就在卢瞎子嘴边一碰，带着嘴上的胡须，染上许多绝嫩的蛋黄，点点滴滴的挂在胡须上。鸡蛋落下去，又落在卢瞎子身上，把一件簇新的白罗衫也染了几点蛋黄，一团油影。卢瞎子连叫"阿呀"，疾忙立起身来，袖口一带，索性把一双牙箸、一个酒杯都带下地来，"豁啷"的一声，酒杯碎了。卢瞎子着了急，湾下腰去要拣，不想他虽然不是真瞎子，究竟眼光不大清楚，只这一湾腰，就"砰"的把额角撞在台角上去，撞得他眼睛里金花乱迸，火灼灼的痛起来。

崔三奶奶本来已经笑得腰湾腹痛，见了卢瞎子这般模样，更觉二十四分的可笑，再忍也忍不住，只笑得两手抱着胸脯，连连咳嗽，还是笑个不住。钱二奶奶也是放声大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卢瞎子虽然额角上撞得很痛，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不因不由的也跟着他们哈哈的笑起来。笑到热闹处，只听得扑地一声响，三个人里头早跌倒了一个。正是：

在西厢而待月，鸳梦初温；听妙谑之穿珠，莺簧乍试。

不知跌倒的究竟是谁，且待下回交待。

第一二七回

假变颜妙布漫天阵　　真贪利再落美人坑

却说三个人正在笑得开心之际，卢瞎子的眼睛看得不甚仔细，看着钱二奶奶身体一歪，好像要跌，卢瞎子一惊，疾忙抢进一步，伸手来搀。不想这一抢步，就把崔三奶奶的金莲踏了一脚。崔三奶奶护疼叫一声“阿呀”，和身一闪，跌倒在地，钱二奶奶又大笑起来。卢瞎子见了着忙，要来扶时，钱二奶奶手快，早顺手一把，把崔三奶奶扶了起来。

崔三奶奶摸一摸金莲，皱皱眉头，口中咕噜道：“真是冒失鬼的哥哥，冒八鬼的兄弟，好好的把我踏上一脚，你看，一只簇新的鞋都踏脏了。”说着，也不看卢瞎子，翘起一只六寸多长、尖尖瘦瘦的金莲，穿着黑绣直梁鞋子，给钱二奶奶看。果然鞋帮上沾着一搭乌黑的灰泥，连袜套上都有了。卢瞎子觉得惶恐，想要走过去用手巾和他揩抹灰泥。钱二奶奶笑得花摇柳颤的，一面笑，一面拦他道：“算了算了，待我来罢，只怕你这双眼睛连看都没有看见呢。”钱二奶奶原带着一个手巾包来的，就解了手巾，轻轻的在崔三奶奶鞋帮上掸上几掸，果然掸得干干净净。

崔三奶奶随口说一声“多谢”，就立起身来。一回头，只见一只五彩辉煌镂银錾花的小小首饰匣，端端正正的摆着，崔三奶奶忙问：“这是什么东西？”钱二奶奶接口道：“今天我糊涂

了，竟没有给你看。这是别人要卖的几件首饰，东西着实不丑，价钱也很便宜，我虽然没有钱买，你却是最爱这些东西的，你看看东西倒底怎么样？我看是好得很。”崔三奶奶不等他说完，早已抢过来开了匣盖。又是两个纸包，解开纸包看时，只见一串珍珠手串，一只金钢钻镶嵌的镯子，珠光照耀，宝色晶莹。手串上的珠子又白又圆，粒粒都是新光，镯子上的金钢钻，中间一颗大的有樱桃核一般大小，四围还有七颗小的，大大小小，互相映照，更是光华射目，闪闪烁烁的跳荡不定，把一个卢瞎子看得呆了。

崔三奶奶却爱不释手的看了又看，放下手串来，就拿起镯子来看。一会儿把镯子套在手臂上，取过手串来，细细的数，果然是一百零八粒，粒粒精圆，由不得啧啧叹赏，问要多少钱才肯卖。钱二奶奶道："你的眼力最高，且估一估看。"崔三奶奶端详了一会道："据我估起来，这两件东西是值两万块钱。若一万六千块钱买下来，就是很便宜的了。"钱二奶奶拍手道："何如，我说你眼力最高，实然不错。这两件东西以前给人估看，都说值两万二三千块钱。如今卖主因为赌输了，场面攸关，情愿减价出卖，只要一万四千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崔三奶奶诧异道："只要一万四千块钱么？我一定买他的。将来有爱这两件东西的，只要他肯出价，我依旧可以卖掉他，论不定还赚他几千块钱呢。"钱二奶奶道："货卖识者，艺卖当行，那班有钱的人只要心爱这件东西，那管他值不值、贵不贵，总要买到手才罢。这两件东西若慢慢的寻起买主来，一万八九千块钱是靠得定的。"崔三奶奶听了十分欢喜，就把手串挂在身上，左右端详一会，觉得得意非常。钱二奶奶道："你当真要买么？"崔三奶奶道："自然当真，那个和你说顽话不成？"钱二奶奶

道："他明天就要钱的，你来得及来不及？"

崔三奶奶一听明天就要钱，倒不觉有些踌躇起来。呆了一呆道："叫他等几天好不好？"钱二奶奶摇头道："叫他等几天是做不到的，你不买他的就罢，你要买他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连一天都不能等的。"崔三奶奶怫然道："这一万多块钱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是你信不过我么？"钱二奶奶忙道："你不要怪我，我们这般要好，不要说万把块钱的事，就再加十倍二十倍，也没有什么信不过。无奈这个卖主一时三刻的要等钱用，连一天都等不来。你想他要不是急不可解，如何肯减价出卖？你也是个行家，没有看不出的。他要是慢慢的多等几天，一万七八千块钱怕道卖不出么？无非他急等钱用，是件风火事儿，误不得一时半刻，才肯只卖一万四千块钱，图一个爽快剪绝。要是耽耽搁搁，不给现钱，他可图什么呢？"

崔三奶奶听了这一席杂格乱拌的话，不觉提起了几分怒气，一时粉面微红，冷冷的笑道："那一个买东西不给现钱？你倒说给我听。我不过说停几天再给他钱，他要是一定不肯，我自然有我的挪移法子，难道你几时见过我买东西不给钱的么？卖主倒不着急，要你这不相干的人来着什么急，岂不可笑？"钱二奶奶"阿呀"了一声道："我们要好姊妹，你怎么平空挑起字眼来？卖主着急不着急，你那里知道？他又不认识你，只管向我要钱，今天要不给钱的话，他就一定要把原物带回去，你叫我这个经手的人怎么样呢？"崔三奶奶扭一扭头颈道："你的话我不信，一万多块钱的交易，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难道别人买他的也立时立刻给钱不成？"

钱二奶奶见崔三奶奶不信他的话，不因不由也有些烦燥起来，冷笑一声道："你不信就罢，我还能勉强你不成？不过有一

句话老实和你说，这两件东西今天上半天已经有人肯出一万四千块钱，立刻付钱，一个不少。我看着这两件东西实在便宜，又知道你的性格，最喜欢买这些东西，极力劝他不要卖，只说你把这东西交给我，我给你送到一处去看，或者可以多卖一两千块钱也论不定。他说倘若人家不要呢？可不把这一面的买主先打脱了？我说不问人家要不要，我包你一万四千块钱就是了，他才肯把东西交给我。说明今天一定付钱，至迟不过明天。我是一片好心，担着这一万多块钱的干系来送给你看，不想倒反讨了一个没趣，怪不得现在的人都没有良心呢。”崔三奶奶不觉勃然道：“我没有良心，你是有良心的么？要有了良心，怎么会信不过人呢？”钱二奶奶怒道：“你真冤枉死人，一口咬定我信你不过，和你说也说不清楚，竟算我信你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耽待不起。如今废话少说，长话短说，这两件东西你是要买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要给他钱。要是你不买，那倒不打紧，无非我已经许他包给一万四千块钱，现在忽然变局，说不要面子上未免有些下不去就是了。偏偏的我又拿不出这一笔钱，要是拿得出这一笔钱，就给你垫出去也不要紧。”

崔三奶奶听着钱二奶奶这几句口气直大大的有些瞧不起他，不觉大怒道：“你算了罢，不用挖苦人了，这两件东西我是买定了，一万四千块钱，你一定明天来取，决不叫你为难就是了。”钱二奶奶道：“我们好好的姊妹，不用斗嘴斗舌的教人笑话，只要你明天一定有钱给他，不要教我为难就好。”崔三奶奶越发生气，把桌子一拍道：“你太瞧不起人了，明天不给钱，难道脱骗你的东西么？”钱二奶奶也变色道：“我们是姊妹，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拍凳捶台的摆这种松香架子，给那一个看？”

卢瞎子见他们两个忽然翻脸，心上觉得过不去，连忙左一个恭，右一个揖，劝他们不须动气。钱二奶奶道："这不能怪我，他实在太欺人了，如何叫人不生气呢？"崔三奶奶还咕咕噜噜的骂道："你爱生气只管生气，那一个怕你？只当你一个狗。"钱二奶奶听得分明，气得浑身乱抖，指着崔三奶奶道："你破口骂人，你是个什么东西？说起来真真好笑，从来没有听过这般奇事，买不起东西就安分些罢了，何苦自家丢丑到这般地步？"

崔三奶奶听他说得刻毒，也气得蛾眉倒竖，凤目横睁，大声道："你当我买不起么？我明天买给你看！"钱二奶奶冷笑道："你今天买明天买，总不干我事。今天我要少陪了，请你把东西给我带回去罢。"崔三奶奶道："这两件东西我已经买了，就是我的东西，怎么你又要拿回去，一个人说的话不算数的么？"钱二奶奶道："是你的东西？钱呢？在那里？"崔三奶奶"呸"了一声道："刚才说得明明白白，明天给钱，怎么又变起卦来？"钱二奶奶道："不是我变卦，是你自家不好。我耽了一万多块钱的干系，把东西交给你过夜，所以信你得过，原为是要好的姊妹。如今你一味的看人不在眼内，还论什么要好不要好？老实说，你立刻拿得出一万四千块钱，这两件东西是你的，你立刻拿不出一万四千块钱，这两件东西就不是你的。不是我说一句轻看你的话，恐怕你再有神通，今天也拿不出这一笔钱，还是把原物交还卖主的为是，免得明天过不去。"

崔三奶奶这一气非同小可，满心想着实骂他一场，但回过来想一想，他的话也不能算差，今天已经不早了，无论如何，拿不出钱的了。拿不出钱不打紧，这两件东西十分心爱，如何肯让他拿回去？又如何肯折这口气给他？一时倒说不出什么来，

只拉一拉卢瞎子的衣服。卢瞎子会意，连忙向钱二奶奶道："这两件东西是买定的了，既然买定，也不在乎一天的事，你何妨明天再来拿钱呢？"钱二奶奶瞅了卢瞎子一眼道："明天拿钱，你担保么？"卢瞎子连声应道："自然是我担保。"钱二奶奶才点一点头，口中还咕哝道："你有钱不干我事，我也不想沾你的光，大家都是要好姊妹，变脸变得这样快，真是诧异的事，我就瞧不起这样空头财主。"一面咕哝着，往外便走，只对卢瞎子说了一声："明天一万四千块钱是你担保的，要是没有的话，我只知道向你要。"竟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崔三奶奶气得手足如冰，发泄不出，只满口混骂："不要面孔的烂污货，到处和人吊膀子，连倌人都不如！"海骂了一顿，才把这一股气平了下去。

同着卢瞎子一同回到大庆里小房子里头，解下手串，把镯子也褪下来，放在首饰匣子里，又把钱二奶奶咒骂一会。卢瞎子听得崔三奶奶夹七夹八的乱骂，觉得未免有情，略略解劝几句。崔三奶奶把凤眼一睁，一个手指头狠狠的在卢瞎子头上一点："呸！你们鬼鬼祟祟的事，打量我不知道么？我今天无故受他一场闷气，都是你合他兜兜搭搭的不好！你还说我不该开口就骂，亏你还有脸面说得出来！"这一个虎势，就把卢瞎子吓得不敢开口。

崔三奶奶见他不开口，又逼他一句道："你要帮他只管帮，你要有理尽顾说，怎么不开口了？"卢瞎子耸着肩头，轻轻笑道："我自然帮你的，如何会倒反帮起他来？不过怕你气坏了身体，所以劝你不要生气。况且他是个糊涂人，你也用不着和他一般见识。"崔三奶奶把嘴一披道："多谢多谢，你只管去帮别人就是了，我也用不着你帮。"卢瞎子作势道："你说我不帮

你，真真天冤地屈，一万多块钱都替你担保下来，还说不帮你么？”崔三奶奶方才“嗤”的一笑道：“你面子上虽然帮我，心上却到底帮他，我的心就同镜子一般，照得你心上雪亮，什么事我不知道？”卢瞎子合掌当胸，对着窗外打了一个问讯，口中念道：“阿弥陀佛，九天应元雷声普化救苦天尊，我若不是真心帮着三奶奶，叫我再做十世瞎子。”崔三奶奶见了这般怪相，也忍不住“格格”的笑，只说：“你当真心上帮我么？”卢瞎子连声答应：“是是是是是”，就和连珠炮一般，从口中直滚出来。崔三奶奶嫣然而笑，走过来扭着他一只耳朵，扭到榻上。

两个人紧挨着坐下，交头接耳的谈了一会心，崔三奶奶忽然皱眉道：“阿呀，我倒忘了，东西是买下来了，气是和钱老二别了，这一万多块钱明天就要，却是来不及，这便怎么样呢？”卢瞎子听了，也着起急来，道：“他说明天没有一万四千块钱就要问我要的，虽然也不怕他怎么样，究竟是一件没趣的事。”崔三奶奶想了一想道：“若不是为和他别这一口气，付钱来不及，就把原物还他也不打紧。如今既闹过这场口舌，非但不能不买，而且明天一定要给他钱，这一口气才算争得回来。如若不然，我这个台就坍得劄劄裂裂，如何再在上海见人？”说着，低头又想一会，自言自语的道：“若要把我的首饰去押一万四千块钱，倒一定可以办得到，但是明天就要，断断来不及，至快也得要两天。”不觉得双锁蛾眉，十分不乐。卢瞎子也不说什么，只劝他不必性急：“他明天来拿钱，就不给他也不碍什么事。”崔三奶奶冷笑道：“亏你还是个男子汉，怎的说出话来一些气[illegible]都没有！这明天的付钱不付钱是我面子上的关系，如何能不[illegible]？如今我已经想定主意，只要你明天同我去一趟。”卢瞎子问：“同到那里去？”崔三奶奶不肯说，只说：“到了明

天，我自然告诉你。"卢睹子不能再问，只好由他。

过了一宿，崔三奶奶绝早起来，同着卢睹子赶到他课坛里头，叫他把华胜银行的存单同图章一同拿出来，坐上包车，风驰电掣的径到银行里去。把存单递到柜上去，说要付款。那柜内人接过存单一看道："还没有到期，不能付。"就把存单依旧退给崔三奶奶。崔三奶奶忙道："我知道还没有到期，但是我有急用，立刻要提这一笔钱，情愿不要利息，只取本钱就是了。"那银行司事打量了崔三奶奶一眼道："你既有急用，先期提款也可以的，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么？"崔三奶奶道："你们这里什么规矩？我们不知道。"司事道："凡存款没有到期先来要提出去，要按照存期的长短贴还利息的。你这一笔钱才存了一个多月，又是存的一年期，除了你这一个月的利息不算外，还要贴付全年的一分周息，恰恰二千块钱，实付一万八千块钱。"

崔三奶奶踌躇了一晌，决然道："可以，就贴你二千块钱，其余的请你就付。"说罢，回过身来，叫卢睹子取出图章，在存单后面盖个印。不防卢睹子迟迟疑疑的道："这个贴现的利钱未免来得太大了，这两千块钱白白的抛在河里，想起来实在不值，我们还是另想法子的好。"崔三奶奶顿足道："你还说这糊涂话，现在莫说要我贴两千块钱，就叫我贴四千块钱，也情愿的。"卢睹子道："我们只要另想法子去借一万四千块钱，这两千块钱不是白省的么？"崔三奶奶道："另想法子，到那里去想法子？你倒得说给我听听。"卢睹子道："你不用管我到那里去打主意，总之在饭后四点钟以前给你一万四千块钱就是了。"崔三奶奶道："真的么？"卢睹子道："自然是真的。"崔三奶奶大喜，横波一盼，黍谷春回，软软的瞟了他一眼道："果然还是你肯帮我的忙，如今就把这两万块钱的存单抵押给你就是

了。将来到了期，你只管自家来付，图章又在你身上，本来用不着我。”卢瞎子只说：“我和你代借，倒不打紧，何必要用抵押品？难道我还信不过你么？”崔三奶奶道：“不是信不信的话，理上应该如此，况且你也是和我代借的，没有抵押品，岂不为难？”

卢瞎子还在装腔作势，崔三奶奶拉着他回身便走，把存单依旧交给卢瞎子，催他快去：“现在已经十点多钟，不要今天赶不齐一万四千块钱，惹人笑话。”卢瞎子拍着胸脯说：“不要紧，诸事都有我呢。”匆匆的坐上包车，到各处去兜了一个大圈子，凑齐了一万四千块钱钞票，打成一包，兴匆匆的又赶到大庆里来寻崔三奶奶。一路走着，心上自己打算盘：借给他一万四千块钱，先就替他省下两千块钱，将来到了期之后，这本利两万二千块钱不愁不是我的，这个交易非但比起课强得多，而且以前给人骗去的钱差不多有一半回来了。

越想越高兴，一霎时到了大庆里。进门见了崔三奶奶，还没有到三点钟。崔三奶奶满面堆下笑来，把一包钞票约略点了一点，料想不差，就问卢瞎子：“吃饭没有？”卢瞎子摇摇头，崔三奶奶一叠连声的叫人弄饭给卢瞎子吃。卢瞎子果然饿了，狼吞虎咽的乱吃一阵，吃了六碗饭。还待再添，刚刚钱二奶奶走了进来，崔三奶奶更不和他说话，把钞票当面点给他。钱二奶奶收了钞票，也不则一声，起身待走，崔三奶奶补他一句道：“一万四千块钱可曾少你一个边？如今还有什么话说没有？”钱二奶奶冷笑几声，竟不回答，匆匆便走。崔三奶奶满心里觉得占了上风，十分欢喜。这一夜的卢瞎子自然又是不走的了，崔三奶奶放出全副的风骚伎俩，哄得卢瞎子骨化神融，心输意伏。崔三奶奶依旧一早起来，回家去了。

卢瞎子在家等了两天，不见崔三奶奶来。到大庆里去候他，也候他不着。一连几天不见崔三奶奶的面，卢瞎子有些疑惑起来。再去看钱二奶奶时，连钱二奶奶也不知搬到那里去了。卢瞎子知道崔三奶奶的公馆是在新马路，到他公馆门口去张望了两天，也没有人理他。卢瞎子又加了几分疑惑，却也还想不到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只说："他还有两万块钱的银行存单在我那里，是我亲自同他去存的，图章也是我亲手盖的，现在存单同图章明明的在这里，没有换过一换手，断不会生什么岔子的。"

卢瞎子自宽自解的过了几天，好像终觉有些不放心，索性自己拿着存单，带了图章，到华胜银行去照验。银行里人看了一看，问他："要什么？"他说："这一笔存款是一年的期，将来到期之后，是不是凭着这一张存单来付银子？"银行里人见他呆头呆脑的神情，甚觉好笑，但又不能不替他查一查，当下银行里人把存根一对，就向卢瞎子说道："这一笔存款有图章的，你有图章没有？"卢瞎子说："有。"就在身旁口袋里挖出一方象牙图章来，就在存单后面盖了一个图章。银行里人接过存单，又走过去对一对存根上的图章，几个人一齐变色道："你这个图章是假的，快叫看门的巡捕先把他看守起来，不要让他跑了。"卢瞎子猛然听得，大吃一惊，正是：

移桃换李，中宵旖旎之情；背水成功，十丈温柔之索。

不知以后何如，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二八回

王小屏远访章秋谷　　苏眉仙痛拒陆幼琴

却说卢瞎子听得要叫把门巡捕把他看守起来，这一吓也就非同小可，幸而他虽然是个饭桶，平日间替人起课打卦，油嘴滑舌的惯了，当时这一急，急出一个主意，只说："先生们不要弄错了，听我把这件事讲给先生们听。我姓卢，叫卢健堂，说起来，上海滩上大家都知道的。今天这张存单不是我的，我恐怕靠不住，所以到这里来验对验对。若果然假冒别人的图章，还敢印出来给人看么？况且图章可以假得，我卢健堂的人是不能假的。先生们请想一想这番情理就是了。"银行里头的司事人员也有认得卢健堂的，听了这番说话，觉得也还有理，便也做个好人，训斥他几句，也就算了，没有怎样的难为他。

卢瞎子仗着几句枪花，没有给人捉到巡捕房去，已经急了一身冷汗，咳声叹气的走了回来。明知道又上了第二番骗局，骗去了一万四千块钱，又不敢当官去告，只得到处求人替他打听崔三奶奶和钱二奶奶的历史。又许着：如若探听出来，一定从重酬谢。

从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居然慢慢的被他打听出来。你道这位钱二奶奶是谁？远在千里，近在目前，就是朱玉媛的姊姊金媛。这件事情玉媛虽然没有分，却是杨荣华和朱家姊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干出来的。如今杨荣华奋志从军，改邪归正，玉

媛又暂时跟了章秋谷，只有金媛夫妻两个住在上海，依旧同那班不三不四的流氓来往。渐渐的被卢瞎子探听了出来，就要到公堂上控告他们姊妹。原来卢瞎子认定了崔三奶奶同钱二奶奶就是朱金媛姊妹两个，所以买上嘱下，不惜工本，布置得十分严密。只等公堂准了传讯，就要雷厉风行的拿人。好在租界上案子控告拆梢脱骗，是没有不准的，也是金媛姊妹不该遭这场官司，不知怎样的这个消息给金媛的男人打听得明明白白，连忙告诉了金媛，慌得走头无路。玉媛也知道了，大家急得一团糟。没奈何，只得约略和王小屏说了几句，只说“他阿姊也是不相干的，如今给他们带在里头去了，推卸是推卸不脱，分辨又分辨不来”，要和王小屏想个主意。

刚刚事有凑巧，王小屏正和几个同志到湖南去组织一种社报，就在半个月之内动身，索性和玉媛说了，叫他到清江去寻章秋谷。又说：“秋谷在江北一带，名位既高，势力也很不薄弱，慢说卢瞎子没处打听，就使知道你们现在江北，凭着章秋谷的面子，你们也不怕吃亏。”玉媛听了，正中心怀，如何不肯？只怕自己没有到过江北，路上不方便。小屏慨然道：“从来为人为彻，我既然和你出这个主意，我竟拔一个空，同你们上江北去走一趟，顺便和秋谷谈谈，岂不甚好？但是你不走便罢，要走就越快越好，竟是明天就走何如？”玉媛听了，千恩万谢的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儿。果然收拾收拾，同着他姊姊金媛，跟着王小屏一路往清江浦来。在上海趁了镇江早车，就搭上清江小火轮，一天半的工夫，已经到了清江浦。王小屏先叫玉媛上岸，自己再随后来看秋谷。不想章秋谷那位下大夫是不懂苏州话的，玉媛和他说了几句，说不明白，把姓王的认作姓庞，自然弄得章秋谷摸不着是什么头路了。

闲话休提，只说玉媛见了秋谷，低低叫了一声“二少爷”，不及寒暄，就说：“同王小屏和阿姊一同来的。”秋谷更觉诧异问：“你们来有什么事？”玉媛讪讪的说：“等会慢慢的和你说。”秋谷也不再问，一回头，叫一声：“你们来两个人。”就有两个家人走进来，屹立候示。秋谷叫赶紧把书房打扫打扫，铺起一张床来。接着，陈福领着金媛，低头走进。见了秋谷，也叫一声“二少爷”。陈福又回说：“王老爷来了，在花厅上坐着呢。”秋谷道：“我这里又没有内眷，竟请王老爷里面来坐就是了。”

这一阵忙乱，银宝立在一旁，只呆呆的看着。姚希绶见了玉媛，只当真是秋谷的姨太太，一闪身就走了出去。玉媛一回俊眼，也看见了银宝，暗想：这个女人妖妖娆娆的，莫非是新娶的姨太太么？这般一想，陡觉得一股酸气从脚底下直涌到头顶上来。无奈又是才到这里，非但发作不来，而且查问不出，登时间两道娥眉就紧紧的皱起来。银宝见了金媛、玉媛姊妹，一个花嫣柳媚，凰颈鸾肩；一个虽然年纪大些，却也生得皓齿明眸，长身玉立，更兼两个人都是一般的骨格亭亭，丰神楚楚，银宝看了，也不觉有些自惭形秽起来。

章秋谷把王小屏请了进来，就走近一步，握着王小屏的手，哈哈大笑道：“今天不知是那一阵好风，竟把你吹到这个地方，真是梦想不到的快事。”王小屏也笑道：“我的到这里来，非但你梦想不到，连我自己也是梦想不到的。”秋谷一面周旋王小屏，一面指挥玉媛姊妹到卧房里去坐。又对银宝说一声：“你不要走，今天便宜你，上海来了一位王大人，我把你荐给他，你好好的伺候。”说着，指一指小屏道：“这就是王大人。”银宝自然十分欢喜，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王大人”。小屏把银宝打量一会道：“大约这就算淮化的翘楚了罢？”秋谷点点头，小屏

道："其实我明天就要走的，很不必惹这些无谓的牵缠。"秋谷道："你既然来了，至少也要住个三天五天的，断没有止住一天的理。"小屏道："你还不知道我这一次为什么要来的原故，实在是专为送他们两个来的。"说着，就拉着秋谷到卧室里头去，密密的把玉媛姊妹的事说了一遍。又说自己立刻要往湖南去，所以一天都不能多住。

秋谷听了，方才明白王小屏是特地把玉媛送到清江来的，不免着实感谢一番。小屏笑道："我们何等的交情，你还和我客套么？"秋谷道："别的都罢了，你明天就要走，未免太匆促些，我屈留你一天何如？你也领略领略淮北的风景。"小屏摇手道："这个不行，你留我在这里多住一天，虽然是你的好意，却误了我的事情。我们彼此相知，何庸客套？还是让我明天走的好。"秋谷听了，知道留他不住，也不再留。觑一个空，向陈福轻轻的嘱付几句，陈福一声答应，如飞而去。

不多一刻，早把西坝的几个倌人花桂香、花素兰、巧珠、文仙、素云、黛玉等都叫了过来。接着，直隶馆送了一席京菜。章秋谷知道王小屏的性情不甚喜欢交结友朋，征逐酒食，只请了护军使府的参谋长柳国屏，参谋次长余笠仙两个人来陪他。这柳国屏本来是个新军标统，和章秋谷是拜兄弟，以前杨荣华同金云龙等改邪归正，秋谷把金云龙、孙得贵等六个人分荐给姚次远和柳国屏当差效力。这一番章秋谷到了淮北，柳国屏正带着炮队扼守王家营一带，堵剿土匪，也和章秋谷会晤过好几次。后来大局平定，就升了都督府参谋厅长。如今柳护军使来了，柳国屏照旧留差。余笠仙也是陆军标统，调充参谋次长的。却生得风神秀逸，身段玲珑，笔下也很来得，写一笔软软的赵字，倒也是军人里头不可多得的人物，和章秋谷也十分要好。

秋谷把他们两个请了过来，少不得和王小屏介绍，彼此略说几句客套话，就随便入坐。

王小屏看着他们两个人，一个朴实粗豪，一个风流俊雅，没有队伍中的习气，就也不觉敬重起来，四个人谈得十分投契。柳国屏又带了一个清江土娼颜大娘，余笠仙也带了一个聂三子。秋谷和小屏看着也还罢了，当下颜大娘略坐一会，就立起来敬了一个通关。聂三子、银宝同花桂香等一班西坝来的倌人，也是照样每人合席敬一个通关。王小屏倒吃了好几杯，口中只说："不想淮北的倌人一个个都有这般海量。"秋谷道："这是他们的规矩，向来如此，不管海量不海量，这个台面通关，非敬不可，比不得上海的响不见，一响就不见了。"小屏道："近来上海的风气更坏了，从前的响不见究竟总还响一响，现在是连响都不响了，所以把响不见改作不见响。十个倌人，倒有五个犯这个不见响的毛病呢。"

秋谷同小屏谈天，银宝同柳国屏向来相熟，就暗暗的向柳国屏说："章大人的姨太太今天到了，你们怎么不给他道喜？"柳国屏忙问秋谷道："老弟，今天弟妹来了么？"秋谷道："不是家眷，不过……"说到这里，觉得顿了一顿。柳国屏问："不过什么？"秋谷微笑道："不过是和我有些关系的人罢了。"余笠仙大笑道："你平日最爽快的，怎么今天也吞吞吐吐的起来？姨太太就是姨太太，什么叫关系不关系。"秋谷也不再说，只是摇头。余笠仙道："我们不管别的，只请你如夫人出来见一见就完了。"秋谷慨然道："这有何妨，叫他出来见见就是了。"说着，果然把玉媛叫了出来。玉媛的相貌本来着实不差，又加上几分修饰，灯光之下，看得竟像个倾城倾国的佳人。这班清江土娼，扬帮妓女，如何赶他得上？柳国屏和余笠仙见了，十分

赞赏，连连的向章秋谷照了几杯。这一席酒直吃到夜色深沉，方才各散。王小屏直和秋谷谈了一夜，天明之后，略睡一会，就收拾行李要走。秋谷直送到船上，方才珍重而别。

不多几日，王小屏就到了湖南，把社报组织起来。王小屏本是老手，更兼资金充足，自然办得十分发达，铮铮有声。转眼间过了三年，已经是中华民国四年了，王小屏的社报既然销场畅旺，告白繁多，就代办起路透电来。这个时候，正是欧洲开战，社报所宣布的消息竟是十二分的灵通，这张社报的价值，就格外的高起来。

这一天，王小屏正在编辑室拣看那往来的电报，只见他那位母舅陆琴士，现当社报馆总帐房的，愁眉不展的走了进来，口中连说："怎么好？怎么好？"王小屏不觉一惊道："你老人家什么事，要这般着急？"陆琴士道："你不知道幼琴这个孩子，吐血医不好，要成痨病了。我要有第二个儿子，这般狂嫖滥赌的畜生，让他死了也就完了，偏偏我两房兼祧，只有这一个孩子，你想怎么好？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一把老骨头，叫那一个来收拾？"说着，竟落下泪来。

王小屏听了，也着了几分急，道："幼琴前几天还是好好的，怎么就会成起痨病来？这里的医生靠不住，舅舅不要信他们的胡说。"陆琴士道："医生的话我本来并不全信，但是这个罗君干的医理极是高明，说得十分对症，他说幼琴吐血倒不要紧，只要好好护养就是了。无奈他有求不遂，心上的郁结不开，病势就一天沉重一天，吃这些草根树皮，如何中用？这话讲得一些不错，你叫我如何不急？"小屏愕然道："幼琴有什么所求不遂的事？怎么我竟不知道？"

琴士道："这个糊涂畜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一味的滥嫖，仗

着他过继的长房继母着实有钱，他要用多少，就给多少，是你向来知道的。此番到了湖南，依然这样，我也管束他不住。不想他两个月以前，看中了个上海新来的妓女，叫作苏眉仙，冤冤枉枉的在他身上瞎花钱。这个苏眉仙却总是待理不理的，不大招接。这个畜生只说他身分甚高，越发的着起迷来，千方百计的要住。苏眉仙只说身体有病，不能留客，斩钢截铁的，回得十分决绝。这个畜生碰了这个钉子，气到不可开交，隔了不多几天，就吐起血来，直吐到如今没有好。饭量一天减似一天，身体一天瘦似一天，劝他也劝不醒，还口口声声的说眉仙待他并不算差，不过他现在身上有个长客，不许他另接别人，所以他无可奈何，忍心拒绝。你说这叫人有什么法子？”

王小屏不待说完，大笑道：“舅舅也未免把眉仙的身分看得太高了，凭他名动一时，总不过是个妓女。况且苏眉仙这个人我也见过的，只要多给他几个钱，一千八百不答应，就是两千三千，幼琴又不是出不起的人，怕他不肯么？”琴士跌足道：“便为这般，我也和你的意思差不多，只说给他钱就行。那知这个苏眉仙古怪非常，随便许给他多少钱，他总是给你一个不答应。看起来这个人竟是我们陆家的前生冤孽，不但幼琴的性命要送在他手里，恐怕连我和你舅母的性命也要送给他呢。”小屏道：“那也何至如此，我们总可以慢慢的想法子。”琴士含着一胞眼泪道：“老实告诉你罢，随便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只除非要有易容妙术，把这个畜生的面貌改得和潘安、宋玉一般，这就行了。如若不然，就有通天的本事，也不中用。”原来这个陆幼琴是个黑麻子，又是一双红眼圈儿，羊白眼，咕嘟嘴，獠牙斜露，鼻孔朝天，还带着身上有一股狐骚臭，真是无美可取，百丑毕呈的宝贝。

王小屏听了陆琴士这番奇话，几乎也要笑出来，暗想：你老人家的制造国民，真是极顶名工，制造出这样的儿子来，别人万万做不到的。勉强忍住了笑道："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呢？终不成眼睁睁的为着一个娼妓想不到手，好好的把条性命送掉了吗？人的性命又不是偷来的，幼琴也何苦这般痴气？"陆琴士长叹一声道："若劝得醒他，他也不至成痨病了。如今眼看着一条性命，已有大半条撩在水里，我也只索割断了这条痴心妄想的念头，听天由命罢了。"小屏道："这听天由命的话，是万万无可奈何，只得凭他怎样。章秋谷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下没有无可奈何的事，只看当局的人有办法没有办法。难道这件事竟没有办法么？"琴士又叹一口气，满眼里挂下泪来道："以前我何尝不是这般念头，无奈有这样糊涂透心的畜生，就有那样百折不挠的妓女。我是使尽了许多方法，委实无可如何，或者你有什么新鲜方法，何不说出来大家商议商议。"小屏道："我总不信天下有这般不要钱的妓女。"琴士道："我亲手给他三千两银子的一张银票，还几乎要屈膝求他，他竟连正眼都不看一看。你说他不要钱罢，他为什么要出来卖淫？你说他要钱罢，他又委实的真不要钱，真叫人莫明其妙。"

王小屏听到这里，忽然双眉一轩，跳起身，哈哈大笑道："有了有了，只要这个人肯管这件事，他一定管得了，一定想得出一个办法。"陆琴士又惊又喜，连忙问："什么人？"小屏道："世上除了章秋谷肯管这般闲事，此外那里还有别人？"琴士道："章秋谷现在很得意，离开淮北来到长沙，一个人在这里兼着七八个重要差使，他那里还管这些闲事？"小屏道："话虽如此，但章秋谷这个人是有些名士派的，他虽然有七八个阔差使，却并不把这些差使放在心上，还是当初那一种慷慨任

侠、排难解纷的意气。况且他和我很有交情，料来我去求他，他也不好意思回绝。明天我亲自去一趟，和他商议一下，看他想什么法子来解这个围。”

陆琴士听了大喜，登时眼笑眉开，深深的和王小屏打了一恭道：“多谢贤甥这般关切，愚父子感激不尽。”王小屏慌忙回礼道：“你老人家这算什么，难道还给我客套不成？”陆琴士还没有开口，王小屏一抬头，早见一个馆役走进来立在面前，手里头把一张白纸名片向上一飏，说一声：“章大人到。”王小屏和陆琴士不觉心中大喜，“霍”地立起身来。正是：

巫山迢递，抛残心字之香；春梦虚无，惆怅鲛红之被。

列位看官，要知章秋谷唤醒陆幼琴，游北京重逢女侠，章秋谷雪夜送张飏，回马枪巧试谢云娟，陈巧铃单害相思病这些情节，请看第二十一集《九尾龟》，便知分晓。

第一二九回

感时艰危言论时局　　溯长江名士到长沙

却说王小屏同陆琴士听得一声“章大人到了”，王小屏虽然欢喜，也还有限，只把个陆琴士高兴得无可不可的，直立起来，暗想刚才在这里提起章秋谷，章秋谷就来了，来得这般凑巧，想来幼琴的病还有救。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说一声：“快请。”

馆役正待回身，早见章秋谷翩然走进。面貌身段，虽觉得比三年以前肥些，却依然的星眼剑眉，狼腰猿臂，英英露爽，晔晔含光。走进来，含笑同王小屏握一握手，又向陆琴士点一点头，随口问一声：“足下尊姓？”琴士尚未开口，王小屏代答道：“这是家母舅陆琴士，不多几时以前你在这里吃饭，不是和你同席的么？”秋谷不觉哈哈一笑道：“果然果然，此刻记起来了。”回过头来，向陆琴士拱一拱手道：“恕我眼拙，方才失照得很。”琴士慌忙说道：“不敢不敢，秋翁先生太客气了。”说着，连忙拖过一张摇椅，请秋谷坐下。又亲自送过一碗茶来，秋谷立起来接着道：“劳动劳动，不敢当。我和小屏是多年老友，彼此不拘形迹惯的，用不着这般客气，请坐请坐。”陆琴士又连连答应，直退到靠壁一张交椅上，挺着胸脯坐下。王小屏见了，忍不住要笑出来，只好别过头去，且和秋谷谈天。

只听得秋谷问道：“近来欧战的消息如何？”王小屏道：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比利时已经一败涂地，德法两国的交战状况，也是德国占的优势。联盟国同协约国的报纸都是互相攻击，也不知听了那一方面的话好。协约国一方面的报纸论调，说协约国和联盟国开战是为人道战，为公理战。若是协约国不能胜利，是世界上没有天理。联盟国一方面的报纸论调，又说德国科学之精，冠绝世界，若联盟国不胜，是世界上没有科学。两方的报纸论调如此，至于将来的胜利究竟属于那一方面，我们就不敢说了。”

秋谷沉吟一会道：“据我看起来，两方面的话都不错，将来两方面都要失败，两方面都要胜利。”王小屏呆了一呆道：“你这一番话怎么说？我竟解不出你的意思。”秋谷笑道：“你想，一面说凭天理，一面说凭科学，天理是渺渺茫茫的，科学是颠扑不破的，一边凭的理想，一边凭的事实，自然凭事实的有把握些。到了那攻城陷地、叫不应天理的时候，自然协约国要失败，联盟国要占优势了。然而到了最后的期间，协约国受了联盟国科学上的教训，自然要在科学上根本解决，精益求精。到了那个时候，毕竟天理是无论如何颠扑不破的科学，虽然有把握，却不能叫别人不研究科学。既不能禁止别人研究，就难保别人的科学工夫不比自己更进一步。一到那别人更进一层的时候，在科学器械上取胜的，一定就败在科学器械上头，这就叫天理循环，丝毫不爽，恐怕这个时候就是联盟失败，协约国最后胜利的期间了。”王小屏听了，连连点头道：“是。”

秋谷停了一停，又道：“这一次的欧洲大战争，虽然是权利上不平均的争点，却也含着历来政治上的意见。现在各方面的论调都说德国是戎首，其实德国是间接的戎首，若说起真相来，恐怕俄罗斯倒是这一次大战的火线呢。”王小屏又连连称

是，接着问道："据你看起来，日本和美国交涉，将来的结果何如？"秋谷想了一想道："这一次日本同美国失和，不是国际上的牴牾，实在是商权上的争竞。只要先把题目看清楚了，将来的结果自然揣度得来。要晓得自从中东开战，中国失败而后，日本处处都存着个经营东亚的野心，所以议和条约把三省和旅顺、威海卫几个极好的军港一古脑儿都归到他势力范围里头去。他的计画原是不差，却没有想到在一个在满洲方面有利害关系的俄罗斯人出来干涉起来，逼着他把地方交还中国。那时日本要不答应罢，非但俄罗斯方面立刻要宣布国交决裂，又有别国的人都帮着俄罗斯说公道话，日本无可如何，忍着痛苦，把地方交还中国，却轻轻的把旅顺、威海卫两个天然军港送到俄英两国去了。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本来直通关外，现在又得了旅顺，俄国的商权非但及于亚洲大陆，而且直伸出中国太平洋来，这是日本人的腹心之疾，如何能束手坐视？所以日本人卧薪尝胆的将及十年，方才一跃而起，和俄罗斯开战，攻取旅顺，夺回太平洋已失的商权，这是日本显露头角的第一步。近年来，德国借着青岛做个屯据地，商权也一天一天的伸出太平洋来，中国当局又有一部分人主张极力亲德的，日本眼睁睁的看他发达，却又不能把他怎样，好容易趁着这个欧战的机会，突然加入协约方面，出其不意的把青岛夺了过来，把太平洋德国商权上的根据地完全占领，破坏德国的商业，发展自己的利权，这是日本显露头角的第二步。至于美国，是全世界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国度，却为什么美国在中国太平洋方面的商业并不见得十二分发达呢？是限于地势隔阂的缘故。你想，一个中国在东半球，一个美国在西半球，中间没有一个过渡的根据地，商业如何发展得来？现在运河既然已经开通，美国的商权就

渐渐的要伸到中国太平洋一带，这又是日本所不愿意的，所以千方百计的和美国为难，竟是有意和他过不去。美国人岂不明白他的意思？无奈自己的海陆军备都不如人家，不得不迁就敷衍，把这些交涉将将就就的办过去，这是日本显露头角的第三步。美国若要和他认真争执起来，相持不解，又是一种危险的局面。总之，现在的外交形势，无论那一国要发展中国太平洋一带的商权，英国和日本都是不愿意的。你只看英国竟和日本联盟，究竟是含着什么意思？在表面上看起来，日本利用英国的机会多，英国利用日本的机会少；但是有些事情，英国也有不能不利用日本之处，无非都为太平洋的商权问题罢了。”秋谷一面说，一面慨然道：“当现在欧战时期之内，我们中国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好趁着这个时候和各国切实磋商，恢复以前失去的权利。不料这位方大总统又有他的意见，只顾经营他的个人事业，失去了外交上无数机缘，说起来也是可惜。”王小屏道：“方大总统有什么私见？”秋谷道：“你难道不知道么？何用明知故问。”王小屏听了，一笑无言。却又问道：“美国也是有名的强国，如何海陆军备会这般废弛？”秋谷道：“这不是废弛，是不够支配，和我们中国的情形不同。历来美国政府也都有增加军备的计划，无奈国会不答应，政府也无可如何。这一次在外交上碰这个钉子，料想他们那班议员已经觉悟，包管不日就有增加海陆军备的提案。表面上虽然是巩固国防，眼光却实在注意在于日本。将来到了那果然军备充分的时候，国际的空气未必没有变动，不过这是将来的事，究竟结果如何，我们就不敢说了。”

王小屏听了，深深叹服，就问秋谷：“你今天有公事没有？要没有公事，我们同到天乐居去吃晚饭好不好？”秋谷笑道：

"怎么今天是星期,你不晓得么?星期是各衙门都不办公事的。"王小屏也笑道:"果然我竟忘了,我们竟此刻就同去何如?"秋谷看一看壁上的钟道:"现在才三点多钟,岂不太早?"王小屏道:"就早些去何妨?"秋谷道:"我还有徐长兴一处应酬,你也不必客气了,还是就在这里谈谈罢。"王小屏还没有开口,陆琴士忽地进来道:"天乐居房间已经定了,我和秋翁先生难得相逢,今天我专诚奉请,务必求秋翁先生赏光。"秋谷拱手道:"这个不敢当,用不着这般客气,改天再奉扰罢。"陆琴士见秋谷辞谢,就急了,连连打拱道:"我久仰秋翁先生大名,平日间倾仰得很,今天不过是一点敬意,千万总求赏光。"王小屏也免不得替他代邀几句。秋谷不懂他们什么意思,只见陆琴士对着自己恭敬非常,王小屏又在那里替他代邀,就也随随便便的答应了。陆琴士十分高兴,格外殷勤,提起全副精神来,应酬这位救命王菩萨的章秋谷,秋谷也不免略略应酬。

停不多时,陆琴士就请章秋谷到天乐居去,秋谷道:"就去也好,我是有轿子的,你们请先走一步,何如?"小屏道:"用不着先走,叫他们再叫两乘轿子就是了。"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陆琴士早已走了出去。一会儿,两乘轿子一齐都到,三个人一同坐上轿子,直到天乐居来。本来天乐居和社报馆相离不远,是一座五层洋房,仿佛和以前上海的旅泰一般,既卖中餐西菜,后面又做旅馆,最上一层的右首,并且是个浴室,在湖南长沙地方,总算得是以前没有的杰构了。当下三乘轿子穿街过巷,举步如飞,一连拐过两个弯,早已到了。

停下轿子,三人下轿进门。陆琴士抢先一步,在前引路。一直走到第三层楼上,迤东一带,有一排齐齐整整的房间。陆琴士走到元号门口,就立定了脚,请秋谷进去。秋谷一面说道:

“这是旅馆的房间，我们向来吃饭是不到这一边的。”陆琴士应道：“今天这里没有房间，索性开一间旅馆的房间，大家好静静的谈心，免得人多嘈杂。”章秋谷也不留意，只说一声“好”，就走了进去。王小屏却看了陆琴士一眼，秋谷虽然瞥见，那里放在心上？走进去周围一看，只见向外安着一张铁床，铺着雪白的线毯。又有一张小小的方桌，一张小小的大餐台，四面排着几张椅子，倒也十分精致洁净。床侧还挂着一个白竹布门帘，秋谷走过去掀帘一望，见是一间套房，也一般铺着一张铁床。

秋谷看了一看，就随意坐下。陆琴士请秋谷点菜，秋谷道：“这里的西餐比不得上海，点他的菜倒未必好，不如跟着他们公司菜照样吃一份，觉得倒反比点菜好些。”陆琴士还要客气，王小屏道：“秋谷的话果然不差，我们还是叫他来三客公司大菜罢。”说着，随手取过菜单来看时，只见上面开着“牛尾汤、炸鳜鱼、烧羊腿、英腿芦笋、纸包鸽松、什锦饭”六样菜饭，就递给秋谷看了一看道：“狠好，就是这几样，不用改动。”陆琴士又问：“喝什么酒？”秋谷道：“就喝勃兰地罢。”陆琴士答应一声，叫进侍者，照样吩咐一遍。又自己端过一碗茶，取过一支雪茄烟，恭恭敬敬的送与秋谷。秋谷立起身来接了，只说：“不必客气。”王小屏趁势说道：“今天我这位母舅有一件事情，非拜托你不可，务必要请你帮帮他的忙。这件事除了你，竟是无人可托。就托了别人，别人也万万办不到的。”

秋谷听了，心上十分诧异，正要问时，陆琴士早抢步过来，一躬到地。秋谷连忙答礼，问王小屏道：“你令母舅到底是什么事情，要来托我？怎么又说别人万万办不到？你又安知别人办不到的事，我就一定办得到么？”小屏大笑道：“你不要推托，先请坐下，待我细细的说来，还你办得到就是了。”秋谷道：

“办得到办不到的话随后再说，你且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细细同我说一说。”王小屏道：“你认得苏眉仙的是不是？”秋谷点一点头，王小屏道：“你叫过他的局没有？”秋谷又点点头。小屏又问：“你们有交情么？”秋谷摇头。小屏就附着耳，低低的把苏眉仙和陆幼琴的笑话，一一的和章秋谷说了一遍。说到陆琴士要变他儿子相貌的一段，小屏不由要笑，秋谷也忍不住要笑出来。再看陆琴士时，只见他远远的坐在门旁，兀然不动。秋谷看他一眼道：“看他的面目身材，虽然有些俗气，却也并不十分丑怪，怎么会生出个奇形怪状的儿子？”一面想，一面听，直听到王小屏和陆琴士说这一个结不是章秋谷解不开，所以琴士竭诚奉恳，秋谷不觉连连摇头。正是：

轰雷掣电，虚谈纸上之兵；软玉柔香，好续花间之梦。

不知章秋谷意思如何，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三〇回

唱京调都督出堂差　　订佳期倌人吊膀子

只说章秋谷听了王小屏的一番说话，一面微笑，一面连连摇头，口中只说："多谢多谢，这样的好生意，不劳带挈。况且我现在困于案牍，一天到晚没有工夫，请你照顾了别人罢。"王小屏呆了一呆道："这件事你若不管，再有那一个肯管？况且别人就算肯管，他也管不了，除了你，再去请那一个呢？"秋谷道："不是我不管，实在没有工夫管。况且这样的事，你叫我如何好管？"

王小屏见章秋谷不答应，只得恳恳切切的说道："这件事儿你若真不肯管，我这个表弟的性命就保不住了。你常常说的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的小事，那有办不到的理？无非你还是不肯罢了。老实和你说，今天这件事赖定在你身上了，你答应也是这样，你不答应也是这样。"秋谷不觉哈哈笑道："你竟要剥夺我的自由权么？"小屏道："不是这样说，谁教我们有交情呢。"秋谷道："假如我一定不答应，你又有什么法子？"王小屏道："我可有什么法子呢？我只请我这位老母舅同你长跪叩头，你永远不答应，他永远不起来，看你过意得去过意不去？"陆琴士听了，当真抢近一步，一弯腰待要跪下去，早被秋谷一把拉住，大笑道："这个来不得，我们从长计议就是了。"王小屏道："没有什么计议不计议，你看我分上，爽快些答应

了罢。”秋谷方才微微的点一点头。陆琴士大喜，口中连连称谢，又连连打拱。秋谷一面慌忙还礼，皱着眉头向王小屏道："你们今天是请我来会亲的么？”小屏会意，暗暗拉了陆琴士一把，方才罢了。

章秋谷略一沉吟，就问王小屏道："你们既要我管这件事，可打算怎么办法呢？”小屏道："我们没有办法，你怎么办怎么好，只要救病人的性命就是了。”秋谷哈哈一笑道："我又不是医家，如何能救病人的性命？”小屏道："你只要想法子叫他孽海回头，他的病自然会好，何用医家？”秋谷道："既然如此，我只管劝醒他就是了，至于劝醒以后他的病能好不能好，那都不干我事。”小屏道："这个自然。如今只求你这个大慈大悲的救命王菩萨发号施令就是了。”说得秋谷也笑起来。

小屏接着问道："救命王菩萨，可要把病人叫来见见你？”琴士也说："我正要叫他来见见秋翁先生，请秋翁先生着实教训他。”秋谷连忙摇手道："用不着，用不着，一见了面，就没有戏唱了。如今你且先把苏眉仙叫到这里来，再说别的。”王小屏一声答应，取过局票，正待要写，陆琴士忙道："苏眉仙认得我的，恐怕我在这里不好讲话，我回避了罢。”秋谷大笑道："这个更用不着，你们不知道苏眉仙这个人，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自有一种潇洒脱套的神情，他心上爱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决不回避人。他既不回避客人，难道客人倒要回避他么？”秋谷说着，小屏已一连写了三张局票，递给秋谷。秋谷接过来看时，只见一张写的沈桂喜，一张写的金娃娃，一张自然是苏眉仙，不用说了。秋谷道："我一个人叫三个么？”小屏道："就叫三个也不算多，况且沈桂喜是长沙的都督，金娃娃是长沙的民政长，你向来也都叫过的。”秋谷不语，只点头道："你们两个呢？

难道一个不叫么？”王小屏道："我们当得奉陪。”随又同陆琴士写了一个范宝珠，自己写了一个花媛媛。叫动侍者，一同带出去发。

秋谷趁着这班倌人没有来的时候，招手叫过王小屏来，密密的说了一番话。王小屏连连点头，心领神会。又向陆琴士低低的说了几句，陆琴士也连连点头，心领神会。秋谷又和小屏道："今天的事你要自己明白，委实看在你的分上，姑且试一试再说。你要知道今番的事和陈海秋同辛修甫不同，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王小屏深打一恭道："足感盛情，下不为例如何？”秋谷一手推住道："你又闹酸劲，再要这样，我就撒手不管了。”王小屏把舌头一伸，诺诺连声的说："不敢不敢，我的好太爷，我不闹酸劲，求你也不要闹标劲罢。”秋谷一笑，只对他摇一摇手。王小屏故意把手抹一抹头上的汗，道："我的救命王菩萨，可够了我的了，再要闹标劲，我可了不了啦。”秋谷笑道："你的几句蓝青官话还没有忘掉么？”

正在大家笑着，沈桂喜已缓步进来。款启朱唇，叫一声"章大人"。接着一阵香风，苏眉仙翩若惊鸿，瞥然走进。不叫"章大人"，只低低的叫一声"二少"。秋谷欻然立起身来，叫一声"老六"道："我们一个多月不见，你怎么个好法？”眉仙眼波一转道："倪呒啥好啘，二少一径勿去，那哼会得好呀？”秋谷道："言重言重，我心上实在想去，又有些不敢去。”眉仙道："瞎三话四，为啥勿敢去呀？”秋谷微微一笑，也不开口。眉仙逼着问道："耐说嗄，为啥勿敢去呀？”秋谷道："我老实和你说罢，去倒不要紧，只是不愿意走，又不能不走，所以就不敢去了。”眉仙顺口道："倪也一径嫱赶过歇耐啘，耐说格号闲话，阿要诧异？”秋谷作势道："你的话是不差，只可惜……”秋谷

说到这里，就住了嘴，不说下去。眉仙道："可惜啥嗄？说下去哩。"秋谷道："只可惜你不叫我不走，我就不能不走。我既不能不走，我就不敢再去。"眉仙听到这里，忽然会过意来，不由得脸上一红，道："耐末才是瞎说，倪阿曾有过歇一转叫耐走？耐倒自家想想看。"

秋谷还没有开口，早见范宝珠同花媛媛一起进来。陆琴士高高举着一杯勃兰地，双手奉敬，秋谷连忙接了过来。眉仙见了陆琴士，果然没有什么，大大方方的对他点一点头，又叫了王小屏一声，一手拉着章秋谷坐下，自己就坐在秋谷背后。秋谷指挥沈桂喜一同坐下，一面举起酒杯来，照着陆琴士一饮而尽。侍者送上汤来，秋谷随意吃些，顺手把手中的一支雪茄烟递给苏眉仙。眉仙接了，微微呼了一口，就递过一支自己吃过的纸烟来。秋谷也接了，大家相视而笑。沈桂喜在旁看着，也是嫣然展笑。王小屏看得分明，不觉说一声："好，果然名不虚传！"苏眉仙微微瞟他一眼。猛然间沈桂喜拉一拉章秋谷道："章大人唱什么戏？"章秋谷笑道："我们还没有到唱戏的程度，你就要和我唱戏么？也罢，我们两个人唱起来就是了。双翻筋斗，横竖蜻蜓，豁虎跳，朝天一炷香，都是我的拿手好戏，凭你点罢，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

这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苏眉仙拉着秋谷的手，笑得别转头去。沈桂喜打了秋谷一下，自己也由不得笑起来，口中说道："问你听什么曲子，你就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大堆。"秋谷道："你早说唱曲子，岂不直截痛快？什么唱戏唱戏，倒叫我白白的高兴一场，可冤枉不冤枉？"苏眉仙轻轻的拉了秋谷一把道："耐阿好弗要实梗，推板仔点罢。"秋谷不觉狂笑起来。沈桂喜同范宝珠两个都不懂苏州的话，也猜不出章秋谷笑的什

么，只有花媛媛是苏州人，只是看着秋谷抿着嘴笑。

沈桂喜撅着一张嘴，一定要问章秋谷听什么曲子，秋谷道："你不必问我，你只拣你的拿手好戏唱给我听就是了。"沈桂喜还当秋谷和他取笑，似笑非笑的着力在章秋谷肩膀上拧了一把，秋谷一手护着肩膀道："原来你的拿手好戏就是这个，倒也痛快得很。"沈桂喜说不出什么来，只瞪着秋谷，口中咕哝道："好好的请你听曲子，你又胡说八道。"秋谷道："我也是好好的请你唱曲子，何曾胡说八道？你才是胡说八道呢。"沈桂喜把头一扭道："我不晓得，你不点出曲子来，我不唱。"秋谷笑道："幸而我还记得你唱惯的几支京调，点得出来，若换个不懂京调不会点戏的人，岂不给你难住了么？你唱一段《朱砂痣》罢。"沈桂喜听了，回头向拉胡琴的低低说了一句。拉胡琴的拉动胡琴，沈桂喜就唱了一段《朱砂痣》。接着，花媛媛唱了一段青衣的《采桑》。范宝珠倒唱了一折全本《逍遥津》。沈桂喜和花媛媛唱得也还罢了，没有什么落腔脱板的地方，范宝珠的《逍遥津》却唱得顿挫苍凉，声声入听，秋谷连连的点头叫好。

范宝珠唱过之后，苏眉仙才顿开喉咙，唱一折《完璧归赵》。一起头唱到蔺相如在马上暗自思忖的一句，就觉得调高响逸，音节非常，章秋谷不觉喝一声"好"。眉仙唱过《完璧归赵》，又换过笛子，细细的唱了一支佳期，更唱得情绪缠绵，余音袅袅。苏眉仙一面唱，一面慢回粉颈，低转秋波，只顾看着章秋谷的脸，盈盈欲笑。

秋谷正在听曲，头上"拍"的一声，早着了别人一下。秋谷何等手快？"霍"的回过手去，把背后的人一把扭住，回过头去看时，原来就是金娃娃。这个时候虽然不过三月天气，长沙地方忽然暴热起来，大家都穿单罗夹纱的衣服。金娃娃穿着一身

品蓝实地起花纱夹袄裤，拿一把小小的高丽纸扇。秋谷一把拉住他道："你来得迟了，我正要罚你，你又为什么平空打我一下？"金娃娃"格格"的笑道："章大人，你怎么今天少了一件东西？"秋谷愕然道："我少了什么东西？你倒说说看。"金娃娃道："你的耳朵不见了，要没有不见，怎么我一连叫了三声章大人，你都没有听见呢？"秋谷恍然道："我的耳朵倒没有不见，恐怕你的身上倒少了一件东西，待我来给你找找看。"说罢，把手一伸，金娃娃连忙脱手走开，笑道："你不要动手动脚，我们有话规规矩矩的说。"秋谷啧啧道："果然好个规矩的姑娘，一进门就动手打人。"金娃娃出其不意，拿起高丽纸扇，照着章秋谷头上又是一下。秋谷眼快，疾地起手一挡，直把金娃娃手中的一把扇子挡脱了手，斜斜的飞出去，直飞到花媛媛面前的茶碗旁边。花媛媛怕打翻了茶碗，连忙伸手去抢，谁知不抢犹可，慌慌张张的一抢，早把茶碗带翻。花媛媛急忙一低头直立起身，不提防那把扇子恰恰的飞舞而来，正碰着花媛媛的鼻子。花媛媛"阿呀"一声，大家由不得一齐大笑。金娃娃连忙过去拣起地下的扇子，向花媛媛说一声"对不起"。花媛媛只好说："不要紧，不要紧。"直到侍者过来把茶碗收了过去，大家方才住笑。

金娃娃坐在秋谷背后，把手指了秋谷几指道："总是你不好。"秋谷道："不说你不好，倒说我不好，你想是没有打得够，再请打几下何如？"金娃娃只是摇着头，迷迷的笑。一会儿，也唱了一支昆曲。侍者已经送上什锦饭来，秋谷略略尝了一尝，就不吃了。忽然立起身来，徘徊几步，苏眉仙也不觉立起来。秋谷回头四顾，只见沈桂喜皓齿明眸，金娃娃丰容盛鬋，衬着苏眉仙的削肩细腰，雪肤花貌，只觉他穿着一身罗绮，愈显得袅娜多姿。再看花媛媛时，生得团团的一个粉脸，伶伶俐俐的

身材，也还觉得不坏。只有范宝珠不施脂粉，黄黄的一个脸，高高的身材，隆隆的颧骨，从头到脚看起来，实在没有可取之处。

秋谷正细细的打量范宝珠，苏眉仙偎在身旁，悄悄的问："耐看啥，阿是看中仔俚哉？"秋谷摇摇头，鼻子里"哼"了一声。苏眉仙也不觉"吓"的一笑，又款款的问道："二少，耐今朝阿到倪搭去？"秋谷低低的道："我不能去，请你到这里来谈谈，可以不可以？"苏眉仙沉吟一会，没有开口。秋谷忽道："你这般大名鼎鼎的人，又不是那种初出茅庐的饭桶，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难道还怕他们不成？"眉仙听了，不觉点头。秋谷看着眉仙问一句："你到底教我走不教我走？"眉仙红晕双涡，迟疑了一会，对着秋谷摇一摇头。秋谷道："真的么？"眉仙不语，只把秋谷的手紧紧的握了一握，看着章秋谷，脉脉含情。

停了一会，眉仙一连来了几个转局，秋谷催他道："你去罢，等一会再来。"眉仙皱一皱眉，屹然不动，只问秋谷道："你到别处去不到别处去？"秋谷道："我还有一处应酬，在徐长兴。"眉仙道："既然这样，我们先到徐长兴去，你算带局过去的，好不好？"秋谷点头道："要去我们就去罢。"沈桂喜同金娃娃听得秋谷要到徐长兴，就对秋谷说一声："我们先走，等一会早些来叫。"秋谷胡乱点头，沈桂喜、金娃娃两个手搀手的走了。秋谷也谢了陆琴士，同着苏眉仙匆匆便走。却看了王小屏两眼，王小屏略略点头。这一边的章秋谷，密密的运筹决策；那一边的陆琴士同王小屏，就急急的调将飞符。正是：

玉郎多事，虚烦鸩鸟之媒；青雀西飞，误入鸳鸯之队。

不知章秋谷怎样的运筹决策，后来毕竟如何，诸君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三一回

醉红楼佳人得意　　骂乌龟嫖客惊心

却说章秋谷同着苏眉仙匆匆的赶到徐长兴，已经差不多有九点钟。秋谷知道迟了，抢步登楼，早见那位将军署的陈参谋长和湖南混成旅长伍叔麟，立在第四号房间门口，正在张看楼梯上来的是什么人。一见章秋谷走上来，伍叔麟就嚷道："来了来了。"参谋长陈龙友也嚷道："秋谷兄，你怎么直到这个时候才来？你到底往那里去了？满处里请你不到。"秋谷紧抢几步，含笑招呼，连说："来迟，抱歉得很。"四面一看，果然客已到齐，摆着一桌齐齐整整的碟子，只等自己一个。秋谷见已到的客都是熟人，除了湖南银行监理官宋筱寅，交通银行行长乔湘生而外，就是将军行署副官长文佑甫，顾问官张颂平、李墨庄等一班人。

大家见了秋谷，都立起来。宋筱寅先开口道："章科长从那里来？"秋谷道："我才在天乐居来，所以到得迟了，有累诸位受等得很。"伍叔麟不等说完，就说："大家不必客气了，请坐罢。"秋谷刚一回头，苏眉仙已经悄然而入。陈龙友一眼看见，就大笑道："怎么今天你走到这个地方来了？"苏眉仙对着大家点一点头，含笑不语。大家觉得诧异，问他："你是那个带的？"眉仙只不开口，秋谷也只作不知。乔湘生道："奇怪奇怪，这徐长兴的馆子，菜虽不坏，却不大有人在这里带局的，怎么今天

竟有人带局，而且带的是长沙天字第一号的红人儿？真是想不到的事。”说着，文佑甫又问眉仙道：“是第几号房间客人带的？”眉仙只是盈盈而笑，一言不发。文佑甫道：“我们这里叫过眉仙的么？”大家都不则声，陈龙友道：“我们没有叫局，想来一定是别个房间里叫的，他走过我们这里，看见都是熟人，所以走进来看看罢了。”

秋谷听了，忍不住看着眉仙的脸，待要笑出声来，宋筱寅猛然醒悟道：“你们大家都猜错了，一定是章秋翁带局过来的。”文佑甫道：“带局过来，怎么又两个人分作两起进来？”宋筱寅道：“你不见他们两个人虽然一前一后进来，相差不过一两分钟的时候么？”大家听了，果然不差。文佑甫就问苏眉仙：“你是不是同章大人一起来的？”眉仙故意笑道：“倪弗晓得啘。”秋谷方才开口道：“我不是带局过来，是特地给你们请客的。”陈龙友同伍叔麟齐说道：“好得很，多谢你代请这位特客，我们一致欢迎。不过有一句话要说在前的，你既然代邀特客，是一定要同我们坐在一起，而且一定要吃的。”说着，就推秋谷先坐。秋谷道：“今天这个首席我不能坐，让给这位特客坐，你们说好不好？”陈龙友和伍叔麟两个主人还没有开口，早听得大家齐声说“好”，不由主人做主，文佑甫就拉着眉仙的手，要推他坐首席，眉仙只看着章秋谷微微的笑。秋谷道：“他们大家说好，你就坐何妨。”眉仙果然说一声“俉笃定规要倪坐，倪就坐也无啥要紧”，竟向众人点一点头，大大方方坐下来。章秋谷就坐了二座，其余的客人，大家都以次坐下。

伍叔麟提起酒壶来，斟了一巡酒，说一声“有慢有慢，恕不敬酒”，大家都喝了一杯。苏眉仙照着两位主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说一声“谢谢”，又取过壶来，合席上斟了一杯。斟到秋

㕘面前，却斟了满满的一杯。秋谷也接过酒壶，替眉仙斟上一杯，却斟得浅浅的，把自己酒杯里头的酒分些给他。大家都笑一笑，一齐举起杯来，一口气喝一个干。宋筱寅喝彩道："我竟不知道眉仙有这般海量，今天倒要敬他一杯的了。"说着，也举起酒杯，照着眉仙。眉仙不慌不忙，含笑说道："宋大人敬我，不敢当，我先敬宋大人一杯，再各位大人都敬一杯，何如？"章秋谷虽然知道苏眉仙会喝酒，却也不知道他能喝多少，见他从从容容的一连喝了七八杯，两边颊上微微的映出一重红晕，越觉得容光飞舞，神彩非常。张颂平忽然说道："我们何不大家去叫几个局来，陪这位女客，岂不更觉有趣？"秋谷道："现在时候已经有十点钟左右，若再去叫起局来，知道闹到什么时候？我们迟些虽不要紧，恐怕徐长兴的大门要不答应我们呢。"张颂平想想不错，徐长兴是个教门馆子，至迟到晚上十一点钟要关门的，现在已经将要关门的时候，就也点一点头。

一会儿，走堂的送上头菜来，满满的一大碗鸡汁鱼翅。主人殷勤让菜，秋谷不过随便吃些，却觉得口味甚是合式。苏眉仙也不客气，随随便便的举起筷来就吃，又替章秋谷打一个通关，也输了十多杯酒，都是眉仙一个人喝的。秋谷要替他分喝几杯，他一定不许，只好罢了。这一席，大家吃得十分畅快，苏眉仙也十分高兴。面面张罗，直吃到上了烧鸭，眉仙方才起身先走，却低低的向秋谷道："倪再有两个堂差就完结哉，阿晓得？"秋谷点头会意，也不开口。苏眉仙谢过主人，又向众人略略招呼，一步一笑的走了。

秋谷等菜都齐了，就叫盛些稀饭，吃了几口，起身告谢。走下楼来，大家一同下来，果然见别个房间都是黑沉沉地，阒寂无人，电灯也熄了，只剩楼梯口一盏电灯没有熄。秋谷头一

个走下楼梯，只见大门已经上好，只留着一扇便门，秋谷笑向张颂平道:“何如？我们若要叫起局来，恐怕直到此刻局还没有到齐呢。”张颂平也点头一笑，各自东西。一霎时，轿马纷纷，分头自去。

章秋谷坐上轿子，如飞的到天乐居来。走进元号房间，侍者拧上手巾，送茶送烟，殷勤服侍。秋谷就在一张摇椅上随意躺下，挥手叫侍者出去。侍者连声应是，走出房门。听见苏眉仙匆匆的走了进来，问一声：“章二少阿曾来？”侍者道:“章大人么？刚刚来得不多一刻。”苏眉仙抢步进门，章秋谷已经一跃而起，迎着眉仙道：“你来得真快。”眉仙笑道:“勿知那哼格，坐来浪别场化呒心想得来，像煞有点坐勿定，立勿定，连搭仔自家也有点勿懂起来哉啘。”说着，不觉走近一步，拉着秋谷的手，横波展盼，笑靥融然，口中说道：“二少，倪认得仔几年哉，一径𫢸有歇实梗样式啘。”秋谷微笑无言，只揽着眉仙的纤腰。大家立在一处，眉仙的脸就斜斜的伏在章秋谷肩上，一头腻发，送出微微的一阵香来，章秋谷也有些情不自禁起来，不觉低下头去，在眉仙头发上嗅了一嗅，说一声“好香”。眉仙仰过头来看着秋谷道：“头发浪龌龊格呀。”秋谷看眉仙时，只见他多喝了几杯酒，两颊飞红，鬓发半偏，星眸欲合，玉山颓倒，春意惺忪，胸前之瑞雪斜敷，眼底之桃花半醉。瑶钗坠枕，轻轻呼小玉之名；宝枕留云，细细忆清宵之梦。

停了一会，苏眉仙懒懒的起身对镜，掠一掠鬓发。秋谷偎着眉仙，取过刨花刷子来，顺着头发的丝缕回纹，轻轻的细刷一转，果然刷得一丝不乱。眉仙把手反过去，自己摸了一摸，又对着镜子照了一照，说一声“蛮好，谢谢耐”，又问秋谷道：“二少，耐前年来浪上海格辰光说来浪江北呀，故歇阿是姚大

人也到该搭来哉？”秋谷道：“前年我本来在江北的，因为江北护军使柳尔吉调了苏州镇守使，我就同着他一同进京。谁知柳镇守使告假开缺，没有到苏州去，我就不愿意再到江北去了。刚刚去年春天姚次远放了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我就和他一同来了。你在上海的时候，姚次远不是还做过你的么？”眉仙点点头道：“格辰光姚大人住来浪上海呀，倪搭做过歇好几节笃，故歇说姚大人是藩台呀。”秋谷笑道：“现在这个国税厅长改作财政厅长，论起来也和以前的藩台差不多。”

眉仙又道：“倪像煞听辛老爷搭倪说歇，耐有一个姨太太住来浪王老爷搭格呀，故歇呢？”秋谷笑道：“那不是姨太太，本来是个湖丝阿姐出身，叫朱玉媛，此刻已经嫁了他的一个旧相好杨荣华了。还有一个巧珠，是我替他赎身的，此刻也嫁了人了。”眉仙道：“格末耐搭俚笃两家头阿要好呀？”秋谷道：“巧珠是个小孩子，年纪只得十六七岁，我在江北的时候，他为抚蓄老鸨和他不对，这个日子过不来，寻死觅活的一定要跟着我走，我没奈何，只得替他赎了身，总算已经把他拔出了火坑，以后凭着他自己的主意，要嫁人也好，要再做生意也好，就不与我相干了。”眉仙道：“再有一个湖丝阿姐呢？阿标致介？”秋谷点点头。眉仙道：“定规比倪标致。”秋谷摇摇头。眉仙道：“耐阿是搭俚蛮要好？”秋谷又点点头。眉仙停了一停道：“格末耐为啥要教俚去嫁别人嗄？”秋谷叹一口气道：“我家里已经有一妻一妾，何苦再耽误别人的青春年少？”

眉仙不语，想了一想，道：“俚既然搭耐要好，为啥肯跟别人呀？”秋谷又微微叹一口气道：“他如何曾肯？不过由不得他不肯罢了。”眉仙道：“耐格闲话勿对，俚自家身体，为啥由勿得俚呀？格个人阿，真正是双饭桶。叫换仔倪，耐试试看，

阿成功勿成功？”秋谷趁势道：“若换了你，我又平日知道你的性情，自然另有我的办法，决不能勉勉强强的叫你嫁人。况且你的脾气我很知道，但凡是你心上情愿的事，你就迁就别人也是肯的；只要有一分一厘不情愿，凭他怎样的有钱有势，他来迁就你，你也不理，陆麻子不是个榜样么？”眉仙抵掌道：“耐格两声闲话蛮准，赛过倪自家说出来格。”说到这里，忽又问道：“耐那哼晓得啥格陆麻子七麻子呀？”秋谷笑道：“长沙城里，那一个不知道陆麻子为着苏眉仙害相思病？”眉仙重重的“呸”了一口道：“真正触霉头，阿要气数，陆麻子格只死乌龟，出辫子也勿是实梗曲法格碗。”正是：

三千国艳，未妨名士之狂；十万黄金，难买佳人之爱。

不知苏眉仙说些什么出来，章秋谷究竟用什么法子劝醒陆幼莘，都在下文交代。

第一三二回

真心话痛恨瘟生　　隔壁戏气伤麻子

却说章秋谷听了苏眉仙的话，不觉笑道："你们吃堂子饭的人最怕捉不到曲辫子阿木林的客人，要是好容易捉着一个阿木林曲辫子客人，你们就要当作财神一般看待，怎么你倒不欢迎曲辫子客人，还要乌龟王八的混骂一阵，岂不叫世界上做嫖客的听着寒心？"眉仙一笑道："耐阿是改仔姓哉？"秋谷不知道他说的那一路话，不觉错愕道："你说什么？"眉仙又格格的笑道："耐姓章呀，为啥要姓宋呀？"

秋谷听了，方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大笑道："我倒没有改姓，也不唱《乌龙院》，只怕你们这个一表人才的陆麻子，倒是你的人才驸马呢。"说得眉仙笑着啐道："陆麻子末陆麻子，耐为啥说是倪格呀？倪要有仔格号客人，是真正好煞格哉。"秋谷道："陆麻子的户头我听说很不错，他到底在你身上花过多少钱？"眉仙道："多末呒拨，三四千洋钱是有格。"秋谷道："你既然不愿意做他，他怎么会在你身上花几千块钱？又害起相思病来？"眉仙道："俚要像煞有价事末，叫倪阿有啥格法子？老实搭耐说，格只死乌龟来浪倪搭做仔好几个月，倪从来覅敲过歇俚格竹杠，连搭仔一台酒才覅教俚吃过歇，俚自家煞死格要吃酒，要碰和，要送物事，倪阿好教俚勿要呀？堂子里向呒拨实梗规矩哓。"

秋谷道："究竟怎样的一个陆麻子，你就这样的恨他？其实听你说起来，他不过是个曲辫子罢了，究竟待你不差。像他这样的客人，别人欢迎还来不及，你为什么要恨他呢？都要照你这般的钉头对铁头，一些不肯通融，吃堂子饭的岂不都要喝西北风过日子么？"眉仙道："耐说现成闲话容易煞，耐娭晓得陆麻子格讨人厌，面孔勿好倒勿要去说俚，再要瞎三话四，毛手毛脚。起头格辰光，看仔俚格付架形，不过心浪向勿高兴，还勿见得那哼恨俚。慢慢里到仔故歇，加二贼皮贼面孔，像煞有价事起来，耐越是讨厌俚，俚越是格一门心思，肉麻当仔有趣，耐就骂俚两声，打俚两记，俚还来浪说打情骂俏，赛过一个糯米粢团，象皮壳子，耐阿有啥法子？碰着倪有辰光心浪呒啥勿高兴，只好看铜钿银子面浪，应酬应酬俚；再碰着心浪光火格辰光，拨俚实梗能绕牢子叽哩咕噜，耐想阿要火冒勿要火冒？真正光火起来，恨勿得一记凿杀仔俚完结。所以倪只要看见俚格只面孔，像煞冤家碰着仔对头，随便格闲话，别人说出来蛮中听，到仔俚嘴里向，就变脱格哉。格号乌龟再要出来白相，真正人才笑得杀格。"

秋谷听他骂得这般刻毒，由不得哑然笑道："陆麻子呢，自然癞蛤蟆想吃天鹅，不知进退。但是你的骂他，也未免过于刻毒。他究竟亏负了你什么？不上半年的功夫，几千块钱恭恭敬敬的双手奉送，还害了一场单相思的病，你再要这样骂他，真正你的良心夹到膈肢窝里去了。"

眉仙想了一想，也不觉自己好笑道："倪晓得俚待倪勿差，勿知那哼，只要一见仔俚格只面孔，像煞恨得来，人才杀得脱格。格当中啥格讲究，连搭仔倪自家也勿懂碗。"秋谷微微笑道："我倒要劝你一句话：你们既然吃到这碗堂子里头的饭，那

里还顶真得来？随便什么事情，只好委屈些，也说不得。幸而这个陆麻子虽然有钱，却在湖南地方没有什么声势，万一是个有财有势的人，他那里来管你的肯不肯？你肯也是这样，不肯也是这样，到了那个时候，你可有本领跳破了天么？还是去衙门里告他，和他打官司呢？”眉仙不觉把双眉一扬道：“耐倒勿要实梗说，别样事体末，好硬吃牢仔来，独有格件事体，是总要两相情愿格。肯末就肯，勿肯末就勿肯，俚就杀脱仔倪，倪也是定规勿肯，俚也呒那哼啘。”秋谷道：“你的性情我原知道，只怕吃了这碗饭，生着这般性格，将来总要吃亏，还是将就些的好。”眉仙道：“二少，耐想想看，比方吃饭用小菜，一径是吃鱼吃肉格，故歇要叫倪推板点，吃豆腐白菜，味道勿好末，到底总是小菜呀，将就点哝哝末，也就哝仔过去哉。故歇是赛过拿仔龌龌龊龊格臭物事，要叫倪当俚小菜吃，耐想那哼吃得落？那哼哝得过？”

秋谷听了，不觉哈哈的笑道：“如此说来，你竟把陆麻子当做什么腌臜龌龊的东西，所以不肯亲近他，想来你们两个人的电浪不合，刚刚犯了互相冲触的毛病，一方面的吸引力越大，对方面的推拒力越强，这真叫一相情愿的单相思了。”眉仙听了，也不懂电浪是什么东西，忙问：“耐说啥物事呀？啥格地浪洛冲触洛？耐阿是来浪骂倪？”秋谷失笑道：“我何曾骂你，我说的是电浪。”眉仙道：“电浪是啥物事介？倪勿懂啘，耐搭倪说哩。”秋谷自觉好笑，道：“我自说我的话，你不懂最好，本来不必要懂。”眉仙不依，道：“为啥倪勿应该懂介？倪勿要，定规要懂格，耐豪燥点讲拨倪听。”秋谷道：“你要懂不难，到女学堂里头去读三年书，包你什么都懂。”眉仙听了，想了一想，方才罢了，却还谷都着嘴道：“独有耐末专会说格号希奇百

怪格闲话。”

秋谷也不理会。忽地对眉仙道：“今天的菜怎么样？”眉仙楞了一楞道：“啥格菜介？”秋谷道：“就是你吃的菜，究竟还是鱼翅海参，还是青菜豆腐？你说给我听听。”眉仙猛然醒悟，由不得红晕双腮，瞪了秋谷一眼道：“区耐问得出格，倪勿晓得。”说着，就欠一欠身躯，贴着秋谷道：“耐明朝到倪搭去，间搭倪勿来哉。”秋谷道：“到你那里去原也没有什么，不过朱敬之和我本是熟人，他又是个水警厅长，不要你们两个人放出大水淹起我来，我却不是乌龟，如何禁当得住？”眉仙着力打了秋谷一下道：“耐倒说得蛮好听，实梗说起来，是只怕耐拨别人家淹过格哉？”秋谷道：“差也不多，幸亏是一个人放水淹我，我倒还不怕，若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放起水来，我这个龙门闸就拦不住了。”

眉仙听了，一转身，往外就走，口中说道：“耐再要瞎三话四，倪要去哉，让耐一干子去说。”秋谷忙走过一步，一把拉住道：“你不要走，我就放在心上不说，何如？”说着，就携着苏眉仙的手就走过来，捺他在一张交椅上坐下。眉仙趁势把纤腰一扭，身体一歪，让出半张交椅来，一只手把秋谷一拉，秋谷也就坐下。眉仙斜着一双秋波，看着秋谷道：“朱敬之末咦勿关倪啥事，耐用勿着管俚。”秋谷叫一声“阿呀”道：“长沙地方，那一个不知道你同朱敬之的事？你又何必瞒我？况且我章秋谷比不得别的客人，你就瞒我也不中用。”眉仙佯嗔道：“耐勿要性急，听倪搭耐说哩，啥格瞒洛勿瞒介，倪勿说哉。”秋谷忙道：“你说你说，我不性急，你也不用装腔。”一句话，说得眉仙倒笑起来。

略停一停，眉仙看着秋谷道：“耐格人为啥实梗顶真介？一句闲话才勿让格推板点末哉呀。”秋谷道：“又是我错，老实一句话，天下没有不是的倌人，也没有不错的嫖客，你们总是不

错，我们总是错的。”眉仙“格”的笑道：“自然耐错格哉。”秋谷道：“我是错的，朱敬之呢？”眉仙把头一扭道：“耐说来说去，总规忘记勿脱小朱。小朱末不过倪来浪汉口格辰光做过歇倪格，堂子里向像小朱格号客人也多得势，用勿着耐格位章大人实梗牵记俚哉。”秋谷道：“我是替你记挂，不是我记挂。”眉仙把手一扬道：“耐再要瞎说，阿是要吃两记五分头？”秋谷大笑道：“你要动手，就请试试何妨，只愁闪了你的贵手。”眉仙把一条玉臂挽着秋谷道：“倪勿敢试呀。”秋谷也挽着眉仙道：“你要试只管请试。”眉仙忽地低下头去，“嗤”的笑了一声。秋谷问他笑什么，眉仙掩口不答。秋谷又问一遍，眉仙迟迟的说道：“耐说只管请试呀。”

秋谷心上已经明白，就也微微一笑，低声问道：“你同小朱要好不要好？”眉仙道：“耐问俚做啥？”秋谷道：“我问你，自然有我的意思。”眉仙道：“呒啥要好。”秋谷道：“小朱在长沙三年多了，你向来知道他在长沙不知道？”眉仙点点头。秋谷道：“今年你到这里，是从汉口来的么？”眉仙又点点头。秋谷道：“你是特地来看小朱的是不是？”眉仙不语。秋谷道：“小朱为什么不肯认你？”眉仙道：“那哼晓得俚。”秋谷道：“别人都说你们两个人久已一个愿嫁，一个要娶，为什么半中间变起卦来？”眉仙停了一停道：“俚笃才是瞎说呀。”秋谷想了一想，猛然拍手笑道：“果然果然，你同小朱虽然并不要好，小朱却和你很要好的。无奈小朱这个人怕老婆怕得利害，现在他太太来了，他晚上回去的时候，都有一定钟点的，恰恰你这一个套得不是时候，好像孙行者一般，已经头上带了一个金箍，第二个金箍就套他不上了。”

眉仙听了，嘿嘿无言了一会道：“倪倒要问耐，耐那哼晓

得俚搭倪要好、倪搭俚勿要好？”秋谷道：“这个最容易揣度，你自己说和他不要好，这句话本来不见得靠得住，然而小朱到长沙三年多了，你一向不来看他，直到他升了水警厅长，方才来看他，这非但不见得肯跟他，连看他也是假的，无非为他升了水警厅长，要叫他报效个三千两千银子罢了。至于小朱的和你要好，更是显而易见的，只看他不但不认，连你那里去多不去，就可见他一定是和你很要好的了。”

眉仙道：“慢慢交，耐弄错哉，俚搭倪要好，那哼会勿认倪介？”秋谷笑道：“我一点不错，你倒弄错了。你想，他要是同你不要好，他就何妨认你，又何妨见见你的面？究竟你们总是有过交情的人，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去处？无奈他这位太太利害得过分了些，他要是认了你，一定将来没有好好的收场。不是他不肯认，是他不敢认。也不是他不见你的面，委实他不敢见你的面。若是不甚要好的人，见面何妨？他既和你十分的要好，明知道不认便罢，认了就摆布不脱，不见面便罢，见了面就分拆不开，没奈何，只得索性不认，免得许多苦恼。只可惜你辛辛苦苦的走了一趟长沙，空拿着个温柔套子，恰是用他不着，说起来，你的这一番惨淡经营的计划觉得委实不差，就是你这一套温存软款的功夫，也是非常出色，看客人的眼光又一丝一毫没有看错，慢说小朱这般饭桶，就再是老成历练的人物，也挡不住你擒拿纵送的神通。看起来这一趟长沙至少也要挣他几千银子，却想不到小朱居然不认，却把个苦命的陆麻子来顶缸，也就算得是出于意外的了。”正是：

宛宛袅龙文之篆，宝鼎香浓；轻轻调莺舌之簧，清宵语细。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一三三回

发谠论高衙开会议　　换罗衣狭路卖风头

却说章秋谷慨然说道："陆麻子顶了朱敬之的缸，把张三的帽子带到李四头上去了,幸而有这个陆麻子,你总算这一趟湖南没有白走，你不感激他也还罢了，怎么倒反这般恨他？可怜陆麻子花了几千银子，买了一场不死不活的病不算，你还不说他一句好话，咳！世上的嫖客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不是该死的，可怜可怜。"苏眉仙起先听着秋谷一番说话,直说到他心眼里头去，虽然面子上不肯承认到长沙来看小朱是竹杠主义，却听章秋谷说得这般的圆融溜亮、确切不移，由不得心上暗暗喝彩，暗想：好个章秋谷，果然名不虚传，说出来的话，就同自己心上掏出来的一般。

章秋谷一面说，苏眉仙只是眼波溶溶的看着秋谷的脸。又听秋谷说到陆麻子和小朱顶缸的话，自己抚心自问，果真有些对不起陆麻子的地方，无言可答，只好一笑道："耐阿是搭俚拉马介？"秋谷正色道："我又不认得陆麻子面长面短，他的事与我什么相干，不过说说罢了。况且你们这班人的性格，受了人的糟塌，倒也不觉得十分委屈，那怕给人骂两句，打两下，虽然不免生气，过去就过去了，并不一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独有心上不愿意接的客人，强逼着你们要接，这个委屈真是天字一号的委屈，非同小可，不比寻常，若要认真问你委屈了你

什么，你也毕竟说不出什么来，这不过是心理上的一种作用罢了。”

眉仙不等秋谷说完，拍手说道：“耐格两声闲话末，蛮对蛮对，一点点才勿差。堂子里向客人一榻刮仔才像仔耐二少一样末，洛里再有啥冤枉孽障格事体？”秋谷一笑道：“话虽如此，但是堂子里头的客人要都像我章秋谷一般，你们再到那里去捉瘟生、敲竹杠？就是陆麻子的几千银子，也如何会情情愿愿的送给你？”眉仙笑而不辨，只斜了秋谷一眼道：“陆麻子阿像耐介？俚要真正像仔耐末，倪洛里再会恨俚？”秋谷笑道：“到底怎样的一个陆麻子，想来是猥琐不堪的人物。若是生得好些，虽然是麻子，你也未必这般拒绝他。”眉仙未言先笑道：“说起格个陆麻子来，格末真正人才笑得杀格。墨漆黑格面孔，白洋洋格眼睛，再要红仔格眼圈，塌仔格鼻头，一只嘴巴末，一径堵仔起来，一面孔格大麻子，赛过牵牵连连格蚕豆瓣。跑起路来末一纵一纵，像煞一只活猕。倪看见仔俚一径别转仔头，勿敢看俚，看仔俚吐也吐得出格。”苏眉仙一路尽情形容陆幼琴的丑态，一面“格吱吱”的忍不住笑，连章秋谷也忍不住哈哈的笑起来。

笑了一会，秋谷又问道：“既然陆麻子这样的一个嘴脸，你又为什么要给他空心汤团吃呢？”眉仙拧了秋谷一把道：“啥人说格呀？倪几时拨啥格空心汤团俚吃呀？”秋谷笑道：“老六你也无庸瞒我，现在陆麻子害着相思病，不是你害他的，是那一个害他的？你若果然没有应许他什么，他也不会着迷，凭你再是怎样天字第一号的瘟生，若没有一点影子，如何会害起相思病来？你一定在他面前露过什么口气的，他才痴心妄想的拚着这条性命来结识你。”眉仙合掌当胸，望空拜了几拜道：“阿

弥陀佛，真正冤枉，倪轧实呒拨格件事体呀，耐冤枉仔倪，作孽个哩。”秋谷道：“你纵使不是有心给他吃空心汤团，或者无意之间随口一句说话，这个饭桶就当了真，一步一步的实做起来，也是不可知的，你不服我的说话，你只自己仔仔细细的想一想，究竟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眉仙低头一想，兜的想了起来，面上就是一红。秋谷察言观色，早已心中明白，微微笑道：“何如？”眉仙含笑摇头，口中说一句：“倪勿晓得。”秋谷也不再问。

两人偎倚之间，早听得“喔喔”的一声鸡唱，秋谷连忙取出表来一看，果然已过四点，就向眉仙说道：“我们说话竟说到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不好，不宜劳碌，安息一会罢。”眉仙歪在秋谷身上道：“二少，倪说闲话像煞呒拨几化辰光碗，啥天亮快哉？介耐呒啥呀？”秋谷道：“我还没有什么，你呢？”眉仙道：“倪蛮好碗。”秋谷见他酥胸微袒，眼波欲流，满面春情，一身香雾，不因不由的也有些心荡起来。两人略略的朦胧一会，早见微微曙色，透进纱窗。秋谷睁眼看时，只见苏眉仙侧身向里，睡得正浓。两湾雪臂，映着手上的两只金刚钻戒指，在那曙色依稀的时候，隔着一重帐子，闪闪生光。鼻孔里头只觉得一股幽香，荡荡漾漾的满床旋转。秋谷把一条水红绉纱薄棉被往上提了一提，轻轻的把眉仙肩窝盖上，自己也合眼养神。不多一会，霍然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一觉醒来，只见苏眉仙已经醒了，低低的说一声：“耐再困歇末哉。”秋谷早一骨碌翻身坐起，眉仙道：“耐啥要紧起来介？”一面问，一面掠一掠头发，也坐了起来。两人一同下床，秋谷看着眉仙的脸，端详一会。眉仙不觉脸一红，道：“耐看啥？”秋谷笑而不答。眉仙见秋谷只顾看

他，洋洋的把头一低，急忙转一个身，把床侧的一个门帘一揭，簌的钻了进去。一会儿走了出来，章秋谷还是目不转睛的看他。眉仙竟被秋谷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把一方手帕掩着脸道："耐走开点，勿要耐看。"秋谷笑道："我看看有什么要紧？你又为什么怕我看？"眉仙也笑道："倪勿要耐看末，那哼介。"秋谷道："我就不看，我走到那边去。"说罢，就走过一旁，在一张摇椅上随意坐下。仙眉道："耐搭我跑过来。"秋谷道："你不要我看，怎么又要我跑过来？"眉仙见他不动，把脚一顿道："耐来哩！"秋谷果然走过来道："你叫我来，我就要看。"眉仙笑道："倪只要耐来，勿许耐看。"秋谷道："这个如何办得到？"眉仙道："定规勿许耐看！"说着，要秋谷别过头去。秋谷只得依着他，背转身躯。还没有开口，只听得隔壁房门"呀"的一响，早走出一个人来，在门帘外边一影。秋谷眼快，已经看得分明，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女子，纤腰天足，身段玲珑，就在那门帘缝内，好像眼光一闪，三两步就走了过去。

秋谷见了，急忙一步就跨出门来。那女子刚刚过去，只看见一个背影，挽一个低低的懒妆髻，插一枝短短的金挖耳，不须看他的面貌如何，只看他这般的行步轻盈，腰身楚楚，一定是苏州上海的佳人，决不是湖南妇女。秋谷见他转一个湾，已到楼梯左侧，盈盈的回过头来，正和章秋谷打一个照面。只见他不施脂粉，俊俏天然，穿一身元色衣裳，衬一双蜜色鞋子，蛾眉入鬓，笑靥承颧，果然的素净非常，十分清丽。见了章秋谷，忽然呆了一呆，一连看了章秋谷几眼，低下头去。迟迟的走下楼梯，又抬起头来看了章秋谷一眼，嫣然展笑。

章秋谷已经走近楼梯，正待也走下去，巧巧的看见了家人陈福匆匆的走上来，谷秋就立定了脚，问："衙门有什么事？"

陈福垂手禀说："今天巡按使衙门开财政会议，姚厅长请老爷就去。"秋谷点一点头，一转身，见那方才走下去的女子又匆匆的回上楼来，又和秋谷打一个正正的照面。秋谷看他一眼，那女子也回飞一眼，慢慢的挨过来，两下擦肩走过。那女子把一个身躯轻轻一侧，直斜过来。秋谷也疾地把狼腰一扭，身体微微的一偏，让他斜斜的擦过身旁。就这个穿针闪电的一霎时光，两个人的手已经撞了一撞。那丽人凝眸露齿，一笑嫣然。只觉得一阵香风，那丽人紧紧靠着章秋谷的身躯，就如娇莺轻燕一般，直掠过去，飞也似的走到二号房间门首，把门帘一揭，回转头来，又是一笑，欻的走进去了。章秋谷不觉口中赞一声"好"。

就这一声好里，苏眉仙已经走出门来，问道："耐来浪外势做啥？"秋谷把手指着二号房间道："这二号里头有一个女客，生得着实不差，看他那一种风姿功架，一定不是长沙本地人。"眉仙"嗤"的笑道："耐管俚做啥？俚就勿是本地人末，也勿关耐啥事啘。"秋谷道："我知道不干我事，不过看他模样好像同我认得的一般，一会儿却实在想不起来。"眉仙正要回答，早见隔壁门帘一起，那丽人又急急的走了出来，换了一件淡妃色缎子夹袄，加一件铁青小折枝纱一字襟半臂，一排赤金钮扣，衬着四围闪闪烁烁的一道珠边，明显着十分波俏。走出来，一抬头见了苏眉仙和章秋谷说话，就是一呆，匆匆的往楼下就走，也不回头。

章秋谷待要走下楼梯，苏眉仙一把拉住，瞅了一眼道："吊膀子吊得阿要开心？搭倪里向去！"不由分说，就把章秋谷拉进房去，免不得要埋怨几句。秋谷一笑道："不想苏老六这样的漂亮人，忽然吃起酱油来，岂非怪事？况且倌人和客人吃

醋，原不过照例的事情，应一个景罢了，何必认真？”眉仙道：“倪勿晓得啥格照例勿照例，定规要认真格。”秋谷道：“若要当真吃起醋来，一个人的醋也吃不尽许多。你昨天住在这里，要是陆麻子不知道也还罢了，要给他知道了，这一酸非同小可，就不酸死他，也要他半条性命。想起来这般嫖客，也是可怜。”眉仙把秋谷一推道：“耐再要说陆麻子末，倪勿来。别人家作孽末，勿关耐啥事啘。”停了一停，又道：“也呒拨实梗巧啘。”秋谷微微的笑，也不开口，只说：“衙门里有公事，我立刻就要回去。”眉仙道：“耐等歇去正好来，啥要紧嗄。”秋谷道：“他们大家都在那里等我，去得迟了，不好意思。”眉仙道：“耐吊膀子倒蛮有工夫。”秋谷也不和他分辨，只着了马褂，略略的叮咛几句，身边取出一本支票簿，撕下一张预先签好的一百块钱支票，交给眉仙道：“我知道你的性情是不肯收的，这一百块钱也不算什么，你收着替我开销下脚罢。”

眉仙听了，皱着眉头正色道：“耐末真正好格哉，格算啥格名堂嗄？”秋谷笑道：“这个就叫下脚，没有什么名堂。”眉仙也笑道：“倪咦勿是娘姨，用勿着耐拨啥下脚啘。”秋谷道：“这不过是和你做一个面子，你何用替他们客气？”眉仙略略想一想道：“耐一塌刮仔勿要管，下脚末倪自家拨俚笃好哉。”秋谷不肯，道：“岂有此理？别的钱你不要也还罢了，我给的下脚你都不收，这算什么？”眉仙道：“阿呀二少，一塌刮仔一百洋钱格事体，耐故歇勿要拨倪，倪也用勿着。等到倪要用洋钱格辰光，耐再拨倪阿好？故歇用勿着推来推去啘。”秋谷见他说得着实大方，也就点头答应，收回支票。

匆匆的赶到财政厅，同着姚次远一同到巡按使衙门，见了巡按使吕心田，先说了几句闲话，方才提到财政会议的本题。

吕巡按使的意思是想要附加一种亩捐，一班幕府里头的人多很赞成，但是财政上的事情，财政厅不通过是办不到的。章秋谷却大大的不以为然，极力反对。只说："湖南民情困苦，现在正是与民休息的时候，不应该再加附捐。"吕巡按使到也和平，只说："这件事情原要详加讨论，我们到会议厅去细细的研究何如？"说着，就同着姚次远、章秋谷同到会议厅。

只见湘江道尹庄果亭、政务厅长何紫屏、总务科长邓蔚然，还有两个巡按使的财政顾问危文梓、康仲达，一齐都在那里等着。见了吕巡按使，大家一齐立起来。章秋谷和他们都是认得的，大家都鞠躬为礼。吕巡按使请大家坐了，就说："财政厅章科长的意思不赞成加赋，你们大家再研究研究，到底能办不能办？"秋谷不等吕巡按使说完，就把民生困苦、不能加赋的理由说得十分透澈。吕巡按使不住点头，危文梓同康仲达却有些不高兴，免不得彼此辩论一番。怎当得章秋谷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讲得有情有理，慷慨激昂，危文梓和康仲达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只见吕巡按使说出一番话来，正是：

声鸡唱晓，曈曈看旭日之光；鸾袖回风，款款熨檀郎之体。

不知吕巡按使主意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三四回

恶坍台败子回头　　乱施威名娼受辱

却说苏眉仙见章秋谷已经走了，无心再坐，也不梳头，径自回到院中去了。这一方面的苏眉仙便是踌躇满志，那一方面的章秋谷也觉得春意融然。

苏眉仙前脚出门，却没有知道有一个听隔壁戏的陆麻子，提起耳朵，悬着心旌，在那里细细的听。听着苏眉仙形容自己的那番说话，说得格外的刻薄刁钻，又听着苏眉仙和章秋谷的那一番恩爱缠绵，真个十分的风流美满。苏眉仙本来是苏青青的妹子，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同辛修甫、章秋谷都很熟识的。苏眉仙见了章秋谷，每每的有些眉目传情，只碍着青青同章秋谷是有相好的，不敢十分拉拢。章秋谷虽然知道他的意思，也不便和他怎样，大家都觉得有一种含意未伸的感想。如今事隔十年，忽地合成一处，在章秋谷另有一种意思，还不一定欢喜高兴到十分，苏眉仙却是梦畅魂酣，心满意足，免不得放出全身本领，竭意张罗，艳语如珠，娇躯欲颤，香满灵犀之唾，风回红玉之腰，尽着他这般的卖弄精神。

却没有想到陆麻子听得明明白白，这一气既然气得怒发冲冠，那一酸又酸到个半死不活，气到极处，酸到要死的时候，恨不得要立刻和苏眉仙拚命，方才爽快。无奈别件事情还有个情理可讲，独有这吃醋的事是没有理讲的，说起来也觉得不好

意思，只得忍了又忍，捺了又捺。一直气到天明之后，章秋谷和苏眉仙大家睡了，静悄悄的鸦雀无声。陆幼琴睁着两只眼睛，如何睡得着？气得要死，酸得要死，越想越气，越气越酸，酸到无可奈何之际，浑身的骨节好似浸在醋缸里的一般，心上一阵难过，喉间一阵血腥，忍不住旧病重来，"咯"的一声，吐出许多鲜血，登时头眩眼花，耳鸣心荡，额间汗出，喘息有声。幸而苏眉仙香梦沉酣，一些也没有听见。好容易等到章秋谷同苏眉仙一齐走了，陆幼琴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口中的血依旧吐个不住，扒不起身来，好像是个死人一般。

苏眉仙刚刚走下楼去，陆琴士同王小屏已经急急的走进房来。陆琴士取了钥匙，把铁床后面的一扇小门开了，抢一步进去一看，见了陆幼琴这般模样，委实狼狈非常，这一吓非同小可，眼中两行老泪已经纵纵横横的直流下来，急问："你怎么样了？"陆幼琴见了陆琴士和王小屏两个，不由得怨气冲天，一口气接不上来，几乎晕死。又把陆琴士吓得魂出，连王小屏都吃一惊，急忙唤一会，灌了几口参汤，方才觉得好些。陆幼琴略略的定一定神，也不等陆琴士问他，也顾不得不好意思，一口气就把苏眉仙把他骂得如何如何的伤情刻毒，又和章秋谷怎样怎样的缱绻绸缪，说得十分清楚。说到完时，还气得浑身乱抖，手脚如冰。

陆琴士听着，只是皱眉，一言不发。王小屏一面听，一面忍不住笑。听到后来，王小屏正色道："如今你可醒悟了么？你要知道这个嫖字原是有损无益的事情，但是随随便便的逢场作戏，也还不甚吃亏。如今你把这件事情当作天字第一的要紧事一般，嫖出病来，已经不可，何况你想别人便想得这般的如渴如饥，别人看你却屁也不值一个，想来想去想不着，还想出一身

病来，岂不是个呆子么？”陆幼琴听了，嘿然无语。小屏又道：“你若不信我的话，何妨我去把章秋谷请过来和你谈谈也好。”陆幼琴两手齐摇的道：“罢罢，我的丑态已经给苏眉仙在他面前形容得个淋漓尽致的了，还有什么面目再见他的面？”王小屏道：“这个何妨，你没有知道章秋谷的为人，真个是意气如云，肝肠如雪，断没有鄙薄你的意思。若果然存着鄙薄你的心，他又如何肯出这个主意？只据这一件事而论，他和你向无一面之交，不过看着我和他平日的交情，就把你的事情拉到他自家身上，要把别人搭救出来，却情愿自家跳入爱河情海里头去，这真是从井救人一般。如今世上除了章秋谷之外，第二个人做得到么？这样的一个英雄，如何不见他一见？”陆幼琴听了，回答不出。王小屏早把家人汪晋叫过来，叫他立刻到财政厅去请章科长。请了半天没有来，王小屏等得心焦，又叫人去催。直催到日色平西，章秋谷方才来了。

陆琴士一见章秋谷，就深深打了一恭，只说：“多谢多谢。”秋谷摇手道：“你倒无庸和我客气，只问你令郎怎么样了？”王小屏就把方才的情形说了一遍，道：“我虽然劝他几句，口才却没有你的好，说的话也没有你这般沉痛透澈，我的意思，想要请你沉舟破釜的痛痛说他一番，比吃人参燕窝好得多了。”秋谷道：“要我劝劝他是可以的，有效无效，却是不可知的事。大凡心地明白的人，究竟容易劝些；若是透心糊涂的饭桶，不要说是我章秋谷，就是孔孟再生，也没有这般本领。”小屏道：“只要你劝他几句，看他到底听不听。”秋谷道：“这我要声明在先：劝得他听，我也不任其功；劝他不听，我也不任其过，只好碰他自家的运气。”王小屏连声说：“这个自然。”

陆琴士听得章秋谷肯劝他儿子，欢喜不尽，要同着小屏到

后面套房里去，把陆幼琴扶出来。秋谷道："这倒用不着，他一个久病的人，禁不起翻腾劳碌，不必叫他出来，我到里间去就是了。"陆琴士更加感激，连连道谢。秋谷只是摇头道："陆琴翁，我有一句话合你商量，可以不可以？"陆琴士连忙敛容请教。王小屏不知何事，也问："你要商量什么？"秋谷一笑道："不是别的商量，我只要请你不要这般客套，也不用一口一声的道谢。给你一客套一谢，倒把我谢得浑身不自在起来，我们捐免客套好不好？"陆琴士正待开言，王小屏先笑道："我说为什么事，原来你要捐免这些客套。其实在我看起来，别人和你客套，你只顾由他就是了，何必定要捐免？"秋谷道："我总觉别人一和我客套，就浑身不因不由的拘束起来。"

一面说着，已经跨进套房。一眼早看见了陆幼琴半躺半坐的歪在床上。见了章秋谷，忙要挣着起来。秋谷连忙摇手，叫他不要劳动。陆幼琴只得拱一拱手，说一声"得罪"。秋谷也不开口，先把陆幼琴细细一看，只见他那一付嘴脸，果然苏眉仙形容得一些不错。秋谷待要笑时，又勉勉强强的忍住了。又见他一丝两气的，只是喘嗽，竟是痨病将要成功的模样，觉得又甚可怜。就想了一想，对他说道："昨天晚上苏眉仙说的那些说话，料来你是一概听明白的了？"陆幼琴委实有些不好意思，只微微的应了一声"是"。秋谷道："既然如此，你可觉得心上怎么样？灰心不灰心？"陆幼琴低头不语。秋谷道："你的待苏眉仙果然不错，苏眉仙和你又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何至于把你骂得这样难堪，恨到那般田地？归根到底，无非是他不愿意接你这一户客人，面子上却说不出来，只得说两句全不着实的风凉说话来敷衍敷衍你。偏偏撞着了你这个死心眼儿的人，把他一片瞒天大谎当作血滴滴的真心，又把他一番敷衍文

章当做软绵绵的好话，你便不知道进退的一步一步伸进来，他却见了你的面，怕得个头酸滴醋，一步一步的让开去。到了那让不开的时候，就免不得心上恨起来。你的爱他越深，他的恨你越甚。花了几千银子，买不着一个开心，反挨了一场狠骂，嫖到这般地步，已经是糟透的了。再有一句说话，你却不要多心，你的尊容既不见得十分俊俏，花丛嫖界未免吃亏。从来娼妓无情，优伶无义，即使这个嫖客和倌人年貌相当，也不过一时间的要好，没有三年五载的交情，何况你这副尊容，如何博得倌人们的欢喜？试问你在上海花丛粉阵也曾阅历多年，有几个要好的倌人？有几个相知的女子？到了如今，遇着了苏眉仙，花了无数银钱，还几乎卖掉了一条性命。要知道捉瘟生，敲竹杠，偷天换日，覆雨翻云，都是倌人们长技，本来不足为奇，只在客人自已留心，不要落他们的圈套。只要随随便便的逢场作戏，当作个走马看花，不吃他们的迷汤，不受他们的竹杠，任凭倌人的待我要好也罢，不要好也罢。倌人待我不要好，这本来是理上应该如此，无庸生气；倌人待我要好，也不过是偶然遇着的事情，乐得个享受温柔，销磨艳福。要好得一天，就算两个半天，无庸欢喜，这才是花营柳阵的内家，曲院勾栏的惯客。如若不知好歹，不懂情形，一味价昏腾腾的死嫖，这个钉子一定碰得鼻青眼肿，那不是寻开心，直是自寻死路。即如你也算多年嫖客，为什么给一个苏眉仙骂得这样的不留余地，说得那般的砢碜非常？真个是削尽面皮，倒尽胃口。我是个漠不相干的旁人，尚且听得浑身毫毛一根根都直立起来，替你十分难过，可怜你不过相貌差些，又不是真的乌龟王八，为什么要受妓女这般糟塌？难道你这样一个须眉男子，受了这般糟塌，竟不知道生气，不知道改悔的么？难道你还要嫖么？还要痴心妄想的同苏眉仙要

好，害这种一相情愿的相思病么？”

章秋谷这一篇议论，越说越高，起先还是慢慢的说说，到后来，一句紧似一句，快似悬河抉溜，高如石破天惊。又像连珠撒豆一般，络络绎绎，响声不绝。章秋谷自己说到后来，也觉得就如哀梨并剪，爽脆非常。那一旁听的王小屏和陆琴士，也听得心会神酣，畅快无比。只有一个陆幼琴，始而满心惭愧，满面凄惶。听到一半，头上出起汗来，面上也十分的不好意思。虽然一张黑脸，也由不得从黑里头泛出深红，变作一种紫酱一般的颜色。听到后来，渐渐的低下头去，两行眼泪苞在眼眶里面，忍不住要滚下来。等得章秋谷说到完时，陆幼琴忽地拗起身体，跳下床来，扑翻身对着章秋谷就拜。章秋谷急忙一把拉住道：“你病没有好，何必这般多礼？”陆幼琴道：“多谢秋翁老伯指示迷途，我听了这番话，觉得心上一开，竟爽快了许多。”秋谷大喜道：“好好，不枉我一片苦心，你居然立时醒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免得你老太爷日夜担心。”

王小屏听章秋谷一番说话，竟把陆幼琴劝得十分明白，心上自然欢喜。陆琴士见儿子听了章秋谷几句说话，登时就觉得好了许多，竟自己从床上走下地来，只喜得拉开了一张嘴，再也合不拢来。秋谷对他笑道：“现在你们这位贤郎已经幡然改悔，你这位老太爷也可以放心了。”一句话提醒了陆琴士，急忙立起身来，连连道谢。秋谷又叫陆幼琴坐下，细细的开导他。陆幼琴悉心听受，不住点头。

章秋谷正在抵掌而谈之际，又见家人高定走进来说：“承孝偷承团长在曲园请老爷过去，已经来过两次人了。”秋谷道：“一会儿就去，你先回去就是了。”高定答应退出。小屏问道：“方才我叫人去请你，说你到巡按使那里会议，究竟今天会议

什么事？”秋谷道：“为一件加抽亩捐的提议，我一定不答应，巡按使倒没有什么，只说财政是财政厅的主管，既然财政厅不通过，这个提议当然取销。只不过那两位巡按使的财政顾问，心上很不痛快就是了。”小屏拍手道：“好得很，加抽亩捐本来是一种聚敛政策，不过便宜那班贪官污吏，借着这个题目敲剥人民的骨髓，你极端反对，把这件事情停止，也是无量功德。”

秋谷正还没有开口，早见几个兵士一拥进来，一个马弁打扮，带着手枪的走上一步，对秋谷行一个礼道：“团长在曲园，请大人就过去。”秋谷道：“我家人来没有？”马弁道：“早已来了，两匹马也预备了。”秋谷点头，立起身来要走。王小屏同陆琴士送下楼来，陆幼琴也依依不舍的，想要挣扎着送到外面，秋谷连忙止住。忙忙的走下楼梯，天色已经黑了，只见一排兵士，几盏灯球，整整齐齐的在那里伺候。小屏道：“这是警备司令部的兵士，你兼着司令部的差使么？”秋谷摇头道：“不是我兼司令部的差使，这些兵士就是承孝伯的队伍，现在却暂时编作财政厅的卫队，所以听我的指挥。”一面说，一面打恭上轿。一排荷枪实弹的卫兵拥着章秋谷的轿子，飞一般的直到曲园。

章秋谷出轿登楼，走不多几步，猛听得中楼大闹起来。一个少年女子在中楼直奔出来，一手掩着脸号啕大哭，一面哭一面奔，正对着秋谷迎面奔来。秋谷天生好事，见他哭哭啼啼的走过来，老大的心中不忍，正要问他端的，那女子忽地伸出一只手来，一把拉住秋谷道：“章大人救救我，他们要把我送到警察厅去呢。”秋谷被他拉了一把，倒吃一惊。定睛看时，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都督沈桂喜，忙问：“什么事？你只管告诉我。”沈桂喜拉着秋谷，涕泪纵横的道：“巡按使的姑爷万大人今天带我的局，我来得迟了些，他就打我的耳刮子，还要送我到警察厅去。”

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早见一个华冠丽服、油头滑脑的少年，大踏步赶了过来，口中喝道："沈桂喜呢？跑到那里去了？"沈桂喜吓得又哭起来，只拉着秋谷的衣服，索索地抖。秋谷安慰道："你不要害怕，天大的事有我呢。"那少年听得分明，登时突出一双眼珠问章秋谷道："你是什么人？"秋谷冷冷的也问道："你是什么人？"那少年怒道："我问你是什么人，怎么你倒来问我？"秋谷明知他是吕巡按使的女婿万伯同，却只当没有听见他的话，也不理他。万伯同不觉大怒，赶上一步，就要来扯沈桂喜。章秋谷不慌不忙，轻轻的把万伯同一推，万伯同一个龙踵，险些跌倒，晃了几晃，方才立住。更加发怒起来，两眼圆睁，双眉倒竖，抢过来要抓章秋谷。章秋谷也不觉心上发起火来，格过他的手，只把他兜下颔一拳，早把个万伯同就如灯草一般，鹞子翻身，直仰过去，"扑"的摔了一交。万伯同在地下扒起来，大声叫道："你这个混帐东西，究竟是什么人？敢于动手行凶？我只叫你不要走。"秋谷也大声道："老爷行不更名，坐不更姓，江南章秋谷的便是。你这个畜生，我认得你是万伯同，狗仗人势，到处横行，别人怕你，我姓章的不怕你，你只管去哭诉吕幼眉去，怕你的不算好汉子！"万伯同听他开口就骂，气得两眼白洋洋的，说不出话来。

正在鸦飞雀乱的时候，一个女郎亭亭的从侧首走过来，一把拉住章秋谷，说一声"果然是二少，方才竟想不起来"。又见一个人气急败坏的走来，附着万伯同的耳朵说了两句。只见他面如土色，正是：

掴樊姬之素颊，恨杀狂且；骂节度之贤甥，难为裙带。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三五回

俊英雄当场惩恶少　　俏丫环薄命堕勾栏

却说章秋谷救了沈桂喜，把万伯同推了一交，万伯同气得发怔，跳起身来乱嚷："警察到那里去了？你们快快去叫警察来，把沈桂喜这个大胆的娼妇带到警察局去，重重的办他！"章秋谷微微冷笑道："有我姓章的在这里，那一个敢把沈桂喜带到警察局去？你想来吃了一交筋斗，还没有跌够，想要再跌几交么？"一面说着，蓦地里侧首来了一个女郎，一把拉了秋谷的手，叫一声："二少，原来果然是你。"章秋谷连忙看时，不是别人，就是方才在天乐居楼上遇见的少年女子。秋谷细细一想，登时想了起来。正待开言，又见一个当差模样的人从人丛里挤进来，附着万伯同的耳朵叽喳了两句。万伯同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听了这几句说话，登时面如土色，一言不发的发起楞来。恰恰有几个万伯同一起的朋友，听得他和人吵闹，忙忙的赶了过来，一把拉着万伯同，往里便走，只说："虽然沈桂喜来得迟些，却不是有心迟慢，不要和他计较，我们还去吃酒罢。"万伯同正在不得下台之际，趁势同着他们回头便走。

这里章秋谷也不知万伯同听了什么说话，急到这般模样，见他垂头丧气的走了，也不再去理会他，只向那少年女子说道："你是不是宝男？"女子点头道："果然你的记性不差，居然还认得我。"秋谷要问他为什么到湖南来，已见承团长春风

满面的走出来道："秋翁先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是当代的英雄，这一跌真跌得他好。"秋谷连忙放了宝男的手，口中说道："这算得什么，都督受了人的糟塌，我们这班人理应要替都督报仇。"承团长笑道："不差不差，我们救护来迟，都督不要见怪。"沈桂喜惊魂已定，也不觉微微含笑。

承团长拉着章秋谷的手，一同走到东边厅上，同一班客人相见。除了伍叔麟、陈龙友而外，其余都是第三师里头的人：第六旅旅长王颂谦，参谋长胡麒伯，还有几个营长。秋谷和他们虽然见过，却一时记不起来，只得逐人请教。承团长就走过来介绍道："这是敖兰圃，这是左荔坡，这是严象生，都是本团的营长。"秋谷拱一拱手，说一声"失瞻得很"。承团长又对敖兰圃等说道："这位是江南名士章秋谷，现在是财政厅科长。"左荔坡说："我们都久仰得很。"秋谷也不免客气几句。伍叔麟忽然拉一拉秋谷道："你不是同苏眉仙要好么？怎么又带起陈宝玉来？"秋谷一怔道："我不认得陈宝玉，何曾带过他？"一句话刚刚出口，只听得身后"格吱"的一笑。秋谷回过身来，只见宝男还是日间那一身衣服，笑容可掬，端端正正的立在那里。承团长也说："刚才看你们两个人的情形要好得很，怎么说不认得他？"秋谷恍然明白，对宝男道："你叫陈宝玉么？"宝男笑着点头。秋谷才向大家说道："这个人你们叫他陈宝玉，我却实在不知道。我在常熟的时候，只知道他叫做杨宝男，是五鼎八将之中鼎鼎有名的人物。近来五年不见，不想今天在这里遇见他，我连他为什么到长沙来的缘故都不知道，如何知道他叫陈宝玉呢？"

秋谷正说着，胡麒伯把手一指道："不但陈宝玉，那厢还有一个都督呢。"秋谷一抬头，果然见沈桂喜立在门口，穿着

一身男装，皎如玉树临风一般，正抬起手来整理两旁的鬓发，又把手帕擦一擦眼。秋谷把手一招，沈桂喜不由款款的走过来，低问："章大人什么事？"秋谷叫他背过身去，替他把那一条油松大辫的头发整理一会，趁着这个时候，轻轻问一声："他打痛你没有？"沈桂喜摇一摇头，回头一笑，脉脉含情，只说一声："多谢多谢，今天不是章大人帮我，准定不得开交。"秋谷道："今天便宜了这个杂种，他打你一下耳光，自己跌了一交筋斗，总算两扯一直，你也不折便宜。他要再不肯走，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几下，给你翻一个本不算，还要他加利奉还呢。"沈桂喜听了，忽然一个念头，把头一低，握一握秋谷的手，握得紧紧的，两边颊上早慢慢的红起来，看着章秋谷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什么。

承孝伯和伍叔麟立在一起看着他们两个，把嘴一掬，也不开口。凑着承孝伯的当差马弁提着一壶酒走过来，递给承孝伯道："座位都排好了，请大人们坐罢。"承孝伯接过酒壶，口中说一声："秋翁先生请坐。"秋谷撇了沈桂喜，走过来说道："你不要推我首座，今天胡参谋长同王旅长是刚才从岳州到省，应该胡参谋长的一座，王旅长的二座。"胡麒伯听了，连忙嚷道："这可不行，我们和孝伯是同事，如何能僭章秋翁的座？"王颂谦也说："这话不差，秋翁无须客气。"章秋谷本来爽快，只说："照这个样儿，这个一座你们诸位是大家不肯坐的了？"胡麒伯道："这个自然。"章秋谷也就点一点头。候承孝伯送过了大家的酒，章秋谷也取过一杯酒来，回敬主人。轻轻的举一举酒杯，拂一拂象箸，"霍"地转一个身，深深一拱，又回过身来向众人拱一拱手道："有僭有僭。"抢行数步，已经抢到首座旁边。这一连两个转身，转得十分灵便，折过身来的时候，一件

灰色春纱的大褂子四面衣角飘过来，飘得圆圆的，把一个陈宝玉看得呆了。只见主人举杯道："请。"大家都照一照杯，随便吃些菜。

沈桂喜站在秋谷身后，眼波澄澄的，不知在那里想些什么。秋谷回过头来笑道："你们两个今天都不是我叫的，补一一个局条罢。"沈桂喜点点头，就叫堂倌取过一张骨牌杌子，坐了下来。陈宝玉站着不坐，秋谷叫道："九节鞭，你到底想什玉？"陈宝玉不觉"嗤"的笑道："我倒不想什么，你胡说的什么？"秋谷笑道："请你坐下，再想心事，这也不算胡说。"宝么把手指一指道："你再九节鞭七节鞭的胡说，好叫你吃我一鞭。"谷秋大笑道："这是你的尊号，我就说说何妨？"宝玉道："不许你说。"秋谷说道："不说就不说。"

大家听得章秋谷忽然把陈宝玉叫做九节鞭，一个个不懂什么原故，都争先恐后的要问。秋谷笑道："说起这个陈宝玉，他本不姓陈。娘家姓石，婆家姓杨，他叫作杨宝男，是个童养媳妇。"说到这里，陈宝玉伸出一只纤手，按着章秋谷的嘴，不许他说。大家笑作一团，秋谷轻轻的把他一只手拉过来道："你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何必怕人知道？"当下就接着说道："我们江南常熟地方，本是金粉繁华之地，妇女生得好的多得很。前几年有一班好事的少年，把几个相貌最好的女人选作五鼎八将，这个杨宝男就是八将里头的第二位将军，还有一个绰号叫作九节鞭，本是杨银匠的童养媳妇。"陈宝玉又把两只手一齐伸过来，按着秋谷的嘴道："你再说，我就要走了。"秋谷笑着看他一眼道："你以后的事情我本来不知道，你就叫我说，我也没得说了。"陈宝玉放下手来道："你再说两句好不好？"秋谷道："你真不怕我说，我就再说两句。"陈宝玉正要再按秋谷的嘴，秋

谷身躯伶俐，急忙一扭头，闪过陈宝玉的手。陈宝玉扑了一个空，和身体往前一歪，恰恰歪到章秋谷身上。章秋谷趁势搀着他的手问他："为什么好好的常熟地方不住，忽然到这个地方来？"

陈宝玉不听章秋谷问他便罢，一听章秋谷问他为什么到长沙来，不由提起了心头旧恨，眼圈儿一红道："我们都是害在石三手里的，要不是他，我也何至于到这里来。"秋谷惊道："你说的石三，不是梅花会的石三奶奶么？"宝玉点头道："是。"秋谷道："怎么石三又会害你呢？"宝玉道："我本来不知道梅花会在什么地方，也从来没有问过人。平空的前年新正月里，撞着了石五宝，同我到梅花会里头去。到了四月里，石三死了。"秋谷又惊道："石三死了么？可惜可惜。"说着，眉头一皱，长叹一声。宝玉道："人说你同石三要好得很，是不是？"秋谷道："你只讲下去，石三死了，你便怎么样呢？"宝玉道："石五宝是石三的侄女，石三死了，石五宝就立不住，就同我商量要出门做生意。去年同到汉口，今年才到这里的。"秋谷道："你好好的家里开银匠店，为什么要出来吃这碗饭呢？"宝玉瞅了秋谷一眼，不觉盈盈欲泪。

秋谷何等聪明，想来一定是杨银匠知道他不规矩，所以不要他，就也不再追问，只问问："寺前臧大怎样了？"宝玉道："臧大是玉鼎，现在早已嫁人。银鼎曹小姐同珊瑚鼎丁三、金鼎陈五、翡翠鼎孙七，也都嫁人的嫁人，出门的出门了。"秋谷又问："八将里头的连环拐是同你到长沙来了，还有六个呢？"宝玉道："别人都好好的，只有一个莫家的小喜，给他相好姓巫的卖到上海堂子里头去了。"秋谷跳起来道："真的么？"宝玉道："这是常熟大家知道的。"秋谷道："这才是报应呢。

现在石五宝在这里叫什么名字？”宝玉道：“叫陈小宝。”秋谷问：“你们两个生意如何？”宝玉摇摇头。

大家听着章秋谷和陈宝玉一问一答，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沈桂喜也呆呆的听，伍叔麟本来性急，就问：“什么叫做梅花会？又是什么连环拐、九节鞭，我们一概不懂。”正是：

蝶裙凤袜，裁量杨柳之腰；锦荐薰炉，倜怅梅花之帐。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三六回

开夜宴试验九节鞭　　忆前尘演说连环拐

只说章秋谷对伍叔麟道："九节鞭、连环拐你都不懂，仔细他给你一鞭一拐，你就挡不住了。"承孝伯等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梅花会，大家都问秋谷。秋谷方才把以前常熟的梅花会告诉他们，又把那些五鼎八将的名目一一的说给他们听。

陈龙友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叫梅花会呢？直截痛快的算台基不结了么？"章秋谷道："以前这个地方，简直是一班大家侍女的一个秘密会集的所在。始而原叫作梅香公所，后来有几个风雅些的人也在梅香公所走动，觉得这个名目不甚好听，就改作梅花会。一时举国如狂，青年男女陷身失足的，委实不少。这位梅花会主人石三奶奶的声名竟传到苏州上海去，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后来地方上有几位公正绅商，见闹得太不成事，请地方官立刻封禁，还要提人重办。这位石三奶奶幸亏得信甚早，连夜逃走。虽然没有锒铛入狱，这个梅花会却就此解散了。"

胡麟伯听了，看了陈宝玉一眼道："你说梅花会里头的人都是些大家婢女，陈宝玉却是人家人，如何又会进梅花会呢？"秋谷指着陈宝玉道："始而梅花会里头原不过是一班丫环，到得后来，梅花会的声名浩大，就有几个人家人心上痒起来，也想要到梅花会去见识见识。那知不去则已，一去之后，就如作

贼的过继给捕快做儿子一般，从此以后虽然不肯作贼，也办不到，像他们这班人就是捕快的儿子了。”大家听了，都看着陈宝玉笑，陈宝玉脸上也由不得红起来。

王颂谦想了一想，又问道：“到底这个陈宝玉为什么叫做九节鞭？那连环拐又是什么人？”秋谷道：“他们这几个人不是有名的八将么？既然把他们称为八将，为将的人自然要有军器，所以这八位将军的绰号都是兵器的名目，或者形容他的姿态，或者确切他的为人，却都有一个用意，不是随便敷衍的。”王颂谦道：“既然如此，这九节鞭是什么意思呢？”秋谷拉出陈宝玉的右手来要给众人看，陈宝玉不肯，把左手掩着右手，扭得绞股儿糖一般，贴在章秋谷身上。承孝伯忽然问道：“他是长在手上的么？”大家听了，怔了一怔。一会儿回味一想，不觉哈哈大笑道：“他长在手上不长在手上，我们如何会知道？这只得要问章秋翁的了。”秋谷也忍不住笑道：“看看你的手，这又何妨？你不肯给人看，难道真是长在手上的么？”这一句话，说得陈宝玉又羞又笑，连沈桂喜也要笑出来。陈宝玉只得伸出手来给大家看。秋谷拉着他的手，指给大家看道：“你们看他的右手中指，不是明明的九节么？”众人细细看时，果然中指上纵纵横横的指纹比别人多了六道，算起来却是九节，大家方才明白。

承孝伯又问他：“连环拐呢？是什么意思？”秋谷道：“这个连环拐石五宝本来是一家香烛铺的女掌柜，嫌他男人年纪老了，未免在外面干些不干不净的事。但是他虽然不规矩，却有一种特别的性情，有了一个相好，就不肯再姘第二个人，好好歹歹，总跟着这一个人过活，就是吃了苦，也不说一个不字。本地方有些年轻光棍，知道他有些痴气，故意和他勾搭上了，说

得千好万好，把他哄得一个头昏，别人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一连给人拐过两次，所以大家都叫他连环拐。”

胡麟伯道：“你说有八个将军，还有几个是什么人？”秋谷想了一想道：“第一个将是小银枪李凤，第二个就是宝玉，当初在常熟的时候叫作九节鞭杨宝男，第三个是紫金锤汪阿香，第四个是归家的丫头，叫作梅花棍巧宝，第五个是黄金钯秦大宝，第六个也是丫头，叫作花刀小喜”，说到这里，顿住了口，想不起来。停了一停道：“大概这个连环拐石五宝，不是第七就是第八，再有一个是什么人，我就不记得了。”说着，回头问陈宝玉道：“还有一个是什么人？你记得么？”宝玉抿着嘴道：“还有一把钉钯呢。”秋谷恍然道：“不错不错，还有一个九齿钯董三呢。”章秋谷一面说，承孝伯同一班客人听得十分入港，津津有味，连酒也不吃了。堂倌送上鱼翅，承孝伯方才举箸让客道：“诸位请随意吃些。”秋谷便也吃了几块鱼翅，觉得也还不坏。

王颂谦举起酒杯来喝了一口，忽地把酒杯“扑”的往桌上一放道：“我们大家都听昏了，局条子还没有发出去呢。”承孝伯立起来道：“果然，我们的局条子呢？”胡麟伯走过去，取过一叠局票道：“这不是？我们原要等秋谷先生来了之后再发出去的，不想这位沈都督吃了巡按使姑老爷的两下耳刮子，秋谷先生出来打一个抱不平，恰恰又遇见了陈宝玉，什么五关六将，闹得一塌糊涂，那里还想到叫局上去？”秋谷狂笑道：“你把五鼎八将认作五关六将，自然闹得一塌糊涂了。”

胡麒伯听了，自己也觉好笑，道：“我觉得五鼎八将的名目来得新鲜拘口，顺口说出来，就错到《三国志》上去了。”说着，把局票略略一看道：“这不是都督的局条么？”承孝伯问

道："都督是那一个叫的？"胡麒伯道："是敖兰圃叫的。"秋谷一回头，叫沈桂喜坐到敖营长那边去。沈桂喜低问："你叫不叫？"秋谷摇一摇头道："我改天叫罢。"沈桂喜看了秋谷一眼，翩然走过对面去。胡麒伯又把局票点了一点道："秋谷先生，你是叫苏眉仙是不是？"秋谷笑道："叫眉仙也可以。"胡麒伯道："知道你同他要好，早就把局票给你开好了。"秋谷笑道："承情之至，一客不烦两主，索性再请补一张陈宝玉的条子罢。"胡麒伯就叫堂倌取过笔砚来，补写一张宝玉的局票，递给陈宝玉。陈宝玉接了，说一声"对不起"，堂倌接过一叠局票，正要去发，承孝伯叫他快去。堂倌连声答应，忙忙的回身就走。

不多一会，承孝伯叫的陈宝林第一个先到。秋谷看他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脸盘，一双媚眼，两道浓眉，鬓发如云，腮涡欲笑，承孝伯指着他对秋谷道："这是你们贵同乡。"秋谷道："我虽然是应天府籍，本籍却是常州，他难道是常州人么？"宝林听了，望着秋谷一笑道："这位章大人我见过的，在上海的时候有名的明角灯章二少，那一个人不知道？"伍叔麟鼓掌道："我们今日又知道了一个绰号，原来你叫做明角灯。"秋谷看着陈宝林道："你在上海做过生意没有？"宝林摇头道："没有。"秋谷道："这怪不怪，你既然在上海没有做过生意，怎么会认得我？又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叫明角灯呢？"宝林抿着嘴微微的笑，不说什么。秋谷又问一句，宝林只不开口。凑着伍叔麟叫的范宝珠，王颂谦叫的王佩秋，左荔坡叫的洪文玉，一齐到了。范宝珠是章秋谷认得的，王佩秋同洪文玉却不认得。秋谷约略一看，觉得平平的生得也还罢了，只王佩秋面上有几十点黑隐隐的雀斑。接着，胡麟伯叫的玉玲珑同陈龙友叫的梁素琴，也一

前一后的来了。

秋谷正在打量他们两个，早见苏眉仙挽着一个十五六岁的佳人，笑盈盈的进来。只见他双鬓梳云，两肩削玉，清眸曼睩，宝靥微酡，虽然比苏眉仙少觉差些，却也算得个风尘妙选，乐部佳人。眉目之间，别有一种娇憨之气。章秋谷不由得说一声“好”，问苏眉仙道：“这个人好得很，叫什么名字？”苏眉仙尚未开言，只听他轻轻娇喉，笑吟吟的答道：“倪叫兰宝，勿好格呀，倍笃大家要包荒点格哩。”秋谷拍手道：“出色得很，出色得很。”兰宝只是憨憨的答道：“倪是勿好格。”说着，又问：“洛里一位是严老爷？”秋谷把手一指，兰宝就走到严象生身旁坐下。

苏眉仙也坐在秋谷背后，把一个脸贴着秋谷的肩头，附耳说道：“耐格马屁工夫倒呒啥，连搭仔隔壁马屁才拍得蛮好。”秋谷也附耳道：“昨天的马屁你还没有拍够么？”眉仙一笑，打了秋谷一下，回过头来看见了陈宝玉，不觉诧异起来，又附着耳朵问道：“俚就是今朝来浪天乐居搭倪碰着格晚，阿是耐叫格呀？”秋谷点头。眉仙低问：“叫啥名字？”秋谷说：“叫陈宝玉。”眉仙道：“定规是耐去打听着仔洛叫格。”秋谷道：“不是的。”眉仙把嘴一披道：“倪勿相信。”秋谷就把万伯同打了沈桂喜，自己替他打抱不平，恰恰遇见了陈宝玉的话和他约略说了几句。眉仙想一想道：“耐格闲话不对，倍笃既然认得格末，为啥今朝来浪天乐居大家勿认得嘎？”秋谷道：“我本来想了半天，没有想得出，大约是刚才我和万伯同争闹的时候，自己说了姓名，他听了，才记起来的。”

承孝伯和大家见章秋谷同苏眉仙咬着耳朵说了半天的话，陈宝玉坐在旁边冷冷的别过脸去，只道讲的不是好话，一片声

只说："知道你们两个人十分要好，何苦定要这般七扭八结的，可是有意给我们看的么？"秋谷还没有开口，忽见陈福同着财政厅卫队长周金胜急急的跑了进来，匆匆回道："厅长请科长回去，有要紧公事，备了两匹马在这里。"秋谷听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就问："有什么急事，我坐轿子回去都等不得？"周金胜走上一步道："刚才厅长接了两个北京的电报，就叫队长备马来接科长的。"秋谷不觉吃了一惊，正是：

双星碧落，迢遥银汉之波；一骑红尘，蹴踏霜蹄之月。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三七回

喜高迁神京传策令　逢旧雨逝水感华年

且说章秋谷听了周金胜的话，吞吞吐吐的，不知为了什么事，心上不觉吃了一惊，暗想：姚次远当这个财政厅长，官声很好，难道有了调动么？又定一定神，想道：就是有了调动，也是平常，何必替他耽心？想着，就叫堂倌先来一碗饭。秋谷匆匆吃过，漱一漱口，谢了主人，就要先走。承孝伯见他当真有事，也不好留他。

大家立着候送，秋谷一眼早见一个人影，直闯进里面来。到了里面，秋谷看是姚次远的贴身亲信家人王升，喘吁吁的和秋谷请一个安道："家人给科长叩喜，厅长升了巡按使，刚才北京命令已经到了，厅长怕周队长说不清楚，叫家人赶过来请科长就回去。"章秋谷听说姚厅长升了巡按使，面色倒沉了一沉，虽然替姚次远喜欢，却毕竟有些名士习气，并不把做官当差的事放在心上，面上也没有什么喜色，只对王升说了一句："我立刻就回去。"王升提起喉咙，答应了一声"是"。

早有承孝伯同一班座客忙忙的和秋谷道喜，秋谷谦逊道："这是姚厅长的事，众位给我道喜，我怎么敢当？"大家不由分说，都说："姚厅长的事就是你的事，谁不知厅长的官声是章秋谷替他做出来的？"秋谷笑道："这个恐怕未必罢。"承孝伯道："你也无庸客气，我们本来不尚虚文，明天就在宝林那边

请你吃酒，一来和你贺喜，二来你们既是同乡，也好叫他开个同乡会欢迎你。”秋谷道：“明天我该奉请，怎么再好叨扰？”承孝伯道：“说过不尚虚文，你又和我客气，该应要罚你才是。”秋谷连声道：“不错不错，应罚之至，明天就罚我一席酒好不好？”陈龙友插口道：“这倒用不着，这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五处应酬，恨不得要多生出一张嘴来吃喝才好，那里来得及罚你？”秋谷哈哈笑道：“从来说恨不鹅生四掌、鳖有两裙，你却情愿多生一张嘴，这可谓无独有偶了。”这陈龙友虽然是军人，却是军人里头的通品，一班同事都把他号为儒将，陈龙友兼通文武，自己也觉得自命不凡，如今听得秋谷取笑他，便也笑道：“你把我比作鹅鳖，岂有此理？只怕这个一张变作一章，移到你的头上来，看你再取笑那一个？”两人胡卢一笑，秋谷也不再说。

正要走时，忽然见陈宝林立在承孝伯身后，秋谷想起方才的话，他没有肯说，究竟不知他如何认得自己的，就立定了脚问道：“你说和我认得，究竟是在那里见过我的？求你给我说了罢。”说着，微微地瞟他一眼。宝林一笑道：“我的曲子是在王桂英那里学的，二少怎么就不记得了？”秋谷被他兜的提起心上的事来，不觉怆然说道：“原来你是板门西施的徒弟，唱的青衣是一定很好的了。从前我做板门西施的时候，虽然知道他有几个讨人，却觉得都是些黄毛丫头，连一个好些的也没有，如今已经隔了十年，当初的你变了一个丰神韶秀的佳人，如今的我虽然未到中年，却也已过三十，不是从前翩翩顾影的章二少了。”宝林道：“二少的面貌，我们看着还和从前一样，一些都没有变，不过身体发福些，看起来也不过像二十四五岁罢了。”秋谷大笑道：“如此说来，我若要同你们一样，在人面前瞒掉几岁年纪，你尽可以和我做个保人？”说得几个倌人都含

笑不语。章秋谷一面拔步下楼，苏眉仙同陈宝玉紧跟着章秋谷下来。秋谷一面走，一面和他们说道："你们不要送我，我明后天有空就来。"

走出门外，已见两个马夫控着一匹高头骏马，在那里伺候。秋谷耸身上马，接过丝缰，轻轻拎了一拎，那马发开四蹄，只听得一阵马蹄声响，就如风雨一般，一霎时已经走远。曲园离财政厅本来不远，一会儿已到财政厅门口。秋谷使个身段，放着马，一直抢到大堂上首，"霍"地把缰绳一勒，一侧身，甩开右镫，一跃而下。马蹄还没有立定，章秋谷已经下马。一路进来，那一班家人见了秋谷，都请安道喜。秋谷恰不放在心上，只说："你们不要给我道喜，我还要给你们老爷道喜呢。"一班家人都含笑说："一样都是主人，家人们理当叩喜。"秋谷也不理会，一路走到姚次远的内签押房。

一脚跨进去，已见姚厅长陪着湖南银行监理官宋筱寅，坐在那里。宋筱寅见了秋谷，抢起身来，就是一躬到地，道："厅长高升了巡按使，我给科长道喜。"秋谷连忙还礼，不免也要和姚次远道一个喜。

姚厅长道："好极好极，居然把你请回来了。"秋谷随意坐下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时候来的？"姚厅长道："命令是将将才到，还不到一点钟。命令未到之先，却先来了两个北京电报，一个是内务部的，一个是陆军部的，却都写着长沙殷将军、姚巡按使，他们就把这两个电报送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恐怕电报房翻错了一个字，特地把电报退回，叫他们送到吕巡按使那边去。他们说已经发电到北京去对过，北京回电说是不错的，我心上莫明其妙，只得叫周金胜赶快骑马来请你。周金胜刚走不多时，北京的命令电报方才送到，将军衙门里也有电话

来知会。我又怕你听了周金胜的话没头没脑的，只知道北京到了什么电报，岂不耽心？才又叫王升来告诉你的。”秋谷道：“这倒不差，我听了周金胜的话，果然吃了一惊。”姚厅长拍手道：“何如？”秋谷道：“同舟共济的人，岂有毫不耽心之理？但是这番调动，不但外面一些风声都不知道，就连我们自己也还瞒在鼓里头，事前竟没有一丝一毫消息，这真奇极了。”宋筱实道：“如此看来，足见厅长平日的勋名，大总统一向的器重。”

秋谷微笑不言。忽然想着怪不得方才的万伯同正在那里横跳一丈、竖跳八尺的，气得不可开交，倏忽之间听了几句咬耳朵的话，就登时急得面上失色，口都开不出，想来一定是知道他丈人已经坏了官，他这个巡按姑爷做不成了，所以这样虎头蛇尾的不敢放肆。如若不然，这种不知进退的恶少年，如何肯见风转舵、回头让路？只是倒便宜他了。

章秋谷心上想着，口中还和姚厅长谈论公事。姚厅长就把电报递给秋谷看了一看。秋谷见湖南财政厅长是孟家藩署理，秋谷问姚厅长道：“孟家藩是苏州洞庭山人，厅长认得不认得？”姚厅长说：“不认得。”秋谷道：“这个人在前清时就是有名的能吏，他从江西九江府同知升了广东高州府知府，后来又调广州府。这广州府是天下有名的知府好缺，他做了好几年。他在广州府任上的时候，我正在随宦学堂当国文总教习，他有几个儿子，都聪俊得很，又肯用功，都算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倒和他很熟的。”姚厅长道：“我们正要商量这件事，我的财政厅长本缺虽然并没有开，但是既然升署本省巡按使，断不能再兼财政厅长，孟家藩又一时未见得就来，这须要派一个代理的人才好。”秋谷想了一想道：“话虽如此，不过这个代理人我们不能派，要旧巡按使派的。”姚厅长道：“我的意思想就请筱实代

理财政厅长，你看怎么样？”

秋谷还没有开言，宋筱寅早又立起身来，恭恭敬敬的向姚厅长鞠了一躬，口中说一声“谢巡按使的恩典”，回转身，对着秋谷又是一恭到地道：“谢科长的栽培。”宋筱寅这个人本来为人甚好，办事也还不差，酒量极高，谈吐风雅，章秋谷平日倒也很敬重他，他也极佩服章秋谷。这个时候章秋谷听他说了一句谢科长的栽培，不觉笑道：“你这算什么话？可该罚你了，我们何用这般客套？巡按使的意思既要派你代理，我们合厅官吏无不欢迎。所怕吕巡按使不取我们的同意，竟委第二个人来代理财政厅长，我们就无可如何了。”姚厅长道：“我们想法子通一个信给吕巡按使好不好？”秋谷摇手道：“这个似乎不好罢，这个委人的权柄是他的，我们又是他的旧属，如何可以干涉？”

姚厅长低头一会，道：“如今索性请他不要问，等我们接印之后再委，谅来吕巡按使也未见得不答应。他左右是要走的人，这个人情落得做的。”秋谷笑道：“这更不行，厅长虽然已经升了巡按使，这一面的财政厅长还没有交卸，一定要请旧巡按使委一个代理的人来接财政厅长的事。厅长先要交卸了财政厅长，方才可以到巡按使的任。如若这边的事一天不交卸，那边的事就一天不能接。中央又没有先叫我们接任巡按使的命令，自然要依着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做去，不能躐等而进的。”

姚厅长呆了一会道：“照这样说起来，我们竟一些不能干预？在我们原没有什么关系，只可惜筱寅眼看着好大的肥鸭子，盖在锅子里头还给他飞了去，岂不是白欢喜了一场？”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秋谷也笑道：“好大的肥鸭子，虽然未见

得盖在锅里，却也不见得就飞了去。”说着，就立起身来，正是：

等繁华于泡影，幻梦无痕；学傀儡之衣冠，官场如戏。

不知章秋谷有何主意，且听下文分解。

第一三八回

证故事一言惊节度　　守深宵双美候檀郎

却说湖南银行监理官宋筱寅和姚次远同章秋谷十分托熟，平日不拘形迹，说说笑笑惯的。当下章秋谷立起身来，负手闲行，口中不语。约有两三分钟的工夫，方才开口道："厅长不须性急，监理官也且莫心慌，我们细细想来，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说到这里，忽叫一声"阿呀"道："我倒忘了，厅长预备什么时候接印？"姚厅长道："我的意思想在这十天之内就接，只不知道吕巡按使肯交不肯交。"章秋谷道："吕巡按使倒没有不肯的，只是我们照例不能就接。"姚厅长惊道："这是什么道理？"秋谷道："现在的觐见条例，简任官就要先觐见了大总统，才能到任，何况巡按使是个特任官，如何能不觐见呢？"

姚厅长如梦方醒，道："依你说起来，还是就到北京去觐见呢？还是慢些再去呢？"秋谷朗然应道："若照着普通的程序，就要先交卸了财政厅长，再到北京去觐见大总统，直要大总统饬赴新任，才能出京到任。你不见前清的督抚，进京陛见，每每的一年半载还不能出京到任，就是这个缘故。里头一辈子不叫他到任，他就一辈子不能出京。"姚厅长道："这是为什么？"秋谷道："厅长极聪明的人，岂有不明白的？无非是关节没有到，贿赂没有送罢了。"

姚厅长听了，不由得有些发起急来，道："我生平没有行

过贿赂，况且也没有这些钱来行贿赂，这便怎么样呢？请免觐可以不可以？”秋谷道：“请免觐是可以的，但要别人代请，不能自己请免觐见，除了地方上有特别危险而外，向来没有自请免觐的例。”姚厅长道：“这就糟了，请教你这位诸葛军师，可有什么变通之法？”秋谷微笑道：“这也不难，如今的政事堂机要局长不是江一凤么？一凤先生是我的荐卷老师，风骨气节，文章经济，都是当世不可多得的。我同他每月总要通一两次信，并且还有一本机密电码在我这里，彼此约定：如有重要事情，可以用密电商议。如今他在方总统和余相国面前一说一听，十分隆重，不如我给他一个密电，请他在里头说一句话：新任湖南巡按使免其觐见，先饬到任。料想总统和国务卿没有不准的，岂不省了我们多少事？”姚厅长听了，喜得眉开眼笑的，连声道好。又和秋谷商议宋筱寅代理财政厅长的事情，秋谷道：“依理而论，我们自然不便干涉，他也无须取我们的同意。但是吕巡按使平日办事和平，又现在已经开缺，想起来，这个代理财政厅长也不见得独行己意，一定要来和我们商议的，到了那个时候，厅长不好意思和他说，我和政务厅说一句就是了。”宋筱寅听了，如飞起身称谢。姚厅长想了一想，也甚以为然。当下计议已定，宋筱寅告辞先走，姚厅长又和秋谷商议公事，直到四更，姚厅长方才回到上房去安歇。

这个时候，章秋谷的家眷已经接到长沙，公馆就在小吴门，离财政厅也不过一二里路。秋谷坐上轿子，急急的回到公馆。走进上房，早见陈文仙打着帘子，笑吟吟的说道：“今天怎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想是公事忙得很。”秋谷道：“今天果然迟了，你倒还没有睡？他呢？”说着，已经走进文仙房内。只见他夫人在榻上坐起来道：“时候不早了，你肚子饿么？”秋

谷播摇头。他夫人道："给你煨了稀饭在这里，你吃些罢。"秋谷道："我肚子倒不饿，大家吃些也好。"他夫人就叫娘姨蒋妈同着大姐阿巧搬上稀饭，同四碟精致小菜来。阿巧又搬过一张杌子，打横放在四仙桌的中间，秋谷就在这张杌子上坐下。他夫人叫他上坐，秋谷不觉笑道："这随便坐坐，何必还要分座位的上下？你这位道学先生的脾气还没有改么？"他夫人也不由失笑，就拉着文仙在两面坐下。

秋谷吃了一碗，就不吃了。文仙亲自拧一把手巾，递给秋谷。秋谷见文仙立在电灯左首，穿一件淡青夹罗衫子，衬着元色绉纱裤子，露着一对瘦削削的金莲，秋谷道："现在中华民国时代，天足盛行，你们两个何不把脚放大了，也省得别人说你们顽固。"他夫人道："我们两个人本来都是四寸左右的鞋帮，如今慢慢的放了几年，已经都放到五寸半了。再隔几年，还怕不是一双天足么？"陈文仙含笑不语。只见他夫人立起身来道："昨天你没有回来，今天四更已过，你略坐一坐，早些睡罢。"说着，也不等秋谷回答，飘然走了。

秋谷就问陈文仙："你们昨天晚上等到几点钟才睡？"文仙道："也等到五更左右，料想你住在衙门里头的了，我们两个人才略略歪了一回。"秋谷携着他的手道："这是我不好，没有叫家人回来和你们说一句，倒累你等了一夜。"文仙低头而笑，也不回答，只问秋谷："今天早上什么时候起来的？"秋谷道："今天起来得很迟，差不多到十二点钟才起来的。"文仙忽然看了秋谷一眼，秋波澄澄，含情欲语。秋谷趁势说道："我不瞒你，实在昨天不是住在衙门里的。"遂把陆麻子和苏眉仙的事情，约略和文仙说了一遍。

文仙听秋谷形容陆麻子的丑态，也不因不由的笑起来道：

“主意是好，只可惜刁钻的过分了些。”秋谷道：“不是这样一来，陆麻子的痴梦如何会醒？”文仙道：“虽然如此，你救了别人，却倒反把自家的身体拖下水去，我替你想起来，有些不值。”秋谷道：“你的话是不差，我自己也觉得不值，无奈我这个爱抱不平、好管闲事的性情，竟是天生成的，要改也改不来。”

文仙一面对镜卸妆，一面听秋谷说话。卸妆已过，坐在床沿上，解扣松衣，忽然问秋谷道：“那苏眉仙面貌如何？想来一定生得很好。如若不然，你也不见得肯情情愿愿的跳下河去。”秋谷道：“说起这个苏眉仙来，你以前没有跟我的时候，应该见过这个人的，他就是苏青青的妹子呀。”文仙凝神一想道：“苏青青是修甫做的是不是？”秋谷道：“不错。”文仙又想一想道：“我做生意的时候，虽然在台面上常常的和青青见面，他有妹子没有妹子，就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像辛修甫一路是做的龙蟠珠，还没有做苏青青呢。”

秋谷点头道：“说起来也是诧异，偏偏苏家的人一个个都和我有缘，为了苏青青要捉辛修甫的瘟生，我就自己跳下河去，和他混搅了一场，把苏青青的一片心机搅得个干干净净。如今却又为陆麻子害了一相情愿的单相思，连那一条性命都有些难保，我又第二次自己跳下河去，点穿了陆麻子的满肚痴情，救了他的一条性命，在我虽然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如今世上像我这样肯管闲事的人，除了我，恐怕没有第二个了。”文仙微微笑道：“你也不用和我指东说西的，这两个人你是先看上了他，两边的膀子吊得有些意思，你才肯同他落相好。若换了两个差一点儿的人物，你心上不愿意，就是磕头礼拜的哀求、推金积银的倒贴，恐怕也未必请你得动。”秋谷被文仙道着了

自家的心事，不觉哈哈的笑起来。

文仙又问："苏眉仙倒底怎样的一个人？我见见他好不好？"秋谷知道文仙的意思，便道："我实对你说，这个人的面貌生得自然不坏，却也算不得什么倾城倾国的佳人，比起你来，那就差得多了。"陈文仙的为人虽然温柔淑慎，却是做了个女子，既然同男人要好，就不能没有拈酸吃醋的心。论起章秋谷的为人来，沾花惹草，到处留情，原是女人所最犯忌的一件毛病，无奈他又有一件别人办不到的本领，设身处地的去体贴那班妇女的性情，果然体贴得无微不至，缠绵软做的来调解这些女人的娇妒，却又调解得铢两均平，所以文仙虽然有些酸溜溜的，心上不快活，口中却不肯说出来，恐怕伤了平时的恩爱。如今听得章秋谷说苏眉仙比他差得多，大凡天下的女人只要有人赞他面貌生得怎样怎样的齐整，风头来得如何如何的健锐，没有一个人不高兴的，蛮腰素口，欺他陌上花枝，爱影闻声，况是闺中夫婿，登时的星眸斜睇，醋意潜消，眉边生两道欢痕，脸上现一团春色，喜孜孜的道："你不要正话反说，恐怕是他比我好得多，我比他差得多。"秋谷曼声答道："我如何肯哄你？我要哄你，良心又如何过得去？"文仙自然欢喜，不觉回眸一笑。觉得文仙身上有一股甜蜜蜜的香气直扑过来，章秋谷盘膝坐在床上，文仙歪在一旁，钮扣半松，酥胸微露，领边明显着黄澄澄的一条金链。章秋谷也不由有些神融心荡起来，拉着他一双玉腕抚摩一会，忽然惊道："五更已过，怪不得你身上冷冰冰的，快些睡罢。"两人相携就寝，差不多又到天明。

章秋谷只略睡一会，知道衙门有公事，绝早已经起来，忙忙的赶到财政厅去。果然已经有一替一替的人，在那里要见秋谷，公事桌子上又高高的堆着几大堆文书，正是：

九华灯下，轻轻压缠臂之金；六曲屏前，好好结同心之带。

不知这些人要见章秋谷有什么事情，只看下回交代。

第一三九回

两头圆赞成新议论　　一面理反对旧婚姻

却说章秋谷把那班客人分作几起，一班一班的请进来，随意说话。手里提着笔批点文牍，口中和那些来的客人说话，应对如流，真个是会者不忙，忙者不会。不到两个时辰，已经把这些客人都打发走了，那一大堆山一般的文书，也批点的明明白白。接着，又是一替一替的人来和姚次远道喜，一定也要见章秋谷道喜。章秋谷欲待不见，他们又一定不肯，缠得章秋谷急了，把号房叫进来吩咐一番："但凡来和我道喜的人，一概不见。他如一定要和我道喜，你只说科长曾经吩咐：厅长升了巡按使，自然应该贺喜，科长却没有升官，断断不敢当。"号房答应了，才走出去，姚厅长又叫人请了秋谷过去，一直忙到傍晚时分。承团长已经叫人催请，秋谷偷一个空，就赶到陈宝林家。

见还是昨天席上的那几个人，章秋谷和承团长拉一拉手，又向大众鞠一鞠躬。陈宝林浓妆艳服，含笑相迎。宝林后面又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捧过一碟瓜子来。秋谷看那女子时，只见他五短身材，穿一身莱青衣裤，凤鬟蝉鬓，面目如脂，只有一件长得诧异的地方：耳目口鼻都有些向天的，未免就不好看。幸而生得小小的身材，长长的两道眉毛，却也不甚讨厌。秋谷随口说道："这个人的相真是五岳朝天，不是极贵

的贵相么？问他叫什么名字？”宝林道：“他叫双林，也是常州人。”胡麒伯听了，就叫秋谷道：“秋谷先生，你自到长沙以来，一共到过几次常州会馆？”秋谷正要回答，想一想长沙地方并没有听人说起有什么常州会馆，想来他说这个常州会馆一定就是宝林这里了，就摇一摇头道：“不瞒你说，他们这里我向来没有到过。”胡麒伯道：“亏你还是常州人，到了湖南一年多，非但常州会馆没有到过，连同乡会会长都不认识，这岂不是缺典么？”秋谷一笑，指着宝林道：“他是我们常州同乡会会长么？”胡麒伯道：“然也。”秋谷道：“这个会长是那一个推举的呢？”胡麒伯道：“我也不甚清楚，大约这个地方你们贵府在湖南寄居当差的人，个个都把他这里算个消遣行乐的地方，所以有常州会馆和常州同乡会的名目。既有了这个名目，这个会长不是他还有谁呢？”宝林听了，掩口而笑。

秋谷看着宝林，如有所思。陈龙友道：“你不开口，可是要推翻这个会长么？”秋谷随口答应道：“如今外面的党会多得很，这些党会里的党魁和会长也未见得一定比陈宝林强，就让他做个会长何妨？”陈龙友大笑道：“你的一肚子牢骚又发作了，随口骂人，要给那班党魁听见了，恐怕要和你势不两立呢。”秋谷也笑道：“我也不是有意骂人，只觉得如今世界上可骂的人甚多，不知不觉就骂起来。况且够得上骂的，总还有些声望，有些作为，就是挨几句骂，也有挨骂的价值。那班一万年的饭桶奴才，只知道张口吃饭，伸手要钱，你问他吃饭该怎样的吃法，要钱该怎样的要法，他却莫明其妙，一个字也回答不出，这不过算一个半死半活的东西罢了，连个人也不能算，你问他配挨骂么？够得上骂的资格么？”

伍叔麟不听这几句话还罢了，听了章秋谷这一番话，由不

得跳起身来，把两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叫道："骂得爽快！骂得切当！比三伏天气的冰忌廉柠檬水还爽快得多！可惜不叫这班半死不活的东西来听听。"秋谷叹一口气道："叔麟兄，他若听了这一番说话知道生气，知道惭愧，他就是个人类，不是半死不活的东西了。这种半死不活的东西不但是凉血动物，而且连血都没有的，简直的不如乌龟、不如王八。你想靦然人面，连个乌龟王八都不如，这可恨不可恨？"众人听了，一齐好笑起来，只说："世上那有这样的人，你也骂得未免过分了些。"秋谷道："从来禹鼎铸奸，温犀烛怪，眼睛所看见的，千形百状，嘴里头那里形容得出来？天地间自有这一种半死不活、毫无人气的东西，你们以为我是平空结撰的么？"陈龙友听了叹道："果然果然，料想你的说话总有所指的，不过不肯指名谩骂罢了。"

承团长道："有这个人也罢，没这个人也罢，我们还是叫局罢。"胡麟伯听了，先叫一声"好"，就取过一叠局票，自己坐下去，提笔便写。写着，抬起头来问章秋谷道："你自然还是叫苏眉仙同陈宝玉了。"秋谷点头说："好。"看他把局票写过之后，却又对秋谷道："今天我们要请一个特别的女客来陪你，你想来是见过这个人的。"秋谷问是那一个，胡麒伯道："是朱湘娥。"秋谷想了一想道："好像这个人是女学生出身，是不是？"胡麒伯道："非但是女学生出身，而且还是益阳的大姓呢。"秋谷道："我去年初到的时候，有人同我说过的，我要叫他来看看，他们说他牌子大得很，叫是叫不来的，我也就罢了，怎么你们倒叫他得来么？"承孝伯道："那里是去叫他？是特地把他请过来陪你的。"秋谷道："他肯来么？"承团长道："你是有名的江南才子，长沙那一个不知道？他如何会不来？"

说着，胡麒伯把局票看了一看，又取过一张客票，一挥而就的道："我们再去催他一催罢。"承团长道："这更好，连着局票一同发出去罢。"胡麒伯把局票交给宝林，叫他去发。宝林接过局票，就走了出去。

一面双林同着几个男班子调排桌椅，把一张大餐台搭放中间，罩上台布，一边排上五张交椅，两头各排一张。秋谷笑道："这里的吃花酒，好像上海的双台，别的也还罢了，就是主位同对面的客人未免要吃苦些。"承孝伯一怔道："为什么要吃苦些？"秋谷道："你想这张大餐桌子差不多长有六尺，做主人的若没有五六尺的长手臂，如何够得到吃菜？就是四角上坐的客人，也非站起来吃不可。据我想起来，这个地方的花酒既是用大餐桌子摆的，极该应该用一种特别的筷子羹匙，二尺长的筷子，一尺五寸长的羹匙，这就差不多了。如若不然，主人吃不到东西，饿着肚子，还是小事，那四角上的四位尊客，站着吃菜，也未免过于费劲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道："这倒不错。"一会儿碟子已经摆齐，承孝伯依旧请章秋谷首座，秋谷不肯，道："你不是说还有一个朱湘娥是特别女客么？大家不坐首座，把首座留给他坐如何？"承孝伯道："那不行，我是请他来陪你的。"

一言未绝，早听得格支支皮鞋声响，一阵香风，玉人已到。门帘起处，走进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秋谷看他身上着一件月白闪色提花外国缎夹袄，配一条菜灰色碎地锦铁机缎夹裤，镶着白地黑花栏杆边，一双水绿丝袜，漆黑的高底皮鞋，头上梳一条松三股大辫，飘着一个粉霞缎结，蛾眉星眼，削肩细腰，顾盼非常，光华照目，神情飘逸，意态娇娆，果然算得个世间难得的佳人，不但金娃娃、沈桂喜一班人赶他不上，就是

苏眉仙比起他来，恐怕也还要差上一两个成色。

大大方方的走进来，先和承孝伯拉一拉手，又对众人三面鞠一个躬，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丰姿濯濯，仪表亭亭，觉得眼前一亮，翩然走过几步，和秋谷握一握手。承孝伯在旁介绍道："这位就是章秋谷先生。"又对秋谷道："这位就是朱湘娥女士，今天特地请来陪你的。"朱湘娥大喜道："这位就是章先生么？果然江南名士，话不虚传。"章秋谷含笑说道："这个不敢当，女士清名，我也久仰得很。"湘娥道："彼此彼此，今天幸会。"说着，四面一看，见有几个不认得的人，就一一走过去请教。语言溜亮，举止安详，章秋谷暗暗喝彩。承孝伯就请朱湘娥入座。秋谷正要让他首座，朱湘娥看了一看，就自己走到主位对面去。承伯孝指着大餐桌中间的二座道："朱女士请坐这一边罢。"湘娥听了，也不推让，慨然坐下。秋谷不觉爽然，也就坐了。

大家依次坐下，叫的局也慢慢的来了。章秋谷坐对名花，十分高兴，举起一杯酒，照着朱湘娥道："我敬女士一杯酒，女士喝不喝？"湘娥笑道："我虽不能喝酒，章先生的意思，怎敢不领？"就不待秋谷照杯，自己举起杯来，一饮而尽，又回敬了秋谷一杯。秋谷因为他是女学生出身，不免要问问他的身世，湘娥道："章先生你是极文明的人，料来是赞成婚姻自由的了？"秋谷道："婚姻自由的学说我却并不反对，但是这个自由也有一个限制，轨范以内的自由，可以破除家庭的专制，轨范以外的自由，却就不免要败坏道德，妨害风俗，所以我的主张是赞成有限制的自由，反对无限制的自由，女士以为何如？"

朱湘娥双眉一动，看了秋谷一眼道："章先生是当今名士，

如何也说起这样的顽固话来？既有了限制，那就是不自由了，还成个什么自由？我们中国的婚姻制度是黑暗极了，若不用极激烈的手段，如何能够改良？婚姻制度不改良，如何能够强种？这是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断断不能不注意的。”秋谷微笑道：“女士的议论我也不能说不是，只是一个人有一人的意见，一国也有一国的风俗，勉强扭合不来的。就是要改良风俗，也只好慢慢的来，若要一步就跨过许多阶级，不是狗吃屎扒倒地下，就是倒栽葱反撞下来，欲速不达，这是一定的道理。”

朱湘娥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来，心上却很有些不以为然。停了一停，道：“我有句话请教章先生，譬如一个女子，从小父母给他对亲，到得这一女子年纪长成，却同这个男子毫无情感，心上不愿意嫁他，这该怎么样呢？”秋谷沉吟道：“这就在那女子自家决断了，若要听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就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幸福；若要不嫁这个人，在父母一方面又有些过不去。总而言之，父母果然爱女，也决不肯逼他嫁这个平日不爱的人，女儿果然孝顺父母，也决不肯只顾自己一个人，不顾父母的过得去过不去。万一个事处两难，牺牲是情，不牺牲是理。只要斟酌于情理之间，两执其中，决定一个主意就是了。”朱湘娥听了，不觉赞道：“章先生的议论果然圆活非常，面面都到，真是闻所未闻，佩服得很。”

秋谷听了，知道他心上究竟还不甚满意，这几句话带着些讥诮的意思，也微微一笑道：“大凡论事论人，不要先把一个我字存在心上，有了一个我字在心上，就是先有成见了。如今我们且不必驳论这个婚姻制度，这样月白风清的良夜，灯红酒绿的华筵，何不多喝几杯酒，大家助个兴？无故的研究这些腐论做什

么？方才女士说我的话，不免有些顽固。如今我却要说女士，也未免过于拘执了。”朱湘娥听了不服，攘臂而起道：“我研究这个婚姻自由的问题，正是如今强国强种的要务，怎么章先生说我拘执？这是我不能承认的。”

章秋谷笑道：“女士无庸辩论，且听我说就是了。世界上的礼义廉耻，原是束缚人的东西。若一定不受礼义廉耻的束缚，这本是最容易的事，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何必再要研究，又何必再和人辩驳，这不是自己多事么？”朱湘娥拍手道：“章先生这话不错，不是这般坚决的做法，这几千年来的恶社会、恶家庭如何能够改良？这话痛快得很，我该奉敬一杯。”秋谷冷冷的笑道：“我还该多奉两杯呢。”说着，一连斟了三杯，都和湘娥对干。

座上的一班主客都看着他们对喝，听着他们谈天，大家都不开口。朱湘娥本来量浅，一连喝了五六杯酒，不觉腮边颊上渐渐的红晕起来。承孝伯要敬他一杯，他倒喝了两杯。承孝伯又敬了秋谷一杯，正是：

佳人薄醉，燕钗抛发上之云；名士清谈，麈尾落花间之玉。

要知以后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第一四〇回

逗芳心瑶想托微波　　弹尊头华筵闻雅谑

且说朱湘娥多喝了几杯酒，秋谷看他脸上红红的，好似那桃花带雨，芍药涵烟，平添了几分娇媚，暗想：这真是天生尤物，将来不知有多少人要受他的害呢？想着，就问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读书的？毕过业没有？"朱湘娥说："在上海培坤学堂读过四年书，高等小学第二班毕业的。"章秋谷想了一想道："培坤学堂，是在上海老北门外的培坤学堂么？"湘娥道："正是。"秋谷道："有个苏州韩清淑，湖南陈曼珠，也是第二班毕业的，女士知道这两个人么？"湘娥突然被秋谷这一问，登时面上一呆，顿了一顿，随口说道："知道是知道的，只好像不是在第二班毕业的罢？若果然在第二班毕业的，我们同班毕业，如何会没有见过面的呢？"秋谷故意问道："女士同他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么？"湘娥道："虽然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却实在没有见过。"

秋谷道："我听说培坤学堂的程度学规都很好，只功课的门类未免太多，究竟有几种功课，女士聪明绝顶，料来是无一不精的了。"秋谷问到这里，朱湘娥就有些支支吾吾起来，只说："功课的门类也不过十几种，我是英文算学专修科毕业的。"秋谷看着他微微的笑，也不驳他，只说一句："一个女学堂居然也有英文算学的专修科，可有文科实科的分别么？"湘娥只好

答应说："有的。"

秋谷又问他："可曾受聘？"湘娥乘着几分酒兴，一口气说道："不瞒章先生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受过孙家的聘，后来我在上海毕业回来，就一意提倡婚姻自由，恋爱自由。那姓孙的是个前清的举人，年纪比我差不多大了一倍，我又向来不认得他，和他没有一分一厘的爱情，如何能不离婚？所以今年二月里头，我和姓孙的宣告解除婚约，就到长沙来了。"秋谷道："女士和姓孙的解除婚约，姓孙的同意不同意呢？"湘娥把头一掉道："我们文明女子，有什么事情，要做就做，向来不受人的羁束，我要这么办，就是这么办定了，那里还管别人的同意不同意？"

秋谷不觉笑道："女士的话却说错了，这男女的婚姻，说旧话是关系伦常，不能作为儿戏；就是说一句极新的话，把这些神圣恋爱、自由缔结的口头禅一概抹去不算，也是一种契约性质，这种契约当然是双方同意缔结的。若要解除这履行契约的义务，非先得双方的同意不可。如若不得双方同意，要凭着一方面的意思无故解除契约，这是断断做不到的事。除非用法律解决，方才合例。如若不然，女士只顾和他解除婚约，他可以不承认的。"湘娥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不承认，我也不怕他，这种阘茸的男子有什么用处？难道我怕他不成？"秋谷哈哈的笑道："女士果于自信，我也不和女士驳难，只不过女士把如今的男子未免看得过于无用了些，可惜我不做那位孙孝廉，如若我做了孙孝廉，放着这样一个有才有貌的夫人平空要同我解除婚约，这是办不到的，也不怕女士飞上天去。"

湘娥听章秋谷说他才貌双全，心上自然欢喜，却飞了秋谷一眼道："我原是说姓孙的阘茸无用，不是说的别人，更和你们无

涉，你们何必多心？我倒要请教请教章先生，假如你是姓孙的，你打算把我怎么样？”秋谷笑道：“也不用怎么样，只不承认解除婚约就是了。”湘娥忽地低下头去，微微的叹息一声，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只见他颊晕添潮，横波如醉，随手取一枝加立克的香烟，擦一枝火柴吸着，放在嘴里吸了几口，随意把手里的香烟掉过头来，对着章秋谷轻轻一转，喷出一口烟来。章秋谷本是惯家，自然会意，慢慢的取一杯酒，照着湘娥喝了半杯，却不开口。湘娥手里头拿着酒杯，端到嘴边，往外一侧，往里一倒，也喝了浅浅的半杯。章秋谷正吸着一支雪茄烟，也把手中的烟掉一个头，那烟嘴咬口的地方刚正对着朱湘娥，朱湘娥笑迷迷的扭过头去。

这个时候，承孝伯正和陈宝林低低的讲话，陈龙友同伍叔麟听着章秋谷和朱湘娥说话，听得津津有味，还有几个人，也各自和叫来的倌人打混，章秋谷凭空的觉得脑后一痛，好像毒蚊子叮了一口的一般，不由得口中“哼”了一声，连忙立起。只见苏眉仙端端正正的立着，一支圆头金挖耳还在手里，半颦半笑，一言不发。秋谷把手摸一摸脑后道：“你几时来的？怎么悄没声儿的给人一针？痛不痛还不打紧，无故的给你吓了一大跳。”秋谷说到这里，胡麒伯忽然大笑道：“你不用怪他，他的给你一针，正是报你的仇，这叫做一针还一针，不怕功夫深。”章秋谷大笑道：“胡说。”胡麒伯道：“是我姓胡的说的，何庸你替我声明？”大家都是哄然一笑。连苏眉仙也齿粲起来，对着秋谷笑道：“倪掐掐来格，叫耐一声二少勿答应，问耐阿听见？耐也勿答应，倪只当耐有心装妈虎，勿答应倪，实梗洛拿格只挖耳轻轻里试耐一试，耐勿要动气。”秋谷道：“这般小事，本来用不着动气，只刚才却的确被你吓了一跳。”眉仙道：“怪倪

勿好，二少勿要吓。”

正说着，陈宝玉也来了，见了朱湘娥不认得，暗暗的咬着秋谷耳朵问：“对面坐的是谁？”秋谷也附耳告诉他。朱湘娥在上海多年，本来说得一口绝好的苏州白，苏眉仙和秋谷讲的说话，他句句听得分明，明知道苏眉仙有些醋意，无奈自己吃了几杯酒，心上竟有些把持不定起来，放着章秋谷这样一个人物，怎肯轻轻放过？那里管得别人的吃醋不吃醋，把一双俊眼只顾向章秋谷这边溜过来。章秋谷只含笑，不大理会。

头菜已经上过，是一大碗清汤燕窝，第二样菜才是鱼翅。一会上到烧烤，却是两只烧鸭，一只烧小猪。秋谷道：“主人未免过于客气，我们都是常在一起的人，何必这般盛设？”承团长未免客气两句，只说没有什么菜。王颂谦道：“这里长沙的一台花酒到底要多少钱？我竟不知道。”秋谷道：“大约今天这种燕翅烧烤的官席，要给六十吊钱，犒赏在外。若是平常的花酒，那菜却甚是不堪，头菜稀稀的几片鱼翅，其余的菜也没有一样好的。到了上后四道菜的时候，更是荒唐，青菜烧肉，盐拌豆腐，都供到桌子上来，价钱却实在不贵，只要二十吊钱。外加犒赏同厨房的别赏，大约犒赏六吊钱，厨房别赏四吊钱，合计才三十吊钱。”

王颂谦道：“叫局同住夜呢？”秋谷道：“叫局本来照例是两吊钱，但是有几个走红的倌人，客人要去拍他的马屁，自己情愿加倍奉送，给四吊钱一个局。也有格外巴结些，竟给四块钱的。至于住夜的话，不瞒众位说，我从到长沙以来，虽然也常常的在外面问柳寻花，却不过是逢场作戏，实在没有住过夜，不知道住夜是什么价钱。但听得他们说起来，外省妓女，差不多就是两广江西的档子班，山东海南的马班，规矩是献嘴不献

身，卖脸不卖丑，不准留客住夜的。若果然客人看中了他，面子上却不能说破，只好暗地通情，这是没有价钱的，尽有花三千五千、一万八千银子，连身体都没有挨过一挨。也有他们自己看中了客人，一个大钱不要，白白的把身体贴出去的，同上海苏州的书寓差不多。然而说便是这般说，现在也就流风日下了。就像范宝珠家青莲堂，总要算长沙苏扬帮妓女中的老牌子，留起客来，也不过三十块钱，外加竹杠斧头就是了。至于湖南本地妓女，以前的规矩，本来极好，一个个都是知书识字，也能理帐当家，完全就同人家人一般，毫没有狂荡轻佻之气。和这个客人有了相好，就不肯再接第二个客，一定要这个人和他断绝交情，他才肯另接别客，却也不是容容易易就同客人落相好的。如今却已经改变了以前的风气，就如沈桂喜、金娃娃等一班本地倌人，都也算得佼佼铮铮的人物，却只要客人有钱有势的，就接，同苏扬两帮的倌人，也差不多。这是本地倌人里头的上等货，还有那一班中下等的土货，专讲实事求是的，却都是益阳人居多。”

朱湘娥听到这里，狠狠瞪了秋谷一眼。秋谷分明看见，只作不知，接着说道：“中等土货第一次住夜，不过二十块钱。下等土货更不过四五块钱，简直就是上海的野鸡罢了。”朱湘娥又狠狠瞪了秋谷一眼，秋谷笑道：“女士是极开通的人物，要晓得这一班可怜的女子也是无可如何，迫而出此，并不算不体面的事，何必引以为憾？如今那班新得不可开交的大人物，还有提倡公妻主义的呢！”朱湘娥虽然老到，听了这一番说话，也觉得有些回答不出。苏眉仙在旁边抿着嘴笑。陈龙友插口问道：“女士赞成公妻主义么？”朱湘娥脸上一红，飘转眼来看陈龙友时，只见门外走进两个人来，一个鬓发花白的中年妇女，一个四十

余岁的男子，清清的两撇髭须，抢步走进。

那男子先开口道：“阿玲，原来你在这里，可把我们老两口子害得苦了，试问你于心何忍？”朱湘娥一见了这两个人，不觉大惊道：“你们两个人来做什么？可是来寻我的么？”那妇人见了朱湘娥，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起来，口里只叫着“阿玲”，哽哽咽咽的，一时说不出话来。朱湘娥虽然镇定，到了这个时候，也不由得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就在眶里头乱转，只说：“你们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不要在这里惹人笑。”一面立起身来，向秋谷道：“章先生尊寓在那里？我改一天要过去和先生谈谈。”秋谷连说：“这不敢当，还是我到女士那边去罢。”湘娥道：“既如此，明天在敝寓拱候先生的驾。”又对承孝伯谢了个扰，别过众人，匆匆的同着这来的两个人径自走了。

湘娥前脚出去，承孝伯就道：“今天好好的请他来陪秋谷先生，不想这般不巧，刚刚撞着这两个东西，也不知道是湘娥的什么人？”秋谷道：“看起来一定是湘娥的父母，从家乡寻到省城来的。”大家猜度一会，承孝伯殷殷勤勤的劝一会酒。

苏眉仙见朱湘娥走了，心上甚是高兴，竟破例代秋谷打了一个通关，也喝了有十多杯酒。从来酒在肚里，事在心头，眉仙看着秋谷使一个眼色，秋谷起身离席，走进宝林卧房之内。眉仙跟着进来，秋谷悄问：“有什么事？”眉仙悄然问道：“耐今朝阿转去？”秋谷略一沉吟道：“明天有要紧公事，要回去的。”眉仙道：“有公事末明朝呀，今朝既啥事体碗，到倪搭去坐歇。”秋谷道：“我隔一两天再去何如？”眉仙轻轻跺脚道：“勿要，耐定规要去格！”秋谷待要不答应，又怕眉仙面子上下不来，待要去罢，委实明天有事，一时委决不来。眉仙见他不答应，不由得双眉微蹙，粉脸生红，一把拉他坐下。

眉仙和秋谷合坐在一张椅上，凭肩熨鬓的问道："耐搭格个啥格朱湘娥蛮要好格呀？"秋谷不觉笑道："这个朱湘娥我是今天才认得起的，什么要好不要好。"眉仙"扑嗤"一笑道："倍笃两家头格膀子功夫直头出色，真正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上起天平来，才勿会得错格。两家头吊膀子吊得一塌糊涂，倒说搭俚勿要好，耐来浪骗啥人嗄？"秋谷道："我何曾骗你，果然是今天才认得的，你不信，只管打听，若是有心骗你，就罚我同陆麻子一般，何如？"

眉仙听他说得希奇，不由也觉好笑，道："耐格人说话总规七勿搭八格，陆麻子勿是倪格油瓶，亦勿是倪格恩客，一径说俚做啥？朱湘娥末就算耐搭俚无啥要好，陈宝玉总搭耐要好格哓？倍笃来浪常熟就认得格，阿好再说勿要好？"秋谷道："陈宝玉是同我在常熟认识的，现在遇见了，总算他乡遇故，自觉得亲近些。但是他来同我要好，不是我去同他要好，而且我并不愿意他同我要好，这个道理你总该明白。"苏眉仙微叹一声道："耐搭俚要好，倪阿好来管耐，不过……"眉仙说了半句，就咽住了。秋谷问："不过什么？"眉仙低头不语。停了一会，方才抬起头来，娇羞满面，脉脉含情，看着秋谷道："二少，谢谢耐拨点面子拨倪阿好？"秋谷何等聪明，自然会意，连连应道："这个自然，你只管放心。"

两个人正在低低说话，胡麒伯早在外面大嚷起来，嚷得沸反盈天的道："章科长同苏姑娘去打钉子去了，我们快去抽个头儿。"陈宝玉待要去叫秋谷出来，章秋谷已经携着苏眉仙飘然而出。见胡麒伯脱帽露顶的在那里嚷，秋谷把手指轻轻在他剃得油光水滑的头上弹一下道："你要抽个头儿，我就抽你一个头儿。"胡麒伯叫道："不好不好，你把我的头去比那个头，已经

折了便宜，更兼你的手方才不知道摸什么的，如何弹起我的尊头来，真是可恶。”秋谷道：“你不用乱嚷，恐怕我的贵手比你的尊头还要干净些呢。”大家听着，正笑得有兴，只听胡琴乍响，宝林顿开喉咙，缓缓的唱起来。登时四座无声，悄然静听。正是：

暖玉拂冰弦之柱，静婉弹筝；流波转琼佩之音，小红低唱。

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文交代。

第一四一回

连底冻曲院联欢　　倒扳帐警厅结讼

且说陈宝林一连唱了两只青衫，一只《金殿装疯》，一只《六月雪》。《金殿装疯》唱得激昂慷慨，《六月雪》唱得哀怨动人，更兼宝林的嗓子清脆溜亮，玉润珠圆，唱青衣刚刚恰好，真个唱得纤喉遏月，逸响回风。大家都静静的听，不作一声。秋谷听到好处，连连击节道："真正唱得好，不让当年的余紫云，赛过如今的梅兰芳，不愧是板门西施的徒弟，总算是青出于蓝的了。"宝林口中唱曲，脚下细细的点板，看着秋谷，含情微笑。唱过这两支曲子，格外又饶了一个和尚偷婆娘的小曲，愈加唱得轻圆流利，觉得一句一顿，一字一宕，顿得来委婉纡徐，梁尘乱落；宕得来低回靡曼，神采欲飞。

秋谷凝神静虑，一直听到宝林唱毕，对着秋谷回眸一笑，无限关情。秋谷不觉赞美道："想不到陈宝林竟有这般绝艺，板门西施虽然唱得也算不差，那里比他得过？"承孝伯问："板门西施是谁？"秋谷把王桂英长得又长又大，走过来好像一扇板门，所以把他叫他板门西施的话和承孝伯说了，大家方才明白。伍叔麟道："我只道板门西施是什么东西，原来是倌人的外号。既然有板门西施，可有玻璃窗东施没有呢？"秋谷笑一笑道："如今到处多是东施，何用再加尊号？"一言未必，苏眉仙自己拉着胡琴，也唱起来。秋谷听他唱了一折《探窑》，唱得十分入

彀，和宝林唱的青衣也差不多。连着又唱一折《二进宫》，一个人独唱三个脚色，铜锤、须生、青衣，却也唱得一丝不走。秋谷知道他的用意，有心要和宝林争上一争，只连连的说好道："你的曲子竟越唱越好了，这一出全本《二进宫》，一个人独唱，更加难得。"陈宝玉也唱了一段《翠屏山》的石秀，也还唱得平稳。接着几个会唱的，大家都唱起来，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秋谷也不理会他们唱的曲子好不好，只和承孝伯等一班主客谈天。

陈宝玉同苏眉仙大家都有转局，却大家都坐着不走，秋谷叫他们只顾先走，他们那里肯听？只坐到酒散更深，别人的局都一概走了，他们还不肯走。眉仙等得不耐烦起来，就要拉着秋谷到他那里去。陈宝玉虽然同章秋谷没有交情，在这个紧要关头，陈宝玉如何肯让？也拉着秋谷到他那边去，只说："小宝同你有几年不见，他有话要和你说，你今天一定要去的。"秋谷想一想这两个人里头总要回报一个的，依理而论，苏眉仙是有交情的，自然应该先到他那里去，就毅然决然的向陈宝玉道："你先回去，我明天再来。"陈宝玉道："你好意思不去一趟么？"秋谷道："今天去同明天去总是一般，何必定要今天？"陈宝玉还待俄延，当不得催局的一连几次，催得风火一般，又见章秋谷同苏眉仙携手而立，眉目含情，料想是不成功的了，只得快快的别了秋谷同众人，又叮嘱秋谷明天一定要去，方才出门走了。这里章秋谷谢过主人，就同着苏眉仙同走。这一夜竟又没有回去，玉钩初放，宝枕横陈，微闻檀口之香，代解罗襦之扣。

情深梦短，早又天明。秋谷一早起来，苏眉仙也朦朦胧胧的惊醒，一谷碌翻身坐起。秋谷道："时候早得很，你何不再睡一会？"眉仙瞅了秋谷一眼道："阿肯格介？"秋谷道："其实我不

管这些，我只顾起来，你们只顾睡你们的，这才是真要好呢。眉仙道："耐闲话是勿错，不过倌人搭客人真正要好末，总规要一淘起来格，勿肯一个早，一个晏格唲。"说着，就跨下床来。秋谷只洗了一个脸，漱一漱口，匆匆就走。看一看时候不过九点多钟，忽然转一个念头，要去看看朱湘娥，就吩咐轿夫到化龙池朱家。

不一会，轿子到了。秋谷下轿进门，只见小小的三间房子，却糊裱得十分清洁。秋谷一直走进去，也没有一个人招呼，秋谷暗暗诧异。转过中间一扇屏风，走进堂屋，抬起头来，早吃了一惊。只见有三四个警察坐在堂屋里头，都是带着枪，围着子弹袋，把枪架在一旁，高高的坐在那里。那般警察见了章秋谷走进来，气度雍容，丰裁清整，那里敢怠慢？由不得一齐立起身来。秋谷心上只道是警察厅长乔竹樵在朱湘娥这里，暗想：警察厅长跑到这种地方，还要随身带着警察当作卫队，这未免太难了。心上这般想，不由冲口问那几个警察道："你们乔厅长在里面么？"有一个警察对着秋谷举一举手道："敝厅长不在这里，我们是来传孙朱氏的。"秋谷听了，又替朱湘娥一惊，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就问："孙朱氏可在里面么？"警察说："在里面。"秋谷不暇再问，揭一揭门帘，先走进东边房内。

只见朱湘娥两鬓松松的，着一身旧衣服，手里提一个小小的皮包，正要走出房来。一见章秋谷瞥然走到，又惊又喜，叫一声："章先生，多承枉顾，但是我现在官事牵累，立刻要到警察厅去，不能奉陪，这怎么好呢？"秋谷道："女士有事，只顾请便，将来后会方长，自然随处随时可以会面。"朱湘娥深深的对秋谷鞠一躬，表示感激的意思。看着秋谷，正还要说些什么，门外已闯进两个人来，一男一女，正是昨天到陈宝林家里

头去叫朱湘娥回去的两个人。看了秋谷一眼，也不说什么，只催着朱湘娥快走。秋谷不便耽搁，就向朱湘娥说一声："改天再会，我走了。"朱湘娥只说得一句万千抱歉，秋谷已拔步出门。朱湘娥看着章秋谷的背影，不觉心上惘然，只得无精打采的同着他父母和警察一同到警察厅去。

到了警察厅，司法科立刻预审。先把原告孙规行孙孝廉传上去问了一遍，又传朱湘娥的父母上去研讯一番，方才提到朱湘娥。朱湘娥低头走进，早见一个男人从对面直迎过来，生得黑发朱唇，剑眉星眼，十分俊俏，朱湘娥不由得抬起头来，两下的眼光刚刚的斗一个准，好像电气陡然相触的一般。朱湘娥就觉得浑身一震，暗想：这不知道是什么人，果然生得不差，女人嫁这样一个俊俏男人，也不枉了自家的才貌。朱湘娥一路胡思乱想，心旌摇摇的荡起来，司法科问他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胡乱应答一会。

预审终结，别人都退出警察厅，惟有朱湘娥是他本夫孙规行告他骗取重聘、背夫私逃，是刑事上的被告，照例收押，预备解送检厅。激得朱湘娥怒气冲天，在警察厅大叫大闹的。闹了半天，也没有人理他，只有个巡官同他说道："你不用生气，生气也不中用，我们是奉着上头的差遣来的，自己不能做主。俗语说得好，千差万差，来人不差，你和我们闹有什么用？"朱湘娥听了，觉得这话不错，只得说道："这般黑暗，剥夺人的自由权，还成个什么民主国？"喃喃呐呐，埋怨不了。

巡官只顾催他快些到女质所去，我们好回去销差。朱湘娥如何肯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明知道没本领跳上天去，那一种不折不挠的气概，也就登时销减了好些。一回头，见他父亲朱惠士同着他母亲庄氏从里面出来，朱湘娥抢上去，拉住了庄

氏的手,叫一声"娘",不知不觉的两行眼泪直滚下来。朱湘娥正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少年女子，未免总有些软款娇憨的情态。自从到上海去了一次，读了几年不上不下的书，就自命为当代英雄，颇有目空一世的气概，那一种文明开通的态度，原是矫揉造作出来的，不是女孩儿家的本性，只说如今的女人一定要这样的，不拘家庭的礼法，不受社会的制裁，凡事自由行动，方才是文明女子，方才可以算得中国的主人婆。起先还有些勉勉强强的，不甚自然，好像一个做女孩儿的，这般的狂荡轻佻，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到得后来，渐渐的习与性成，把女孩儿的一副本来面目不知抛在那里去了，倒反把这种狂荡轻佻、飞扬跋扈的习惯当作女孩儿的本等，该应如此，全没有一些顾惜名誉、尊重道德的心。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本来血气未定，没有一些定见，那里禁得受了这些刺激？自然立时立刻的发起最高度的狂热来。如今朱湘娥平空碰了这个钉子，要把他押起警察厅来，这一吓一气，觉得从来没有受过这般糟塌，正在心上凄惶，猛然见了父母，不由得两泪交流，拉着他娘，要叫想法保他出去。朱惠士道："这是刑事的控案，一定要开庭讯理之后，才好取保，如今怎么办得到呢？"

朱湘娥见朱惠士说办不到，延延挨挨的那里肯走？禁不得旁边的巡官再三再四的催他快走，恨不得肋生双翅，飞上天去。忽见方才遇见的俊俏男子又在侧面撞了出来，朱湘娥不由飞他一眼，那男子也笑吟吟的看着湘娥。湘娥有心和他兜搭，走上一步，对着他略略低一低头，口中说道："先生请看我们中国社会的黑暗，我一个文明自由人，不过官府受了那班混帐男人的野蛮控诉，一定要把我拘留起来，这中华民国还有一毫公理么？"

朱湘娥这几句话还没有说完，猛听得身后有几个人哈哈的笑起来。朱惠士连叫："阿玲阿玲，不要随口胡说，快给我走过来。"朱湘娥莫明其妙，只见那俊俏男人听了他的说话，平空的脸上一沉，别转头去，一言不发。正是：

萧郎有意，徘徊歌雀角之诗；之子无家，惆怅听鸾台之讼。

不知那俊俏男子是什么人，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四二回

捉雄鸡权代新郎　　误鸾期难为良夜

却说朱湘娥正和俊俏男人讲话，忽然背后有人哈哈的笑起来，朱惠士又连连叫他快些过去，朱湘娥只得走过来。还没有开口，庄氏早附耳埋怨他道："你好冒失，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就是孙规行呀。"湘娥不觉大惊道："他不是有四十多岁了么？怎么止像个三十来岁的模样呢？"庄氏道："他生来是这般模样，看得年轻些，也只好二十七八岁罢了。"

朱湘娥做梦也想不到他不屑下嫁的这位孝廉夫婿，竟就是方才目成眉语的心上郎君，又就是告他诈欺取财、破坏婚约的对头原告，这一下子心上也不知是惊是喜，只觉得苦辣酸甜，各样都有。一会儿偷回俊眼去看这位孙孝廉时，只见孙孝廉也正目不转睛的看他。朱湘娥凭你脸皮再老些儿，也不觉得面上一阵一阵的红起来。暗想：我也果然冒失，一时逞着意气，只说我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情，如何能和他结婚，一口气就跑了出去，也没有打听打听这个人究竟怎么样。早知道他是这样一个美男子，我又何必自家多事？

正想着，只见那送他的巡官带着两个警察走过来，脸上还含着笑道："朱小姐，你们夫妇已经见面，请快些同着我们走罢，我们还有勤务呢。"说到这里，孙规行走近一步，和朱湘娥只离三五步远近，看着他亭亭立在那里，修蛾曼视，凤目澄

波，神彩清扬，丰姿婀娜，真个是秾纤合度，长短得中，看得孙规行十分高兴。朱湘娥也看着孙规行眉清目秀，身段玲珑，虽然算不得什么宋玉潘安，却也着实的看得过去。孙规行想要开口和朱湘娥说话，无奈自己是本案的原告，把他告得十分利害，不好同他说什么。朱湘娥也想和他兜搭，却想不出兜搭的话来。

两下你看我，我看你的，闷看了一会。究竟朱湘娥来得老到，径自开口道："孙先生控告我诈欺取财，背夫逃遁，这几句话未免太重了罢？"孙孝廉只得陪笑道："小姐不用生气，我也是迫于面子，无可奈何。如今只凭着小姐的意思，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何如？"朱湘娥想了一想道："你控我无故私逃，这一层先错了。我的身体有我的自由权，虽父母也不能拘束。我在家乡闷得慌，到省城里来顽几天，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你说我诈欺取财，这更不成问题。我虽然要和你解除婚约，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提议，你的承认不承认在你。你要承认解除婚约，这以前的聘物自然一概奉还；你不承认我的提议，是我们的名义还没有绝，怎么控告我诈欺取财呢？究竟我这个解除婚约的提议你承认不承认？"孙孝廉忙摇手说："不承认，不承认，就死也不承认。"朱湘娥一笑道："我当初以为同你并无一面之交，如何能发生得出夫妇的情爱，所以提议解除我们两家的婚约。如今你既然决不承认，我也撤销这番提议，何如？"说着，盈盈而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愫，荡荡漾漾的，好似那游丝微袅，柳线当风一般。

孙孝廉本来是为着朱湘娥面貌生得很好，所以一定不肯放过他，非要仍旧娶他回去不可。如今官司是打了，却蓦地里夫妇相逢，用不着问官讯断，他们两下早已同心合意的吊起膀子

来。吊膀子的结果吊的十分圆满，孙孝廉高高兴兴的，官司不打自赢，自然不用说是欢喜的了。就是朱湘娥得着了这样个俊俏郎君，也是心满意足，喜孜孜的说不出来。本是仇家敌国，却平空的撇去仇雠，联作一双佳偶；准备分鸾拆凤，却忽然的抛开旧恨，配成百岁鸳鸯，这也总算是惟一无二的巧事了。

当下孙孝廉把巡官拉过一旁，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巡官看着朱湘娥微笑点头，回转身来，往里就走。朱湘娥不由的对孙孝廉道："如今话是说开了，你还同我打官司不打？"孙孝廉忙道："如今我们婚姻依旧，大家都是自己人，还打什么官司？"朱湘娥不觉皱一皱眉头道："究竟官厅的办事总不妥当，法庭还没有开，就要把被告管押起来，不许取保，这不但是湖南所没有，光景通中国也没有这么黑暗的。"孙孝廉陪着小心道："这是长沙警厅的规矩如此，我所以不肯到地方厅去控诉，也为地方厅规则甚严，一毫都通融不得，还是警察厅，虽然认真，究竟还有些通融的余地。"朱湘娥不等说毕，就问："你如今还要把我管押起来么？"孙孝廉连说："不敢不敢，小姐只顾自便，我立刻撤销原状何如？"朱湘娥道："既是如此，我就先回去了。"孙孝廉站在一旁道："小姐请便。"朱湘娥微微的向孙孝廉点一点头，同着朱惠士老夫妇两个竟自回去。

到了化龙池家里头，朱湘娥少不得还要撒娇撒痴的抱怨他父母几句，只说："既然孙规行这个人不差，为什么不早和我说？"庄氏嘻开一张嘴，合不拢来，只是胡乱答应。朱惠士道："你无故的要和人解除婚约，我同你娘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等得我们两个人知道，你早已不知走到那里去了，怎样的和你说？"朱湘娥没得话说，自己也笑了。庄氏道："若说起孙姑爷来，待你总算不差，到处打听你的信息，钱也花得不在少处。

好容易探听得你在省城里，连夜同着我们赶进省来。你若昨天晚上不要说得这般决裂，他倒也不至于就同你打官司，免了出乖露丑，何等不好？”朱湘娥笑着道：“我不怪你老人家也罢了，你老人家反来怪起我来。”说着，就一头钻在庄氏怀中。

庄氏把两手摸着他的脸和头发道：“自从你走了，我也不知哭了多少场，暗中出了多少眼泪。我一生一世只生你一个女儿，你想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如今是好了。”庄氏口中说着，眼眶中的珠泪又不知不觉的要滚出来。朱湘娥把一个脸紧紧的贴在他娘身上道：“娘，你不用说，我以后再不这样了。”一面说，一面还“格格”的笑。那笑声夹着说话的声音，就不觉有些颤巍巍的，平空一阵心酸，竟咽住了喉咙，一句话也讲不出。好个朱湘娥，昨天还是个铁铮铮的自由女子，今天却变了个娇滴滴温柔软款的佳人，说起来也是稀奇。

朱湘娥和他娘说了一会话，听得外面来报孙姑爷来了，朱惠士就走出去。孙姑爷一见朱惠士，兜头就是一个大揖。朱惠士连忙还礼，还没有开口，孙孝廉又接着双膝跪下，行了一个全礼。朱惠士那里拉他得住？只得将将就就的还个半礼，连说：“不要客气。”孙孝廉道：“一来有劳岳父岳母二位老人家跋涉长途，拜谢一路上的风霜辛苦；二来控告府上的令爱背夫逃遁，未免过意不去，不该这样的冤屈好人，所以非但要下全礼，还要请出岳母同府上的小姐来，当面谢罪呢。”

朱惠士不免谦让几句。孙孝廉道：“若不是二位老人家一片热心，肯同着我到省城里头来，我是向来不大认识的，如何一时访寻得到？这是一定要拜谢的。”朱惠士料想自己女儿本来甚是大方，就见见他也不要紧，果然走进来，和庄氏母女两人说了。庄氏就整一整衣裳，要走出去。湘娥转觉得害羞起

来，一把拉住了庄氏的衣裳道："娘，我不出去罢。"庄氏道："你又不是不见人的，去见见他何妨？"湘娥迟迟疑疑的只待不去，庄氏道："我先出去，你换了衣服就来。"

庄氏走到外面，孙孝廉果然也下一个全礼，满口称谢。庄氏只说："我们至亲，不要这般客套。"孙孝廉坐了一会，不见湘娥出来。庄氏叫人去催，也不出来。庄氏只得自家进去，拉了他出来。只见他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豆绿春纱夹袄，月白巴缎夹裤，腼腼腆腆的走出来。行了一个礼，默然坐下，红归两颊，羞上双眉，一时抬不起头来，好像换了一个人的一般。孙孝廉和他说话，他也只低头答应。略略的坐了一坐，就走了进来。朱惠士暗暗称奇，孙孝廉更是满怀得意。当下孙孝廉径和朱惠士夫妇商量一会，定了主意，先回益阳，再看了吉期，赶紧完娶。朱湘娥自然没有话说。两家一同回去，就忙忙的拣定吉期，通知朱惠士。朱惠士答应了，就预备起女儿的妆奁来。孙家本是富家，朱氏也是大族，孙家的聘物，十分齐整，朱家的妆奁，也备得色色俱齐。朱湘娥只一天一天的，等得吉期已到。

四月二十一那天下午，果然红灯彩轿、锣鼓喧天的把朱湘娥娶了过来。依着朱湘娥的意思，原想用文明结婚的仪式，无奈孙孝廉的老太爷是位前清的老明经，古板非常，一定要用凤冠霞帔。好在朱惠士也不算不古板，就一口答应准用凤冠霞帔，一概都是旧式。若换了以前的朱湘娥，如何肯穿带这种野蛮的冠服？如今的朱湘娥却比以前平正通达了好些，心上虽然不愿意，也就勉勉强强的穿戴起来。坐上花轿，觉得四围黑漆漆的，一些也不看见，闷得几乎气都透不转来。好容易耐着心，等到抬到孙家，喜娘揭开轿帘，把他扶了出来。朱湘娥此时

头上兜着一方大红绉纱，看不见前后左右是些什么人，只觉得两个喜娘把他牵着跪下去，立起来的，闹了一阵。他也不知道是拜的什么，暗想：这一定是夫妻拜堂了。

一会儿，送进洞房，揭了头上的红巾，觉得满房里灯光晃耀，排设得金银罗列，锦绣辉煌。朱湘娥微微偷眼看时，只见满房挤的是人，却不看见孙孝廉。朱湘娥见人多得很，连忙低下头去，凭着一班喜娘牵着他走来走去的。走了一会，又和他重施脂粉，再画蛾眉，簇拥着出来朝见。

朱湘娥看了半天，始终没有看见孙孝廉在什么地方，不觉疑惑起来。又不好问，只得忍在心上，由着他们牵到堂屋中间，立在红氍毹上。满堂的珠灯画烛，点得就如白昼一般，只见两个人影影绰绰的走过来，立在上面，喜娘就搀着朱湘娥跪在地下，一连叩了几个头。朱湘娥一面跪拜，一面定睛要看孙孝廉到底躲在那里。那知不看犹可，这一看时，吃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自己的上首也有一个喜娘，手里捧着一只白毛公鸡，朱湘娥跪下去，那喜娘也把手里的公鸡向上点几点头，好像和他交拜的一般，那一个朱湘娥自家中看的新郎君孙孝廉，竟不知那里去了。朱湘娥吃这一吓，不觉大叫一声，正是：

乍开青锁，听金钥之仓琅；不见黄姑，隔银河而怅望。

不知孙孝廉究竟到那里去了，诸君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四三回

怯空房新婚怜凤女　　行大礼冷语刺鸡婆

却说朱湘娥欢欢喜喜的嫁到孙家，鼓吹喧阗，笙歌络绎，三星在户，喜气盈门。一班喜娘侍女拥着朱湘娥参天拜地，又拜了和合喜神，送入新房去。坐床撤帐，一概完全。朱湘娥这个时候心上也不知是惊是喜，只觉得一个身体好像在云里雾里一般，虚飘飘的，由着他们捧来捧去的忙了一会，也不知道忙的什么。

好容易等得揭去了头上的那一方盖袱，顿时满眼雪亮，爽快了好些。湘娥暗回俊眼，偷偷的四面睃了一会，只见满房里挤的是人，却没有看见新郎在那里。心上虽然疑惑，又问不出口。直到新妆理罢，红烛初停，要拜见舅姑的时候，猛然自己的上首不见新郎，只见一个喜娘抱着一只白雄鸡立在那里，好一个风流俊俏的新郎，竟不知到那里去了，好好的一个人，换了一只白毛鸡，你叫这位新娘如何不吓？如何不急？就这一急里，忽然一个念头，暗想：不好了，定是孙规行已经死了，他们瞒着我顽这个把戏，这个白雄鸡想来就是什么引魂鸡。如若不然，孙规行到那里去了呢？这般一想，不由一阵心酸，禁不住大叫一声，两眼眶里泪珠直迸，口中说道："怎么，怎么，他、他到那里去了？"

孙老太爷同孙老太太本来是一对顽固非常的佳偶，忽然听

得新娘子一声大叫，高声说起话来，这一惊也就不小，连说："怎么怎么，快不要开口说话，今天不能开口的。"湘娥那里肯听，口中说道："你们有话只管同我说明白了，倒没有什么。"孙老太爷莫名其妙，也同朱湘娥一般，只急得乱跳道："叫你不要开口，你偏要开口，今天好日子，开了口是不利的。"

朱湘娥听了孙老太爷这些说话，气得蛾眉直竖，凤目横睁的道："什么利不利，人都不知那里去了，还说利市不利市的话做什么？这样瞒神弄鬼的事，想骗那一个？我是不承认的。"说着，就洒脱喜娘的手，先自走过一边道："你们先把话和我讲明白了，再说别的。"孙老太爷和孙老太太见了朱湘娥已经走过一旁，知道事情决撒了，又急又气，只说："这是你愿意的，怎么如今又反悔起来？"湘娥道："虽然如此，如今你们的人呢？你们的人死了，难道不和我说就罢了不成？"

孙老太太听了一个"死"字，就连忙抢说道："阿弥陀佛，你不要枉口毒舌的咒人，要折福减寿的。"湘娥道："你们的人已经死了，怎么倒反说我咒他？"湘娥说到这里，说话的声音已经坌了，几乎要哭出来。孙家的人都在旁边听着，七张八嘴的议论，只说："这个新娘子是有神经病的。"孙老太太只急得两只眼睛睁得和铜铃一般，孙老太爷更急得连连跺脚道："你说的到底是谁？"湘娥道："你不用装痴做哑，我说的就是你的儿子孙规行。"孙老太太高声道："我儿子现在好好的在那里，你不要胡说。"湘娥冷笑道："说慌话也要说得像些，你儿子既然好好的，为什么今天结婚大礼不见他的人？又为什么好好的要把雄鸡来替代他？"

孙老太爷听到这里，方才放下心来，捋着胡子道："怎么，你虽然是益阳人，本来是从祖籍浙江会稽县分过来的，难道不

懂本乡风俗的么？”朱湘娥一呆道：“什么本乡风俗？”孙老太太不等孙老太爷开口，先自赶过来指手划脚的道：“我们会稽风俗，是嫁娶的吉期不能改的。如若新郎有要紧的事出门，新娘娶进门来，新郎不在家里，照规矩是用雄鸡同新娘配对。拜堂合卺，坐床见礼，一概都用雄鸡作新郎的替身，是取个成双不落单的意思。现在规行是到北京考法官去了，今天赶不到家，所以照例把雄鸡作他的替身，怎么你也不问一个明白，就胡说八道的咒起人来？”这一番离离奇奇的说话，满屋里的人听了，一个个都哈哈的笑。也有的说：“我们也不懂这个规矩，方才拜堂的时候大家很吓了一跳，不是有人解说给我们听，我们一辈子也想不到。”

朱湘娥听了孙老太太的话，如梦方醒，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有这般奇事，好好的一个人，要用畜生来作替身，又不早些说个明白。自己好好一个文明人，却同畜生配对，虽然是他们的风俗，说起来也是笑谈，不觉面上一阵潮热，那两边颊上着实的红起来。只得低头不语，凭着喜娘们过来簇拥着，重新步上红毡，四双八拜，恭恭敬敬的叩见翁姑。那一只白毛鸡，也不知那一世里修来造化，居然代理新郎，享了这些艳福。

见过了大家的礼，朱湘娥一肚子的没好气，纵步归房。这一只雄鸡，依然还安安稳稳的住在新房里头。从来说鹊巢鸠占，如今却变成了鸡占凤巢了。只可惜朱湘娥一团高兴的嫁了过来，准备着十分十二分的密意柔情，好温存这位自己拣中的风流夫婿，不想孙家还拘着那旧时的陋俗，把一只雄鸡来做新郎的替身，分明洞房花烛的佳期，却叫他眼睁睁的守那一只白毛雄鸡，冷冷清清的，纵有一肚子的情话，到那里去说去？罗帏梦冷，绣被香销，朱湘娥竟自孤枕单栖的睡了一夜。

到了明天，免不得起来梳洗。忍气吞声的捺住了满肚子的青烟，还他新媳妇的规矩，先到翁姑寝室去问安。问过了安，又要他出来和人见礼。什么疏房远族的本家，三湾四搭的亲戚，都要见起礼来。见礼还不打紧，若由着朱湘娥一个人同他们见礼也还罢了，偏偏又要把这只白毛鸡请出来代行新郎的职务。朱湘娥见了这只雄鸡，就觉得心头的火焰腾腾的直冲上来。狠命的捺了又捺，别转了头不去看他，将将就就的，才算把这新婚第二天的大礼敷衍了过去。

又是这样的过了一天，第三天刚是新婚的第三日，俗话叫作三朝，又有什么送针黹、拜家堂、祭灶君的许多仪节。这一位缺席新郎的职务，依然是雄鸡替代。朱湘娥气得无可如何，只眼巴巴的望着孙规行早一天回来，免得把这只无知无识的雄鸡当作新郎，说起来也叫人笑话。

那知直等到第四天上，孙规行还没有回来，倒来了一位四十里外的族长。不消说，自然要叫朱湘娥出来见礼。朱湘娥没奈何，只得换了一身礼服，珠围翠绕的走出来。一眼早看见了那只雄鸡，一个喜娘抱着，点头播脑，还“祝祝”的叫个不住，好像自鸣得意一般。地上铺下红毡，另有一个喜娘就来扶着朱湘娥，低低的说：“这是族长，要行全礼的。”朱湘娥推辞不得，只得花摇柳颤的拜下去。却听得后面有人说道：“这只白毛鸡倒也有些艳福，居然做了好几天新郎。”又有一个人的声口低低笑道：“你羡慕他么？你就立刻变了鸡好不好？”那一个回答道：“我倒很愿意变一个白毛雄鸡，代理新郎的职务，只可惜变不来。”又一个人道：“新娘果然漂亮，可惜大家都叫他鸡婆。”大家听了，不由都轻轻笑起来。

这几句话虽然说的不高，朱湘娥却听得清清楚楚。别的话

还罢了，只听到大家都叫他鸡婆的一句话，不觉的怒中添恨，火上浇油，就有个按捺不住的意思，忽地把柳腰一挺，霍的立起身来，星眼含光，娥眉蹙翠，一言不发，掉过身躯，径自跑回自己房里去了。孙老太太见他行过了礼起来，也不开口，欻的跑了进去，心上大大的不快，忙叫喜娘："你快去请出新太太来，这是我们的族长，如何就走了进去？"喜娘不知风色，果然兴匆匆的赶到新房里来。只见朱湘娥正在那里脱换衣服，把身上的红裙绣袄一齐卸下，换了一身随常衣服，又把头上的首饰也拔的拔、卸的卸，连一件都不留。喜娘忙赶过一步道："新太太慢些换衣服，老太太叫你呢。"湘娥使劲啐了喜娘一口道："放你妈的屁！那一个是你的新太太？快滚你的蛋罢！"喜娘平空被他啐下一口，骂了几句，看着他一脸的怒气，料想分说不来，只得一路咕咕哝哝的道："这与我们喜娘什么相干？那里来的晦气？"咕哝着回头就走。

朱湘娥草草的拣了几件首饰，打一个小小的包裹，正要寻取笔墨，写一通离婚的证据，早见那位白发飘萧的族长颤巍巍的走来，后面还跟着孙老太爷夫妻两个。那族长走进来，飘着一根一尺多长的小辫子，挤着一双老花迷齐的眼睛，端容正色的问朱湘娥道："你就是规行侄曾孙的少奶奶么？"朱湘娥劈头说道："什么曾孙元孙，我如今不是你孙家的人了！"正是：

起风波于顷刻，覆水难收；笑云雨之荒唐，春宵虚度。

不知朱湘娥如何离异，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四四回

单拜堂三夜不成亲　　双拆白一场呒结果

只说朱湘娥苦苦的忍耐了几天，忽然听得别人把他叫作鸡婆，那里还忍耐得住？免不得要把这几天以内所受的委曲一齐发泄出来。那位族长刚才问了一句话，他就抢着答道：“我此刻已经不是孙家的人了！”那位族长听了，诧怪之极，打了一个挣道：“你说的什么话？三媒六证的把你迎娶进门，你不是孙家的人，是谁家的？”湘娥道：“如今是民主时代，人人都有自由，和满清时代的专制政体不同。我如今不愿意做你们孙家的人，就是我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族长听了，也不懂他说些什么，只说：“你嫁到我们孙家，已经结过花烛，活是孙家的人，死是孙家的鬼，你就请出神圣菩萨来，也不见得帮着你说话。”湘娥皱着眉头道：“野蛮野蛮，该打该打。”

族长虽然不懂得什么叫作野蛮，孙老太爷是知道的，就抢过一步，待要发作，只见湘娥又向族长说道：“和你们这班人说话，一时也绕不清楚，只干脆一句话，我不是你们孙家的人，就完了。”族长呆着脸道：“这是为什么？”湘娥道：“我愿意嫁姓孙的，就是孙家的人，我不愿嫁姓孙的，就不是孙家的人。”族长道：“这个结亲是两下情愿的事，愿意不愿意，不能由你一个人的主张。况且你自己情愿的，如今平空变卦，这是为什么？我做族长的人……”

族长正说到这一句，还要说下去，朱湘娥不容他再说，早百子炮一般的接过去说道："我从前是愿意的，如今又不愿意了。从前愿意就嫁，如今不愿意就走。不但族长管不得，就不论那一个也管不得。"族长给他一个金钟罩罩住了，一时回答不出，只支支吾吾的道："天下的事总是讲一个理，你当初愿意是为什么？如今不愿意又为什么？你把这个理讲给我听听。"湘娥道："我当初愿意嫁的是孙规行，如今孙规行在那里？我朱湘娥是受过文明教育的女子，怎么嫁到你们这里，把一只鸡当作孙规行的替身，还说是你们家乡的风俗，这是文明国人做出来的事么？这是对待文明女子的么？不要说这般陋俗法律上不能许可，就是法律上可以承认，只把一个鸡来代表起人来，也就不合人道了，我是绝对不承认的，今天一定离婚。明天我自然有我的办法，此刻却恕不奉陪了。"一面说，一面竟堂堂皇皇的走出来。

族长目定口呆，孙老太爷夫妻只张着嘴干急，说不出话来。也没有一个人拦阻他，只有几个不知好歹的亲戚，还赶出来劝朱湘娥："有话好说，不要这般决撒，将来收不来这个场。"湘娥冷冷的道："我没有什么话说，也用不着收场，将来到了法庭解决的时候，少不得众位都是见证。"众人听了，各吃一惊，大家都说："我们相劝是为好，不听就罢了，何用拖累别人到法庭去做见证？"大家说着，朱湘娥也不回答，一路走出门去。

走到娘家，朱惠士同庄氏接着，吃了一惊。问了情由，少不得要埋怨他几句，湘娥只说："上一回的官司是我输了，这一次包管不输。"朱惠士见事如此，只好由他。朱湘娥果然请了一个律师，替他进了一状，请求和孙规行离异。这个雄鸡代表

新郎的风俗，本来荒谬绝伦，法律上不能成立的，居然轻轻易易的一笔批准，准予离婚。朱湘娥这一欢喜，几乎跳上天去，觉得一身的束缚一律解除，浑身松放，爽快得了不得。只想起孙规行来，也未免心上有些懊悔：自己不该逞着一时之气，轻轻的走了出来，究竟这个男人是自家拣中的，虽然有天大的委屈，只要耐守几天，守得孙规行回来，也就罢了。如今这样的一来，却是第二次离婚，永无再合的时候。想起来，不觉怅然。

朱湘娥自从这一次离婚而后，益阳地方的人提起这位朱小姐，没有一个人不摇头的。一个高兴，还要替他下几句不堪的考语。试想这位文明自由的朱小姐，如何能够受得住？就打定了主意，要到上海去。朱惠士夫妇两个也明知拦他不住，只好由他。

朱湘娥本来在上海住过好几年，上海地方他差不多没有一处不熟的，如今又新开了个花世界的游戏场，这花世界里头有动物园，运动场，影戏场，文明女戏，还有商品陈列所，说书场同着中西餐馆。夏天更有屋顶花园，预备着一班游客纳凉避暑。进门的门票只卖两角小洋，比那以前的楼外楼宽敞了许多。一到饭后四五点钟，那一班男男女女的游客，纷纷扰扰的接踵而来。这一处莺燕成群，那一边鸳鸯作队，这一面管弦呕哑，那一方又灯火通明。更有那些鞠部名优，青楼妙妓，旷夫怨女，荡妇狂童，也都把花世界作个大本营，猎艳寻芳，留云梦雨，真是个轧姘头的总公所，吊膀子的大市场。朱湘娥到了上海，自然也天天跑到花世界去。一则出自己的风头，二则拣中意的人物。

在上海混了几个月，不知怎样的，很有了几个钱，居然在

余兴里租起两幢楼房来。楼上一间卧室，一间大菜间，都收拾得十分精致。这个时候的朱湘娥，虽然还是女学生打扮，却装束得妖艳非常。天天晚上不是到新世界去，就是包厢听戏，再不就坐着汽车兜圈子，把一个好好的朱湘娥，耳濡目染的渐渐变成了个女拆白党的模样。

有一天，湘娥到天蟾舞台去看戏回来，在戏园门口就遇见一个少年，面貌不甚俊俏，身材却甚轩昂，弯弯的两道眉毛，软软的一双眼睛，脸上却白得欺霜赛雪，好似搽了一脸的雪花粉一般。直挤到湘娥身旁，对着他微微一笑，一只左手轻轻的往上一扬，假作搔头的状态，那手指上早露出晶光四射的一只钻石戒指来。朱湘娥由不得看他一眼，也是嫣然一笑，右手握着一方丝巾，把口一掩，也露出手上两只金刚钻戒指，比那少年手上的更觉大些。那少年挨着朱湘娥，只是笑嘻嘻的，目不转睛的看。湘娥坐上包车，那少年也坐着一辆绝精致的包车，跟在湘娥车后，风驰电掣的到了余兴里朱湘娥门口。包车停了，湘娥走下车来，留心一看，那少年的包车也停在那边，相离不远。直看到朱湘娥回头一笑，走进大门。那少年方才走过来认一认门牌的号数，又看一看朱湘娥包车。“倏”地一声门响，朱湘娥又走了出来，高声吩咐车夫道：“明天你早些到天蟾去和我包一间厢，我明天七点钟就去。”车夫自然连声答应。朱湘娥却又看了那少年一眼，方才进去。

到了明天，朱湘娥再到天蟾，那少年果然已经先在那里，也包了一间厢，和湘娥的包厢紧紧靠着，两间包厢只坐着一男一女，没得第三个人。两个人一面看戏，一面调情，不觉都有些心上跳荡起来。朱湘娥一个身体斜斜的坐在椅子上，却紧紧的靠着隔厢，左手托着香腮，拿着一荷花色绸帕，只望着戏台

上看。

一会儿立起身来，抖一抖衣服，那一方手帕就平空脱手，飘飘荡荡的落下地来，恰恰的落在隔厢里面。只见那隔厢的少年一湾腰下去，把手帕拾起来，恭恭敬敬的送到朱湘娥面前道："女士方才掉了手帕么？"朱湘娥一眼看去，早见换了一方净白丝巾。接过来，一阵甜香，直钻入鼻子里头去。不由暗暗的赞他知趣，就有意无意的把那一方丝巾笼入袖中，点一点头，只说一声："有劳先生。"那少年得不的这一声，连连陪笑道："不敢不敢，请问女士尊姓？"湘娥道："我姓朱，是湖南人，先生贵姓？"那少年满面添花的道："贱姓杨，贱字公辰。"湘娥随口说一句道："原来是杨先生，尊寓在那里？"杨公辰道："敝寓在垃圾桥慎德里，朱女士尊寓那里？"朱湘娥心上暗想：你天天钉梢也钉得够了，何必掩耳盗铃的问这一句？想到这里，不由得"格"声一笑。就这一笑里，引起两下的谈风来。密密切切的说了好半晌，也不知道戏台上做的什么戏。一班看戏的人看着他们两个吊膀子吊得这般有味，大家都指指点点的谈论他们，他们也不觉得。

说到后来，两个人竟自一同走了。红珠伴月，绮阁留云。不到半个月的功夫，两个人打得火一般热。一个要娶，一个要嫁。杨公辰就把自己手上一个金钢钻戒指脱下来，要和朱湘娥交换。朱湘娥高高兴兴的收了，也脱下一个戒指来，亲自替杨公辰套在手上，刚刚合式。杨公辰只说："我的这只戒指不过五千多块钱的东西，你这一只戒指上的金钢钻比我的大了好些，分两既重，光头又足，看起来足值七八千银子，你不如把那一只小的和我交换罢。"朱湘娥摇头道："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何必这般计较？"杨公辰更加欢喜，两个人不免商量

一会嫁娶的仪注同结婚的日期。鸾期凤诺，燕舞莺飞，本是一双待阙的鸳鸯，如今变作同心的蝴蝶，这一番的枕边盟誓、被底风情，自然别是一般滋味。

过了一夜，杨公辰起身走了，朱湘娥梳妆已罢，一个人支颐凝想，转了一会念头。又在手上把杨公辰的戒指探下来，对着日光照了一照，觉得光芒闪烁，耀目争辉。再翻过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又细细的看了一会，登时呆呆的发起楞来。

正在这般时候，听得一阵门铃声响，车夫出去开门。一个人直撞进来，"登登"的飞奔上楼。朱湘娥此时心上已经猜着了几分，抬头一看，果然就是杨公辰。只见他气急败坏的，脸上失色。朱湘娥冷冷的问道："你这样失神落智的，为什么事？"杨公辰抬起左手，看着手上的戒指，支支吾吾的待要说，又说不出来。朱湘娥只把杨公辰换给他的假金钢钻戒指对着杨公辰照了一照，杨公辰就由不得脸上红起来。朱湘娥看着杨公辰，杨公辰看着朱湘娥，两下不言而喻，只是碍着口，说不出来。

挨了一会，还是朱湘娥来得老练些，慨然说道："你的戒指还了你罢。"杨公辰趁势说道："很好，我也把你的戒指还你。"朱湘娥不觉笑起来道："原来你是个拆白党。"杨公辰也低低笑道："原来我们是一条路上的人，真个失照得很。"两人不约而同的笑起来，正是：

覆雨翻云之技，疑幻疑真；同心啮臂之盟，是空是色。

以下还有试身手名妓嫁优伶，闹公园双雌泼醋；章秋谷再遇朱湘娥，洪老六深宵剪发；谢云娟含忿吞金，游公园瞥眼见倾城。这些节目，都在二十二集交代。

第一四五回

戒指还原打破天窗谈亮话
姘头不见倒翻醋瓮起酸风

上集书中说到朱湘娥同杨公辰交换戒指，朱湘娥的意思原把杨公辰当作瘟生，又把他当作富家子弟，初意只想捉一个方便，骗他个一千八百三千两千块钱，只要钱骗到了手，那时再作后来的计较。朱湘娥存着这个心，所以也不十二分考究杨公辰的根底，只不过应有尽有的敷衍着他，梦里也没有想到他竟是个拆白党。偏偏杨公辰的意思也和朱湘娥一般，看着朱湘娥一身的珠翠荧煌，满手的金钻照耀，料来一定是个方便人家。更兼看着他那一种的风情流动，举止大方，想来又一定是名门闺秀。认定了朱湘娥是不知世事的痴憨女子，就十分十二分的巴结他。巴结得朱湘娥熨贴非常，一说一应。他想着这件事情已经大功告成，自己也觉得踌躇满志，匆匆的和湘娥掉了一个戒指。带出去给同党的人一看，那知和自己的那一个戒指一般，竟是滑头货。一个八两，一个半斤，只算两扯一直。

看官且住，杨公辰既是个拆白党的惯家，朱湘娥也是咸肉庄的尖货，怎么他们两个人一个想捉男子的瘟生，一个要拆女人的小货，何至于一个金刚钻戒指都不认得，会上了别人的当，把假货误为真货，刮皮当作财神？这样的饭桶还要想做拆白党，一个不小心，自己的身体还给人拆一个七破八碎呢！但是虽然如此，却也有一个情形。现在那一种人造的金刚石，造

得实在像真的很，就是会看刚金石的行家，也要两面细细的看，方才看得出来，若是别人带在手上，不叫脱下来看，是再也看不出的。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轻勾软引，只想用他目前的一注银钱；一个是诚意专心，还想拉拢以后的许多好处：所以十分经意之中，未免一个不经意起来。直至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你的戒指是假货，我的也不见得真，我是全本滑头，你也未见得十分老实，枉费了无数功夫，糟塌了许多资本，空欢喜了一场，只落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到头来一场呒结果。大家回心一想，倒不觉好笑起来。朱湘娥问杨公辰道："原来你是个拆白党，只怪我自己不生眼睛。"杨公辰老着脸皮道："岂敢？原来我和你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只怪大家的局运不好。"朱湘娥不觉笑道："这也不算什么。如今你原是你，我还是我，这趟生意虽然不赚钱，却也没有蚀本，总还算我们两个人的局运不差。"杨公辰不免点头道是。大家依旧把戒指换了过来，相视一笑。

说也奇怪，本来朱湘娥是把杨公辰当作饭桶的，及至机关破露，朱湘娥知道杨公辰是拆白党，倒觉得当真要好起来。从此以后，朱湘娥非但不要杨公辰的钱，倒反三十五十一百八十的贴给杨公辰用。杨公辰一文不费，白白的得了一个佳人，有吃有着，好不自在。论起来朱湘娥的待杨公辰，也就算得天好地好的了。无奈如今这班拆白党照例是不顾廉耻，没有面目的，良心比煤炭黑了许多，行为比盗贼还狠几倍。凭你女人待他再是好些，他决没有一丝一毫感激的意思，依然还是骗他的钱，骗他的首饰衣服，骗他的身体。到了最后的一着，还要骗他的性命。你虽然待得他好，却是你好你的，他骗他的，各不相涉。若要因为这个女人相待不差，动了怜爱的心弦，就免不得

要存着个恻隐迟回的观念，这便是他的党中的公敌，犯了最重的党规，一定要大家群起而攻，攻到他易辙回头才止。这为什呢？原来拆白党的宗旨不怕你是乌龟王八的出身，也不怕你是放火杀人的凶犯，只要够得上党员的资格，引得动女子的看心，便为合格。良心生得越黑，进款来得越多，手段使得越辣资格混得越老。只要可以骗得到钱的，不要说害一个人的名誉性命，就害了一家的性命，他们也不以为奇。真是良心丧尽的畜生、廉耻全无的动物。杨公辰既然是拆白党党员，如何跳得出他们的圈套？可想而知是没有良心的了。至于朱湘娥的女拆白党，资格既然不高，手段又不见得十分狠辣，如何对付杨公辰得过？满心上还只说彼此都是行家，知己知彼，我既不捉你的冤桶，你也不砍我的斧头，无非大家高兴，寻寻开心罢了。就是这般的过了几个月，朱湘娥同杨公辰过得十分十二分的要好，只觉得要长便长，要短便短，缠绵备至，熨贴非常，好像世上的人没有比杨公辰再好的了。朱湘娥到了这个时候，不但把以前的人都丢在九霄云外，脑筋里头止有杨公辰一个人的影儿，并且把那位警察厅里自己拣中的书眉夫婿孙规行和陈宝林家眉来眼去的心上郎君章秋谷，都不知抛到那里去了，想起来只模模糊糊的，好像做梦的一般。

朱湘娥到了上海之后，不知被他如何的着实弄了几千银子，还多了三五千银子的首饰衣服。杨公辰见他有钱，就怂恿他自己开洋货铺子，只说上海的洋货铺廉价召盘的多得很，只要盘了一个店底，再自己去办些新货卖起来，保得定有几分红利。不要说别的，就是一年到头的香水肥皂、呢绒衣料，也用不尽。朱湘娥听他说有几分红利，倒并不放在心上，只听他说了一句香水肥皂、呢绒衣料都用不尽，登时鼓起兴来，当真自家要开

洋货铺。看定了大马路上一家吉泰隆洋货店，两面说得明明白白的，三千两银子顶盘，先交一千五百两银子定银，立了合同，约定交店的日期，一班店倌照旧不动，只换了一个总帐房，也是杨公辰荐的，朱湘娥就居然开起洋货铺子，杨公辰就居然当起老板来。

高高兴兴的开了几个月，生意倒也还罢了，只店底的货色不多。杨公辰主张去多定些货，将来到了年底，一定可以赚钱的。朱湘娥自然答应，又凑了六千银子出来。现银不够，还把首饰去抵了二千多两银子，才把这一批货定了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朱湘娥在家正吃过了中饭，要同杨公辰到新世界去。马夫配好马车，等了多时，杨公辰不知那里去了，满处里寻他不着，朱湘娥只得一个人到新世界去。先在二层楼说书场上听了一会邱凤鸣的《珍珠塔》，觉得一个人冷清清的没有意思，就走到三层楼上，检一处略略静些的地方，泡一壶茶。朱湘娥本来长得实在不差，身段苗条，丰神流动，更兼一身艳服，衬着那些饰物，珠光宝气，夺目争辉，那一个人走过去不要多看他两眼？朱湘娥这一坐下来不打紧，登时前后左右就围了一个大圈子，许多人都挤挤挨挨的合将拢来。更有那些薰香傅粉不男不女的怪物，故意在朱湘娥面前走过来一趟，走过去一趟，挤眉弄眼的，献尽了许多丑态，枉费了无限精神。朱湘娥这个时候自道业已从良，花枝有主，也不肯轻易招揽这些人物，所以看着他们这般丑态，倒也觉得心如止水，好似没有看见一般。看到后来，看得惹厌起来，就一个人立起来走了。

到了家里，杨公辰依然没有回来。一直等到吃过了晚饭，差不多十二点钟，杨公辰影踪不见。朱湘娥暗想：一定是不知和什么人有了相好，所以直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这般一想，那

一股酸气不知不觉的直冲起来，咬定银牙，把桌子一拍道:“罢了，罢了！这个人也这般的丧良心起来。我不和他闹一个落花流水，就算不得……”这一句话方才说出口来，不料杨公辰已经悄然走进，口中说道：“算不得什么？我们这个苦吃大了。”朱湘娥不防备，倒觉一惊，定了一定神，正色问道：“你往那里去了？叫我满处里抓寻不着。”杨公辰道:“今天得了一个消息，我们定的货吃了亏了。二十几天的工夫，每件跌了十九两，这个大亏如何吃得起？”朱湘娥大吃一吓，呆了一呆道：“前儿天你不是说洋货涨价么，怎么又这般大跌起来？况且定货是你的主张，如今怎么好呢？”杨公辰叹一口气道：“我又不是未卜先知的仙人，那里会预料货价的涨跌？也不过凭着自己的心理，猜测一下罢了。如今事已如此，你且把定货单取出来看看，到底要亏折多少。”朱湘娥连忙开了保险箱，取出定货的帐据，交给杨公辰。杨公辰接过来略略一看，就把眉头一连皱上几皱，取过算盘来拨了一阵，跳起身来说一声:“不好了！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破了产也不够赔补人家的！”朱湘娥听了，也急得呆呆的看着杨公辰，一句话也说不出。正是：

　　换双钩之约指，错点鸳鸯；裁半幅之吴绫，稳巢鸾凤。

不知朱湘娥如何打算，请看下文分解。

第一四六回

谒将军高衙充上客　评艳影旅邸遇吴姬

却说朱湘娥见杨公辰急到这般模样，也不觉急得一言不发，只看着杨公辰打挣。挣了一会，方才说："到底怎么样了?"杨公辰道："你想罢，三千件匹头货，每件跌十九两，别的折耗还不算，你算一算要亏多少。"朱湘娥屈指一算，一三如三，三九二十七，整整的五万七千银子，不由也急得呆了一会，道："不是有三个月的期么？或者三个月之内涨起价来，也不可知的。"杨公辰跌脚道："你不知道上海地方的利害。你若定了货到期不出，你就休想脱身。若是拿得出钱来的人，那还不吃什么苦，不过丢掉一笔银子，叹口气认一个倒运就完了；若拿不出钱的，没有钱去抵挡，只好把身体去抵挡，拚着被他押在巡捕房新衙门去，再千方百计的请求交保料理，尽有亏得多了保不出来，只好凭他去押。押到那里是那里，这就只好听天由命了。"朱湘娥道："定货不出，不过是生意上的一种交易，怎么会押起巡捕房新衙门来？"杨公辰道："这个岂敢，非但押巡捕房新衙门，还有定货到期不出，给洋行控告到案，一辈子料理不清洋行的纠葛，一辈子不得出来，你就跳破了天也不中用。上海地方的新衙门判案，刑事上的案件还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独有民事上的钱债诉讼，多半是按照外国的向来习惯，酌量判理，和中国社会的情形大不相同的。"

朱湘娥听了，忽然想到自己在湖南警察厅的情形，真个的跳破了天也不中用，就由不得连连点头道："这该怎么样呢？"杨公辰四面一看，见用人都不在房间里头，就走上一步，附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朱湘娥连连摇头道："这恐怕不行罢，给他们寻着了，怎么样呢？况且现在这一笔货也未见得一定亏本，眼见得还有四个多月的限期，万一又飞涨起来，便怎么样呢？据我看，不如略略缓些，留些将来的余地，岂不大妙？"杨公辰道："这个自然。不过缓是缓不得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坐了气球飞艇，也跑不了。我却自有我的主意。"说着，又低低附耳说了一会道："我们只说出门办货，把店里的事一概交给伍铁卿。到了那个时候，如若定货涨价，自然到期出货；如若不然，那时节……那时节……"说着，看着朱湘娥不说下去。朱湘娥想了一想，叹一口气道："只是那时节难为了伍铁卿。"杨公辰道："那也无可如何，顾他不得的了。"

朱湘娥不语，只点点头，想起以前定货的事来，不免埋怨杨公辰道："我原说少定些的好，你只说这是拿得稳的事，决不至于亏折的。如今呢，拿得稳的可也拿不稳了。我们好好的日子，都是你自寻烦恼，要想发财，闹得个一卷精空，安身不得。这是何苦来呢？"朱湘娥说到这里，不由的掉下泪来。杨公辰满口的自认晦气，自怨自艾的说了许多懊悔话，只说这总是一时该死，误信了别人的话，连累了你这一笔损失，理应由我承认，只要将来有一分进步，总要赶紧偿还你的。朱湘娥本来心上觉得十分难受，那一种爬搔不着的情形、无可奈何的懊恼，口中那里说得出？却不知怎样的，听了杨公辰一番引咎不遑的话，心上就登时觉得宽了几分，好像朱湘娥的一个心，本来已经不知掉在那里去了，觉得一个腔子空空的，毫无着落。如今听了

这一番温存软美的话儿，又好像把朱湘娥的一个心，不知从那里提了回来，安在腔子里，真个安放得十分熨贴。果然情能补恨，诀可通神，此刻的朱湘娥非但不怪杨公辰，而且觉得杨公辰的对他实在不错，也不管将来的利害如何，破产的问题怎样，倒反一双两好，两口儿甜甜蜜蜜的在黄柏树底下弹起琴来。

当夜，就密密的商议了一会，商议得七妥八当，一面把店里头的现款慢慢的提出来，一面只说两口儿一同到香港、澳门一带去办货。轮船一到厦门，就立刻上岸，倒回头来，又乘了上海的船。到了上海，并不停留，坐上火车，直到天津。又转了京奉车，回到奉天，就在一家著名的客栈叫作悦来栈的，包定一个房间，两口儿住了下来。隔了一天，杨公辰就坐着车出去拜客。一会儿就回来了，皱着眉头对朱湘娥道："事情不巧得很，上将军病着呢。"朱湘娥道："你去见过了么？"杨公辰道："我只见了他一个贴身差官，倒是从小就认得我的。他说上将军这几天不见客，你不如停一两天再来罢。我在这里又不认得第二个人，只得先自回来。停几天再去一趟，看是怎样。料想上将军同我家老太爷是极要好的把弟兄，而且他当初也是差官出身，还受过我们老太爷的提拔，总该不会忘记罢。"朱湘娥道："你不是把当初老太爷的帖子带了来么？他若不认，只要把帖子给他看，怕他不认么？况且你的求差使又和别人不同，我们不少吃的，不少穿的，不过要借着他的势力，做一个护身执照，他就不给钱也不要紧，这还烦难么？"杨公辰道："想起来，你的话自然不错。且等他病好之后，再去见他。"

又等了七八天，杨公辰到将军衙门去过回来，高兴得了不得。朱湘娥见他一团高兴，料想是见着上将军了，觉得叫伙计的喉咙也提得分外响亮些。果然杨公辰不等他问，就一五一十

的告诉他：上将军怎样的待他亲热，怎样的格外关垂。我略略提起要求他派个差使的话，他满口答应，说一有机会，立刻就送公事过来。暂且宽住几天，不须性急。一席话说得天花乱坠，朱湘娥也听得高兴起来。过了一天，又有几个差官，拿着上将军的名片来谢步。这东三省上将军名位既尊，权势又重，非同小可，这一谢步，就吓得店里头的伙计屁滚尿流，奉承不迭。朱湘娥更觉放心。杨公辰喜欢得无可不可的，天天同着朱湘娥出去听戏，好似天上掉下个夜光珠来一般。

一连看了几天戏，上将军那里还没有信息，朱湘娥房间的对面却住下了一起客人，也是一男一女，不携仆从，年纪很轻，和杨公辰、朱湘娥两个人的年纪也差不多。男的说是姓冯，一张白脸，两道弯眉，举止即伶，身材跳脱，浑身都洒着香水精，走一步就香风扑鼻。女的蛾眉凤目，一身缟素，风韵天然。带着不多的几件东西，只说是夫妻两个，也是到奉天来谋事的。朱湘娥看了，也不放在心上。

隔了一天，朱湘娥开着房门梳头，只觉得门口有一个影儿一晃，却不进来。杨公辰欠起身来一看，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对面房间的女客，登时堆下笑来，软软的递一个眼风过去。朱湘娥看得分明，怒从心起。正待发作，却见那女子瞪了杨公辰一个白眼，并不理他，却只影在门外，细细的打量朱湘娥。朱湘娥被他看得诧异，也不免要看他两眼。只见他浑身结束，伶俏非凡，正是七月间天气，身上着一件元色素纱秋罗裹的夹袄，下身也是元色素纱裤子，一双白帆布鞋，梳一条两股松辫，扎着一段湖色绒绳，飘一个白绫缎结，两道蛾眉微微的有些斜上，一双凤目"霍霍"的闪着光芒，真个是妩媚婀娜之中又含着些儿英锐精明的气概。朱湘娥一面看着，心中暗想：这一双男女，也不知是

什么来头。看他这般态度，既不像是堂子里的倌人，又断不是咸肉庄的臭货，一定是好好的出身了。但是这个男人描眉刷鬓的，明显着满身妖气，不像个好好的人家子弟。这般的一对人物，从南边几千里路迢迢遥遥的赶到奉天来，随身既没有多少行李，又不带一个家人婢仆，明明的不像正经路数。难道是逃走出来的么？想到这里，不觉自己脸上一红。那女子却只是在门外徘徊观望的看了半天。朱湘娥猜不出他为着什么，就也只好由他去看。

一会儿，那姓冯的男子也从外面回来，探头探脑的张望。朱湘娥见了，忙叫杨公辰把门掩上。杨公辰走过去，"呀"的一声把双扉带转，还自己探出头去看了一看，方才缩转身来。朱湘娥心上老大的有几分不快活，就对他冷冷笑道："你的吊膀子工夫果然不错，只可惜别人不理，还你一个狠狠的白眼，倒辜负了你的一片好心。"杨公辰被朱湘娥顶着了心病，呆上一呆，硬着嘴分剖道："这真是无影无踪的事，你专会冤屈好人，我也不知被你冤屈过多少次。"朱湘娥道："你是好人？像你这样的好人，情愿天地间少生几个罢。"杨公辰嘻皮贼脸的走过来，拉着朱湘娥道："我委实没有这个意思。若有和别人吊膀子的心，就叫我天打雷劈，不逢好死。"朱湘娥披一披嘴道："算了罢，你花言巧语的想哄那一个？"

杨公辰正待开言，猛听得对面房内忽然喧闹起来。只听一个女子的声音喝道："你想把我哄到那里去？"那男子说了一句不知什么，女子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当拆白党么？你未曾举意打听打听我姓陆的是何等样人！"正是：

迢遥蓬岛，当春飞彩凤之符；掠削云鬟，隔座认惊鸿之影。

不知那女子究竟是何等样人，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四七回

郭小驴假充字号　　陆令仪叫出招牌

且说朱湘娥同杨公展正在房间里头讲话，忽听得对面房间里大闹起来。只听那女子厉声喝道：“你这混帐无耻的畜生！你那鬼头鬼脑的举动，打量我不知道么？你只指望我上你的当，那里知道我在上海走的时候，就久已留你的神。你未曾起意，也该打听打听我陆令仪是何等样人，如何会上你们这班拆白党的当，莫非你比孟七还利害些不成！”

朱湘娥本来好事，更兼听了这番说话，不由的有些触耳惊心，急忙的抢出房门。走到对房门外看时，只见门外已经聚了一大堆人，拥在那里看。朱湘娥分开众人，探头一望，已见陆令仪[illegible]然挺立，正在指手划脚的数说。门旁坐着一个男子，垂头丧气的，只不开口，凭着陆令仪数说了一番，才低头缓气的道：“你总是这般性急，话还没有讲得完，你就暴跳起来。你只想我冯念恒世代为官，也是苏州、上海一带有名的世家子弟，岂是作拆白党的人？”陆令仪冷笑道：“你家不世代为官，也不至生你这般不肖下流的子弟。你还说不是拆白党么？”冯念恒支吾道：“你有话只低低的说。你看……”冯念恒说到这里，略略一顿。陆令仪把双眉一竖道：“我看什么？”冯念恒道：“当着许多人，闹闹嚷嚷的做什么？”陆令仪道：“你道我怕人么？我正要把你的事说给大家听呢！”

说着，一回头，早看见了朱湘娥同杨公辰两个人，都掩在门外听他们说话，就招一招手道："两位尽管请里面来坐。彼此都是同胞，虽然萍水相逢，却也无庸客气。"朱湘娥不觉一呆，答应不出，回过头来看着杨公辰，杨公辰只是摇头。朱湘娥还没有开口，陆令仪早向杨公辰道："这位不是对面的杨先生么？大家同是南方人，本是同乡，何妨进来坐坐？"杨公辰听了，只得同着朱湘娥走了进来。陆令仪大大方方的和杨公辰鞠一鞠躬，同朱湘娥握一握手。

杨公辰回头也和冯念恒点一点头，冯念恒也局局促促的起身还礼。不防陆令仪抢过一步，指着冯念恒道："这是个拆白党，两位不必理他。"冯念恒到了这个时候，面上实在下不去，也忿然指着陆令仪道："今天你是发了神经病，和你没有理说，我也没有功夫听你这些废话！"说罢，走过去取一件马褂，披在身上，回身就走。只见陆令仪蛾眉直立，凤眼横睁，"霍"地扭转身躯，把冯念恒一推道："你想往那里跑，给我好好的坐着罢！如若不然，告诉你说，就要得罪了！"冯念恒被他这一推不打紧，脚下连连倒退，直退到床旁，撞着壁，方才立定，口里只说道："又是奇事，我走出去，由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岂不甚好，为什么又不让我走？"陆令仪回头厉色道："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你敢怎么样？"冯念恒听了，果然方才吃他这一推，已经尝着他的滋味，怕他真要动手打起来，如何是他的对手？没奈何，只好吞声忍气的不开口。

杨公辰同朱湘娥见他竟有这般力量，心上十分纳罕。又见他把冯念恒呼来喝去的，比奴仆还不如些，摸不着是什么头路，两下面面相觑，做声不得。陆令仪却殷殷勤勤的让坐，自己亲手送过两杯茶来，立在当地，口中说道："这位女士，想来是杨

先生的夫人。两位一定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待我先略略序述一番。我姓陆，学名令仪。前几年住在江北母舅家里。江北光复的时候，土匪横行，母舅家中受了土匪的蹂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陆令仪说到这里，眼圈一红道：“这些以前的话也不必说了，如今只说现在的事。这个姓冯的，据他自己说叫什么冯念恒，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年在上海和我相识的。”说着，抬头看一看大家。只见朱湘娥同杨公辰两对眼睛都紧紧的对着他瞅，冯念恒却恶狠狠的瞪着他，陆令仪不觉脸上烘的一红，道：“我自从经过几番患难以来，心灰意懒，久已不把这个身体看作自家的身体，这也无庸深讳。我既和他相识，他看我有些积蓄，就千方百计的想我的钱。想了多时想不到手，只说他有一个姊夫在奉天开银号同当铺，他要凑些股本，和他姊夫合开银号。我知道他们这班拆白党，说出来的话向来同放屁一般，未见得靠得住。但或者是真的，也未可知，所以同着他到这里来，看他的那位姊夫。不料他把我当作痴子一般看待，把一个鸣玉班的掌柜郭小驴子来假充他的什么姊夫，只说要五千银子股本，放到银号或者当铺里头去，就可以得一个副经理。我既知道是假的，就一口回绝了他。不想他们万恶滔天的，见第一个骗局不成功，又想出第二个主意来。今天，忽然要我到他姊姊家里头去，只说亲戚之间，礼应来往。我不肯去，他就逼着我去，竟有非去不可的风势。你们诸位请想，假扮他姊夫的郭小驴子是个开班子的乌龟，他叫我到他家里去，安着什么心思？这不是明明要卖我么。”

这个时候，陆令仪房门外面已经拥得水泄不通。陆令仪说着，对门外大家说道：“你们诸位总该有知道郭小驴子出身根柢的人，瞒得了我一个，还瞒得了大众么？”房外的那班人看着

陆令仪年纪又轻，相貌又好，语言慷慨，举止大方，更兼一口北京话说得十分的清圆流利，不觉大家齐齐的和了一声。冯念恒实在挨不住了，走到房门口，对陆令仪道："你的话说完了没有？你的话要是说完了，我也有几句话要说给大众听听，省得大家听了你的一面之词……"陆令仪正把一双纤手撑着柳腰，虎势昂昂的当门站着，拦着冯念恒的出路，听他说到这里，不等他说完，兜头一呸，道："你还敢假充上流人么？你说我的话是一面之词，只问你为什么要把个有名的乌龟认作姊夫？这是什么道理？你讲给我听。你们这班畜生，也不知败坏了许多妇女的声名，骗取了多少昧心的财物！遇着那班愚昧无知的女子，骗尽了首饰银钱不算外，还连一个身体都给你们骗去卖了。可怜这班女子也是有家有业有父有母的人，一个不小心上了你们的圈套，就骗得他一个产业尽绝，家破人亡。等得身体给你们骗卖之后，十个里头倒有九个保不住性命，那里还有回来的日子！这般惨痛的事情，都是你们做的，你还敢和我分辨么？你要再敢多说一句话，我老实告诉你说，不要说是你，就是江北土匪大头目孟七，甲仗林立，侍卫如云，我还刺了他一刀，刺得他半死不活，你的性命难道比孟七还坚固么？你不知道当年躬探虎穴、刺伤孟七的陆令仪就是我么？"

这几句话不打紧，只把冯念恒这个小子吓得冷汗直浇，口呆目定，果然一口气都不敢出。连杨公辰也有些听得心惊色变起来。朱湘娥却听得心上十分畅快，又是十分诧异，暗道：原来他就是刺伤孟七的陆令仪，怪不得有这般气力。那班拥在门外的人，也一个个都听得眉飞色舞，有一两个忘其所以，竟高声喝起彩来。只听得陆令仪又指着冯念恒道："我初时同你认识，原知道你这东西不是好人，不过你在我面前，把那班拆

白党骂得不留余地，就真像个好人一般。我也不过姑且试你一试。一则如今世上的好人，真个绝无仅有，你装得那一种规行矩步的样子，很像真是个好人，若把你当作坏人看待，万一你当真是个好人呢，岂不平白地错过了？如今世界，难得万中选一的有个把好人，若轻轻易易的当面错过，以后打着灯笼再往那里找去。二则现今的一班妇女常常吃了拆白党的暗亏，糟塌了身体，倒赔了许多银钱衣饰，还叫不出一个苦字(字)。这样的极天冤苦，发泄不出，报复不来，甚而至于气成了病，送了性命，也是常有的事。这真是万分刻毒，把这班冤苦无告的女同胞收拾得未免太过了些。虽然他们自家也有差处，不能专怪别人，但是，世界上要没有这班残忍酷毒的拆白党，自然也就不至如此。所以我近几年来牺牲了自家的身体和名誉，专要同拆白党作对，试试他究竟有什么利害，好想收拾他们的方法，替那一班普天下冤穷惨苦、受过拆白党骗局的女同胞报仇雪恨，所以天天捉你的错，处处留你的神。到了如今，你已是丑态毕呈，原形尽露的了，你还想抵赖么？你还道我是个浑蛋么？”

朱湘娥听到这个地方，也不觉听得眉飞色舞起来，由不得冲口叫一声“好”。冯念恒却被他骂得面若死灰，做声不得。杨公辰也呆呆的听，说不出什么来。只听得陆令仪又道：“像你们这般良心丧尽的拆白党，今天就把你送到官厅，办你一个略卖人口，欺诈取财，也不为过。虽然是未遂犯，依法判决起来，料想够你受用。但是，我姓陆的不为已甚。从今天起，我同你水米无交，各奔前路。你的东西，我久已和你收拾齐备在此，你只管带去，此外一丝一粒都不是你的东西，我也不能给你。”说罢，把旅里伙计叫进来，喝叫把冯念恒的一个小小的破皮包、

一个旧网篮搬到外面去。一面把柳腰一侧，让开一条出路，对冯念恒道："话已说完，你请便罢。你要再不走，我可又要得罪了！"冯念恒听了他说得这般的刀斩斧截，处分得这般的雷厉风行，分辩是分辩不来，料想和他多说也无益，只说："你冤屈好人，将来自有明白的日子。我们后会有期，只望你不要懊悔就是了。"说罢，涎着脸，跟着那个伙计竟自走了。

陆令仪看他走了，方才长叹一声道："这一场骂，骂得畅快也！叫他试一试女人的利害！"回过头来，对着朱湘娥一笑道："女士来此地几天了？"朱湘娥顿了一顿道："来有半个月了。"陆令仪指着杨公辰，笑对朱湘娥道："这位杨先生，是不是同女士结过婚的了？"朱湘娥突然被他这一问，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不来。杨公辰连忙说道："我们是上月在上海结婚的，现在到这里来，是新婚旅行。"陆令仪忽地双眉一竖道："我问他的，谁要你说！"杨公辰方在错愕，陆令仪又向朱湘娥大声道："这个姓杨的不是好人，女士你要留神。"朱湘娥大吃一惊，杨公辰也登时失色。正是：

行行南陌，星辰回昨夜之风；咄咄野狐，霹雳振当头之棒。

不知陆令仪说些什么，且听下回交代。

第一四八回

丧良心奸徒为小窃　　破阴谋侠女救芳邻

却说朱湘娥猛然听了陆令仪的话，不由大吃一惊。杨公辰做梦也不防他说出这两句话来，也不觉面皮失色，但当这个时候，没本领不开口，只得立起身来，对陆令仪道："女士说我不是好人，女士恐怕错了。我们是正式结婚的夫妇，何用旁人多管！"说着，又向朱湘娥道："我们走罢，坐在这里做什么。"

朱湘娥听了，心上已经起了疑惑的意思，坐着不动。杨公辰正要伸手拉他同走，陆令仪娇喝一声："住着，不许动！"把手指着杨公辰道："你要动一动，姓冯的就是榜样！你当天下的妇女都是软弱无用，凭着你们要方就方，要圆就圆的么？你们究竟正式结过婚没有，我也不来管你，只问你既是夫妻，为什么要晚上一个人回来，私自开他的箱箧？又为什么要把一包砖石换他的一裹金条？如今只请这位女士回去拣点拣点自家所有的东西，如若一毫不少，就是我姓陆的诬屈好人，你们两位愿意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官了私休，任从尊便；如若少了什么东西，这个人就是个贼，真赃现犯，抵赖不来，也悉听你如何发落就是了。"杨公辰起先虽然面上失色，究竟还勉强撑持得住。后来听了陆令仪寥寥的几句话，把他的私弊夹帐通通说了出来，只把他说得呆若木鸡，动弹不得。想着乘其不备，夺门而出，一去不来，好在大宗的钱物已经到手，也不怕没有三年

两载的安乐时光好过，无奈门口拥着好几十个人，堵着去路；更兼方才眼见陆令仪轻轻把冯念恒一推，就推得他踉踉跄跄的直倒过去，岂是好对付的主子？万一他动起手来，枉自吃了眼前亏，依然走不脱，只得呆呆的看着陆令仪，一言不发。

朱湘娥看着这种情形，料来陆令仪的说话不假，兜的想上心来：原来他连日里怂恿我出去看戏，我还只道他是好心。怪道他看戏看到一半，就说要去出恭，又说遇见了上将军衙门的人，一走就是半天，原来他是有意偷我的东西。想到这里，不等陆令仪说毕，急得立起身来，如飞的往自己房间里便走。打开首饰匣，果然珠花钞票和一个钻石别针都已不翼而飞，又开了箱子看时，又果然一百两金条换了一包铅块，放在手里倒也重甸甸的。

朱湘娥这一气一吓非同小可，登时飞一般又赶过来。只见杨公辰还呆呆的立在那里，不敢动，朱湘娥赶到面前，把当胸扭住，口中说道："你这东西，你也算是人么！你把我的东西偷到那里去了？好好的照数还我，万事全休，如若不然，我一定扭你上警察厅去，看你拿出来不拿出来！"杨公辰如何回报得出，只说："有话慢慢的说，有话慢慢的说。"朱湘娥喝道："现在只有一句话问你，偷我的东西到底拿出来不拿出来？"杨公辰一张嘴，就像给封皮封住了一般，凭你怎样问他，也是一个不开口。朱湘娥问了几句，问得心头火起，劈面就是一个耳光。只听"拍"的一声，杨公辰左边脸上早着了一下。朱湘娥打得顺手，索性右边脸上再加一下。登时杨公辰两边脸上都红起来。朱湘娥一面打，一面说道："你不开口，难道就罢了么？你再不开口，我就立刻扭你到警察厅去！"说着，就拖着杨公辰要往外走。杨公辰央告道："你打我也不中用，有话我们到那边房

间去好好的说。大家要好在前，何苦这般不留情面？”朱湘娥大怒道：“你还有脸说要好两个字么？只问我的东西呢？”杨公辰眼睛看着朱湘娥，说不出来。

陆令仪在旁听了一会，忽然插口道：“女士要追他的东西，他自有寄顿的地方，不怕追不出。我们先到对面房间去，请女士再把所失的东西细细的查点一番，我自有追回的方法。”说着，不由分说，一手拉着朱湘娥，一手挽着杨公辰，拔步往外便走。杨公辰不敢不走，只得跟着出来，一同到了对面房间。陆令仪先把房门关得结结实实的，方才询问朱湘娥的姓名来历。朱湘娥虽然还觉有些不好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不得不说，一一的把自己姓名来历说了一番，又把杨公辰和他如何相识、如何的预开洋货铺、如何的定货折本，蓦地潜逃，说得一字不漏。

朱湘娥一面说，一面只顾检点东西。陆令仪听着，只瞪着杨公辰冷笑。杨公辰局促得了不得，只恨地下少一个洞，好让他钻进去。忽听陆令仪喝一声：“过来！”杨公辰好似奉了命令一般，不由得一声答应，忙忙的走过来。陆令仪对他瞅了半天，才说一句道：“你赶快把东西有一是一的双手奉送出来，再赶快滚你妈的臭蛋，是你的造化！”杨公辰呆了一会，低低的说要求女士原谅些，有的已经用散的了，一时凑不出来。陆令仪不待说毕，睁开凤眼，看着他道：“现在这般时候，你居然还敢对我说谎，真是死透心糊涂的下流畜生！你妈跟人跑了，你还没有知道呢！”杨公辰正在心慌意乱之时，仓卒回说：“我妈在家里呢。”陆令仪不觉“扑嗤”一笑，道：“你看你这混帐糊涂蛋。”连朱湘娥气得遍身发火、急得满肚生烟的时候，也由不得齿粲起来。

陆令仪停了一停道："你这浑帐糊涂的小子，你打量你那寄顿东西的所在我不知道么？你要想瞒天过海的做这趟不折本的生意，你可就晦气星钻进命宫去了。你只要敢少了一件东西，今天叫你认认我陆令仪的利害！我一到这里，看了你们两个的情形，就知道朱女士是上你的当，打定主意要和朱女士打一个抱不平，也好替那些可怜的女子出一口怨气。若要依着我的主意，把你送到公堂，追究起来，哼哼，恐怕你就难逃公道！"说到这里，杨公辰着实捏一把汗，不敢开口。只听得陆令仪又道："不过我想起来，把你们这班拆白党办得个痛快淋漓，依然于受害的女子没有一丝一毫好处，倒反要陪着你们到法庭去作证人，出乖露丑的。想想也合算不来，所以从宽办理，只叫你把原赃交出，立刻的抱头鼠窜，远走他方，也就不为已甚。你还敢抵抗么？你要再敢牙缝里迸出半个'不'字来，自然够你受用！劝你赶快交还赃物，好多着呢！"杨公辰果然凭他数说，连一口气也不敢出，连连的只答应几个"是"字。陆令仪道："限你一点钟之内交出原赃！你快去快来！"杨公辰呆了一呆，没有答应。朱湘娥早慌了，道："叫他一个人去么？他去了不来怎样呢？"陆令仪长笑一声道："他的巢穴，我昨天就暗暗的跟他出去，踩访得清清楚楚，如何能让他一个人去，自然是我押着他去取。"朱湘娥谢道："怎么我的事倒要劳动女士！"陆令仪道："不瞒你说，我见他形迹可疑，早已留神侦访。大家都是同胞，这些小事何劳道谢？"说着，就叫杨公辰快走。杨公辰没奈何，一步挨一步的同着陆令仪出门去了。

果然不到一个时辰，陆令仪笑吟吟的来了，手中捧着沉甸甸的一包物件，叫朱湘娥点看一番，真个的一件不少，只少了一百块钱钞票。陆令仪道："这是我给他，叫他作回去的盘费，

赶紧的痛改前非，如若再撞在我的手中，那就休想再有这般便宜了。”朱湘娥这个时候，信服陆令仪信服到十分地步，感激陆令仪又感激到二十四分，只再三的握手道谢，荷荷不已。两人谈了一会，朱湘娥忽然的直跳起来道：“不好了，快去把这个畜生叫回来！”陆令仪也吃了一惊，忙问可是少了什么要紧东西么。朱湘娥道：“不是。”陆令仪道：“既没有少东西，这种拆白党，去叫他回来作甚？”正是：

欲挥慧剑，驱除色界之魔；安得慈航，普渡爱河之劫？

要知朱湘娥要叫杨公辰回来作甚，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四九回

梁家园姊妹卜居　　碧纱舫佳人品茗

却说陆令仪见朱湘娥并没有少什么东西，忽然要去叫那杨公展回来，不免心上早有了一段疑惑的意思，忙问叫他回来作甚。朱湘娥回答不出，只急得两眼如铃，慌慌张张的道："请问女士，他到那里去了？可还寻他得到么？"陆令仪冷冷的道："他是那一个，我不知道。"朱湘娥慌道："除了姓杨的这个畜生，还有那一个？"陆令仪道："你既知道姓杨的是畜生，苦苦的定要寻他则甚？"朱湘娥道："不是我要寻他，是有要紧的事。"陆令仪见他急得这般模样，更觉疑心，只说："什么要紧事，何妨请女士说给我听听。"朱湘娥是着了急的人，一时竟说不上来。陆令仪见他嗫嚅吞吐的说不出，不觉怒道："哦，我明白了，想是你们两个人十分要好，不忍分离。这倒是我的不是，不该多管闲事的。老实和你说罢，你们要好我也要管，你们不要好我也要管，但凡遇着拆白党欺骗妇女的事，我这闲事是管定了，我这抱不平是打定了。那怕你恨我骂我，也不要紧。"朱湘娥听了，连忙两手齐摇的道："我的话没有说得明白，女士不要误会。女士路见不平，挺身相助，我若不知道感激，还成个人么？我方才不是同女士说过么，我是在上海定货折了本，私自逃到这里来的，一切凭据都在姓杨的手中。现在别人不知道我的踪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倘若他到定货的洋行里报告起来，这个如何得了！"

陆令仪听了，起先倒也呆了一呆，略略一想，就哑然笑道："这个你只管放心，他何曾同你去定货，无非是假造几张定货单，骗你的钱罢了。"朱湘娥踌躇道："那恐怕不见得，我这个洋货铺子是真的。"陆令仪道："我听说盘顶那种滑头店，不过花几百块钱，就可以立刻充作老板。横竖这种滑头铺子是支持不住，预备关门的，他乐得把剩货算给你，算作新货的钱。"朱湘娥听了一跳道："怎么盘顶那种铺家只要几百块钱么？我却足足的出了三千银子。"陆令仪道："定货呢，给了多少定银？"湘娥道："六千银子。店里只抽了二千银子出来，我净付四千银子。"陆令仪失声道："不好了！你坐一坐，我去去就来。"也不等朱湘娥开口，飞也似往外便走。朱湘娥见他忽来忽去的，也捉摸不着他是到那里去的，只好坐着等他。

不多一刻，陆令仪怏怏的回来，一进房门，就拍一拍手道："罢了，罢了，果然便宜了他。迟去一步，姓杨的已经走了。如若还没有走，我不把他骗你的钱挤得干干净净的，立刻抖包，就算不得。只是如今天空海阔的，那里再去寻他。真是这狗头的造化，可真便宜了他。"朱湘娥听了，自然也无可如何，只好叹一口气，就此罢了。又再三再四的向陆令仪道谢，陆令仪笑道："我是打定主意，要替普天下的冤穷女子报仇雪恨，你既然吃了拆白党的苦，就是理应帮助的，并不是为你个人，何用谢我？"朱湘娥道："女士虽然施恩不望报酬，在我朱湘娥，却幸亏女士一句话提醒了我，不过金钱上受些损失，没有受他的大害。如若不然，现在的拆白党，真个毒如蛇蝎，狠似豺狼，全不顾一些良心天理。他既存心算计，我却无意提防，弄到后来，不但这几个钱保不住，连性命都送掉了，也是不可知的。女士这一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直是救了我朱湘娥的性

命，叫我如何不感激呢！”说着，立起身来，对着陆令仪竟是端端正正的拜了下去，说一声“多谢女士救命之恩”！慌得陆令仪跳起身来，抢一步要来扶他，朱湘娥已经拜了一拜。陆令仪轻轻一把就把朱湘娥扶了起来，口中说道：“你这种多礼烦文，可真把我闹昏了。再闹我可真急了。”说着，向朱湘娥脸上一看，只见他一对秋波，含着一汪珠泪，在眼眶里滴溜溜的乱转。陆令仪吃了一惊，道：“你作什么好好的又哭起来？”

朱湘娥本来原不哭的，这一汪珠泪是感激陆令仪的情份，感激到极处，自然而然的就要涕零。不料被陆令仪这一问，倒把他一肚子风尘肮脏的委屈、身世抑塞的悲酸，登时一齐提上心来，不知不觉的两行眼泪直往下挂，那里熬得住，竟拉着陆令仪的手哭起来。陆令仪见他一哭，也兜的提起了自家心事，觉得鼻子里一酸，也是不因不由的挥下泪来。两个人你挽着我，我挽着你，呆呆的相对哽咽起来。朱湘娥想起以前的事，更委委曲曲的泪流不止。停了一会，陆令仪拭了泪痕，拉着朱湘娥的手道：“妹妹，你也不必伤心，要知道如今世上，本来没有完全满意的人，更那里有十足称心的事，只好看破些儿罢了。”朱湘娥听得陆令仪叫他妹妹，心上更加感激，也拭泪叫一声姊姊道：“我是个没有倚赖的人，有家难奔，无地可归。从前一团盛气，只说但凡做女人的，第一不可存着个凡事倚赖别人的心，总要个个都有自立的性质。存着这一种心理，就不肯受家庭的束缚，渐渐的逾越规矩起来。如今才知道我们中国妇女还没有到人人自立的时候，凭你程度来得再高些儿，也不中用。只求姊姊把我当作同胞妹子一般，凡事照顾些罢！”说罢，又不觉流下泪来。陆令仪叹一口气，又叫一声妹妹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相遇，自然总有天缘。虽然萍水相逢，却大家的性情年

貌都差不多，你既有家难奔，我更是个没有家的人，我们认一个异姓姊妹，以后大家照顾些，也未尝不好。”

当下，两边就序起年纪来。陆令仪同朱湘娥都是同年二十二岁，陆令仪的生辰是七月十八，朱湘娥的生辰却是九月初五，陆令仪比朱湘娥大着一个多月，从此，朱湘娥就叫陆令仪姊姊，陆令仪便叫他妹妹。陆令仪免不得要问问朱湘娥的身世，朱湘娥依实说了，也不瞒他。陆令仪也把自己的事和他说了一遍。朱湘娥十分惊讶，却又十分的佩服他。陆令仪又细细的问他和杨公辰的交涉，朱湘娥一字不遗，细细的告诉一番。又说：“现在上海那个洋货铺子，不知怎么样了？若定货单果然是假的，我只要回到上海去，把管帐伍铁卿押起来，不愁寻不到杨公辰这个贼子。”陆令仪道：“定货单自然是假的，用不着你费心研究。至于你那个什么洋货铺子，总帐姓伍的本来是姓杨的荐给你的，自然同他是一党。你今天前脚一走，他还不是把底货盘一个干干净净，自己也溜之乎也，还等你回到上海去押他么？总算你没有连身体给他骗去，还是好的。有那一班给拆白党卖在妓院里头的，一个好人家的眷属，平空要叫他当起娼妓来，要死不死，要活不活，这才是活地狱呢！”朱湘娥道：“不信这班拆白党竟有这般泼天的胆量，把好人家的奶奶小姐卖到妓院里面去，难道不怕破案的么？”陆令仪道：“他们若怕破案，倒又不做拆白党了。况且不论什么人，只要卖到这东三省一带妓院里头来，都是阎罗王勾魂簿上画过到的了，一百个里头恐怕没有一个活的，这正是拆白党杀人灭口的一种狠辣手段。你想他们为什么不叫我们到天津、北京去，却偏偏的要我们到这里来，无非是这里的风气很不开通，开妓院的乌龟王八对待那班娼妓又是严厉非常，就说一句话，也轻易不得自由。

一个南方弱女到了这种地方，除了凭他摆布，没有别的方法。就本领再大些儿，也是众寡相悬，双拳不敌四手，没本事跳上了天。他给摆布死了，他也只当打死一只猫狗一般，有那一个来和我们伸冤理枉？”

这几句话把朱湘娥听得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道："方才我原说过，幸亏姊姊救了我的性命。如若没有姊姊来救我一救，我这个人岂不真给他卖掉了么？”陆令仪道：“这个岂敢，他可不见得和你客气。”朱湘娥长叹一声道："可怜如今的这班女人，给拆白党送掉性命的，想来不在少处！怎的想个提醒他们的法儿才好。”陆令仪拍手道："好好，我本来也抱着这个宗旨，你既然和我宗旨相同，只要大家同心合意的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救得一个女同胞，便是我们的一分功德。”

两个人正说得热闹，忽然房门“呀”的一声开了。陆令仪倏然起立，喝一声：“什么人？”就这一声喝问里，门外早闯进一个人来。陆令仪抬头一看，皱一皱眉道：“你进来干什么？”原来这闯进来的，就是客栈里头的伙计，见陆令仪问他，忙陪笑道：“此刻天快黑了，可要开饭么？”陆令仪听他说天快黑了，看一看，果然斜阳西落，暮色朦胧，已经差不多有七点钟的光景，才觉得谈心谈得久了，就也不觉一笑，叫他把两面的饭开在一起罢。伙计答应出去，不一会开进一桌饭来：四盆一碗、一钵大米饭，还有一盘馍馍。两人随意吃些，叫伙计收了出去。又叫伙计把两面的东西并作一起。陆令仪因朱湘娥的房间宽绰些，就退了自己的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谈了一夜，谈得十分合式，大家都一夜没有睡，直到天明之后，两个人方才一同睡着。

这一睡直睡到午后三点多钟才醒。两个人一同起来，梳洗

吃饭。才放下饭碗，忽见伙计引着一个土头土脑的人进来。着一件青布大衫，戴着黄铜镶边眼镜，古色烂然，一摇一摆的进来，就在当地一站，对着陆令仪、朱湘娥点一点头。陆令仪不认识是什么人，把脸一沉，正待开口，那伙计走进一步，控背躬身的道："这就是我们李掌柜的，有两句话要问一问。"陆令仪诧异极了，说："你们掌柜的有什么话要问？"李掌柜也陪着笑脸道："今儿我伺候了大半天，有几句话要问一问，姑娘们可不要见怪，这是我们铺子的规矩。"陆令仪道："你有话只顾说，不必啰苏。"李掌柜的又陪笑道："你们两位不是都有一位男客同着来的么？现在男客听说是走了，不知是往那里去的？"陆令仪道："走不走和你不相干，你只管房饭帐不少，你的事就完了。"李掌柜的支吾道："话是不错，但是客人的来历，我们不能不问一句。"陆令仪道："如今你问过了，该明白了罢。"李掌柜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又不能怎么样，只得嗫嚅了一会道："你们两位可是向来认识的么？"陆令仪见他盘问得甚是认真，由不得生起气来，喝一声："你管我们的认识不认识做什么？你这般盘问，把我们当作什么人？"李掌柜被他一喝，就发了急，红着脸道："这是我们客栈的干系。倘有来历不明的人……"李掌柜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早见陆令仪立起来喝道："胡说！我们是来历不明的人么？你不用怕耽干系，我们今儿住过一天，明儿就要走的。你只顾放心，何用你装腔作势的这般着急？"李掌柜吃这兜头一盖，竟盖得闭口无言，只好退了出去，口中自言自语的道："这一班男男女女，本来不像正经人，不知都是些什么东西。"陆令仪隐约有些听见，也就只好由他，只和朱湘娥商议定了，一准同到北京去。

过了一天，果然上了火车，一路进京。到了北京，住在金台

旅馆。朱湘娥没有到过北京，陆令仪却是到过的。住了几天，就在梁家园租了几间房子，置备了好些木器，搬进去陈设起来。也拣了一个好日子，两个人一同进宅。又用了一个苏州梳头娘姨、一个北京老妈。用了两个包车夫，一般的簇簇新的胶皮车，白铜什件，剪绒围垫，亮晶晶的四盏头电灯，是包车夫自己带来的。两个人年纪既轻，相貌又好，风头十足，衣饰辉煌，走到外面，只把那一班色中饿鬼、浪荡子弟看得个骨软筋酥。北京地方都把他们当作半开门的私货。这个时候，三海的一部份已经开放，改作中央公园，以前本是清宫的禁地。中海、南海、北海，都是极好的风景，如今清廷逊位，把三海地方让了出来。中海一带，就做了民国大总统的府第。中海过去，就改了个中央公园，凭着游人进去游览，不过要买票进门就是了。公园里面，除了那些天然风景而外，也有几家茶寮酒馆，夏天就卖冰浸汽水同冰忌廉。到了那夕阳西下的时候，草地上、树阴里都排上许多桌椅，男男女女的游人，坐得十分拥挤。有些吊膀子的痴男怨女，也都把中央公园作一个公共会合的场所。陆令仪同着朱湘娥到中央公园来顽了一天，觉得这个地方委实不差，就同着朱湘娥天天光降起来。

这一天，陆令仪忽然有些头痛，没有出门，朱湘娥一个人到中央公园去。买了票，一路进来，走到上林春茶馆对面，只见一排三间小小的船厅，红栏画栋，四面糊着浅浅的绿纱，衬着那旁边的几树梧桐、几颗芭蕉，绿得阴沉沉的。朱湘娥不觉走了进去，拣一张桌子坐下。上林春的堂倌连忙泡上一壶茶来。朱湘娥喝了一杯茶，方才举目四围一看，只见虽然一座小小船厅，却已经坐得满满的，除了自己这张桌子以外，只有一两处空座。朱湘娥把这班人打量一会，觉得男的都有些油头滑脑的

神情，女的又有些荡逸飞扬的态度。暗想：这些女人，看起来一定是八大胡同的人物。就是这一班男子，也都不像正经人。

想到这里，鼻孔里闻得一阵香风，一个刮骨脸少年男子"霍"的走过来，把手中一方丝巾对着湘娥一扬，就闻着一种甜迷迷的香气。朱湘娥免不得看他一眼，那少年男子就一连送了几个眼风。朱湘娥不去理他。接着又是一个妖形怪状的女子走了进来，打着一口苏白，把那少年男子推了一把道："耐来浪转啥格念头呀？"那少年男子吃了一惊，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也拣一张桌子，对着朱湘娥坐了下来。紧跟着又是一个女子接脚跟走进，恰恰同这一男一女打一个照面。那少年男子连忙立起身来，招呼他道："老五这里坐。"老五冷笑一声，全不理睬，只睁着一双俊眼，目不转睛的看。看得这边的女子直立起来，凑近一步道："耐看倪作啥？阿是勿认得呀？"正是：

踏尽崎岖之路，辽海看云；催开姊妹之花，金台选梦。

不知这班男女是什么人，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五〇回

广座稠人蛮娼妓强拉余国栋
飘风骤雨急电话痛骂醉红楼

且说朱湘娥正在中央公园碧纱舫泡了一碗茶，看着那班妖媚浪子、怨女痴男在那里目挑眉语，握手牵衣，做出那一种佚荡妖娆的态度，暗想：这班人纷纷扰扰的，一天到夜不知做些什么事情？若用最高的眼光看起他们来，就如蛮触相争一般，既甚可怜，也觉得十分可笑。

正看到间深处，猛见方才进来的一男一女和一个少年女子争闹起来。只听那个老五说着一口软而且浪的苏白，对着这边的女子道："老三，耐勿要来浪瞎扳啥差头。眼睛末生来浪倪自家身浪，倪要看就看，勿要看就勿看，认得末那哼，勿认得末那哼呀？"老三听了，蛾眉倒竖，凤目横睁，咬着牙齿，顿一顿脚道："耐倒说得蛮写意。自家想想看，阿要面孔？"老五冷笑一声道："倪晓啥勿要面孔啘？半夜里向再要跑出去打野鸡、开房间末，勿要面孔！"老三大怒，走上一步，指着老五的脸，恶狠狠的问道："耐说啥人勿要面孔？"老五冷佯佯的道："阿哨！耐笃定点哩。耐实梗格穷凶极恶，倪也勿见得怕仔耐啘。晓得耐醉红楼是八大胡同里向格红姑娘啘，阿会勿要面孔格！"老三被老五说急了，便道："倪格号人是陆里比得上耐呀，耐花云阁格名气，北京、天津啥人勿晓得，轧戏子，姘跑厅，才是

格排烂污□做出来格事体啘！"老五听到这里，不由得脸也一红，道："倒区耐好记性，记得实梗明白，只怕再有搭车夫吊膀子格事体，耐忘记脱哉哩！"

朱湘娥呆呆的在那里听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把些隐事都大家牵扯出来，倒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时候，老三、老五的前后左右已经围了好几十个人，大家都要来瞧热闹，巴不得他们打起来。急得这个少年男子横身劝解，只说："总是我的不好，你们有天大的冤仇，也等明天再说。求你们看在我的脸上罢！"老三和老五听了，不约而同的狠狠瞪了他一个白眼。老五先开口道："耐走开点，耐再有面孔来搭倪说闲话！"那少年男子听了，连说："是我的不是，是我的不是，求你不要动气。"一面说，一面走过来，搀着老五的手道："这里人挤得很，我们到对面去坐罢。"老五把手一撍道："余国栋，耐豪燥搭倪滚开点，勿要来浪像煞有价事，光火起来，拨两记耳光耐吃吃末好！"余国栋也不生气，笑嘻嘻的歪着脸道："老五，你要打我的耳光，尽管请打，不敢皱眉。"众人听了，不由齐齐的发一声笑。老五见他这样的嬉皮笑脸，鼻子里不觉"哼"了一声。

就这一声里面，余国栋双手抱着头直跳起来，口中嚷道："阿呀，不要拉不要拉，耳朵给你拉出血来了！"原来老三见余国栋去拉老五的手，已经生气，又见他把脸凑过去，叫老五打他的耳光，越发气得个不可开交，顾不得耳目众多之地，虎一般的抢过来，伸手过去，把余国栋的耳朵一把扭得死紧，再不肯放。扭得余国栋"阿呀，阿呀"的直嚷，只说："你先放了手，有话好好的说。"大家看着老三的神气，又看看余国栋的那一副戎腔，不觉大家拍起手来，也有高声喝彩的。老五看看醉红楼的那一种淫凶泼悍的模样，口中只说："该死，该死，真正勿要面孔！

格号人赛过众生，搭众生有啥理讲嗄！"说着，"霍"地回身便走。醉红楼听得分明，那里肯让，也高声说道："耐格烂污货，勿要来浪假痴假呆。耐有本事末，明朝两点钟到柏斯馨来，有啥闲话末再说，勿敢来格是只众生！"花云阁呵呵冷笑道："蛮好，蛮好，倪倒要看看耐有啥格本事，阿有本事吃脱仔倪。倪要怕仔耐勿来是，要末除非耐变仔只露天里格屎坑。"这一句话来得尖刁，说得许多人都笑起来。醉红楼咬紧牙关，恨恨的道："耐只烂污货，勿要来浪开心，明朝勿拨点颜色拨耐看看，耐也勿认得倪是啥人！"花云阁一面走，一面说道："倪有啥勿认得耐，东洋车夫格姘头，海外得来。"醉红楼听了，更加触了他的心病，气得撒开了余国栋的耳朵，要奔出来赶他，却被许多人前后左右拥住了，一时突不出去。余国栋又拉着他的手，没口子的分说道："他也是随口喷蛆，不一定是说你。你看我脸上，今天不要和他计较罢。"

醉红楼虽然生气，看着花云阁已经走了老远的一段路，拐过湾去，只得罢了。拉着余国栋一同回到韩家潭长林小班，兀是气愤愤的，把余国栋尽力数说了一阵。禁不起余国栋低声下气的再三巴结，把个醉红楼巴结得不因不由的就笑起来道："耐看耐看真正是小花面，阿要厚皮。耐下转阿要到老五搭去哉？"余国栋连说："从此再不去的了。"醉红楼正色道："阿余，正经是正经，搂是搂，耐到底真格勿去假格勿去？"余国栋道："自然是真不去。"醉红楼道："真格勿去，耐当天罚一个咒。"余国栋听了，迟迟疑疑的没有答应。醉红楼拍手道："阿是，耐格号人总归才是枪花，说出来格闲话直头是放屁。倪上耐格当。只上一转，再要想来上耐第二转当，老实说勿见得格哉。"余国栋被他说得急了，只得说道："你不要混冤枉人，你要我赌咒，就赌咒也不要紧。但

是我已经赌过一遍的了，怎么又要我赌第二遍呢？”醉红楼劈头啐了一口道：“耐勿说格句说话还罢哉，耐要提起格件事体来，耐自家想想，耐说随便那哼，总归勿理俚格哉，再理仔俚末，变只乌龟拨大家看。倪末倒当仔耐是真心闲话，勿壳张隔仔两三日，原去住来浪俚搭，气得倪来要死勿活。故歇再要罚咒，是勿是实梗格容易哉嘘！”余国栋问：“怎么没有这么容易？”醉红楼道：“耐真心赌咒末，要装仔香烛，跪来浪地浪响，磕仔头，再罚咒，看耐阿敢再去！耐要勿肯，倪也勿来捉牢耐，不过，倪搭小地方勿好委屈耐格号大人，耐只管到花云阁格搭去，倪两家头就此一刀两断！”余国栋见他越说越认真起来，心上可真急了，只说：“以后定规不去，再去了不是人。”醉红楼嘻的笑了一声道：“耐本底仔变过乌龟格哉呀，阿算得是人嗄？故歇闲话只有一句，呒拨啥格啰苏，耐去勿去也勿关倪事，随耐自家格便。”

余国栋听了，不由得抓耳挠腮，没法摆布，无可奈何，只得扑咚的跪下。正要开口，猛可的门帘一动，花枝招展的走进一个人来，一眼就看见了，不觉拍手大笑道：“阿呀！余老爷，倪又勿是财神，为啥搭倪磕头呀？勿要客气哉，起来起来。”这一下把个余国栋羞得满面通红，无地可入，只得连忙立起来。看时，认得是隔壁房间的雪玲珑，只好讪讪的说道：“你还是这般顽皮。差不多要生孩子了，看你做了娘还顽皮不顽皮！”雪玲珑答应一声道：“吠，倪格乖倪子，勿要搭呒妈磕头哉。”一面说，一面鼻子里扑嗤嗤的几声，又不觉拍手打掌的大笑起来。

引得醉红楼也不禁笑了，走过去把他拉过来坐下，拉着他的手道：“耐好好里坐歇，勿要七夹八夹哉。”雪玲珑也便坐下，还没有开口，只见一个跑厅急急的走进来道：“红楼姑娘电话。”醉红楼听了，忙忙的走到电话间，把听筒一接，问道：

“耐是啥人？”只听得听筒里面问一声：“耐阿是醉红楼老三？”醉红楼道：“倪是老三呀，耐是啥人呀？”又听得听筒里换了声口骂道：“你这个死不要脸的毽千人，天下的人总没有你这般烂污！你还认小余是真心和你要好吗？他不过想几个钱罢了，他难道瞎了眼么？告诉你，倒嫖倒贴也得有个资格，你连倒嫖倒贴的资格都够不上，什么东西，一个黄毛臭丫头罢了！”这几句骂得就同飘风急雨一般，说得快得很，不容醉红楼还骂。接着就一阵铃声，电话线断了。只把醉红楼气得个目定口呆，大叫一声，赌气把听筒一摔，几乎摔碎。想着这个电话一定是花云阁打过来的，故意叫他的客人来骂我一顿。他会打电话骂我，我难道不会骂他的么？想罢，急急的又把听筒握在手里，接上迎宾馆的电话，叫花云阁说话。

等了一会，听得有个本京口音的人在听筒里头问道：“花云阁姑娘没有功夫，一会儿就要出门。你是那一位？有什么话说？”醉红楼不肯说真话，只得撇着苏州京腔说：“我姓余，有要紧话和他说。你告诉他，叫他赶紧的就来。”说罢，停了一停，听得那边哈哈一笑道：“你大概是醉红楼姑娘罢。你要果然是醉红楼姑娘，那可对不起，你等着罢。”说了这一句，电话线又摇断了。气得个醉红楼无可奈何，再叫迎宾馆的电话时，罚咒也没人来接。只得气忿忿的回来，少不得又要把这个余国栋消遣几句。禁不起余国栋低声下气，只是一味奉承，奉承得醉红楼发不出威来，只好磨拳擦掌的，预备着明天到中央公园去出这一口闷气。正是：

嗔云妒月，风吹梅子之酸；怨锦啼珠，泪洒鲛人之雨。

不知以后如何，列公且看下文，便知明白。

第一五一回

双泼醋大闹公园　　小罚金难为名妓

且说醉红楼平空给花云阁在电话里头骂了一顿，骂得火星直冒，却又无可如何，只好预备着明天翻他的本。心上想度一会，就亲自走到电话间去，各处请几个要好姊妹：怡情阁老大、洪彩珍老六，还有一个本家老大，北京都叫他极煞老大的，请他们明天一同到中央公园去帮助声威。那一班人都是有名的时髦倌人，那一个肯说个不去，一个个都高高兴兴的答应了。醉红楼十分高兴。

过了一夜，约莫有十二点钟光景，醉红楼先换了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把一个云髻紧紧的挽住，不带一些钗环，连耳上的一对珠环都脱下来，看起这般光景来，好像要破釜沉舟，和花云阁决一死战。余国栋在旁看着，急得抓耳搔腮的，又不敢劝他。一会儿极煞老大来了，醉红楼接着，气呼呼的把昨天的事告诉老大。正说着，怡情阁同洪彩珍携手而来。大家听了醉红楼的话，少不得把花云阁痛骂一阵。醉红楼一面骂着花云阁，一面瞟转秋波，问余国栋道："今朝耐阿要去？"余国栋呆了一呆道："我只好不去罢。"醉红楼哼了一声道："耐倒调皮喍，阿是定规要耐同仔一淘去，勿去勿成功！耐阿敢勿去？"余国栋没奈何，只得点头答应。

当下，一男四女一阵风赶到中央公园来。醉红楼奋勇当

先，到了柏斯馨门口，领着众人，迈步往里就走。这柏斯馨本是一家咖啡店，地方虽然不大，却很收拾得精致，也有几个小小的房间。醉红楼一步跨进门来，往左首一拐，劈面就见了花云阁同着四五个人，正占着进门第一张桌子。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醉红楼瞪了花云阁一个白眼，花云阁也还他一个白眼，却两下都不开口。醉红楼招呼同来的人，就在花云阁斜对面一张桌子上，大家坐下，侍者送上茶来。一转眼不见了余国栋。醉红楼四面一看，不见余国栋的影儿，心上更加生气。又看花云阁那一边同来的人时，认得一个是张飏老二，一个是红云老三，一个是芙蓉仙馆，一个是苏宝宝，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个个虽然都打扮得服御鲜华，香风飘拂，却都是横眉怒目的看着自己这一边。

醉红楼看了一会，再忍不住，正要开口，只见花云阁对着芙蓉仙馆冷冷的说道："故歇倪来末来格哉，看格号众生阿有本事吃脱仔倪！"张飏接着说道："格号人再要厚皮末也呒拨格哉，耐去理俚做啥。"说着，大家齐齐的笑起来。醉红楼睁圆杏眼，哆起樱唇，豁的立起身来，指着花云阁道："耐搭倪有啥格难过？有啥难过末说末哉啘！"花云阁"嗤"的冷笑道："倪呒啥难过啘，耐啥格难过介？"醉红楼正待回答，极煞老大接着说道："俚是蛮窝心来浪，有啥格难过呀。耐末常恐昨日的夜里向一夜天困勿着……"极煞老大还没有说完，苏宝宝早抢上一步道："俚笃两家头吵，关得耐啥事介，要耐来搭嘴搭舌！耐说俚一夜天困勿着，耐末一径极煞来浪。"怡情阁在旁也插嘴道："故歇格事体，直头来得稀奇，别人家勿要末，拉倒哉啘，哭出无赖格，搭别人家吃格号冷醋作啥呀？"张飏听他说得刻薄，不觉心头火起，走过来喝道："耐算啥介？阿是帮仔别

人家吃醋呀？真正勿要面孔！”怡情阁道：“要仔面孔末，挨着仔自家哉碗。自家挨勿着，再要难过别人家，阿要气数！”怡情阁一言未毕，红云老三厉声喝道：“啧啧啧，真正要面孔！真正海外！倪挨勿着，耐阿挨得着嗄？倪难过别人家，耐阿是自家格事体嗄？”怡情阁一时倒被他顶住了，回答不出。醉红楼连忙说道：“倍笃听听看，赛过一窠疯狗，来浪瞎咬一出。”

一句话没有说得完，只听飕的一声，劈面飞过一件东西来。醉红楼避让不及，把头一侧，早打着了左边额角，只觉得脑中铮然一响，其痛非凡，接着脸上一热，又听得豁啷啷的一声。原来是张飏捞了一只茶碗劈面飞来，醉红楼不及提防，着了一下，脸上身上淋淋漓漓的，泼了许多的茶。那一只茶碗落在地下，跌得粉碎。醉红楼吃了这一下，又痛又气又急，刚刚睁着两眼，骂得一声“勿要面孔格烂污□”！不料张飏眼明手快，不容他再骂第二句，又是一只盘子劈面飞来。醉红楼连忙一闪，刚刚躲一个过，气得双脚乱跳，也捞起一个烟灰盘子，兜头掼过来。张飏来得伶俐，微微的把头一扭，一个烟灰盘子贴着耳根过去，正打在玻璃窗上，把一块五尺玻璃打作七八片，豁啷啷的落下来。这个时候，大家不分好歹，口中乱骂，把那些茶杯、茶盘和桌子上的花插、烟灰盘等，捞起来乱飞，也有打着人的，也有打不着的，一声响亮，又破了一块玻璃。满屋里柳舞花飞，四下里嗔莺叱燕。一班侍者又吓又笑，大家横身劝解，那里劝得住，解得开。

洪彩珍老六本来是女学生出身，学过体操的，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已经闹到这般田地，索性给他们一个利害。百忙里抄起一张交椅来，正待横扫过去，不防头上又是豁啷啷一响，碰碎了一盏电灯。老六不去管他，抢前一步，举起交椅，对着花

云阁头上直劈下来。花云阁叫一声“阿呀”，连忙一回身，往外倒退。老六虎一般赶出来，脚下一紧，已经赶上，举起交椅来，直盖下去。

正在闹得落花流水不可开交之际，猛见门外抢进一个警察来，走进一步，一手把老六手中的交椅托住，说一声：“你们不要胡闹，有话好好的说！”老六见了警察，心上一惊，趁势放下交椅，往外要走。早又见齐齐整整的走进几个制服佩剑的警官，拦住去路，只说：“不要走，你们到底为什么？”老六说不出来，只把手指着花云阁。警官就问花云阁道：“你们是怎么一会事？”花云阁定一定神，朗然说道：“倪勿晓得碗。俚笃带仔几化人，到间搭来打人，打得来一塌糊涂，刚刚俉笃大家才看见格。为啥事体，耐去问俚笃咀。”说着，指一指醉红楼。醉红楼大骂道：“耐自家先动手打人，倒说别人家带仔几化人来打耐，耐说得阿要像仔点！”那班警察走进来的时候，本来只看见老六凶神一般的举着一把交椅，逢人便打，又见醉红楼指手划脚，其势汹汹的模样，认定是醉红楼一面起衅，就对醉红楼道：“你们在稠人广众之地，这般混闹，例应罚究。大家有话一同到区里去说。”说着，不由分说，就指挥同来的警察，要把醉红楼带进警察署去。醉红楼虽然泼悍，却是从来没有到过警察厅的，听得警察署要罚他，也不知要如何的罚法，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待要央告几句，又见花云阁站在一边，不好意思，只说：“要倪去也呒啥要紧，不过吵是大家吵格，要去末大家一淘去，要罚末大家一淘罚，俉笃欺瞒倪一干仔，是勿成功格。”警官听了，觉得有理，就点一点头，叫花云阁、张飏、苏宝宝一齐同去。张飏听得要到警察署去，未免也有些胆寒，硬着头皮说：“要去末去末哉，倪呒啥差处，怕啥呀？”一面说，一面

挺身就走。一班警官同警察连忙同着出来，带着这九个闹事的人，也有坐包车的，也有雇胶皮车的，纷纷扰扰的一同到警察署来。

署长成玉人听得来了九个妓女，连忙把他们带进来，亲自讯问。花云阁同醉红楼都半真半假的供了一遍，红云老三同着极煞老大等一班人，自然也是各说各的话，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只有张飚老二，爽爽快快的说："醉红楼勿要面孔，钩仔花云阁格客人小余。倪搭花云阁是姊妹淘里，生来要打抱勿平。茶碗是倪飞过去格，该应要罚末，请倍笃罚末哉。"成玉人听了，倒也觉得爽快，就说："你既然自己愿罚，九个人每人罚五块钱，缴齐释放。以后须要安分营业，不许再犯。"说着，就有几个警察把他们押下来，问他们带钱没有，只要当时缴齐罚款，立刻就可以回去，如若没有带钱的话，那可对不起，要在这里坐一夜的了。大家听了，面面相看，都是不带钱的，九个人身上凑不满十块钱。张飚慨然道："倪洋钿是呒拨，拿一付金钏臂押一押阿好？"说着，自己勒下一只二两多重的金镯子来，交给警察道："倪一淘五家头抵廿五块洋钿，明朝来赎，倪要去哉。"警察接了镯子，自然满面添花，好好的送他们出去。

张飚第一个先走出了警察署，走不上十多步，只见一个少年慌慌张张的撞过来。正是：

　　鸾翔凤翥，绣旂称娘子之军；钏舞钗飞，锦缴领吴姬之队。

不知以后何如，且看下文交代。

第一五二回

逢狭路力擒拆白党　　争口角扯落文明须

只说张飏脱下一只金镯子，抵作警察署的罚款，就同着花云阁、红云老三一班人一齐出来。走不上几步，猛见一个少年男子，慌慌张张的只往前撞。张飏眼快，一眼就认定了是余国栋，抢一步过去，舒开右手，一把拉住了余国栋的胸前衣服，喝一声："慢慢交走！耐想跑到陆里去？耐自家想想，阿对得起五阿姊？"余国栋正跑着，被他劈胸一把，就吃了一惊，再抬起头来看时，早一眼看见了花云阁，正恶狠狠的瞪着他。一时不得主意起来，只得陪笑道："你们出来了，很好！我方才听得你们给警察带进警区里头去了，急急的想跑来看你们，给你们找保，好先让你们回去。你们怎么倒先出来了？"花云阁下死劲钉了他一眼道："耐瞎说瞎话，来浪骗啥人嗄？倪是勿见得再会来相信耐闲话格哉！"余国栋道："天理良心，我那一件事敢骗你？"花云阁冷笑道："耐赠骗倪，骗倪格是只众生！耐一塌刮仔为仔五块洋钿格事体呀，想想看，阿要面孔？二等三等里向格倌人，再要比耐好点得来。倪故歇呒啥闲话搭耐说，耐去伺候倍笃格恩相好去末哉。"说得余国栋满面通红，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只得掉转头来，跟着花云阁便走。

花云阁一路上还是唠唠叨叨的骂他。余国栋低头伏小的雇了一辆胶皮车，跟着大家的车一路回到聚仙园。苏宝宝和红云

老三、芙蓉仙馆都谢了张飚，说:"刚刚罚脱格洋钿，明朝送得来。"张飚笑道："格末真正笑话哉，格几块洋钿算啥，倍笃再要放来浪心浪，勿像要好姊妹哉。"说着三个人都先走了，只有张飚一个人同着花云阁、余国栋走进房间。花云阁也不理余国栋，余国栋只得涎着脸，自己在花云阁身旁坐下。花云阁搜头数脚的又把余国栋骂了一阵，只说："耐是要五块洋钿一日天格呀，倪间搭是吭拨格啘，耐豪燥点到醉红楼搭去拿哩！"余国栋喏喏连声的只说："你不要生气，等我同你细细的说。"花云阁道："说啥呀，耐格号鸭矢臭格闲话，倪勿要听！"余国栋只是陪着笑道："你现在生气，也怪你不得，回来等你不生气的时候，再和你说何如？"

看官听者，从来尊拳不当笑面，何况花云阁本来原同余国栋十分要好的，只因要好得浃髓沦肌，所以吃起醋来，也吃得这般的酸心刻骨。如今这一场公园比武的怪剧虽然没有输，赢在花云阁心上。想起来：一则他的情敌醉红楼还在警察厅没有出来，二则余国栋已经被他夺到手中，也就算得是全胜的了。这般的一想，就不因不由的把一腔酸气掉在大西洋里头去了，不觉得横波一笑，眉黛春回，把手指着余国栋道："耐随便那哼说法，倪总归勿相信耐。昨日仔为啥勿来，耐倒自家说说看？"余国栋跺脚道："昨天那一个王八羔子不要来！无奈他比不得你，简直连面子都不顾的，一把扭住了耳朵，死也不放。再要和他说说，他就哭着喊着闹起来，再不然就是滚在地上，滚得披头散发的，就像活鬼一般。说起气力来，其大如牛，恐怕拉胶皮车的也比他不过，我如何同他拗得过来？只怪当初瞎了眼睛，结识这般泼货，如今就要懊悔也来不及的了。"花云阁听了这一番话，心上自然欢喜，面子上却不肯露出来，只说：

"照耐实梗说起来末，啥人叫耐去格呀？耐勿去，俚也呒拨法子啘。"余国栋摇手道："你把他当你么？我们两个是有话总可以讲得通的，他这个宝货那里说得通？只要三天不去，他就要寻到我们局里头去。他到局里头去不打紧，万一给我们那位局长知道了，我这个差使就不用干了，你想难不难。"花云阁听了，不由就有几分听信起来，却故意把嘴一披道："啥人叫耐满天飞格各处吊膀子格呀？故歇碰着仔格号人，下转阿要瞎吊瞎吊哉！"余国栋道："总是我自家不好，下回再吊膀子，就做一万年的忘八。"

张飏在旁边听着，"嗤"的一笑道："耐嘴里向末倒说得蛮好，来浪五阿姊搭末，说醉红楼那哼那哼勿好，到仔醉红楼搭，勿得知咦要说倪五阿姊那哼那哼哉，阿对？"余国栋听了，急得连连的对着张飏作揖打拱的道："二阿姊，多谢多谢，我只指望你在五小姐面前帮衬几句好话，怎么你不说好话也罢了，颠倒的和我过不去起来？"张飏别过头去，冷笑道："倪搭耐呒啥过勿去啘。五阿姊搭耐要好也勿关倪啥事。倪要去哉。"就立起来要走。花云阁连忙拉住了，附耳说了一会。张飏连连摇头道："五阿姊，勿是倪说耐，格号铜钿出俚做啥？"花云阁没奈何，又唧唧咕咕的和他说了几句。张飏方才点一点头，索性把右手上那只蒜苗梗金镯勒了下来，交给花云阁，自己翩然去了。

花云阁这边的话按过不提，只说张飏回到红韵阁，跑厅接着道："梁二爷等了您这半天了，我们打了几次电话，也打不通，您到那儿去了？"张飏把中央公园的事略略和他说了几句，吓得跑厅伸一伸舌头道："好姑娘，您胆子真不小。今儿总算恭喜，要给警察老爷们押了起来可怎么了呢？"张飏"呸"了一声，也不理他，迈步就走。到了自己房里，见了那位梁二爷，少不

得要敷衍几句。梁二爷问他上那里去的，张飚依实回答。梁二爷倒吃了一惊道："别人吃醋，与你什么相干？你何苦去管他们的事？又动手去打人，万一打出乱子来，可怎么样呢？"张飚磨拳擦掌的道："格件事体，生来醉红楼勿好啘。小余是花云阁老五格恩客，醉红楼勿该应去钩俚。花云阁老五阿肯勿说闲话呀，两家头吵起来末，大家才有要好姊妹格。倪搭老五要好，自然要帮俚格。今朝打仔一泡，明朝再要打得来。"梁二爷两手齐摇道："这个万万动不得，打出事来，何苦自寻苦吃？"张飚瞟了他一眼，笑道："打出事体来，要耐做啥事体呀？总规有耐来浪，倪怕啥？"梁二爷道："别的事情，自然我一面承管。你去帮着人家吃醋，吃出事来，我怎么管得了？"张飚趁势走过来，拉着梁二爷的手道："勿成功，定规要耐管格。倪故歇一塌刮仔只有耐实梗一个客人，耐勿管叫啥人管呀？"梁二爷笑道："恐怕不止我一个人罢。小李呢？王五呢？难道和你没有交情的？"张飚顿了一顿，面上一红道："小李搭仔小王，是旧年里向格客人呀。今年地界浪总只有耐一干仔呀。"梁二爷道："那也恐怕不见得，还有电报局的小吴呢？大家都说你们两个人靠不住，我老实告诉你说，若没有这回事，万事都休，若当真有这回事，从今以后，你就不用认识我姓梁的了。"

张飚听了，脸上彻耳根都胀得通红，跳起身来，一把扯住了梁二爷的文明须，扯得紧紧的，口中骂道："梁老二，耐说笑是说笑，正经是正经，倪搭仔小吴一径规规矩矩格，有啥格事体，阿是耐看见格呀？耐倒要搭倪说说明白笃！"梁二爷道："我也不过是这么说，你说没有这回事就是了，什么要紧，也值得这般认真。快放了手，给人看见了不好意思。"张飚如何肯放，

手上越发加一把劲，扯得梁二爷连叫"阿呀"道："老二放手，胡子揪下来了！"张飏道："耐阿要瞎说，阿要冤枉别人家哉？"梁二爷被他扯得很痛，只得连连的道："不不，你放手罢！"张飏方才放手。梁二爷把那两撇菱角式的文明须捻了一会，埋怨张飏道："你怎么没轻没重的混扯一阵！"张飏"格格"的笑道："耐阿是嫌比忒轻，阿要再来试试？"梁二爷连忙立起来，走过一边道："不和你说了，你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不安静。"张飏拍手大笑道："阿是倪毛手毛脚，拉仔耐格毛哉？"正是：

花满流苏之帐，妒煞横波；云移孔雀之屏，横陈艳雪。

要知究竟如何，且看后文分解。

第一五三回

打扑克大宴同僚　误良宵明欺饭桶

且说张飏对梁老二拍手笑道："倪毛手毛脚，阿是拉仔耐榕毛哉？"梁二老也不觉失笑，说声："放屁！"张飏越发笑个不住。笑了一会，梁老二正色道："老二，我和你说，论起来你是挂牌子的姑娘，有客人不能不接。但是你的情形和别人不同，差不多一切开销都是我姓梁的包办。我看那电报局的小吴，滑头滑脑的，一脸油气，京城里提起这个人来，名气又坏得很。依我看来，这样的客人就不招呼也罢。"张飏听了，也不觉呆了一呆道："耐倒说得希奇笃啘。格个小吴末，倪本底子勿认得俚格。格日仔原是耐格台面，耐格朋友金家里搭倪荐格条子，就来浪台面浪转仔格局，就此俚来起格头。倪做仔格断命生意，客人跑进来，阿好叫俚勿要来呀？照耐实梗说起来，赛过倪自家要去做俚。耐想想看哩，倪一径阿认得俚？耐既然说俚名气勿好末，为啥倍笃朋友要荐倪格条子？倪勿怪仔耐也好煞哉，耐倒再要来夹七夹八瞎说。客人勿好末，阿是倪叫俚来格呀？耐说哩！"一席话把梁老二说得顿口无言，停了一停道："你虽然不认得他，不能怪你，但是他来的时候，你何不有意冷淡些？他觉得没有意思，自然就不来了。"张飏把头一扭道："区耐说得出格号闲话！耐几时看见倪待俚好过歇格呀？不过俚来仔末，规矩总要还俚格，总勿见得来仔客人，好勿理俚啘。"

梁老二听他说得有理，也没有话说，想了一会道："小吴的名气不好，他在你这里走动，我们就不好意思到你这里来，最好叫他少来走动为是。"张飑摇一摇头道："耐说出笑话来哉。耐是客人，别人也是客人，那哼好叫俚勿来呢？格是勿成功格。"梁老二听了，心上未免有些不快，只说："你从前不是要嫁我的吗？怎么现在一句话你都不肯听？今年的老二不是去年的老二了！"张飑道："勿是实梗说法。嫁人归嫁人，做生意归做生意。耐故歇叫倪探仔牌子，勿做生意，格是倪再快活也呒拨，故歇做末做仔格接昔生意，要倪回报仔客人，叫俚勿要来，阿做得到格呢？总规一句闲话，小吴末倪本底仔勿认得俚，勿是倪要做俚，咦勿是倪叫俚来格。俚要来，倪阿好叫俚勿来？俚要勿来，倪也勿见得好去拉俚。耐说俚搭倪要好，倪说无介事，耐也勿相信，耐只管看来浪，只要看见仔倪搭小吴要好末，随便耐去那哼末哉。老实搭耐说，倪来浪北京挂仔牌子，有交情格客人，除脱仔耐梁二爷一干仔，定规呒拨别人格。耐勿相信末，去打听末哉。"梁老二听了，心上自然欢喜，只说："你叫我去打听，我打听那一个去？我还能一天到晚守着你不成？"张飑恨了一声道："耐格人到底是啥物事呀？倪说末说来浪北京做生意，轧实一径艚接过第二个客人。耐自家想想，倪阿曾有一夜天住来浪班子里向，一径住来浪耐搭格呀。耐再说艚看见，再要那哼看法？"梁老二嘻着张嘴道："你天天要到一点多钟才去，在一点多钟以前，我那知道做些什么？"张飑咬着牙齿道："耐格人假痴假呆，我恨得来！"梁老二只是笑。张飑搡他一把道："耐笑啥末事？耐再要笑……"梁老二道："我不笑，叫我怎么样？难道要我哭么？"张飑也不禁笑了。

梁老二坐了一会，立起身来说："今天有饭局，等会儿要没

有工夫来，你到群英旅馆去候着就是了。”张飚不让他走，只说：“耐有饭局，我也有饭局，倪两家头一道去。”梁老二忙说：“这是清局，不能和你同去。”张飚道：“倪勿晓得，要末一淘去，勿去末搭倪坐来浪。”正在扭结固结，忽听得外面一声高叫：“张飚姑娘，方老爷来了。”张飚免不得立起身来，梁老二趁着这个当儿，就一溜烟走了出去。张飚明明看见，却只作没有看见一般。

梁老二一阵风上车走了。到了明湖春，只见主客都到齐了，单只等他一个，梁老二深致不安。大家入席坐下，走堂的一样样的把菜送上来。这个明湖春是一家新开的济南菜馆，做的菜着实不坏。那班东家，全是财政部的司长、科长、参事、厅长，简直可以算得财政部委员总会。梁老二也是财政部科长，所以也是会中人物，而且今天的主人就是他本管司长黎季璜，梁老二如何敢不巴结？大家一面吃着，一面不绝口的赞赏，都说今天的菜做得好得了不得，比往常大不相同。想来司长的照顾，格外要巴结些。正说着，又送上一盘虾仁来。梁老二看了一看，大约是鸡片虾仁，就夹了一块鸡片，带着些虾仁，送进嘴里去了。不想嚼了一嚼，虾仁是软的，鸡片倒是硬的，而且又硬又脆又松，觉得很有味儿，不由又夹了一块，细细的吃着。虽然十分松脆，却到底不是鸡片的味儿，就说道：“这里的厨子，手段可真不错，能把鸡片炸得这般松脆。”一句话方才出口，早把个黎司长笑得一嘴的虾仁直喷出来。那些零碎不完的虾仁，一个个飞舞而出，喷得菜里头同桌子上都是虾仁。更有一个虾仁，直飞到黎司长左首一位老先生的胡子上去，颤巍巍的辫着。那位老先生连忙把手一拂，才见一个虾仁落在酒杯里面。大家这一阵笑，直笑得一个个肚痛腰酸，方才勉强止住。梁老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事这般的好笑，看着他们一个个放声大

笑，也只好跟着他们笑。大家看着梁老二这般模样，忍不住又笑起来。黎司长笑了一会，忍住了笑，对梁老二道："昆山，你是广东人，大概没有到过这里罢？"梁昆山挺着腰回道："是没有到过这里。"黎司长笑道："这里本是新开的，有几样菜别人家没有，是他们新发明的。方才是面包炒虾仁，他用面包剁成小块，同虾仁在一起炒，取一软一硬的意思。你向来没有吃过，怪不得要把面包当作鸡片了。"大家听了，又都觉得好笑起来。梁昆山不由脸上一红，嘴里也只好"是是"的答应。

一会儿菜都齐了，走堂的送上馒和小米稀饭。梁昆山见有一碗火腿清汤正在自己面前，就吃了几瓢，觉得味儿甚好，像是雪里红清川火腿，就夹了些雪里红放在嘴里吃着，却又不是雪里红。梁昆山再细细看时，好像是香椿的模样，再嚼一会，究竟辨不出是什么东西，只好囫囫囵囵的咽了下去。早又被黎司长一眼看见，道："这是龙井茶川火腿，你吃着怎么样？茶叶是不能吃的，不过取点龙井茶的香味就是了。"梁昆山听了，又知道了一样新鲜菜，只好也是"诺诺"连声的答应，却是满嘴的茶叶已经咽下肚去了。

当下大家饭罢，黎司长邀着大家，到他相好引凤院张素云那里去打了两场扑克，抽了五百多块钱的头。梁昆山是广东有名的富户，一个人输了二千多些，也并不放在心上，辞了黎司长，径自回到西河沿群英旅馆来。茶房开了房间，泡上一壶茶来。梁昆山掏出表来一看，已经两点多些，暗想：怎么这个时候张飚还不见来？就自己走下楼去，把电话筒一拿，叫接南局一千五百号。接上了线，就听得那边问道："你是那儿？"梁昆山道："我姓梁，在群英旅馆。你告诉张飚姑娘，叫他即刻就来。"电话里头顿了一顿道："你是梁二爷不是？"梁昆山说：

“不差。”那边道：“等我告诉张飏姑娘去，请二爷等一会儿。”梁昆山依着他，等了一会，才听得那边说道：“二爷，张飏姑娘喝醉了酒，头痛得很，已经睡觉了，起不来。对不起，您明儿请过来罢。”梁昆山听了，不觉有些疑心起来，暗想：喝醉了酒睡觉，原是常有的事，但是他自己虽不能来，应该要请我到那边去，才是道理，怎么竟是直捷痛快说明天请过来，虚邀也不虚邀一声？好生可恶，一定有什么缘故。想到这里，不由心上恨起来。再叫电话时，那边已经挂上，叫不应了。越发心上不愿意，急忙又叫接上，向电话筒里说道：“你是红韵阁不是？”那边答应一声“是”。梁昆山道：“你叫张飏来接电话，我姓梁。”那边道：“张飏姑娘头痛睡了，起不来。”梁昆山厉声道：“不成，非叫他亲自来接电话不可！”那边道：“恐怕他起不来。请您等一等，我叫他去。”梁昆山等了好一会，等得有些心焦起来，才听见那边慢吞吞的说道：“张飏姑娘实在起不来。他说要不是可以请二爷来瞧瞧他，这会儿时候不早啦，路上受了凉倒不好。请二爷早些安置罢。”梁昆山听了，心上虽然不快，却听了时候不早路上受了凉倒不好的两句话，心上又有些高兴起来，只说了一句：“你们鬼头鬼脑的，光景是张飏有客罢。”那边道：“张飏姑娘的客，除了二爷还有谁？二爷不要开顽笑罢。”梁昆山也就把听筒挂上走了。回来想要上床睡觉，却心上总觉有些不安贴，好像遗失了一件什么东西一般，不因不由的跳起身来道：“还是去看他一趟罢，他要不是真起不来，料想我的电话他决不肯不亲自来接的。”正是：

开筵醉月，欲招东阁之宾；载酒看花，未醒西楼之梦。

要知后事，请看下文。

第一五四回

恨无情茶壶飞劈面　　坐空房曲辫怒冲天

且说梁昆山一口气走下楼来，自己的马车早已回去的了，只好沿街叫了一辆胶皮车，飞一般往韩家潭红韵阁来。刚走到院子里面，早见一个跑厅抢步迎上来，陪笑道："二爷来了，请在小春姑娘房里坐一会儿。"梁昆山不听犹可，一听了这句话，只觉得顶门上"轰"的一声，一个脑袋好像有巴斗一般大小，眼看着张飏的两间房间锦幔低垂，银灯无焰，静悄悄的没有人声，明明是有人在内。这一气非同小可，在院子里又不好说什么，只得大踏步跟着跑厅走进右首一个院落，正面两间小小房间，就是花小春的房间。花小春已经睡了，跑厅把他叫了起来，陪着梁昆山。

梁昆山定了一定神，才问跑厅道："他房里有客，你们就告诉我也不要紧，何必瞒我，叫我三更半夜的空走这一趟？"跑厅的控背躬身笑容满面的道："二爷明鉴，不是我们敢瞒二爷，实在是客人同姑娘全喝醉了。一个醉得动不得，一个醉得起不来，这也是没奈何的事。并不是张飏姑娘的客，二爷不要多心。"梁昆山道："醉不醉我也不管，你只去叫他过来，我有话要问他。"跑厅答应一声，走了出去。梁昆山坐了一会，和花小春说些闲话。张飏只是不来。梁昆山等得不耐烦，又叫跑厅去叫。叫了半天，才见张飏房间里的娘姨阿四睡眼朦胧的走

来，随口敷衍了一阵，说："二小姐就来，二爷勿要动气。"梁昆山只说张飏自然总要来的，那知道一等不到，二等不来？等来等去，把梁昆山等急了，叫阿四去催他。阿四去了，连阿四也不来了，竟把个梁昆山冷搁起来。梁昆山来的时候，见张飏房间里头有了客人，已经一肚子的酸气要发作出来，苦苦的忍住了，只等张飏来了，再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想忍来忍去，忍得那一股肝火从顶心里直攻上来。张飏的影儿都不见，梁昆山那里还忍得住，猛然站起来，往外就跑，要直闯到张飏房间里去。亏得阿四跑出来，再三的劝，只说："二小姐来浪解手，马上就来哉。"又有两三个跑厅苦苦央告，才把梁昆山依旧劝到花小春房里，气呼呼的坐下。

张飏到了这个时候，知道不出来是不成功的了，没奈何，只得撇了客人，穿上衣服，一步一步的挪过来。阿四挽着他的膀子，把他挽进花小春房间里来，口中只说："二爷勿要动气，二小姐来哉。耐看俚跑路才有点跑勿动，客人要俚吃酒，俚呒拨法子，只好吃。故歇吃得实梗样式，吃仔格碗饭，作孽格哩。"阿四正在随口胡说，不妨豁的一声，一把茶壶直飞过来。张飏幸而低着头走进来的，一把茶壶恰好在张飏头上过去，幸而茶壶是空的，没有淋湿衣服。张飏和阿四大吃一惊，还没有开口，早听梁昆山厉声喝道："你陪着你的恩客罢了，出来做什么！你还有脸来见我么？"张飏给他这一个虎势，不觉得两泪盈盈，低头不语。梁昆山又问道："你的病好了么？"张飏不开口，梁昆山直问到他脸上。张飏一连倒退数步，不觉呜呜咽咽的哭起来。梁昆山道："你有病的时候，我风雨无阻的天天陪着你到医院里去，一连医了几个月，方才好些你又这般胡闹，好像你这个身体是别人的，不是你的身体一般。你自己想想，

对人得起对人不起？”张飏一言不发，只是揾泪。梁昆山道：“你再想想看，我姓梁的待你怎样？如今你用不着姓梁的帮忙了，我来了你理都不理，来也不来，竟把我搁在别人房间里头。我和你认识了好几年，花了若干的钱，究竟同你有什么天大地大的冤仇，把我这般怠慢，这般糟塌？我面子上搁不住，试问于你有什么好处？当嫖客的当到这步田地，岂不叫人看着寒心？咳！总是我姓梁的不好，当初听了你的甜言蜜语，把你当作好人。那知道你们这班当姑娘的，一个个良心比着煤炭还黑，比虎还凶，我姓梁的直到今天才明白了。照你这般模样，就是生客也不应该，何况几年的熟客？你这不是有意气人么？”说着，越说越恨，把头上一顶夹纱小帽抓下来，用力往桌子上一摔。

张飏等他发作过了，含着眼泪走近一步道：“二爷，耐说倪骂倪，就是打倪，倪也呒啥勿情愿。不过耐说倪有心来浪气耐，格句说话倪吃勿落格。倪为啥要有心气耐呀？耐一径待倪蛮好，倪也一径嬒待错歇耐，耐故歇倒说倪气耐，倪阿吃得落嗄？耐冤枉仔倪，作孽格哩！”梁昆山听了，觉得一句一句的直钻进耳朵里去，不由得面色就和平了好些。张飏泪盈盈的，把一个身体斜斜的偎着梁昆山，口中又道：“耐冤枉仔倪，倒也呒啥要紧，不过倪自家想起来，阿要怨格呀？怨来怨去，总规是倪吃仔该碗堂子饭格勿好。倪也呒啥说头，只要耐自家明白仔，勿要瞎冤枉倪。耐想哩，别人家冤枉倪，是横竖随俚去冤枉好哉，倪老实勿放来心浪。倪一塌刮仔只做耐一干仔，望耐一干仔，耐要冤枉仔倪末，叫倪那哼介！”说着，又把梁昆山揉了几揉。梁昆山不觉笑道：“算了，算了，你有话坐下再说。”张飏含着两眶眼泪，也不由得嫣然一笑，拉着梁昆山的手，着

亲热热的问道："耐故歇阿动气呀？"梁昆山摇一摇头。张飏道："只要耐勿要动气，耐要倪随便那哼，倪总规肯格。耐想耐一干仔来浪北京，身体一径勿好，再要实梗动气，叫倪阿要发极格嗄？气坏仔身体，倪阿对耐得住？连搭仔俉笃屋里向太太，倪也对勿住畹！"

梁昆山听了，果然如饮醍醐，如闻仙药，觉得心上十分舒泰，只说："我动气也无非为你的事。如今别的罢了，只问你既然自己的病还没有好，为什么又要留客？难道你的性命是狗命么？"张飏啐了一口道："耐末总是实梗，倪咦勿是小干仵，那哼会留啥客人？格个客人是勿大来格呀。今朝俚来浪瑞记，写条子来请倪吃夜饭。倪去格辰光，俚已经吃酒吃得有点糊里糊涂哉，定规要倪陪仔俚吃，勿吃勿成功。倪吃仔两杯勃兰地，俚倒说勿算数，重新再吃。难末倪也吃得有点糊里糊涂哉，自家也勿知吃仔几化，吃得来呕得一塌糊涂。到仔后来，那哼转来格，啥人同倪一淘，倒说道才勿晓得呀。直到仔耐打电话格辰光，掐掐有点晓得，头里向痛得呒淘成，故歇刚刚好点。耐倒说倪留客人，真正倪格性命阿是盐换得来格呀？"梁昆山道："客人呢？想来此刻还睡在你床上。他姓什么？"张飏略略一顿道："格个断命客人姓卢，故歇来浪倪床浪，醉得一塌糊涂。倪是靠来浪榻床浪格呀。"梁昆山一笑道："床上也罢，榻上也罢，我也不管你们的事，你只要同着我走就是了。"张飏问："同仔耐走到陆里去？"梁昆山道："你何用明知故问？同到我那里去。"张飏踌躇道："格个断命酒鬼，来浪倪房间里向呀。"梁昆山道："那只管由他就是了，与你什么相干？"张飏道："耐勿要缠夹哩，俚笃掌班阿要说格呀。"梁昆山道："你这个生意做不做，本来没有什么要紧。掌班不开口罢了，掌

班要开口说话，你就走他娘，怕什么！”张飚沉吟不答 。梁昆山怒问：“你不去吗？”

张飚见风头不好，连忙笑道：“耐啥实梗性急呀，搭倪去好好里坐来浪，倪搭耐说。”说也奇怪，梁昆山果然规规矩矩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张飚款款的道：“故歇辰光勿早哉呀，耐再要转去，吹仔风，受仔寒末，那哼呢？刚刚耐打电话格辰光，倪本底子要叫耐来格呀，想一想辰光末两点钟哉，叫仔耐来，路浪吹仔风，生仔毛病，才是倪个干系，实梗洛叫耐早点困罢。勿壳张耐一干仔赶仔来，故歇倪来浪转念头，顶好耐今朝勿要去哉。格个酒鬼客人，想啥法子拿俚搬来浪空房间里向去，好让耐舒舒齐齐到房间里去困一歇，耐说阿好？”正是：

秋宵苦短，匆匆系跨凤之骢；春梦留痕，草草听惊龙之语。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五五回

假缠绵深深布疑阵　暗厮混密密割靴腰

却说梁昆山听了张飏的一番话，越说越恩，方才的一腔怒气，早已消化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再听到张飏要把客人想法子搬出房去，把正房间让他睡觉，更觉得十分得趣，嘻着一张嘴，只说："好好！"

张飏秋波一闪，把娘姨阿四叫了进来，叫他把姓卢的搬到隔壁空房间去。阿四呆了一呆道："俚勿肯末那哼呢？"张飏看着阿四，把樱唇一扭道："横竖俚困得搭死人一样，倍笃勿要管俚肯勿肯，扛仔俚出去末，拉倒哉啘。"阿四笑了一笑，飞跑去了。去了一会，阿四气喘呼呼，又走了回来，摇摇手道："二小姐，耐自家去看看俚看，格个断命客人直头少有出见个。喊仔俚半日喊俚勿起，两三个人拉俚也拉俚勿动，故歇拿俚拉到仔地浪向，俚就来浪地浪向打昏，罚咒勿醒。耐想那哼弄法？"张飏听了，皱一皱眉，霍地起身就走，阿四也同着去了。

约摸着去了有三十分钟时候，梁昆山又性急起来。看看花小春也有些星眼惺忪，云鬓颓乱，口中连连的打着哈欠。外面五更已过，一阵阵的凉风从窗棂隙处直透进来，远远的只听得鸡声唱晓。梁昆山身上虽然穿着一身夹纱衣服，却也觉得有些寒噤起来。正要着人去叫张飏，只见张飏换上一身衣服，笑盈

盈的来了，只说："格个饭桶客人，只好让俚困来浪地浪向，倪两家头一淘转去罢。"梁昆山听了，"一同回去"的四个字，不觉心花怒开，口中却问张飏："回到那里去？"张飏钉了他一眼道："转去末转去哉㖸，耐再要假痴假呆，讨气得来。"梁昆山听了，呵呵大笑。这一场醋海风波就此完结，只不知张飏对着那边的恩客，这个枪花如何调法，在下做书的没有听见，只好搁过不提。

当下，梁昆山同着张飏，欢欢喜喜的同到群英旅馆。住了一夜，明天起来，梁昆山套上马车，亲自送他回去。到了红韵阁，张飏的房间好好的空着。问起那个醉鬼来，大家都说天一亮就走了。他还要和姑娘说话，问我们姑娘到那里去了，我们告诉他姑娘出城里条子去了，回来的迟早说不定，他才没精打采的走了。张飏对梁昆山道："耐听听，到底阿是倪格客人，耐阿要冤枉别人家哉。"梁昆山哈哈笑道："我也没有冤枉你啊。"张飏道："再要说勿冤枉，像耐格种脾气，真格要冤枉煞人格嘘。昨日仔格把茶壶，区得歪仔一点，勿然是枯芦头才拨耐丢开格哉。倪故歇想起来，女人能格苦呀！"说着，不觉眼圈儿一红。梁昆山少不得要殷殷勤勤的安慰一番，张飏方才罢了。

过了几天，梁昆山出差去了，又留下几百块钱给他过节。张飏直送他上了火车，看着他开车之后，方才回来。算一算这一节中秋的帐，倒有一千几百块钱可收，除了掌班一半，自己也好落七百多块钱，算算自家欠的帐，却不过三四百块钱，过节宽绰得很。又开了首饰匣一看，想起自己还有一对蒜苗梗金镯：一只押在警察厅，现在已经自己赎了回来，别人的钱却全没有还；一只是花云阁借去的，现在也没有还。一面想，一面把首饰逐一的检点一番。忽听得外面高叫一声："张飏姑娘！"

张飏知道有客来了，刚要立起身来，早见电报局的吴光如穿着一身西装，履声橐橐的走了进来。张飏把首饰匣子放在橱里，方才回身叫一声："小吴，耐为啥两日天勿来？"小吴走进来的时候，何等眼快，早已把首饰匣里头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还明明看见有好几卷钞票，想来至少也有几百块钱，就趁势叹一口气道："不是我不来，老实说，这几天中秋近了，未免有些节帐要开销的。这几天在外边想法子，也想不出什么法子来，正急得了不得，连衣服都当了，赎不出来。说句不怕你笑的话，你这里的帐还不知能开不能开呢。"张飏听了，连忙向他摇一摇头道："耐有闲话，晏歇点慢慢里说末哉，故歇性急啥呀？"小吴听了，自然会意，也就不开口了。

到了夜深之际，小吴才说过节还少八百块钱，若京城里想不出法子，只好连夜出京回去，拿了钱再来开发节帐。张飏道："今朝十二，到中秋只有三日天，耐转去洛里来得及？耐屋里向也勿见得预备仔铜钿来浪拨耐过节呀？"小吴沉吟道："我家里头止有老太爷老太太两个人在家，又止有我一个儿子，他的钱不给我用，给那一个用？这倒不用担心。倒是今天已经十二，快车回去，到南京也得两天，无论怎样，十五总赶不回来。那也没有法子，好在耽迟一天的功夫，料来没有什么要紧。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想这一番回去，一定要同老人家说明白了，就好请你回去，省得一天一天的拖下去。"张飏道："倪格事体蛮省力，倪哎勿要耐格铜钿，只要说明白仔末，才是哉。倒是耐格节帐，那哼弄法？节浪向勿开销，坍台格嘘。倪勿搭耐要好末，老实说，耐去坍台勿关倪事。故歇倪两家头格事体，大家才晓得格，秃膊格梁昆山一干仔，耐坍仔台，倪也一样格啘，赛过就是坍倪格台呀。"说着，想了一想道："耐到

底节浪向要几化开销呀？”小吴道：“节上开销，至少总要七百块钱，再少不去的了。”张飏道：“格末倪借七百洋钿拨耐，耐过仔节再还倪阿好？”小吴心中大喜，得不的这一声，却只说：“你又那里来的钱？你借给我，你自己不又为难么？”张飏道：“耐勿要管倪嘘，耐只要说一声几时还就是哉。”小吴道：“一过节我就回南京去，把钱拿得来还你。尽这个八月之内，一定有的。”张飏道：“格末蛮好，倪明朝拨耐。老实搭耐说，铜钿勿是倪搭格嘘。不过倪掌班搭着实有铜钿，倪是吭拨带挡洋钿格，节浪向问俚借几百洋钿，倒蛮容易格。”小吴道：“我原说你那里来的钱，为了我的事，倒要你去给我借钱，我心上很觉得过不去。”张飏微微一笑道：“耐说格号闲话，耐当倪啥人呀？倪两家头也用勿着实梗客气喕。”小吴也笑道：“这个自然。不过我心上终究有些对你不起。”张飏把眼一瞟道：“故歇末说得来好天好地，歇两日勿知那哼，只好凭耐自家格良心罢。”小吴连忙指着电灯道：“我姓吴的将来要是坏了良心，就罚我活不过今年除夕。”张飏两手齐摇道：“勿要瞎说哉！搭耐说说末，就是实梗格极形极状。”小吴道：“我是一片真心，你不相信，怎么叫人不发极？”正还要说下去，已见一个跑厅送进一盏洋油手灯来，知道电灯将要熄了，时光已经不早，两人的话方才剪住。小吴在张飏这边住了一夜。这一夜小吴要骗张飏的七百块钱，果然特别的奉承，把他含在口中，又怕化了，把他擎在掌上，又怕掉了，恨不得要香花供养，把他当作家堂祖先一般。这一夜的张飏，也就很算得踌躇满志的了。

一宵易过，一转眼就是八月十三。小吴午后起身，张飏郑郑重重的拣出七百块钱钞票交给小吴。小吴高高兴兴的袋着便走，只说节后回去，一定奉还。一面说着，一溜烟往外就走。

不防走到房门外面，劈头撞见了两个人。抬起头来看时，认得一个是盐务署厅长侯赞卿，一个是津海关监督金叔锦，都是同张飏有交情的。小吴一眼看见了这两个人，不由得心上有些慌起来。原来张飏的条子，就是金叔锦荐给他的，金叔锦和他本有亲戚。那一天梁昆山同他们两个会靴，请了一席酒，也有小吴在内。小吴没有条子，金叔锦就荐了一个本堂。在金叔锦是上海派，觉得不以为奇，梁昆山却就有些不快活起来，待要拦阻，无奈张飏这个人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产，就也只好由他。想不到小吴就这一个条子上就升堂入室起来，不但割了大众的靴腰，而且还享了特别优待的权利，这也不是金叔锦的始料所及了。当下，小吴见了金叔锦，急急把头别过去，一翻身就跑，猛听得金叔锦一声冷笑。正是：

海市蜃楼之局，疑幻疑真；幽欢密爱之宵，情长情短。

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第一五六回

硬吃光正言弹浪子　　软调皮巧语听新簧

却说小吴见了侯、金两个人，一翻身正待要跑，猛听金叔锦冷笑道："你跑什么，打量我们没有瞧见么？"小吴听了，没奈何，回转身来，故意细细的一看，连连的只说："原来是你们两位，我竟没有留神。失瞻之至，真是该打！"侯赞卿瞪他一眼道："你怎么一见了我们，回身就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小吴面上不觉烘的一红，只说："两位不要见怪，我实在是眼拙，没有瞧见。"金叔锦打量了他一会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想来是昨儿晚上住在这里没有走？"小吴倜促道："我是今天来的，来不多一刻儿。"侯赞卿道："你这里没有姑娘啊，想来就是招呼的张飏老二是不是。"小吴道："这里我也不大来，今天是到张老二这里问一问，通共叫过几个条子，好送来还他。"侯赞卿听了，不免也起了疑心，道："如此说来，大约你们两个人交情很好。"小吴忙道："我在班子里走动，不过是逢场作戏，向来没有落过相好。"金叔锦道："好规矩的人，我劝你算了罢。你的声名，北京城里城外，那一个不知道。不想一年多的工夫，好好的一个孩子，就变到这般地步！"小吴受了金叔锦的教训，不敢顶嘴，只好努着嘴不开口，见金叔锦的话说完了，疾忙说："我还有事，少陪两位，要先走一步。"侯赞卿没有理他，金叔锦只把头略略点了一点。小吴好似鳌鱼脱了钩的一般，一

歪身就晃了出去。

这里金叔锦同侯赞卿两个，摇摇摆摆的走进张飏房间来。方才他们在院子里头说话，张飏早已听得明明白白，此刻却只作不知，笑迷迷的问道："侯大人，金大人，倍笃两家头来浪啥地方来？"侯赞卿同金叔锦怒匆匆的只哼了一声，没有答应。张飏笑道："两位大人，阿是动气哉？倪赠得罪两位大人啘。"金叔锦道："你是没有得罪我们，我们气的是小吴。"张飏道："小吴阿是耐荐倪条子格小吴介？掐掐来浪坐仔一歇呀，故歇去哉，倍笃阿曾看见俚呀？"金叔锦道："你不用诈作痴聋，什么方才坐了一会，恐怕是睡过一夜的了。"张飏听了，不由得红晕桃腮，迟迟不语。金叔锦逼着问道："如何？大概我不冤枉你罢。"张飏呆了一呆道："耐是赠冤枉倪，不过倪自家有冤枉。"金叔锦冷笑道："再要说冤枉，恐怕你要改姓吴了，打量别人不知道么？"张飏听到这句说话，不觉抬起头来，高声说道："金大人，耐勿要缠错仔。倪格人末吃仔格碗堂子饭，该应有介事末有介事，呒介事末呒介事。小吴来浪倪搭吃过歇一台酒，俚说吃多仔酒，勿能转去，要借干铺。班子里格规矩，勿能勿答应。倍笃也晓得格，倪做仔生意，叫呒说法。啥格改姓勿改姓，有几花格瞎三话四呀？"金叔锦道："依你说是借的干铺，到底干不干呢？"张飏不语。金叔锦一连问了两三句，张飏"扑嗤"一笑道："问耐哩，干铺勿干铺，耐心浪蛮明白来浪啘。"金叔锦不觉钝了一钝，侯赞卿看着金叔锦，远远的一笑。金叔锦也笑起来，问张飏道："你节边要钱不要钱？"张飏道："铜钿自然要格啘。不过倪格开销有限得势，有末顶好，呒拨也呒啥要紧。"金叔锦道："送二百块钱给你过节，好不好？"张飏道："蛮好，谢谢耐！"侯赞卿道："我也送你二百块钱过

节。”张飏道：“多谢，多谢，多谢倍笃两位大人！”

金叔锦忽然笑道：“我们两个是同靴，譬如我们两个人今天都不走，你该怎么样呢？”张飏笑了一声道：“倪勿晓得。”侯赞卿道：“金大人的话不差，譬如我们都不走，你怎么一个安放？”张飏扶着金叔锦的肩头，只是笑道：“格号事体，那哼来问起倪来呢？要问倍笃自家格啘。”金叔锦笑道：“别的都不用说，你只说你心上愿意怎么样。还是愿意招待了他冷落了我呢？还是愿意招待了我冷落了他？”张飏斜过身来，把一头腻发偎着金叔锦的脸，一双媚眼却不住只望侯赞卿这边飘来，只说：“倪是一样格，大家才是客人，有啥两样呀？”金叔锦道：“话虽如此，究竟你只有一个身体，不能接两个客。到了那个时候，到底留我还是留他呢？”张飏啐道：“格种闲话，区耐问得出格。耐末问得出，倪倒说勿出哩。”金叔锦道：“一定要你说，不说不行。”张飏只不肯说，金叔锦再三逼着他说。张飏没奈何，只得说道：“金大人，老实对耐说仔罢。倪堂子里向待客人，总规一样格。脾气好点格客人末要好点，脾气坏点格客人末推板点，轧实总归一样格呀。”金叔锦道：“你的话还没有说得明白。譬如两个人性情一样的，你留那一个呢？”张飏笑道：“耐格人啥实梗格呀？两家头脾气一样末，只好先骗脱一个，再应酬该个。真正骗勿过去，只好硬碰硬，两家头才勿留。”金叔锦道：“如此说来，我们两个人里头总有一个关门，一个刷锅的了。还是他刷锅呢，我刷锅呢？”张飏笑得连忙走开道：“啥人来搭倍笃关门，啥人来叫倍笃刷锅呀？倪间搭是既啥锅子来浪要倍笃刷，要末到别人家去刷罢。”金叔锦也自己好笑起来。

侯赞卿坐在那里，正消受张飏的眼波况味，一句话也不

说，见了金叔锦和张飚都在那里笑，他也不很明白他们笑的什么，就也跟着他们笑了一阵。只听金叔锦叫张飚去开局帐。一会儿开了进来，一样两张。侯赞卿伸手接过来看时，只见他自己名下，有四台酒五十多个条子，差不多都是在城里叫的。北京的规矩，在班子里叫局，叫作过班子，只要三块钱；若叫到别处，是五块钱；叫到城里去，大半是公馆条子，却要加倍算帐，一个条子十块钱。金叔锦名下是三台酒六十多个局，也是城里条子居多。这两笔帐算起来，差不多要一千三四百块钱。金叔锦收了局帐，就对张飚道："今天十三，我明天叫人送来。"张飚道："格末啥要紧呀，倒是月半日子，俉笃来吃两台酒，搭倪绷绷场面阿好？"两人自然应允。

金叔锦又向张飚道："小吴在你这里常常走动，说起来面子不好看，以后叫他不要再来。"张飚道："阿呀！金大人，格是耐有心来浪搭倪过勿去哉。倪挂仔牌子，来格才是照应倪格客人，那哼好叫俚勿要来。吃仔俚两记耳光，倪也呒拨啥闲话好说啘。"金叔锦听了，知道张飚的话不差，只说："你不能叫他不来，他来了你不要应酬他，总可以的。"张飚道："客人来仔，格点排场规矩总要拨俚格啘。还仔俚格规矩末，倪呒啥差头，勿然拨俚扳起倪格错来，掌班也要说闲话格呀。"金叔锦道："掌班怕什么，你这般大红姑娘，掌班拍马屁还来不及，那里敢说你的闲话？"张飚道："格倒勿是实梗说法。倪呒啥错处末，生来勿怕俚说；要有仔啥格错处，俚倒老眉老眼格说耐两声，阿有啥法子呀？"金叔锦道："照你这样说起来，是一定要巴结小吴的了。"张飚顿足道："耐末咦要缠煞人哉。啥人去巴结小吴呀？做仔生意，呒拨法子啘。"金叔锦道："我告诉你说，小吴的名声太坏，他走动的地方，我们就不好意思走动。

你要巴结小吴的生意，我们这几个人就不能来了。”张飏变色道：“小吴是耐荐格呀，既然名气勿好来，耐为啥要荐倪格条子呀？”金叔锦道：“我同小吴本有亲戚，起初不知道他如此荒唐，如今听得别人说起来，竟是个拆白党。我们规规矩矩的人，怎么好和他在一处走动？”张飏道：“耐是耐，小吴是小吴。耐姓金，俚姓吴，为啥俚走动仔末，倍笃勿好意思来呀？俚是拆白党勿是拆白党，倪洛里晓得？才是耐荐格啘。故歇耐荐末荐仔，咦要叽哩咕噜要倪叫俚勿要来。倪几时叫俚来格呀，俚自家要来，倪阿好赶俚出去？好好歹歹，才是耐一干仔格事体。耐要俚勿来末，耐自家去搭俚说末哉啘。倪吃仔堂子饭，那哼好叫客人勿要来？吭拨格号规矩格啘。耐搭俚咦勿是合着一条裤子格，耐来耐格，俚走俚格，勿关得耐事啘。”正是：

三雄并立，妒梦雨之披猖；一夜双栖，为春情而颠倒。

不知以后何如，请待下文分解。

第一五七回

搭架子阔客坍台　　吃排头掌班受气

只说金叔锦听了张飑的话，忽然一个暴躁道："你定要小吴来，想必你们要好得很。那也容易，我们大家不来，让他一个人来何如？"张飑道："一个人末勿要实梗忙扪，勿管小吴来勿来，耐总规要来格。"金叔锦道："小吴来我就不来，小吴不来我就来。"张飑把一只纤手在自己脸上划了几划道："耐阿好意思，搭啥人吃醋呀？"金叔锦也不觉面上一红道："不是吃醋不吃醋的话，你不晓得这个小吴的名气，实在坏得很。我们也是为你的声名起见，这样的客人不应酬他也罢。北京城里比不得上海，姑娘的名气一坏，那里还有生意。你自己想想，何必自寻苦吃呢？"张飑听了，不答应道："侯大人，耐听听看，俚说格啥格闲话。小吴条子是俚荐格，阿是倪自家去寻俚格呀，倒说倪自家寻苦吃，阿要诧异仔点。"侯赞卿笑道："他的话不错，你的话也有道理。不过他当初荐条子的时候，不知道他这样荒唐，你也不知道小吴这般无赖。如今大家既然知道，我们自然和他断绝往来，你又何苦再同他要好呢？"张飑佛然道："啥人搭俚要好，耐阿是看见格呀？"金叔锦接口道："就是你当初和他要好，是不晓得他是个拆白党，现在他既露出原形，你怎么还可以同他要好？何况依你说起来，你本来没有同他要好，更可以不必理他。"张飑道："倪勿理俚，是蛮容易，只怕

俚定规要来，倪拿俚呒拨法子。"金叔锦道："你这话是开后门的话了。说了半天，你还是不信，想来是不愿意我们在你这里走动。那也不要紧，你说就是了。"张飏挺然答道："倪搭耐说仔半日，总规说勿明白，枉空箅搭倪要好格客人。来勿来是客人自家高兴，高兴末来照应照应倪，勿高兴末倪也随便末哉。"

张飏这几句随口的话不打紧，只把金叔锦说得目瞪口呆。侯赞卿也大为诧异道："老二，你怎么今天变了一个人的一般？这不是有意叫我们过不去吗？"张飏扭一扭头道："勿说倍笃来扳倪格差头，还说倪有心搭倍笃过勿去，倪阿敢格呀？只要倍笃两位大人勿动仔气末，好煞格哉。不过倪想起来，说末说大家蛮要好，故歇勿得知为仔点啥事体，总归说倪勿好。做倌人格总规该死，再有啥说呀？倪说勿做末，也生意做仔五六年哉。要好客人要实梗样式末，勿要好格要倒贴哉啘。"这几句话又把个侯赞卿说饿了，怒道："我同你说的是好话，其实你的生意好不好，名气坏不坏，与别人什么相干？我们一片好心，倒换了你一腔冷气。你要同小吴要好，你尽管和他要好去。你这样的红姑娘，我们本来巴结不上。"说着，拉一拉金叔锦道："我们走罢，何必在这里惹厌？"

张飏又好气又好笑，赶过来一手拉住了侯赞卿道："耐箅啥呀？金大人来浪动气末，耐搭倪劝劝哩。耐劝末勿劝，倒过来扳倪差头。耐自家想想看，倪搭耐认得仔四年哉，一径阿曾待错耐歇？故歇耐是大人哉，来浪倪面浪摆架子阿是？耐慢慢交走，有闲话末说说明白。"侯赞卿听了，也就立住了脚，重又坐下道："现在我同金大人都只有一句话，你要我们来走动走动，就叫小吴不要来，若不要我们来，我们就从此不来。两条路你走那一条？"张飏道："慢慢交，耐格闲话才勿来道理浪

晼。倪做仔生意，自家勿情愿做个客人，也呒拨法子，只好仔捏鼻头做。倍笃冤枉倪搭小吴要好，倪本底子呒介事。要叫俚勿要来末，倪办勿到呀。倍笃才是大人，做事体总要讲道理格，勿讲道理格事体，倪那哼答应得落？"金叔锦道："算了算了，你也不用再说，算我们白说了这半天就是了。我们可还有事，要少陪了。"说着，拉着侯赞卿同走。张飏拉他们不住，只得说了几句："两位大人不要动气，总是倪勿好，勿会说闲话。晏歇点请过来。"金叔锦同侯赞卿也没有理他，一直气昂昂的走了。

张飏本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平日之间，差不多些的客人，也不放在他眼睛里头，现在见他们两个人动气走了，少不得骂几句接眚曲辫子道："倍笃格号饭桶，要来管倪，自家放得明白点。"面子上虽然骂着，心上却也很有些担心，究竟他们两个人身上有一千多块钱没有开销。万一个他们竟漂起帐来，岂不是个不了之局？再有个男掌班的乌龟鲍六，眼睁睁的见这两位大人发气走了，急得无可不可的，自己走进来，着实把张飏埋怨一阵。

列位看官，如今的那班红倌人标劲大得很，凭你什么阔客，也莫想排揎他一句。偏是这班灰头灰脸的乌龟王八、穷年积世的老鸨虔婆，排揎起他们来，乖乖的受着听着，强也不强一强。那班虔婆老鸨、王八乌龟见了阔客的面，却又巴结得神出鬼没。这些阔客，平时居移气养移体的，南面称雄，一呼百诺，那一个敢碰他一下，说他一句？偏偏见了这班倌人，就嬉皮笑脸的露出本相来。倌人骂他，他说是同他要好，倌人打他，他说是打情骂俏，在别人面前扮不出的鬼脸，在倌人面前偏扮得出来。这也是一物一制，讲不出其所以然的理，只好存

而不论的了。

这个张飏，本来是北京八大胡同的有名人物，又是韩家潭的总理、红韵阁的台柱子。红韵阁的生意，他一个人差不多要做一半。你想这个乌龟鲍六，见了张飏如何不怕？渐渐的张飏生意越好，就少不得要摆起架子来。这也怪他不得，现在的一班拥兵自重的大人物，没有战胜，尚且要骄盈自满到了不得，好像普天之下没有他的对手一般，何况一个小小的烟花妓女，红到极处，自然就要骄满起来。无奈天下的事情，“骄满”同“失败”的两个字是互相倚伏的，骄满到极处的人，断没有不失败的。张飏的性情一天骄似一天，那生意倒同他的性情成了个反比例，一天不如一天起来。张飏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乌龟鲍六的对待张飏，也就一天不如一天起来。从前是张飏只要说一句话，鲍六头一个答应，还要应得格外声高，跑得格外腿快。到了后来，渐渐的慢吞吞的答应，懒洋洋的跑。又渐渐的自己不答应了。虽然如此，张飏的生意还是合院第一，别人都赶他不上。所以乌龟鲍六的待张飏，虽不如以前的巴结奉承，也还不离分寸。今天见金叔锦、侯赞卿一气走了，再也煞不住，走到张飏房里，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篇。无非要教他巴结生意，不可得罪客人。现在又是秋节到了，要得罪了客人，他漂起帐来，你怎么了。说得张飏已经有了六七分气，勉强忍着不开口。鲍六又说：“这位吴老爷的名气不好，姑娘你少招接他为是。我们这里第一户阔客是梁二爷，再就是侯大人、金大人。如今他们三位都说他不好，想来这个姓吴的一定不是好人。姑娘你自己放明白些。”

鲍六正说得高兴，不防张飏兜头一声断喝道：“耐少来多嘴多舌！阿有耐讲格闲话呀？”鲍六被他一喝，也呆了一呆，勉

强笑道："姑娘，我说的是好话。"张飏道："好闲话坏闲话，总归耐勿配说啥闲话。倪咦勿欠耐格带挡，勿借耐格债，倪格事体，耐挨勿着来管。啥格路道，直头呒拨仔淘成哉。耐做掌班末，阿懂规矩格呀？"鲍六气得光睁着两眼，看了张飏一会道："好好，你说得不差。你的事我管不着，但是有一句话，今天预先交代你，别人的帐漂了，应该赔不赔，自有北京的规矩。独有侯大人、金大人两个人的局帐酒帐，还有小吴的住局酒帐，要是漂了，可不关我事，我是一个大钱不认的。"张飏正在生气的时候，一口气说："啥人要耐认呀？耐只管照帐算帐，少仔一个铜钿末，自然倪来赔，耐用勿着发极哓。不过倪有句闲话对耐说，耐今朝搭倪说格声闲话末，像煞忒嫌早仔点。今朝十三呀，到仔月半夜里向，少仔耐格帐，呒拨还耐末，再说格声闲话来得及格哓。耐今朝就说格号钝色头闲话，阿是倪少过歇帐格呀？耐格掌班做转仔湾哉哓！"正是：

　　春风秋月，缠绵紫玉之情；暮李朝张，辜负韦郎之意。

不知以后如何，待看下文交代。

第一五八回

点蜡烛乌龟赔大礼　　送局帐走狗见倾城

却说鲍六被张飏说得哑口无言，只好自己认个不是道："姑娘不要生气，是我不好，说话说得急了。"张飏厉声道："耐倒写意咊，只怕呒拨实梗容易哩！耐勿要走，闲话说说明白看！"鲍六见张飏认起真来，就不由得发了急道："我说错了话，我认错就是了，你要我怎么样呢？"张飏道："倪自从到仔红韵阁，搭倍笃做仔几几化化个生意，从来艚少过一个局帐。耐到底为啥道理，跑到倪房间里向来，说仔实梗一泡？耐还倪宝门末就罢哉，耐要还勿出宝门末，老老实实搭耐说，耐直头是有心来浪坏倪格名气，坍倪格台。倪挂仔牌子末，才靠仔耐格掌班啘。别人说倪邱话末，耐做掌班格应该搭倪多说两声好闲话，勿壳张耐格掌班倒先说起自家人来哉。倪为啥要到耐格班子里向来呀？要耐格掌班有啥用处呀？耐倒说拨倪听听看！"鲍六见他说得顶真，心上不得主意起来，一时又想不出什么话来驳他，只得陪笑道："我不过是这般说罢了，姑娘怎么这般认真？"张飏道："掌班说话勿算数，啥人格闲话算数呀？故歇呒啥别样，耐只要说出格道理来，倪屁才勿放一个，勿然是告诉耐呒拨实梗容易哩！"

鲍六这个乌龟也是活该，平常的时候，见了那班黑倌人，虎势昂昂，架子倒搭得十足，那些倌人免不得要仰伺他的鼻

息。如今这一下子可碰在钉子上了，待要说什么，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说："好姑奶奶，怪我的不是，我说错了。"张飏道："耐末说错哉，倪倒𫧃听错哩。故歇耐既然自家认仔错末，倪也勿来搭耐多烦，只要耐搭倪拿刚刚格两声闲话销脱仔末拉倒！"鲍六大惊道："别的事可以取销，这以前说过的话，怎样的取销呢？姑奶奶，姑老太，你不用给我为难，我回来给你陪礼就得了。"说着，就想要走出去。张飏道："耐勿要走，闲话𫧃说明白末，那哼走呀？"鲍六急得失张失致的道："姑老太，你待要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张飏鼻子孔里哼了一声道："倪也勿要耐那哼，只有官了私休两条路，随耐自家走陆里一条。"鲍六道："官了怎么样，私休怎么样呢？"张飏道："耐要官了呢，事体蛮容易，倍笃也有倍笃一帮人格呀，明朝拿倍笃同帮里向格人才请仔来，请俚笃评评格个道理，耐格两声闲话阿是该应说格。倪搭倍笃赚仔实梗几化铜钿，着末完结，听耐实梗两声闲话，世界路浪阿有格号道理。"鲍六听了慌道："这个来不得，要这样一来，我这个班子在北京就不用开了，还是私休罢。"张飏道："私休更加省力，一塌刮仔格帐漂仔下来，才勿关倪啥事。耐自家好好里，要来钝倪格色头，怪勿得倪啘。"鲍六听了，更加着慌道："这更不得了。姑奶奶，求你高一高手，耽待我一个无心的错罢！"张飏道："耐也怕坏名气格呀？那哼耐好坏倪格名气呢？"鲍六被他一句一句的顶得极了，只得说："今天总是我该死，得罪了姑娘。我去点对蜡烛，给姑娘赔礼。"说着，果然飞奔出去，点了一对蜡烛进来，端端正正的排在妆台上面，扑翻身便拜下去。张飏被他这一来，倒也无话可说，只叫阿四把掌班的搀起来，含笑道："耐只要下转说闲话当心点末哉，作啥实梗客气呀？"鲍六不敢多说，只诺诺连声

的退了出去，对着一班忘八把头一缩，舌头一伸道："好大脾气的姑娘，今儿可够了我的了。"张飏仿佛听见，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只好由他。

光阴迅捷，眨眨眼又是一天。到了晚上，张飏算一算别处的帐，都收齐了，只有侯赞卿、金叔锦的钱没有来。连吴光如的钱也都还过了。暗想：怎么他们两个人还不来开销？难道真要漂帐么？万一真漂了帐，我这个空子可就不小。想起来总该不至于漂罢。想到这里，只听得院子里有人问张飏的房间。张飏心上一宽，以为一定是侯、金两个打发人来送钱的，但觉得说话的口音十分清脆，不像是个男人。接着，就听得跑厅的一声高叫。张飏不觉迎出房来，只见两个淡妆女子携手而来，竟大大方方的走进房间，看着张飏微微一笑。张飏不知道什么来历，只当如今北京地方的风气也甚坏，每每有人家内眷到八大胡同来打茶围，只认作他们也是来打茶围的，只得也望着他们一笑，请教尊姓。只见那一个长身玉立鬓发如云的女子口中说道："我姓陆。"指着那一个略略矮些峨眉凤目的女子道："这位姓朱。你可是张飏么？"张飏笑微微的说一声"是"，请他们坐下。敬过瓜子之后，张飏开口问道："两位那哼格称呼？阿是到间搭来白相？"只见那姓陆的先说道："我们没有什么称呼，你只称呼我陆女士，称呼他朱女士就是了。我们今天的来，却不是来顽的，有一句话要求和你说。"张飏听了，正不知他要说些什么。只见陆女士同朱女士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取出一张小小的白纸卡片，递给张飏，问道："你认识字么？"张飏点一点头，接过来看时，只见一个名片上，是"陆令仪"三个小字，一个名片上是"朱茝"两个大字，还有"湘娥"两个小字，就把名片放入抽屉。自己也取出一张名片，递起陆令仪。陆令仪接

过看时，见上面是“严云卿”三字，就问道：“你本姓严么？”张飏道：“勿错，是倪格学名。”朱湘娥插口问道：“你进过女学堂的吗？”张飏点一点头。朱湘娥道：“为什么要吃这碗饭？”张飏凄然道：“格也叫呒拨法子呀。”说着，不由的眼眶里就迸出两颗泪珠，滴溜溜的乱转。这一下引起了陆令仪同朱湘娥的一腔心事，几乎也要落下泪来，勉强忍住了。

大家默然相对了一会，朱湘娥先开口道：“如今别的话且不要谈，我们先把来意讲给你听。前几天，在中央公园见过你一次，觉得你虽然是烟花人物，却很有一种慷慨仗义的热心。及至大家到了警察署，听说要罚五块钱一个，就大家面面相看，做声不得。又是你一个人拿出金镯子来，抵作大家的罚款。你这个人，可算得是个肯负责任的人。只可惜结交的那班人，没有一个好的。”张飏一面听他们说话，一面暗想：怎么这些事情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正听到这里，又听外面高叫：“张飏姑娘客人。”张飏还没有立起来，那客人已经闯进来了。张飏手脚慌忙的道：“有客人来浪，请小房间坐罢。”那客人是金叔锦的走狗，姓沈，叫沈兰史。四面一看，大笑道：“那里来的客，你怎么当面说谎？”张飏也笑道：“沈老爷，耐几时听见倪说过假闲话格？真格有客人。”说着，凑近一步，低说：“是女客呀。”沈兰史偷眼把他们两个人一看，就觉得眼前一亮，见这两个女客都生得风神朗澈，体态温存，那里肯走，只坐着笑道：“女客何妨？我只和你说话就是了。”张飏正待开口，只听那边陆令仪道：“你不用为难，只管应酬客人，我们有话等会到撷英去谈何如？”张飏道：“坐歇末哉哩，啥要紧呀？”陆令仪笑道：“我们不是客人，你也无须照顾。”说着，也不待张飏回答，同着朱湘娥飘然

去了。

沈兰史见他们走了，又不能留他，只瞪着眼睛，直望着他们走了出去。莲步如飞，香风已远，方才回过头来，望着张飚道："这两个在那一个班子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想来是新到北京的了。"张飚披一披嘴道："别人家蛮规矩格人家人，耐当俚啥人呀？"沈兰史大笑道："我不信。要是真规矩人，如何会跑到你这个地方来？"张飚道："倪也一径勿认得俚呀。刚刚俚笃两家头跑得来，说有闲话搭倪说。倪也勿晓得俚笃有啥闲话啘。"沈兰史道："这话有些诧异。他们既不认得你，有什么话给你说？你不要有心哄我。"张飚把脸一沉道："耐勿相信拉倒，倪要骗耐作啥？"沈兰史把头一缩道："好利害的姑娘，开口就骂人。"张飚笑道："啥人骂耐呀？耐自家勿好啘。"沈兰史道："就骂我也不妨。但是你今天不能骂我，我是给人送局帐来的。"张飚听了，心上一块石头落地。正是：

青楼大道，迟回油壁之车；忆雨勾云，惆怅迷香之洞。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五九回

吃大餐听来隔壁语　　还钞票搜出昧心钱

且说张飚听得沈兰史来送局帐，止不住暗暗的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只说："局帐末啥要紧呀？慢慢交末哉。"沈兰史作势道："你倒这样大方,明天就是十五了,你不性急么？"张飚淡淡的笑了一声道："啥人性急呀？就过仔节再说，也勿要紧啘。"沈兰史道："过节不过节，我也不管，我是送局帐来的,只说把钱交给你，就完了我的事了。"说着，就掏出一大包钞票来。又在皮夹里取出一张支票，对着张飚一扬道："这是金叔锦的一张支票，一千块钱。这一包钞票是侯赞卿的九百块钱，你点一点数罢。"张飚道："耐经仔手阿会错格呀？也用勿着点啘。"沈兰史打开那一包钞票道："从来银钱不过手，还是你点一点罢。如若不然，回来少了，我可不管。"张飚笑道："用勿着耐实梗小心，少仔勿见得要耐赔格呀。"沈兰史道："想不到你竟这样大方，我倒懊悔了。"张飚问："为啥？"沈兰史道："早知道你不点，我何不拿上一百二百，揩揩油，这不是乐得的么？"张飚打了他一下道："勿要瞎说哉。"沈兰史就把一包钞票同一张支票都放在桌子上，道："请你收好了，我好回去销差。"

张飚正要伸手去取，沈兰史忽然笑道："且慢,我几乎忘了有一个附带的条件，要和你说一说。"张飚诧异道："再有啥格闲话呀？"沈兰史未言先笑道："这个条件是你那两位相好的主

意，可不与我相干。你听了不要动气，我不过替你们做个中间传话的人罢了。"张飚道："耐有闲话末请说，用勿着实梗几化噜苏。"沈兰史道："如此，我就说了。他们问你可要和小吴来往，要你答应了不同小吴往来，这两笔钱立刻就付，你若不答应的话，那可对不起，我就原款收回。"张飚听了，不觉心中大怒起来，霎时间粉面生红，蛾眉双皱的道："沈老爷，耐闲话阿是真格？"沈兰史双手指着天上道："我若敢说一个字谎，就罚我天雷劈顶，来世不得人身。"张飚忙道："只要是真格就是哉，啥犯着要赌咒呀？沈老爷既然是真格末，拜托耐去搭侯大人、金大人说，闲话末只有一句，俚笃要叫我勿做第二个客人末蛮好，倪格一塌刮仔格开销，俚笃两家头来包得去。勿包倪格开销末，俚管勿着倪，倪是堂仔里向倌人呀，咦勿是俚笃格家小。俚笃高兴末多照应照应，勿高兴末少照应照应，倪也勿见得只做俚笃两家头。俚笃格相好也勿止倪一干仔，搭啥格架子呀？"

沈兰史不料张飚决决绝绝的回出这一番话来，面上觉得很不好看，想了一想道："二小姐，你不用在我面前发标劲，你听我和你说，从来千差万差，来人不差。又道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他们说要你同小吴断绝来往，你只管答应就是了。你只要一点头，我这个来人的责任就算完了，把局帐交给你，我就好回去销差。至于以后的你和小吴往来不往来，那是过节以后的事。你能当真和他断绝往来，自然很好，就是依旧和他往来，他们知道了又有什么法子。既拍不着我的腰，又咬不动你的腿，乐得收了一千九百块钱，快快活活的过节。你想想我的话可是不是？若依着你的一冲性，对着我发一会子标劲，他们究竟没有听见。这事又不是我的错，不是白白的和钱做对，你

难道嫌钱多么？你嫌钱多，就送给我用就是了，我倒很感激你的。”张飚听了沈兰史的一番话，觉得也甚有理，低着头想了一想，叹一口气道：“沈老爷，倪气头浪向，耐勿要捉倪格差头。倪横竖总归是格两声闲话，耐随便那哼去搭俚笃说好哉，耐也总算照应倪格。”沈兰史道：“这个自然，我若不照应你，何必再和你说这一番话？”张飚点一点头道：“谢谢耐！”

沈兰史得不的这一声，就走进一步，拉着张飚道：“这件事我们还要商议商议，究竟怎样的和他们说。”张飚口中说道：“呒啥商议啘，耐说仔末才是哉。”口中是这样说，脚下却不因不由的跟着沈兰史，到榻上一同坐下。沈兰史一面夹七夹八的同张飚说话，一面打量张飚的妆束。见他穿着一件元色平纱夹袄，周身都用库银镶滚，一条品蓝织花缎夹裤，也用库金镶着。粉红丝袜，黑漆皮鞋。梳着一条油松大辫，黑油油的衬着桃腮杏脸。胸前一个碗大的花球，香风扑鼻。把个沈兰史看得呆了，心头有些跳荡起来，讲的话也有些支支吾吾的，七不搭八。引得张飚抬起头来笑道：“耐想着仔啥人哉呀？”沈兰史不等他说完，趁势就把张飚一搂，搂入怀中，嘻嘻的笑道：“我不想别人，就想的你。”张飚皱一皱眉，赶紧挣起身子来道：“沈老爷，倪一径规规矩矩格，阿难为情呀？”沈兰史涎着脸道：“一向规规矩矩，今天就不规矩一次，下不为例，何如？”说着，竟动手动脚，大不老实起来。张飚起先还想把他敷衍过去，不肯和他别扭，知道一别扭，这一千九百块钱就要飞到别人腰包里去的，只好捺定怒气，凭他调笑。沈兰史见他不开口，喜欢得不可开交，竟着实的放肆起来。

张飚到了这个时候，实在忍不住了，立起来作色道：“沈老爷耐算啥介？耐搭金大人是要好朋友呀，那哼好剪起俚格边

来呀？”沈兰史还只道张飚有意做作，一把拉住道：“怕什么，他们这种瘟生，不割他们的靴腰子，还割那一个的。”张飚正颜厉色道：“北京班子里向规矩，一帮客人，勿作兴做两个格碗。勿要说耐搭金大人、侯大人才是朋友，加二勿局，拨别人家说起来，叫倪有啥格面孔见人？”沈兰史紧紧的拉着他不放道：“顽笑地方，那里这般顶真，讲什么规矩，将将就就的我们攀个相好罢。”张飚两手挡住他的手道：“耐阿晓得倪吃格碗堂子饭，规矩犯就，就叫末等生意，头等规矩。沈老爷，耐勿要见气，随便那哼，定规勿成功格。”沈兰史见他越说越硬，铁铮铮的，凛不可犯，没奈何，只得说道：“二小姐，今天你肯也是这样，不肯也是这样，我可要得罪了。”说着，就有要给他一个霸王硬上弓的架势。

张飚挣扎不脱，只好大声叫道：“耐到底是啥物事介？阿要面孔？”又高声叫阿四道：“耐豪燥点来哩！”阿四听得张飚大叫，连忙赶进房来。外面跑厅的不知道有什么事，也齐齐的走进来。沈兰史大大的没趣，只好放手。张飚已经被他扭得个发乱钗横，衫垂钮褪，连一个花球也掉在地下，指着沈兰史，喘吁吁的道：“世界路浪，也勿知洛里生出耐格种人，硬吃也勿是实梗吃法格碗！”沈兰史当着众人，给张飚出了这般几句考语，面上如何受得了，不由得老羞变恼，恨不得一口要把张飚吃下肚去。想要发作一场，却又发作不出什么，只好老着脸皮道：“我是给你顽笑，不想你竟认起真来。如今不必说了，总是我不好，不该和你开顽笑。我要回去了，他们的局帐，等他们明天自己来付罢。”说着，把那一包钞票重新包起，连着那张支票，一齐收起，冷笑几声，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个时候，张飚的恨沈兰史恨到极处，那里还肯去应酬

他？眼睁睁的看他走了，方才自己心上有些鹘突起来，暗想：这一来，一千九百块钱送到扬子江里去了。但是要我委委屈屈的随他要怎样就怎样，那又是办不到的事，宁可不要这一千九百块钱罢。张飏担了一会心事，只听得院子里来了几帮生客，闹烘烘的坐了一会去了。张飏是不肯见客的，除非客人点名叫他，才肯出来。外面来来去去的来了好几帮客人，张飏只是歪在床上纳闷。又见阿四传进一张请客条子来，张飏接过一看，只见是"撷英西餐馆"的底下写着一个"陆"字，想来一定是刚才来的那两位女士。想要不去，他们说有话要同我说，不知究竟是什么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且去一趟再说。

张飏想定主意，便坐起身来，略略拢一拢头发，搽了些白玉霜在脸上，也不换衣服，坐了班子里自己的包车，直到廊房头条撷英餐馆。下了车，有一条石头砌的扶梯，张飏一路上去。问到五号，早见陆令仪春风满面的接出来，一把拉着他的手进去。朱湘娥也走过来，和张飏拉一拉手，请他在首座坐。张飏不肯道："倪勿能坐该搭格碗。"陆令仪道："休道没有别客，你不妨坐在这边，就是别客在此，你也何妨就坐？我们一片平等心，从来不论阶级的。见了总统的夫人，也觉得和你一般，何况你也是女学生出身？堕落烟花，定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楚，想起来也甚可怜，所以我们对你只有哀悯的心肠，绝无厌薄的观念，你倒不必妄自菲薄。"张飏本来很在女学堂读过几年书，听了陆令仪一番话，心上自然感激，却听他说得十分体贴周至，不由心头有些酸楚起来，含着一胞眼泪道："两位女士格盛情，倪感激得极，倪也勿说客套闲话哉。"陆令仪、朱湘娥齐说："本来无庸客气，只管随意就是了。"当下，陆令仪就细细的问了张飏的出身来历，自己和朱湘娥也把来历略谈几

句。大家都叹一口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意思。

陆令仪又道："这位朱女士在中央公园见过了你之后，又跟着你到警察署去，觉得你这个人虽然操了这个贱业，却慷慨得很，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所以前几天就想要来同你谈谈，都为有事耽搁了。今天我同朱女士在劝业场调查得一件事情，急急的要来告诉你。这件事于你很有关系的。"张飚不知他在葫芦里卖什么药，只问什么事情。朱湘娥掩口笑道："你不用问，等一会自然明白。"张飚不好再问，蓦地里低头长叹一声。陆令仪问他什么事，张飚也不瞒他，就把侯赞卿、金叔锦的事，同沈兰史送局帐来的情形，告诉了他一遍。陆令仪惊道："这一来你的损失可不在少处，你打量怎么样？"张飚道："倪也呒啥法子想，只好随俚去歇。"朱湘娥道："不是听他去的事，你明天何不到姓侯的同姓金的那里去一趟，灌几句米汤，就结了。这一千几百块钱，不是别在荷包里的么？"张飚奋然道："闲话是勿错，不过倪格脾气有点伉格，俚笃格排饭桶要来管倪格事体，定规勿成功。一千几百洋钿呒啥希奇，俚笃只当仔堂子里向人末只要铜钿，总呒啥做勿到格事体。故歇让俚笃看看，一千九百块洋钿阿买倪得动。倪情愿丢脱仔局帐勿要，定规要挣一口气笃。"陆令仪不待说完，拍手叫好道："你的主意不差，真有志气。不想烟花队里，竟有你这样一个人，可算是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了！可惜你结交的都不是些好人，就是你借给他七百块钱的吴光如，就是个最下流的拆白党。"

张飚不听犹可，一听这两句话，不觉大惊失色，暗想：这两个究竟是何等样人，怎么我们私下交涉的事，他都知道得这般清楚？不由呆着脸，做声不得。陆令仪道："你当吴光如同

你要好么？他拿了你的钱，去送给姘头用，还要说你怎么不好，怎么不对。你要是听见了，不知气到怎么样呢？”张飏起先只有一二分信他的话，一听小吴拿他的钱去给姘头用，就不由的浑身一震，心里一麻，竟有七八分信了。呆了一会，只得问陆令仪道：“女士认识这个姓吴的么？”陆令仪没有开口，朱湘娥忽然侧耳一听，直立起来，摇手道：“你们悄没有声儿的听着，来了，来了。”

说不了，早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走到第四号房间去了。一个人是着的皮鞋，一面走，一面和同来的人说话。张飏一听，就吓了一跳。朱湘娥早轻轻的踅过来，招手儿叫过张飏，叫他在壁缝里去张望。不张犹可，一张这个男子时，不是小吴是谁？对面坐着一个女子，妖妖娆娆的，也不像人家人，大约是个半开门的私货。张飏看得一股醋气从脚心直冲到头顶上来。看着他们两个的情形，十分亲热，他们两个便觉得趣非常。张飏看在眼里，却比死都难过。挨了一会，听那女子笑嘻嘻的道：“你不用合我花言巧语，我那里比得上你的什么张飏？人家又有钱，又会巴结。”小吴不等他说完，接着道：“那种烂污货，你当我同他要好么？不过他瞒心昧己的敲了别人的竹杠，也没处去用，我乐得借他的钱，来供给我们两个人用。好在他的钱也不是好来的，如此得来如此去，我用他的也不算伤心。”

张飏听了这些说话，好像把一个身体放在冰窖子里一般，气得浑身乱抖，几乎要哭出来。朱湘娥一把拉他过去，低低说道：“你听见了么？”张飏答应不出，只点一点头。陆令仪也悄劝道：“这班拆白党，本来同畜生一般，你还当他好人么。汤来了，吃菜罢。”张飏回头一看，果然三盆牛尾汤，端端正正的摆在那里。陆令仪让他吃些，他那里吃得下，只好胡乱吃了些。

一连上了几道大菜，张飚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吃了半天，也辨不出什么滋味，只气得花容失色，脸罩浓霜，一句话也说不出。朱湘娥附耳道："你何必这般认真？这样畜生一般的人，也不值得为他生气。不如我去把他叫过来，凭你骂他一场，出出你的闷气，何如？"张飚不知他用什么法子去叫他过来，只胡乱点了点头。只见朱湘娥一回身，倏的闪进隔壁房间去了。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果然朱湘娥引着小吴来了。张飚又是纳罕，又是酸心，瞪着小吴，倒也说不出什么来。小吴高高兴兴的走进来，他只看着朱湘娥生得十分标致，又听说有个女客在隔壁房间要会他一会，只认是有人看中了他，又好施展那拆白骗钱的手段，也顾不得姘头吃醋，一团喜气的跟着朱湘娥走过来。那知走了过来，一眼就看见了张飚。这一惊也就非同小可，登时满脸上涨得绯红。

张飚瞪了他半天，咬响银牙，指着他道："耐阿算得是人呀？耐昨日仔搭倪说格闲话，阿是才忘记脱哉？"小吴勉强分辩道："你不要瞎生气，气坏了身体，倒了不得。"张飚咬着牙齿道："耐再要来浪假痴假呆，掐掐耐说格闲话，倪才听见格哉。猫狗众生末也有良心格，耐是直头猫狗众生才勿及碗！"小吴听到这里，知道分辨不来，只红着脸一言不发。张飚又道："耐格害人精，倪格性命才要送拨耐快哉！下转倪也勿认得耐，耐也勿要来认得倪。借得去七百洋钿末，倪也勿要哉，只当做仔好事。"陆令仪道："你说的好风凉话，天下那有这般好事情？老实给你一个信，三天之内，把七百块钱交出便罢，如若不交，他答应，我姓陆的不答应，我自然有地方向你要钱，看你敢少一个！"

小吴听了，不觉兜的一惊，抬头看一看陆令仪时，见他虎势

昂昂的站着，一对秋波恶狠狠的瞪着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又不敢一定怎样，只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交涉，用不着旁人管闲事。"陆令仪指着他骂道："你这不要脸的畜生，你还记得今天在劝业场讲的话么？你说得高兴，却没有防到有人在隔壁听。你借了人家七百块钱过节，也还罢了，怎么你骗了他的钱，来送给你的姘头用？这已经是杀不可恕的了，再要背地里说人怎样的不好，如何的烂污，我只问你有心没有心？要是没有心的，你的心掉在那里去了？人说良心搬场的不是好人，你这个良心简直不是搬场，竟飞到西洋大海里去了。像你这样的东西，真是社会上的蟊贼、人群中的害马，罪不容诛。你打量你们的事我管不着么？告诉你说，我管定了！你的七百块钱现在用了多少，你老实说，赶快的先交出来。你用了的，限你三天交足！"

小吴听了，不免也有些心上发怒起来，只说："我们的事，你凭什么理由干预？"张飏此时心上已经澈底澄清，把小吴看得毒如蛇蝎，又听了陆令仪的话，想来背地里不知怎样的糟塌他，更把小吴恨到个不可收拾，恨不得要和他拚命，真个是从前恩爱，转眼仇雠。人世间翻云覆雨的事很多，这般小事算得什么。当下，张飏听着小吴质问陆令仪，就不等陆令仪开口，抢着说道："是倪请俚管格，耐那哼洛？"陆令仪冷笑道："是人才同他讲人话，若不像个人，也配同他讲人话么？这件事我姓陆的就管定了，他敢怎么样？"说着，就喝问小吴道："你七百块钱现在还有多少？你不说么？"

小吴那里肯说，只说："你们既不讲理，我也没有工夫和你们讲话，少陪少陪，莫怪莫怪。"一回身就想要溜。陆令仪如何容得，赶上去一把扭住了衣领，顺手一推。小吴想不到陆

令仪一个柔弱女子有这般力量，被他一把扭住，好像鹞鹰抓着个小鸡一般，轻轻一推直推到靠壁一张藤躺椅上，踉踉跄跄的坐下。陆令仪不等他挣扎，赶上去把他兜胸捺住。小吴竭力抵抗，那里中用，早被他浑身一搜，搜出五卷钞票来，往张飏面前一扔道："你还拿了去，这样没良心的杂种，还送钱给他用么。"小吴被他把身上钞票搜得干干净净的，一文不剩，急得哭丧着脸，就如弄死了他老子娘的一般，叫又叫不出，要又要不回，不觉两泪交流，只待要哭。陆令仪大笑道："我知道你们这班东西，只重的钱，有了钱，连父母妻子都可以出卖的。今天撞在我的手里，也叫你知道女人不是好欺的。如今这五卷钞票，想是五百，还有二百呢？"小吴只得说还帐还了一百多些，指着张飏道："就是还他的帐。其余的多用掉了。"陆令仪道："这二百块钱，限你三天交出，不许迟延！"张飏收了钞票，口中说道："再有二百洋细，倪也勿要哉。"小吴还说："这自然要还的，只是三天的期限促些，十天之内，一定送到，何如？"陆令仪大笑道："你这个穷小子，不要混吹了。打量人家还没有知道你的出身么？既是本人情愿不要这二百块钱，我也乐得做个好人，你滚你的罢！"

小吴眼睁睁的看着张飏把五卷钞票厚敦敦的收了起来，不由得眼中出火，恨不得要去抢过来，只恨得他咬牙切齿。想一想：都是这姓陆的出头做对，却又没有法儿奈何他。这五百块钱本是张飏的，如今他搜出来还给张飏自己收回，觉得很有正当的理由，真是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的事。急得红着两眼，想了一想道："我身上一个钱都没有，这菜馆的钱是要现给的。"陆令仪呵呵冷笑，叫张飏拣出一张十元钞票，顺手一掼道："你这下流无耻不堪的东西，拿去！"小吴老着面皮，低头去地上

拣起钞票，塞在衣袋里头，脚下还趑趑趄趄的待走不走，只看着张飑。张飑别过头，不去理他。陆令仪见他这般神气，甚是可笑，说："你还不滚你的，在这里做什么？"小吴听了，还不肯走。陆令仪蛾眉一竖，跳起身来。小吴尝过他的利害，怕他再要动手，慌忙往外面一钻。不想他那个姘头正在门外探头探脑的张望，小吴直钻出来，让个不及，两下一撞，扑地都是一交。陆令仪看得分明，只是"格格"的笑。

猛听得隔壁一间房内送出呜呜咽咽的哭声，好像南方女人的声气。一会儿，又听得一个男子的声气，哈哈大笑起来。张飑听了，觉得这个女人的口音甚熟。陆令仪听了，也觉如有所思，呆了一呆。侍者已经送上三杯咖啡，大家随便吃些。张飑只是紧皱双眉，怏怏不乐。陆令仪问他还有什么心事，可是为过节的问题么。张飑道："过节格事体，虽然有点尴尬，也呒啥大要紧。今朝区得侣笃两位戮穿仔小吴格纸老虎，勿然是倪再要上俚格当来。"两人齐声道："这是我们一生的宗旨，专要和那一班颠连困苦的女同胞打抱不平。这些小事，算不了什么。"张飑谢了又谢，告辞要走。陆令仪同朱湘娥再三留他略坐一会。三人又谈一会，陆令仪算过了帐，同着张飑一同出来。

三个人刚刚走出房门，一转过去，就是扶梯，看一看四号房间，早已有人坐着，想来小吴一定跑了。又看这一面的六号房间，却见一扇门紧紧掩着，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人。三个人款款的走到扶梯口，听得"吱"的一声哨子响。张飑先走一步，已经走下扶梯。说时迟，那时快，这当儿就如穿针走马一般，扶梯下一阵风奔上几个人来，短衣窄袖，都歪戴一顶便帽，横眉怒目，好像要和人寻事一般，登登登冲上楼来，放过张飑，单

把陆令仪同朱湘娥挤住，不让他们走下去。陆令仪叫他们让些，他们那里肯让，大家挤作一团，兀自七张八嘴的混说："你们好走，咱们也好走，难道你们还霸着路不成？"陆令仪见了，估道是有心寻闹，却在这狭路上，动不得手脚，只得说："你们这班人不讲理么？你不讲理，自有讲理的人，我叫警察来和你们讲就是了。"那班人里面有一个盘着一条大辫、头上贴着两个膏药的人，仰面笑道："咱们走路的人，和你河水不犯井水，讲什么理？这条路是你的么？"陆令仪怒从心起，厉声道："你们把我们两个女子挤在这里，你们待要怎么样？"只听得一片声说："咱们不要怎样，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陆令仪是刺过孟七的人，那里把这班人放在心上，想要和他们动手，却被他们拥得紧紧的，施展不来，只好把对面的一个混混劈胸一搪。那混混晃了一晃，疾忙举起手来一格大嚷道："你这婊子养的，竟动手打人么？"就这一声里，听得大家嚷道："他爱管别人的事，还敢动手打人，今儿叫他吃个辣面，问这婊子养的以后还管闲事不管闲事？"一面嚷着，几个混混直拥上来。一个当先的，就把陆令仪当胸一拳。陆令仪躲闪不开，只好举手一搪。虽然搪住了，觉得也很有些力量。待要退回去，后面也有几个人挤着，竟把这一乘扶梯挤得结结实实。陆令仪到了这个时候，不觉心上有些着慌起来，暗想："今天这个眼前亏，恐怕是逃不掉的了。"朱湘娥急得只待要哭。

正在危急之际，只见六号房间的房门呼的开了，瞥然闪出一个男子来，闪电般抢到梯边，看一看地方太窄，动手不来，急急的探身舒手，把挤在陆令仪后面的两个混混，一手一个，轻轻一提，就把两个人提了上来。空出一线地方，一面飞身疾下，抢过陆令仪面前，只在陆令仪身旁一挨过去，顺手一拦，

早把这几个人拦得立脚不定，踉跄倒退，横七竖八的跌下楼梯，也有的跌一个倒栽葱，也有的跌一个面磕地。这个男子见了冷笑道："这般无用，也敢出来调戏妇女，真是一班饭桶奴才！"说着，回过身来，正和陆令仪打了一个照面。陆令仪不觉叫一声："阿呀！"正是：

人间何世，无非龌龊之场；路见不平，聊试英雄之技。

不知陆令仪遇见的是什么人，请待下文交代。

第一六〇回

唱骊歌群英开别宴　　指兰桡深夜送萧郎

再说柏斯馨双雌泼醋之时，正当章秋谷匹马入都之候。章秋谷在湖南省城住了差不多两年光景，姚次远升了巡按使，章秋谷就以总务科长代理了政务厅长，又兼了秘书长禁烟处总办选举事务所所长。一天到晚的公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还有那些应酬夹在一起，差不多天天有人请酒。湖南通省都知道章秋谷是巡按使衙门的第一红人，又同靖武将军唐作新很有交情，唐将军常要请他过去谈谈，凡是章秋谷说的话，唐将军没有不听的。因此，通省的官没有一个不想拉拢章秋谷的，自然而然就多出许多无谓的酬酢来。章秋谷虽然一天到晚的忙着，却把那些公文函牍，都分拨得井井有条，一丝不乱。湖南地方，本来南岳钟英，三湘毓秀，很有些出色的人才。章秋谷同一班本地的有名绅士王松年、梁才甫、李鉴忱、国宝生等，也来往得十分密切。章秋谷本是江南名士，全没有那趋跄唯诺的官腔，那班绅士也都品行甚高，绝没有些荐缺求差的请托，大家相得甚欢。

不想这个当儿，姚次远忽地出了一个岔儿。现任安徽巡按使韦国成，本来是实缺江苏民政长。因为他素来骨鲠，常常要同江苏都督马家璧抬杠子，中央就把韦国成调到安徽去。韦国成才到安徽，第一天接印，第二天就把个陈嗣中陈都督的本家

现署怀宁首县的陈幼兰给撤了任，还给他一个听候查办。韦民政长虽然是无心，却把个陈都督气得发昏，只说韦国成有心给他过不去，气忿忿的想要出这口气。一见了韦国成的面，就觉得眼中出火，鼻内生烟，没有一件事不和他为难。无奈韦国成这个人颇有强项令的风概，非但一步不让，而且还和他据理力争。那个时候的中央政府，虽然袭着那专制的余威，措施未免不合。但是各省疆吏对于政府，却着实有些畏惮，政府发出来的命令，不敢不点到奉行。全国的纪纲法度，虽然不见得怎样的严肃整齐，政府的信用威权却也还不至于十分的扫地都尽。所以韦国成和陈嗣中抵抗，陈都督也把他无可如何，只得冷着脸不理他，见了面不说话。到得后来，索性把个都督衙门移到蚌埠去，只说我一见这老畜生的面，心上就生气，将来势必至于要和他动手枪，不如还是躲着他些为妙。

偏偏的事有凑巧，这位方凯亭方大总统做了几年总统，觉得这个味儿实在不错，就进一步着想打量要做起皇帝来。既要想做这个中华大皇帝，也晓得外面反对的人一定很多，不得不借各省将军的兵力，来压制民气。这时的各省都督，已经改了督理军务的头衔，民政长也改为巡按使。京内京外的官制，都有一番改革。在方大总统的心上，也怕各省都督拥兵自重，将来不受节制，所以把个固定的都督取销了，改了个督理军务的名号，又加了将军的崇衔。大概是就着各省的地形地势，规划将军的驻扎区城。即如湖南地方的靖县，是个控制瑶苗的要地，湖南就定名为靖武将军。山西将军应该镇守大同，浙江将军应该驻扎西兴，山西就定名为同武将军，浙江就定名为兴武将军。究竟这些计划还是抄袭满清驻防制度的蓝本，也不知是那一位幕中名士同他规划出来的。如今方大总统既然要利用他

们的兵力，自然就不得不十分十二分的敷衍他们。陈嗣中趁着这个机会，就连忙赶进京去，一面赞成帝制，一面反对韦国成，要求撤换。列公请想，这还不是一说一准，十说十准，本来没有研究磋商的余地。不过中央政府毕竟还要自己顾些面子，韦国成做了几年疆吏，声名甚好，如何可以撤换他？只得把全国巡按使的履历年岁一查，就是湖南巡按使姚次远的年纪最轻，止有三十四岁，资格也是他最浅。还有个福建巡按使言午人，现在正是被参查办，却要等查办的人覆过而后，才好撤调。这位国务卿余代兴想了一会，想着姚次远虽则资格差些，却也是有功无过的人，平空的把他免职，也觉于理不顺。大家商量了一会，就把韦国成调了湖南巡按使，把查办言午人的参政院参政吕朝珍放了安徽巡按使。候着他查办言午人的呈复上来之后，就把言午人免职，却放姚次远做福建巡按使。

计议已定，回明了方大总统。方大总统点头说好，这几道命令就一齐颁发出来。章秋谷在湖南却第一个得到这个消息，接了北京一个朋友胡舒忱的电报，翻出来一看，虽然吃了一惊，心上却看得了然，疾忙坐上轿子，赶到巡按使衙门。见了姚巡按使，把电报给他一看。姚巡按使不觉呆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只看着章秋谷的脸。呆呆相对了一会，章秋谷慨然道："功名富贵，本是浮云。这种身外的得失，也不算什么事。老弟你也不必难受，你年纪正轻，前程远大，将来事业不可限量。趁着这个大局立刻要出乱子的时候，息影林泉，以后再待时而动，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怎么你倒反这般懊恼起来？你还当着中华民国的大局永远没有变动么？你等着罢，包管一半年之内，就有乱子来了。人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你这个开缺，也安知不是你的好机会呢？"姚次远道："这是我也知道

的，不过转眼升沉，旁观的自然不觉如何，当局的人却实在有些难受。”秋谷道：“你的话固然也是，但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上场总有下场时。你这样明白人，自然透澈这层道理。况且我不是一向和你说过的么，你的声望资格，做财政厅长是有余，做巡按使却还不够。这个缺分，只好做一天算一天，你忘了么？我再老实告诉你说罢，不怕你老弟见怪的话，你自已的心理和一班同你来到湖南的人，都以为升官是意中的事情，开缺是意外的蹉跌。在我看起来，却是升官出于我的意外，开缺却久在我的意中。你只要这般一想，就心上没有芥蒂了。”姚巡按使听他说得这样的冰凉雪淡，不觉倒笑起来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和我说这个巡按使是一定靠不住的呢？”秋谷哈哈的笑道：“老弟，我实对你说，你升官的时候，那班攀龙附凤的人，一个个都不知要怎样的巴结巴结你才好，一天到晚，听的都是些升官发财的好话，看的都是些掇臀捧屁的丑态。我不巴结你，不说好话，别人看着已经诧异极了，再要在大家胁肩谄笑、大拍马屁的当儿，我一个人偏要说钝色头的话起，别人说起来，我岂不是个疯子？就是你家里头人，也要大家恨我的。我又何必来做众人的厌物？所以我只对你说些影子，见得我章秋谷的料事不差，却留些余地，免得别人说我章秋谷不知时务。这也是不得已的苦衷，难道在你这里我还有不能说的话、不能行的事么？”姚巡按使听他说得果然有理，不由得微微一笑道：“我不想我这位老哥哥，如今忽然也学起世故来，也算是出于意外的事。”秋谷不觉大笑道：“这几句可给你骂苦了。然而人人如此，我们也不得不然。”

姚巡按使点一点头，倒把开缺的一番不快活丢到脑后去了，一面就和章秋谷商量交代的事。秋谷道：“交代自然是我

办，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如今只要先打个电报给新任韦巡按使，请他赶快就来，我们一面预备交代就是了。但是我接的消息是私人来电，照例不能算数，自然要等见了命令再说。我们只先预备着，省得临时匆促。”秋谷说着，就取过笔来，一挥而就，递给姚巡按使看了一看。只见电稿写着：

安庆韦巡按使鉴：公荣调湖南巡按使，敬电驰贺！何日履新？请先电示，当与湘中父老子弟恭迓行旌。福星在望，无任欢迎。

底下就是自己的名字，还空着一个日期。姚巡按使看了道：“很好，就是这样，回来命令一到就发。”

正说着，电报房已经送上一张电报，就是韦国成调任的命令，姚次远自己却没有下文。章秋谷看了道：“这件事很诧异，既然把韦国成调在湖南，应该把你调京另用，或者竟是明令免职，怎么糊里糊涂的没有下文呢？”想了一想道：“现在不妨用我的名义，打个密电给机要局长，问个下落。况且这位江一凤江先生是个极有气骨的人，请他说几句公话也好。”说着，就又起了一通电稿。姚巡按使看时，只见简单的几句道：

北京政事堂机要局江局长鉴：机密。姚任湘巡，有功无过，今皖使调湘，姚无下文。求一询首座，主持公论。

姚巡按使想了一想道：“现在缺是已经开了，何必再说这些废话？”秋谷道：“这不与你相干，是旁人的公论。就得罪了人，也不干你事。”姚巡按使道：“何必为我的事得罪人呢？”秋谷笑道：“那你就不用管了。”姚巡按使便也由他。当下，两通电报一同发出。

隔了一天的工夫，韦巡按使就来了回电，只说：“交卸皖篆，即请假回籍。已电辞新命，承贺，愧不敢当。”姚巡按使

同章秋谷看了道："照这样说起来，韦巡按使是一时不能来，这该怎么样呢？"秋谷道："他电辞新命，中央自然要照例慰留，这不与我们相干。不过有一样，新任要是尽着不来，你是已经开缺的人，尽着做这个没味的巡按使，也不是个久计。"姚巡按使道："这个自然。依着我的心上，简直一天都不愿意住。"说未了，外面又送了许多电报进来。头一个就是江一凤的回电。章秋谷取出密码电本，一个一个字翻出来。姚巡按使连忙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长沙巡按使署章代政务厅长：机密。谏电悉，顷探主座，意欲一见。似以请觐为宜，希转告。江一凤霰印。

姚巡按使看了道："好好，我本来不愿意做这看印的劳什子巡按使，决计请觐罢。但是韦巡按使是不来，这里的巡按使是要人护理的，索性保你何如？"秋谷连连摇手道："这个断断不可。我这个政务厅长本来是代理的，怎么可以护理巡按使？不如保财政厅孟家蕃护理为是。"姚巡按使沉吟道："孟家蕃不是和你有交情么？"秋谷道："不错，我在广东当教习的时候，他正做着广州府。他的一班子侄，差不多全是我的学生。这个孟家蕃，却是个官场能手，非但精明强干，而且操守谨严。你不如决计保他罢。"姚巡按使道："孟厅长的才干本来不错，操守也甚可信，如今一面请觐，一面密保财政厅长兼护巡按使，何如？"秋谷道："甚好甚好。"就又发了两通电报出去。一通明电，是请准来京觐见；一通密电，是保举人才，请以湖南财政厅长孟家蕃兼护湖南巡按使。

隔了两天，回电来了，自然是完全照准。姚巡按使即日交卸，孟巡按使立时接印。孟巡按使本来和秋谷很有交情，竭力留他照旧供职。章秋谷如何能就？不免恳恳切切的对着这位护

使说明不能就的苦衷。孟巡按使也知道章秋谷本来不愿做官，如今对于姚次远一方面，又有不能不去的感情，也就只好由他。

章秋谷虽然不就新任的差使，却是要留办交代的人，同着一班科长科员，赶紧结束，整整的也忙了七八天，方才结束清楚。又把应交的款目结一结清，就拿着银行往来的折子，去付五千块钱。那知湖南银行监理官宋筱寅是送姚次远到汉口去了，坐办钱万选又有应酬出去了，不在行里，只有一个总稽核孙别山在那里。平时见了秋谷，奉承得不可开交，满口的秋老，叫得震天价响。今天见了秋谷，虽然已经不像以前的巴结，却也还随口敷衍一会。听得秋谷要他付出五千块钱去，这个孙别山就有些沉吟起来，却又没本事说不付，慢腾腾的拿着折子出去了半天，方才进去同秋谷七牵八扯的谈了一阵。忽然说道："章秋翁，你不知道，公家的事情真不好办，就好像一只老虎一般，一个不小心，回头来就要咬人，所以凡事总以小心为是。"

秋谷起先见他改了称呼，心上暗笑：这才是小人之尤。如今不叫秋老，竟连姓带号的叫起章秋翁来。又听他七不搭八的讲了这些废话，不觉勃然变色道："你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姓章的有什么私弊不成？"孙别山忙道："不是这般说，我不过是和章秋翁说闲话，讲到那里是那里，原没有什么意思。"秋谷道："既没有什么意思，你就赶快把五千块钱照数提出来，我还有事，没工夫和你扯皮。"孙别山道："是是，请少等一会，立刻就付。"秋谷冷笑道："你只以为姚巡按使是走了，我的政务厅同总务科也交卸了，怎么还来提巡按使衙门的存款。你可知道，现在应交的款目还没有交出去，我是个留办

交代的人员，我不管这些款目，那一个来管？你们这班势利小人，不知天日，无非想在孟巡按使面前讨好。你可知道，我同孟巡按使本是多年相识，又是旧日宾东。你既要讨他的好，你不妨同着我去见一见巡按使就是了。”孙别山听了，屁滚尿流，只有谢罪，又恭恭敬敬的把五千块钞票送出来。秋谷接过来，略略一点，也不作别，往外便走。孙别山直送到秋谷上轿，在轿旁连连打拱，连说：“秋老不要动气！”秋谷又气又笑，暗想：你一听得我同孟家蕃是多年相识，又是旧时宾东，就立刻又加上我的尊号，称起秋老来。这样小人，可算得加工制造的特别双料货了。

想着，轿子已经抬进财政厅。秋谷下轿进去，孟巡按使出来会着，谈了一会，孟巡按使见秋谷面上微微的有些怒意，便问为什么事。秋谷把方才的事对孟巡按使说了一遍，又道：“前任吕巡按使的时候，是把各项款目都混在一个摺子上的，连选举费也混在总务科这个摺子上。自从我经管以后，就分为六项，分存六个摺子：属于选举的经费，就开选举事务所的摺子；属于典礼褒扬会计庶务，以及特别财政监督司法各项的经费，就开总务科的摺子；属于民政内务的经费，就开内务科的摺子；属于教育实业的经费，就开教育实业两科的摺子；属于禁烟的经费同罚款，就开禁烟处的摺子。凡是那一科那一处的支出，就付在那一科那一处的摺子上。但是这里头也有一层难处，不能不通融办理。各科虽然都有个摺子，却一概都由总务科保存，有应支出的款目，也归总务科支付。总务科是不存现款的，只有庶务处掌管本衙门的经费，常常存着一两千或四五千现款。每每有各科支出款目的时候，已经过了银行的营业钟点，也有时刚刚是礼拜六的下半天，拿着摺子到银行里付不到

钱，就索性在庶务上暂行垫拨。到了每月月终，庶务处开个垫拨各科处款目的单子来，我核对一核对不错，就把各科处的摺子去分别支付出来，还给庶务处归帐。眉目既十分清楚，各科处也不致混淆。如今姚次远已经交卸，应该由庶务处移交的经费差不多有六千多块钱，现在庶务处却止存了一千多。这五千块钱，是禁烟处支出二千，内务科支出四百，教育科支出一百多，实业科支出二百多，总务科支出二千二百，总共四千九百多块钱。我自然要按照各科处支出的实数，提款归垫，公事上方才合符，庶务处也急须移交。不想这个东西竟是个双料大号的饭桶，始而支支吾吾不肯付，继而又说了许多枝枝节节的话。后来我生了气，要把他同到巡按使这边来，他方才慌了，赶快把五千块钱送了出来。巡按使请想，这不是笑话么？"孟巡按使道："秋翁先生，你这个称呼不对，大家同乡至好，怎么打起官话来？"秋谷道："巡按使生来是巡按使，不叫巡按使可叫什么呢？有了，我还是称厅长罢。我再请问厅长一句话，方才那湖南银行的孙别山打电话来问过的是不是？大概是说我私提公款，请示究竟付不付。"孟巡按使微微一笑，也不开口，停了一会道："他受了你一场教训，又碰了我一个钉子，也很够他受了。"

秋谷笑着告辞，孟巡按使一路送出厅来。秋谷苦苦挡住道："如今不比从前，体制所关，请厅长留步罢。"孟巡按使怫然道："我们同乡至好，秋翁先生，你何必和我再开顽笑？"秋谷哈哈大笑，已到轿旁，深深打了一恭，一回身霍的上轿，又打一恭。轿夫打一声号子，把轿子抢上肩头，几步就抢出二堂，软步如飞，一直回到巡按使衙门去了。

这个时候，姚次远的家眷已经走了，孟家蕃本来没有带家

眷，依旧住在财政厅衙门里，没有搬进巡按使衙门。章秋谷把一切交代料理得清清楚楚，移交过去，忙忙的到各处去辞行，预备着到北京去。一班地方绅士同一班同寅，都殷殷勤勤的和章秋谷饯行，唐将军和孟巡按使也专请章秋谷同他饯别，倒把章秋谷一连忙了好几天。拣定了阴历七月十七动身北上，定了一间怡和轮船的大餐间，把行李发了上去。

章秋谷因那一天有五六处送行酒席，都是不得不到的，直到夜深时候，方才上船。早见家人陈福，拿着一大叠名片，说孟巡按使同湘江道尹庄大人，都亲到送行。其余的也有亲到，也有差片，都注在号簿上。秋谷略略一看，就放过一边。早又见几个将军行署的卫队，提着高灯，照着一个人进来。秋谷立起来看时，原来是唐将军的秘书长郑豪生，奉着唐将军的谕，来代表送行的，还送了一份极厚的礼。秋谷执手逊谢，深致不安。接着，又是一起一起的人上船送行，有的是同寅，有的是部属，还有军界里头的几个人，都同章秋谷是把兄弟。大家临歧惜别，都有些依依不舍的神情。

秋谷一替一替的应酬得大家上岸，已是四更光景。章秋谷知道天亮就要开船，自已应酬了差不多一天一夜，不觉也有些疲乏起来，打算要休息一会。懒懒的走到房间里，把一件香云纱长衫顺手脱下。家人接了过去，斟上一杯茶来。秋谷接着，还没有喝，早是一阵香风，一个淡妆慵髻的佳人，姗姗的从外面走进，含颦带恨的叫一声“章大人”。秋谷见是苏眉仙，倏的立起来道：“老六，夜深路远，你的病还没有好，到这船上来做什么？我昨天不是再三嘱咐你，叫你不要送的么？”苏眉仙道：“耐是勿差，叫倪勿要来格呀，倪那哼好勿来呢？倪来仔半夜哉，九点钟就来格呀。”秋谷道：“既然来了半夜，怎么不

到这里来坐？”眉仙道：“倪晓得今朝送耐格客人定规勿少，倪一干仔夹来浪里向，阿好意思呀？实梗洛等得俚笃才走脱仔，倪再搭耐有两声闲话说。就来浪耐隔壁开仔一个大菜间，等来等去，好容易等到耐下仔船，咦是格班客人来哉。坐仔长长远远，等得倪心焦得来。勿壳张耐呒格功夫末，倪定规送耐送到汉口，横竖两三日天格事体，也呒要紧。”秋谷向眉仙拱一拱手道：“多谢多谢，我却很过意不去。”

眉仙回头一看，见家人已经出去，连房门都带上了，就走过来，扶着秋谷的肩膀，轻轻说道：“耐搭倪说格号客气闲话做啥？”秋谷一笑无言。眉仙凄然道：“二少，倪上转仔搭耐说格闲话，到底那哼介？”秋谷摇一摇头。眉仙道：“耐为啥实梗要紧去呀？倪要留耐多住两日天，要搭耐讲张讲张末，耐说定规勿成功；倪要跟仔耐到汉口去，耐咦说勿局。”说到这里，揣着秋谷的手，面对面看了一会道：“故歇耐末去哉，倪末那哼呢？”说着，不觉断断续续的凄咽起来。秋谷也怅然道：“你留我两天，我依然要走。你就送我到汉口，我还是要走。多一番牵缠，便多一番难受，何苦呢？”苏眉仙听了，不觉微微叹一口气，双泪莹然，只说：“耐总规要到上海格呀，耐去仔，倪也到上海去哉，一干仔来浪长沙做啥？”说着，又不觉泪珠欲落。章秋谷不免慰藉一番。两人深深款款谈了一会，说不完的无限离悰，抽不尽的许多别绪。

一霎时五更已过，差不多将要开船。只听得船上水手已经吆吆喝喝的起锚，秋谷硬着心肠，催眉仙快些上去。眉仙也硬着头皮走上码头，却还不肯就走。一个章秋谷倚着舱面上的栏杆，一个苏眉仙站在码头上，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章秋谷兜的想起十年以前大金月兰的事来。当初章秋谷送大金月

兰到上海去的时候，差不多也像今天的情形一般。如今事隔多年，春梦无痕，玉人何处，想起来格外凄然。只听得轮船上呜的一声汽笛，轮船已经离了码头。苏眉仙高高的举起一方花绣丝巾，临风摇曳。秋谷也挥一挥手巾，眼看着电灯影里，苏眉仙的倩影慢慢的往后退去，渐渐的面目模糊，又渐渐的连码头都不见了。只见那苍茫秋水，倒影着破晓时几颗疏星，一阵阵的晓风扑面吹来，觉得有些凉意。章秋谷呆立一会，叹一口气，回到舱里，胡乱脱了衣服，就歪在床上睡了。

过了一夜，已到汉口。轮船刚刚并着码头，还没有抛下锚去，只见一大群人跳过轮船，直拥到大餐间来，只问章秋谷章大人到了么。秋谷不知是什么人，连忙走出来看时，只见第一个走上来的，就是湖南银行监理官宋筱寅，第二个就是汉口湖南分行经理许少沅。又有好几个是交通银行行长乔湘生、湖南混成旅长伍叔麟、水警所长朱敬之、电报局长俞柏桐等，都是送了姚巡按使到汉口之后，还没有回去。更有几个不认得的，是汉口镇守使署的副官文理甫，汉口警察厅的几个巡官，许少沅一一的和秋谷介绍。秋谷深深致谢道："兄弟到这里，本不敢惊动人，怎么敢劳动各位的大驾？兄弟惭愧得了不得！"又问许少沅："你们如何晓得？"许少沅道："我们是银行打过来的电报。"秋谷又向大家谦逊一番。只见人群里走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半老佳人，竟挽着秋谷的手道："二少，长远勿见哉啘，倪牵记得来。"秋谷定睛一看，不认得这个人是谁，觉得十分诧异。正是：

隔江皋而怅望，三楚精神；忆人面之迢遥，六朝金粉。

欲知这个人是谁，请看二十三集，便知分晓。

第一六一回

迓征帆舟中逢旧妓　变忘八意外听奇谈

却说章秋谷从长沙进京，路过汉口，宋筱寅同着一班人到船上去接他，章秋谷谦逊不迭。蓦地里人堆中走出一个半老佳人，竟走上去，一把拉着章秋谷，叫一声："二少，长远勿见！"这个时候，不但章秋谷想不起这个人是那一个，就连宋筱寅、许少沅一班人，也觉得十分诧异，面面相看。只见章秋谷对着他楞了一楞道："你是那一个？怎么我竟不认识，你不要认错了人罢。"那女人听了，不慌不忙，微微笑道："二少，耐阿是勿认得倪哉？耐末勿认得倪，倪到一径𠲎忘记耐哩。耐到底阿认得倪，细细里想想看。"秋谷听了，果然携着他的手，从头到脚看了一会，依然还是不认得，只是朝着他摇头道："我实在想不出你是那一个。想来从前认是一定认得的，恕我眼拙，还请你自己报名罢。"那女人把香肩一侧，星眼微睃，霍的扭转纤腰，又和章秋谷打一个照面，正待开口，章秋谷猛然想起道："你莫非是胡宝玉么？怎么瘦到这般模样，连声气都变了？"那女人又是微微一笑道："总算还好，二少还记得倪实梗一个人。"秋谷道："老大，我不想和你在这个地方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来的呢？"胡宝玉笑道："章二少，故歇要叫大人哉。章大人今朝到汉口，大家才晓得格啘。"秋谷摇头笑道："这恐怕不见得罢，我们等一会再谈。"说着，早见一个清秀后生抢

步过来，深深对秋谷鞠了一躬。秋谷正要问他尊姓，宋筱寅忙道："秋翁先生的行台，已经在福昌大旅馆预备好了，这就是福昌旅馆的掌柜席次珊。"秋谷听了，随意也和他点一点头，就同着大家一齐上岸。岸上早有湖南分行的轿子在那里伺候，秋谷走到轿旁，向众人拱一拱手，坐着轿子如飞去了。

到了福昌大旅馆，房间倒也很是宽绰。宋筱寅同着一班人一齐来拜，秋谷殷勤接待，又谢宋筱寅、许少沅为自己费心。谈了好一会，大家才散。接着，胡宝玉姗姗而来，对着秋谷一笑道："二少，身体好格呀。路浪阿辛苦？"又忙道："阿呀！故歇二少是大人哉，倪那哼原叫二少呀，二少要怪倪格啘。"秋谷忙摇手道："你向来知道我的脾气，什么大人小子，简直还叫二少最好。"胡宝玉道："呒，二少说仔末，倪原叫二少蛮好。"秋谷请他坐下，家人送上茶来，胡宝玉连忙站起来接了茶，说一声："对勿住。"秋谷笑道："你的风头依然如故，功架还要比以前好些。我就觉得不如从前了。"胡宝玉飞了秋谷一眼道："倪是老哉，瘦末瘦得来呒淘成，洛里比得上二少？倪看起来，二少也搭从前一样啘。故歇发仔福哉。"秋谷摸一摸自己的腮颊道："你瘦得多了，我倒比从前丰满了好些。"章秋谷和胡宝玉虽然没有什么关系，却是胡宝玉的几个讨人和秋谷都有些牵带。第一个胡玉梅，嫁人之后，秋谷就做了玉梅的妹子胡玉兰，玉梅同玉兰两个都是上海大名鼎鼎的红倌人。玉兰嫁了之后，秋谷就又做了左芸台同玉莲，这两个也都是胡宝玉的讨人。直至胡宝玉自己嫁了人，秋谷也到广东去了。和胡宝玉果然差不多有十二三年不见，免不得讲起十年以前的旧话来。一个是征尘甫卸，一个是旧雨相逢，两下讲得十分热闹。也不知谈了多少时候，只见两个家人都走进来，排上两副杯筷，回

道："旅馆掌柜的席先生送了几样菜在这里。"秋谷对胡宝玉笑道："倒生受他了，你也领领他的情何如？"胡宝玉也不客气，微微点头。

一会儿排上四个碟子、四个大菜。秋谷看时，那四个碟子倒还罢了，无非是什么火腿鸡鸭之类；那四个大菜，却是一样扒翅，一样全鸭，一样黄鱼，一样竹笋。秋谷皱皱眉道："作什么这般费事？"胡宝玉笑道："格是俚笃格功架啘，章大人来仔，阿是要巴结格。"秋谷看着胡宝玉一笑，也不言语。大家随便吃些，家人陈福把菜收了下去，送过一本号簿来。秋谷看时，就是方才到船上去接、到旅馆来拜的这几个人。秋谷道："轿子在这里么？"陈福道："轿子还在这里伺候。"胡宝玉知道秋谷要出门拜客，就立起来道："耐故歇有事体，倪要去哉。倪来浪三分里，耐等歇要来格哩。倪故歇自家勿做，有两个先生来浪，一个叫胡玉娟，一个叫胡玉芙，耐记好仔楼浪房间，阿晓得？"秋谷点头答应。家人早送上礼帽和靴子来，胡宝玉匆匆的走了，秋谷也坐了轿，到各处去拜一回客。

一家家一处处的兜将转来，到得湖南银行分行去拜宋筱寅同许少沅时，已经傍晚。只见名刺刚刚进去，宋筱寅、许少沅已同着俞伯桐急急的迎出来。秋谷抢上去，和三人各拉一拉手，问俞伯桐道："你寓在这里么？怪道一地里寻你不着。"俞伯桐道："我是和筱寅一起来的，所以就住在这里。"秋谷一面说，随意坐下。谈了一会，宋筱寅道："今天先请秋翁先生到四成里去赏识一个人，就请秋翁先生在那里吃酒。"秋谷道："筱寅先生，你请我吃花酒，我一定奉扰。但是有一句话，却要声明在先，要请你们翻到胡宝玉那里去再吃一台。"宋筱寅看一看章秋谷道："秋翁先生，你以前同胡宝玉有交情么？"秋

谷摇头道："我那里敢请教他，他的几个讨人，却都和我有些交涉。"俞伯桐插口道："如此说来，是丈母老太太了，行辈还尊得很呢。"秋谷大笑道："你看中了丈母太太么？我就叫你丈人何妨。"俞伯桐有个女儿是四远驰名的国色，现在还没有受聘，听了秋谷的话，觉得有些语妙双关，不由的叫一声"阿呀"道："这是什么话？真是该打！"说得章秋谷和宋、许两个一齐哈哈大笑，连俞伯桐自己也笑起来道："算了，算了，我们说正经话。你要在胡宝玉那里请客，这是个蟹中之精。别人一听他的大名，自然都要领领他的教，一定都要来的。但是今天我还有一台酒在三分里祥云阁家，你这一局改作明天罢。"秋谷道："这不行，我明天就要走的。"

俞伯桐跳起来道："怎么你明天就走么？"秋谷点点头。俞伯桐道："那可不成！你走一走试试看，包管你走不了。"秋谷笑道："我为什么走不了？"俞伯桐道："我不是说句大话，我叫你不要走，你就非住几天不可。"秋谷道："这又奇了。如此说来，我明儿非走不可，倒要瞧瞧你这个绍兴干菜有什么利害。"俞伯桐道："我的利害处多着呢，你们不要叫我生气便罢，我要生起气来，你们都不得了。"秋谷笑道："我不怕你生气，你快快的生气给我瞧瞧。"伯桐道："你多大胆子，竟不怕我生气么？"秋谷笑道："我一定不怕。"伯桐伸一伸舌头，对宋筱寅、许少沅道："你们怕不怕？"宋、许两人齐说："不怕。"伯桐道："你们何妨怕一怕呢？"宋筱寅笑着摇手道："这叫人怎么个怕法？"伯桐道："你们真不怕，我就拿出看家本领来了。"秋谷笑道："你有多少看家本领，准你尽数献出来。"伯桐道："真的么？你们大家都是好汉子、好朋友，不是半吊子的饭桶，是不是？"秋谷听了，倒也想不出他究竟是什么用意来，只说：

"你不用噜苏，有话尽说，有屁尽放。"宋筱寅、许少沅听了都笑。伯桐道："你们如若果然是我俞伯桐的好朋友，我就说，不然，我就不说。"秋谷道："你说就是了。"伯桐道："这才是有义气的朋友呢。如此我就要说了。"一连说了几句，却依旧不说，把一个天生爽直的章秋谷别得焦躁起来，连连的催他快说。

俞伯桐尚在迟回，秋谷忽道："哈哈，我知道了，你是有意戳空枪给我们开顽笑，是不是？"俞伯桐忙立起来道："厅长明见，局长万万不敢。如今局长据实禀陈罢。"秋谷道："好好，你果然开顽笑骂人，这也算有义气的朋友么？"伯桐道："厅长不要申斥，我说我说。我的看家本事，生起气来也没有什么利害，只叫我生气的，我就骂我自己是个狗娘养的婊子生、千年万代的忘八，这就是我的看家本领。"秋谷不觉狂笑起来，引得宋筱寅同许少沅也笑个不住。俞伯桐又道："你明天一定要走，我可有什么法子叫你不走呢？可是明天你要走了，我就是个忘八。再不我们两个人性命相搏，大家一同去投江。"秋谷大笑道："这个看家本领更大，我明天不走，要是走了，把一个平日很要好的俞伯桐生生的变作乌龟，于心何忍？"大家听了，这一阵笑，直笑得烟袋翻身，茶杯落地。俞伯桐不觉扬起拳头来，对着秋谷照了一照道："我变了忘八，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何必这般高兴？"

秋谷正喝着一口茶在口里，还没有咽下去，忍不住一笑，把一口茶直喷出来，喷了许少沅一脸不算，还把个章秋谷戗得咳嗽起来。一面咳嗽，一面还是笑得捧着肚子，把手指着俞伯桐。俞伯桐自己想一想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好笑，不知道他笑些什么，只眼睁睁的看着他。许少沅把手巾抹一抹脸，也觉得章

秋谷定有别的缘故，不是为俞伯桐说这两句话。等着秋谷渐渐住了笑，俞伯桐才道："你笑的什么？我们倒要请教请教。"秋谷用手打着凉篷，向俞伯桐一望，又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也不因不由的跟着章秋谷笑了一阵。俞伯桐紧着要问，宋筱寅也看着秋谷的脸，要听他说出什么来。秋谷忍住了笑道："你们听伯桐方才说的那两句话好笑不好笑？"大家回味一想，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伯桐咂着嘴道："这两句话有什么可笑，你一定不知缠夹到那里去了。"秋谷笑道："还说没有什么可笑么，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愿变乌龟的人，我们也自然不愿意你变乌龟。如此说来，你是未变乌龟的俞伯桐，不是俞伯桐已变的乌龟。你方才那两句话，却像是已经变作乌龟的俞伯桐，岂不是好好的把一个还没有变的乌龟，化作个已变的俞伯桐，如何叫我不笑？"正是：

驻征帆于汉浦，桂子秋风；解玉珮于江皋，灵旗梦雨。

不知以后何如，待听下文交代。

第一六二回

柳如是下堂来汉口　　祥云阁应局出风头

却说宋筱寅、许少沅等听了章秋谷一番说话，翻来扭去的，说得十分连贯，大家笑作一团，连俞伯桐自己也忍不住笑。秋谷一面说，一面也笑起来。俞伯桐捋着胡须道:“凭你怎样的开顽笑，我还是未变的俞伯桐。”秋谷笑道：“你现在是没有变，但是这个变不变的全权，却在别人手内。你就好像讨人一般，不是自家的身体了。”俞伯桐道：“就算我是讨人，不是自家身体何如？总之闲话少说，明天你不能去。”秋谷拍着胸脯道：“这个自然，大丈夫一诺千金，永无翻悔。”

许少沅接着道:“也不敢多留厅长，只请厅长在汉口多住三四天。”秋谷微微一笑，只作没有听见。宋筱寅问:“秋翁先生怎样？据我看来，今天是七月十八，到二十一二走得了，就算好的。”秋谷道:“你们是和我说话么？我只听许少翁满口的叫厅长，正不知道他叫的是什么人。”宋筱寅道:“他叫你厅长不错，你难道不是厅长？”秋谷笑道:“我这个厅长，本来是个二百五的厅长，况且如今已经不是厅长，岂不连二百五都不值么？”说得大家都笑。宋筱寅又道:“秋翁先生难得到汉口的，我们湖南银行有个分行在这里，我们地主之谊不能不尽。知道你就要到北京去，所以也不敢久留，只请略住三五天，借此大家畅叙。如若不然，我们没有别法，只好跟着秋翁先生的车，一路送到北京的了。”

秋谷哈哈笑道："你们两位的看家本领，不想比俞伯桐更大。只是我章秋谷在湖南将近两年，没有什么好处到你们几位，这般厚意，叫我何以克当？"大家都说："我们都极承秋翁先生的照应，就是湖南本省人，也很感佩秋翁先生的。"秋谷不免谦让几句。

略坐一会，宋筱寅道："我们就到四成里去何如？"秋谷道："我这一身高冠礼服，如何可以去吃花酒？好在时候还早，我回去一趟再来，想来也还不迟。"宋筱寅笑道："这里到福昌旅馆又不远，何不叫管家去取了便衣来，就在这里换，省得往返不好么？"秋谷道："这倒未尝不可。"就叫过陈福，叫他回去把鞋帽便衣赶快送来。

陈福去不多时，已经来了。秋谷换了便衣，就同宋筱寅等一同到四成里来。走进一家妓院，上了扶梯，早有一个倌人，直接到扶梯边来。大家走进房间，秋谷四围一看，觉得房间也还罢了，同上海的房间也差不多。那倌人笑盈盈的走过来，先问秋谷尊姓。秋谷说姓章，免不得把他打量一眼，觉得他修眉凤眼，俊拔非常。秋谷道："这位先生漂亮得很，请问叫什么名字？"那倌人瞟了秋谷一眼道："倪叫柳如是。"秋谷一把拉着他的手，走到电灯底下，又端详了一会道："果然不差，好像上海的小宝玉。"柳如是吃了一惊，细细把秋谷一看，道："倪就是小宝玉呀，耐阿是上海格章二少介？"秋谷点一点头道："果然我的眼力毕竟不差。你是几时来的？为什么要改名字？"柳如是把粉颈一低道："倪来仔既拨几化辰光，上节到间搭格，名字改仔好几年哉。"

说到这里，只听一片拍掌的声音。秋谷同柳如是都吃一惊，回头看时，原来就是俞伯桐和宋、许二人在那里拍手叫

好。秋谷对筱寅道："你这个贵相知真不错，真漂亮。我同他是向来相识的，现在有好几年不见了。你们拍手叫好，莫非疑惑我要割你的靴腰么？"宋筱寅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伯桐听得你们说话，知道是个旧交，蓦地相逢，不由得替你欢喜，所以拍手叫好。"柳如是听了，脸一红道："二少来浪上海，做末倪搭做过歇，规矩是规矩格哩。"俞伯桐笑道："这规矩不规矩的话，我们管不着，我们也不知道，不与我们相干，你尽管放心。"秋谷道："他说的倒是实话。"俞伯桐道："实话虚话，都不与我相干。"柳如是一笑道："俞老爷，耐格人啥实梗格呀？倪格闲话一句是一句，生来规矩末规矩，勿规矩末勿规矩，为啥要瞒别人家呀？老实搭耐说，倪吃仔该碗饭，规矩末是正经，勿规矩末是本等，呒啥要瞒别人家格事体啘。"说着，一手拉着章秋谷，一手推着宋筱寅道："二少搭仔宋大人，倍笃想倪格闲话阿对？"宋筱寅含笑点头，章秋谷拍一拍手，叫一声："好，真说得漂亮！"

宋筱寅略略敷衍了柳如是几句，就叫拿过请客票来。宋筱寅一连写了十多张条子发下去，叫男班子去催请客人。这里柳如是也把他嫁了陈孟彭，重堕风尘的苦楚，一一讲给章秋谷听。怎样的现钱衣饰都花费掉了，陈孟彭反脸无情，没奈何只好出来，改了名字重做生意。讲到伤心之处，柳如是噙着一把眼泪，大家也都凄然太息。

正听得有劲，已经听得楼下一声高叫，楼梯上登登登的已经跑上几个人来。柳如是抹一抹眼泪，忙忙的迎出去。一会儿大家走进来，就是伍叔麟同朱敬之。见了秋谷，同说一声："失迎得很。"秋谷也说一声："劳驾，不敢当。"宋筱寅抢步过来，同伍叔麟、朱敬之握一握手。接着，一班客人陆陆续续的来了，

无非还是乔湘生、文佑甫等。还有四五个人，是汉口中国银行同湖北官钱局里头的人。坐了一个双台，大家叫起局来。秋谷自然是胡玉娟姊妹两个了。柳如是因秋谷在上海的时候曾叫过他的局，也要秋谷叫个本堂，秋谷自然答应，补了一张本堂局票。这一席酒，自然是章秋谷的首座，不用说了。

柳如是斟了一巡酒，就坐在秋谷身旁，婉婉款款的说些闲话，又问秋谷在汉口有几天耽搁。秋谷说："不过两三天罢了。"柳如是蛾眉一皱道："啥实梗要紧嘎？"秋谷道："我从长沙来，立刻就要进京。这里本来是路过，不是宋大人他们一班人到船上来接我，我此刻只怕已经上了火车了。"柳如是低一低头，含笑说道："二少，倪来浪上海格辰光，承二少格情，一径叫倪堂唱。不过二少来浪上海，相好做得多哉，挨勿着倪，倪也巴结勿上。故歇真真难得，来浪该搭地方碰仔头，倪心浪向蛮高兴，耐倒咦要去哉，倪两家头能格勿巧介！"说着，一双水汪汪的俊眼只看着秋谷的脸。秋谷耳朵里听着这般甜蜜蜜的情话，眼睛里看着这般软迷迷的眼风，不觉暗暗的喝声彩。又听他接着说道："倒是勿碰头末也罢哉，故歇碰末碰仔头，耐末定规要走。倪想起来，心浪向真正有点说勿出话勿出笃。"秋谷握着柳如是的一只手，忽地一紧。柳如是侧转脸来，悄问："二少阿是？"秋谷点点头，也低低的道："你的话实在不错，我姓章的心上总记得就是了。我要到北京去，是急如星火的事，迟延不得，叫我也无计奈何。你同宋大人有交情没有？"柳如是看了宋筱寅一眼，却不开口。秋谷道："我们都是要好朋友，这怎么样呢？好在我住在上海，你也总要往上海去的。"柳如是放了秋谷，低低叹一口气。

胡宝玉已经跟着胡玉娟、胡玉芙一同进来。秋谷见了，叫

一声老大道："阿呀！怎么劳动你来跟局？叫我怎生过意得去？"胡宝玉笑一笑道："二少比勿得别人，一径照应倪格。就是二少勿要倪跟末，倪阿好勿跟呀？"秋谷道："别人的跟不跟也还罢了，你是个堂子里的老前辈，怎好劳动？"大家听得秋谷说到这一句话，不约而同的都把眼光射在胡宝玉的身上。秋谷一面和他说话，一面看这胡玉娟同胡玉芙时，只见两个都是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虽然一身的艳饰浓妆，也不见得如何丑陋，那一举一动的风神，一笑一颦的姿态，休说比当初的胡玉梅、胡玉兰着实不如，就比现在的柳如是，也觉得相差甚远。秋谷看了一看，不觉冷冷的一笑。胡宝玉何等精灵，附着秋谷的耳朵，低低说道："俚笃才勿好格哩，二少包涵点。"秋谷随口说："好得很，你不用客气。"

说未了，只见又走进三个倌人来。秋谷看了一看，觉得他们的装束举动，都不像上海、苏州的人物。接着又来了几个苏帮的倌人，又来了个四十多岁的老妓，却带着一个眉目如画的清倌人，一径走到官钱局副经理郑渭侯身旁坐下。秋谷见那班局差不多来齐了，不免仔仔细细的评量一会。觉得那几个土货固然不好，就是几个苏州人，也不见得怎样的出色，免不得要问问主人，这些人都叫什么。宋筱寅指着伍叔麟背后的倌人道："这个叫徐蓉仙。"又往四下里乱指道："乔湘翁叫的是刘凤琴，朱敬翁叫的王宝宝，文佑翁叫的黛语楼，许少翁叫的林兰英，都是南花。这位郑先生叫的是汉口有名的老前辈花如玉，这个清倌人叫花云仙。那边的三个：一个林宝玉，是佟习之叫的；一个陈金珠，是杜芳洲叫的；一个祝蕙春，是鹿少芝叫的，都是本帮。"宋筱寅说了一串，章秋谷只点一点头，暗想：看来看去，还是这个花云仙相貌好些。觉得他体态松秀，

眉目幽娴，倒也不像什么风尘人物。

就在这个时候，门帘一起，走进一个西装女子来，高髻堆云，长裙贴地，花冠翠羽，窄袖蛮靴。走进来一阵香风，轻轻的一个转身，就对俞伯桐浅浅的一笑。一对秋波四下里溜转来，好似合座通了个无线电一般。抬头一笑，一扭身就坐了下来。秋谷不觉脱口而出，叫一声："好眼风！可就是祥云阁么？"祥云阁迷迷的笑，立起来答应一声："倪就是祥云阁呀，格位大人尊姓？"章秋谷正待开言，俞伯桐早接着道："枉空你是上海的红倌人，连夷场上的章二少都不认得，还吹什么牛，搭什么架子。"祥云阁不觉瞪他一眼道："倪几时搭耐说倪是红倌人呀？啥格搭架子吹牛皮，倪才勿懂，只怕耐末倒是老师父。耐格人末就叫瞎三话四，呒拨仔格淘成，再要讨气也呒拨。"秋谷听他一连串的说的又清又亮，干脆非常，不由得连说："好口齿，好口齿！真是胡萝卜就烧酒，又干又脆。"祥云阁对着秋谷一笑。俞伯桐没有话说，也就看着祥云阁一笑。柳如是却瞟转秋波，恨恨的瞪了祥云阁一眼。胡玉芙的坐处和章秋谷最近，竟暗暗把章秋谷腰间拧了一把。秋谷一惊，回头一看，忽地听得轰咙一声响，一个人连人带椅跌倒在地。正是：

款款灯前之语，泪堕琵琶；匆匆花下之骢，风传更鼓。

要知跌倒何人，请待下文交代。

第一六三回

名妓斗蛾眉杯酒联成三鼎足
良宵慫凤约当场饱吃五分头

却说郑渭侯叫的花如玉，本来汉口有名的本帮妓女。郑渭侯少年的时候，同他很有交情。如今花如玉自家不做生意，只买了一个雏妓替他应局。今天郑渭侯叫他自己的局，他不能不到，只好带着花云仙同来，面子上算是跟局。偏偏花云仙有些稚气，看着郑渭侯一簇黑须跻得高高的，两边轩动，由不得伸手过去，一把拉住他的胡须。郑渭侯被他拉得须根生疼起来，连忙解开了他的手，歪着头说道："你不要这样，你娘要吃醋的。"不想这一句话方才出口，花如玉已经听得分明，眉毛一拧，眼睛一瞪，举起手来，在郑渭侯兜背着实的就是一下。打得郑渭侯"哼"的一声正待开口叫他不要打，花如玉第二下又来了。郑渭侯慌忙身子一偏，没有得闪过，拦腰又吃了一下。这一下把郑渭侯打得和身子一歪，坐下的黑藤椅子本来没有什么力量，这一歪，趁着那方才一偏的身势，郑渭侯一个身体失了重心，就这一歪里，连人带交椅一交跌翻。大家一看，由不得哈哈大笑。连一班倌人，也掩着嘴笑起来。花云仙笑得走了开去。

郑渭侯吃了这一跌，花如玉拉了他起来，还瞪着眼睛，问他还胡说不胡说。郑渭侯一手揺着腰道："我没有说错呀。你要是不吃醋的话，我明天就和云仙梳头。我们二十几年的老相

好，还怕不好意思么？”花如玉听了，又是眼睛一横，跳起身来，一把扭住了郑渭侯，挥拳就打。郑渭侯招架不及，一连吃了好几拳，连喊“阿呀”道：“我不说就是了，我不说就是了！”花如玉方才放了手，抿着嘴笑。郑渭侯看着，倒觉十分得意，又和花如玉咬着耳朵，密密的说起话来。

秋谷看一看花如玉时，只见他高颧尖鼻，肉泡眼，秤钩眉，面上一团武气，毫没有一些温存婀娜的风神，暗想：十步之内，必有芳草。面貌的好不好倒还罢了，不见得汉口的妓女都长得同他一般。但是这种动手动脚的习气，却很不好。看着姓郑的挨了他一顿打，登时就眉花眼笑起来，想来这也是汉口的风气。想着，就回过头来，低低的问胡宝玉。胡宝玉也低低的道：“该搭汉口格规矩搭上海两样格，倪苏帮里向末总有点上海样子，勿大会吵格。本帮里向是吵起来吵得耐昏头搭脑，打起来打得格一塌糊涂。俚笃说起来，本地客人欢喜实梗格。会打会吵，倒算是搭客人要好。吵得越凶，打得越重末，客人倒说来得格窝心。勿打勿吵末，倒说得罪仔客人哉。”秋谷听到这里，不由得微微一笑道：“照这样说起来，把客人打伤了，或是打死了，这才是真好要命呢。”胡宝玉听了，“格”的一笑。祥云阁听得明白，也忍不住“嗤”的要笑出来。俞伯栩也听得分明，就向秋谷笑道：“你是看不惯这般形景。这里汉口的本帮妓女，都是有名的打手。要不会打人咬人捏人抓人的妓女，简直鬼也不来理他，只好喝他的西北风去罢了。”秋谷听了，只是摇头，只说：“从前一笑千金，如今大约要变作百金一骂，千金一打了。”说得合席的人都笑起来。

秋谷知道杜芳洲、庞少芝等都是本地人，恐怕他们心上不快活，就说道：“一处的妓女有一处的风气，纵然一打千金，

也未始不是一种乐趣。”俞伯桐不等他说完，取过一个大杯来，放在秋谷面前道：“说什么一打千金，我只和你搳一打十二杯，要自己喝，不许人代。”秋谷笑道：“十二杯太多，五百罢。”俞伯桐一时被他朦住了，呆着脸道：“什么五百？你要搳五百杯么？”秋谷大笑道：“你说的一打十二杯，我说的千金一打，减去一半，半打不是五百么。”大家听了，都看着俞伯桐笑。俞伯桐也笑道：“你惯会叫人绕湾子。今天这一个大湾子，可把我绕住了。”

当下二人搳了六拳，秋谷输了四杯。接着别人一路过来，每人和章秋谷搳六杯酒，秋谷一共输了二十几杯。胡宝玉要代酒，秋谷拦住不许，竟直着喉咙，一口气把这二十多杯喝一个干。却被祥云阁移了一杯过去，暗暗的照着秋谷一饮而干。别人倒都没有留心，只有柳如是同胡宝玉，何等的精灵古怪，早已看在眼里。柳如是冷笑一声，向宋筱寅道：“宋大人，倪阿要再去打两甏酒来？”宋筱寅不懂他什么意思，只说：“今天不是有两大坛陈花雕么？怎么酒还没有喝，已经不够了么？”柳如是道：“勿是呀，倪为仔今朝吃酒格人多勿过，该应俚吃格末也吃，勿该应俚吃格末也吃，赛过来浪抢酒吃呀。”祥云阁听了，别转头去。

秋谷心上明白，就自己连忙斟上一杯，照着柳如是道：“抢酒吃的就是我，如今再补一杯。”说着，骨都都的一口气把一杯酒吃得干净。又亲手斟了一杯，自己先尝了一尝，举起杯子，对柳如是道：“我敬你一杯酒，你喝不喝？”柳如是摇摇头，不开口。秋谷笑道：“我特地敬你一杯酒，你好意思不喝么？”柳如是道：“倪是弗吃酒格，耐有会吃酒格来浪，索性叫俚吃仔罢。”秋谷笑道：“这杯酒是很好的花雕，不带一些酸

气，你如何不喝？”柳如是啐了一声。宋筱寅也道：“章大人敬你一杯酒，你快些喝了罢。”柳如是左扭右扭的慢慢走过来，接过酒杯，待喝不喝的喝了半杯，就想要走。秋谷一把拉住道：“你要不喝干了，可不成。”柳如是对着胡宝玉樱唇一动，把酒杯塞在秋谷手中，回身便走。

秋谷看着胡宝玉眼光一转，就把柳如是的酒杯看了一看，自己先喝了一口，剩得不多，递在胡宝玉手里。胡宝玉只是摇头，禁不起秋谷索性把一杯酒搁到他口边去，轻轻把酒杯一侧。胡宝玉不由一饮而干，提起酒壶，又斟了满满的一杯，一口气喝干了，杯底朝天，还把酒杯对着章秋谷、柳如是、祥云阁三个人打一个转。章秋谷扭过脸来，柳如是低下头去，祥云阁两边颊上却陡的添出两朵红云。大家呆呆的看，觉得甚是有味。宋筱寅不知不觉的赞叹道：“果然花丛前辈，名不虚传。”伍叔麟同大家也都击节叹赏。

不多一刻的功夫，已是酒阑人散。一班妓女也都差不多走了，只有祝蕙春正同鹿少芝在那里唧唧哝哝的讲话。讲了一会，鹿少芝忽然摇头，祝蕙春面有怒色，又低低的说了几句，鹿少芝依旧摇头。祝蕙春登时“呼”的跳起身来，抡开纤掌，照准鹿少芝左脸就是一掌。鹿少芝正歪转头来和他说话，这左边颊上恰好做了个四平八稳的巴掌架子。只听“拍”的一响，清脆非常。鹿少芝吃了这一下，可是吃得不轻，只打得他红着半边的脸，直跳起来叫一声：“阿呀！你真打么？”祝蕙春半真半假的道：“你这么大的孩子，不听你妈的话，不打你打那一个？”鹿少芝道：“阿呀！越发的不像话了。”祝蕙春爽性赶过去，一手捞着鹿少芝的脑袋，往胁下一夹，一手在鹿少芝脸上，劈劈拍拍的两边乱打。鹿少芝一点也不挣扎，只叫：“不要打，不要

打！我就去也不要紧，给人瞧着什么意思。”祝蕙春那里肯依。众人只看着他们两个嘻嘻哈哈的笑。

章秋谷实在忍不住，抢一步过去，把祝蕙春的膀子轻轻一托，手势一松，鹿少芝的一个头颅就脱了出来。祝蕙春被秋谷平空托了一托，不由身体晃了几晃，也不觉叫一声“阿呀”。扭过头来一看，问道：“做什么，你家？”秋谷也学着他的口气道：“我不做什么，你家，你做什么，你家？”只听得大家都哈哈的笑。祝蕙春还待开口，却见秋谷一双凤目就如两颗明星，目光炯炯看着他，不觉心上一馁，开不出口，只回头瞪着鹿少芝道：“你去不去？”鹿少芝忙道：“我去，我去，你先走一步。”祝蕙春不语，只看着他不动。鹿少芝又忙道：“我们同去也可以。”祝蕙春方才点头。鹿少芝屁滚尿流的穿上马褂，谢了主人，跟着祝蕙春匆匆走了。

秋谷见他已经走下楼去，不觉笑道：“这个汉口地方，可真诧异！究竟叫局给钱不给钱？就是叫局不给钱，想来客人和妓女也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怎么这般打法？直像冤家遇着对头一般。”大家听了，都含笑不语。只有柳如是软软的飞了秋谷一眼道：“本帮倌人末本帮格规矩，苏帮倌人末苏帮格规矩，耐勿要蒲桃一棒头橘子一棒头哩。”秋谷不觉点一点头道：“我说的本来是本地帮，没有说你们苏帮啊。”柳如是一笑无言。

祥云阁就同着俞伯桐，要邀大家同到三分里去。胡宝玉又要请大家去坐一会，秋谷沉吟道：“我们此刻还有一台酒，明天再到你那边去罢。”伍叔麟看一看柳如是，又看一看大家道：“现在还早得很，不如我们在这里碰一场和再去罢。”秋谷道：“这也未始不可，但是依我看起来，不如两面都碰一场和。我们

几个人分作两班，省得耽误功夫，岂不很好？"朱敬之头一个高高的举起一只手道："赞成，赞成，你们大家如何？"大家都说："我们全体赞成。"就依着秋谷的支配：宋筱寅、许少沅、伍叔麟同秋谷四个人一局，在柳如是这边碰和；还有几个没有走的客，是乔湘生、文佑甫、朱敬之，合着俞伯桐，刚刚也是一桌，到祥云阁那边去碰和。霎时间柳如是指挥一班房侍，搭开桌子，分了筹码，倒出雀牌，立时完备。俞伯桐也同着朱敬之等，跟着祥云阁走了，只再三嘱咐大家，碰好了和就请过去。大家自然答应。只有祥云阁临走的时候，暗暗钉了秋谷一眼。秋谷只作不知，只催着宋筱寅等拈定座位。大家坐下碰起和来。

胡宝玉在胡玉芙耳朵边说了几句话，只见胡玉芙立起来，对着秋谷说一声："大人，倪去仔就来。"秋谷道："你们是有堂唱的，不必再来罢。"玉芙道："倪呒拨堂唱，一歇歇就来格呀。"秋谷道："你们两个都要转局的，快快的去罢，倒不必和我客气。"玉娟含笑道："倪呒拨转局末那哼呀，有仔转局再去也正好来哝，耐阿是要赶倪走介？"秋谷摇头道："恐怕不见得没有转局罢。你们既然给我的面子，有了转局不走，我自然乐得承情的。"玉娟道："耐格位大人末，弗知说到仔洛里去哉。"正是：

　　酒边飞白，善才之风格非常；花下挥拳，娘子之军容如许。

不知胡宝玉几时才去，请待下回分解。

第一六四回

章秋谷试演朝天香　　俞伯桐求免吃屎铳

再说章秋谷在柳如是那里碰了八圈麻雀，只输了十多块钱，俞伯桐在祥云阁那里已经一连来了两张请客票，胡宝玉同胡玉娟居然不走，胡玉芙也去而复来，章秋谷倒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当下，同着宋筱寅等一班人，匆匆的起身就走。胡宝玉不必说，自然是章秋谷带着一同过去。

到了祥云阁那里，早听到历历碌碌的牌声。走进去一看，见他们正碰得有劲。俞伯桐身边高高的叠了一大堆钞票，见了章秋谷一行人，忙忙的立起来，招呼请坐。朱敬之见了秋谷，忙道："今天俞伯桐竟是一吃三，我们输得不成话说，他却赢得不可开交，连起庄来，一连就是四五六七个，我们竟没奈他何？你是著名麻雀牌的老手，有什么法子没有？"秋谷微笑道："这个容易，叫他不要连庄就是了。"朱敬之嚷道："你说得好稀松的话，你不下他的庄，他就肯不连了么？"秋谷道："他赢得多了，也可以歇歇了，自然有叫他下庄的法儿。"朱敬之听了，把牌一推，立起来拱一拱手道："费心，费心，就请你全权代表何如？"秋谷道："你且等这一副完结之后，再请代表不迟。"朱敬之只得自己又坐下来。

章秋谷就踱到俞伯桐背后，看他的牌。只见他起手的牌也不见得很好，一会儿连摸了三张白板，又起了一张中风，成了

一对，已经中风同八万对到。摸了几转，朱敬之摸起一张牌来，踌躇一会，打出一张五万。秋谷侧过头来看时，只见朱敬之的牌也已经等张，一对九万是雀头，等四七万两头到，因摸了一张中风，不肯打，拆了五六万的搭子打的。秋谷看着，也不开口。一转过来，朱敬之的上家打一张九万，朱敬之一碰，打出一张六万。秋谷摇一摇头。再是一转过去，俞伯桐自摸了一张中风，成了一个一百九十六和的两翻。

又连了一副庄，朱敬之把应输的三十八块二角解了出去，就一把拉住秋谷道："这一副请你代表罢，你却不可推辞。"秋谷不语，也就坐了下去。朱敬之仔细看着他的牌，又看看俞伯桐的牌，只见俞伯桐的牌起得十分整齐，竟是一副万子，只有两三张杂牌，还有一张东风，是孤张。朱敬之替秋谷捏一把汗，暗想：这一副非但下不了庄家的庄，恐怕庄家还要出大牌呢。再看秋谷的牌，也不过如此，只有一对北风，是自己门风。上家打出一张北风来，秋谷不碰，只顾伸手去摸牌。朱敬之只当秋谷没有看见，却又不好开口叫他碰，只得问第三家乔湘生道："你方才打的什么牌？"乔湘生道："我打的北风。"朱敬之咳嗽一声，意思是要警觉章秋谷。无奈章秋谷若无其事的摸了一张牌起来，随手发出一张一饼。朱敬之看时，只见这张摸起来的竟是东风，不觉暗暗吐一吐舌头。接着，章秋谷一连又摸起两只东风来，成了暗克。朱敬之暗暗惊奇。一会儿，庄家摸了一张发财，也成了暗克，发出一张东风。秋谷一杠，杠头上开了一张七万，却是孤张。秋谷看一看台面，竟拆了一张北风，随手发出去。朱敬之又急得连连咳嗽，把章秋谷的衣角乱拉。章秋谷那里理会，一摸又摸了一张八万，打出北风，把一对九饼当作麻雀，等六九万的张。朱敬之探过头去看庄家的

牌怎样，那知庄家的万子一色已经等张，一对七万，一张八万，一张九万，只等一张七万。等了半天，七万不来，庄家摸起一只八万，把九万换了出来。秋谷把牌轻轻的一摊道："不多，只有三十六和。"朱敬之乐得直跳起来，拍一拍秋谷的肩膀道："你这副牌打得真是神妙莫测。佩服，佩服！"

俞伯桐因为自家赢得多了，倒也不放在心上，只问怎样打得神妙莫测。朱敬之指手划脚的告诉一番。乔湘生也是麻雀牌最精的，想了一会，摇头道："北风是自己的门风，究竟不应该不碰的。万一因为不碰北风，倒出了大牌，这怎么样呢？"秋谷道："这个原没有什么一定的凭据，不过据我的理想，一点灵机罢了。方才我眼见敬之碰了你的九万，淌了一张中风下去，庄家成了一个很大的两翻，所以我姑且试一试，索性不碰自己的北风。果然一连起了三张东风，若碰了北风，这三张东风不是又淌下去了么？后来东风一杠，来了一张七万。我看台面上庄家不见万子，二家不见饼子，九饼没有见过，七万又是尖张，还是拆北风打稳当些。把九饼留下来，当作麻雀。后来又起了一张八万，六九万等张，是极好的张子，居然下了他的庄。这也算偶而侥幸罢了。"

这几句话听得乔湘生连连点头，朱敬之呵呵大笑，俞伯桐却嘿嘿无言。二家文佑甫猛然把牌一推道："你这位厅长实在太精明了，这九饼又不是庄家的牌，何妨打给我，成一副封门呢？"大家看他的牌时，只见齐齐整整的三张南风、三张五饼、三张六饼、三张八饼、一张九饼，若章秋谷打了九饼，刚刚是饼子一色，对对和三翻，计算足足的三百三十六和，果然是一付封门牌。秋谷看了，微笑道："文佑翁先生，并不是兄弟有意扣你的牌，委实九饼是生张，不敢奉承。明天再碰，兄弟一

定奉承，何如？”大家听了都笑。

八圈已毕，就此结一结帐，俞伯桐一个人赢了四百多块，乔湘生输了二百，文佑甫、朱敬之各输一百多。秋谷道：“伯桐，你今天打牌打得很，明天我们试一试手何如？”伯桐得意扬扬的笑道：“我那里敢很，不过大家让我罢了。况且在你面前，更不敢很，也不敢和你试手，我预先退避三舍就是了。现在不说别的，时候是不早了，台面是摆好了，请众位大人赏个光，就坐罢。”

说着，祥云阁已换了一身白灰色银罗衣服，胸前挂一个珍珠项圈，精光夺目，香雾氤氲，走过来殷殷勤勤的邀请。大家见时候果然不早，已经敲过一点钟，况且肚子都是饱饱的，只好将就坐在席上。等得叫的倌人一个一个的来了，大家不觉又鼓起兴来，搳拳的搳拳，吃酒的吃酒。章秋谷不免也要应酬一番。

席散之后，章秋谷谢过主人，回头看一看，胡宝玉还没有走，就对他道：“今天你实在辛苦了，论理你陪了我一夜，我自然应该送你回去，但是我们老朋友也用不着这般拘束，不如你先请罢。明天晚上，我再到你那里去，借你的地方，绷绷我的场面，你预备着罢。”胡宝玉道：“蛮好，二少耐就转去罢，转去仔早点困嘘，勿要再到别人搭去哉，阿晓得？”秋谷胡乱答应一声，看着胡宝玉同着胡玉娟、胡玉芙都走了，自己方才回到旅馆去睡。

沉沉一梦，不觉睡到午后，还没有醒。宋筱寅同着许少沅却早来了，等得秋谷起来，许少沅要请秋谷到外面去吃饭，说这里汉江春的番菜还好，比长沙的曲园天乐居的番菜好多了。秋谷道：“其实用不着费事。昨儿这里的掌柜席次珊特别送了

几样菜，可做的真不坏，今儿就在这里吃饭罢。”许少沅正待开言，只见茶房笑嘻嘻的走进来道：“胡宝玉那里送了一桌便菜，孝敬章大人的。我们帐房先生也早就招呼厨子，预备章大人的饭菜。等会儿一起开上来罢。”秋谷听了，略一沉吟，叫茶房把胡宝玉送来的菜收了，赏他四块钱：“把菜交给你们厨房，等一会儿就开。宋大人同许大老爷都在这里吃。”茶房诺诺连声的出去了。宋筱寅道：“胡宝玉特地孝敬的菜，想来一定不差，我们托秋翁先生的福，今天也尝尝异味。但是我们今天原意要请秋翁先生出去吃饭的，如今我们倒反扰起秋翁先生的饭来，可真是反主为客了。”秋谷笑道：“这原不是我的东道，我是借花献佛，你们是随遇而安，何庸客套？”

说到这里，一个人倏的撞进来道：“无庸客套，我也无庸通报，自家往里就跑。”秋谷知道是俞伯桐，故意背过身子，装作没有看见，口中说道：“俞伯桐的那位小姐长得实在不差，竟没有一样不好。这般的制造国民，却也煞费一番精力。”俞伯桐已经走到秋谷身旁，轻轻的举起一把小扇子，想要兜头打他一下。想不到秋谷是防备的，一躬身，一撒步，呼的就闪了过去，倒把俞伯桐吃了一惊道：“好功夫，好功夫！一尘不动，平空的就是一个大脱袍。只是你满嘴的混说什么？”秋谷笑道：“这是我手下留情，只有腾挪，并无还手。如若不然，我给你一个朝天香，你就免不得要跌一个吃屎铳。说几句算什么。”俞伯桐道：“怎样叫作朝天香？又怎样叫作吃屎铳？”秋谷把右手往后面一伸，使一个龙探爪，往外一卷，又向下一捺道：“这个就叫朝天香。”说着，使一个手势，走近一步，俞伯桐吓了一跳，连忙紧走几步，走到宋筱寅背后道：“我不来上你的当，这个吃屎铳免了试验罢。”正是：

望双星于银汉，惆怅鸳盟；陈六博于金堂，评量雀戏。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六五回

鸳鸯劫孀娥随义母　老少配荡子娶秋娘

且说俞伯桐吓得远远走开，秋谷抚掌而笑。早见家人带着茶房，送进菜来。先摆上四个碟子，是鲍鱼、蜜酥南腿、虾子扁尖、雪菜虾仁。家人排开桌椅，开了一瓶勃兰地，倒了四杯。秋谷请大家随便坐下。俞伯桐坐了下来，先喝一杯酒，随意吃些菜，不觉赞道："好菜，好菜，味儿又好，外表又漂亮，难道是旅馆厨房做的么？"宋筱寅道："是胡宝玉送的。我们几个恰恰的撞了来，真个是万年难遇的好机会。"俞伯桐笑道："果然不是旅馆厨房的菜，怪道一身时髦，不带一些汉气。"许少沅道："你说的是人是菜，怎么混在一起？"秋谷道："他是自己在那里赞他的令嫒小姐，那里是说什么菜。"俞伯桐瞅了秋谷一眼道："你竟是每饭不忘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如何当得起？"秋谷似笑不笑的举起酒杯来，干了一杯道："罚我一杯酒，罚我一杯酒，算我说错了，如何？"宋筱寅本来海量，就也陪了一杯。茶房端上菜来，一碗蟹粉鱼翅，一碗京葱鸭子，一碗麻辣鸡，一碗素什锦，又是一大碗川火腿，果然的可口非常。宋筱寅和俞伯桐等一面吃，一面不绝口的赞。茶房又送上六样菜来，是旅馆里预备的，一碗鱼皮而外，无非是些鸡鸭鱼肉，吃着也很不差。章秋谷竟比平常多吃了小半碗饭。大家都饱餐一顿，把一碗蟹粉鱼翅、一碗川火腿，同四个碟子，吃得

一扫而空。

饭后又来了几处请帖，无非还是昨天同席的这几个人。宋筱寅等又同着秋谷去游了几处花园，觉得也不过如此，还比不上上海的愚园。秋谷道："可惜没有功夫，不然倒可以到黄鹤楼上去看看。"宋筱寅道："我们何不明天就去？"秋谷摇头道："明天我要走了，那里还有工夫？"许少沅道："明天如何走得了？大约多虽没有，十几台花酒总是有的，那平空爆出来的应酬，还不在其内。"秋谷道："那可来不得，我可要溜之云乎了。"许少沅道："只怕有许多不能不到的地方，那又怎么样呢？"秋谷道："那也只好随时再说。不能把正事耽误了，在汉口吃花酒，这还像话吗？"许少沅只好说是，顺势请他同到林兰英那边去坐坐。秋谷自然答应，同着就走。

到了林兰英那里，坐了一会，秋谷惦记着胡宝玉那里的请客，就邀大家到胡宝玉家来。胡宝玉殷殷勤勤的把秋谷等让进房去。秋谷四面一看，道："好宽敞的房间，这比你在三马路的房间还大。"胡宝玉道："汉口格房间，才是蛮蛮小格，大房间勿多几家。"秋谷问："有几个房间？"宝玉道："搭来浪上海辰光一样碗。"秋谷悄问："对面有客没有？"宝玉道："吭拨啥人，耐阿要去看看？"秋谷就同大家走过去看时，绝好的一个红木房间，家具书画，位置得十分熨贴。又走到后面小书房去看时，只见对面安着两张铜床，陈设得镂金错采，富丽非常。俞伯桐等都说："不但汉口地方没有这般考究的房间，就上海也没有的。"秋谷道："这倒是实话。老大在上海，本来最善于布置房间。"

一言未了，觉得铜床横头的门帘微微一动，好像有衣裳悉索的声音，又似乎鼻孔里头闻着一阵香气。秋谷不分好歹，走

过去把帘子一揭，果然里面站着一个人，不是男子，却是女子。看上去约有二十三四年纪，穿一件白纱衫，罩着元色外国纱半臂，白洋纱裤管吊得高高的，裹得紧紧的。一双妃色丝袜，衬着尖头黑漆皮鞋。一身的爱好天然，满面的春情融洽。猛然见章秋谷揭开帘子，面上不由一红，却又没有地方好躲，只得半羞半笑的瞅了秋谷一眼，把身体侧过一边。

秋谷始而以为不是胡玉娟，就是胡玉芙，那知竟都不是，比这两个人高了几倍，不觉诧异起来。正待要问，胡宝玉已经走过来，道："格是老二，倪格过房囡仵呀。"随叫一声老二道："格位章二少是上海来格呀，呒啥要紧，耐出来见见俚笃末哉。"又指着宋筱寅等道："格位宋大人，格位许大人，格位俞大人，才是熟人呀。"老二迟疑不应。秋谷走过一步道："毕竟是上海、苏州人的风头足，而且大大方方的，没有一些扭捏。"这几句话就好像钓鳌鱼的五彩倒须钩一般，果然把个老二钩了出来。只见他理一理头发，整一整衣服，走出来，竟大大方方的叫了一声："二少。"又叫一声："各位大人，请坐哩。"这一句不知不觉的，就把大家说得一屁股坐了下来。秋谷免不得夹七夹八的和他说些闲话。

说了一会，才知道老二是好好的出身，男人叫赵朗生，在前清做过知府的。老二是个续弦，嫁了不多几年，就光复了。这一光复，就把这位太守公的家产光复得一卷而光。赵朗生愁病交加，不上两年就死了。以前胡宝玉嫁人的时候，常常回到上海，和老二住在隔壁。渐渐的相知起来，老二因为一无依靠，就拜了胡宝玉做干娘。胡宝玉重堕风尘，竟把老二带着，同到汉口。老二虽然同着干娘在一起，却不肯挂牌子，连客人都不肯见，胡宝玉只好由他。

秋谷同老二谈得十分亲密，胡宝玉也搀和着说老二的志气如何如何的高，做人如何如何的规矩。秋谷心中一动，看了老二一眼，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感想，好像他这一身的香雾盘旋，一面的春风飘瞥，就是个堕落女子的模型。如今这个人的堕落不堕落虽然还不可知，但是同着胡宝玉在一起，也就危险到万分的了。怎的想个法子，拯拔拯拔他才是。心上这般想着，口中的话就有些含含糊糊起来，不像方才的那么意兴飙发。这边的老二却又已经给章秋谷牵动情丝，觉得在胡宝玉这里住着也不是事，既然吃他用他又不给他做生意挣钱，自己想想也过意不去，看着章秋谷这般一个英俊人物，由不得就有移船泊岸的意思。却做梦也想不到章秋谷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章秋谷正在那里想要把他提出这万恶的火坑，他却在火坑旁边徘徊瞻顾的，倒反有些临渊羡鱼的光景，竟想要涌身跳进这万恶的火坑里去。眼看着章秋谷有说有笑的，忽然看了他一眼，登时沉默起来。正想不出什么道理，倏地烁的眼前一亮，电灯一齐放起光来。秋谷忽地立起来道："今天我来了，竟忘记发请客票。现在电灯来了，赶快去写客票。"说着，回身就走。老二竟跟了出来，替他取过客票磨好了墨，把笔蘸得饱饱的，递给秋谷。秋谷含笑说一声："多谢。"飕飕的提笔就写。就是昨天一同在席上那班人，一连写了七八张。胡宝玉接过来，交下去发。

秋谷趁着客人没有到的时候，不免问问胡宝玉近几年的情况。胡宝玉也免不得把当年误嫁陈少莱，只认作他满口的好话，说家里没有父母，没有正妻，是完全真的，那知嫁到泰州以后，不但父母双全，而且早已娶了个正妻在家里。若问起家产来，一古脑儿只开了一家小小的南货铺子，铺子后面小小的三间房子，眉毛碰在眼睛一块，实在挤不下，又不能和他的正

室同住，没奈何，只好在扬州买一所房子，同陈少莱打过几次交涉，讲明了每年陈少莱在扬州、泰州两处各住半年，方才忍气吞声，暂时过去的话先说一遍。秋谷忽地问道："陈少莱娶你的那一年，我记得是二十五岁，他父母有多少年纪呢？"胡宝玉顿了一顿道："俚笃爷四十八岁，俚笃娘四十七岁。"秋谷不觉鼻子里"呼"的一声，忍不住要笑出来，暗想：胡宝玉嫁人是五十七岁，做他丈夫的娘，还嫌年纪大了，差不多竟和祖太太一般，岂不是一件绝滑稽绝可笑的事？胡宝玉鉴貌辨色，岂有不知？虽然送旧迎新，来千去万，凭你见了什么人，听了什么话，从来脸上没有红过一红，舌头没有钝过一钝。想不到章秋谷只鼻子里轻轻一笑，就笑得他良心发现，那已老秋娘的脸上竟一朵朵的红云直升到额角上来，那舌头也像挽了一个结，一时结结巴巴说不爽利起来。秋谷看着他又是一笑，越发笑得胡宝玉老大的不好意思，只好别转头去，避过秋谷的眼光。

秋谷道："这是已往的事，你不说我也有些知道，你只管说就是了。"胡宝玉方才慢慢的又把陈少莱和他相处了十几年，第一次是捐官引见，花了一万几千块钱。第二次说是分发湖北，到省和运动差使的费用，又是一万多些，却没有见过一个红点子。第三次运动署缺，孝敬藩台和应酬费用，差不多也花了七八千，又是一个泥牛入海，影响全无，只说是差使同缺都给别人提高了价钱，抢得去了。到了后来，又是开银号，开股份公司，买先令等许多名目，陆续用了三万多。最后的一次，说是到湖北蒲圻县去开金矿，是一本万利的事，又是两万四千，把所有的积蓄同金钻首饰抖了个干干净净。到了湖北革命，两个人同到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两幢房子，依旧住在一起，一切开销，还是胡宝玉拿出钱来。有一天，陈少莱同了一个三

十多岁的女子来看胡宝玉，说是亲戚老八。面貌倒也罢了，只是衣服土气得很，却又十分恭敬，十二分巴结。慢慢的拍得胡宝玉高兴起来，竟把这个老八认为寄女。老八巴不得一声，满口的呒娒叫得十分亲热的。这些事情，又说了一番。

章秋谷听得甚是有味，宋筱寅等也都围将拢来，凑在一处，听着胡宝玉说话。老二有意无意的也在旁边听着，却把一双俊眼同章秋谷的眼光飞来飞去的斗一个准。胡宝玉因说了半天，觉得口中枯渴起来，吃了一口茶，又道："倪末当仔老八是好人，待俚倒蛮好。俚呒拨衣裳末，搭俚做衣裳，俚呒拨金押发戒指末，也是倪兑拨俚带，俚格房子翻造，寻勿着房子末，让俚住来浪倪楼下底客堂间里，吃末搭倪一淘吃，也算得好哉啘。勿壳张格个老八直头勿是好末事。"

大家正要听听老八的事究竟如何，秋谷忽然大笑道："我知道了，你说下去。"俞伯桐听了半天，猛然笑嘻嘻的插一句口道："你干女儿已经三十多岁，你到底有多少年纪？"一句话把胡宝玉问得张口结舌起来。只见她一言不发，扭过身来，头也不回的往外便走。正是：

冥冥花思，十年少妇之愁；烦恼徐娘，一刹扬州之梦。

不知胡宝玉如何回答，请看下文交代。

第一六六回

警痴人当头施棒喝　　索别绪携手送行旌

且说胡宝玉听得俞伯桐问他的年纪，一时说不出来，却好楼梯上有客上来，趁着这个机会，立起来就走。早见伍叔麟和朱敬之兴匆匆的走进来，秋谷起身招呼过了。接着，文佑甫、佟习之、杜芳洲等一齐来了。秋谷看一看客人差不多齐了，只有鹿少芝还没有来，就先替大家写起局票来。

正写着，又见一个人款步进来。秋谷以为必是鹿少芝到了，那知一见之后，却不是鹿少芝，竟是福昌旅馆的东家席次珊。秋谷道："你来得正好，省得我去请你。不嫌怠慢，就在这里吃过饭去。"席次珊恭恭敬敬的道："章大人赏饭，理当伺候。方才湖南银行转过来一个电报，我特地亲自送过来的。"说着，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是长沙湖南银行转到汉口湖南银行分行，再转到福昌旅馆的。秋谷接来一看，是姚次远打给他的，无非是催他赶速进京的话，就随手撂过一旁，对席次珊说一声："有劳。"回头问一声："台面摆好了么？"胡宝玉忙应道："台面老早摆好格哉。"伍叔麟便道："吃饭还早得很，那里吃得下？我们不如组织一场扑克罢。"朱敬之道："好好，我们一定组织扑克。"秋谷摇头道："我不会扑克，我是局外。"朱敬之嚷道："这不行，岂有大名鼎鼎的章二少不会扑克的道理？"秋谷道："我委实不会，你们请组织罢。"

朱敬之还是不信。但章秋谷在长沙的时候，果然没有打过扑克，而且扑克这样东西风气初开，汉口地方会的人也不甚多，长沙更是绝无仅有，所以朱敬之也不能一定如何，只得拉着宋筱寅、许少沅、俞伯桐、文佑甫、席次珊七个人合成一局扑克。刚刚入座扳庄，鹿少芝到了。朱敬之招他入局，鹿少芝道："这东西我竟顽不来，我们还是麻雀罢。"于是鹿少芝、乔湘生、佟习之、杜芳洲四个人也合了一局牌。大家都赌起来。

秋谷趁着这个空，拉着胡宝玉，叫他把陈少莱的话再说下去。胡宝玉叹一口气道："倪末当俚寄囝仵，蛮欢喜俚，勿晓得俚搭格勿要面孔格陈少莱倒是老姘头。"说到这里，秋谷微笑道："我早已料到的了。"胡宝玉接着说道："到仔后来，拨倪看见哉，气得来要死勿活，难末噪仔一泡，拿格老八赶仔出去。夹忙头里，陈少莱格众生坯映生起杨梅疮来哉，好好里一家人家，拨俚吵得来。郎中先生一日天要请两埭，药罐头末屋里向总规勿断。耐想阿要触霉头？倪呒拨法子哉，只好等俚病好仔点，搭俚说：'大家就此拆开仔完结。'俚勿肯呀。倪搭俚说：'耐肯拆开末蛮好，大家呒啥话说；耐要勿肯末，老实搭耐说，故歇由勿得耐。耐定规勿肯走末，倪让耐末哉啘。'难末俚呒拨念头转哉，一口气跑仔出去，直到仔故歇，覅见过歇面，也勿知到仔陆里去哉。"

秋谷道："十几年的事，好像一场梦一般。不过梦是过去了，你的一生积蓄也统统给他挥霍得干干净净。就是有些余剩下来的，料想不过是些糟粕，精华是久已去尽的了。"胡宝玉听了，不由低下头去，深深的又叹一口气。秋谷想了一想道："老大，我有一句话要问你。你在上海几十年，真是堂子里头的老前辈。平日纵横挥霍，从没有失过一次风；半生荡佚飞

扬，也没有上过一回当。就是在你手上切理出来的倌人，没有一个不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红货。怎么你这样的一个阅历深沉的前辈，竟会上了毛头后生的大当？弄得一生积蓄，一卷精光，当时嫌他来的不多，现在却愁他去的不快。这已经是天字第一号的怪事，更可怪的是你上了一次当不算，又是接二连三的把那费尽心机骗来的钱，和水一般的淌出去。一次不算两次，两次不算三次，三次不算更是四五六次，岂不是怪事中的怪事么？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什么缘故？你倒得说给我听听。你给他骗了十多万块钱去，是凭什么？他竟骗得到你的钱，是凭什么？你在我面前用不着藏头露尾，你总得和我说个明白。"胡宝玉听了，竟回答不出来。

秋谷又道："天下甘为情死的人，原多得很。古来那班痴心女子，不但身外的金钱衣饰，可以一古脑儿送给要好的人，连自己的性命牺牲了，也不算什么。但是小陈同你，决不是那一等人。若果然要好到极处，何至于一边把义女当作情人，一边把男人轰出门去？这样看起来，还是你上了小陈的当。难道你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还有看不透的嫖客？还有想不到的阵势么？你们当倌人的，本是个迷汤老手，如何会吃了嫖客的迷汤？我真不懂你这是怎么一回事。"胡宝玉停了一会道："倪真正既啥说头。想起来，定规是前世欠俚格，今世里来浪还俚。"

秋谷道："我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你们当倌人的，不是昧着良心也弄不到钱。既是昧着良心弄的钱，就同欠着别人的钱一般。这个小陈，不过是那班债主的总代表，你辛辛苦苦的弄得来，他却安安稳稳的弄得去。你胡宝玉在上海滩上享了几十年的花界盛名，积了十数万的现钱衣饰，这总算是倌人里头

无上上等的了。到头来，依旧是如此得来如此去，剩了一双空手。试问你为着谁来？就如老二，当初也是个四品黄堂的太太，他虽拜你做个干娘，却没有肯挂牌子做生意，这正是他有骨气的地方。万一个一时拿不定主意，也吃了这碗堂子饭，将来的收成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你只该把你自家做一个榜样，不要把好好的人葬送到火坑里去。这就是最大的阴功积德，将来管保你有个好好的收成。如若不然，你自己想想，你的收成在那里？难道你还有几十年的风头么？”

这几句话把胡宝玉说得通身汗下，好像当头一个焦雷，震得他筋酥骨软。老二在旁听着，也不觉一声长叹，听出一身汗来。胡宝玉停了半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不由握着秋谷的手道：“二少格闲话真正勿差。可惜倪早点嫱听见歇格种闲话，早点听见仔末，倪也勿造至于弄得实梗一塌糊涂啘！”秋谷哈哈的笑道：“我再和你说罢，你当初在上海的时候，名气又大，钱又多，那里肯听我这种不入时路的说话，不过当个响屁罢了。如今我趁着这个机会，劝你一番，你自然听得入耳。这叫作不到黄河心不死。如今的人，那一个不是这般，何况是你？”

老二呆呆的听了一会，不由把纤腰一扭，一个身体斜斜的拢过来，一个香肩直侧到秋谷身上，看着秋谷的脸道：“二少，耐格闲话倪听仔句句才是好话，不过叫倪那哼呢？”秋谷听了，知道老二添了身世之感，一时倒也回答不出什么来，只说：“你不肯做生意，将来一定有好好的收成。只消慢慢的自己留心，也不是一时性急的事。”老二道：“二少，倪故歇廿五岁格人哉，再要慢慢里留心，年纪勿肯等倪末，那哼呢？”秋谷顿了一顿道：“一个人无论男女，总要有自立的精神、自立的能力。比如像你一般的人，凭着自己一个人做做手工，也就可以将就

度日。若是吃不来苦、做不来工的人，那就除了吃这碗饭而外，简直的无路可走的了。但是吃到这碗堂子饭，也未尝不可以择人而事。只要放出眼力来，拣一个合意的人嫁了他，就算得了归结，这也就叫从下下乘中求立足地了。最好的是不挂牌子，算一个做手娘姨。虽然不留厢，不出局，却一般的可以拣选客人，比当倌人的更觉自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不要只爱风华，不求归结，一个不留神，做了胡老大第二，那就糟了。”说得老二连连点头。胡宝玉说不出什么，只好看着他们两个，微微展笑。

这一席话不觉说了两点多钟的工夫，那边的扑克已经结帐，倒也打了一百多块头钱，胡宝玉向大家谢了一声。乔湘生那边的牌也差不多了，局票已经发了出去。老二要退进里面去，早被筱寅一把拉住。老二没奈何坐了下来，却只是局局促促的，凭着大家和他说话，他只是不大理会。胡玉娟同胡玉芙早已出局回来，殷殷勤勤的张罗一阵。乔湘生那边八圈麻雀刚刚完结，乔湘生一个人大赢，照例抽了十六块钱的头。胡宝玉也谢了一声，就叫起上手巾来。

大家走到对房大餐间去，已见齐齐整整的摆着一个双台。秋谷就推文佑甫首座，文佑甫一定不肯，只得勉勉强强的推鹿少芝坐了。二座佟习之，三座杜芳洲，四座文佑甫，其余就都乱坐起来。胡宝玉斟过了酒，男班子送上菜来，是无锡式的船菜，大家都说很好。这一台酒吃得十分热闹，无不尽欢尽量。有几个都喝得醉了，同着相好回去。

秋谷送过了客，宋筱寅同俞伯桐等没有走，要听胡宝玉说老八的话。许少沉忙道：“算了罢，我今天还有林兰英家一台酒，再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可真要吃天明酒了。”章秋谷看一

看表，果然已经一点多钟，就说："时候是不早了，我们去罢。好在胡老大的话都在我肚子里头，回来我讲给你们听，何如？"宋筱寅也就答应，同着许少沅、俞伯桐、章秋谷就走。秋谷走了几步，又停了一停，取了五十块钱钞票，给胡宝玉道："这是今天的两台菜钱。"胡宝玉一呆道："耐做啥，阿是有心坍倪格台？今朝是倪请格呀。"秋谷一笑道："老大，你同我不用客套，我记起来给了你，你就收了，我要是记不起的时候，你就给我付了，都是一样的。海张五退兵，小事一段，你怎么忽然小家数起来？"胡宝玉倒也无话可说，只得收了。秋谷到林兰英家去，又碰了四圈和，赢了七十多块钱。摆上台面，只吃了一样菜，局一到就走了。

一连在汉口住了三天，已经是二十一了，秋谷决计要走。大家挽留不住，只得车马纷纷的都送到车站上来。胡宝玉同老二早已到了，柳如是同了宋筱寅，祥云阁同了俞伯桐，也一对对的来了。老二委委屈屈的对着秋谷道："二少，耐去仔到底阿就来格呀？"秋谷随口道："我不过一个月的功夫就要来的。"老二道："耐勿行骗倪格呀。"秋谷回转头来，看着柳如是同祥云阁，口中说道："我决不哄你，你不信，只顾问宋大人。"又向祥云阁微微的点一点头。柳如是粲然笑道："章大人，倪是要搭耐上海见格哉。"秋谷道："很好，一准在上海见。"胡宝玉亲亲切切的挽着秋谷的手道："二少，耐就来格呀。倪托耐买一样物事，耐勿要忘记哩。"秋谷问是什么东西，胡宝玉不慌不忙的道："倪要带秋角筷子。"秋谷倒呆了一呆。正是：

行行南浦，蒹葭秋水之思；好好长亭，杨柳西风之恨。

不知以后何如，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六七回

误钟情深心通夙愫　　错帮忙世道薄秋云

再说章秋谷听了胡宝玉要买秋角筷子，不由一呆道："哦！你要买秋角筷子，买几双呢？"胡宝玉低低的道："自然买两双碗。"老二不觉看着胡宝玉嫣然一笑，秋谷倒不由得脸上有些潮热起来，口中答应一声，心上却甚觉好笑，想着：这位胡太君，已经六十多岁的人，居然还是这般的风情流露。可想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胡宝玉轻了十几年年纪，尚且不敢问津，何况如今的胡宝玉真正是一位年高望重的太君，那里有心染指？一面想着，一面匆匆忙忙的同送的人握手道别。

又早见席次珊走了过来道："章大人的房间床位都有了，行李也安置妥当，两位管家都上去了。开车还有十五分钟，请早些上车罢。"秋谷道："今天有劳得很，抱歉，抱歉。"回过身来，又和众人深深的鞠了一躬，同胡宝玉等点一点头。老二忽地走近一步道："二少，耐也搭倪带两双秋角筷子，勿要忘记脱嘘。"秋谷连说："一定记得。"一回头，只见祥云阁和俞伯桐立在一起，用手帕掩着樱唇，媚眼欲流，双眉微纵。秋谷对着祥云阁扬一扬手内的纱巾，说一声："有劳诸位的驾，一个月后再见。"又对柳如是说一句："我们在上海见。"一连几步，已到车旁。一转身，一拱手，倏地跨上车去。大家都一拥的要上来，秋谷立在车门口，挡住大家道："止有几分钟的时候就要

开车，诸位不必上车，请回去罢。”大家如何肯走，都一线齐的立着，等候开车。一霎时，铃声一动，汽管里乌的一声，火车渐渐移动起来。秋谷向大家说一声：“再会。”只见十数条白巾临风摇曳，夹着柳如是等四双俊眼，都对着章秋谷，含情凝睇，脉脉无言。转眼之间，火车已经出了车站，看着这班人连排也似的往后倒过去，秋谷直看得他们影子都不见了，怅怅的走进头等车室，随意歪在榻上，竟睡着了。

隔了一天，已经到了天津。从天津再到北京，更加迅速，不过几点钟的工夫。一到正阳门车站，就见姚次远的家人魏升、严庆都在月台上站着。秋谷跨下车来，魏升同严庆抢过来，请一个安道：“老爷叫家人们来接大人，请上东城姚家去住。”秋谷凝了一凝道：“东城姚家，是不是姚群伯同姚毅仲的公馆？”魏升说：“是的。”秋谷道：“如此，我去住在那里，恐怕不方便罢。”魏升道：“没有什么不方便，房间都拾掇出来了。”秋谷道：“我还是住西河沿旅馆罢，倒觉得近便些。”魏升又道：“家人看起来，还请大人进城去住罢，究竟旅馆里不方便。”秋谷摇头道：“我此刻先住上几天旅馆再说。要实在是不方便，我再搬进城去住，也未尝不可。”魏升就不好再说，只帮着秋谷的家人，把行李检点齐了，交给西河沿集英旅馆的接客，押着先走。又对秋谷说：“马车也放过来了，请大人的示，先进城先到旅馆？”秋谷点点头，说一声先到旅馆，就坐上马车走了。

到了集英旅馆，先看定了一间房间，也还干净宽敞。又定了一间下房，给家人们住。不多时，行李来了。秋谷指挥几个家人，安置妥贴，吃过了饭，就坐马车到东城金鱼胡同姚家，来看姚次远。姚次远正在等得不耐烦，一见章秋谷来了，十分

欢喜，只说："我望了四五天，今天居然到了。"秋谷略略的说几句汉口的情形，又把长沙的移交文稿、移复公文，还有许多帐簿，一古脑儿都分得清清楚楚的，交给姚次远。姚次远只略略一看，就放在一旁，道："我今天见过方大总统了。"秋谷急问："是不是政事堂带领觐见的？"姚次远道："不是，是财政部带领的。"秋谷跌一跌脚道："糟了，糟了！这一来，把个特任官的资格送掉了。"姚次远错愕道："你这是怎么说？"秋谷道："你这个巡按使虽然是署缺，却明明是特任官，命令上也标明特任。如今是从巡按使署缺上开缺觐见，不是从财政厅本缺上开缺觐见的，虽然本缺还没有开，却毕竟是巡按使的牌子，怎么会闹到财政部带领觐见起来？哦，我明白了，你进京的时候，没有上政事堂去报到，是不是？"姚次远道："是的。但是这一件事我也同人商议过的，他们说我这个巡按使没有署满一年，里头未见得承认我是特任官，这是历来规矩如此。与其到政事堂去报到，不如还是上财政部去罢，究竟湖南财政厅的本缺还没有开，或者觐见下来，仍回本任，也是不可知的。我觉得话也不错，财政部的熟人又多，所以老实就到财政部去挂号。隔了两天，就里头传出单子来，着财政部带领觐见。"

秋谷不待说毕，就把手一拍道："这一带领就糟透了！好好的一个特任官，却自己降了一级，降作简任了。"姚次远呆了一呆道："你的话虽然不差，恐怕里头也实在没有承认我是特任官。如若不然，这个单子是总统府派出来的，如何会错？"秋谷哼了一声道："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知道单子是里头交出来的，但是要政事堂呈进去的觐见单，才派政事堂带领。你是财政部呈进去的觐见单，自然派本部带领财政部送上去的单子。一定是开的湖南财政厅长姚某人，没有开明白是

湖南巡按使。若一开明白了是巡按使，就不是财政部的范围了。你若一到北京，就上政事堂去报到，当然是个特任官的牌子。就算巡按使已经开缺，这一次的觐见却是打巡按使上来的，自然是政事堂开送名单，政事堂带领觐见，依然还是个特任官。如今是不必说了。”

姚次远听了，如梦方醒，懊悔不迭，只说：“我是请教方乃裕的，他是个极精明的人，怎么忽然糊涂起来？”秋谷微微笑道：“方乃裕并不糊涂，恐怕你倒有些不明不白。”姚次远双眉一扬道：“这更奇了，怎么倒反是我不明白？”秋谷道：“这一层理由最易明白。方乃裕固然和你很要好，并且很帮你的忙，但是他帮的是简任官的姚次远，不是特任官的姚次远，你明白不明白？”次远想了一想，摇头道：“这就糊涂死我了，你说的话我越听越不得明白，还是没有说一般。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秋谷道：“以前你没有放湖南财政厅的时候，不过是个候补的简任官，资格在简任荐任之间，同方乃裕的地位差得多。就是放了财政厅，也不过是个简任官，地位还在方乃裕之下，所以方乃裕、松寿山等一班人都肯帮你的忙。如今却情形不同了，你忽地飞身一跳，跳了个特任官，平日间很受方乃裕他们的照顾，如今这一跳却跳到他们头上去了，要是你做了他，你心上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总说现在你不比以前，已经是其大如牛的特任官了，论阶级比我还高，论地位比我更阔，你还用来找我吗。你做了他，既免不了这一番的感触，他做了他，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说，方乃裕的帮忙是帮的简任官姚次远，不是帮的特任官姚次远。如今世上的人，古道热肠、始终不变的能有几个？他不给苦你吃，就算是好的，你还想他帮你的忙么？”

一席话只说得姚次远俯首无言，十分倾服。只听得外面哈哈大笑，跳进一个人来，大耳重颐，身长面白，见了秋谷，着地就是一躬道："老姻叔，两年不见，谈吐格外的豪爽了。一路上风尘辛苦，身体好么？"正是：

朋欢渐薄，交情怅冰炭之分；世道多艰，跬步有荆榛之阻。

不知进来的是什么人，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六八回

老姻长高谈时局　　小荤油特制新词

却说章秋谷见来的人就是姚毅仲，是姚次远的堂侄，性情倜傥，吐属风华，平日间同秋谷谈得十分投契。他哥哥姚群伯，还有两个兄弟姚纯叔、姚亮季，都和章秋谷要好，大家很有感情。当下，秋谷见了毅仲，就大笑道："毅仲，我们果真有两年不见了，你如何的得意？"毅仲道："我有什么得意，不过在财政部当个老佥事罢了，那里比得老姻叔奋翮三湘，扶摇万里？是湖南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老姻叔的治绩。"秋谷不等他再说下去，就截住道："算了，算了，你不用给炭篓子我戴。"毅仲也不觉笑起来，问起湖南的情形。秋谷约略说了几句。

毅仲又问次远觐见方大总统的情形，次远道："方总统也不过问问湖南的民情怎样？年岁如何？我一一的回答了。方总统又问湖南官矿的营业，我也详详细细的和他说了。他说如今最重实业，你既在湖南官声很好，不如回到湖南去办官矿罢。"秋谷急问："你答应没有答应？"次远点一点头道："我答应了。"秋谷道："你不知道湖南的官矿是不好办的。如今方总统的意思叫你去办官矿，无非要把湖南一省的矿都收归国有，借你去做一个器械罢了，你如何可以答应？"姚次远猛烈省悟道："是极，是极。老方要我去督办湖南官矿，一定不怀好意。如

今怎么样呢？”秋谷道：“如今不必张皇，临事也无庸着急。据我看起来，方总统将有非常举动，未见得能太平无事。你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挂冠归隐，博一个知几其神的誉望，何如？”姚次远默然不语。毅仲接着道：“据我看来，挂冠不妨暂缓。只要遇事慎重些儿，也就罢了。只是方总统的非常举动，现在正还在酝酿的时期，老姻叔初到北京，如何知道的这般清楚？”秋谷笑道：“这叫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有瞒得过我的事。”毅仲道：“老姻叔看起来，这件事究竟怎么样呢？”秋谷道：“如今世界的潮流，皇帝这件东西差不多要天然淘汰快了。老方的脑筋太旧，倒反要做起皇帝来。这是眼看着要失败的，你们不信，只睁着眼睛看就是了。”毅仲道：“老姻叔说老方一定要失败，是个什么见解？何不说给我们听听？”秋谷道：“他要变更国体，倒是在民国二年南方革命失败之后，立刻登台，那时外交上的信用十分坚固，国民党新经挫败，亡命风尘，自顾尚且不遑，那里还有力量来抵制他的活动？况且那个时候，他手下的一班将佐虽然各有各的希望，各有各的势力，却倒是一德一心，大家拥护他一个人的。到了现在的情形，可大大的不同了。一班将佐已经得了地盘，早已散了当初的团体。而且他又专用那一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挑拨得一班人你恨着我，我恨着你，一个个都同乌眼鸡一般。副总统洪巨卿是差不多做了光绪帝第二，给他囚在瀛台。江苏将军马家璧是本来倾向他的，如今也离心离德起来。陆军总长袁兰溪是根本反对他的改革，更不成问题。此外的湖北将军袁贵芝、四川将军沈安伯、浙江将军介瑞民，老实说，都是些饭桶，只会拍拍马屁，歌歌功，颂颂德，一些风浪都吃不起的。湖南将军唐作新，态度还没有明瞭。陕西将军卢绍章，积怨又未免太深。你想他所靠的，无非

是这班人，如何能成建国开基的大业。只怕皇帝做不成，要做姚次远第二呢。”

秋谷说到这里，姚纯叔也走了进来，向着秋谷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姻长，打了一恭。秋谷一把拉住道：“你不要打哈哈，坐下来说话罢。”纯叔也就坐下。次远急急的问道：“你说老方要做我的第二，这是句什么话？”毅仲也看着秋谷，要听他说出什么来。只见秋谷微微笑着道：“次远在湖南的时候，很想要升巡按使。我再三劝他不要这般性急，慢慢的养着声望，不怕巡按使不在荷包里头。如今升了这个劳什子的巡按使，好便罢了，一个干不好，巡按使做不成，连好好的一个财政厅也跑掉了。岂不是和老方一般，皇帝做成了不必说，一个做不成，连大总统也跑掉了，这才有些不上算呢。”姚纯叔听了，抚掌称是。

姚毅仲也是默默无言，停了一会道：“老姻叔，如此说来，是万万没有希望的。”秋谷道：“这个自然。”毅仲道：“我不瞒老姻长说，如今这个筹安会，大家都知道是老方授意组织的，我还是这里头的一员健将呢。不但如此，这几天，那位筹安会会长还托我招罗贤俊。他也知道老姻叔的大名，很想要借重借重呢。”秋谷哑然笑道：“你们这位会长倒也是个名士，只不过名利心来得重些。至于他要借重我的话，这却可以不必。一则宗旨不合，不能强同；二则他要借重我，是为什么呢？无非是利用我罢了。要利用我，又无非是积极利用、消极利用的两条路。积极利用，是要替他们奔走办事。你们这个筹安会既是御用机关，攀龙附凤的人也多极了，那里用得着我这样无名少姓一个章秋谷？消极利用，是要替他们疏通舆论，减少四围反对的空气。但是这班攀龙附凤的人物，尽有大名鼎鼎的人在里

头，他们的疏通既不中用，加进我这样一个无名少姓的章秋谷，又有什么用处？你想可是不是？”

毅仲呆了一会道：“老姻叔既不愿意，我也何敢相强？如此说来，老姻叔是反对老方的了。”秋谷道：“这却有一个界说，我是不赞成老方做皇帝，是消极的不赞成，不是积极的反对。反对是要用力量去抵抗的，我现在既不统兵，又不做官，手无寸柄，从何反对起呢？至于你们的进筹安会，却又和我的情形不同。你们现在北京当差使，完全在现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若说一声反对，别的不用说，先就把自己的差使反对掉了。再进一步说，差使没有了不算，再有些身家性命的关系，也不可知。所以我的不进筹安会，你们的不能不进筹安会，易地皆然。你们也并不见得要想做开国功臣，我也本来不是什么当今志士，不过是不得不然罢了。难道你们当真就把老方当作真命天子不成？”

这几句话说得来两面俱通，十分透澈。毅仲、纯叔不由的一齐鼓掌道：“老姻叔真是明见万里，把我们说不出来的话都给说出来了。别人还只当我们想攀鳞附翼，大大的升官发财呢。”秋谷道：“升官发财，自然是一种梦想。但是做他们的健将，也可以不必。为什么呢？这个筹安会的将来结果如何，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只这几个会长，都是鼠目寸光，见识胸次，的的确确都在我们之下，我们却去做他们的健将，听他们的指挥，也就未免妄自菲薄了。”说得毅仲、纯叔都慨然立起身来，双眸一动，握一握拳头道：“是是是是，老姻长说得不错，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指挥？”秋谷拍手道：“照阿，我们为什么要受他们的指挥？像他们这种势利薰心的人，心头七窍都被金银气塞得满满的，什么旷代奇才、江东名士，在我看起来，简直

的一窍不通。他来听受我们的指挥，我们还不高兴呢，如何颠倒去受他们的命令。总而言之，你们不能不入党，是保全现时的地位；不必供他们的使唤，是免得卷进了旋涡：这也就是明哲保身的道理了。”

毅仲同纯叔听了，不觉得心气和平，深深佩服秋谷。又同姚次远谈了一会。次远要同秋谷去明湖春吃饭，纯叔道：“不必上明湖春去，我知道今天老姻长要来，特地要请老姻长去赏鉴一个人，老姻长的法眼品评品评如何。”秋谷哈哈一笑道：“你简直骂人，什么法眼不法眼，你无非要请我吃花酒，我一定奉陪就是了。”纯叔大喜道：“这个很好，老姻长居然肯赏光，真是不胜荣幸之至。”秋谷笑道：“不敢，不敢，小婚幼居然还赏饭，真是无任感激之至。”

纯叔同毅仲不知秋谷是什么意思，都呆着不开口。停了一停，纯叔才问道：“老姻长说的什么小辈油？可是苏州话么？”秋谷不提防他这般一缠，不觉放声大笑起来，道：“这那里是苏白，的的确确是中州官话。”姚次远也不懂起来，问道：“你这个小辈油究竟是什么出典？”秋谷越发大笑道：“这是我特制的对待名词，怎么你们竟不知道？”三个人听了，都想不出来。次远道：“这个对待名词，我们不知道，请你依法公布罢。”秋谷含笑道：“毅仲兄弟四个都同我很要好，却又和我很客气，满口的老姻叔、老姻长。我说既然彼此相契，用不着这样称呼，老实大家称呼大家的号，岂不直捷痛快？他们再也不肯，还是老姻长、老姻叔的叫，所以我今天特制一个对待的名词，来抵制他们，他们叫我老姻长，我就叫他小婚幼，他们叫我老姻叔，我就叫他小婚侄。再不想纯叔会葫芦牵到了茄子，把我崭新的特制名词叫错了小辈油，如何叫我不笑？”说着，又哈哈的

笑起来。姚次远同纯叔等由不得也笑了一阵。毅仲道："我们叫老姻叔，是理应如此称呼的，用不着客气。"秋谷忙道："我叫小婚侄，也是一字不走，扣得紧紧的，移动不到别人身上去，你也用不着谦虚。"正是：

河山破碎，犹鏖北府之兵；头脑冬烘，欲觅南柯之郡。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六九回

忆前情重游陕西巷　　吃花酒初见张素云

且说姚毅仲忍不住笑道："罢了，罢了，我们就恭听指挥，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姚纯叔也说："闲话少说，我们何不趁着这一刻儿出城呢？"秋谷道："我还要拜客，不能出城。等一会在那儿见呢？"纯叔道："等一会竟在引凤院张素云那里见罢。"秋谷想了一想道："引凤院是不是在陕西巷？"纯叔说："不错。"

秋谷点一点头，就站起来走了，吩咐马夫先到肃政厅，去拜都肃政史张慎言。这位簇新的都老爷，本来是著名强项，不避权势的，做个都肃政史，倒也恰好。当下，张慎言见了章秋谷，大家少不得畅谈一会。秋谷问："杨安之同东方小松在家不在家？"张慎言道："现在还是办公时间，想来还没有走。"随即叫人去把杨安之同东方小松都请过来。秋谷同他们几年不见，见了面都觉得很喜欢。小松第一句就问："听说你在湖南发了财了，可有这回事吗？"秋谷微笑道："要发财倒也不难，每年一千几百万的收入，都在我一个人手里进出，无论那一件事，作一个弊，赚上个十万八万的，也容易得很。无奈我们这班人的性情不好，既要保全自己的人格，又要顾什么操守名誉，好像和银钱有冤家的一般，这还能发财么？"说得小松、安之同声叹息。张慎言也说："我们这班人，天生的一副傲骨，

既没有鼠窃狗偷的本领，又没有狼贪羊狠的心肠，能够不穷，已经是侥天之幸，更从何处发财起？"秋谷道："老姻丈的话，更来得直捷痛快。所以老姻丈十年州县，三年府道，还带着民国的一任都督同一任商埠督办，却大家都知道老姻丈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自古名利不能兼得，我们只好求名不求利，拚着别人说我们是呆子罢了。"张慎言听了，自然高兴，口中却只说："其实我们也不是一定怎样廉洁，不过觉得要了这样不应得的钱，良心上实在过不去。事后想起来，究竟何必这般固执，就略略的通融些何妨。"秋谷一笑道："这几句话，老姻丈未免是违心之论罢。"张慎言也哈哈一笑，立起来道："我们出去吃饭罢。"秋谷道："厅长赏饭，是理应伺候的。但是今天还有别处应酬，改天再扰何如？"张慎言道："也罢，今天我来意不诚，改天专诚奉请。"秋谷道："这更不敢当。我还到小松那里去坐一会。"张慎言道："你们今儿上那儿去？"秋谷正要开口，安之歪一歪嘴，秋谷会意，道："今儿不到那里去，大概他们两个要到集英旅馆去看看我的房间。"张慎言绝顶聪明，什么事瞒他得过，就对着大家一笑，也不再说。

秋谷辞了张慎言，就同着小松、安之到会计处来。原来东方小松是去年进京的，杨安之是今年进京的，张慎言同他们两个都有亲戚，就叫小松主任会计，又委安之作书记官长。差使虽不甚好，好在大家都是熟人，觉得别有一种指臂相联的愉快。章秋谷到了会计处，问问肃政厅的情形，又问问他们的差况。两个人一一说了。略坐一会，已听得自鸣钟当当的响了五下，小松道："到了散值时间，我们出去罢。"秋谷道："我们一同出去，寻一个人好不好？"小松道："你要找谁？"秋谷道："你不用问，只跟着我走就是了。"小松道："你不肯预先宣布，

一定是个女朋友。”秋谷也不回答，只催着他们两个换上衣服。坐上原来的马车，秋谷只向马夫说一声：“陕西巷宝华班。”马夫答应一声，跳上车坐，扬起鞭丝，只在马背上轻轻一掠，那马就飞一般的向前跑去。

肃政厅出前门，路倒不远，不多时就到了陕西巷。在一家清吟小班门口停下，秋谷第一个跳下车来，看一看门口有一块小小的商标，写着“宝华清吟小班”六个字，秋谷往里就走。小松问：“你有熟人吗？”秋谷道：“前两年有熟人，现在可不知道。”说着，已走过一条绝窄的弄堂，才是一个四方的院子。有几个跑厅迎上来一看，只见来了几个气宇轩昂的客人，不敢待慢，陪笑问：“老爷有熟人吗？”秋谷立定了脚，四面一看道：“有个玉兰花，两年以前在这里的，现在还在这里不在？”几个跑厅的听了就是一楞。有一个跑厅道：“玉兰花跟人回上海去了。”秋谷不觉惘然道：“小阿凤是已经嫁人，张宝宝呢？”跑厅道：“张宝宝上汉口去了。老爷叫他们见见罢。”秋谷点点头，跑厅就引着他们，到一间很宽大的房间坐下，随即怪叫了一声。秋谷皱皱眉头，安之来不多时，不懂他叫的什么，问道：“他叫些什么？”小松道：“他叫的‘上后面’，大约就同上海相帮的叫‘客人上来’一般。我们现在坐的后院房间，他所以叫‘上后面’。要是有客人坐的前院房间，他就叫‘上前面’。一班姑娘听了，就知道要出来见客。你看，来了来了。”

杨安之连忙看时，只见门帘打得高高的，一个跑厅站在门旁，一个女子走过来一影，跑厅的替他报着名字道：“月香。”一转眼就旋了过去。接着一个一个的走过来，跑厅的就一个一个的报：“宝玉、二宝、红雪、云香、小宝、金珠、湘兰、慧凤、芙蓉、桂英、文玉。”都是走过来一晃，就转身走了。秋谷

看着这几个人，觉得都不过如此，虽然不是什么鬼脸神头，却也不见得怎样的花娟月娟。就问："你们人都齐了么？"跑厅道："都齐了，只有一个谢娟云姑娘过班子去了。"

一言未毕，一回头，已看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女子冉冉的从外面进来，跑厅忙道："娟云姑娘回来了。"那娟云款款行来，走到帘子边，飘转秋波，打量他们三个时，恰恰和章秋谷的眼光碰一个着。娟云不觉"嗤"的一笑，扭转腰肢。正要回身退去，章秋谷指一指娟云道："就是你罢。"娟云脸又一红道："格位老爷尊姓？"秋谷道："我姓章。"娟云道："到倪房间里去呀。"一手拉着秋谷，就走了出来，原来娟云的房间就在隔壁。娟云等他们坐下，又问安之、小松尊姓，两人依实回答。娟云送过瓜子，亲手斟上茶来。秋谷接过茶杯，娟云就飞了秋谷一眼。秋谷打量他时，只见一窝玄发，密似堆云；一对横波，清同点漆；身材稳称，秾纤得中。虽然不是什么绝世佳人，在北京南班子里头，总要是算难得的人物了。

大家和他讲些闲话，秋谷又问起玉兰花来。娟云失惊道："玉兰花是倪阿姨啘，耐阿是章二少呀？"秋谷笑道："从前大家都叫我二少，现在年纪大了，恐怕要叫老太爷了。"娟云道："瞎说，胡子才𫠊有，那哼叫老太爷？倪原叫耐二少阿好？"秋谷道："凭你怎样称呼我，无不欢迎。"娟云道："倪阿姨搭耐蛮要好格呀，俚一径搭倪说章二少搭俚要好格，耐为啥一径勿来呀？倪阿姨故歇跟仔客人到上海去哉呀。耐早点来末，俚为啥要跟别人介？"秋谷道："你不要弄错了。我同玉兰花两下意思很好，交情是没有的，他跟人跟千跟万，也跟不到我。"娟云披一披嘴道："耐来浪骗啥人呀，阿有啥实梗要好，会得呒拨交情格？老实搭耐说仔罢，倪阿姨一径望耐呀，阿是干相好会实梗

牵记格？”秋谷一笑道：“和你说你不信，交情是当真没有，信不信由你。”娟云只是摇头。

秋谷也不再说，立起身来，给了五块钱钞票。娟云忽地看见是五元的钞票，就卖聪明说几句京话道：“你大概掏错了钞票，把五块的认作一块的了，用不着这许多啊。”秋谷瞟了他一眼道：“你真聪明。你们当姑娘的，还嫌钱多么？今天是第一次上你的盘子，下不为例，你明白么？”说得娟云面上着实一红，瞅了秋谷一眼道：“耐格人真正有良心，别人家倒是好心嚯。”秋谷听了，觉得他倒果然是一片好心，忙说：“今天是我不是，没有先给你说一句。你是一片好心，我领你的情就是了。”说着，问小松道：“你们上那里去？”小松道：“我们今天醒春居也有饭局。”秋谷道：“我也要上引凤院去。你们饭后到集英旅馆去坐一会何如？夜深人静，我们才好谈天。”两个人都答应了，先到醒春居去，秋谷也同着出来。娟云拉着秋谷的手，送到门外道：“耐晏歇点要来格呀。”秋谷道：“来不来不一定，要是迟了，就明天来。”娟云一把拉住道：“倪勿来，耐定规要来一埭格。”秋谷只好答应，娟云方才放手。

秋谷同小松、安之走到大门外面，各自东西。章秋谷径自到引凤院来，走进院内，跑厅的问明来历，就高叫一声：“素云姑娘！”早见一个身材纤细的佳人，含着一脸笑的一步步迎出来。姚纯叔也跟在后面，一把拉了章秋谷进去。只见已经坐了一房的客，见了章秋谷，免不得都立起来。章秋谷看一看这班人时，除了姚次远、姚毅仲、姚亮季四个以外，还有六个生人。秋谷向他湾一湾腰，拱一拱手，一个大转身过来，正和大家打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照面。早有姚纯叔一一的介绍道：“这位是盐务署厅长史浩夫，这位是财政部司长戚定侯，这位是赫云程先

生，这位是伍象峰先生，这位是许兰生，这位是朱德三。”秋谷照例说几句“久仰，一向少领教”的话。那班人见秋谷举止端严，言词爽朗，又听得姚纯叔说是湖南政务厅长，就也不觉刮目相看。秋谷那里放在心上，只和主人说了几句话。已见张素云轻移莲步走过来，笑微微的说道：“章大人，耐坐歇呀，立来浪做啥？”秋谷也笑道：“没有人叫我坐，叫我怎么坐呢？”张素云掩口笑道：“阿呀，章大人，耐勿要扳错头呀，耐自家来浪搭朋友唱喏呀，唱喏勿好坐仔唱格碗。”秋谷随便坐下，却向张素云深打一恭道：“我就坐着向你打一个恭好不好？”张素云笑着躲开道：“倪阿有格号天官赐介？”秋谷道：“我再说一句话，跪着打恭可不是我的事，你只好叫姚三少给你当差。”张素云“呸”道：“章大人，倪搭耐客气客气，耐啥闲话里向搭小铜钿格呀？故歇行仔铜板，小铜钿老早勿行格哉嘘。”说得满房的人都哈哈的笑。秋谷对姚纯叔道：“你这个贵相知果然很好。”张素云接口道：“倪是勿好格，章大人要包荒点格呀。”

秋谷不语，只目不转睛的看他，觉得他素口蛮腰，明眸皓齿，低鬟堕雪，弱态回风，好像比方才宝华班的谢娟云还要多些风韵。张素云见章秋谷只顾看他，不由有些不好意思，问道：“章大人，耐看啥呀？”秋谷道：“我看的是你，看什么。”张素云道：“耐看倪，倪末有啥格看头呀？”秋谷道：“这都是你自家不好，实在可恨得很，怪不得别人。”张素云道：“那哼倒是倪可恶？咦是倪勿好？耐倒说说道理看。”章秋谷言无数句，说出这个道理来。正是：

　　拾韩嫣之金弹，试马坊前；唱李白之新词，胭脂坡下。

不知章秋谷说出什么道理来，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七〇回

姚纯叔临场荐卷　　胡翡云对酒当歌

再说章秋谷对着张素云看了一会，才慢慢说道："谁叫你生得这般可爱，怎么叫人不看？因为你生得可爱，我所以一定要看。你要我看我也要看，你不要我看我依然也是要看。若是你生得不好，松板身躯夜叉头，虾蟆眼睛鳜鱼嘴，你就是跪在我面前磕我一百二十四个响头，要我眼梢儿带你一带，也是办不到的事。你不要在这里得福嫌轻，人家瞧瞧你，你还要问人瞧什么，难道瞧瞧你还捞了你的毛去不成？"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张素云听了，心上自然十分欢喜，却受了章秋谷这一阵编排，脸上很有些发讪，只得别转脸去道："倍笃听听看，章大人阿要会说。倪一塌刮仔问俚一声看啥，也覅问错啘，俚就夹七夹八说仔实梗一套。"说着，不觉也要笑出来，勉强忍住了不笑。

只听得有人接口说道："倍笃夹七夹八，来浪说啥？"门帘一起，走进一个西装女子来。一头黑发，惓惓的堆在头上，在帽子下面，露出两旁的鬓角来；穿一身白衣服白帽子白帆布鞋，皎若琼瑶，清如玉雪。走进来向姚次远点一点头，叫一声："姚大人。"回过身来，四面都看了一眼，眸光溜处，神彩欲飞，比起张素云来，别是一般风韵。这边是一味的妩媚娟妍，那边是一派的清华流丽。姚纯叔不待秋谷开口，就说："这是本堂的

俞梅仙，次远叔招呼的。"秋谷立起来道："好，好！不料北京地方也有这般人物，大约他们两个可以算得燕山二凤了。"俞梅仙听了，虽然并不全懂，却知道一定是恭维他的话，就带了秋谷一眼道："格位大人像煞倪见过歇格哩。"纯叔道："这位章大人算得个上海慷慨结客的大人物，你也算得个北京倾倒一时的红姑娘，你们俩多多亲近。好在我们老叔同你是干交情，决不会吃醋的。"俞梅仙瞪了纯叔一眼道："大人物有几化大介？"秋谷接着道："请你试一下子何如？"梅仙淡淡的笑道："耐去搭倍笃相好试罢，倪是既拨格号福气。"秋谷道："不试也罢了，但是你是红姑娘，到底怎么红法，给我看看好不好？"梅仙啐了一口道："看啥物事介，勿要瞎说哉。"秋谷哈哈一笑，也就随意坐下。

只见纯叔手中拿着一叠局票，来问秋谷道："老姻……"说到这里，就咽住了。秋谷忙道："小婚，什么事？"纯叔和毅仲不觉大笑。别人不懂他们两个说些什么，就追问纯叔，什么事这般好笑。纯叔和他们说了，大家免不得又笑一阵。纯叔道："我如今只好直呼尊号，不客气了。如若不然，这个抵制力来得太强，可真受不了啦。"秋谷笑道："这是一种强迫的执行，不怕你不承认。"纯叔道："是了，是了，我承认就算了。你带那一个？要是没有熟人，我荐一个何如？"秋谷道："用不着，我叫宝华的谢娟云。"纯叔道："谢娟云，好漂亮的名字，我竟没有见过。难道只叫一个么？"秋谷道："就是一个罢，何必定要一双？"纯叔道："今天我有一本卷子，要荐给你这位大主考的。想起来这本卷子老当简洁，久负盛名，一定没有不入选的。却不想大主考久已有了成见，取了个新进少年。但是这本卷子怎么样呢？何不也把他叫过来作一个备中的卷子，何如？"秋

谷道："你说了半天，还没有点题，到底是那一个？"纯叔道："说起来，你一定是向来认得的，松翠的胡翡云。"秋谷道："是老胡翡云么？"纯叔道："是的。"秋谷道："既是老胡翡云，把他叫过来谈谈也好。"纯叔道："何如？我知道这本卷子荐上来，不致于落第的。"当下写了两张局票，连着别人的一齐发出。

台面已经摆好，纯叔就请秋谷首座。秋谷不肯，转让史浩夫。纯叔道："今天没有什么话说，你们两位厅长总该上座。章厅长是从长沙来的，史厅长如何肯僭？还是爽快些，请坐罢。"章秋谷性情本来豪爽，又见史浩夫决不肯坐，只得随随便便的就坐了首座。那一席菜甚是齐整，银杯银碟，银筷银匙，映着红色台布，亮得耀眼。张素云拿着一瓶白兰地走过来，嫣然一笑道："章大人，耐阿吃白兰地？"秋谷说："白兰地很好。"张素云就满满给秋谷倒上一杯，走过那边去了。姚纯叔举起酒杯，说一声"请"，大家不约而同的谢了一声，举起酒杯来，照着主人。大家吃些，秋谷竟一口喝了大半杯。张素云斟过了酒，自去坐在纯叔后面，低低的讲话。姚次远也和俞梅仙东南西北的混谈一阵。

松翠的胡翡云已经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琴师。胡翡云打一条松松的辫子，一身男装，一件银罗长衫，衬着元色夹纱半臂，虽然长眉秀目，风神不减当年。却脸上露着一脸的烟色，立在当地，款款的四边一看。见了章秋谷，不由一呆道："阿是二少叫倪呀？"秋谷点点头道："我们八年不见了，我竟不知道你在北京。今天才知道了，特地借光绷绷场面。"胡翡云一笑道："二少啥实梗客气介？只怕二少勿肯照应婉。"说着，姗姗的走过来坐下，亲亲切切的问道："二少几时来格？几年勿

见，二少发仔福哉。”秋谷随口回他几句，两人一问一答的谈起来。大家顾不得谈天，只听着章秋谷同胡翡云说话。

秋谷正同胡翡云谈得入港，耳边只听得一声娇唤道：“二少几时来格呀？啥勿到倪搭去介？”这几句说得轻圆清脆，入耳非常。秋谷蓦地抬起头来，只见对面史浩夫的身后，端端正正的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佳人，弱态含娇，横波流慧，那脸上好像有一道光芒，从正面直射过来。秋谷细细一认，道：“你是小玲珑么？”小玲珑笑道：“是倪呀，倪当仔耐勿认得格哉。”秋谷道：“若不是仔细一认，恐怕就要不认得了。你当初在广东的时候，完全还是个小孩子，如今长得高了。”小玲珑道：“耐到底几时来格呀？”秋谷道：“我不瞒你说，实是今天才到，也不知道你在北京。”小玲珑道：“等歇点到倪搭去呀。”秋谷道：“我明天去罢。”小玲珑道：“格是定规要来格嚏。”秋谷道：“这个自然。”小玲珑又问：“严老爷呢？”秋谷道：“严协恭在南京，差不多就要来了。”小玲珑道：“俚来仔，耐同俚来。”秋谷答应了。

大家见章秋谷同小玲珑又是熟人，觉得出于意外。史浩夫更有些诧异的意思，秋谷看得分明，不等他们来问，就把在广东认识小玲珑，那一天晚上捉他过去的事说了一遍。姚毅仲道：“他如今不叫小玲珑，把个小字去掉了，单叫玲珑。”秋谷道：“这是理当如此。他从前本是小的，所以叫小玲珑。如今不是小的了，自然单叫玲珑。”玲珑瞅了秋谷一眼道：“二少，耐一径勿是实梗格呀，为啥故歇变哉呀？”秋谷道：“你也向来是小的呀，为什么如今变大了呢？”玲珑讪讪的道：“倪勿晓得，让耐一干仔去说。”秋谷偏要追问，玲珑低着头不理。秋谷就问史浩夫道：“他几时大的，史厅长一定知道？”

史浩夫正拿着一杯酒要喝，听了秋谷的话，就道："秋翁先生问他自己，这是倒须钩越拉越紧，他如何肯说，还让我来报告如何？"玲珑连忙打他一下道："耐曉得啥物事呀，勿要瞎说。"史浩夫无意之中被他打了一下，一个酒杯脱了手，当啷一声滚下地去。史浩夫手上身上淋淋漓漓的都是酒，不觉"阿呀"一声。章秋谷由不得纵声大笑。就这一场笑里，听得胡琴一响，胡翡云背过脸去，亢声高唱起来。翡云本是老手，今天又是格外经意的，唱得抑扬顿挫，余响入云。大家都悄默无声的听，竟一连唱了两支曲子。那两个琴师立起身来，姚纯叔给了四块钱。琴师请一个安谢了，才退出去。

这个时候，姚亮季叫的王金福、姚毅仲叫的奎玉凤也都来了，这两个却是北班子中的翘楚。奎玉凤也是一身男装，长身玉立，博袖轻衫，顾影翩翩的，很有些三河年少，裙屐洒然的神气。王金福却是个五短身材，紫糖色脸，小圆面盘，蹙蹙的眉梢，粗粗的发辫，一般也是男装，却比奎玉凤差得多了，看起来毫无可取之处。姚亮季却和他十分要好，搀着手，咬着耳朵，说得甚是密切。不多一刻，局都齐了。姚纯叔要打通关，姚次远叫他和毅仲、亮季合打一个通关罢："你们兄弟都不能喝酒，何必充这个硬汉子？"大家也就应了。

一个通关打完，谢娟云来了。唱过曲子，又和秋谷代了一杯，胡翡云也代了一杯。姚纯叔看着谢娟云道："这个姑娘好得很，不知章厅长如何拣选着的，我们怎么拣过来，选过去，都没有好的呢？"张素云坐在旁边暗暗的瞪他一眼。秋谷笑道："如今世上的人，真是贪心不足，自己占了头等货，还要看着别人的二等货，只说别人的二等货比自己的头等货好。既然说别人的二等货好，就该彼此交换，他却又不肯，只想一把要捞两

面。你想这种贪心还了得。”张素云听得分明，心上大为高兴，不知不觉的就送过一个眼风来。胡翡云觉着，还他一眼，两双眼睛撞一个着，羞得张素云面上起了一重红晕，低下头去，一时抬不起来。

胡翡云直坐到上了饭菜，大家都走了，方才立起来，低说一声：“二少，倪要去哉，晏歇请过来。”又向台面上打个招呼道：“诸位大人老爷，一淘请过来。”说着，就一扭身，花枝招展的走了。

大家随便吃些稀饭，纷纷的起身各散。只有姚次远拉着章秋谷，同毅仲兄弟三个，都到俞梅仙房里去坐。纯叔叫跑厅的开上帐来，秋谷在旁看时，只见不过是一条红纸横单，开着菜钱五十一元，白兰地十五元，车饭十三元，过班车饭十一元。姚纯叔看了一看，就给了一张一百块钱的钞票。跑厅的接了过去，姚纯叔说不必找了。跑厅的请一个安谢了，方才退出。秋谷看一看俞梅仙的房间，觉得十分宽敞，是两大间并作一间的，里面还有一间小小的套间。满房间摆的都是外国器具，还有一架很精致的风琴。秋谷开了琴盖，轻轻的捺上几捺，就谢过纯叔，一路回到旅馆。一问杨安之、东方小松，竟没有来，就也由他。

坐了一会，觉得有些酒渴，就叫家人酽酽的泡了一壶普洱茶。喝了几碗，渐渐的睡思朦胧。只见茶房走进来道：“章大人，有电话请说话。”秋谷想一定是杨安之同小松打来的，就匆匆的走到电话机旁，接了听筒，问道：“你是那里？”听筒里一个女子的声气答道：“我们是松翠翡云姑娘，要同章大人说话。你是集英旅馆章大人么？”秋谷答应一声“是”，就听得听筒里道：“你等一等，翡云姑娘就来。”秋谷倒不觉疑惑起来，暗

想：胡翡云不知道我住处的，如何会打电话给我？况且翡云同我表面上虽然很好，究竟没有关系的，也不至于打电话给我。正是：

南都石黛，描成却月之眉；北地胭脂，扭入回风之队。

不知胡翡云说些什么，请看下回交代。

第一七一回

冒芳名娇痴传软语　　闯房间筋斗跌当场

只说章秋谷正在疑惑，已听得听筒里面换了一个女子的声气道："哙，耐阿是章大人？"秋谷道："我姓章，你是谁？"那女子道："我是胡翡云，耐那哼听勿出格呀？"秋谷道："你不是胡翡云，口气听得出的。"那女子道："倪是胡翡云呀。"秋谷道："你是胡翡云，你可知道我在上海叫过你的局没有？"那边听筒里停了一停，好像那女子忍着笑道："倪也老朋友哉，总勿见得来冒耐啘。"秋谷道："我劝你老实说了罢，如若不然，我就要骂了。"那女子"格格"的笑道："耐勿要骂，耐猜猜倪是啥人？"秋谷凝了一凝道："你一定是宝华的谢娟云。"娟云笑道："勿是。"秋谷道："不是谢娟云，就是饭桶架子。"娟云道："耐骂人末哉，啥叫饭桶架子呀？"秋谷道："你有什么话，说罢。"娟云道："耐故歇来浪旅馆里呀？"秋谷不觉失笑道："我现在接你的电话，不在旅馆在那里？"娟云也笑道："耐来嗹。"秋谷道："今天不来了。"娟云道："勿要，耐搭我来一埭。"秋谷道："明天一定来就是了。"娟云道："耐勿来末，早点困罢，勿要到别场化去哉，阿晓得？"秋谷答应道："我也就睡了。"娟云道："耐阿是一干仔来浪旅馆里向？"秋谷道："我一个人，还带着两个家人。"娟云停了一停道："耐夜里向盖得暖热点，自家要当心点格嗹。"秋谷答应一声。娟云道："难末倪明朝见，耐明朝

要来格嘘。"唠叨一阵，方才挂上话筒。

秋谷正要上楼，东方小松已经走了进来，道:"一定是胡同里姑娘的电话，可是不是？"秋谷道:"你怎么知道？"小松道："北京的姑娘和上海大不相同。上海的倌人是专靠客人的例外津贴，若专靠着碰和吃酒叫局的钱，就要喝西北风了。北京的姑娘是专靠打茶围同住夜，倒是个硬碰硬的性质。他们搭了班子，房饭钱是不要他们出。客人打一次茶围，开销一块钱，是姑娘同掌班的各分一半。客人住一夜，开销十二块钱，姑娘同掌班各分四块钱，下余的大家分拆。他们只要一天开上十个盘子，就有五块钱进门。一个月一百五十块钱，这个开销就混过去了。那留夜厢的钱同敲的竹杠不在其内，还有那班阔客，打一个茶围给五块十块的，那更是意外的进款。所以北京的姑娘以茶围为根本。因为住夜的客人未必长有，敲竹杠是靠不住的，只有茶围的钱是积少成多。嫖客一天出一两块钱不算什么，他们却聚着许多人的茶围钱，来养他们一家一口。一边是轻而易举，一边是集腋成裘。所以这班姑娘恨不得凡是招呼过他的嫖客，天天去打一个茶围，如若不来，他就打电话来请。好在不要花钱的电话，他乐得多打几个。电话上请到一个嫖客，他就有五毛大洋，请到两个客人，就是一块钱。请不到，他不过多说几句话，有什么亏负他的所在？所以我走进来，瞧着你在这里接电话，就知道一定是姑娘打给你的。"

秋谷不觉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怪不得谢娟云头一天认得我，就打起电话来，我做梦也想不到是他的电话。"小松道："方才是谢娟云的电话么？那倒不可一例而论。大凡北京姑娘和嫖客的进行次序，止要上过五六次盘子，就有打电话的程度。上到二三十个盘子，就有住夜的程度。再吃过了一台酒，或是吃

过几次牌饭，那就是天经地义应该留厢的了。当姑娘的要是不留这个客人，不但嫖客可以挑眼，问他为什么不留，就连掌班的乌龟同跑厅的龟爪，都有质问的资格。只有两家纯粹南班子的规则，觉得略略好些，姑娘们的身份也觉得略略高些。打一个茶围要两块钱，住夜要二十二块钱。其余的就是吃酒，只有二十五两的菜，没有十六两同十二两的。除了这两家松翠同庆余堂而外，都是些南北混合的清吟小班。但暗暗也分一个等级，头等的住夜十二块钱，二等的止要八块。再下去就是二等茶室、三等茶室了。这个宝华班，却还算清吟小班里的头等班子。谢娟云对于今天第一次打茶围的生客，晚间就打电话，这就算是特别优待的了，你该如何的特别报效才是。”

两个人一面说说笑笑的，走到房里坐下。秋谷说：“我前年在北京的时候，你还没有进京。那时班子里的姑娘，还没有给客人打电话的风气。南方姑娘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倒很有几个湖北人，在宝华班大出风头。现在这几个湖北人，小阿凤是嫁了，张宝宝是走了。苏州倌人的淫业，却渐渐的扩充发达起来。”小松道：“正为小阿凤嫁了郎克民，得了三万块钱身价，苏映雪嫁了双铁人，得了一万八千块钱身价，所以南方倌人一阵风都到北京来，好像个个都是小阿凤，个个都是苏映雪。其实北京南班子的姑娘，也不见个个生意都好，尽有一天到晚捞不着一个大钱、赔贴清本的人。无奈贴者自贴，来者自来，这个没本钱的生涯，也就很不好做呢。”秋谷默然一会道：“苏映雪在上海的时候，我很赏识他的，只说他没有做倌人的习气，不像个堂子里的人。如今嫁了双铁人，也算郎才女貌，终身得所的了。”

说着，忽问：“安之呢？”小松道：“安之急于进城，今天不

来了。"秋谷看一看表道："果然十二点已经过了。"小松道："我也要进城去了。"秋谷道："你今天何必进城？这间房本有两铺，你就在城外住一夜何妨。"小松欠伸道："不进城是没有什么，不过明天要起一个大早上衙门去。"秋谷道："衙门里去不去有什么要紧？我们多时不见，今天谈一个通宵达旦何如？"小松本来健谈，又同秋谷是最知己的朋友，果然畅畅快快的大谈起来，直谈到东方发白，方才和衣略睡一会。小松起身后，胡乱洗一个脸，就匆匆的回到肃政厅去了。

秋谷初到北京，自然有几处同乡亲戚、和平日相知的朋友要去拜他们的，无谓的应酬倒忙了好几天。恰恰的柳国屏同黎军门都在北京。葛怀民同贡春树也到北京来了，两个人都住在金台旅馆。葛怀民本来是个极活泼的人，贡春树又是个顾影翩翩的年少，既到北京地面，自然免不得要逛逛胡同。贡春树看中了个迎宾馆的豆春，大家通梦交魂的十分要好。葛怀民拣着了个福寿班的银贵，彼此也偎珠倚玉的格外温存。豆春是南班姑娘，自有一番韵致。银贵是北班妓女，别饶一段风情。贡春树同葛怀民都有些混得迷迷糊糊的，觉得日子过的飞快，差不多两个人天天都不住在旅馆里头的。

金风送爽，凉意初回，已是八月初旬天气。这一天，贡春树要同着葛怀民到豆春那里去，葛怀民要同春树到银贵那里去，两个人各不相下。贡春树就说："一个北班妓女罢了，只要开了三五个盘子，就可以住夜的，到底你恋着他做什么？难道他真同你要好么？"葛怀民笑道："这本来是逢场作戏，什么要好不要好？据我看起来，与其南班姑娘油头滑脑的，说起话来指东话西，没有一句真话，还不如北班妓女，倒老老实实的没有枪花。"春树道："南班妓女也有好有不好，不见得一古脑儿

都是油头滑脸、指东话西的人。据我看起来，银贵虽是北班，却倒有些滑头滑脑的。”葛怀民听得说了他的相好，心上未免有些不痛快，但又不好一定帮着他说话，只得快快的跟着春树到迎宾馆来。

到了迎宾馆，豆春里房已经有了一起客人，两个人只好在外面坐着。豆春的房间本是三间：一间卧房，两间客座。现在卧房有客，贡春树心上就觉一撞。又见豆春随随便便的敷衍了他们两句，就走到里房去，和那里房的客有说有笑的，十分亲热。贡春树在外间听得明白，眉头一皱，不觉一股酸溜溜的气从脚底下直冲出泥丸宫来。葛怀民不开口，只是看着他笑。

贡春树被他这一笑，笑得更加坐立不安起来，只希望豆春快快的走出来，好考问他这里房的是何等恩客。那知等来等去，越等越不出来。好像已经隔了大半天，豆春同那客人还在那里说笑得有劲。听得贡春树怒从心起，忍耐不住，却又发作不出，只得蹑步过去，走到豆春卧房门外，把身体掩过一旁，伸长头颈，在门帘缝内悄悄的张看。只见房间里坐着两个客人：一个客人生得雄纠纠的，紫膛脸，三角眉，气概轩昂，身材高大，坐在那里，正对着房门，却不开口；一个客人却坐在豆春床边一张弹簧椅上，脸向着里，看不出面貌何如，衣服虽然不见得十分灿烂辉煌，却甚觉雅净大方，没有俗气。豆春斜斜的躺在那客人身上，一手搭着肩头，正说得热闹。贡春树见了这般，更有些酸得不可开交，没奈何，只好静静的听。听着那客人的声气，不觉心上一惊，觉得这个声气似乎来得十分熟落，却又听不出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候着他回过头来看他一看。

这个时候，葛怀民也走了过来，也歪着身体，探出头去偷

看。正有些看得忘其所以，不防豆春的妹子探春走进来，看了他们两个都在那里看得有趣，探春有些孩子气，想要吓他们一下，轻轻的走过来，拉着贡春树的衣角一拖。春树吃了一惊，恐怕给里房的人看见，连忙一闪身，想要走开。那知贡春树一闪身，恰恰同葛怀民撞了一个满怀，葛怀民立脚不定，往前一栽，又绊着里房的门槛，竟是合面一交，跌进房去。

这一跌大家都是出其不意，贡春树想要一把拉住他，那里拉他得住？里房的三个人都吃一惊，豆春立起身来。早恼了那位对房门坐的客人，开口就骂道："什么人，规矩都不懂得！真不开眼，好好的，怎么会栽筋斗栽到里面来，这不是有意的么？"葛怀民无故栽了一交，又出了一个大丑，栽到别人房间里去，真是从来没有经过的。正在懊恼，又听得这边的人张口就骂，那里按捺得住，也就跳起身来，睁着眼道："你说话要说得清楚些，什么开眼不开眼，难道人还有心栽筋斗不成？"那客人更觉生气，道："各有各的房间，谁教你偷看的？你不偷看，就会栽筋斗不成！"葛怀民给他顶住了，索性赌气道："偷看不偷看，你管不着！"那客人大怒道："你这个混蛋，不讲理么！"那一个客人也'霍'的立起来道："他不讲理，我们就打他何妨？"葛怀民大怒，迎上一步道："你想打谁？"两个人同声道："打你怕什么？"贡春树在外面，又不好进去，知道这件事是葛怀民错，闹起来没有什么好处，连连的叫他出来，有话好说。葛怀民那里肯听，两边都磨拳擦掌的只待要打。正是：

邢尹蛾眉之妒，无奈檀郎；平音鸟道之争，难为鸡肋。

不知以后何如，再待下文分解。

第一七二回

贡春树低头求侠士　　章秋谷挥手出奇兵

却说葛怀民和里房的客人正磨拳擦掌的要打，贡春树十分着急，豆春同探春更急出一身汗来。豆春只把两只手乱摇，口中只说："倍笃勿要吵嘘，有闲话好说格呀！"探春也走进房去，一把挽住了葛怀民，往外就拉。贡春树也连连的叫道："怀民，快些走出来！"怀民听了，正想就此走出去。不想那边的客人不肯放松，喝一声："你那里走！好容易轻松的事，闯了房间，一句话不说，就想要跑。告诉你说，这儿不是你的房间，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可不成！要走可以，得说个明白！"葛怀民受了这阵排揎，只得立定了脚，睁着眼道："就算闯了你们的房间，也不是有心闯的，你们不让我走，待要怎么样，我倒要请教请教！"那边客人怒道："你闯了房间，还是你的理，天下那里来这般不讲情理的混小子！"葛怀民也怒道："你不讲情理，开口骂人，你才是混小子呢！"那客人听葛怀民也骂起来，越发大怒，提起一根熟铜手杖，不问情由，劈头要打。亏得豆春飞身过来，一把抢住，没口子的说："柳大人，弗要动气，要打打倪好哉！"葛怀民见姓柳的动手就打，未免有些慌张，估量着他那般身量，自己不是对手，却又不肯输这一口气，只得说："好好好，京师重地，你们动不动就讲打，你有胆量只管动手，我自然有和你说理的地方。你还说人不讲理，

你动手就打，难道倒是讲理么？”这边一个豆春拦着姓柳的，又抱住他的棍子，不让他打下来，正有些阻挡不住。一个探春，死命的要拉葛怀民出来，也是拉不动。

正在扭结固结之际，又听跑厅高叫一声：“豆春姑娘！”豆春知道有客来了，跺一跺脚道：“难末要命哉，第三起客人倒咦来㗎哉！”说不了，已见一个跑厅走进外房，把里房门帘一掀，就势挡着外房客人的视线。这一挡里，只见走进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精神轩翥，顾视清高，走进来一眼看见了葛怀民，就是一惊，还没有开口，早听姓柳的嚷道：“老弟，你怎么此刻才来，快些帮着我们，同这个混小子严重交涉！”葛怀民也一眼看见了进来的人，不觉脱口而出道：“阿呀，你不是秋谷吗！”章秋谷哈哈大笑道：“原来竟是怀民，奇遇奇遇！你不是同春树在一起的么？”贡春树应声而入，和秋谷执一执手道：“今天真是奇遇！”

姓柳的看着他们几个竟都是认得的，心上十分诧怪，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来。秋谷对着他们看了一看，笑道：“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一家人会闹起来？我先给你们几位引见引见。”指着一个四十来岁白净面皮的人道：“这是召云秋，是我们应天同乡。”又指着姓柳的道：“这是柳国屏，是我多年拜兄。”又替葛、贡两人通了名姓。大家少不得都要客气一番，各认不是。

秋谷道：“到底你们怎么回事，忽然怀民闯起云秋的房间来？”柳国屏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空的这位葛先生一交跌进房来。我只认有心闯房间，自然就计较起来了。”秋谷不觉笑问怀民道：“你也是个老上海，怎么到了北京，会闹起笑话来。”怀民不觉脸一红，跌脚道：“你只要问他，多是他害我

的。"秋谷笑问春树："到底为什么事？"春树觉得有些碍口，只得说自己不合，到里房门口去偷看是什么人，怀民也来偷看，不想两下一撞，就把怀民撞进房去，跌了一交，果然是我累他的。怀民道："何如？可不是他害我的。"召云秋道："我们梦里也想不到大家是一家人。要是早些知道，早就会了靴了，不但贡先生可以免得这一看，葛先生也可以免得这一跌。"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只把个豆春乐得拍手打掌的笑个不住，只说："倪胆小煞格，看仔柳大人搭葛老爷要打起来哉，拿倪几乎吓煞快。故歇倒说大家才认得格，倪听仔阿要快活。"秋谷看他一眼道："你不要这般高兴，只怕会起靴来，你是只尖头女靴，不像橡皮靴，看你怎么受得了？"豆春红着脸，奔过来一把拧住了秋谷的嘴，不肯放手。秋谷只轻轻伸过手去，在豆春腰间一捏，豆春护痒，早笑得远远走开，口中只说："章大人格人末，真正促掐得来。"秋谷也不理会，只和贡春树等谈天。

贡春树同葛怀民的到北京，是辛修甫想在北京开一个大书局，兼替别人代印报纸。因为北京的报馆虽多，那情形却和上海不同，十家报馆之内，倒有九家没有机器铅字，非要别人和他代印不可。恰恰的贡春树没有到过北京，久已想要到北京来游历一趟，趁着这番机会，就同着葛怀民到北京来调查情况。现在调查清楚了，同各家报馆也都说明白了，这个生意大可做得。只要回去和辛修甫商量妥当，筹备开办就是了。但是这两个宝贝却着了嫖迷，一个被银贵骗得骨软筋酥，一个同豆春恩得昏头搭脑。辛修甫来了两封信，催他们回去，他们只说还要在北京左近各处游览游览。其实游览的却在八大胡同的一方泥地，何曾到别处去游览过？

章秋谷自从那一天贡春树在豆春那里吃了一台酒，算是同召云秋会靴。章秋谷也带过豆春的局，又算同章秋谷会靴。第二天，召云秋又吃一台。第三天，章秋谷回局，又是一台二十五两的酒。豆春在三天之内一连三台酒，这是北京妓院里难得有的，因此哄然一声，豆春的名气就大红起来。宝华班谢娟云那里，章秋谷也是一连两台酒，却还没有落相好。谢娟云留了两次，秋谷只推有事。

一连混了好几天，秋谷却已经把贡春树同葛怀民迷恋的神情看得明白。葛怀民也到银贵那边去请过一次客，秋谷冷眼看来，银贵的待葛怀民固然不错，豆春的待贡春树更是熨贴非常，早已提起了嫁娶的问题。贡春树竟有些心旌欲动，想要娶他回去。和章秋谷商议了几次，秋谷不悦道："你好好的有妻有妾，何必要娶个堂子里人回去？无论他的和你要好是真是假，在你一方面着想，总不必多此一举。况且你也对不起家里的两位弟妹。当初我替你担惊冒险的做了这件事情，救了你们的性命，如今你有了新欢，又忘旧好，抚心自问，你怎么对得起人？如今将到中秋，你们府上未免总有些事，还是同着怀民一同回去的好。"怀民在旁听着，忽然'嗤'的一笑，秋谷问他笑什么，怀民不开口。又问一句到底笑什么，怀民才说："秋谷先生，你是个大电气灯、大镁精灯，照得别人雪亮的。究竟你看豆春的待春树怎么样？"秋谷道："我看起来，也还罢了。但是要好不要好是一件事，娶他不娶他又是一件事，不能混合在一起的。"怀民笑道："据我看来，豆春的待春树，也不过如此。若是真待他好，春树又何至于醋劲发作，隔着门帘偷看，带累得我跌了一交，几乎和柳国屏打架。若不是你早来一步，恐怕真要打起来了。"说着，一面笑，一面把那一天的事说了一遍。秋谷笑

道："原来如此，怪道我说你们都是老上海，又不是曲辫子，如何会偷看别人，又跌了一交筋斗呢。"

贡春树听了葛怀民说他，自然不开心，撅着嘴道："你说豆春待我未见得真要好，这我也无从辩起，但你的银贵呢，可是真要好不是真要好？"怀民顿了一顿，笑道："这是没有证据的事，你说真的，我就说是假的，我说真的，你就说是假的，又没有上天平平过，用试金石试过。我说银贵待我不差，你也料来不信，只好各人心上自己知道罢了。"秋谷大笑道："我告诉你们说罢，就是自己心上不知道，头脑里有些浑淘淘的不好。若果然各人心上自家明白，那就好了。"怀民春树听了，未免各有惭色。

春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走过去，凑着秋谷耳边说了几句。秋谷连连摇头道："我不能问这件事，你爱这么办，你只管去办就是了，我也不反对你。"春树道："这件事情，除了你办不来。这个主意，除了你也想不出。千万拜托，和我想一个主意好不好？"秋谷还是不答应。葛怀民不知他们两个说些什么，贡春树把他拉过一边去，说了几句。葛怀民也连连点头，帮着贡春树同秋谷说，一定要秋谷点头应许。秋谷不觉笑道："这是你们的事，怎么要我主张？我如今已近中年，从前的那一种淘气好胜的性情，现在也有些改变，差不多性情也要革命起来。"春树同怀民听着都笑。只听秋谷又道："这样的好差使，你们照顾了别人罢，我委实的有些不高兴。"

章秋谷便再三推托，禁不得春树同怀民都打拱作揖的央求，一定要章秋谷替他们显些颜色。秋谷尚在沉吟，春树追一句道："你再不答应，我可要屈膝了。"说着，把腰一弯，膝盖一曲，好像真要跪下去的一般。秋谷一把架住道："你的意思

我很明白，无非要显一显你的威风，绷一绷你的场面，显得你的嫖学素有研究，和别人不同。我答应就是了，你也不必做这般丑态。”说得怀民笑了，春树脸上也不由有些讪讪的。秋谷也不再说什么，只斜斜的靠在一张圈椅上，浓浓的呼着一支雪茄烟。只见一缕缕的白烟，从章秋谷口鼻之中喷薄而出，袅袅的散在空中。

停了一会，贡春树也不去和他说话，只听秋谷说道：“这件事我算答应了，你们两个可得完全听我的指挥。”两人齐声道：“这个自然。我们两个人恭候调遣。”秋谷笑道：“也用不着调遣，我的命令简单得很，你们两个人今天就走，而且一到天津，就坐轮船回去。”两人呆了一呆道：“今天走是可以，但为什么一到天津就要回去？”秋谷笑道：“你们没有抵抗的余地，也没有质问的资格，你们只照着我的说话去执行就是了。”两人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又没本事不依他，只好听着他的话，叫走就走。秋谷见他们果然要走，又细细吩咐了几句。两个人方才欢欢喜喜的，各人去辞了相好，只说要回去一趟，一礼拜就来，一定来过节的。豆春和银贵自然要挽他们过节再走，他们只说有要紧的事，不能不回去走一趟。这两个人也无可如何，只得由他，眼看着章秋谷送他们上了火车走了。停了两天，果然接了他们的信，说津浦火车铁轨坏了，只好坐轮船回去，中秋节前一定可以到京的。正是：

运筹帷幄，制胜在谈笑之间；转眼风云，决策而指挥若定。

不知贡春树等几时到京，且看下回交代。

第一七三回

霹雳青天渤海通书传恶耗
生离死别餐房洒泪哭情人

且说豆春本是很聪明的女孩子，做生意倒也十分巴结。自从同贡春树落了相好之后，原一心一意的想要跟他，倒不是虚情假意。无奈召云秋是他的开苞客人，虽然年纪比贡春树大些，两下的感情却也很不算坏。在这个夹忙头里，召云秋也向他提出娶他回去的问题。豆春一个小小的女孩子，有什么一定的宗旨，不免有些把持不定起来。幸而豆春的本家倒是亲生娘，不肯强迫他一定怎样，所以这个豆春总算还是自由的身体。自从贡春树出京以后，豆春也很惦记了几天，也就罢了。到了八月十二，豆春算计贡春树应该来了。等了一天，不见来，第二天亲自到章秋谷旅馆里去打听，章秋谷也说不知道。豆春不觉怅然，暗想：他不到北京来过节，倒也罢了。班子里虽然欠了几百块钱帐，好在他总要来的，我也不等着他的钱用，只是总该来一封信。想到这里，又有客人来了，豆春只得且去应酬，把贡春树的事搁过一边。这一起客人还没有走，章秋谷的叫局条子来了。豆春换上衣服，理一理头发，徘徊顾影的在着衣镜里头自己照了一会。这起客人见他要出条子，自然一哄的走了。豆春在章秋谷面上，本来二十四分的巴结，好容易巴得章秋谷来叫，巴不得要早些去，坐上包车，如飞往廊房头条胡同撷英餐馆跑来。

到了门口，豆春跳下车来，三脚两步，就跑了上去。走进六号房间，抬头一看，不觉大奇，只见除了章秋谷一个坐着主位而外，只有一个客人坐在上首，这客人不是别人，就是银贵。这一下子可把豆春心上闹得有些糊涂起来，暗想：怎么他请客不请别人，专请一个银贵？他既没有招呼银贵，怎么无故请他吃饭？这怪不怪。心上想着，口中却问不出来，只好叫了一声："章大人，"默然坐下。只见章秋谷无精打采的答应一声，也不开口。银贵坐在那里，本来有些局促，看着豆春已经来了，就说："章大人，您不是说有要紧的话给我们说么，现在我们俩都来了，您有话请说罢。"

章秋谷看着他们两个，深深的叹一口气道："你们的贡春树、葛怀民都死了。"两个人猛然听了这句话，登时大大的一惊，呆着脸，张着嘴，只看着章秋谷，说不出什么来，好像青天霹雳一般。豆春惊得立起身来，眼眶里的泪珠已经在那里滴溜溜的来回乱转，问一声："阿是真格呀？那哼会两家头一淘死格介？"秋谷拍手道："这也是死生有命。他们到了天津，原要搭火车的。奇巧不巧的，那一天火车在半路上脱轨，铁道又坏了一段，他们两个就趁了安平轮船回去。那里知道安平走到半路上出了乱子，沉在海里头去了。他们两个人一同在船上的，还有命么？"说着，从身旁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递给豆春道："你认识字的，你看看就知道了。"豆春接过看时，是秋谷一个天津朋友邱海平写给他的，只说安平失事，搭客完全被难。豆春看了，一阵心酸，那点点滴滴的眼泪已经直滚下来。银贵接过信去看了一看，脸上也登时变色。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他，静悄悄的，好像房间里掉一根针都听得见。

停了一会，豆春方才掩泪含悲的道："前弗多几日天，看见

俚面孔浪气色蛮好，那哼会得死格？故歇想起来，阿要难过！章大人难末叫倪那哼呢？”章秋谷还没有开口，早见银贵说道：“葛老爷活的时候，我们很要好，现在葛老爷死了，我们自然心上很难受。不过葛老爷走的时候，我们那儿的帐还没有给。中秋是已经到了，叫我赔是赔不起，可叫人怎么样呢？章大人，您瞧瞧我们当姑娘的倒霉不倒霉！”章秋谷道：“是呀，他们人是死了，欠了一屁股的帐，可怎么样呢？”豆春呜咽道：“故歇人也死格哉，再去说俚笃格帐作啥！”说到这里，忍不住竟哭起来，却竭力把手帕子掩着脸同嘴，生怕别人听见。银贵只是呆呆的攒眉促额，在那里不知想些什么。章秋谷笑盈盈的看着他们两个。

就在这般时分，猛然间银贵直立起身，失惊打怪的叫起来。豆春抬头一看，也惊得毛骨悚然，连忙立起，几乎要叫起来。章秋谷不觉纵声狂笑。这一笑，好似那孙登长啸，项羽暗呜，直笑得空屋传声，梁尘欲动。列位看官，你道他们惊的惊，笑的笑，究竟为的什么？原来六号房间的右首还有一间小房，是撷英餐馆帐房先生的卧室，同六号房间走得通的。银贵正在那里呆呆的想，突地里房门呀的一声开了，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谁，不用再说，自然列位看官都是知道的了。当下，豆春同银贵蓦地里见了这两个已死的人，一时会不过意，自然都吓了一跳。遥想他们第一个念头，未必不当他们是灵魂出现，还想着既然是个落水鬼，怎么身上又都不湿呢？

闲话休提，只说贡春树同葛怀民走了出来，一个是扬扬得意，一个是默默无言。贡春树看着豆春满脸上都是泪痕，由不得好生怜惜。银贵看着葛怀民一脸的不大高兴，自然的也觉凄

惶。豆春看看贡春树，看看章秋谷，哭是不要哭了，却也笑不出来，只说："倍笃到底啥格路道？实梗鬼头鬼脑，说死说活，害得倪眼泪末哭脱仔几化，算啥一出呀？"银贵也奔过去，拉着葛怀民的手道："葛老爷，你干吗要骗人？我想想没有得罪你啊。"葛怀民气忿忿的洒脱了手道："你放心，你的帐我立刻就给你，少不了你的！"银贵受了个没意思，只得笑道："啊呀，葛老爷，你动气了么？你好意思和我动气？就是我说错几句话，娘儿们那里没有错？葛老爷，你还耽待不来吗？"这几句话软软的，就把葛怀民的气销化了大半。

这边的豆春毕竟比银贵来得溜亮，只逼着贡春树，问为什么要做这般圈套。贡春树说不出，只嘻嘻的笑。豆春道："别格事体末骗骗倪罢哉，格个性命交关格事体，勿是搂白相格，耐为啥好好里自家说死说活呀，阿要触霉头？"贡春树依旧回答不出。豆春想了一想道："倪晓得哉，倍笃是有心来浪骗倪，试试倪到底真心假心，阿是？"贡春树只好点点头。豆春登时拭干泪点，蹙起双眉，看着春树道："耐倒挖掐笃哩，倪啥事体得罪仔耐，耐要实梗呀！再有格章大人，去帮仔俚笃欺瞒倪，勿作兴格嘘！"

秋谷狂笑了一阵，喝了一口茶，正静静的坐着看他们的把戏。听了豆春这番说话冲着自己来了，就笑道："你们两个人都听我说，豆春无须懊恼，春树也不用恐皇，这件事却不是他们两人的发起，却是我出的主意。大家只算唱戏一般，开个顽笑罢了。如今戏是唱了，心是试验出来了。别人的心上不愿意，也还说得过去。戳穿了纸老虎，推开板壁说亮话，从此没有文章。你却是这一出戏里头第一个重要的表情正角，也算第一个得意的人，你不磕头捣蒜的谢我也还罢了，怎么还说我欺

你？”豆春听了，自然无言可答，只搁着一张嘴道：“耐末是假格，说说无啥希奇，阿晓得别人家听仔几化难过。”秋谷道：“难过是一时三刻的事，你的真心却显出来了，还不该谢谢我么？”豆春把右手大指对着秋谷屈了几屈，忍笑道：“倪教俚搭耐多磕几个头阿好？”秋谷把左手中指对着豆春一伸，豆春连忙别转头去，“呸”了一声。秋谷大笑道：“你呸什么？”豆春说不出，也自笑了。

只见秋谷把叫人铃揿了一揿，就有个侍者走进来。秋谷叫快开五份大餐来，侍者答应一声，匆匆走了出去。秋谷道：“大家串了半天把戏，想来肚子里老蛔有些不答应了，竟老实些大家到口好不好？”豆春道：“俉笃吃罢，倪是勿吃。”秋谷道：“这不行，一定要吃的。”豆春只是摇头。秋谷忽然想起道：“你也来挑我的眼，好好，我就补一张请客票给你就是了。”说着，就提起笔来，写了一张客票，递给豆春。豆春接过来，微微一笑道：“谢谢耐，倪是倒随便格。”秋谷略略一想，恍然道：“不错不错，倒是我粗心了。”说着，就叫豆春坐在左首第一位，银贵坐了右首第一位。秋谷道：“凡大餐坐位，都以右手为上。你们两个今天是特客，要委屈春树、怀民做个陪客的了。”大家才得坐定，已见侍者送上汤来，开了两瓶红酒，大家喝了一杯。

秋谷一面吃着，一面说道：“你们知道我今天不请外客的意思么？我因为今天既有这一场把戏，大家要串上一串。若是请了几个外客在里头，这出戏文串得好还是罢了，一个串不好，你是真的，我是假的，一下子都试出来了，不但你们脸上搁不住，也何苦坏你们的名气。所以就是我们三个人，你们两个人，真的假的，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省得大家你传我说，闹一个通国皆知。不说这个姑娘不好，对客人

没有真心，就说那个姑娘爱标，一味的专做恩客。这叫作横也不是，竖又不成。你们想想可对不对？”银贵听了，自然十分感激。就是豆春，也觉得章秋谷这番说话委实不差。银贵在十分感激之中，又觉得带些惭愧；豆春在一晌温存而外，更觉得无限关情：两个人不因不由的齐齐谢了一声。

忽见章秋谷耸然起立，侧耳一听，风一般旋转身来，开了房门就奔出去。大家也听得外面人声喧嚷，不知道是什么事，也都跟着章秋谷出来。只见章秋谷已经一伸手，把两个人提上楼来，趁空儿冲下楼梯。贡春树同葛怀民知道章秋谷一身本领，这几个人那里在他心上。豆春等如何知道，见了这般局势，吓得连连的倒退，只怕连他们也打在里头。

这里章秋谷冲下楼梯，一个转身打退了几个混混，劈面撞着了陆令仪。大家定睛一认，由不得齐叫一声：“阿呀！”章秋谷先说一声：“是陆女士吗？”陆令仪也说：“原来果然是章先生！”秋谷急问：“你如何同他们闹起来？”陆令仪道：“这真诧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到楼上去谈罢。”秋谷道：“好。”就让陆令仪先走，自己跟着上来。那班混混吃了章秋谷的苦，那里还敢动手，只缩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他们上去。

章秋谷同着陆令仪走了上来，只见那两个被他提上来的人还在栏杆侧首，斩眉霎眼的看着他们。秋谷钉了他们一眼，钉得他们舌头一伸，连忙回过头去。秋谷也觉好笑，抬起头来，只见朱湘娥站在那里。大家眼光一对，也是齐吃一惊。章秋谷一转眼的工夫，又见一个佳人袅袅婷婷的走上来，紧跟在自家身后。正是：

欲骑紫凤，匆匆山海之游；为有云屏，草草风花之梦。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七四回

打流氓再救陆令仪　　恨多事怒刺章秋谷

再说章秋谷一眼见了朱湘娥，已经一惊，又见一个丽人从楼梯走上来，紧紧的跟在背后。章秋谷一闪身，一回头，险些两个人碰了一个吕字。那丽人也觉一惊，微微退了一步，却不由瞟了秋谷一眼。秋谷匆匆的看着朱湘娥道："我们见过面没有？"湘娥含笑点头道："见过的。"秋谷猛然想起，道："怪道这般面熟，我们是在长沙见过的，是不是？"湘娥又含笑点头。陆令仪见他们两下竟向来认得的，不觉笑道："原来章先生同朱女士也是旧交，幸会幸会！"说着，自家打起门帘，让章秋谷和朱湘娥走进去。

张飏也跟着进来，向秋谷点了一点头。秋谷道："这不是大闹中央公园的张飏么？"张飏脸一红道："中央公园格事体，勿关倪事呀。花云阁搭醉红楼吃醋，阿关得别人啥事。"秋谷笑道："我知道不关你事，不过你的大名满京城里都传遍了。其实这样事情算不得什么，不要说你不过帮人吃醋，与自己不相干，就是自己同人吃醋，也不是什么说不出的事。你们当倌人的，做的是这件事，吃的是这碗饭，怕什么不好意思？要怕不好意思，这碗饭就不能吃，吃了这碗饭，就是本等的事，用不着难为情。"张飏听他说得十分爽俐，倒也不觉笑起来。

秋谷又问陆令仪的近来情况，陆令仪不觉暗暗叹一口气

道："那一年在西坝承章先生奋身相救，此恩此德，永不敢忘。后来到了海州，有意给孟七手下的人架去，见了孟七，住了十五六天，好容易得了机会，把孟七狠狠的刺了一刀，才改了男装，逃走出来，一路上也不知冒了许多危险。"正说到这里，六号里侍者走了进来道："菜都齐了，那边儿全等着呢。"秋谷就问令仪："你们吃过了么？"令仪道："早吃过了。"秋谷道："你们要没有事，何不到那边六号去坐坐，等一会再细细的谈。好在那边几个人，全是极熟的朋友。"陆令仪同朱湘娥本是极开通的人物，平常在大庭广众之中，也不知见过了若干男子，何况这几个人又是章秋谷的朋友，更觉得不在心上，只答应一声，同着秋谷竟走了过来。张飏本想先走，无奈章秋谷在前面走着，好像一块吸铁石一般，把张飏伏伏贴贴的也吸了过来。

贡春树同怀民本来都在五号门口张看，不料他们一拥出来，慌得退回不迭。陆令仪、朱湘娥款步进来，大大方方的朝上一鞠躬，算是见一个总礼。贡春树、葛怀民恭恭敬敬的还礼，豆春也向他们弯一弯腰，银贵却闪在一旁，没有回礼。豆春随口说了一声："倍笃请坐嘘。"拉开两张椅子，请他们坐。一眼又看见了张飏，缩在门旁，趑趄不进，忙叫一声阿姨道："该搭来坐嘘。"张飏见了豆春，忙走过来道："刚刚倪听仔倍笃说闲话，听末听勿清爽，像煞是耐，到底勿差。"这边两人讲话，章秋谷也简简单单的两边介绍几句，贡春树同葛怀民又不免要略略的敷衍一番。秋谷见桌子上果然排着两三样菜，就自家举起刀叉，割着牛舌，口中说道："他们都是吃过的了，你们不用敷衍，吃饱了肚子，再讲应酬不迟。"大家微微一笑，果然就吃起来。

不上十五分钟，就吃完了，侍者送上咖啡。秋谷喝了一

口，就放下了，问陆令仪住在什么地方。陆令仪说："在梁家园，章先生不妨请到我那边去坐一会儿。"秋谷道："好好，我们就一同去。"又向张飏笑道："你也同去谈谈何如？"张飏回眸一笑，没有开口。秋谷就叫侍者开上帐来。不想这个时候，陆令仪已经悄然出去，替秋谷付了。秋谷皱眉道："陆女士，你又何须这般客气？"令仪一笑道："这算什么，难道章先生还要道谢不成？"秋谷爽然道："既如此，我就不谢了。"贡春树等免不得向陆令仪谢了一谢，陆令仪只说："惭愧得很！"章秋谷立起身来，对着贡春树等挥一挥手道："你们各走各的罢，我可要少陪了。"豆春抢过一步道："耐到陆搭去呀？一淘到倪搭去。"秋谷笑道："今天自有送你回去的人，可不干我事。"豆春一眼看见怀民同银贵手挽手的立在那里，看着他笑，笑得他两边颊上登时薄薄的映出两朵红云，荷粉露垂，杏花烟润，不觉添了几分风韵。豆春看着大家好像都在那里看他，只得一扭身躯道："倪勿晓得，耐定规要送倪转去格。"秋谷道："你只要有人送你回去就是了，一定要我送做什么？"豆春还待撒娇，秋谷已大踏步走了出去，只向大家点一点头。陆令仪、朱湘娥也向众人鞠了一躬，同着张飏，跟着章秋谷就往外走。

章秋谷第一个走下楼梯，四面一看，一个人都没有。秋谷一脚跨出大门，回头就问陆令仪："你在北京有什么仇家么？"陆令仪说："仇家是没有……"说到这里，一个像车夫一般的人走进大门，和章秋谷擦肩过去。章秋谷没有留神，蓦地里后面陆令仪一声极叫，同时章秋谷右膀上忽觉微微一痛，叫一声"阿呀"！疾地身体一侧，左肩一扭，右肩一低，舒开右手，使一个小脱袍，一把就捞着那个人的脖子，着力往外一摔。这一下直把他摔出七八尺远，跌出撷英餐馆大门以外，"扑"地一交，

只摔得他"阿呀"一声，叉手舞脚的，再也挣不起来，手中的一把解手尖刀，也明晃晃的落在地下。秋谷飞身赶出，一把先抢了地下的刀，又轻轻的一把从地上把他拎起，大喝道："你什么东西？白昼行凶，还当了得！我和你无仇无怨，你究竟是为什么？"那个人才跌了一交，已经跌得头昏脑晕，又被章秋谷夹颈一拎拎了起来，一时那里说得出什么？秋谷一面大声喝问，一面看自己的膀子时，只在臂湾后面微微的刺破了些，一件宁绸长衫同夹纱小褂，还有一件衬衣，却一古脑儿破了。看一看那一把解手刀，却锋利非常，亮得和银子一般，秋谷不知不觉打一个寒噤。

早有一个警察同一个巡长匆匆赶了过来。秋谷道："你们来得正好，这个人同这把刀都交给你们罢。"说着，就放了那个人，交给警察看守。又把刀递给巡长，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那巡长打量章秋谷气概非常，不敢待慢，只问："膀子上的伤不要紧吗？"秋谷约略给他一看道："膀子上倒不打紧，只微微的出了些血。如今只请你把这个人带到厅里去，依法惩办就是了。"说罢，就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巡长道："我住在集英旅馆四十八号，要有话同我说，可以在电话上告诉我。"那巡长看了名片，踌躇道："最好请章先生劳一趟驾，把这件事的情形同我们敝署长说一说。"秋谷不等说完，道："今天我没有工夫。倒是劳你的驾，把他带了去罢。至于应该怎么办，我一概不问，听凭你们发落就是了。"说罢，看一看自己的马车，久已在那里开着车门伺候。张飚是有车来的，朱湘娥同陆令仪也早跳上了自己的包车，秋谷只对他们说一声："梁家园见。"就一低头上了马车。那巡长不好一定怎样，只得走上一步道："明天我们署长要请章先生谈话，还请章先生劳驾走一趟。不然，

我们可销不了差。”秋谷道：“这个自然，用不着你说。”巡长再要说时，马车已经风驰电闪一般的去了。

几个湾一拐，早已到了梁家园。陆令仪、朱湘娥两个人的车也紧紧顶着张飏的包车，跑到门口。陆令仪下了车，邀同大家进去。章秋谷一路走着，一路打量着。只见一所紧紧凑凑的小四合房子，三间上房，倒也收拾得干净精致。上首一间是陆令仪的卧室，陆令仪就让章秋谷房里去坐。一个十二三岁的双鬟小婢，送上茶来。陆令仪才把从民国二年脱离虎穴之后的一番经历，连着在关外遇见朱湘娥的事，原原本本的简单说了一遍。说到要紧的地方，不免脸上也红了一阵，只含含糊糊的说了过去。又把自己的宗旨说明白了。章秋谷不觉击节叹赏道：“看不出你一个柔弱女子，竟有拯救女同胞的决心，可敬之至！以前我看着那班火囤里跳板上的货色，同着那班堂子里的倌人，骗起男人来，真个骗得伏伏贴贴的，甘心去跳他们的火囤，上他们的跳板，钻他们的圈套，吃他们的迷汤，闹得个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不算，还有连着身家性命也送在这里头的。我看着实在有些不服，所以十年以来，专门拆他们的火囤，抽他们的跳板，破他们的圈套，解他们的迷汤，千方百计的对付这班宝货，总叫他们使不出手段，骗不信别人。也不知唤醒了几许痴迷，踏破了许多坑堑。如今却又时移物换，一班拆白党应运而生。那一种的顽皮厚脸，既不是别人可以学得来的；那一番的狠心辣手，更不是别人能够做得出的。比起那专吸人膏血的倌人、不操矛弧的大盗，还觉得来得利害些。如今你们居然抱定宗旨，专同他们做对，同我以前的宗旨一般，真是难得。”说着，哈哈大笑。又道：“也不枉我往日在淮北奋身相救一场。你却又去关外救了朱女士，真正痛快。”说着，又把同朱湘娥

在长沙相识的缘由略说几句。陆令仪接着也把章秋谷在淮北奋身救难的事说了个大概情形，更把张飚的事也同秋谷说了。秋谷切齿道："这个小吴可真不是个东西，他要是遇见了我，定要好好的请他试试我的拳头，可惜便宜他了。"忽然说一声："我明白了，方才撷英旅馆的那班流氓，一定是小吴去约出来的。不然，为什么起先单单的只和陆女士作对，到后来又单单的刺我一刀呢？岂不是因为我打了他们同党，扫了他们的威风，所以要来报仇的吗？"陆令仪想了一想道："果然不错。那小吴本是个流氓，自然什么事都做得出。"张飚听了，未免有些坐不住起来，立起身待要告辞。秋谷道："你不要走，也不必为小吴的事过不去。小吴是小吴，你是你，小吴的事和你不相干，你只管坐着。"

章秋谷口中说着，眼睛却只管打量张飚。打量了一会，不觉笑道："我今天是第二次见你了。那一天在中央公园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正同醉红楼闹得不可开交。起初还只说是你自己同人吃醋，那知道细细问起来，和你自己竟不相干。像你这样的人，可惜是个女子，又可惜做了倌人。若是变个男身，定是个有血性的好男子。"张飚本来是个极漂亮的人物，从没有羞手羞脚的怕不好意思，如今不知怎的，见了章秋谷，有些周身不得劲起来，听了章秋谷的话，只是红红的脸，说不出什么话来。陆令仪就把张飚情愿赔帐不肯输气的话和秋谷说。

秋谷正在嗟赏，只见陆令仪直立起来道："我们都吓昏了，只顾说话，如何这等的粗心？"朱湘娥看着陆令仪的脸，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秋谷也猜不出来。正是：

清谈屑玉，未妨御史之狂；狭路擒仇，聊试英雄之技。

不知陆令仪说些什么，且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一七五回

单嫖院宜家占梦吉　　双开弓嫖客刷锅忙

只说陆令仪直立起来道："我们都吓昏了，章先生的膀子上怎么样？可不要紧么？"张飏接口道："真格大家才吓酥脱格哉，章大人手臂浪阿碍格呀？"章秋谷自己歪转头来看了一看，道："不要紧，本来不过刺破一层浮皮，并不觉痛。"朱湘娥道："上一点刀疮药好不好？"秋谷道："这个用不着罢。"朱湘娥已经走到自家房内，取了刀疮药同橡皮膏来，请秋谷宽了大衣，捋起衣袖，露出右臂。朱湘娥是学过看护的，就走过来看一看，只见白森森的膀子上映着一点血痕，也不过黄豆般大小。朱湘娥用熟水轻轻的在疮痕上擦了一擦，敷上药，用软布棉花护着，十字交叉的封了两条橡皮膏。秋谷见他一番好意，自然只好由他。朱湘娥同秋谷收拾停当，回过脸来，不觉看着秋谷一笑。秋谷手臂一动，在朱湘娥肩头上挨了一下。朱湘娥由不得心中一跳，一刹时，一股热气从肚子底里直拥到脸上来。

章秋谷随口谢了一句，又说："张飏这个人倒有些强项气。从古以来的人，不是受了金钱的支配，就是入了势力的范围。他一个当姑娘的人，居然把金钱势力这两重问题都打破了。男人里也少得很，何况女子，更何况是个姑娘？十年以前，上海也有个张飏，那却是头等的红倌人，又是第三任金刚。应酬起

来，真是八面春风，十分出色。论起面貌来，却比你差得多了。”张飏看着秋谷，只说得一声：“倪是勿好格呀。”秋谷一笑，看了张飏一眼道：“你的名字是那一个给你题的，为什么千不题万不题，专专的要提个‘张飏’的名字。拾了别人的鞋皮不算外，要晓得当初的老张飏他本来叫兰云阁，嫁人之后，逃走出来，再做生意，不能再用兰云阁的招牌，所以客人就替他改了个张飏。这个‘飏’字，就是逃走的意思。大约是客人有意调侃他的。如今你又叫作张飏，想来也是客人有意调侃你的了。”张飏听了，忽地面上红起来。

秋谷也就不再说下去，只对陆令仪道：“你们两个人所做的事，所抱的宗旨，我是极端赞成的。但是树高千丈，叶落总要归根；人活百年，老来终须倚傍。你们将来究竟怎么样呢？”陆令仪同朱湘娥听了这几句入耳钻心的话，不觉齐齐的叹一口气，嘿嘿无言。只听秋谷又道：“你们现在的情形，委实是给那环境的不良空气迫促到这步田地，我也不忍心再来编排你们。但是你们自己再想一想，究竟是不是完全受了环境空气的迫促呢，还是自家也未免有些超越常轨的举动呢？大约你们两位既是天赋聪明，又是心气高傲，看得别人不在眼角里头，一经错了，就横一横心，一路直错到底，这都是个人的意气作用。那一般磊落嵚崎之气发泄不出，施展不来，就牺牲了一切名誉身家，酿成这一种不衫不履的态度、遗世独立的神情。其实自家回想起来，也不免肝肠打结，眼泪往肚子里咽。别人看着你们可笑，在我说起来，却也尽是可怜。”

陆令仪和朱湘娥起先听着章秋谷说已经觉得满腹凄惶。章秋谷说到这里，自己也不觉凄然太息，却把他们两个一肚皮说不出的委屈登时提了起来，不由得珠泪汍澜，鲛绡尽湿。连张

飏在旁听着，也提起了自家心上的苦处，陪着他们两个凄凄楚楚的落下泪来。秋谷暗暗喝彩道："果然这几个人都不是唤不醒劝不听的钝货，将来也是有用的人材。"口中却淡淡的劝了几句道："你们都是极明白的人，要知道已往的事情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思之无益。说也可怜，环境的空气同恶劣的社会都要逼到你们如此，你们又有什么法子抵抗呢？但是境遇的逼迫虽然抵抗不来，却也有个利导的方法，比那随波逐流，自己一毫没有能力的，却觉得好些。"

张飏正听得津津有味，只见车夫突然在外面叫一声："张飏姑娘，时候不早了，班子里还有事呢！"张飏吃了一惊，心中虽然不快，也就立起身来告辞。秋谷道："你班子里有事，不好强留，你就请罢。"张飏秋波一瞬，樱唇一抿，好似打了个无线电一般。秋谷说一声："明天见。"张飏回一声："明朝请过来。"懒洋洋的走了出去。

这里秋谷见张飏走了，又和陆令仪、朱湘娥谈了一会，只说："你们既已走在这条路上，就像读书人作文章一般，已经成了这一家的家数，自然只好就研究这一家的文章。像你们这般行为，慷慨仗义，济困扶危，竟是个风尘中的女侠，倒也算得是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而且同我的心理刚刚适合。不过有一句话要和你们说，牺牲身体，只好算万不得已的行为，不是有大关系的事情，不可草率从事。你们虽然抱着个佛入地狱的宗旨，但要晓得佛入地狱也是无可如何。我佛慈悲，看着许多苦恼众生沉沦地狱，解脱不来，所以不得不入地狱，去救度这班沉沦孽海的众生。割肉喂鹰，舍身喂虎，不是佛就做不到。我奉劝你们以后须要自家尊重，不到那无可奈何的时间，轻易不入地狱。你们一定赞成的。"

这一番话，早把陆令仪同朱湘娥脸上说得添了四朵红云，低下头去，口中只说："章先生是金石之言，我们无不听受。"章秋谷大喜道："我知道你们两位绝顶聪明，一定能领悟我的意思。今天晚了，明天是中秋，过节再会罢。"朱湘娥看着陆令仪不开口，秋谷已经立起来，和他们握一握手，竟自走了。朱湘娥看着章秋谷紧三步走了出去，同着陆令仪急急送出来。章秋谷拱手登车，车轮一转，迅疾如飞，耳中只听得一片马蹄声响，陆令仪不觉怅然。

如今按下陆令仪这边的寂寞空房，再表贡春树那边的团圆佳节。贡春树同着豆春回到迎宾馆，自然还要受他一番埋怨，只说到底有什么难过同信不过的地方，要装神做鬼的吓人。贡春树少不得要装个矮汉，陪个小心。豆春还叽哩咕噜的不肯干休。说到后来，说要罚贡春树吃一台酒。贡春树答应不迭，豆春方才罢了。豆春的娘老九也笑道："贡老爷，别格搂搂白相末勿要说俚，那哼死搭仔活也好搂白相，耐那哼想出来格主意呀？搭耐说，倪阿媛是老老实实格，嘴里向说啥末，心浪也是啥。耐试俚也是实梗，勿试俚也是实梗。"贡春树听了，只好讪笑一阵。老九忽然说道："贡老爷，耐上转仔说要讨倪阿媛转去格碗，故歇耐试也试过格哉，正正经经，好讨俚转去哉碗。闲话说好仔末，过仔节勿叫俚做哉。该碗堂子饭呒啥吃头，倪吃得来怨尽怨绝格哉，等俚跟仔耐转去蛮好。"贡春树听了，心上又是喜欢，又有些鹘突，一时回答不出。豆春坐在春树身旁，一只纤手搭在春树脸上，就觉得一阵甜蜜蜜的香味钻进鼻孔里来。见贡春树不开口，就催他道："倪呒姆搭耐说闲话，耐啥勿响呀？"贡春树道："我方才已经答应，你没有听见么？"豆春道："耐答应仔末，有啥闲话，搭呒姆说嘘。"春

树怃然道："我没有什么话说。"豆春夺过手来，嗔道："耐倒调皮格，阿是假痴假呆？"春树一发茫然道："我何曾假痴假呆，你倒得说说。"豆春指着春树对老九道："吮姆，耐看噓。"老九也笑道："闲话末要慢慢里说格碗，耐性急啥呀？"

春树暗想：他们究竟有什么话要说。细细一想，不觉大悟道："不错，不错，他们自然要说到身价的问题了。"自心上忖度一番。只见老九含笑问道："贡老爷，耐到底阿要倪阿媛介？"贡春树说："自然要的，只怕你们不肯。"老九道："倪有啥勿肯呀，就是身价末，也好说格。俚是倪亲生囡仵，只要俚自家情愿，是再好勿有。贡老爷，倪末也勿要啥身价，耐搭倪拿格点帐还脱仔，倪阿媛就是耐贡家里个人，倪阿会来敲耐竹杠格呀？"豆春攒眉道："倪吮姆末总是实梗，啥格竹杠勿竹杠呀。"老九呵呵一笑道："咦是娘说错哉，阿是？故歇来浪娘搭末，随耐那哼。停歇点到仔贡老爷屋里向去，是要自家当心点格呀。"豆春道："倌人跟人末，生来总是大家要好仔洛跟格，阿用得着耐来瞎费心。"说着，瞅了春树一眼道："耐说阿是？"老九笑道："耐看爹得来，有仔贡老爷，连娘才勿要格哉。"豆春果然红着脸，一头滚在贡春树怀中。贡春树被豆春一晙一滚，老九一说，觉得浑身毛孔开张，苏苏的好不快活，就问老九有多少帐。老九未言先叹道："说起来呢也勿算多，一塌刮仔三千几百洋钿，再加仔班子里向格带挡六百，零零碎碎再欠仔几百，有仔五千洋钿，舒齐格哉。"贡春树起初只说北京不比上海，娶一个倌人不过一千两千罢了。他虽然家里没有多少现钱，要摒挡两三千块钱，也还不难。却不妨他一个狮子开口，要他五千。又不好嫌他太多，只得含含糊糊的道："三千多块钱亏空，也不算多，等过了节再说。"豆春道："耐格闲话

勿对。要说定末，趁仔该格节前说明白仔。老实说，倪过仔节勿做格断命生意哉。耐要过仔节再说，格末有仔客人，倪阿要做勿要做介？”这一句话把贡春树顶住了，只说：“你的话虽不错，但今天已是十四，一两天功夫，叫我如何赶得及？”老九道：“格倒呒啥要紧，只要说定仔末就是哉。帐是过仔节再付，也呒啥说勿通。”豆春道：“阿是？倪呒嬷格闲话勿差。”两下里这般一逼，把个贡春树逼得像个磨盘上的驴子一般，团团打转，却跳不出圈子去，只好就是这般的答应了。

老九见大事已成，说了几句吉利兴头话，方才移步出去。这里贡春树和豆春经了这番爱情上的试验，自然平空加上了一段恩情。更兼已经订了口头式的婚姻，不由格外发生出许多婉恋。豆春施展那浑身本领，贡春树也打点着无限温柔。

正在大家并肩交股的密谈，却听得门外一声高叫，分明是叫的豆春姑娘。知道是豆春有客人来了，贡春树恨得咬牙切齿的，却又无法可施。豆春也怏怏的起身，掠一掠头发，走出卧房，却叫了探春进来，陪着贡春树，不许他到门口偷看。贡春树等了一会，那客人还没有走，听听他们在外房说些什么，却又低低的说话，听不清楚。好一会，豆春进来一转，探春又出去了。豆春第二次走了出去，老九又进来陪着春树，说些闲话。

又是老大的一会，才听得外房客人走了。豆春慢慢的走进来，春树眼光直上直下的只看豆春的脸。豆春道：“耐看我头发阿曾毛，阿是？”就低下头来，叫春树看一头腻发，直送到春树鼻边。老九已闪了出去。这一夜，贡春树的销魂况味，想来与众不同。

明天起来，耽着一腔心事，要同秋谷商量。一连去了三

趟，都没有遇见。家人只知道一早上套了车拜客去了，贡春树只得回来。正是：

依约重帏之月，暗渡阴山；居然大体之双，明修栈道。

不知章秋谷何时回来，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七六回

听清言妙运广长舌　　走天街惊闻狭路枪

却说贡春树一地里寻章秋谷不着，只好闷闷的回来。葛怀民又出门去了，一个人坐在旅馆里头纳闷，不免想起家来，一颗心奔腾上下的，只在腔子里头轮转。想着豆春同自已委实真心要好，若不娶他回去，岂不辜负了他这一片真心？又想着家里头的景况，虽然不见得怎样艰难，却也不见得如何富足，平空要提出五千块钱，非但家里头不答应，而且办这件事，五千块钱还不见得够。除了身价之外，免不得还要好些费用。更兼要替豆春添补些首饰衣裳，凭你如何的精里求精，二十四分的节省，也得要预备二千块钱。这还是目前的开支，以后的如何供奉这位簇新鲜的姨太太，还不定要用多少钱。这般一想，那方才的一天高兴就登时减了几分。再想起家里的人来，又不觉添了几分惆怅。想着偏偏今天寻不着章秋谷，若是寻着了他，也好请他想个主意。现在电灯已经亮了，难道还没有回来么？不要管他，再去看他一趟也好。就取过衣架上的马褂，待要往身上披的时候，茶房传进一张请客票子来。贡春树接来一看，见是东方小松请在文韵阁张飚那里。春树暗想：小松请客，原不好意思不去，只是今天要去看章秋谷，只好不到的了。又想一想：章秋谷很赏识张飚的，小松同秋谷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在一起，或者这一局有章秋谷在座，也未可知。就不由又取过那张

请客票来一看，似乎左边角上还有两行字。连忙看时，果然是“秋谷已到，务请速临”八个字。贡春树这一喜，好像拾到了宝贝一般，就对茶房说：“你告诉请客的人，立刻就去。”茶房应了一声，走了出去。

贡春树连忙接脚跟奔下楼来，坐上金台馆门口的野鸡包车，飞也似赶到文韵阁。只见主人东方小松迎了出来，章秋谷也果然来了，别人一个都没有到。春树对秋谷道：“我今天直候了你一天，伺候得我一身臭汗，整整的到集英旅馆去走了四趟。”秋谷笑道：“失迎得很，抱歉抱歉。你有什么事要找我？”贡春树道：“我的事少停再说，你怎么进城去了一天？”秋谷道：“我进城去给人贺节，也是整整的跑了一天。好容易寻着了小松，要请他在这里吃酒。不想他同张老二倒是旧交，只好反主为客，来实做这个边务大臣了。”

春树方才明白。看一看客人还没有到，就趁空把豆春的事和秋谷详详细细诉说一遍。秋谷淡笑道：“我前几天已经同你说过，完全不赞成，如今还有什么商议？”春树道：“以前没有试过他的真心，到还罢了。现在经过了一次试验，简直已成了个骑虎之势，竟是欲罢不能。你想该怎么呢？”秋谷道：“你答应了么？”春树只得点点头。秋谷道：“身价呢？”春树说：“他说不要身价，只要给他五千块钱还帐。”秋谷冷笑道：“五千块钱还帐，还说不要身价，哄三岁的小孩子也不是这般哄法。你现在既然势成骑虎，要娶他，简直娶他就是了，我姓章的还能拦阻不成。”春树见秋谷的神色不对，忙说：“不是这般说法。我如今原是和你商议的话，可行则行，你一定说不行，我也未见得一定要娶。只请你同我计算一下就是了。”秋谷道：“计算不计算的话且休提起，你只想想那一年苏州船上的事，你对他

说些什么。如今隔了几年，言犹在耳，你就叫化子吃死蟹，见好爱好，又要娶起别人来。可怜他也是书香门第、清白人家的女儿，只因错走了一条路，甘心舍死忘生的来做你的第二房夫人。那个时候，要没有我姓章的同你策划，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怕不是月缺花残，珠沉玉碎。老弟，一个人处世，总要讲个良心。像你这般的行为，你自家想想，莫非良心上有些欠缺罢。"章秋谷说到这里，双眉一动，两目一张，就有个要发作的意思。

贡春树听了这番说话，不由听出一身汗来，回过来自家想想，果然良心上有些过不去。又见章秋谷的神情待要发作，很觉有些怕他，只得陪笑道："你的话极是，我无不听从。你说不行，我就决计取销原议，好不好？"章秋谷道："这是你自己良心上主张的，我却不便干预你的事。"春树拍着胸道："这就是我的良心主张，誓不反悔！"秋谷欣然道："好好，这才是我辈中人。要有悬崖勒马的功夫、大海回头的觉悟，方才可以把自家的身体作一个试验品。但还要问你，取销原议，在你一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在豆春一方面，有问题没有问题呢？"春树矍然道："他那边是一定不答应的，这又怎样呢？"秋谷道："这倒不打紧。你只要给他说一句现在来不及，将来再说就是了，还怕他一定怎样不成？"春树沉吟一会道："这样罢，今天我还有一台酒在他那里，却还没有请客，停一会我们在这里翻过去何如？"秋谷道："你是主人，应该先去。在这里翻过去，恐怕太迟了罢。"春树道："他那里今天本有一台酒，我和他说过的，到十一点钟左右再去不迟。"秋谷眼光一瞬，看着张飏笑道："你听听，当嫖客的真倒霉，诚心诚意给姑娘捧场，再要垫别人的底。"张飏正同方小松站在一处静静的听他们说话，不觉

笑道："章大人，阿好谢谢耐，推扳点？做倌人格吃仔该碗饭，作业格嘘。"章秋谷倒不觉被他说得点头一笑，贡春树却觉得有些下不去起来。张飓何等伶俐，岂不知道，连忙同贡春树搭讪着说笑，又说："豆春这个孩子聪明得很，前两年还在我这里做个小大姐，现在做了生意，红得应酬不及，照顾不来。同他要好的客人，总要原谅一些。"说得贡春树十分高兴。

直到杨安之同着黎绳甫黎军门来了，方才打断了话头。方小松连忙立起来，和黎军门、杨安之说话，又介绍了贡春树。黎军门又和章秋谷谈天，讲那广东光复以后的事，只说："起先广东的事倒很有条理，无奈到了后来，民军招得多了，省城内外，竟有几十处民军司令的机关。那灶下的火夫、番摊馆的下役，也居然戎装骑马的充起带兵官来。这也还罢了，更有以前的土匪，从前出了赏格各处通缉的，现在假借了民军的名义，也是司令，我们如何同他们相处得来？最坏的是大都督命令不行，眼看着他们横行霸道的混闹，无法可施。到了最后的时间，那班土匪兵竟抢劫起长堤水师公所来。我一个统兵的人，连自己的公所都保不住，还有脸再在广东和他们在一起混么？若换了不顾地方大局的人，在兵轮上架起炮来，把那些土匪兵打一个星落云散，岂不痛快？无奈要打土匪兵，地方就要糜烂。我在两广多年，同广东人的感情不错，何苦争这些无谓的意气？老实让了他们就完了。"秋谷听了道："这足见军门顾全大局，保卫地方，广东人自然感激的。"说着，忽地想起那一年三月二十九，革命军打制台衙门的事。黎军门手下的先锋队，好不飞扬跋扈，到处去搜寻革党。见了洋钱钞票同值钱的东西，免不得就要顺手牵羊的搜到腰包里去。那里想到不上一年的工夫，自己的水师公所也给土匪兵抢一个干干净净。这才叫

作天道好还，丝毫不爽呢。心上这般着想，却不好直说出来，只同黎军门说些闲话。

小松请的那班客人也陆续来了，无非是几个肃政厅的同事。这一台酒，大家倒也吃得很畅快。张飚本是个应酬好手，这台酒更有章秋谷在座，自然的竭力张罗。一班叫来的倌人，也很巴结，除了豆春之外，差不多都坐到将要散席才走。

席散之后，豆春等着大家，要一同翻台过去。秋谷叫春树先走一步，春树有些蝎蝎螫螫的不肯走。秋谷道："你只顾先去，我一刻就来。"春树只得走了。

小松正待叫人开帐，张飚含笑道："今朝格帐用勿着开，倪晓得格，倪来搭耐开销末哉。"说着，就从小松手中拣了三张十元钞票，又三张一元钞票道："一塌刮仔耐拨三十三块洋钿够哉。"小松愕然道："这那里够，还有车饭呢？"张飚道："车饭搭仔零用，才是倪搭耐付格，耐勿要管啘。"小松笑道："我请客，怎么叫我不要管呢？"张飚看他一眼道："耐倒算得实梗清爽笃，耐等歇还倪末哉，来得及格呀。"小松无故碰了这般一个钉子，只好且自由他。大家同到迎宾馆去。

到了迎宾馆，豆春笑脸相迎，台面已经摆好。这第二台酒，原不过是摆个样子的了，大家随随便便的坐了一坐，就算完事。一班客人有要紧回去的，匆匆的谢过春树便走，只剩了章秋谷同葛怀民两个客人。银贵要等着怀民同走，所以也没有去。贡春树只眼睁睁的望着章秋谷，想要秋谷开场，秋谷只作没有看见。春树挨了一会，忍不住叫了一声老九。老九高高兴兴的走过来，问："贡老爷做啥？"贡春树说不出来，只看着老九笑。老九被他看得自己心上有些发毛起来，摸一摸头，看一看衣角，觉得春树笑得稀奇，不觉也笑道："贡老爷，耐看啥

呀？倪是老太婆哉，有啥好看？”这一句引得章秋谷笑起来。春树道：“好了好了，章厅长开了贵口。果然笑比河清，难得难得。”就远远地打了一恭。秋谷不觉笑道：“你同怀民两个人，今天都抱同一的目的，一个要娶豆春，一个要买银贵。但是我看起来，豆春可以嫁你，你却娶不得豆春。怀民可以娶银贵，银贵却不必跟怀民。我这儿句话，你们一定要反对，要辩论。但是我郑重声明，在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你们大家不要鸦飞鹊乱的和我混闹，有话须要等我讲完再说。”

章秋谷这儿句话，果然把老九、豆春、银贵一班人都镇住了，只好不开口。只见秋谷向豆春道：“你的要跟他是真心，我知道的。慢说经过一番试验，就是不试验，我也不是个瞎子，自然看得出来。但是我老实和你说一句话，贡春树家里虽然有口饭吃，却也不是什么财主。现在已经有了一妻一妾，你再跟着他回去，可以是可以，不过我替你想起来，到底为什么呢？你既不是没有人要，那要你的人又同你感情很好，你又何必一定要嫁贡春树呢？贡春树同你要好，别人同你也不差，论起一路的感情来，春树还不如他。再论起地位来，春树同他可就差的远了。钱多钱少的话且不必说，只把他们两个人比较起来，春树是堂上还有太夫人，而且家里有姨太太；那边是既没有老太太，又没有姨太太，而且太太有病，不能照料家务，简直嫁了过去，同独当一面的正室一般。这样的人、这般的机会，打着灯笼亮子上那里去找，难道你就轻轻易易的错过了么？我常说：客人不同倌人真心要好便罢，若果然同倌人真心要好，一定要希望他好好的嫁一个人，并不一定希望嫁给自己。就同一树好花一般，只该把他种在雨露滋润、土脉深厚的地方，自然开起来开得格外鲜妍，活起来活得十分悠久。难道倒要把他移到

自己家里，种在那雨露不到、浇灌不来的地方，凭着他枯槁憔悴么？所以你与其跟贡春树，不如跟召云秋。春树既然和你要好，一定以我的话为然的。”

一席话说得豆春垂首无言，春树怃然若失。豆春慢慢的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待要开口，秋谷忙摇手道：“且慢，我还有话说呢。就如银贵一般，虽然未见得同怀民真心要好，倒也不是万不可要的人。你想他是北方人，怀民是南方人，他们北方窑子的姑娘，和南班子的姑娘自然不同，大约至少也得有三五个有交情的熟客，才能维持他的生活，他自有他的相好。怀民同他认得本来没有多少时，就真是真心要好，也还不到这般时候。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就算不差。所以银贵要跟怀民，倒也未为不可，但是我替银贵计算起来，剪绝可以不必。”秋谷说到这里，豆春翩然送过一支雪茄烟来，又替秋谷擦了火柴，斟上一杯茶，递给秋谷，喝了一口。秋谷看一看大家的脸，别人还都罢了，只有银贵撅着嘴，老大不高兴。秋谷微笑道：“为什么我说不必呢？北方人和南方人的风俗不同，性情各异，就是平常的起居饮食，也都不是一样。怀民现在觉得银贵这个人不差，是参和着一种爱的作用，不是天良上的观察。将来娶了回去，时候久了，爱的作用完全消灭，这性情上的异点就渐渐的发现出来。在怀民一面，是一家老小都是南方人，何必搀进一个北方人去？在银贵一方，是可嫁的北方人很多，也何必定要跟这么一个风俗不同、性情各异的南方人？若银贵的生意不好，急急的要跳出火坑，不管他山南海北，也还不必说他。如今银贵的生意又是很好，不愁没有北方人来娶他回去，又何苦这般着紧？在我看起来，你们四个人的嫁娶问题，一律取消，只当没有这句话，慢慢的再说。我却是完全为你们

的将来幸福，同春树、怀民都不相干。遥想他们两个，还把我恨得要死呢？从来男人娶小老婆，娶得不好，还不过是半世的事，你们倌人跟人跟得不好，却是一世的事情。你们自己仔细想一想。”

银贵听了这番说话，就如顽石一般，虽然口中不说什么，分明已经默许的了。老九本是个中老手，也说不出什么来。豆春却拉了春树一把道："耐倒好笃，耐说格闲话阿算数格介？倪倒呒拨实梗容易呀。”秋谷不等他再说，就截住道："你的事情，我统统知道。召云秋同你的交涉，也全不瞒我。你不用生意经，也不许你倒扳桨。你要收拾他，等我们走了，再收拾他就是了。”贡春树同葛怀民听着秋谷的一番话说得这般溜亮，正在心悦诚服之际，听了这几句话，大家都哈哈一笑。老九指着秋谷，似笑不笑的道："章大人，耐张嘴能格会说介。”秋谷摇一摇头道："我不会说话，我要会说了话，就要做召云秋的泰山了。”老九嘴一披道："倍笃听听看，说到仔老太婆身浪来哉。”秋谷大笑道："可惜你不出局，不挂牌子，若如不然，我一定要报效一下。”说着，立起身来走了。

章秋谷一路回到集英旅馆，又是谢娟云的电话来了，秋谷只得自己去接。只听娟云问道："耐阿是转哉？”秋谷道："是。”娟云问："旅馆里阿有朋友来浪？”秋谷回说："没有。”娟云说："倪来看耐阿好？”秋谷想了一想道："今天晚了，你要来，明天来罢。”娟云道："勿要。”秋谷也道："不要。”娟云道："耐格人啥着底得来？”秋谷笑道："我不着底，也不要别人着底。”娟云道："别人家好心来望望耐，耐末倒是实梗。”秋谷道："你看我明天日里只顾请来，我欢迎得很。你要晚上来，老实说，我不欢迎。”娟云顿了一顿道："倪勿晓得。”接着，

噶啷的把听筒挂上了。

秋谷只得且自由他，慢吞吞的回到房间里，把房门关上。才坐了一刻，已听得有两个人的脚声直走过来，把房门敲了两下。秋谷只说："我已经睡了，有话明天说罢。"只听房外说道："章厅长睡了么？"秋谷听着像是姚纯叔的口音，忙说："怎么深更半夜，你还没有回去么？"姚纯叔道："我正要回去，顺道来看看的。"秋谷已开门走出来。姚纯叔进房坐下道："今天满到是处的请你请不着，到后来才知道你在文韵阁。赶到文韵阁，你又走了。"秋谷随意和他说些近几天的话。纯叔道："次远叔的湖南矿务督办命令，明天可以发表了。方才交到印铸局去，我已经瞧见了。既不是任命，也不是特派，也不是派，就是说：某人着开缺，督办湖南官矿事宜。这不知算个什么牌子。"秋谷笑道："就这个牌子，我还很承机要局长的情呢。我前天和他商议说：'姚次远究竟是巡按使开缺觐见的，这督办的名义最好用个特派和特任官的资格，就相当了。'江局长和羊左丞商议，羊左丞说不妥当，特派是大总统自己写的，只好给他个不上不下的办法，不用任命，不用特派，也不用派，若用了任命同派的名义，就成了简任官了。如今虽然不是特派，却也在特任官简任官之间，这还算羊左丞同江局长的照顾呢。"纯叔拍手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我说向来没有这个牌子的。"说着，略谈了几句湖南的事，也就辞了秋谷，跳上马车，向马夫说一声："东城福家。"车夫皱一皱眉，打着马就走。

原来纯叔有个老相好，是个旗人，住在东城根，路可很不近。今天纯叔喝了几杯酒，酒兴发作，要去看看这位福姑娘。坐在马车里，只见马走如飞，那几条胡同一条条的过去，离东城根已经不远。三更已过，大道上寂静无声，两旁人家，也都

稀稀疏疏的，十分冷僻。姚纯叔朦朦胧胧的，只听得一辆骡车从侧首一条小胡同里走出来，走得飞快。那赶车的跨辕的，仿佛都穿着军服。赶到灯杆旁边，骡车停了，猛听枪声一响。姚纯叔吃了一惊，忙忙的伸头张看，不想那骡车之内拖出一个人来，直手直脚的，好像已经死了的一般。隐隐的灯杆后面，有几个人扛着一具白木棺材。姚纯叔更加吃惊。正是：

花低月影，中秋开云母之屏；车走雷声，黑夜听星妃之弹。

以下的住旅馆巧逢拆白党，医毒疮名妓殷勤，金介人重见赛金花，洪老六深宵截发，回马枪一试谢娟云，苏眉仙误嫁优伶，徐雄舟钟情八宝饭，这些情节，都在第二十四集中交代。诸公欲知后事如何，请待全书结束。

第一七七回

军法总监草菅人命　　矿务督办注意民权

且说上回书中姚纯叔在章秋谷处回来，乘着酒兴，要到东城根去会会那一位福姑娘。不想福姑娘没有会见，倒反在路上见了这般岔事。冷清清的天街，暗沉沉的陋巷，猛地里两个人抬出一具棺材，静悄悄的停在那里，骡车上两个穿制服的朋友，又抬下一个直僵僵的人，眼看着他们扛头扛脚的把他捺在棺材里去。那两个抬棺材的人都闭着嘴，不作一声。就这一分钟的工夫，姚纯叔的马车早已如飞过去，耳中只听得铮铮的几声响，好像又是枪声一般。那时夜静更深，传过来的声浪极为清楚。姚纯叔起先已是吓得心惊耳竖，禁不得又听了这铮铮几响，更吓得他毛骨皆酥，不敢再往前去，连忙叫马夫带转马车，快快回去。马夫虽然觉得诧异，却又不好问他，只得依着他带转丝缰，仍回原路。姚纯叔坐在车子里留心看着，走到刚才停棺材的所在，只见空荡荡一个人也不见。什么骡车、棺木，和那两个着制服的朋友、抬棺木的脚夫，都不知到那里去了。只有天上一轮皓月、路旁一盏街灯，静悄悄的照着。姚纯叔恍恍忽忽的，好像做梦一般，暗想：方才明明白白的听见枪声，又明明白白的瞧见一辆骡车，如今转眼之间，怎么就都不见了？就是汽车也没有走得这般迅速啊！莫非我见了鬼吗？阿呀，不好！这东城一带本来是很冷僻的，常常有闹鬼的事，方

才那班人一定是鬼。姚纯叔这么一想，不觉浑身毛发都有些淅洒起来，一连就打了几个寒噤，背上腰间就同浇了许多冷水一般。到了公馆里头，就发了一夜的寒热，直到明天早上，方才觉得清楚些。起身下床，走了几步，还有些虚飘飘的。

一会儿的工夫，早见姚次远走了进来。章秋谷也接踵而至，先向姚次远道了喜，又笑对纯叔道："你昨儿晚上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忽然生起病来？想来是晚上办公辛苦，一定得了异常劳绩的记名了。"姚次远不觉哈哈一笑。纯叔极口称冤道："你还说我晚上办公辛苦，昨儿晚上几乎把苦胆都吓破了。好好的中秋佳节，蓦然见起鬼来，如今想起，还有些毫毛直竖呢。"秋谷急问如何见鬼。纯叔把昨天晚上所闻所见的事，同秋谷说了一遍。秋谷凝神一想，忽然笑道："你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这明明是人，那里是什么鬼。"纯叔道："既然是人，怎么一展眼的工夫就不见了？飞也飞不到这般快。"姚次远在旁听了，也不觉心上懔了一懔。秋谷道："你们不知道从前卢绍章当军法总监的时候，杀起人来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么？如今这个军法总监是刘振春，还不是同卢绍章一般的人物？枪毙个把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枪毙之后，备一口薄薄的棺木，把他搽进去，抬到那乱葬岗子上一放，有那一个人知道？"纯叔想了一想道："你当时没有亲自瞧见，真是眼光一闪的功夫。既然是人，如何霎时间都不见一些踪影，这不是鬼是什么？"秋谷大笑道："告诉你说罢，他们的手段迅速非常，自然一霎时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况且东城一带，两面都是极狭的胡同，他们了结公事之后，倏地往小胡同里一钻，你坐着马车，风飞云卷的跑了过去，那里看得清楚。难道你的眼睛还能拐湾不成？"纯叔仔细一想，果然不差，拍手道："你的话不错，想

起来一定是这班宝贝在那里害人，却带累我吃了大大的一惊，还耽着一肚子的心事。我说怎么好好的中秋佳节，会见起鬼来，这不是背晦么。如今你说明白了，我的胆子也大了，背晦也不背晦了。”说着，霍地立起身来，登时头目清明，寒热不知到那里去了。不觉心中大乐，口中说道：“这才是祛邪除疟的良医呢。”秋谷看他精神抖擞的，不觉微微笑道：“何如？可不是少所见而多所怪么。”纯叔也笑道：“少见多怪，我也分辩不来。但是刘振春既是军法总监，枪毙人犯，为什么不宣布罪状，明明白白的执行，却要这般鬼头鬼脑的吓人呢？”秋谷道：“你当那班枪毙的人都是情真罪当的么？老实告诉你说，这班人非但不见得一个个情真罪当，而且都不是应受军法裁判的人，不过这样糊糊涂涂的一办，却省了许多手续。他自然有不能宣布的理由同不可宣布的机密。遥想那死的人，自己心上也同他们一样糊涂，不知道自己犯的什么罪，你叫他如何宣布得来？”纯叔道：“如此说来，这京城里头不成了个糊涂世界么？”秋谷不觉叹一口气道：“岂但糊涂世界，简直是个鬼蜮世界罢了。你昨天所见所闻的情形，本来都是些鬼头鬼脑的事，怪不得你把他们当做鬼魅，却也同鬼魅差不多。”

姚次远不等说完，就哈哈笑道：“你的牢骚又来了。如今你也不用骂人，我们还有公事要商议呢。”说着，就拉着章秋谷往外便走。到外面书房坐下，把湖南矿务的情形细细筹划一番。秋谷忽地眉头一皱道：“这件事别的倒没有什么，却有一件棘手的事。”次远慌问：“什么棘手的事？”秋谷道：“湖南矿务虽然名为官矿，却实在是省有的营业，同国有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如今方凯亭把你任为督办，分明是借你作他的器械，要把湖南省有营业的矿权收归国有，湖南人岂肯甘心，必有一

番文电交驰的反对。你瞧着就是了，这件事却不可不注意的。”姚次远呆了一会道：“你所虑的话自然不差，但是我的意思也不是专为自己一个人的位置。这个湖南官矿，政府想要收为国有，这个念头也起了不止一天了。以前我在财政厅任内的时候，不是和财政部顶驳过几次的么？”秋谷点一点头道：“如今那些密函密电还在我那里呢，这是不能交代给后任的。”次远道：“财政部的电报，要我持以毅力，期在必成。给我们一连两个电报顶了上去，也就不提起了。我只说政府已经绝了这个念头，那里知道政府的意见牢不可拔，非要把湖南的矿收归国有不可。偏偏农商总长邹子奇是财政总长调任农商部的，也力主收归国有。我想起来，这个矿权横竖不是湖南省有的了。与其派一个情形不熟的人去做督办，不如还是我去，还可以同湖南人争些权利，究竟总比别人去的好些。所以那一天方大总统要我去当督办，我不得不答应。这是我的一番苦衷。”秋谷听到这里，不觉摇一摇头道：“你虽然是一片热心，湖南人如何肯信？一定说政府收回湘矿，是你上的条陈，卖了湖南省的矿权。合省的人岂不把你恨如切齿？若不好好的想个法儿对付，这件事情就是个乱子，须要早早疏通才好。”姚次远默然半晌道：“我们在湖南同绅士的感情很好，大约总不好意思一定怎样反对罢。”秋谷笑道：“天下的事岂能尽如人意，有见好的人，就有不见好的人。况且感情好是个人的私交，官矿收归国有，是全省的公事，那班绅士如何能以私交而废公事呢？但是命令既已发表，你又在方总统面前自家承认过的，辞是不能辞，办是恐怕办不到，只好做到那里算那里罢了。”

姚次远向来做事，都是章秋谷和他计划的，如今见章秋谷说得认真，不由自己也有些忐忑起来，立起身向秋谷深深一揖

道："我就全权奉托，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何如？"秋谷忙一把拉住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何庸奉托？若是这道命令在去年秋天发表，湖南人的团体虽然坚固，中央政府倒也不怕他们怎么样。今年的情形可就不同了。"次远忙问："这是什么道理？"秋谷道："这个最容易明白。去年各省乱事初平，正是政府示威的时候。这些湖南绅士，也不肯拚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同政府反对。如今是方大总统想要变更国体，正在收拾各省的人心，就不好意思一定怎样的违反民意，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索性和你说了罢，现在国家大势，看起来是不很好。方大总统要不变国体便罢，若一定要变更国体，眼看着是立刻要出乱子的。若出了乱子，湖南是用兵之地，眼见不得太平。你这个督办，就不做他也罢。"姚次远是向来信服章秋谷的，这几句话把姚次远说得心上悚然，早把那一番高兴打掉了一大半，就密密的和秋谷计较一番，只等觐见过方大总统之后，就先告假到上海去，再看湖南的风色如何。

两人正在密密的计议，只听得花厅上一阵铃声，一会就见姚次远的家人严庆走来，说集英旅馆电话，请章大人说话。章秋谷就走出去，接了听筒道："唫，你那儿？"对面道："你是秋谷吗？"秋谷听着是个女子的声音，却听不出是那一个，只说："我是章秋谷，你是那一位？"对面答道："我是方小松。"秋谷道："不对不对，你是假充字号，你不是方小松。到底是那一位？"对面也不答应，听得"格格"的一阵笑，道："耐自家来接罢，章大人勿相信呀。"接着，听得方小松的声音问道："你此刻有事没有事？"秋谷说："没有事。"小松道："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呢，你赶快回来罢。还有你的贵门生，也在这里等着呢。"秋谷问道："我的门生是什么人？"小松道："这会儿不必

问，见了面自然知道。”秋谷又问道：“方才冒充是你的，是不是张飑？”小松道：“是的。”秋谷道：“我立刻就出城，你们等一会儿，可不要走。”小松应诺。

秋谷就挂上听筒，走进书房，和姚次远匆匆说了几句话，急急的坐上马车，赶出前门，到了旅馆。只见张飑笑吟吟的迎出来，叫了一声：“章大人！”秋谷匆匆招呼几句，就走进房去。只见方小松之外，还有江仲吉、杨安之，更有两个华冠丽服的少年站在那里。秋谷约略一看，却不认得，不免向他们拱一拱手，请教姓名。早见一个夹纱衣服的少年抢近一步，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先生！”正是：

鬼蜮世界，无非含沙射影之俦；天地匡庐，尽多载酒看花之乐。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文交代。

第一七八回

江公子都中访艳　　张校书席上飞鱼

却说章秋谷定睛一看，却不认识那夹纱衣服的少年是什么人，只得含笑道："老哥恕我眼拙，是在那里见过的，我竟记不起来，想来是广东的朋友了。"方小松接口道："这是江太守的少君江绍九，从前在随宦学堂、法政学堂都肄业过的，是你的贵门生，你怎么不记得？"秋谷恍然想起道："不错不错，我真疏忽得很。"随又向江绍九拱一拱手道："方才失照得很。"方小松又指着那一个方面少年道："这是鲁稼生，和我们同乡同事。"秋谷道声："久仰。"大家都坐下来，免不得要同鲁稼生客套几句。又问江绍九几时到京。杨安之道："他也在平政院里头，也算是我们的大同事。"

章秋谷正和大家谈天，一眼见了张飏含笑站在门旁，听他们谈论。秋谷忙道："你怎么不坐下？请坐请坐。我这个地方今天忽然有电气灯光降起来，也是出于意外的。"张飏俊眼含波、蛾眉耸翠的看了秋谷一眼道："耐勿要实梗，啥格电气灯勿电气灯，电气灯末来浪宝华班里向晚。"秋谷笑道："闲话少说，你有话请坐下来讲，何如？"张飏一面笑，一面就在靠床一张榻上坐了下来。

大家随意谈了一会，方小松道："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来意不知道？"秋谷道："不知道，有什么事只管说，有什么屁只管

放罢。”小松笑道：“怎么你好好的说话，忽然又放起屁来？坐着一屋子的人，不怕把人薰跑了么？”秋谷也笑道：“你有屁爽爽快快的放就是了，何必这般的摇曳作势？”小松一笑，刚刚回过头来，见张飚斜倚在一张软榻上，把一方丝帕衬在脸上，小松高吟道：“千呼万唤屁出来，独把罗巾半遮面。”说得大家哄然大笑。秋谷笑着道：“好好，你自己的相好也要开顽笑，回来等着算帐跪床就是了。”张飚虽然没有听清楚小松说的什么，却看着众人都对着他笑，又听了秋谷的话，知道小松一定是说的自己，急忙立起来问秋谷道：“章大人，俚阿是来浪说倪？”章秋谷点头道：“他说你是狗屁，你倒问问他看。”张飚瞪了小松一眼道：“方老爷，倪一径客客气气格呀，为啥要说倪是狗呀？倪就是狗末，耐也呒啥好处碗。”小松忙道：“你不要信章大人的话，我何尝说你是狗。”张飚道：“倪勿相信。章大人搭耐咦呒啥冤家，为啥要冤枉耐嗄？倪咦勿曾咬歇过耐，耐倒说别人家是狗。”小松正要分剖，秋谷猛然大笑道：“老二，你说没有咬过他，这话我不敢保，你到底咬过他没有？”众人刚刚住笑，这一下又大笑起来。连张飚自己也红绽桃腮，霞飞粉颊，不由背过脸去，也自笑起来，口中说道：“阿方，今朝才是耐碗，倪勿来格。”方小松笑着指一指秋谷道：“你这个人搬弄是非，添油加酱，真是可恨！”秋谷道：“这才是调和鼎鼐、燮理阴阳的名手呢。”小松道：“好吹好吹，什么燮理阴阳，简直是大茶壶罢了。”秋谷大笑道：“多承夸奖，不敢当。”这一句话说得方小松有些不懂起来，只看着章秋谷的脸。连张飚也回头过来，看着秋谷，要听他说些什么。只听秋谷道：“方大总统亲口和人说，他连个大茶壶都不如，如今你说我是大茶壶，岂不是方大总统都不如我了。这般的过分恭维，叫我如何当得

起，不如奉璧罢了。况且大总统姓方，你双姓东方，在'方'字之上更加了一个徽号，这个大茶壶的尊称，当然可以受之无愧的了。"大家听着又笑。方小松正想开口，蓦地里被张飐一把拉住道："慢慢交，倍笃说闲话勿关倪事，耐为啥要骂倪呀？"方小松道："我实在没有骂你，你不要听章大人的话。"张飐道："倪勿晓得，耐糟塌倪，倪勿成功。"方小松没法和他讲理，只得说道："就算我错，你不要生气。"张飐方才笑道："耐下转阿要实梗哉？"小松脱身走过一旁道："下回再说下回的话。"张飐恨了一声道："耐调皮末哉，倪去哉，让耐一干仔调皮。"说着要走。秋谷一扭身，一手把他拉住道："罢了，罢了。二小姐，今天看在我的分上，不要和他计较。下回再敢骂人，凭你怎样咬他，何如？"张飐正色道："耐说啥末事？"秋谷忙道："我说得急了，凭你怎么样办他。"张飐不觉轻轻的把秋谷膀子上拧了一把，忍不住也笑起来。

江仲吉道："好了好了，闹了半天，你们这场屁官司才算完结，小松有话快说罢。"小松道："你替我代表何如？"仲吉道："我就代表发言，你们须要洗耳恭听。"秋谷笑道："还要请你打扫喉咙。"江仲吉果然咳嗽了一声，向(问)秋谷道："我们今天到你这里来，是你们贵门生要请你带领嫖院。"秋谷不觉一呆，道："真的么？"小松道："自然是真的。"秋谷看一看江绍九，见他脸上红红的，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就随口说道："我的贵门生，就是你的令侄，你这位叔太爷何妨带领他一下。"仲吉道："不是这般说法。我们在嫖场里虽然逢场作戏，未免有情，却都是些无名人物。你却是个有名的花丛老手，自然应该你带领的。"秋谷道："我不带领，自然你带领，我们跟着你跑。"杨安之听了道："仲吉说的本是废话，老老实实同着章秋

谷逛胡同就是了，什么带领不带领、门生不门生的。”秋谷拍手道：“安之的话我很赞成。可是今天我还没有吃饭，我们上瑞记去吃饭好不好？”江绍九同鲁稼生都说：“我们早吃过了。”秋谷看一看表，刚刚三点，便向张飚打个照会道：“你是没有吃饭，小松也没有吃饭，是不是？”小松道：“我是吃过了。”秋谷道：“不管吃过没有吃，大家同去谈谈，不好么？”大家都答应同去。张飚看看秋谷，摇一摇头道：“倍笃去罢，倪勿去哉哩。”秋谷道：“你要不去，就是上门怪人了。”张飚一笑，看看秋谷，又看看小松。小松道：“你班子里没有事，就同去坐坐何妨？”张飚不语，微微点一点头。大家一齐立起身来，一窝蜂都到瑞记。

那瑞记在骡马市大街，是个川滇菜馆，虽然地方不大，却是北京一家很时髦的馆子，菜蔬实在做得不坏。章秋谷同着大家走了进去，只见几间雅座都有人在里头，散座儿也坐得满满的。堂倌是认得秋谷的，连忙过来招呼道：“章大人，您来了！”秋谷点点头道：“有座没有？”堂倌陪笑道：“四号的客人一会儿就走，您请坐一坐好不好？”秋谷皱眉道：“坐一坐倒不要紧，只不要叫我们老等着，瞧人吃喝啊。”堂倌连连说道：“不能不能，四号一会儿就空。”秋谷就同众人随意在棚底下一张桌子上坐着，堂倌赶紧给送上茶和手巾来。一班吃客见了张飚，未免都要看他两眼。张飚只当没有看见，大大方方的坐着，既不露出那一种飞扬跌宕的神情，也毫没有一点儿局促矜持的模样，只同方小松、杨安之一班人说话。不觉提起公园里头花云阁同醉红楼的事情来，说到阑深处，说得十分得意。只听他一口必脆的喉咙，说得风发泉涌，旁若无人。秋谷不觉暗暗的喝彩。

张飚正说到有兴，堂倌早走过来，请到四号里头去坐。秋

谷也不和众人推让，第一个先走进去。只见在正屋旁首小小的一间屋子，中间只有一张方桌、几张骨牌凳，没有别的东西，刚刚够五六个人坐的，再多一两个人，就要坐不下了。秋谷自已先坐了主位，道："你们大家请坐。"江仲吉要推张飏首座，张飏如何肯坐，竟走过来，在秋谷身旁坐下。秋谷笑道："这里不是你坐的地方，你同小松坐在一起罢。"张飏瞅了一眼道："阿是耐勿许倪坐来浪间搭，倪定规要坐坐笃，耐勿要也呒拨用。"秋谷也不理会这些说话，只说："你一定要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要紧，只怕你们府上的阿方要不答应。"张飏叫一声"阿唷"道："章大人，耐闲话倒诧异笃哉。阿方末阿方哉唲，啥格说倪屋里向格阿方介？"秋谷笑道："阿方同你是有相好的，不是你们府上的，难道是别人府上的么？"张飏红着脸，别转头去，口中咕噜道："倪是规规矩矩格，阿圆搭仔阿方，才勿关倪啥事。"鲁稼生半日没有开口，忽然说道："阿方也罢，阿圆也罢，人家请你们要菜，在这里站了一会，你们竟没有理会。"秋谷不待说毕，笑道："请要菜是先请客人要菜的，客没有要，主人怎么先要呢？"鲁稼生不觉失笑道："果然我也给你们一阵阿方阿圆的闹得有些糊涂了。"方小松道："你知道人家站在这里等我们要菜，总还算明白的。"一句话说得站在旁边的伙计也要笑出声来，却又不敢笑，只得忍住了，先请鲁稼生要菜。鲁稼生要了一个炒豌豆，江仲吉要红烧牛肉，杨安之要扁豆泥，方小松要火腿抓尖，江绍九要炒虾仁，张飏要炸肫肝，章秋谷要了一个辣子鱼，又叫好好的配上四盘薰腊，开一瓶五加皮，再炖一壶花雕来。伙计连连答应，走了出去。

不到一刻的工夫，就见托进四个碟子。江绍九是第一次到瑞记来吃饭，看这四个碟子时，见都是薰腊东西合拼起来的，

什么薰腰子、薰肚子、薰鸡、薰肫肝、薰肉、腊肉、卤鸭，同鸡什、鸭什、素火腿等。章秋谷取过酒壶，正要斟酒，张飚轻轻一接，就把酒壶接了过去，说："倪来筛酒。"秋谷道："你今天是客，如何斟起酒来？"张飚也不回答，和各人都斟上一杯花雕，和秋谷斟了一杯五加皮，自己也斟一杯五加皮。大家举杯道谢，喝了一口酒，就吃起菜来。江绍九吃了一块薰腰子，又吃了一块素火腿，不觉连声赞好道："果然这个瑞记名不虚传。"秋谷道："如今北京的饭庄，瑞记是最红的。瑞记而外，明湖春也还不差。但是我觉得瑞记的菜比明湖春好些，不知你们吃着怎么样？"说着，伙计已送上虾仁同炸肫肝来。秋谷随意吃了些道："这两样菜却不见高明。"小松道："这本不是瑞记的拿手好菜，他第一拿手好菜就是辣子鱼，你们试就是了。"接着炒豌豆来了，火腿抓尖也跟着上来。江仲吉吃了一匙豌豆，大赞道："这碗豌豆比别处的豌豆不同，色香味三者俱胜，真是鲜灵松脆，无美不备。何用辣子鱼，只这一样菜，就是京城独步了！"大家吃了，也都赞好。秋谷道："你们知道这碗豌豆所以鲜灵松脆的缘故么？这不是厨子的手段高强，是豌豆的保藏严谨。别人家的豌豆都是预先剥出来，等要吃的时候加上油料，一炒就是了。他这豌豆，是密密的安置在箱子里头，不透风日，还常常用清水洒在豆壳上，到要吃的时候，是现剥出来，现炒出来的，自然色香味三样都同别处不同了。"秋谷一面说，一面早同张飚一连对干了几杯。等得辣子鱼上来，大家不约而同的一齐举箸吃起来，觉得这个辣子鱼做得浓而不腻，松而不弱，微微的有些辛辣的味儿，是用四川豆瓣辣酱和在里头的。江仲吉吃了几块鱼道："果然这辣子鱼又在豌豆之上。北京地方有这般好菜，真是不吃瑞记辣子鱼，枉在北京走一遭了。"

张飏正吃着鱼，听了不觉"嗤"的一笑，一块鱼从口中飞舞而出，落在章秋谷酒杯里头。秋谷不由得也是一笑，大家都跟着抚掌笑起来。张飏一面笑，一面伸手过去，取过秋谷面前的酒杯，连鱼带酒，一饮而尽，却把自己的酒杯满满的斟上一杯，递给秋谷。秋谷默然，接过酒杯去，也是一饮而干。大家都赞张飏豪迈俊逸，不比如今那班扭扭捏捏的姑娘，叫人看着心上不痛快。张飏此刻已经有些醉意，便高谈阔论起来，只说："客人末也是人，倌人末也是人，客人末出铜钿，倌人末卖身体，格是硬碰硬格事体，哓啥要紧啘。"秋谷喝一声好道："倒也说得爽快，我和你再对喝一杯。"张飏道："再吃一杯末哉啘，匆见得怕仔耐来海啘。"秋谷微笑，已干了一杯，张飏也干一杯。伙计送上一碗火腿抓尖道："菜已经齐了，再添点儿什么？"秋谷道："不用添了，你只把这个辣子鱼去煮一碗豆花，同干稀饭一起来。"伙计去不多时，煮豆花来了。江绍九不知豆花是什么，只认是菜花同豆苗一类的东西，及至吃的时候，才知道是极嫩的一种水豆腐，是瑞记特制的美品，通北京城内城外，除瑞记之外，都没有这样东西。大家都随便吃些稀饭，却把一大碗豆花吃得差不多碗底朝天。张飏竟吃了两碗干饭。吃过算帐，连许多车饭帐在内，也不过七块钱。秋谷另外给了一块钱的外赏，伙计连连道谢。

大家同着出来。鲁稼生头一个先走，走到门口，早见一辆四盏电灯的包车停在门外，车上灯光一闪，走下一个美人，一把拉住了稼生道："耐啥要去哉呀？"鲁稼生道："我们来了半天了。"美人道："到倪搭去哩。"鲁稼生道："我们要到庆余堂去。"美人披一披嘴道："耐来浪庆余堂做啥人呀？"鲁稼生道："不是我的相好，是朋友在那里走动。"美人道："倪匆相信，耐

勿要瞎说。”鲁稼生道：“我何必要哄你？”回头指着江绍九道：“是这位江三少做庆余堂的红薇馆，与我什么相干？”美人飘转眼来，看了绍九一眼道：“格位大少做红薇馆末，阿晓得今朝红薇馆格事体呀？”有分教：

懊恼襄王之梦，云雨荒台；徘徊金马之坊，星辰昨夜。

不知红薇馆有什么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七九回

扳差头大闹庆余堂　　闯房间痛骂红薇馆

且说江绍九听了那丽人的话，不知道红薇馆今天出了什么事，不觉大惊失色，急问："红薇馆怎么样了？"章秋谷在后面看着江绍九这般着急，知道是个初出茅庐的人物，觉得心上甚是好笑，就走过一步，问稼生道："这个人好生面熟，好像是在鸿升班的，是不是？"那丽人不等稼生回答，抢着说道："倪叫孙雅秋，七月里来浪鸿升格，故歇调仔松翠哉。各位大少同仔鲁老爷一淘请过去嚏。"秋谷略略点头，还没有开口，江绍九早向孙雅秋追着要问红薇馆的事。孙雅秋也是久闯码头的名妓，心上何等机伶，看着江绍九那般神色，就顿了一顿道："红薇馆呒啥事体哓，像煞有人搭倪说，今朝红薇馆要到天津去。勿知阿曾去，倪是好儿日天勿碰头哉。"江绍九听了，方才心上一块石头落地，道："原来如此，恐怕没有的事。我昨儿晚上在他那里吃酒，他没有提起到天津去的话。"孙雅秋盈盈一笑，瞟了江绍九一眼，也不再说，只问鲁稼生道："耐勿要到庆余堂去哉，到倪搭去罢，倪一歇歇就转来格呀。"鲁稼生道："我们先到庆余堂，再到松翠，也正好。"孙雅秋瞪着稼生道："耐格人末，"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回眸一笑道："倍笃到仔庆余堂去，就要来格嘘。"稼生方才答应。孙雅秋已向众人说了一声："晏歇各位一淘请过去。"一阵香风，已经闪了进去。

秋谷对江绍九看了一眼道："如今我们就到红薇馆那里去么？"江绍九红红的脸，有些不好意思，只得说一声："是。"秋谷微微一笑道："只好去走一趟再说。"又向方小松道："我们先到红韵阁去一趟，把老二送了回去，再到庆余堂去，好不好？"江绍九说："我们一同先到红韵阁去坐一会，也不要紧。"秋谷微笑道："我们分道扬镳最好，免得耽搁时候。据我看，竟是我同小松先到红韵阁，你们四位竟到庆余堂，我们一刻就来，决不迟延。"张飚在旁听了，插口道："各位老爷先到倪搭去坐歇，再到庆余堂去，也正好来哓。"秋谷顺手轻轻的把张飚一推，张飚就不开口。依着江绍九的心上，恨不得立时立刻的飞到庆余堂看红薇馆，那里还肯耽搁，听了章秋谷叫他先去，得不的一声，连忙拉了杨安之等就走。只说得一句："我们在那边老等。"早已坐上包车，同着众人飞驰而去。

章秋谷看他十分性急，不觉叹一口气道："真是痴子！"小松没有留神，也不理会。三个人一同到了红韵阁，张飚殷殷勤勤的亲自倒茶，又亲自取出两只梨来，削了皮，装在一只高脚银碟子里，让秋谷同小松吃。秋谷吃了一片就不吃了。小松略坐一坐道："我们走罢。"秋谷坐着不动，道："到那里去？"小松道："他们在庆余堂老等我们，你不去了么？"秋谷道："不是不去，是不能同着他们去。"小松诧异道："这是什么道理？"秋谷道："你没有听见孙雅秋的话么？他虽然没有明说出来，看他神色之间，红薇馆一定今天有什么事。"小松道："或者当真上天津去了，也未可知。"秋谷道："要是红薇馆到了天津，我们去白跑一趟做什么？要是有什么别的事，这个江绍九是个嫩角，万一闹起来，我们同去的朋友，面上也不好看。"小松想了一想，道："江绍九固然是嫩角，你这个老手又未免老得过分了

些。”秋谷微笑道：“你不信，只在这里候着就是了，包管他们一会儿就来。”小松道：“不来呢？”秋谷道：“如若不来，一定有电话来约我们过去。”小松笑道：“你这几句话，说来说去，好像还是没有说。”张飏走过来道：“倍笃坐歇去末哉，故歇早来里唲。”秋谷看着张飏吃了几杯酒，脸上衬得红红的，越显得柳眉星眼，玉面朱唇，虽然算不得什么倾国佳人，只看着他那一种清扬靓雅的风神、倜傥风流的态度，觉得别有一番情味。正细细的看他，只见门帘一动，一个跑厅的走了进来，道：“庆余堂红薇馆的江先生打电话，请章大人同方老爷就去，说有要紧的事。”秋谷霍地立起来，道：“何如？一定出了问题了。”小松道：“这也不见得一定有事，他要请我们去，自然总说有要紧的事。其实到了八大胡同打茶围，就是要紧的事。”

秋谷也不分说，拉着小松就走。从韩家潭转过百顺胡同，就是庆余堂。秋谷匆匆走进，才到院子里，已经听得江绍九的声口，在那里嚷道：“房间里明明没有人，怎么不叫人进去？你们把我当作什么人？”秋谷三脚两步走过去，见大家都在一间小小的厢房里坐着。江绍九气得满面通红，立在当地，指手划脚的嚷。门口站着一个跑厅，陪着笑脸，低声下气的道：“江老爷，您不要生气，红薇姑娘实在今天已经嫁了人。您不信，请到门口去瞧牌子，可有红薇姑娘的牌子没有？”

正在嚷乱，章秋谷已经进来。江仲吉一眼看见，道：“好了好了，老前辈来了，快来说说这个理！”秋谷道：“凡事不但有个理，也有个例。绍九不须动气，究竟是怎么回事，且说给我听听，我自有办法。”绍九见了章秋谷，转觉有些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只说：“昨天我在这里吃酒，红薇馆也没有说起嫁人的话，临走还再三嘱咐，叫今天早些来。那知今天来了，他

们说红薇馆已经嫁人，不见客了，请我另外挑个姑娘罢。我要同红薇馆说一句话，他们一定说不行，没有这个规例。先生请想，可气人不气人？”秋谷听了，问道：“红薇馆的房间呢？”绍九把手一指道：“中间的三间正屋，不是他的房间么？”秋谷本来坐在门口，顺手揭起门帘一看，果然见红薇馆房间里电灯开得雪亮，低低的垂着一幅湖色绉纱门帘，那门帘里面，好像有几个人在那里张头探脑的看。秋谷略略一想，又问：“你知道他房间里没有客人么？”绍九道：“这是他们同我说的。”秋谷倏然起立，道：“既然没有客人，我倒要见见这个红薇馆是什么头等名角。他虽然除了牌子不做生意，究竟还在班子里头。你只管进去，看他们敢把你怎么样！”绍九听了，好似得了命令一般，你看他一声答应，燕子般穿出房来，往里就走。章秋谷在后面紧紧跟着。跑厅的想要拦阻，却看着秋谷这般气派，口风又来得利害，那里敢说什么。

就这一刻儿的功夫，江绍九已经掀起门帘，闯了进去。秋谷也走进来。江绍九走得急了，红薇馆正在门口张望，险些两下撞个满怀。红薇馆见江绍九已经进来，只得叫一声三少道：“耐勿要动气，总是俚笃勿好，勿是实梗说法格呀。”江绍九一肚皮的火气，一见了红薇馆，早已烟消火灭，拉开了一张嘴，待要笑出来，只说：“你真的嫁人么？怎么昨天晚上一句没有提起？”红薇馆回答不出来，只说：“昨日倪自家也𣍐晓得呀。一塌刮仔耐转去仔洛，说起来格事体。想要告诉耐末，格断命电话咦是格打勿通，倪恨得来。”说着，又张罗大家道：“俉笃各位请坐哩。”秋谷冷冷的笑道：“你不必张罗，我们不能久坐，有话快快的说罢。”红薇馆觉得这几句话说得话中有刺，不免打量了秋谷几眼，估计着这般气概，一定不是好说话的主儿，登

时满脸上堆下笑来，就问："格位大人尊姓？"秋谷道："我姓章。"红薇馆叫了一声："章大人，请坐呀。"又问了杨安之、鲁稼生的姓。小松、仲吉是红薇馆本来认得的。红薇馆见章秋谷已经坐下，自已竟挨着章秋谷坐了，向江绍九道："昨日夜里向打仔好几转电话，才𠲎打通，勿然末阿有啥勿告诉耐格？格个嫁人格事体末，也用勿着瞒别人家碗。"红薇馆说到这里，飘转秋波，对章秋谷道："章大人，阿对？"秋谷也看了他一眼，道："你的话是固然不错，就是你的做手也委实是个老内行。你要是早告诉他嫁人的话，昨儿中秋节的一台酒，又叫那一个来吃呢？"红薇馆猛然听了这句话，好似兜心着了一拳，一霎时面上红起来，只说："章大人，阿好请耐推扳点，谢谢耐哉。倪得罪仔三少末，耐要搭倪劝劝三少格啘。"秋谷一笑道："吃酒不吃酒的话呢，今天也不必提了。但是你虽然除了牌子，不做生意，江三少却是昨天吃酒的客人，你不该躲在房间里头，面都不见，连好看话都不说一句。你可知道你一天住在班子里，就一天不得干净。就算你真嫁人了，究竟还没有过门，你何妨走出来见见他呢？"红薇馆见章秋谷说得认真，不觉着了几分急，只说："章大人搭三少勿要动气，总是倪勿好。"秋谷笑道："我姓章的并不生气，不过你们今天的事有些不对。虽说你们做倌人的待客人都是一片假情假义，也要讲得过去，假得过来，才算好手。若照你们这般模样，不知道把我们这班嫖客当作什么东西，岂不做了乌龙院里头的宋公明，叫花钱的老爷们见了寒心么？"红薇馆被他说得脸上一阵阵的红潮直透出来，没奈何，硬着头皮，微微的把身体向秋谷这边靠了一靠，口中说道："啊呀，章大人，耐要包涵点倪格呀！"正是：

明修栈道，中秋开东阁之筵；暗嫁王昌，何处待西厢

之月？

不知红薇馆如何解释，请看下回分解。

第一八〇回

软温存巧言平醋意　真悟澈快论警痴心

只说红薇馆对章秋谷道："章大人，耐末照应点倪，勿要实梗哩。倪得罪仔三少末，耐搭倪说两声好闲话，倪有啥勿好末，耐要那哼末说末哉，倪总规听仔耐格闲话，阿好？"章秋谷的初意，原想要尽力数说他一顿，还要叫过掌班来，问问他们的规矩。如今听了红薇馆的一番软话，不由心上也有些软软的起来，想着我同红薇馆又没有什么冤仇，何必一定要叫他过不去，就微笑一笑道："我不要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也没有这般福分。只要你自己知道错了，这件事就算拉倒，难道江三少还一定和你过不去么？"红薇馆听了，也不觉嫣然一笑，道："耐末……"说了这两个字，猛然顿住了口，接不下去。秋谷故意问道："我怎么样，说呀？"红薇馆本来口才十分来得，不知怎样的，此刻竟一时回不出来。大家都看着他嘻嘻的笑，把一个红薇馆笑得急了，挣出一句来道："耐末说说就说到仔歪里去，阿好意思呀？"秋谷道："我没有说到歪里去，所以说没有福分。若果然说到歪里去了，那就……"秋谷说到这里，也顿住了口不说下去。小松问道："那就什么？"秋谷道："那就没有什么，果然说到歪里去了。"

红薇馆格的一笑，心上第一块石头已经落地，翩然而起，奉过一杯茶来。秋谷喝了一口，依旧递给红薇馆。红薇馆接了

过来，不知不觉的也喝了一口，疾忙放下茶杯，走过去拉着江绍九的手，款款说道："三少，耐怪倪有闲话勿搭耐说，耐缠错哉呀。耐昨日仔吃过仔酒转去格辰光，阿是差勿多有一点多钟哉？耐刚刚去仔勿多歇，格个屈家里就跑仔来。刚刚噢碰着仔倪格好婆来问倪要帐，倪呒拨洋钿拨俚，两家头吵起来哉呀。格个屈家里问倪一塌刮仔有几化债，倪说：'不过二千多点'，俚说：'搭耐还脱仔债，耐阿跟人勿跟人？'倪只当俚也不过说说罢哉，搭俚说：'故歇只要啥人搭倪还清仔债末，倪定规就跟啥人。'勿壳张俚一时三刻，就叫仔掌班进来，说仔三千洋钿身价，讨倪转去。格末真正冤枉孽障，天晓得格。倪想想格件事体弄僵哉啘，勿答应末勿成功，答应末心浪勿高兴，难末那哼哩，呒拨法子哉啘。只好打电话拨耐，搭耐商量。电话末打煞打勿通，屈家里格支票末已经开仔出来格哉，耐想叫倪阿有啥法子？"说着，不由眼圈儿一红，看着江绍九，竟咽住了。一回头，又看着秋谷道："章大人，耐想想看，倪吃仔格碗饭，真正作业哩。"秋谷只看着他，含笑不语。红薇馆又取出一方手帕，擦一擦眼睛道："三少，倪昨日仔叫耐勿要去，耐定规要去，耐听仔倪闲话末，洛里会有格号事体？"说着，把一个身体偎着绍九道："才是耐害倪格啘，倪勿来格呀！"红薇馆说到这两句，那说话的声口就有些颤动起来，妙目含波，长眉蹙黛，似乎要哭出来的样子。江绍九听了红薇馆这样的一番情话，这一高兴非同小可，差不多快活到连自己的□年月日都一概忘了。又见红薇馆揉着眼睛似乎要哭，猛然又想起红薇馆现在已经嫁了人，不做生意，今天一别之后，正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相逢，只觉得一阵心酸从肚子底下直酸到鼻尖上来，同时，两点泪珠在眼角里滴溜溜的乱转。章秋谷看了，也不开口，只走过来，

拉着绍九道："你们的话是已经说完了，红薇馆是已经嫁了人了，从此桃花流水，各自东西。这个地方我们也不便久坐，还是到别处去罢。"

红薇馆听了，心上第二块石头方才落地，也不相留，只拉着江绍九道："三少，倪对耐勿住，耐要保重点格哩。"江绍九听了，越发酸心，恨不得要拉着红薇馆，痛痛快快的对哭一场才好。又恨不得迟迟挨挨的，多坐一刻是一刻。当不起这位不做美的先生连连催促，没奈何，只得怏怏的走出来。章秋谷却对着红薇馆说一句："你真是第一等的功夫。"红薇馆笑微微的摇一摇手，低低说一声："谢谢耐格！"大家都没有留心。江绍九却还是一步懒一步的，看着红薇馆，依依不舍。

秋谷不由分说，拉着就跑，一路跑到松翠。孙雅秋已经回来，殷殷勤勤的招待。只有一个江绍九，同失了魂魄一般，呆呆的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心上说不出的一种难受。章秋谷见了，不觉问道："绍九，你为什么这般模样？大概把灵魂掉在红薇馆罢？"绍九失张失致的道："我没有掉什么东西。"秋谷笑道："绍九，你按定心神，坐在这里，我有话和你说。"江绍九诺诺答应，果然走过来，坐在秋谷身旁。秋谷道："方才红薇馆的一番话，你道他是真是假？"绍九呆了一呆道："他现在既已嫁人，想来也不至于再说假话。"秋谷道："岂敢，非但不见得是真话，而且直是全本滑头。不过红薇馆也算是倌人里头的老手，编的谎话编得入情入理，八面圆光，捉不到他的错罢了。就那一种表情态度，也要算一个高手。总还不很离谱，本来顽笑的事，原是逢场作戏，只要讲得过去，假得过来就是了，你何必这般的认真，自寻苦恼？料想你前脚走出来，他后脚还要骂你一声瘟桶哩。"江绍九听了，口中虽不好同秋谷扳驳，那神

色之间，就觉得有些不然起来。秋谷道："你们这班青年初入嫖场，正是爱情热度极高的时候，和你们说这些说话，料想也不肯信。只有一句事实上的话和你说，他今天嫁人，昨天还叫你吃酒，这分明是他嫁人的消息，别的客人已经知道，那一个再肯拿着最难得的钱去报效他？他却又觉得一个中秋节冷冷清清的过去，房间里一台酒也没有，面上有些不好看。却又不肯叫他的恩客花这一笔无谓的冤钱，自然只好委屈你这位初出茅庐的江三少来做个饭桶，垫一垫空的了。"方小松听了，先说："不差不差。"杨安之、江仲吉也觉章秋谷说得有理。只有江绍九，口内只顾答应，心上还是不信。秋谷又道："你只想昨天吃酒的客人，今天来了连房间都不给坐，天下有这般可恶的事么？就算他的话竟是真的，昨天你吃酒的时候还没有知道今天就要嫁人，也应该和你见一见面，说几句抱歉的话，叫人面子上也好过得去。怎么竟理都不理，只叫个跑厅的在那里支吾敷衍？他的意思，只要把你敷衍走了，从此免劳照顾。应了一句俗话，叫作'推死人过桥，从此不管。'你同他白嚷一会子，他也不来理你。若不是我同着你们闯进他房间里去，当场指出他的错处，叫他死心塌地的认错，请问你这位三少，这场风流交涉如何的落场？你的面子又怎样的过去？这真是危机一发，差一点儿就要出个大丑。你还把这班妓女当作好人么？"

江绍九听了这番透澈中肯的话，凭他再是怎样的糊涂，也不由得要回头猛省，口中不觉连连答应，心上却好似浇了一瓢透凉的冰水一般，想起来好生惭愧，却又无限灰心，立起身来，对着章秋谷深鞠一躬，道："先生的话真是金玉之言，指示迷涂，感激得很。我到了今天，才知道这班当婊子的人都是没有心肝的。"江仲吉和方小松、杨安之静静的听章秋谷讲话，一面

听着，不住的点头。又听江绍九说做妓女的都没有心肝，江仲吉不觉抚掌道："好好，可算得大澈大悟了。果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不枉了你这位老前辈的一番指点。"

秋谷道："你道绍九已经觉悟了么，还早得很呢。这叫作觉悟的不觉悟，是有为而为的，比不觉悟的魔障更深一层。"江绍九不觉爽然道："请问先生，如何是觉悟的不觉悟呢？"秋谷道："你这番觉悟，是因为红薇馆待你没有真心，自己心上觉得十分难过，难过到极处，觉得世上做倌人的都没有心肝。这是激荡出来的反动力，算不得真正觉悟。要知道反动力愈加强烈，震动率也格外的加增，却终竟不是他的本位，一会儿原要回到本位上去的。你这个觉悟是因为恨着红薇馆而觉悟的。你的所以痛恨红薇馆，是因为和他要好才痛恨他的，若不是和他十分要好，他嫁他的人，当然不会告诉你的，有什么可恨之处？既没有可恨之处，你这个觉悟在根本上就不成立。其实依我看起来，红薇馆的待你虽然不该如此，但是方才的一番软语，却说得来八面圆光，十分中听，既敷衍了你的面子，又盖过了自家的错处，竟是一碗八宝迷汤。你昨夜一台花酒，换了今天一碗迷汤，算起来也还值得。在他们吃着这碗堂子饭，也叫做无可如何。做倌人的留心营业，固然同嫖客要好不来。当嫖客的作戏逢场，却也同倌人认真不得。所以你把红薇馆当作和你真心要好，昏昏沉沉的热血迷心，自然是双料的曲辫子。就是把红薇馆认为没有心肝，恨恨毒毒的视同仇敌，也未免做了加工的阿木林，这叫作过犹不及。你自己细心想一想，我的话可错么？"江绍九被章秋谷一番议论，正说着了他心上的毛病，听了如何不服？除了诺诺受教之外，别的话一句也不说。

方小松道："你的议论自然精辟极了。这一篇空前绝后的嫖

经，可算古往今来得未曾有。但是你的议论总有些左袒倌人之处，对于嫖客责备甚严，对于倌人却多恕语，这未免有些不公道。”秋谷道：“话虽不差，我却有我的意见。大凡一个女人不幸吃到这碗堂子饭，想起来已甚可怜。偏偏一班嫖客又都多所希望，多所责备，不是说他没有真心，就是说他专说谎话。你想他们这班人送旧迎新，朝张暮李，吃的就是这碗没有真心、专说谎话的饭，你却要他们真心和客人要好，还要不许他说谎话，试问他吃的什么饭，可办得到办不到？我们身为男子，见了这班可怜女子，只好当他颠连无告的同胞，凡事存着个可怜他们的心，不觉他们的可恨，只觉他们的可怜，自然就盛气胥平，没有过不去的事了。”方小松连连点头道是。江绍九起先还觉得心上总有些不大服贴，听了这番说话，果然的矜平躁释，方才那一种酸甜苦辣并在一起的难受，如今一些也不难受了。正是：

回头勒马，脱离烦恼之场；苦口婆心，解释烟花之障。

欲知后事如何，且候下文分解。

第一八一回

鲁稼生初入迷魂套　　陈莲史饱受闭门羹

只说章秋谷一番议论，把个江绍九佩服得五体投地，登时恍然大悟，头目清凉，觉得一天酸气、满肚牢骚，都不知散在何处去了，除了心悦诚服之外，惟有口中一叠连的答应："是是是是。"方小松同仲吉、安之听了，也觉得十分有理，都默默无言的听着。惟有鲁稼生同孙雅秋，两个横在大床上，搂作一团，低低的咬着耳朵，在那里说话，不知道说些什么。唧唧哝哝的正说到闻深处，鲁稼生只觉得孙雅秋身上一阵阵的香气直透过来，由不得迷迷糊糊的，有些心旌摇曳，几乎连孙雅秋和他讲的什么都听不清楚起来。章秋谷说了半天，他同孙雅秋两个却好像一句都没有听见。直到蓦地里觉得耳朵一痛，方才心上一清，连连嚷道："做什么？做什么？不要拉耳朵！"鲁稼生连连叫不要拉耳朵，江仲吉已经扭着他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道："你们这两个东西，未免太难。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坐在这里说话，你们竟趁空儿拔起蜡烛头来，岂有此理？还不快快的起来！"孙雅秋一翻身坐起来，红着脸"呸"了一口道："耐勿要枉口毒舌，冤枉别人家。拨阎罗王割仔舌头去末，看耐那哼？"仲吉笑道："我不晓得阎罗王割舌头，只晓得孙雅秋拔蜡烛头。"把孙雅秋说得急了，只得说道："倪是规规矩矩来浪说闲话，大家才看见格。独有耐末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搭倪好

好里去坐来浪，勿许噪！”鲁稼生打了仲吉一下道：“你冒冒失失的拉人一把耳朵，要拉脱了，你赔得起么？”仲吉道：“你炒耳朵吃得多了，就拉脱了耳朵，也不算什么。”

稼生还要开口，秋谷道：“我们在这里坐了半天，再到别处去坐一会罢。”孙雅秋道：“章大人勿要走，坐歇去哩。”秋谷笑道：“你灌你的迷汤，上你的劲罢了。我们走不走，与你什么相干？”孙雅秋觉得这句话来得重了，连忙走过来，一把紧紧拉住道：“耐阿算是来扳倪格差头呀？勿许走末定规勿许走！”说着，竟一挨身坐在秋谷身上，笑道：“耐走哩，走拨倪看哩。”秋谷笑道：“阿呀！看你不出，你倒有第一等金钟罩的功夫。”孙雅秋略回粉颈，把一个脸在章秋谷颊上偎了一偎道：“耐勿许瞎说，阿晓得？”章秋谷点一点头道：“我们可真要走了。”孙雅秋一扭头道：“勿许走末，那哼呀？”秋谷学着他口气道：“不许走便怎么样？”孙雅秋霎时回过味来，不由瞅了秋谷一眼道：“耐记好来浪末哉。”秋谷不语，推开孙雅秋，立起身来。孙雅秋见大家都说要走，也就不好再留，只拉着鲁稼生，着实叮嘱道：“四少，耐明朝定规要来格呀，倪等来浪。”稼生答应。孙雅秋又亲手替他披上马褂，一面扣钮扣，一面又软软款款的说个不了。依着鲁稼生的意思，恨不得多坐一刻是一刻。眼看着章秋谷第一个掀帘要走，鲁稼生没本事不走，只得跟着走出来。

只见章秋谷才出房门，迎面来了一个一身黑衣服的倌人，玉面含春，朱唇乍启，一把拉了章秋谷道：“二少，耐啥要去哉呀！”秋谷抬头一看，道：“原来是你，我竟忘了你在这里。”倌人拉着秋谷道：“到倪搭去坐罢。”孙雅秋在后面看见，叫了一声“翡云阿姐”，胡翡云也回叫一声“妹子”，又请大家一同到

后面去坐。秋谷同大家跟着翡云，走到后面，只见一间绝大的房间，锦帐鸳衾，铜床玻镜，瓶花欲笑，电火流光，收拾得十分精致，比孙雅秋的房间大不相同。翡云等众人坐下，各送一枝埃及纸烟。又拣了一枝东方公司的地球牌雪茄烟，抽着了，亲自递给章秋谷。秋谷接着，说一声："谢谢。"翡云双眉一展道："倪老朋友，用勿着碗。"又问秋谷："耐阿曾吃饭？"秋谷摇头。翡云道："耐𠲎吃饭末蛮好，就来浪倪搭吃仔罢，倪也𠲎吃饭呀。"秋谷略一沉吟道："你没有条子么？"翡云摇头道："呒拨条子，就有条子末也勿要紧碗。"秋谷道："好，既然如此，今天这顿饭就扰你。"

翡云大喜，立刻叫了厨子进来，吩咐备菜。一面应酬众人，一面同秋谷谈天，谈得十分密切。又指挥房间里人调排桌椅，摆设杯箸，果然井井有条，一丝不乱。江绍九在旁看了，觉得甚有意思。只听胡翡云叹一口气道："北京地方格生意，也难做煞，比勿得上海。上海滩浪格生意，才来浪场面浪，碰和吃酒，不过搭倌人绷绷场面末哉，留客人勿留客人，是勿关场面浪啥事呀。客人用仔一千八百，倌人倒勿肯留，也是呒啥希奇格事体。北京地方勿是实梗格呀，做起生意来，秃靠个留客人，俚笃叫啥住局。二少，耐想叫倪那哼弄得来，倪搭还算是头等班子来哩。北京班子头一扇金字招牌，生意浪也秃靠住局。做仔一个住局，一塌刮仔廿二块大洋钿。只要吃过一台两台酒格客人，差勿多就要留俚。勿留末班子里再要说闲话。倪想起来，俚笃直头来浪拿倪格班倌人当众生碗。所以倪到仔间搭来照应照应格，一塌刮仔才是几个老客人，别人末定规勿见，定规勿接，俚笃也拿倪那哼。二少，耐是老朋友哉，耐来浪北京，要照应照应倪格哩。"秋谷笑道："这个自然。若换了

别人，老实说不应酬了。你是北京大名鼎鼎的人物，你就是不叫我来，我也或者要借着你这个红人儿绷绷场面，也未可知。”翡云笑道：“耐瞎说，倪也一径𫡐红过歇啘，啥格红人黑人介？”秋谷道：“你方才自己说的，我们老朋友用不着客气啊。”翡云不觉回波一笑。方小松同大家听着他们说话，都听得津津有味。

不多时菜已经来了，先摆上八个碟子。胡翡云相邀入座，秋谷要坐主席。翡云道：“格个位子勿是耐坐格呀，耐坐来浪对面去阿好？”秋谷果然去坐在翡云对面。翡云坐了主席，端上菜来，大家吃着，都说甚好。秋谷道：“今天的菜竟有江南风味，不是北京厨子做得出的。你们的厨子是那里人？”翡云笑道：“厨子是倪来浪上海带得来格呀。”秋谷恍然道：“这就怪不得了。”江仲吉喝了几杯酒，高兴起来，嚷着要大家叫局。章秋谷是无可不可的，也就取过局票来，替江仲吉写了一个长林的紫娟，又荐了一个聚仙园的忆秦楼给江绍九，杨安之叫了四海的爱花。秋谷同小松不用说，自然是谢娟云同张飏了。鲁稼生是孙雅秋的本堂，自然跑不了的。一霎时，履舄交错，歌管嗷嘈。江仲吉喝得大醉，江绍九把他送了回去。

秋谷也有些酒意，只和谢娟云南天北地的谈论。胡翡云嘿然含笑，看着他们，也不开口。直等到大家吃了稀饭，方小松同杨安之、鲁稼生起身先走。谢娟云偏不肯走，要和秋谷同走。秋谷只好答应，对着胡翡云说一声：“多谢！”胡翡云抿一抿嘴，背转身去。秋谷又取出二十块钱，给厨房、跑厅同房间里的人。胡翡云见了道：“耐算啥呀？阿是耐来浪买饭吃呀？今朝是倪请格呀，一塌刮仔勿关耐事。”秋谷笑道：“这是给他们的，又不是给你的钱，你替他们客气什么？”胡翡云还待退

还，秋谷道："老实说，今天大小姐给我的这个面子就不在小处，若是别人，就出二百块，也恐怕吃不到这顿饭。"胡翡云听了，心上自是得意，轻轻笑道："耐倒会说来海碗，耐章大人今天拨倪面子呀，推扳格也请耐勿动碗。"秋谷哈哈大笑，点一点头，径自同着谢娟云走了。

胡翡云送了章秋谷走后，就打了两个呵欠，折转身来，走到后面小房里面，叹一口气，闷闷的横在床上。他带来的大姐阿环，替他开了烟灯，一连上了几口烟给他吃。胡翡云抽着鸦片，不免想起自己的身世来。嫁了人既不能不重堕风尘，做生意又眼看着年华易逝。现在虽然有几个老客人替他撑持场面，却也积不起什么钱来。最苦的是可嫁的人都不是自己看得中的人物，自己看得中的人，却又有种种的为难阻格，不能嫁他。觉得自己这一个人，竟是吊在半空里过日子的一般。越想越闷，抽了几口鸦片，就有些糊糊涂涂起来。合着一对秋波，正想要睡，又觉得身上被人推了几推。惊醒了开眼一看，见是娘姨阿金妹。问他做啥，阿金妹道："陈家里咦来哉呀。"翡云蛾眉一皱，口中喃喃的咒骂道："格末真正前世事，故歇辰光，俚再来作啥？"阿金妹淡笑道："也勿晓得俚碗。"翡云没奈何，只得一翻身跨下床来，略略刷一刷头发，就走出去。见了陈莲史，只叫了一声"陈大人"，默然坐下。陈莲史见了胡翡云，登时眉花眼笑的，逗着他问长问短，伸出手来，要把他揽到身上坐着。翡云连忙挣脱道："陈大人勿要吔。"口中说着，已经闻得一股葱蒜气味，慌忙别转脸去，几乎吊起恶心来。陈莲史见他冷冷的不甚答理，心上好生没趣，只说："天不早了，你还不睡么？"胡翡云道："倪是呒啥要紧，早得势来里。陈大人是要办公事格呀，阿要请早点回府去困罢。"陈莲史见胡翡云竟

下起逐客令来，如何还坐得住，只得没精打采的说一声："我也本来要回去了，因为走过这里，所以进来看看你。"胡翡云道："格是勿敢当格碗。"陈莲史只说了一句："不要客气，"别的话也说不出来，坐了一会，怏怏的走了。

胡翡云候他走了出去，下死劲向地下啐了一口道："世界浪有格号瘟生，真正来浪热侄格总昏！"阿金妹不敢开口，只说："大小姐辛苦哉，阿要困罢。"胡翡云略略点头，正要收拾睡觉，只见掌班的姘头麻皮阿六走了进来，叫一声："大小姐，陈大人为什么事生气？"翡云瞪他一眼道："陈大人生倪格气，勿关倍笃班子里事碗，耐管俚作啥？"麻皮阿六陪着小心道："我有一句话要同大小姐说。陈大人同大小姐很不错，他又是现在很有势力的人，他要一生气，大小姐不怕他，我们班子里可吃不了。况且咱们吃的就是这个饭，像陈大人这样的好客人再不留他，咱们图什么呢？我可是多说，大小姐你想想。"胡翡云听了，不觉双眉一竖道："格号事体，勿关倍笃啥事，用勿着倍笃来管！倪咦赠拿过歇倍笃啥带挡，倍笃起啥格么二劲介？好末好，勿好末马上调班子，阮啥要紧碗！"这一个虎势，就把麻皮阿六吓得酥了半边，连说："大小姐说的是，我不过是这么说罢了。"胡翡云挥一挥手道："耐出去，勿要来多话多说！"麻皮阿六不敢再说，只好捻手捻脚的走了出去。翡云看着他那般龟相，倒不觉好笑起来。正是：

可怜良夜，银荷掩灯月之光；别有伤心，名妓抱风尘之痛。

不知后事若何，请待下回交代。

第一八二回

空高兴翻颜分冷暖　　学时髦依样画葫芦

却说胡翡云烦恼了一夜，直到天明，刚才睡着。直到午后起身，就有几起打茶围的客人，来坐了半天。翡云把他们敷衍走了，方才对镜理妆。眉黛初匀，云鬟乍挽，早见撞进一个人来。翡云吃了一惊，起身一看，见是孙雅秋的客人姓鲁的，也就请他坐下，问阿金妹道："阿是雅秋房里有客人来浪？"阿金妹眼睛一转，嘻的笑了一声。翡云会意，就不再问，只同鲁稼生讲些闲话。鲁稼生却细细的打量了胡翡云一番，觉得他虽然年纪大些，风头却实在来得不坏，想来上海滩上的有名人物，定然名不虚传。忽然问他一句道："你同章秋谷很要好是不是？"胡翡云道："章二少搭倪老朋友哉，俚来浪上海勿做倪格呀。"鲁稼生道："果然么？"胡翡云点一点头。稼生道："既然章二少在上海没有招呼过你，如何你们这般要好呢？"胡翡云一笑道："格句闲话难说笃，要好勿要好，勿在乎做勿做格唲。"

稼生听了，觉得不甚明白，正待要问，已见孙雅秋匆匆走了进来，星眼惺忪，颓鬟掠削，好像没有睡醒一般。见了鲁稼生，淡淡的叫一声："四少，耐倒早笃。"就嘿然坐下。鲁稼生亲亲切切的问道："你才起来么？"孙雅秋道："啥人说呀，倪起来仔一歇哉。"鲁稼生觉得孙雅秋的神气有些懒懒的，就问：

“你房间里坐的是什么人？想来一定是你的恩客。”孙雅秋掉头道：“耐格闲话笑话哉，客人末才是一样格，啥格恩客勿恩客介？来照应倪格末，才是恩客碗。”鲁稼生听他说话这般生硬，不觉也有些心头火起，待要说他几句，还没有开口，早见孙雅秋“霍”的立起来道：“四少，耐勿要走，倪房间就要空格，耐要坐歇格哩。”不等鲁稼生答应，早一溜烟走了出去。鲁稼生还指望他房间里客人早些滚蛋，呆呆的等着他。等了好一会，孙雅秋来了，只一连说了几句：“对勿住四少！耐勿许走格哩。”稼生要同他说话时，他早又闪了出去。又等了一会，索性连孙雅秋也不来了。鲁稼生等得心焦，不觉大怒。胡翡云看他气得满面通红，因为他是章秋谷同来的朋友，不肯取笑他，只说：“鲁老爷耐阿请坐歇，倪要到二少搭出局去。二少来浪谢娟云笃，局票来仔一歇哉。”鲁稼生正在没法，要寻章秋谷去告诉他，就说：“我正要到章二少那里去。”立起身来就走。翡云急叫阿环去叫孙雅秋，雅秋忙忙赶出来，拉着稼生道：“客人要去快哉呀，耐勿要走。”稼生踌躇不应。翡云对稼生看了一眼道：“鲁老爷要看朋友去，耐等俚去仔再来罢。”孙雅秋也就趁势放了手，只说：“晏歇一定要来格哩。”稼生一肚子没好气，也不理他，就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胡翡云也随后坐上包车，不多几步，已经到了。

胡翡云走进谢娟云房间，只见方小松等已经来了，依然还是昨天那几个人，只有一个鲁稼生还没有来。也是谢娟云坐着主位，章秋谷坐在对面。翡云心上已经明白，对着章秋谷盈盈一笑，坐了下来。秋谷同众人都对翡云说一声：“昨天多扰。”翡云笑道：“小地方，粗小菜，怠慢倍笃格哩。”谢娟云瞟了翡云一眼。秋谷只问：“鲁老爷在孙雅秋那里不在？”翡云不觉笑

道："鲁老爷比倪先来呀。"秋谷诧异道："我请客票刚刚发出去，他如何就知道我在这里呢？"翡云道："是倪告诉俚格。鲁老爷今朝动气呀，气得来搭格鹁鸪鸪一样。"大家都问为什么生气，翡云向外一指道："俚来浪来哉，倍笃问俚自家哩。"

秋谷听说鲁稼生来了，就立起来，走到房门口，向外一张。不料鲁稼生刚刚直撞进来，和秋谷对面一撞。秋谷屹然不动，鲁稼生却"阿呀"一声，和身体直退过去，几乎跌了个鹞子翻身。亏得章秋谷手快如风，一探身，一伸手，把他抓住一提，鲁稼生才得立定。大家笑了一番，胡翡云同谢娟云也不因不由的掩口而笑。秋谷问稼生道："我今天各处请你不到，就知道你一定是到松翠去独乐去了。"稼生怒冲冲的道："你还说我独乐呢，我却怄了一肚子的气，正要来告诉你。"就把孙雅秋今天待他十分冷淡，竟是有意和他过不去的一般，同昨天的情形大不相同，是一是二的说了一遍，道："怪不得绍九说做妓女的人都没有心肝，据我看起来，这班妓女岂但没有心肝，简直是狼心狗肺！"胡翡云听了，只看着他笑。谢娟云不知就里，又不好驳他，只气得鼓着两腮，做声不得。

章秋谷等他说完了，大笑道："你昨天太高兴了，今天自然应该碰个钉子。其实依我想起来，昨天的格外恭维，原也用不着这般高兴，今日的无端怠慢，又可以不必如此当真。若要在胡同里天天走动，事事当真起来，就是娄师德的唾面自干，也没有这般大量，只好端整着气死就完了。"鲁稼生听了，不觉勃然道："如此说来，凭着他们这班妓女的嬉笑怒骂，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还不许嫖客生气，这不是当嫖客，老实是当乌龟罢了。难道我们是应该凭他戏弄的么？"秋谷笑道："稼生先生，你可不要生气。你在胡同里的资格还差得远呢。你要知

道，这班倌人既然吃了这碗饭，也叫作无可如何，不能不到处应酬，随时拉拢。即如你昨天在松翠的时候，他忽然十二分的巴结起来，然而你却是和他没有交情的，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十二分巴结呢？想来那个时候，他恰恰的没有客人，又恰恰的心上正在高兴，看着你这个客人也还不甚惹厌，左右空着身体，闲着功夫，乐得巴结巴结你，料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到了今天，你又跑到他那里去，你还是昨天的你，他却未必一定还是昨天的他。这是什么道理呢？他们的身体是不能自由的，不是他房间里有客人，就是他心上不高兴，再不就是客人吃醋，两下在那里迸起房间来。他那个时候忙得个分身不开，急得个满心打结，昨天的事情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自然就要冷淡起来，那里再有功夫同昨天一般的巴结？所以从前的格外应酬，原不是真心同你要好，后来的忽然冷淡，也不是安心要你坍台。当嫖客的人，只要和行云流水一般，随随便便的，凭你同我要好也好，同我不要好也好。如若倌人和嫖客真心要好，固然只好随遇而安，就是倌人把嫖客当作瘟生，也未尝不可将机就计。孙雅秋同你既然没有交情，忽然无故这般巴结，这本是出于意外，尽可以不用喜欢。到得后来，他又忽然怠慢起来，一定有个怠慢的缘故，未见得是他有心怠慢。既不是有心怠慢，当嫖客的应当原谅些儿，自然就可以无须烦恼。你昨天的一团高兴，已经错了，今天的一肚牢骚，尤其大错特错，应该罚你一杯酒才是。”胡翡云静静的听了半天，连连点头，听到这个时候，真个心花怒开，再也耐不住，由不得喝声彩，不知高低，立起来说道：“章二少格闲话，赛过包龙图转世，像煞俚自家看见格。倪索性告诉仔倍笃罢，孙雅秋房间里向，是有客人来浪。咋日仔夜里向格客人𫧃去，咦来仔几帮客人，房间

坐满仔，借仔别人家好几个房间，拿格孙雅秋忙得来七昏八抢。刚刚鲁老爷咦跑仔去哉，叫俚那哼照应得及？”秋谷看着鲁稼生道：“何如，我说的话你信不信？”

稼生到了这个时候，自然也是心悦诚服，没有话说。大家听着章秋谷的话，觉得越说越有理。谢娟云也听得十分入耳，对着章秋谷微微笑道：“耐只怕前世里向做过倌人格哩。”说得大家一笑。稼生只低着头，把章秋谷的话细细的回想一番，却听得小松嚷道：“稼生，快快的来拜老师！”稼生一呆，没有开口。小松指着秋谷道：“这般的一篇好话，还不应该拜个老师么？”胡翡云忽然说道：“俉笃慢慢交，鲁老爷一杯酒𫠣吃来。”就亲自斟一杯酒，却递在秋谷手中。秋谷向稼生道：“我要罚你一杯酒，你领罚不领罚？”稼生连说：“领罚领罚。”接过去吃干了。谢娟云也斟一杯酒，送给秋谷。秋谷心中爽快，就也干了一杯。稼生又敬了秋谷一杯，道：“这一杯酒就算我拜老师的，何如？”章秋谷笑道：“拜老师是不敢当，我喝一杯就是了。”

这个时候，各人的局已经到齐，只有稼生没有叫。秋谷要他还去叫孙雅秋，稼生一定不要，就另叫了个长林班的洪玉珍。胡翡云趁一个空，同秋谷低低说道：“耐搭谢娟云蛮要好阿是？”秋谷也低低说道：“我也不过将将就就的走动走动罢了。若说一定如何要好，却也不见得，你总该看得出的。”胡翡云点点头道：“俚倒蛮用心格哩。昨日仔倪请仔耐一顿夜饭，俚今朝也请仔耐一顿夜饭，格是来浪请拨倪看哓。”秋谷微笑道：“他很想学你，却如何赶你得上。”胡翡云摇头道：“倪咦呒啥好，俚学倪作啥。”说到这里，洪玉珍来了。有一个俊俏娘姨，跟着洪玉珍一同走进，大家觉得诧怪起来。正是：

金迷纸醉，偷回玉女之眸；覆雨翻云，小试青楼之技。

要知后事，请看下回。

第一八三回

隔壁醋酿成转背风　　生意劲撒出瞒天谎

且说洪玉珍走了进来，却有一个俊俏娘姨跟在后面，一同走进。北京地方是没有这般风气的，大家就不觉诧异起来，不约而同的十来双眼睛都射在他身上。只见他穿一身深灰色的花缎衣服，一头黑发，亮得就同退光漆一般，挽着一个掩心髻，插一支珐琅银押发，手上倒带着一副金镯子；生得五短身材，鹅蛋脸，削肩膀，淡淡的两道蛾眉，盈盈的一双俊眼，容光滑洁，丰彩清扬，看起来也不过有二十五六岁的模样。走进门来，劈面见了章秋谷，就不觉一呆，一回身搀着洪玉珍，坐在鲁稼生背后，问鲁稼生道："雅秋阿曾叫？"稼生摇手道："这个人不用提他，我从此不叫了。"他把嘴一披道："耐说得阿要像点哩，倍笃两三年格老相好哉，阿有啥勿叫格呀？"稼生道："我非但同他没有相好，而且今天当真没有叫。你不信，只问他们大家就是了。"

那娘姨"格"的笑道："倪用勿着问，耐叫勿叫也勿关倪事。"一面和稼生说话，却抬起一双俊眼，四面飘过来。飘到章秋谷面前，却见秋谷正在细细的看他，登时两下的眼光一对，那娘姨的脸上就不觉一红。只见他忽地和鲁稼生附耳低头的说了几句话，倏然抬起头来，对秋谷道："实头是小二少，怪勿得倪想仔半日想勿出，小二少故歇发仔福哉。"章秋谷不觉

吃了一惊，立起来又把他仔细一看，道："你是那一个？怎么知道我叫小二少？"那娘姨已经斜行急步的走近身来，笑道："小二少，阿是耐勿记得哉？倪是大小姐搭五囡呀。"秋谷想了一想，依然想不起来，只拉着五囡的手道："你是那一个大小姐的五囡，你和我说了罢？我认识的大小姐多得很，知道是谁呢？"五囡偎傍着秋谷道："小二少，耐是有名格好良心呀，耐记记看哩。"秋谷道："除非你是陆兰芬家的大姐，如不然，现在知道我叫小二少的人，差不多很少的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仿佛记得他的大姐没有五囡的名字。"五囡微微笑道："耐归格辰光，搭大小姐要好得来，哪里再记得倪实梗格小大姐。倪倒一径来浪牵记耐呀。"秋谷听了，不禁想起以前和陆兰芬的一段交涉。曾几何时，美人黄土，红颜薄命，千古伤心，不觉心上有些酸酸的，莹然欲涕。五囡紧紧握着章秋谷的手，相视无言。

大家听了五囡是陆兰芬的大姐，分明是个天宝宫人一般，都要问问他的身世。秋谷定一定神，不免也要问问他这十几年来的生活。五囡就把陆兰芬死后，自己在上海堂子里混了几年，就跟着张书玉到汉口去，又从汉口转到天津，再回上海，在上海买了一个讨人，把他带到北京来，铺个房间，就是这个洪玉珍，生意也还将就过得去的这些情形，是一是二的说了一遍。秋谷笑道："如此说来，你是领班了。我们还把你当作跟局的老妈，失敬得很。"五囡一笑，送了秋谷一眼，就问问秋谷几时来的。秋谷约略回答几句。

谢娟云见他同秋谷十分亲热，心上未免有些酸气，立起来和大家斟了一巡酒，道："章大人，耐搭俚笃各位多吃两杯，勿要说闲话说昏仔哩。"五囡不觉横了娟云一眼，对章秋谷道：

小二少。”才叫了一声，忽又自己笑道：“阿呀，倪也真正昏脱格哉，故歇要叫章大人哉。章大人，耐有空末到倪搭去，呒拨空末等耐空仔洛去。”秋谷道：“好好，我一定去看你。”五囡含笑道：“看是勿敢当格，请耐去认认倪格小地方。”说着，就走过鲁稼生那边，自和稼生说话。只见胡翡云先自走了。谢娟云走过去，同秋谷轻轻的说了几句，秋谷回头看着五囡一笑。五囡知道谢娟云一定是说的自己，只好由他去说。

一会儿酒阑人散，五囡款款的对秋谷道：“章大人，倪去哉，耐同仔鲁老爷来哩。”秋谷说一声：“好走。”五囡同洪玉珍手拉手的走出来，还回头望着章秋谷粲然一笑，方才走了出去。走不多几步，只听得里面骂一声：“勿要面孔格烂污货，实头搭野鸡一样格，为啥勿到上海去打野鸡呀！”五囡听了，知道又是骂的他，然而没本事缩回身去和他对骂，只得忍一忍气，低头走了。这里章秋谷正色对谢娟云道：“你给人一个转背风，别人又没有害你什么，何苦开口就骂人？”娟云道：“阿是骂仔耐格恩相好洛，耐心浪勿舒齐哉？”秋谷道：“我又不认得他是什么人，今天第一次和他见面，什么恩不恩的胡说八道。”娟云道：“搭倪谢谢罢。小二少，小二少，叫得几化好听，再说勿认得，别人家咦勿是瞎子。”秋谷道：“就是认识他，你也不该开口就骂。”娟云道：“倪骂也骂格哉，耐阿要替俚骂还仔倪一顿，耐是俚格小二少啘！”秋谷见娟云脸上已经红了，知道他生了气，含笑说道：“他同我又不是相好，你骂了他，也与我不相干。不过你们做倌人的，吃醋也要有一个分寸。像你这般醋劲，又是吃的隔壁醋，未免酸得不在理路上了。”娟云越发气得眥泪莹莹的，道：“吃醋末也勿犯啥法啘，定规要吃格，那哼呀！”秋谷道：“上海的倌人同客人吃醋，也

还罢了。至于你们北京的这班倌人，差不多天天有住夜客人的，客人不吃醋也就够了，怎么你们还要同客人吃起醋来？”

娟云不听这几句话犹可，听了这几句话，不觉一口气直冲上来，盛气说道：“章大人，耐闲话说说明白，啥人日日有住夜客人格，耐倒要还倪格宝门笃！”秋谷哈哈的笑道：“何用还你宝门，北京的姑娘个个如此，也不止你一个人天天有客。只要花了十二块钱，就可以听凭怎样。就是头等南班，也不过二十二块钱一夜，有什么稀罕？”娟云听了，不由两行珠泪直滚下来，看着章秋谷，委委屈屈的道：“耐实梗说起来，是倪野鸡也勿如碗。耐格位大人，今朝为啥要到野鸡窠里来吃饭呀？豪燥点到倍笃恩相好搭去罢，倪搭地方蛮龌龊，勿要弄龌龊仔衣裳！”章秋谷无意的几句话，说得谢娟云动了真气，只好走过来，拉着谢娟云的手，笑道：“我又不是一定说你，这是北京班子里的规矩，你何必这般生气？”娟云摔手道：“倪是野鸡，耐是大人，豪燥请走开点，勿要坍仔大人格台！”秋谷紧紧拉着娟云不放，娟云挣不脱身，别转脸去，口中只说：“勿要喤！”秋谷道：“算我说错了，好不好？你说没有客人就没有客人，我本来没有说你，你何用自己揽在身上去？”娟云口中咕噜道：“生来是耐说错碗。倪搭除脱仔耐，哪里来啥客人呀？耐勿相信末，拿堂簿来拨耐看。”秋谷道：“我用不着看堂簿，我心上很明白。”娟云瞪着眼道：“耐明白啥末事呀？”秋谷道：“我心上明白，你心上也明白。”娟云道：“阿是耐勿相信？”秋谷道：“算我相信就是了。”娟云合掌当胸，深深的向天一拜道：“格末真正冤枉！倪除脱仔耐，要再有仔客人末……”秋谷道：“再有客人怎么样？”娟云顿了一顿道：“茶园客人末，生来勿止耐一干仔碗。”秋谷道：“茶园客人不算，只算做正帐的

客人就是了。”娟云道：“做正帐格客人，直头只有耐一干仔，倪再有啥人呀？耐真正勿相信末，倪阿要赌个咒拨耐听听。”秋谷笑道：“你就赌个咒给我听听。”娟云慨然道：“倪再有仔别人末，叫倪一生一世呒拨好日脚，阿好哉！”秋谷连忙说道：“我和你开顽笑的，你怎么认起真来？”娟云含泪道：“耐总规勿相信末，叫倪阿要发极嗄！”秋谷道：“我相信，我相信，你不用赌咒，将就些儿罢。”娟云恨了一声道：“倪说到实梗格闲话，耐再要勿相信，耐格良心到仔洛里去哉？”秋谷道：“我何曾不信你的话，你这样的恨我？”娟云道：“倪末那哼敢恨耐格章大人？吃仔格碗堂子饭末，随便啥事体，总规差格碗。再要去恨别人，别人勿恨仔倪，也好煞格哉。”章秋谷听他说得可怜，自然免不得还要温存一番。娟云也将机就计的敛怒为欢，回身就抱。

正在这般时候，只听得外面跑厅的高叫一声：“娟云姑娘！”娟云吃了一惊，飞一般的走了出去。一刻儿又走了进来。秋谷起身要走，娟云如何肯放，一把拉住。秋谷说：“我明天一早有事。”娟云只是不肯放手。扭结固结了一阵，毕竟没有留得住，章秋谷竟自走了。

陕西巷到西河沿，本来极近，马车电掣风驰，三分钟的工夫就到了集英旅馆。走进里面，就有一个茶房说：“章先生电话。”秋谷想：这个电话巧得很，可不知那一个打来的。走过去一接，只听对面问道：“耐阿是章大人？”却又是女人的口气。秋谷听不出是谁，只得说：“我姓章，你是谁啊？”对面一笑，道：“小二少，倪是老五呀。”秋谷听了，恍然知道就是五囡，就问有什么事。老五迟迟的道：“小二少，耐故歇阿有朋友来浪？”秋谷也迟迟的道：“有一个朋友在这里。”老五道：“阿是

女朋友？”秋谷道：“不是。”老五停了一停道：“小二少，倪明朝见。”电话就挂上了。秋谷回房就寝。一觉醒来，玻璃窗上已经透出曙色。听得外面一阵皮鞋声响，直走到自己房门外面，轻轻的敲着房门，叫一声：“小二少，开门哩。”正是：

有情皓月，先开双镜之奁；无赖花枝，偏照独眠之影。

要知来者何人，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八四回

当头炮软化章秋谷　　回马枪力战谢娟云

却说章秋谷一觉醒来，听得房门外有人敲他的门，低低的叫："小二少，开门。"秋谷不由得心中大诧起来，暗想：昨天老五的电话问我有朋友没有朋友，我料道事情尴尬，只说有朋友在这里，免得再惹纠缠。如今他居然来了，这也是出于意外的事，却又没本事不开他。当下一翻身跳下床来，走到门口，问道："你是那一个？"门外不应，只说："耐开哩。"秋谷听着，却又听不出是那一个的口音，只问："你是老五么？这般时候来做什么？"一面说，就开出门来一看。那知不是老五，门外端端正正的立着一个谢娟云，后面还跟着个梳头娘姨小妹。

娟云望着章秋谷，掩口而笑。秋谷也不觉笑道："你怎么不在家里陪客人，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娟云道："倪有啥客人呀，客人末就是耐碗。"秋谷不语，一手挽着一个，挽进房里，却直上直下的只看娟云。娟云道："耐看啥呀？倪头才梳好格哉。"秋谷道："昨天辛苦了一夜，今天自然要早些梳头。"娟云咬着牙齿，把秋谷拧了一下道："耐再要说别人，耐末昨日仔搭老五辛苦仔一夜！"秋谷一闪身道："我们没有这件事，凭你去说也不妨。"娟云道："耐旡价事末，那哼一碰耐格门，耐就晓得是老五呀？"秋谷道："这另有一个缘故，老实告诉你

说罢，我从前在蒨兰芬那里走动的时候，年纪才十六七岁，兰芬家的人都叫我小二少，除了兰芬家的男女相帮，别人是不知道的。老五是兰芬那里的大姐，所以见了面，还叫我小二少。现在北京地方只有他一个人是叫我小二少的，你方才假充他的字号，也叫我小二少，我自然只道是他，那里想到是你，又那里想到你叫小妹逼着喉咙假充老五呢？”小妹听了不觉“格格”的笑。娟云把眼一瞟道：“倪几时叫耐小二少呀？耐听错哉。只怕耐想佢想昏仔洛，缠七夹八。”秋谷点头道：“果然我想昏了，我要不想昏，也不至于到处冒充别人的招牌。”

谢娟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和身一滚，索性滚入秋谷怀中，和他不依道：“倪几时冒歇别人格招牌，耐倒要说说明白笃。”秋谷道：“我说的是我自己，不是说你，你夹七夹八的乱什么？”娟云不理，只喃喃的道：“倪勿要呀，耐下转勿许实梗。”秋谷只好胡乱答应几句。娟云方才罢了，只抬起头来道：“耐阿讨厌倪？”秋谷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娟云笑道：“倪来做仔倍笃格讨厌人，阿要讨厌格呀。勿然末，耐故歇正好去趁老五格热被头啘。难倪倒来趁仔耐格热被头哉，等歇点勿许算正帐格哩。”秋谷不觉失笑道：“胡说。”娟云笑作一团，小妹也笑个不住。秋谷摸着娟云的脸道：“你无非以为老五同我昨天一定不干净，所以有意起一个早，来看看我到底去没有去，老五到底来没有来。你也不想一想，客人既不能禁止倌人接客，倌人又如何能防制嫖客姘人？就算今天老五竟在这里，给你撞见了，你又把他怎样呢？”娟云带笑嗔道：“耐末再要瞎说，倪好心来看看耐，耐倒说倪有心来看倍笃格，倪末阿好管倍笃呀。”小妹接着道：“章大人，耐倒勿要冤枉佢，佢轧实是来看看耐，勿是为啥格老五老六呀。耐阿晓得佢来看耐，到底为啥

事体？”秋谷想了一想道：“到底为的什么？我说是的，你们又说不是，不如老实你们自己说罢。”小妹道：“老实搭耐说仔罢，俚为仔耐一径冤枉俚，总说俚日日有住夜客人，搭耐说末耐总规勿相信，实梗洛今朝一天亮来看耐，耐想俚昨日夜里向到底阿有客人？要有仔客人，故歇总勿见得好来看耐啘。俚搭倪说，难要日日一天亮来看耐笃，省得耐一径冤枉俚。轧实俚真格呒拨要好客人呀，要好客人末，定规只有耐一干仔。故歇耐勿相信，耐慢慢交看末哉。”小妹一番说话刚刚说完，娟云接口道：“倪横竖也呒啥说头，俚定规要冤枉倪，让俚去说好哉。”秋谷不觉笑道：“我倒想不到你们的生意劲实在到家，其实何必这般顶真？我劝你们将就些罢。”娟云着实钉了秋谷一眼，向小妹道：“阿是倪说俚勿相信格，才是耐要搭俚多说，耐看俚阿相信？”小妹道：“章大人搭耐蛮要好，俚也不过说说罢哉，阿是真格勿相信呀？”娟云道：“俚勿相信末，倪也呒说法，凭俚自家格良心好哉。”说着，侧转头来，双波澄澄的看着秋谷道：“耐格良心哩？”秋谷把手指一指胸膛道：“我的良心好好的在这里。”娟云把脸伏在秋谷肩上，撒娇道：“倪𫜾看见，耐拨倪看。”

小妹看着他们一笑，立起来道：“故歇辰光早来，倪转去哉，晏歇点来搭耐梳头阿好？”娟云不语，只对小妹看了一眼。外面已走进一个茶房来，揉着一双睡眼道：“宝华班电话叫小妹姑娘说话。”小妹啐了一口道：“小妹末小妹哉啘，啥人是姑娘呀？”说罢，就走出去接电话。接了一会，又走了进来，口中咕噜道：“真正讨人厌！要到天津去末，去好哉啘。”娟云听了，急问啥人到天津去。小妹道：“再有啥人，就是长六桥哉哩。俚说今朝早车到天津去，到倪搭来坐一歇。耐阿要转去一埭呀？”

娟云掉头道："长六桥末是耐格人啘，要倪转去作啥？耐豪燥点去罢。"小妹脸上烘的一红道："长六桥阿是耐格客人呀，啥格说倪格人介？"娟云道："是耐格客人末，勿关倪啥事啘。耐小干才搭俚养歇过格哉，再要来浪老豆腐切边，阿是做拨章大人看呀？"小妹越发不好意思起来，又见章秋谷看着他笑，只得说道："耐格号小干件，勿许瞎三话四。耐末瞎说瞎说，章大人要当真格，阿晓得？"秋谷笑道："长六桥也罢，短三桥也罢，总归不干我事。既然有客人来了，你们快些回去罢。"娟云把身体往秋谷身上贴了一贴，道："倪勿去，啥人高兴转去呀？小妹豪燥转去，搭老姘头有趣罢。"小妹被他说得急了，赶过来一把拖着娟云，道："耐阿要瞎说哉，客人是耐格客人，耐勿去，生来勿关倪事。倪大家勿去。让俚去坐来浪等好哉！"娟云拍手道："倪听见仔老姘头来仔，心浪急煞来里哉，阿肯勿去格呀！"说着，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摇了一摇，倏的又立起来，笑道："啥格倪格屁股赛过变仔橄榄哉，倒诧异来里啘。"小妹不待他说完，猛可地把他一推道："耐再搭我调皮呀！"娟云一个不留神，被他一推，推得直晃过去，几乎跌倒，赶过来要拉小妹。小妹一闪身，跑过一边道："倪是去哉，等歇点有闲话再搭耐说。"秋谷对娟云道："你们两个人都去罢，不要得罪了客人。"娟云摇头道："倪勿去！"秋谷道："这个用不着生意劲。有客人在那里等着你，你如何不去？"娟云顿足道："勿去末勿去哉呀，阿是耐讨厌倪？"秋谷道："我不讨厌你，你去一会再来，如何？"娟云看着小妹不语。小妹道："耐勿转去也呒啥，转去一埭末也呒啥，去仔好再来格啘。"秋谷道："小妹的话不错，你等他走了再来就是了。"娟云口中还只说："勿高兴！"小妹拉着娟云道："要去末早点去，好早点来。章大人阿对？"秋谷点一点头。

娟云还有些挨挨錾錾的不肯走，小妹不由分说，拉着他就往外走。娟云只说一句："章大人耐勿要困，倪就来格。"竟自同着小妹匆匆走了。

秋谷看一看表，才七点多钟，就在榻上躺了一会，却又睡不着，索性捺一捺电铃，把茶房叫进来，叫预备脸水点心。一会儿洗过了脸，茶房送上一碗挂面，里面还有两个鸡蛋。秋谷吃过了，谢娟云却没有来。秋谷想着谢娟云的做手总算不差，但是这般做法是对付那班饭桶客人的，对付我这般嫖客，其实用不着。秋谷想到这里，忽然转了一个念头道："他怕我疑心他昨天有客，今天特地起一个黑早，到我这里来亮一亮风头，总算给我一个当头炮。我何妨就势给他一个回马枪，杀他个措手不及呢？转念一想，他们吃着这碗饭，恐怕嫖客吃醋，也叫作没奈何，何苦一定要戳穿他们的纸老虎？又想：别人还罢了，这个谢娟云虽然待我还算不差，却是满肚子的酽醋，一面孔的正经，生意劲来得十足，竟是针锋不让，滴水不漏。今天给他一个回马枪，也不算对他不起，以后也省得他这般嘴硬。秋谷打定主意，就一团高兴的跳起身来，穿了衣服，也不等马车，走出旅馆大门，坐上一辆野鸡包车，追风逐电般到陕西巷来。

到了宝华班，秋谷下车，直撞进去。撞到谢娟云房门口，果然一扇房门关得紧紧的。秋谷停一停脚步，早有跑厅过来招呼道："章大人，您请那边月香姑娘房间坐罢。"说着，就先去打起隔壁的门帘。秋谷一步跨进去，只见小妹正同月香梳头。见了秋谷，不觉一惊道："章大人！耐啥格……"小妹说到这里，觉得说不下去，脸上竟红了。秋谷含笑道："我怎么样？此刻不许打茶围的么？"小妹道："有啥勿许呀，只怕请耐勿到晚。"秋谷笑道："你们的长六桥呢？到那里去了？"小妹面上又是一

红，顿了一顿，看了秋谷一眼，见秋谷面上还是笑微微的，没有怒意，方才放下了心。却忍不住笑起来，指着秋谷道："耐格人，啥实梗格呀？"秋谷也笑道："我原和你们说，用不着这样认真，将就些儿。谁叫你们不肯将就，生意劲绷得十足，纸老虎摆得威风，把老门槛当作曲辫子。这一下子可碰在钉子上了。"说得小妹无话可说，只得走过来，拉着秋谷一同坐下，道："耐末也推扳点，包荒点俚，阿晓得俚也是呒说法，轧实是俚要拍耐马屁呀。怕耐动气洛，总说呒拨客人。俚也总算是搭耐要好，勿壳张格个马屁直头拍到仔马脚浪去哉。"小妹说来了，先自笑了。秋谷也不由笑道："你们早听我的说话，我也何至于同你们过不去？早些有这几句漂亮话说出来，也省了这些周折。无奈我只顾说我的话，你们只顾圆你们的谎。我总算是十分十二分的漂亮，你们却大不漂亮起来。你们既把我当作瘟生，我也自然要把你们认为饭桶。这是你们自己招出来的，不能怪我。"小妹听了，含笑无言。

只见门帘启处，谢娟云延延挨挨的走了进来，两鬓蓬松，衣裳不整，见了章秋谷，免不得叫了一声"章大人"，就低下头去，再也抬不起来，只偎在秋谷身旁坐了，两眼红红的，好像要哭出来。章秋谷不觉哈哈大笑。正是：

　　东风料峭，吹残堕溷之花；柳絮颠狂，去作漫天之舞。

不知章秋谷说些什么，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八五回

沥真诚耳边服罪　　感深情言下倾心

却说章秋谷哈哈大笑，对娟云道："你看章秋谷的回马枪好不好？"娟云揉一揉眼，两泪交流，那里回答得出。秋谷道："我章秋谷的枪法，自问盖世无双。今天特地给你瞧瞧，你瞧着到底怎么样？"娟云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依然低下头去，把手帕子捂（握）着脸，一歪身伏在秋谷腿上，只待要哭。小妹指着秋谷道："耐格人挖掐得来，陆里去学得来格嘎？"秋谷笑道："我这个枪法，是有名的章家回马神枪。凭着你们这班女将解数如何的巧妙，身段怎样的玲珑，生意劲再来得足些，也禁不起我这一枪。"说着，伸一个指头，打个手势。小妹掬一掬嘴道："耐闲话说得明白点嘘，噢勿关倪啥事，为啥拿倪也牵仔进去呀？"秋谷道："还说不干你事，今天这出戏，不是你们两个合串的么？可惜连环计不成功，司马懿刚刚碰着了孔明，也是没法的事。"小妹听了，想要回他几句，同谢娟云解解围，偏偏又想不出来，只得说道："章大人格只嘴，实头会说勿过。倪陆里说耐得过，只好随耐去说啥是啥。"秋谷道："我说的话你们偏不肯听，只说我冤枉了你们。说着不算，还要对天赌咒，赌了咒不算，再要眼泪鼻涕的哭。你们吃了这碗堂子饭，要没有一点生意上的功夫，自然不成功。不过天下的事，只要将将就就的敷衍过去，也就是了。娟云的做生意，巴结是巴结的，但过于巴

结很了，未免自己一个身体周旋不来。到了那周旋不来的时候，可就是小妹的一句话：拍马屁拍到马脚上去，非但不讨好，还给他踢上一腿。要讨客人的喜欢，倒反得罪了客人，这不是你们自己闹出来的么？”说着，拉一拉娟云的手道：“老六，你想我的话可是不是？”娟云回答不出。秋谷叫他抬起脸来，娟云不肯，伏在秋谷腿上，伏得紧紧的。秋谷两手捧着他的脸，抬了起来。只见他粉晕纵横，啼痕历乱，低着一双媚眼，连看都不敢看。那一种惭愧局促的模样，看着他又是可笑，又是可怜，就握着他两手，恳恳挚挚的说道：“老六，我给你说，你们既当了北京地方的倌人，这留客人的一件事，原是免不来的。难道是你们愿意的吗？这也叫做此官，行此礼，无可奈何罢了。至于你们对着客人不讲真话，也是没奈何的事。你要同客人说了真话，客人那一个再肯花钱？你们岂不要喝西北风么？你们同嫖客上起劲来，不是说除了他不接第二个人，就是说非要跟他不可。嫖客们听了这般恩爱缠绵的话，自然免不得存了个感激报效的心。既然感激报效，叫他花几个钱，自然而然的死心塌地，不叫一声冤枉，不说一句烦难。那怕叫他卖了老婆儿女来报效你们，心上也是愿意的。你们要做着了这样客人，自然不能不说谎话，不能不灌迷汤。谎话编得无影无踪，他还当作大总统的命令一般；迷汤灌到筋酥骨软，他只当作老山参的参汤一样。到了这般时候，不消说你们是财帛星进了命宫，他却是晦气星钻进屁股眼里去了。但是倌人做起客人来，有几等几样的客人，就有几等几样的做法。若做到个资格既深，又有阅历的客人，那就用不着生意劲了。他们这班客人在顽笑场里，不过是随意应酬，既不认真，又不吃醋。你们的情形，他早已一目了然，比你们自己心上还要清楚些儿。你们对着他再要用

起生意劲，说起假话来，岂不叫他听了好笑么？”娟云听了，呆呆的一言不发，那脸上的神色却渐渐的转了过来。秋谷又道："我在堂子里头走动，从来没有同人吃过醋，倌人也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瘟生。你们只要不把我当瘟生，我也自然不同你们过不去。”

娟云到了这个时候，方才说道："啥人敢当耐瘟生呀？要当仔耐瘟生末，格个人真正是饭桶哉。”秋谷笑道："果然，饭桶倒也不多，只有两只。”娟云听了，又羞得扭过脸去。小妹道："章大人，耐啥叫倪饭桶呀？”秋谷道："岂敢？你们对我不说真话，把我当作瘟生，我也给你们回马一枪，把你们当为饭桶。以后你们不用生意劲，我也不用回马枪，何如？”娟云道："格两日勿知那哼格，真正糊里糊涂，耐勿要动气。倪是赛过小干仵，耐要照应点倪格呀。”秋谷笑道："你以后还嘴硬不嘴硬？”娟云又急得红了脸，附着秋谷的耳朵悄悄说道："难勿哉，谢谢耐格，阿好留点面子拨倪，勿要说哉。”秋谷道："你昨天到底有客人没有？”娟云没奈何，老着脸皮道："格末也叫呒拨法子哉碗。”说着，又用帕子去揩着眼睛。秋谷慨然道："倌人留客，是倌人分内的事，你也用不着瞒我，更用不着不好意思。我有意开你一个顽笑，一是为你眼睛不亮，把我认作外行；二是为你过于认真，架子摆得太足：所以候你一个冷不防，给你一个回马枪，叫你知道我这个章家枪的利害。其实我心上没有什么，决不是有意和你过不去。你们只顾放心，并且也无须惭愧。我岂不知道你一口咬定没有第二个客人，是怕我生气？究竟是和我要好，比那指东话西，借此想敲竹杠的倌人情形不同。论理我该可怜你，体贴你才是。你待我总算不差，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我只当没有这件事情，你也用不着这般惶恐。我们两

扯一直，好不好？”章秋谷说到这里，小妹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章大人真正是好人。”秋谷笑道：“佛菩萨是不管这些闲帐的。”小妹也对着秋谷回眸一盼道：“耐阿晓得倪来里搭老六发极呀？故歇赛过来浪替俚念佛。”

谢娟云到了这个时候，方才觉得一个身体了有安放的地方，一个心也还到腔子里去了，心上的感激秋谷，自不必说，只紧紧握着秋谷的手，低眉展笑，相对无言。一会儿忽又看了秋谷一眼，眼圈又是一红。秋谷知道他到了这个时候，已是感激到死心塌地，就对他笑道：“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有什么为难，也不妨同我商量，或者倒可以同你想个法子。只不许用生意劲，不许说假话。譬如你今天接了个和尚，不许说接的是道士，明天接了个道士，不许说接的是和尚，你可要记着。”这几句话不打紧，却把个谢娟云说得又羞又急起来，撅着一张小嘴道：“耐说说末总规说得呒淘成，耐几时看见倪接过歇和尚道士格呀？”秋谷正色道：“你还要说假话，前天留的客人不是和尚么？”娟云同小妹同时一呆，道：“前日仔格客人末，就是……”娟云说到这里，同小妹的两对秋波不约而同的一齐飘到秋谷身上。秋谷指一指自己的头发道：“可不是和尚么？”说得娟云、小妹一齐大笑。连那呆呆坐在那里的月香，也不由笑起来，打着一口扬州苏白道：“章大人倒会说呢。”小妹眨他一个白眼。

娟云笑着道：“耐是和尚，到倪搭来作啥？”说着，想要去摸一摸章秋谷的头。章秋谷手快，急忙一手挡开，道：“你这双手，昨天晚上不知摸的什么东西，免劳照顾了罢。”谢娟云道：“勿要瞎三话四，倪格手干干净净格。”秋谷道：“你这个人，真是贼不改性。”娟云被他说得又是一呆，想了一想道：“耐末总

是实梗，说闲话勿着勿落，倪几时偷过歇耐啥物事格呀？”秋谷笑道：“不是说你偷东西，是说你没有记性。方才因为说假话碰了个大钉子，如今又说起假话来，岂不是贼不改性么？”娟云大诧道：“倪赛过覅开口婉，几时说啥假闲话呀？”秋谷道：“你说了假话怎么样？”娟云毅然道：“倪说仔假闲话末，随便耐那哼办倪。”秋谷叫小妹道：“你听着，烦你做一个保中，他要是说了谎话，随我怎么样。”小妹想一想这一刻工夫娟云也没有说谎话，就答应了做保中。只听秋谷说道：“你说你的手是干干净净的，只问你的手究竟干净不干净？这不是当面说谎么？”娟云再也想不到被他捉着了这个白字，那里分辩得来，只好硬顶道：“倪格手是干干净净，一日要汰几转笃，覅说错婉。耐有心来浪起花头，倪勿要。”秋谷点一点头道：“老六的工夫居然有了进步，这几句话说得漂亮，辩得聪明。但是无论你如何漂亮，怎样聪明，你这双手总则是不干净的。”娟云含情凝睇的道：“耐说勿干净末就是勿干净，阿好哉？”秋谷道：“既然你自家认了，就要凭我怎么样。有小妹的保中在这里，可不许赖。”娟云道：“格末等歇再说阿好？”秋谷道：“这可不成功，我立刻就要发命令了。昨天你不听我的话，已经吃了我的回马神枪。今天你再要不听我的话，就要叫你试一试我回马手铳的利害。”小妹听了，先笑起来，对着谢娟云打一个手势，又把一个手指头在脸上划了几划。正是：

聊复尔尔，何须认假为真？我亦云云，不过逢场作戏。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八六回

走天津旅舍访情人　　忆前尘清言谈往事

却说谢娟云拂一拂衣袖，立起身来道："耐放仔手铳去打老五罢，倪是用勿着格。"秋谷道："不问老五老六，今天先要请你试一试新。"说着，向小妹作势道："你同月香给我把着门，不要放他出去。要把他放走了，我只问你们两个要人。"小妹只是笑，也不答应。秋谷揎拳掳袖的立起身来，谢娟云见了这般来势，不知章秋谷毕竟要把他怎样，不觉发起极来，道："章大人勿要嘘！"说着，一歪身想要从秋谷身旁闪出去。秋谷如何肯放，一把扭住，道："你再强一强试试。"谢娟云愈加着急，极声喊道："慢慢交看嘘！小妹豪燥点来嘘！"秋谷见他极得乱喊，一地里没摘处，不觉放了手，笑道："你好好听我的话，万事全休，如若不然，这一铳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娟云吓得气急败坏的道："格末耐说嘘！"秋谷轻轻的道："你要我说么，我叫你到那边去去再来，你已经来了好一会了。"娟云听了，真是出于意外，做梦也想不到，转觉呆了一呆，说不出话来。停了一停，道："倪当仔啥格事体，吓得倪来要死。阿唷，倪心浪跳得来。"秋谷不语，把嘴往隔壁房间一努。娟云道："倪勿去，等歇末哉啥要紧呀。"秋谷道："话是同你说明白了，不要得罪了客人，快快的去一趟再来。"娟云这一会儿的感激，竟不知从何说起，只呆呆的瞅着秋谷，立着不动。秋谷又催他一遍，他方才走了

几步，又缩回来，把一双纤腕放在秋谷手中，道："耐勿要去，倪就来格。"秋谷点一点头，娟云才走了过去。不到一刻钟，又走了过来。只觉得这样的一来，同章秋谷平添了一重情愫。秋谷坐了一会，也就走了。

不觉过了几天，老五已经同章秋谷打得火一般热，只章秋谷总有些推推却却的，老五也无可如何。在章秋谷的意思，是不愿意再跌下水去，平空的再添魔障。况且老五又不是挂牌子做生意的，要和他发生了交涉，急切间恐怕摆脱不来。就借着到天津去看柳国屏的题目，一个人竟到天津，想着把老五的这个问题冷一冷，再回北京去。

头一天到了天津，就去看柳国屏，恰巧柳国屏回山东扫墓去了。秋谷就在乐利旅馆住了下来，预备静静的休息一天，再出去看那班朋友。当下，章秋谷一个人在旅馆里吃了晚饭，写了几封信，觉得有些懒懒的，就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想着近来两年，政治上颇有些清明气象，无奈这位方大总统不知怎样的脂油蒙了心窍，猛可地糊涂起来，一心一意的想做起皇帝来。他也不想一想，如今世界潮流的趋势，皇帝这样东西差不多要天演淘汰的了。这都是方大总统没有读书、不学无术的坏处。还有那一班昏天黑地的糊涂蛋，在那里架着他干。这无非是利用方凯亭做他们升官发财的阶级，方凯亭的皇帝要是做成了，他们都是攀龙附凤的功臣，要是做不成，方凯亭坏了事，也不与他们相干，天塌下来有长人顶着，他们把头一缩，可不管别人的事了，好像是把一个方凯亭放在炉火上的一般。其实方凯亭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却也是个聪明有作为的人物，何以利害关头，就看不清楚起来。

章秋谷正沉沉的想着出神，听得房门一响，叫一声："章大

人，耐覅困来阿是？”秋谷不觉一跃而起，问一声：“什么人？”来人已经掩进门来，不是别人，原是老五。衣裳雅淡，脂粉不施，宝髻玲珑，轻裙綷縩，妆束得同个人家人一般，轻轻的走了进来。秋谷十分错愕，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老五含笑道：“天津地方，一塌刮仔不过几家好旅馆。一家家问过来，总规问得到格啘。”秋谷定一定神道：“你到天津来做什么？”老五不慌不忙的道：“倪到间搭来看王凌波格呀。”秋谷道：“王凌波就是秦薇云啊？”老五点头道：“匆错。倪也搭俚梳歇过头格呀。”秋谷道：“此刻已经差不多一点钟，你还没有去么？”老五想了一想道：“俚生意忙匆过，夜里向总要到两三点钟笃，早去仔俚也呒拨功夫。实梗洛先来看看耐。跑到德义楼一问，耐覅去。到间搭来一问就着，总算倪运气好格。”秋谷和他说着话，叫进茶房来，叫打脸水泡茶。脸水打了进来，老五先绞了一把手巾，递给秋谷。秋谷道：“啊呀！怎么要劳动起你来。”老五笑道：“格辰光来浪大小姐搭，倪一径伏侍耐格，阿是故歇耐忘记脱哉？”说着，又殷殷勤勤的接过手巾，送过一杯茶给秋谷，方才自己洗脸。秋谷踌躇一会，老五已洗完了脸走过来，同秋谷说话。不觉提起陆兰芬的事，不免大家嗟叹一番。老五的谈锋本来甚好，又同着章秋谷在一起，旁边没有第二个人，自然两下谈得十分热闹。谈到亲切处，老五不由得倩笑嫣然，含情欲发，那眉梢眼角之际，都觉得有一种神光离合的情形，越显得神采飞扬，风情流露。章秋谷见了，也由不得心上荡了一荡，却只是婉婉款款的和他谈天，一句别的话也不说。

九月中的天气，日夜平均，老五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点多钟，一会功夫，早听自鸣钟当当的打了三下。秋谷看一看老五，见他正谈得有劲，没有走的意思，又没本事催他走，只得问一

句："今天时候不早了，你不到王凌波那里去，就在这里另外同你开个房间，好不好？"老五星眸一侧，粉面上起了一层薄晕，看着秋谷道："耐房间里一干仔呀？"秋谷只好点头说是。老五微微一笑，也不说什么。秋谷把茶房叫了进来，问他隔壁有空房没有。老五嗔道："倪勿要，等一歇就要去格呀。"秋谷道："这一会已有五更天气，你再到那里去？一准在这里开一个房间罢。"老五不等秋谷说完，连连摇手道："勿要勿要，倪故歇就要去哉。"茶房见他一定不要开房间，就笑嘻嘻走了出去。这里老五见茶房走了，怏怏的取过带来的一个小包，对秋谷道："章大人，倪去哉，省得来浪吵闹耐。"秋谷听了，倒又觉得迟回不决起来，若要竟不留他，随他走了，原也干净，但是既辜负了老五的一番来意，未免埋没了他的一片苦心。况且两下的感情很好，两边的意思又很近，若是决决绝绝的毅然拒绝，叫他面子上怎样的下得来？自己抚心自问，也觉得有些对人不起。想了一想，只得一把拉着老五道："你当真要走么？想来还有人在那里等着你。"老五把嘴唇一抿道："倪有仔人末，为啥要寻耐呀？照耐实梗说起来，是倪今朝只得勿走格哉。"说着，由不得横波一笑。秋谷道："你不去，我们谈谈也很好。本来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无聊得很，你陪陪我，也足感盛情。"老五此时觉得甚是高兴，不觉脱口说了一句："勿知倪阿有格号天官赐哩。"秋谷哼了一声道："我们两个人虽然没有交情，大家的意思都很好。你既不肯另开房间，就在这里也不要紧。我从前同一个大姐叫作阿昭的在一张床上睡了两天，依旧是规规矩矩，没有一些牵染。说起来人都不信，其实天理良心，我同阿昭实在没有交情的。"老五不觉也哼了一声，却不言语。银缸照影，春意撩人，秋谷含笑登床，老五也卸妆就寝。一个倾慕檀郎的风

采，久已存着个和声附影的心肠；一个销受凤女的情怀，自然只好随随便便的将就。一个温存如许，一个旖旎非常。至于究竟是不是同床各梦，在下做书的却没有实地侦查过，只好阙而不论的了。

只说章秋谷同老五在乐利旅馆一连住了几天，老五到王凌波那里去了一趟，当天就回来了。秋谷想要去看看王凌波，和他谈谈旧话。老五心上不愿章秋谷同王凌波见面，只说："王凌波红得很，一天到晚，差不多连见客的功夫都没有。"秋谷听了，已经会意，好在自己也不是一定要去的，也就罢了。又等了几天，柳国屏音信全无。老五也不提回去的话。秋谷就同老五商量，叫他早车先回北京去，自己坐晚车回京。老五自然答应。登时两个人又同到北京来。

恰恰有一个秋谷的多年老友松季斋来看秋谷，说起他要回去一趟，梁家园后身的房子没有人照应，意思要请秋谷搬到他那里去住一两个月，等他回来再搬。松季斋本是前清的一个有名孝廉公，现在住在北京，担任上海几家报馆的特别通信，在梁家园后身租了一所小小的四合房子，倒也十分精致，和陆令仪的房子相去不远，秋谷以前去过几次的。如今听得松季斋要回去，请他搬去住几天，给他带照应着房子，秋谷自然答应，立刻带着两个家人陈福、刘桂，搬了过去。却和老五同谢娟云说明白了，电话是可以打的，要去不能。娟云倒还没有什么，老五就觉得有些不愿意。秋谷搬了过去，收拾了一间很精雅的小书房，预备作客人的起坐地方。觉得旅馆里头嘈杂得很，到了这里，却清净的多了。方小松同着鲁稼生等知道秋谷搬场，大家送了一桌瑞记的菜，秋谷就留他们一同吃饭。松季斋酒量很好，竟同秋谷对喝了二十多杯酒。大家都十分高兴。

客人散后，松季斋又和秋谷谈了一会，因为明天要趁早车，就先睡了。秋谷也想要睡，无奈电话机是装在房里头的，一会儿铃声忽震，秋谷走过来接了。是谢娟云打来的，讲了几句话，也就挂上了。才挂上去，又噶啷啷的响起来。秋谷已经觉得有些惹厌，就接过来问是什么人。只听得老五的声音问道："耐阿是章大人？"秋谷道："是。"又问："耐故歇来浪陆里搭？"秋谷道："在梁家园。"老五迟迟的道："耐倒好格，阿是说末说搬到梁家园，轧实小公馆末打来铁老鹳胡同，耐也忒嫌用心哉啘。耐要搭别人家去打小公馆末，倪咦勿好叫耐勿要打格，耐瞒倪作啥？"章秋谷听了这一番说话，真是一些儿头脑也摸不着，只说："我何曾有什么小公馆在铁老鹳胡同？你这些话那里来的？真是影踪都没有的事。"老五冷笑道："随便啥事体，只愁勿做，勿愁勿破。耐瞒得倪铁桶，倪也会晓得格。打个把小公馆末，也呒啥稀奇呀，耐搭倪说仔末哉啘。"秋谷听他说得认真，不像有心取笑，不觉大诧起来。正是：

琼窗锁月，误猜莺燕之忙；情海生波，妒煞鸳鸯之队。

不知老五所为何事，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八七回

剪青丝深宵悲薄命　　慰芳心名士劝秋娘

只说章秋谷被老五一个电话说得夹七夹八的，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东西，真个莫名其妙，只说："老五，你莫非痴了罢，还是听了别人的闲话？你说些什么东西？我竟全然不懂。到底怎么一件事？你先说一说，好叫我心上有一个谱子。"老五道："耐自家蛮明白来浪啘，陆里用得着倪说。耐搭相好来浪铁老鹳胡同打仔小公馆，啭怕倪要跑得来讨厌，只好骗骗倪，说公馆里向勿好来，电话末好打格。耐来浪拿倪当小干仵啘！"秋谷听他说得凿凿可据，一口咬定了小公馆在铁老鹳胡同，越说越不明白，不觉又气又笑，好好的说道："老五，我们两个人总算交情不错，我的话也从来没有瞒过你，难道你还信不过么？况且你说的铁老鹳胡同，我到都没有到过。你也不知听了那一个的话，劝你不用这般的枉费心思罢。"老五答道："枉空倪两家头要好，耐倒拿倪当做小干仵，想起来阿要气数仔点！"章秋谷同他纠缠了好一会，还是说不明白，心上也未免焦燥起来，只说："好好，我说的话你只当放屁。说了半天，你还是不信，我也把你无可如何。只是话不说不明，鼓不打不响，我们现在打开板壁讲亮话，你到底是听见那一个人说的，你只管告诉我。"老五道："呒拨啥人告诉倪，耐勿要去冤枉别人。"秋谷听着，心上更加了几分焦燥，道："你叫我不要冤枉别人，为什么

你又要无影无踪的冤枉我呢？”老五道：“耐再要说倪冤枉耐，耐阿晓得，耐格排朋友末勿肯搭倪说，电话格号数总逃勿脱格啘。”秋谷听到这一句话，立时间恍然大悟，澈底澄清，知道老五所以弄错的缘故，却故意说道：“老五，如今别话不说，只有一句话问你：你信我的话不信我的话？你要信我的话，我也只有一句话，实在没有小公馆。如若不信，那就不用说了。”老五道：“倪勿相信，定规耐有小公馆来浪铁老鹳胡同。别样事体末，耐说呒价事，格件事体是电话格号数摆好来浪。一千四百九十六，阿是铁老鹳胡同格电话？耐骗人末骗得像点哩，也勿是实梗骗法格啘！”

老五说得十分得意。章秋谷却不觉心上焰腾腾火发起来，盛气问道：“老五，你到北京有几年了？”老五道：“倪到仔北京四年哉，耐问俚做啥？”秋谷冷笑道：“你既在北京多年，你难道不知道北京要装一个电话很不容易，人家搬房子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连电话带过去的么？松季斋住在铁老鹳胡同是夏天的事，七月里头才搬到梁家园来的。你把夏季的电话簿子查了一查，就不问青红皂白的硬说我有小公馆在铁老鹳胡同，这算什么！我说了半天，你只是不听，你何曾同我要好？简直说一句，把我当作饭桶罢了。”老五听了，默然不答，略略停了一停道：“耐好好里说末哉呀，作啥实梗动气？”秋谷大怒道：“你说了半天，都是说些废话。老实和你说，你这般手段，在我章秋谷身上用不着，都是白说的！”老五慢慢的回答道：“耐说倪格闲话，才是白说脱格，耐格闲话也是白说脱格啘。”秋谷道：“这些废话都是你先说的，你不说我也不说。老五，我说一句不怕你动气的话，你错打了主意了。”老五道：“呒呒，明朝见。”说到明朝见这一句，声音已经有些哽咽起来。秋谷也不再说，

把听筒一挂，趁着几分酒意，上床便睡。

瞢腾一觉，已到天明。秋谷睡中只觉得有人在外面同家人口角，猛然惊醒，听了一听，却又没有听见什么。秋谷睡思方浓，翻了一个身，又不觉朦胧睡去。不多一刻，又听得有几个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有一个女子的口气，在那里和人争论。秋谷暗想：松季斋是不带家眷的，那里来的女人？就侧着耳朵，细细的听他到底是那一个。只听得陈福在外面嚷道："我们老爷早和我们说过的，这个地方不让你们来，你怎么直闯到里面来了？你来了不打紧，你可知道我们要碰钉子的！"只听那女子也嚷道："倪来有要紧闲话搭章大人说，俉笃实梗样式作啥？"秋谷听着那女子的口音，分明是洪玉珍，不觉心头火起，扬声问道："你来做什么？一定是老五叫你来看看我这里有人没有人。你回去告诉他，我的事他管不着，叫他不用费心！"玉珍道："章大人，耐开门哩，倪真格有要紧闲话搭耐说，勿是倪呒娒叫倪来格呀。"秋谷道："你有话说，等一会我去的时候，再同我说也不迟，现在我还要睡觉呢。"玉珍央及道："章大人，谢谢耐，请耐开一开门，倪说仔两声闲话就去格呀。"

秋谷听他说话带着哭声，猜不出有什么事，只得起来把门开了。洪玉珍气急败坏的撞了进来。秋谷依旧上床，拥衾而卧把手拍一拍床沿，叫洪玉珍坐。玉珍坐下来，哭丧着脸道："章大人，倪呒娒勿好哉呀！"秋谷听他说一声不好，不觉一惊，欻地坐起来，问道："老五怎么样了？"玉珍道："倪呒娒头发剪脱哉呀！"秋谷被他一句话直吓出一身汗来，急问："真的么？"玉珍含泪道："自然真个啘，倪阿会来骗耐呀！"秋谷道："为什么要剪头发？"玉珍道："倪也勿晓得啘。"秋谷道："怎么好好的剪起头发来？"玉珍道："俚昨日打电话拨耐格呀。"秋谷点

一点头。玉珍道："俚搭耐说啥？"秋谷想了一想，道："也没有说什么啊。"玉珍道："俚昨日夜里向打仔电话转来，就有点勿对，面孔浪呆致致格，问俚也勿开口，稀饭也勿吃。倪也勿晓得俚啥事体啘。等一歇大家困哉，俚也覅说啥。今朝倪困醒仔，看见俚来浪哭。问问俚末，总归勿响。细细里一看，倒说头发剪脱哉呀。倪拨俚吓煞快，再问问俚为啥，俚倒说勿要耐管。倪想起来，俚来浪北京呒拨啥要好格人，只有耐末俚搭耐要好格。俚为啥事体剪头发，要末耐晓得啘？蛮好格一头头发，故歇齐根剪脱，真正作业格嘘！"玉珍一面说，一面眼泪鼻涕一齐滚出。把章秋谷竟说得呆了，暗想：昨天在电话里头就算发作了他几句，也何至于要剪头发呢？一个女人到了要剪头发的地步，也就和寻死路差不多了。岂不是差一点儿要出人命么？想着，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道："这也奇了，昨天晚上我虽然和他争论几句，也不到剪头发的地步，莫非有什么别的隐情罢？"玉珍道："别格事体一点点才呒拨啘。俚身浪咦勿欠债，咦呒拨男人，啥犯着要剪头发呀？到底昨日仔为啥事体呀？"秋谷摇头不语，想了一想，实在想不出他剪头发的理由，只得掀开锦被，走下床来，道："现在事已如此，我且同你去看他一看再说。"洪玉珍喜道："耐去一趟蛮好，问问俚到底为啥？"秋谷不语，匆匆的洗一个脸，连早点也不吃，同着玉珍，如飞的来看老五。

这个时候还早得很，跑厅的才有一两个人起来。秋谷大踏步直走进去，只见房间里静悄悄的，锦帏半掩，老五独自一个向里睡着。秋谷走近床前，叫声"老五"，一眼早看见了他一头漆黑的头发，披散在颈项两旁。老五听得秋谷叫他，回过身来一看，不觉一阵心酸，泪如泉涌，呜呜咽咽的一句话也说不

出。秋谷也不觉心上无端凄恻起来，鼻尖一酸，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黯然相对了一会，秋谷勉强说道："老五，我对你不起。"老五听了，看着秋谷，那眼泪就如跳珠急雨一般，只在面上乱滚。洪玉珍在旁看着，也不觉哭起来。秋谷心上更加酸楚，掏出小手巾来，同老五擦着眼泪道："老五，你何苦要剪头发？叫我心上怎样的过得去？"秋谷说到这里，竟有些说不下去了，只呆呆的看着他的头发。老五哭了一会，挣出一句话来道："耐勿要难过，勿关耐事。"说罢又哭。秋谷这一会的心酸，只觉得无从说起，只说："你有委屈，只顾同我说，没有说不明白的，何苦这般拙见？如今怎么样呢？"老五含泪道："耐勿要实梗啘，搭耐说勿关耐事呀。"秋谷道："你到底为什么呢？"老五停了一会道："倪想来想去，自家怨命，实梗洛剪脱格头发。耐咦𣍐搭倪吵歇，关得耐啥事呀？"秋谷见他满口只说不与自己相干，觉得更加可怜，只得殷殷勤勤的劝了一会。老五叹一口气道："倪格号人，活仔呒啥好处，死仔也呒啥要紧。样式样才勿称心，勿如剪仔头发出仔家拉倒。"秋谷道："你心上的事情我都明白，你要怎么样，我们慢慢的商量，你不要生气。随便什么事，都是我错。"老五听了，不觉满心的怨恨霎时间就消化了许多，好像在重阴密雾之中透出一丝日色，看着秋谷道："倪搭耐说勿关耐事，咦勿是为仔耐洛剪头发格。"秋谷道："你说是这般说，你可知道剪了头发，是一时长不起来的，叫人看着心上可难受不难受？"老五听了，也不觉默然自悔，半晌无言，背过脸去，只自拭泪。秋谷不免又密密的安慰一番，又把老五劝得坐起身来，穿了衣服。又说："你头发虽然剪了，不妨梳一个假髻，用顶顶细的黑丝线扎在头发根上，不过梳起来费事些就是了。"老五被秋谷一番好劝歹劝的劝着，脸上也有了些笑

容，果然叫了个梳头的来，横梳竖梳的梳了半天，居然扎了上去，若不说破，也还看不出来。老五对镜看了一会，方才有些喜色。秋谷在老五身后替他端详半晌，由不得说一声："谢天谢地，可够了我的了。"老五回头一笑，低低问道："耐心浪到底那哼？"秋谷不答，只把手指一指自己的心。老五嫣然色喜，道："实梗说起来，倪格头发总算赠白剪。"秋谷也回他一笑，道："只要你知道我的性情，就好说了。"

这一场剪头发的风波，就此总算了结。从此以后，老五同章秋谷的情愫结得更深一层。老五几次要把洪玉珍包给别人，自己跟着秋谷回去。秋谷虽然没有拒绝，却也没有爽快答应。只有谢娟云同老五，两个人见不得面，一见了面，就同嫖客进房间的一般，你也不走，我也不走，一定要唇枪舌剑的闹上几句。章秋谷虽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却也觉得有些累赘起来。而且梁家园这个地方，秋谷本意不让他们来的。自从老五剪了头发之后，小松等一班朋友都说老五可怜，常常把他同到秋谷这里来谈谈天，替他散散闷。这一天，老五走了，秋谷睡到四更左右，只听得电话铃又大响起来。正是：

并州剪快，才除烦恼之丝；曲院宵迟，又听呻吟之语。

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第一八八回

改押契冤吞金约指　　打不平怒斥老狐狸

且说章秋谷睡梦中又听得铃声乱响，不觉恨了一声道："这早晚还打电话，不是老六就是老五。也不管别人睡没有睡，真是讨人嫌！"赌气不理他，凭他去响，以为他摇了一会没有人接，也就罢了。那知秋谷不起来接，这铃声也就丁零零的响个不住，直响过十几分钟，越摇越急，响成一片。秋谷心上十分不愿意，却没本领再不起来，只得披上衣服，走过来接了话筒，高声问道："你是谁？怎么三更半夜的尽着搅人？"听得对面答道："你是章大人么？"秋谷道："不错，你是那一个？有话快说。"听得说道："倪是宝华班格慧风，娟云阿姊吞仔金哉，耐豪燥点来！"秋谷一听，又大大的一惊，只问："几时吃的？现在有客人没有？为什么事要吞金？"慧风战抖抖的道："倪勿晓得呀，故歇呒拨客人来浪，耐豪燥来嘘！"秋谷略略一想道："我今天不来了，明天再来看他罢。"慧凤急道："章大人，谢谢耐格，耐来看看俚嘘！娟云阿姊蛮好格人，阿要作业。耐搭俚要好格呀，来看看俚，阿有处搭俚医医，俚好仔也感激耐格。耐定规勿来是，俚格条性命只怕勿着杠哉呀！"说得十分急切。秋谷本意原不见得一定不肯去，不过娟云无故吞金，不知是为的什么，自己何必搅在里面。如今听了慧凤的话，心上登时软了，想着慧凤同娟云不过是同院姊妹，平日大家都说得来，有

些感情罢了，尚且这般着急，我章秋谷自负一生侠骨，同谢娟云又有交情，如何知道他吞了金，连看都不去看他一看？姓章的不是怕事的人，就是出了人命，也不怕什么。念头一转，就说："也罢，我立刻就来。"慧风说："蛮好，耐要就来格嘘！倪搭俚隔壁房间，怕煞来里。"秋谷答应，立时穿好衣服，走出大门。

这时候马车早已回去，十月间的天气，北地风高，霜威凛冽，四下里一看，一辆人力车也没有，悄无人声。一阵北风劈面吹来，秋谷打个寒噤，说一声"好冷"，只好裹着一件大衣，叫陈福带着灯跟去，没有车雇，也只得拔步就跑。想着这是风火事儿，一刻也迟延不得。一面走着，又想：娟云的生意很好，为什么要吞金？一定是老鸨红眼阿宝和他起了冲突，所以闹出事来。

原来这阿宝本是个老狐狸，娟云也本是自家身体，在北京做了一年生意，欠了四百块钱债，情愿自己把身体押给阿宝，只押四百块钱，四年为满。不想阿宝财运亨通，娟云自从押给阿宝以后，登时生意兴隆，门庭如市。现在四年已经满了，阿宝再三央及娟云，再同他帮一节忙。娟云无可如何，只得答应。但是阿宝这个东西十分狡猾，平日对着客人，只说娟云是自家身体，他是帮娟云的做手娘姨。娟云当着客人，也公然叫他阿宝，一个不打对，还要说他几句。真是做得手眼身法步，一丝不漏。娟云情性温柔，做生意又十分巴结，一班客人都当他真是自己身体，着实的花几个钱在他身上。但是他们这些解数，瞒别人虽然瞒得过，却那里混得过章秋谷这双法眼。几天功夫，就看出来了。背地里悄悄问他，娟云还不肯说。秋谷说："不等这几天，第一次打茶围，我就看出来了，你瞒我也不中用。"

娟云问他在什么地方看出来的。秋谷说："你虽然口口声声的叫他阿宝，却说起话来，时时刻刻看他的神色，他也时时刻刻用眼色手势指挥着你，这是一种无形的证据。阿宝的儿子，你一口一声的叫他弟弟，岂有把娘姨的儿子认为兄弟的？这是一种有形的证据。况且这个小孩子常常的叫你同他穿衣服，结带子，俨然有命令你的神色，可想而知，他平日的居移气，养移体，实在是你的主人一般，这更是一种最有力的证据。你还待赖到那里去？"娟云被秋谷说得哑口无言，也就是一是二的把实话同秋谷说了，只叫秋谷面子上万万不可露出来。如今既然出了这个乱子，一定是娟云同阿宝闹出什么交涉来了。

章秋谷心上这般想着，脚下却快步如飞，一会儿就到了陕西巷。走进宝华班的大门，电灯早已熄了，黑洞洞的，只点了一盏洋油灯。秋谷急匆匆的走进娟云房里，只见闹烘烘的聚了一屋子人，七张八嘴的不知在那里说些什么。娟云满眼流泪，直挺挺的坐在一张椅子上。有几个人围着他，替他捶背的捶背，摩肚子的摩肚子。慧风立在旁边，高高的擎一盏灯，照着他们。阿宝面无人色的在屋子里团团打圈子，一眼见章秋谷走了进来，忙迎上来，一把搀住道："阿唷！章大人，倪吓杀快哉。格号吓法，倪是吓勿起格！"秋谷把衣袖一洒，洒脱了阿宝的手，瞅了他一眼道："现在我没功夫同你说话，医好了万事全休，医不好，自然有个人给他抵命，你等着就是了。"这一个虎势，就把阿宝吓得不敢开口，心头七上八下的乱跳。谢娟云耳朵里头忽然听见秋谷在那里说话，登时立起身来，直扑到秋谷面前，大家拦他不住。娟云拉着秋谷道："倪只道仔今生今世搭耐勿会见面格哉，耐倒还肯来看看倪！"说了这两句话，就呜呜咽咽哭起来。又看了秋谷一眼，见秋谷吹了风，脸上红得

就如胭脂一般，忙道："耐啥面孔浪红得来，阿是不舒齐介？天亮快哉，耐勿要冻子嘘！"秋谷听了这两句话，不觉心中一动，好像受了绝大的激刺一般。正要开口，娟云又叹了一口气道："轧实耐勿要来格，总归是实梗件事体哉。"秋谷此时心上真像有无数的乱丝在那里扭结固结，纷纠得解不开来，比老五剪头发的时候还要难受。要和娟云说几句话，又挤着一屋子的人，不好说什么，只得定一定神，问到底吃的什么东西。慧凤挨身过来，叫了一声"章大人"，代答道："俚吃仔两只金戒指。"秋谷问："几时吃的？"慧凤说："吃仔有一个钟头哉哩。"秋谷回头厉声问阿宝道："你没有给他请医生么？"这一下连娟云、慧凤都吃一惊，阿宝吓得慌慌张张的道："请请请哉，马车来浪来哉。"秋谷问："请的那一个？"阿宝瞪着眼，回答不出。还是慧凤替他说道："俚叫仔马车，要同仔娟云阿姊到医院里去呀。"秋谷哼了一声道："到那一家去呢？"阿宝又回答不出，只白着眼睛道："倪勿晓得陆里搭好啘。"秋谷冷笑道："你这种醉生梦死的东西，也算是个人！"阿宝被他骂得丧气垂头的躲在一旁。秋谷随问娟云："你此刻觉得怎样？"娟云道："故歇勿觉着那哼。"秋谷听了，略觉放心，随即指挥阿宝取过娟云的大衣来，秋谷替他披上。马车也来了，秋谷同阿宝两个人，一左一右的扶着娟云上了马车。秋谷和娟云同坐，叫阿宝坐在对面，吩咐马夫到川畑医院，要走快些。马夫答应一声，抖动缰绳，那马放开四蹄，泼刺刺的向前跑去。更深夜静，街上都寂静无声，只听得一片马蹄声响。

谢娟云上了马车，兀自泪流不止。秋谷只叫他不要慌，这川畑医生的手段很高，包管只一服药水，就把那两个小小的金戒指吐出来了。娟云对着秋谷只是摇头，道："倪格号人，死仔

有啥稀奇，不过想起来，有点对勿住。”一面说，一面拭泪。秋谷不觉恨道：“你好好的，为什么要吞金寻死？一个人后来的日子长得很，你年纪正轻，怎么就这般拙见？想到那条路上去了？你要是没有怎么样，也不必说，要是医不好的话，那害你吞金的人也跑不了。我要不叫他和你抵命，我这个‘章’字就颠倒写过来给众人看！”娟云气短声低的道：“呒啥人害倪呀，耐勿要瞎疑心。”阿宝起先听了秋谷的话，急得不可开交，嘴里的牙齿都一个个厮打起来，听娟云说了这几句话，才略觉放心。

说话之间，已经到了川畑医院，叫开了门进去。那川畑医生夫妇两个早已睡了，秋谷叫侍役去请他们起来，说有急病求诊。果然，川畑匆匆的起来诊视，秋谷把娟云吞金的话同他说了。他先诊了脉，又用听脉器细听一会，道：“大概无妨，配一瓶药水带回去吃罢。两天之内，从大便里头把吞的金类物泻出来，就没有事了。”说着，开方配药。算一算诊金药费，不过三块多钱，秋谷付了钱，阿宝接过药方同药。秋谷免不得同川畑握一握手，说了句：“夜深惊扰。”川畑说：“这（只）是医士分内的义务。”直送到大门外面，也同秋谷殷勤握手，方才进去。

秋谷同娟云回到宝华班来，先叫娟云吃了一服药水，又叫他不要躺下，只拥着一条厚被，坐在床上，斜斜的靠着床栏。自己也就脱去长衣，拉过一条丝棉被盖着，竟在娟云外床躺下。一院子里的人都来问讯，阿宝一一的回答。只有慧风分外关心，亲自走到床前问道：“先生说娟云阿姊阿要紧呀？”秋谷和他说了，慧风由不得念一声佛道：“难末倪放心哉。”说着，又瓠犀微露，俊眼斜睃的道：“章大人，耐要谢谢倪格哩。”秋谷道：“自然要谢你的。你要什么东西，就给你什么东西。”娟

云本来合目养息，也张开眼来道："妹子，谢谢耐，等倪好仔搭耐磕个头。"慧凤笑道："阿姊，笑话哉，只要耐好仔，倪蛮快活哉。故歇辰光勿早，天要亮快哉，倍笃两家头困歇罢。"秋谷点一点头，慧凤姗姗的回身走了，又瞟了秋谷一眼道："章大人，耐良心倒实头好格，娟云阿姊格福气嚏。"秋谷微笑无言。等得慧凤走了，阿宝也把房门掩上，走了出去。

秋谷见左右无人，方才追问娟云吞金的缘故。娟云不能不说，只得把今年和阿宝帮忙一节，到年底已经满了，要问阿宝收回那张押据，那知阿宝突然反面，把押据上的四年改作十四年，气得要死，没有法子，只好图个自尽，叫他落一个人财两空，出出这口怨气的这些情节，和秋谷说了。秋谷大怒道："这还了得！你何不告诉我，等我给你想法，却要苦着自己，把性命拚他？你这个人也未免太忠厚了。"娟云听了，默然不语。秋谷又道："你自己把身体押给阿宝，四年为满，大家都知道的，他竟敢把四年改作十四年，真是老鸨中杀不可恕的东西。明天我叫他立刻把你那张押契交出来还你，他敢强一强，他可不用想住在北京了。"娟云大惊，忙掩住秋谷的嘴，连连摇手。正是：

章台走马，伶俜春柳之姿；药店飞龙，憔悴香桃之骨。

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八九回

追共犯严究主谋人　　缴典据失去摇钱树

且说娟云掩住秋谷的嘴道："耐末总是实梗，拨俚听见仔末好哉。"秋谷道："他听见了敢把你怎么样？"娟云道："耐是勿要紧，阿晓得俚要搭倪吵格呀。"秋谷道："你们这班人也太难了。从前你怕他，是因为你是押给他的，不是你自家身体，四年没有满，自然只好听他的指挥。如今既然四年已满，你替他帮一节忙，本来不是应该的，不过情面难却罢了。不想他见你生意很好，竟用出这般绝户计来，把四年改作十四年。你今年二十多岁的人，你还能再替他做十年生意么？就算你能做十年生意，也是做他的讨人，一生一世，还有什么出头日子。替你想一想，自然只好同他决裂的了。如若不然，你吞金自尽，可为的是什么呢？既然已经同他决裂，你为什么还要怕他？难道你当真还想替他做十年的讨人不成？况且这样事情打起官司来，那班乌龟老鸨没有不吃下风的。不过你们这班当倌人的，听得打官司的三个字，已经在那里吓得索索的抖，不知要把你们怎么样。其实用不着这般胆小，放大了胆，不用怕他。有我姓章的在这里，怕他做什么？你要晓得，他们这班老鸨身上先有一个买良为娼的罪名。你们这班人难道一个个都是情愿吃这碗饭的么？自然大半都是打着骂着强逼你们为娼的了。逼良为娼这个罪名更重，再加上他假造契据的罪名，若要办得认真起

来，最轻也要办他一个三年监禁。你细细的想想这个理，自然就不怕他了。”娟云听了，虽也觉得有理，究竟心上总还有些寒懔懔的害怕，好像乌龟老鸨虽然是最卑贱的一种人，他们当妓女的看着乌龟老鸨，却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般。只怕闹他不过，依旧落在他们手里，这个日子就不能过了。秋谷猜透他们的心里，觉得既是好笑，又甚可怜，只得又细细的开导他一番。娟云澈底一想，觉得果然不用怕他，不知不觉的就壮起胆来。想了一想，又叹了一口气道：“倪故歇格条性命，勿知那哼来浪，再要想格种念头作啥？”不觉泪汪汪的拉着秋谷道：“倪医勿好末，耐总算对倪得起格哉，耐心浪勿要难过。”秋谷也不由恻然动色道：“你不用胡思乱想，方才川畑医生说是不要紧，你只要静静的休养一两天就好了。况且你那两个戒指，每个不过一钱多重，就不泻下来，也不妨事。”娟云听了，自己也觉得放心了些，却为着一夜没有睡，有些困倦起来，合着眼睛，沉沉睡去。

秋谷见娟云睡着了，也不去叫他，只欠起身来，把铁床上帐子拉了一拉。早听得一声两声的乌鸦呀呀的叫，秋谷知道已经天亮，自己却睡不着。只想娟云和老五两个的事：一个剪了头发，一个就吞了金，世上竟有这般巧事。一个老五剪了头发，弄得有些扭结固结的胶缠不解。正在没有摆脱他的主意，如今老六又吞了金，差不多又要扭结固结起来。一个老五，要摆脱他已经有些费事，又添上一个老六，将来还不知怎样的纠缠。想不到这番到北京来，平空惹出这些牵挂，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更兼老五、老六两个人又像宿世的冤家对头一般，一见面就大家冷言冷语的翻醋罐子。我这一个人周旋于二者之间，也就有些难处置。现在的难处置还是个小问题，将来摆脱起来，

还不知要闹到怎样的一步田地呢？想到这里，也有些踌躇起来。踌躇了一会，忽地奋然说道："我章秋谷十五年走马章台，从来没有吃过倌人的苦，何在乎他们这两个人，怕他们做什么？他们有长线钓鳌的手段，我也自有金蝉脱壳的神通，且和他们试一试看。"

秋谷自言自语的说话，把一个谢娟云从梦中惊醒道："耐搭啥人说闲话呀？"秋谷也不觉自己好笑，只说："没有同人说话。"娟云睡了一会，肚子里忽然的绞痛起来，下床解了一回手，觉得痛得好些。秋谷虽然镇定，到了这个时候，未免心上有些不定起来，想着这件事要是换了别人，都不肯来的。如今的人都是自了汉，怕事的多。一听倌人吞了金，嫖客不去便罢，只要去了，这倌人身上的事情，就一古脑儿都在客人身上。倌人医好了，客人要出医药调理的钱，医不好，客人要出衣衾棺椁的钱。这还是好的，一个不好，还要做起人命官司的干证来。你想那一个肯去？我章秋谷是不怕事的，所以居然肯来。要我学他们那种自了汉，缩着头不管外人的事，其实是做不到。但来是来了，责任是要负的。看着这般模样，吉凶生死也就只在顷刻之间了。章秋谷心上转着念头，口中却不肯说，只安慰娟云说："不要紧，不要心慌。"娟云一连解手三次，方才痛定，上床睡了。秋谷暗说一声"侥幸"！

从这一天起，章秋谷竟伴了谢娟云两天。那两个吞下去的金戒指，果然从大解里解了出来。娟云身体已经照旧，秋谷就把阿宝叫到面前，沉着脸道："阿宝，你放明白些。以前的事也不必说，你只把老六的押契拿出来给我，我只不拿逼良为娼和假造字据来办你，就是格外从宽了，你知道不知道？"阿宝听了，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登时吓得骨软筋酥，急得口呆目

瞪，看着娟云坐在旁边，一声不响，阿宝此刻非但不敢发威，连老六也不敢叫了，只说："六小姐是自家身体，倪陆里来啥格纸头呀？章大人勿相信末，问六小姐自家好哉。"秋谷冷笑一声道："你还要抵赖，把我也当作那班混蛋么？老六不是自己身体，我第一天就看出来了。你瞒得别人，瞒不得我。不说别的，只你那个小龟蛋举动言语之间，就明明露出那一种颐指气使的神气，你还当我没有看出来么？不过你们自家捣鬼，和客人原不相干，我也不必一定说破你们的假相。如今越发好了，四年的押契，你公然改作十四年，你可知道假造字据是什么罪名？别人替你做了四年生意，同你赚的钱也不在少处。帮了你一节忙不算，你还要他一生一世作你的讨人。像你这般黑心种子，连老鸨里头也是少有的。你还不快快的拿出押契来么！"阿宝看着这般风势，知道不是头路，分外着忙，要把押契拿出来罢，又实在舍不得这棵摇钱树，要不拿出来罢，料想章秋谷不是好惹的人，那里搪得过。没奈何，只好硬着头皮道："我实在旡拨啥纸头嗄，就变也变勿出哾，叫倪陆里拿得出呀？"

秋谷听了大怒，双眉一竖，霍的就立起来道："你说没有也不中用，有证见在这里。你既不肯把押契交出来，我也没有多话同你这狗一般的人讲，你可不要后悔嫌迟！"说着，就大声叫进跑厅来，叫他去叫掌班的进来。跑厅的去了一会，同着一个帐房进来，说："这儿掌班的是苏州人，叫作冯四奶奶，向来不管事，都是这位帐房照管班子里的事。"秋谷问帐房："你姓什么？"帐房局局促促的说："姓于。"又问："你是班子里的帐房吗？"帐房说："是。"秋谷正色指着阿宝道："他小房子在那里？"帐房想了一想道："在李铁拐斜街。"秋谷道："他犯了逼良为娼同假造字据的罪，我如今立刻把他送到警察厅去，押起

来再问他。但是假造字据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能做的，一定他的姘头是个主使犯。他既在你们班子里闹了乱子，你们也不能脱卸。既如前天的事，你们班子里姑娘吞了金，幸而没有死，万一个死了，你们这场人命官司就打不了！”几句话把帐房说急了，就向秋谷请一个安道：“那一天不亏章大人来得快，把娟云姑娘送到医院里去，要是出点什么乱子，我们班子里可真不了。掌班的还说要当面谢谢大人呢。”秋谷道：“这倒可以无须，你只赶紧叫两个人，到李铁拐斜街去，看着阿宝的姘头，不要把他放走了。要是放走了他，自有警察厅来和你要人。快去！”帐房见秋谷一脸的怒气，神威凛凛，仪表堂堂，心上有些怕他，那里敢说个不字，只垂着手，连连的答应，见秋谷的话说完了，才慢慢的退出去。这里秋谷叫一声：“来！”只听外面一声答应，陈福同刘桂两个家人都换了差弁的制服，走进来屹立候示。秋谷一回手掏出一封信来，道：“你们两个人把这封信送到警察厅去，就带几个警察来，把他押到厅里去就完了。”陈福应一声“是”！接过信来就走。

阿宝到了这步田地，知道强挺不来的了，摇钱树虽然是好，警察厅是万万不敢去的，只得走上一步道：“章大人慢点叫二爷笃去！”一面央求娟云道：“六小姐，耐搭倪求求章大人哩！”娟云道：“倪劝仔半日哉，俚勿肯末，叫倪有啥法子？”秋谷也不和阿宝再说，只喝令家人快去。阿宝真着了急，只得连声说道：“章大人要倪拿契格纸头，等倪转去寻寻看，有末就拿得来。”秋谷道：“也不怕你不寻出来！”就叫两个家人押着他去寻：“寻着了，依旧押着他回来，如若寻不着，简直就在那边招呼警察，先把他们这一对狗男女捉到警厅去再说。”两家人得不的一声，不由分说，雄纠纠的同着阿宝走了。不多

时，果然同着阿宝回来。阿宝左掏右摸的，在口袋里摸出一张字纸来。秋谷接过一看，果然是娟云的典身文契。那四年的“四”字，本来写得地位甚宽，他却在“四”字上面填了一个“十”字，墨色也新旧不一，一望而知是事后加进去的。秋谷看了一遍，又给娟云看了不错，才喝问阿宝道：“你知道错不知道错？”阿宝不语，秋谷喝一声：“还不跪下！”阿宝被这一喝，竟像软了腿的一般，扑的向上跪倒。娟云看了，心上虽然痛快，却又有些不忍起来，看着秋谷道：“耐作啥叫俚跪来浪间搭，算啥样式呀？”秋谷一笑道：“你帮着他，你就叫他起来。”娟云走过去，一把拉了阿宝起来。秋谷对阿宝道：“你还想这张押契不想？”阿宝那里敢再开口，只说：“章大人要那哼未那哼未哉。”秋谷道：“老六押给你四年满了，这张东西就是废纸。不想你们异想天开的在‘四’字上加个‘十’字。若把这张东西拿了出去，那一个人看不出来？至少也得办你个两年监禁。如今我把这张东西要了出来，免了你的罪名，论理你还要谢谢我呢。”说罢，拿起那张押契，只听得“嗤”的一声。正是：

何来牝贼，应飞侠客之刀；欲斩雄狐，安得上方之剑？

要知后事，请看下回。

第一九〇回

连环步再试回马枪　　谢娟云独拜章秋谷

只说章秋谷拿起谢娟云的押身文契，两手一撕，“嗤”的撕作两半，又一连“嗤嗤嗤”的几响，撕作十来条纸片，更擦一个火，把纸片烧得干干净净。阿宝看得眼中出火，却又敢怒而不敢言。谢娟云在旁看着，却觉得满心畅快，直把三四年里头的一肚皮闷气一扫而空。只听秋谷朗声对阿宝道：“老六以前答应和你帮一节忙，这原是谈情分。如今你把他的身契私自添改，还有什么情分？现在年限是满了，身契是销毁了，他和你就算是一刀两断，各奔前程。从今天以后，他做生意也罢，不做生意也罢，和你不相干。你去罢。”阿宝听了，突然走过来，朝着秋谷双膝跪下，磕头如捣的道：“求求章大人，请六小姐再帮仔倪半节罢！总算六小姐照应倪格，六小姐生意蛮好，也勿在乎此。”说着，又向娟云道：“六小姐，耐是好人，照应照应老太婆阿好？”娟云连忙道：“呒姆，耐起来哩，作啥咦要实梗呀？有闲话末好说格哚。”阿宝方才立了起来，静候章秋谷的发落。秋谷看一看阿宝，又看一看娟云，觉得娟云也没有什么不愿意，便道：“你要老六再帮你半节忙，这是他的事，他愿意不愿意，听他自己的便。”阿宝忙道：“六小姐，耐多帮倪半节忙，赛过做好事哩。倪新近死脱仔娘，背仔一身债，耐是晓得格。耐再勿照应照应，倪今年过年，倪那哼弄得落？”娟

云见他那一种胁肩谄笑的神情，不觉心上好笑道：真是做老鸨的人，样式样都做得出的。从前那一种雪冷霜严的脸，如今却变得春风满面，和气迎人，这也就可以算得一天十八变的脸弹了。正在沉吟不决，阿宝又道："六小姐，耐想想格几年里向，我老太婆阿曾敢待差歇耐？"娟云想了一想，总算他几年间的相待，虽然来得严厉，却还没有用着皮鞭，也没有格外虐待，就说："倪是倒也呒啥，横竖一两个月格事体，就帮仔耐格忙，也看得见煞。"说着，对秋谷问一句："耐看那哼？"秋谷还没有回答，阿宝已向娟云连说："六小姐，多谢耐！耐照应仔我老太婆，一家门才感激耐格。但愿耐开年嫁仔章大人，多养几个妮子。"说到这里，娟云不觉齿粲起来，连章秋谷也忍不住要笑。娟云别转头去，忍笑道："呒姆末总是实梗瞎三话四。"阿宝连连摇手道。"六小姐，耐勿要叫倪呒姆哩，一径耐叫倪老太婆格呀，故歇原叫老太婆罢，省得折仔倪格福气。"娟云笑对秋谷道："耐想格号事体，阿有点诧异。做讨人格辰光，倒叫俚老太婆，有辰光再要叫俚名字，故歇自家身体，倒叫俚呒姆哉，倍笃阿曾听见过歇？"说着，又低低问道："倪阿要答应仔俚罢？"秋谷略略点一点头。娟云就招手叫了阿宝过来，低低说了几句。阿宝吠吠的只顾答应，回过身来，对章秋谷谢了一声，才走出去。

秋谷等他走了出去之后，才说："你究竟不该脱口就答应他，未免太便宜他了。"娟云道："勿答应俚末也有一种难处。北京班子里向格规矩，单管房饭，勿管家生，格是耐晓得格。倪故歇两间房间里向格家生，才是老太婆自家格。被头、帐子搭仔衣裳，也是俚格。说一声勿帮俚格忙，俚格物事自然一塌刮仔要拿得去格。家生倒还勿要紧，班子里向也有得租

格，不过价钱大笃，一只别脚铁床，要租三块洋钿一个月笃。再有帐子搭仔被头、四季格衣裳，一塌刮仔创起来，耐想要几化铜钿嗄？就算自家买得起末，也总勿是一日两日格事体呀。实梗洛想起来，还是帮仔俚半节忙罢。到仔开年，倪做生意勿做生意，自家也勿晓得，将就弄仔几个月末拉倒哉啘。”秋谷想一想不错，就也点头说是。

章秋谷的性情，本来不喜烦嚣，喜欢清静。北京班子是冲繁疲难的地方，北京班子的红姑娘就是冲繁疲难的应酬品。谢娟云的生意本来不差，章秋谷在谢娟云那里，如何能停眠整宿？勉强住了两天，一来陪伴谢娟云的病中寂寞，二来收回谢娟云的押身文书。如今娟云病是大好了，文书又销毁了，秋谷不肯再住，晚上决计要回去。娟云留他不住，只得由他，却直送章秋谷到院子外面。劈面早走进一个人来，见了娟云，叫一声：“老六。”娟云一抬头，也叫一声：“二爷。”秋谷见他有客，只向他挥手道：“你有客人，你进去罢。”不等娟云再说什么，就走了回去。

接着老五来了，几天没有去，未免又要受他一场埋怨。秋谷也只好由他，同他谈了半天。依着老五的意思，要秋谷到长林去。秋谷不肯，只说停一两天再来。把老五打发走了，钟上已交丑正，忽然想起娟云那里的客人，娟云竟叫他二爷，一定是和他有交情的，非但和他有交情，而且资格一定很老。在北京班子里走动的客人，要博得倌人叫一声二爷，这倒真不容易，非实在花过大钱，捐不上这个尊号。比起如今那班滥竽名器的官吏，还觉得实在些。这个人资格既然很老，方才虽然擦肩走过，没有看得清楚，却也似乎年纪很轻，面貌身材都不算差。今天既然来了，未见得还肯回去。我何不使个连环进步，再给

他一个回马枪。这一枪一定没有落空的。虽然不同别人吃醋，将来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也是一种抵制的资料。想着，不觉兴匆匆复翻身又到宝华班去。

果不其然，一枪一个着。娟云的房间不空，却坐到慧凤房间里来了。慧凤正要收拾睡觉，见了章秋谷突然走进，不觉一呆，道："章大人！"叫了这一声，就顿住了口，细细的向秋谷脸上一看，似笑不笑的道："耐来浪陆里搭来呀？"秋谷微笑一笑，也不回答，只低声问："娟云房间里客人，是不是老相好？"慧凤点一点头，也低声道："格个客人姓刘，倪大家才叫俚刘二爷。俚笃也一年多点哉。耐掐掐为啥要转去呀？"秋谷道："我是有心回去的。"底下的话还没有说出，娟云已经急急走进来。秋谷笑道："老六，我今天可打搅了你了。"娟云红着脸走过来，附耳说道："耐来得蛮好。倪回报俚勿脱，呒拨法子哉呀。耐来仔，定规搭格只死乌龟迸一迸。"秋谷哈哈的笑道："老六，你弄错了，迸房间的事岂是我们肯做的？我不过忽然高兴，来看看你罢了。"娟云一楞道："耐勿来末倒罢哉，来仔末勿许走。"秋谷笑着，只是摇头。娟云急了，又爬在秋谷身上低声道："倪老实搭耐说，格个刘家里老客人是老客人哉，不过耐来仔末，随便那哼，总要搭俚迸格。耐实梗待倪，倪再勿搭耐绷格点场面末，倪算啥格人介？"秋谷还只是摇头。娟云又道："倪搭俚呒啥要好呀。耐想倪生仔病，请仔俚几转，俚罚咒勿来，故歇倪好仔末来哉。格号客人阿靠得住？倪阿会搭俚要好？"秋谷道："别的事还可以商量，独有叫我同人迸房间，我是向来不破这个例的。"娟云决然道："耐勿肯住来倪搭末，倪同仔耐转去。"秋谷听着娟云这几句话说得来十分恳挚，自己倒有些过意不去起来，只得说道："今天我

知道你委实是一片真心，但是这一种做手，在我身上用不着。你要替我绷场面，也容易得很，待我教你一个乖。”说着，在娟云耳边说了几句。娟云还待不依，禁不得章秋谷恳恳切切的劝他，娟云只好答应，走了过去。慧凤瞅着秋谷笑道：“章大人，耐格人为啥实梗好呀？”秋谷挽着他的手，轻轻在他颈上嗅了一嗅道：“你才是倌人里第一个好人呢！”慧凤一面躲，一面笑道：“倪末啥格好介？娟云阿姊末是好人，倪是慧凤。”说到这里，打了一个顿，接着说道：“勿知前世里阿曾修到格号福气来。”秋谷踌躇满志的看着慧凤道：“你为什么这般客气啊？”慧凤默默无言，秋谷也相看不语。只听隔壁房里的那位刘二爷和娟云说了一会不知什么话，果然穿起马褂要走。娟云送到房门口，说了句明朝来，就一溜烟跑过这边，拉着秋谷，叫到那边去。秋谷走到房门口，回过眼来和慧凤照一照面道：“你早些睡罢，我们明天再见。”慧凤含情送盼的连连点头，眼看着章秋谷被娟云拉了过去。慧凤不觉微微的叹一口气，没情没绪的睡了。秋谷在娟云那边略坐一会，就待要走。娟云还待挽留，秋谷笑道：“方才和你说明白的，何必累赘？”娟云心上觉得十分惶愧，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秋谷大笑摇手，竟自走了回去。

一宵已过，秋谷早上起来，到姚次远那里走了一趟，又看了两个朋友，回来已是午后。陈福回说：“谢娟云来过两趟了。”秋谷点头不语。看了看本日的北京报纸，坐不多一刻，谢娟云已经走了进来，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进门，就朝秋谷行了一个全礼，笑吟吟的说：“倪今朝来谢谢耐。”章秋谷出于意外，连忙一跃而起，道：“老六，你这算什么？”秋谷说着，娟云已经拜了一拜。秋谷一伸手，就把他扶了起来，大笑道：“老六，你

这个人敢是痴的么？倌人给相好叩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给人看了，不是笑话么？"娟云脸一红道："倪谢耐有道理格啘。前日仔格事体，勿是耐末，倪格条性命老早勿着杠格哉，阿是应该谢谢格？"秋谷一把拉着道："罢了，罢了，我的六小姐够酸的了，有话坐下来说罢。"娟云也不觉笑了，坐下来同秋谷密密切切的谈了一会。秋谷见已经是晚餐时候，就留娟云一同吃饭。娟云欢然答应。

饭后，娟云依然不走，秋谷也被他引起谈峰来。两个人促膝深谈，愈觉得十分投契。娟云对于章秋谷，总觉得有十分十二分的感激，自然和别人不同。秋谷见娟云性格柔和，言词温婉，又有些可怜他的风尘身世，也觉得比别人要好些儿。两个人谈得入港，娟云忍不住问道："章大人，倪要问耐一声闲话，今年末呒拨几化日脚哉，开年耐到底叫倪那哼？"秋谷皱眉道："我前天不是已经和你说过了么？我家里头的情形，你也自然知道。我既不愿意糟塌你这么一个人，你也何必定要自寻烦恼？再者我今年已是三十多岁的人，家里有妻有妾，再要娶了你，不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家里的人。所以这件事情，竟是办不到的。"娟云想了一想道："随便啥事体，只要自家情愿，呒拨啥办勿到格。倪是自家身体，咦勿要啥身价洋钿。俉笃屋里向有啥规矩末，只要耐说叫倪那哼，倪就那哼，再有啥办勿到呀？"秋谷很恳挚的道："老六，你听我说，你同我原很要好，我岂不愿意你嫁我？但是既然当真和你要好，就应该指望你将来嫁了人，单夫独妻，白头偕老。更应该指望你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将来夫荣妻贵，和美终身，这才是和你真心要好。我既有妻有妾，又是个没有钱的人，你嫁了我有什么好处？又岂是我们要好的意思呢？若换了个浮薄少年，今天巴不

得你有这一问，不要钱的姨太太，乐得多娶个把。我姓章的是断断不肯的。像你这般年纪、这般风貌，将来一定可以嫁一个称心称意的人，也不枉了我们两个人一番要好。”娟云听了，果然心中一动，低头不语，停了一会道：“耐勿愿意末才是哉啘。”秋谷知道他已经心许，趁势又劝他一番。娟云默然不答。

这个时候，老五一连来了三个电话，请秋谷去。秋谷回说没有工夫，明天有空就来。娟云听得是老五的电话，就骂道：“做仔老鸨，再要轧姘头，真正厚皮得来。再有耐末加二讨气，世界浪女人缺仔种末，也勿要去搭老鸨轧姘头啘。”娟云正说着，门帘一动，洪玉珍已经立在面前。正是：

尹邢避面，凌波想洛浦之仙；梅雪争春，对影伴罗浮之月。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文交代。

第一九一回

两面难酸风争口角　　五分钟严令难佳人

只说章秋谷见洪玉珍瞥然走进，谢娟云已经立起身来，背转脸去，走到书桌子旁边坐下，随手拣看那几本有图画的画报。秋谷免不得问玉珍：“你来作什么？”玉珍做一个鬼脸，道：“倪昵娒叫倪来请耐去。”秋谷道：“知道了，你先回去，我有空就来。”玉珍道：“勿成功，倪昵娒叫倪同仔耐去。”秋谷道：“你只顾先去就是了。”玉珍道：“勿要，倪来浪等歇末哉。”秋谷再三叫他先走，玉珍那里肯听，坐着不走。娟云在旁看着，“嗤”的笑了一声。秋谷问他笑什么，娟云道：“恭喜耐，要发财哉。”秋谷知道他没有好话说，就不肯问他。偏偏娟云一口气接着说下去道：“耐有实梗一个好囡仵，再有实梗一个恩相好，自然要发财啘。”秋谷一笑道：“你少胡说乱道罢。”玉珍虽然年纪轻，也是个不肯省事的人物，听得娟云的话冲着自己来了，那里肯让，冷笑一声道：“倪做仔生意末，大家才一样格。请客人昵啥希奇啘，阿是章大人搭勿许倪来格？”娟云正在心中火冒，听了玉珍夹七夹八的话，更加火上浇油，立起来道：“耐搭啥人说闲话呀？倒诧异笃啘！”玉珍道：“倪说闲话𠲎搭耐说，勿关耐事，挨勿着耐问！”娟云道：“倪问仔末那哼介？”玉珍道：“勿要耐问！”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闹起来，秋谷叫玉珍走，他如何肯走？秋谷想：这个小东西，不用

老五的命令，是制伏不来的。就摇一个电话，和老五说，叫他把玉珍叫回去。老五笑道："阿是两家头碰仔头哉？"秋谷道："不错，请你解解这个围罢。"老五道："格末耐晏歇阿来？"秋谷道："一定来的。"老五道："既然实梗末，耐叫玉珍来听电话，倪叫俚转来末哉。"秋谷就把玉珍叫过来，只见他一面听着电话，一面说："倪勿要，呒姆耐来哩。"接着就丁零零几声，把电话摇断了。秋谷回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玉珍道："倪呒姆来浪来哉，等倪呒姆来仔，倪马上就走。"秋谷听老五自己要来，暗想：究竟老五是可以同他讲理的，比玉珍这个小东西好些。

不到十分钟的功夫，果然老五来了。见了娟云，也不开口，娟云也不理他。老五只叫玉珍回去，玉珍还是不肯。老五正色道："耐格小娘件，啥实梗强呀？豪燥点转去，倪来浪末是哉啘。"玉珍不敢拗强，只得走了。这里老五同娟云两个就面对面的看着，好像是雷声欲动，山雨将来，先有一种表示的预兆。秋谷虽然知道今天他们两个一定有一番争论，却也很希望老五同着玉珍走了，便可省了这场口舌。不想老五把玉珍喝了回去，自己却坐着不走，和娟云两下对迸起来。秋谷暗想：这倒好，走了一个小的，来了一个老的，看他们到底怎样。只见两个人对瞧了一会，老六忍不住道："耐看倪作啥，阿是勿认得？"老五道："倪要看末就看，要来末就来，阿有啥人敢叫倪勿看，叫倪勿来？"老六道："勿要耐看！"老五大声道："看哉，耐有啥本事，阿敢拿倪那哼？"老六把手指划着自己的脸羞他道："阿要面孔格，面皮到仔陆里搭去哉？"老五道："呒啥勿要面孔啘，大家才是一样格人，啥人要面孔，啥人勿要面孔，耐自家说哩！"老六道："倪是挂仔牌子做生意，叫呒说法

啘。再有别人家勿挂牌子，也来浪做露天生意，格号人就叫勿要面孔。倪是呒啥勿要面孔。”老五被老六说得脸上一红道：“勿关耐啥事，阿配耐来管呀？”老六道：“自然关倪事洛管格啘。”老五哼了一声道：“耐要来管倪格事体，耐打听打听看！”老六恨的一声道：“定规要管格！”老五道：“耐有本事末管牢仔客人哩，为啥要让俚做别人呀？”老六道：“笑话哉！倌人末勿止一个客人，客人也勿止一个倌人。客人爱做啥人，就做啥人，用勿着难过啘，难过阿有啥用场呀？”两个人你也不饶，我也不让，咭咭咯咯的好像斗画眉的一般，倒也好听。闹到后来，两下几乎要揪扭起来。

秋谷听了半天，起先一句口也不开，知道就开口也不中用，只顾听着他们斗嘴，倒像是没事人一般。到了这个时候，秋谷见他们闹得不可开交，猛然跳起身来，把他们两个人两手一搪，分为两起，右手握着拳头，敲着桌子，喝一声：“你们且住，听我和你们说！”这一声喝，不知不觉的把老五、老六两个人都禁住了，大家都住了口，听他说什么。只听秋谷说道：“你们两个人就这样闹一会子，试问你们有什么好处？白白的闹得气喘嘘嘘，气得面上失色，究竟是为什么？无非是为吃醋。你们要知道，吃醋的圣手是不放在面上的。你们这两个宝贝，非但放在面子上，而且还大家几乎要拚起命来，这是何苦？如今闹是闹过了，醋是吃过了，还是个大家不让，依然没有收场。在你们的意思，无非是你也不肯走，他也不肯走，同客人进房间一般，总要迸走一个才罢。试问你们迸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不如听我的话，你们两个人之中先走一个。那一个和我要好的，就那一个先走，省得大家在这里迸着。如若不然，你们不是吃醋争风，竟是同我过不去了。”秋谷说着，老五、老

六两个人一齐默然不语。停了一会，老五才待开口，秋谷摇手道："你有话尽可以回来再说，此刻没有别的话，只问你肯走不肯走？"老五一扭身坐了下来，表示不愿意走的意思，秋谷又问娟云："你肯走不肯走？"娟云不说什么，只指着老五摇摇头。秋谷不觉有些怒意，道："你们果然都不肯走么？"两个人都不响。秋谷道："哈哈，你们开口闭口，总说同我要好，这也算是同我要好么？这样争风吃醋的混闹，没有一些儿体贴相好的心肠，这也叫作要好么？要晓得我在这间屋子里，本可以随意叫一个人出去，或者不让他进来。但是我一定不肯，为什么不肯呢？因为你们同我要好，我自然要格外体谅顾全你们的面子。不料我便竭力顾你们的面子，你们两个倒跑到这里来吵吵闹闹的，大不顾全我的面子。这不是糟塌我么？我的话说完了，你们自己去想，你们究竟走不走？或者一个人先走，再不是两个人一同走，或者两个人都不肯走，随你们自己的主张。"章秋谷说着，屹立室中，目光炯炯的打量他们两个。只见他们两个人都呆着脸出神，也不说走，也不说不走。

秋谷等了一会道："你们究竟主意怎么样？我给你们五分钟的思索，好定主意。走的就在这五分钟里头走，如若在五分钟之内不走，那就认为不走的表示了。"说着，取出表来，擎在手中，对着他们两个人道："一分了，二分了，三分了，四分了，四分五十秒，只有十秒钟了。"章秋谷说到这里，只见谢娟云毅然立起来道："倪走！"秋谷哈哈笑道："你真走么？"娟云道："走末阿有啥假格呀？"秋谷道："好好，你走罢。"娟云果然回身就走，走过秋谷身旁，低低问道："耐阿来？"秋谷点一点头，娟云就大大方方的走了。

秋谷回头看老五时，只见他没颜落色的立起来，看着秋谷

道："今朝是倪勿好，耐勿要怪倪，倪是为仔有两声闲话要搭耐说洛，勿然是老早走格哉。"秋谷冷冷的道："你老实倒醋罐子就是了，有什么话要同我说？"老五道："耐末总是实梗，耐也自家想想，勿要秃怪别人。倪搭耐几日天勿来哉，倪勿想耐一径到倪搭来末，耐两面走走，总要公平点。故倪搭末耐勿肯来，倒一径住来浪俚搭，倪面子浪阿过得去？耐实头来浪有心坍倪格台碗。"秋谷道："我告诉你说罢，你同老六同我都是相好，在我总是一样的，有空多走走，没有功夫就少走走，这是我的自由。你要我到别处一趟，也一定到你那里去一趟，这是办不到的。你再要只许我做你一个，有了你就没有别人，那是更办不到。他的同我有交情，还在你之前呢，劝你息了这个念头罢。你要知道，我章秋谷向来不肯对不起人，今天不肯有了你就撂开他，将来就不肯有了别人撂开你，两下总是一样的。你那种有一无二的脾气，使在别人身上可以，使在我章秋谷身上可不行。"

秋谷只顾尽量的发挥，只说得老五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一声儿不开口，呆了半晌，才说道："倪认仔错末才是哉碗。耐再要动气……"说着，登时换出一付盈盈笑脸，挨近一步道："耐末勿要作倪格准，倪有闲话要问耐。"秋谷问："有什么话？"老五温温和和的道："前日仔搭耐说格闲话，到底那哼？"秋谷摇头道："做不到，做不到。"老五道："为啥做勿到呀？"秋谷想一想，这个老五和别人不同，不是轻描淡写的话可以打动他的，便说："你可知道，你们堂子里头的人要跟起人来，不是容易的么？第一要脾气对，第二要性情好。我们两个人的性情也还不算不对，不过你这个一相情愿的脾气，我实在不敢奉承。如今在要好头上，尚且如此，将来年深月久，如何能合拢

得来？你要跟我，原为同我要好，既不是淴浴，又不为要钱。禁不起跟了我之后，两下倒反不要好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懊悔就嫌迟了。我也明知道你这般吃醋，为的是同我要好，我也未尝不感激你这一片心。但是你既天生着这般一相情愿的脾气，我又偏是这般天空海阔的性情，一辈子也说不到一起去，这又何苦呢？"老五听秋谷说到这般坚决，料想是不成功的了，不觉两眼一酸，流下泪来，只说："耐真正勿肯，倪也呒拨法子。不过倪也差勿多三十岁格人哉，故歇勿嫁人，那里再有人来要倪。耐只要答应倪一声，倪咦勿要耐一块洋钿。同仔耐到上海去，倍笃太太好说闲话末，住来浪一道，勿好说闲话末，另外租房子。耐有铜钿呢，搭倪开销开销，勿然末倪就自家开销格三年两年也勿要紧。倪咦勿想耐啥，不过借耐章秋谷三个字做个招牌，也算完结仔倪一世人哉。别人家说起来，总说老五嫁仔章秋谷，到底勿差，赛过借耐格檐头躲躲雨。耐要再勿答应末，倪也呒啥闲话搭耐说格哉！"老五含着一胞眼泪，说得十分诚切。章秋谷也不觉恻然动念起来，转念一想，总是不答应的干净，只得婉婉转转的道："老五，你说到这般田地，我再不答应，可实在的对你不起。但是各人也有各人的难处，你既同我要好，也要原谅些儿。我的无论如何不答应，一半也为的是你，你可不要怪我。"这几句话不打紧，只把个老五气得面皮雪白，只说："蛮好蛮好，倪今朝才晓得耐格良心！"拭着眼泪，竟自走了。秋谷留他不住，只好由他。想着总是自家不好，不该牵花惹草的到处留情，如今却撞着定头货了。睡在床上，倒踌躇了半夜。

明天一早，玉珍又惊慌失措的赶来，说老五昨天晚上又吃了一瓶香水粉。秋谷大吃一惊。幸而这香水粉和宫粉不同，就

吃了也不要紧。当下只说："立刻就来。"把玉珍打发走了。自己静静的想一回，想着老五这样纠缠，北京这个地方可是不能住了。更兼宝华的慧凤，红韵阁的张飏，同我也很有牵缠，再纠葛下去，难保不发生关系，那时岂不又多了一重孽障？况且自己到北京住了几个月，逛也逛得够了。好在姚次远的湖南官矿督办，湖南人十分反对，这还在其次。最坏是方凯亭的变更国体计划早经决定，眼看着立刻要出乱子。湖南既不是个平靖的地方，何苦要自家跳进这个旋涡里去？已经切实劝告姚次远辞职，姚次远也答应了，何不趁此回到上海去顽顽，却住在北京，惹这些无谓的周章则甚？想定主意，立刻跳起身来，决定明天动身南下。一面去看方小松等一班朋友，顺道辞行。小松知道秋谷归心已决，留也留他不住，只劝他多住一天，大家好轮流替他饯行。秋谷也就答应。说到老五的事，小松等大家都说秋谷没有良心，不该这般决绝。秋谷道："你们还没有知道老五的为人，真有一种一相情愿的脾气，而且非常坚决，劝说不动。我也算是驾驭倌人的老手了，兀自把他无可如何。照着这个人的脾气看来，最好有个人娶了他，单夫独妻，一心一意的度日，我敢说他是个绝规矩的人家人。我们这种妻妾俱全的人娶了他，是绝对不合的。所以我想了半天，与其拖拖带带的恋着他，和他制造出无数哭泣悲伤的原料，自己也被他拘束得不得自由，不如竟自咬一咬牙齿，下一个狠心，同他爽爽快快一刀两段。他失了希望，也不过狠狠的哭一场，气一阵罢了。根本解决，这才是同他要好呢。"大家听了想一想，也说不差。

过了两天，秋谷动身南下。到了车站，松季斋、方小松、柳国屏等一班朋友，还有娟云同张飏、慧凤，都来送行。秋谷对一班朋友一个个拱手致谢，又和娟云道："老五那里我两天

没有去，只说有要紧公事，没有功夫。你回去打一个电话给他，不要多话，只说我有公事到上海去了，叫你给他一个信。”娟云觉得这个天大地大的面子给他占了，心上自然高兴。一转念想到秋谷就要动身，又含着一胞眼泪。秋谷不免执手慰劳一番，只说明年春天就来。又看着张飏、慧凤，都有些相对惘然。一会儿火车开动，只见许多白巾迎风摇曳，那火车箭一般的往前走了。正是：

风飘鞭影，匆匆开祖道之筵；车走雷声，宛宛隔蓬山之路。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九二回

走章台闲评八宝饭　　结全书再见九尾龟

只说章秋谷乘车南下，一霎时火车开动，只见月台上有无数的白巾摇曳。章秋谷也把一方雪白的纱巾望着他们连连摇动。远远的还看见姚次远同方小松一齐把手都举得高高的；谢娟云却立在一旁弹泪，慧风拉着他的手，似乎在那里劝他。章秋谷看着，也觉惘然不乐。一转眼的工夫，火车开出正阳门车站，这班人影渐渐模糊，秋谷不由微微叹一口气。面前早走过一个人来，大笑拱手道："秋谷先生，巧得很，今天在这里相逢。"秋谷急忙看时，原来是新交的朋友金介人，是上海一家报馆的总经理，少年英俊，气宇不凡，章秋谷同他极其相得。当下，秋谷也立起来道："介人先生，你也到上海去么？"介人说是。秋谷大喜道："幸会幸会，如今路上不愁寂寞了。"于是两个人就坐在一起，大家畅谈。

到了天津，立刻换了津浦车。恰好卧车上空着一个房间，秋谷同介人刚刚赶一个着，两人更加欢喜。说一会闲话，又论一会时事。两人虽是新交，却都是肝胆道义的朋友，真个是古剑照胆，醇醪醉心，越谈越觉有兴。金介人忽道："我几乎忘了，有一个人托我带个信给你。"秋谷问："是谁？"介人说："你猜一猜试试。"秋谷道："要我猜也要有个界限。这个托你带信的人是男是女，要说明了才好猜。"介人道："是女的。"秋谷猜了

几个，都猜不着。秋谷凝思一会，忽然想起道："一定是雪映轩，他近来到北京住了几天。再不就是王凌波。"介人道："你猜到这一路上的人物，算你会猜，然而却还不是。"秋谷满肚子想不起来，只说："既然不是，那就猜不着的了，请你宣布罢。"介人道："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赛老二，你如何忘了？"秋谷惊道："他此刻在北京么？"介人道："我是前一个月在中央公园看见他的。穿着一身水红衣服，一头漆黑的头发，光亮非常，看起来也不像个五六十岁的人。我本来不认得他，只觉得他年纪虽然大些，风头却健得很，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活得就同会和人说话一般，再也想不到他就是状元夫人赛老二。我们一班人正细细的看他，不想他同着一个姓归的客人和我认识，请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谈了半天。我问他认识你不认识，他想了一想，居然记起来，托我问（候）候你，并且要我同你到他那里去。我是隔了一天就到天津去了，所以这一个口信竟没有带到。"秋谷听了，不觉想起十年以前的旧事来。如今陵谷沧桑，美人迟暮，由不得感慨一会。又问："赛老二如今呢？还在北京么？"介人说："好像如今已经跟了那姓归住家，名花有主了。"

一路上谈谈说说，不觉过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到了上海。章秋谷的家眷早已同着姚次远的夫人，一同到上海来了，现在住在白克路修德里。秋谷离家已经好几个月，一到上海，就想要回去。介人也有公馆在上海，却想先到三马路去看看他的相好眉君，就对秋谷说："今天火车脱了班，现在已经十一点钟，你又有许多行李，三更半夜的回公馆，很不方便。近来新开了一家江南第一楼的旅馆，大家都说很好，我们何不今天去住上一夜，明天再回去呢？"秋谷正在沉吟，火车已经到站，只听得

一阵喧嚷的声音。两人跳下车来，就往外走，到了站口，早见一个旅馆接客的人走过来，把秋谷一看，叫一声"章大人"，就来接提秋谷手内的小提包。介人道："这就是江南第一楼的招待，我们一定到那里去住一夜罢。"秋谷看一看那个接客，原来是从前在吉升栈做接客的人，所以和秋谷认识，就也把一个小皮包交给他提了，一同走出车站。接客的招一招手，登时来了一辆精致轿车，两个马夫都穿着第一楼的号衣。接客的把秋谷、介人送上马车，折回身同几个家人去招呼行李去了。

秋谷同介人到了第一楼，开了第二层的一间特别官房：两张铁床，一房外国器具，甚是整齐宽敞。两人略坐一会，就叫了旅馆里两客大餐来吃了，味儿恰甚好。一会行李也来了，金介人的行李虽不多几件，章秋谷带的东西，可真不在少处，都是从湖南带回来的。又有姚次远托他带到上海来的东西，差不多有三四十件，直堆了一屋子。

秋谷饭后衔了一枝雪茄烟，在房门口走来走去。忽见一个背影在门口一闪，梳着一个懒妆髻，着一件黑绒袄，白栏杆边，在电灯影里映得光芒闪烁，一闪就过去了。秋谷估量着这个女子的风头甚健，不觉一步赶出门来。只见他站在隔壁一间房门外面，茶房正在替他开门，似乎是刚回来的样子。一看见章秋谷从隔壁走出来，着实钉了他一眼，把手中的香烟呼了儿口，微微的向着秋谷喷一口烟，接紧着软软的一笑。这个时候房门已经开了，茶房叫一声："四小姐，吃过东西没有？"四小姐道："吃过了，你只好好的泡一壶茶来。"说着，就匆匆的走了进去。秋谷这间房间的门，原同隔壁三十三号的门紧紧靠着，隔不上一丈路。只见四小姐走了进去又走出来，秋谷往前一探身，浓浓的喷出一口雪茄烟的烟来。那一口烟缭绕回旋

的，只在四小姐一张脸上前后左右的绕着。四小姐不曾防备，不觉往后一退。那一双高底皮鞋的跟在门槛上碰了一碰，禁不住一个踉跄。说时迟那时快，四小姐的身体一连摆了几摆，章秋谷疾忙一步就蹿过来，起右手在四小姐腰间一托，登时站定。秋谷先说一声得罪道："我喷了一口烟，几乎害人吃了一跌。我方才实是一时疏忽。"四小姐连笑带喘的把媚眼看着秋谷道："有劳得很。"说了这一句，忽然脸上红起来，把以下的话就咽在肚子底下去了。秋谷扶着他，轻轻问道："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么？你贵姓？"四小姐含羞走开一步，口中答道："我姓沈，昨天才从无锡来。我还没有请问先生尊姓呢？"秋谷道："我姓章，才从北京来，明天就要走的。"四小姐问："到那里去？"秋谷说："我家眷在这里，今天是为带的行李多了，火车又脱了班，回去太迟了，所以同着朋友到这里开个房间。"沈小姐双眉一动道："章先生，到房里坐坐罢，房间里没有别的人。"秋谷暗赞：真是个吊膀子的内家，免不得回他一句道："请沈小姐到我们那边谈谈好不好？虽然我们两个人，他是不住在这里的。"沈小姐笑一笑道："今天可不早了，明天再奉看罢。"秋谷一抬头，只见茶房拿着茶壶来了。沈小姐俊眼微飘，纤腰轻转的，略略和秋谷点一点头，就进去了。

秋谷回身进来，开了皮包，检点一会。介人已经衣冠齐楚的要出去，一眼见了秋谷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一个晶光闪闪的金刚钻戒指，不觉诧异道："你向来不带戒指的，怎么如今忽然改变起来？大概是要去看老相好罢？"秋谷笑道："我不到上海已经两年，非但没有老相好，就有也不知道现在的住处。这个戒指是姚次远托我带的，不是我的东西。今天我借一个光，却有一种原因的。"介人问："什么原因？"秋谷道："此刻却不能

宣布，明天再和你说。”介人因要紧去看眉君，也不再问，匆匆的走了。秋谷同他走出来，在门外略停一会。只见沈小姐已经换了一身豆青色铁机缎家常衣裤，两鬓惺忪，桃腮薄晕，也匆匆的走过去。看着秋谷手上的戒指，正耀着过道上一盏电灯，作作生芒，沈小姐不觉斜看一眼，就“霍”的闪过去了。不多一刻，又走回来，有意无意的向秋谷打个招呼。秋谷就邀他进房坐一会，沈小姐笑着摇头道：“我不，这算什么？”口中说着，脚下已经走到秋谷房门外面。秋谷再四相邀，沈小姐才走进来。略坐一坐，四面看一看，问答不上几句话，急急的要走。秋谷看他神情凝重，倒也不好说什么轻薄的话，只说：“你一个人住旅馆，不冷静么？”沈小姐低鬟一笑道：“我在这里等姊姊同姊夫，他们明天就要来的。”说着，倏的走了。

秋谷见了这般半推半拒的情态，倒也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坐了一会，侧耳听一听隔房的声息，一些也听不见什么，想来竟是睡了，自己也不觉有些好笑起来。想着平常笑别人是痴子，今天枉费这一番心思，未免也有些痴气了，就看一看床上，已经铺叠整齐，一倒身上床便睡。可煞作怪，只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身上又多盖了一床棉被，觉得烦燥起来，伸手揭去了一条被，方才微微落聰。梦中又咳了两声嗽，猛听得隔壁也有微微咳嗽的声音。秋谷也不曾理会，紧接着床后面格格两响，顿时把秋谷惊醒。睁眼一看，却又没有什么。这帐子本是铁床帐子，两面开门，秋谷就伸手揭开帐子一看，只见帐子后面有两扇白漆暗门，已经吱喽喽的开了一扇。那一面也是一张铁床，床沿上坐着一个美人，笑靥如花，酥胸半掩，不是沈小姐是谁？一见了秋谷的面，掩口一笑，随手把门一拉，想要回过身去。早被章秋谷一把拉住了手，不言不语的一带，把一个

小姐怯生生的带了过来。沈小姐只是含羞不语。一霎时高唐梦稳，巫峡云迷。款款的说了好一会话，章秋谷已经睡意模糊，鼾声微震。沈小姐却只是悉悉索索的睡不着，只听他低低的唤了秋谷几声，又轻轻的推上一推。秋谷口中糊糊涂涂的不知说了几句什么，翻了半个身，仰面睡着，鼾声越发高了。只见沈小姐轻轻把身体挪了一挪，慢慢在贴身小背心袋内掏出一件不知什么，转过手来，把手一举，是一块小小的白巾，欻然直送到章秋谷口鼻边来。

就这穿针闪电的功夫，章秋谷猛可地睁开两眼，哈了一声，疾地在床上翻一个身，劈手早把沈小姐手内的东西抢了过去，笑道："老四，你今天看错人了。"这一来，只把个沈小姐吓得打一个挣，心口边乱跳起来。定一定神，正待开口，早见秋谷坐起来，道："老四，我先和你告一个罪，我和你们虽然不是同行，却知道你是白字号里的人。你们的那些把戏，我全晓得。我们如今推开板壁，打破天窗，明人不说暗话。我也不来碍你的路程，你也不要捉我的空子，大家做一个交行生意何如？"沈老四听了这些话，不由得满面通红，置身无地，勉强说道："你说的是些什么话？我一句也不懂。"说着，蛾眉一皱，也就坐起身来，大有个要发作的意思。秋谷笑道："老四，你不要糊涂。上海地方的男女官司，出起相来，男人自然是下风的多。但是这方手巾上的药水，就是个老大的证据。闹起来，我在上海的面子固然不好看，你在上海的生意还做得成么？不过我假充饭桶，有心要你上我的钩，这却是我的错处。所以方才未曾开口，先向你告一个罪，就是我的过门。你也只当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大家结个朋友，好不好？"说着就取出五十块一叠钞票，向沈小姐背心袋里一塞。沈小姐闭口无言，面

上只是一红一白的，神色不定。秋谷倒不觉有些可怜他起来，暗想：这个人还有些天良不昧，不妨做我不着，劝他一番。就拉着他重新睡下，道："我们如今话是说开了，要好是依旧可以要好的。不过我想起来，一个女人做了妓女，也算是最下等的了，你们做的这个白字号的生意，却连妓女都不如。倌人骗客人的钱，是不犯法的，你们捉空子的钱，是犯法的。一样把身体去换钱，为什么要犯法呢？况且你生了这般的一副面貌，只要洗清两眼，嫁一个可靠的人，一定拣得着的，又何苦要做这般的露天生意呢？"说到这里，只见沈老四耸然动色。秋谷索性把那在白字号里的荡妇，怎样的被人当官告发，又怎样的被人骗卖出去，把一条性命冤冤枉枉的送掉了，这些事实一一发挥出来，说得沈老四毛骨耸然，通身汗下。正说得热闹，不觉已经天亮多时。沈老四着了慌，忙忙的把身边那一叠钞票取出来，还给秋谷，就待过去。秋谷一把拉住道："这不算什么，有限的几十块钱，不过见一个意思罢了。你若不要，就是骂人了。"沈老四只得腼腼腆腆的拿了，蓬着头，就往那边一钻。

秋谷看他过去了，放心大胆的又睡一觉。直睡得外面有人来敲门，又听有人说道："怎么秋谷近来也学了上海的新时髦派，一到上海，就开起第一楼的房间来。"秋谷听得敲门，已经醒了，还觉得有些睡意，急切里听不出是那一个的口音。忙忙的披衣起来，一面说："来了，来了。"开了房门一看，咦！竟是两年不见的辛修甫，不觉拍手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就是十万火急的电报，也没有这样快啊。"章秋谷说着，一眼看见辛修甫背后立着两个女子，定睛一看，一个宝髻低垂，湘裙高系，一个淡妆素面，窄袖短衣，一个是苏青青，已经出于意外，那一个竟是长沙的苏眉仙。秋谷看了一呆，大笑道："修翁

先生，你一早就来，我已经喜出望外。你们这两位罕客，更不知是那一阵仙风，把你们这一对美人吹下来了。快快的里面坐。"辛修甫走进房来，先和秋谷打了一拱，秋谷还礼不迭。青青走过来，竟端端正正的鞠一鞠躬。秋谷忙拉着他道："你怎么同我客气起来？"青青红着脸，侧身一闪，那里闪得迭，一只纤手已被章秋谷拉住。青青着急道："二少，我此刻……"一句话没有说下去，眉仙已经接着说道："阿姊嫁了辛老爷了。"秋谷一惊，连忙放了手，先向修甫深深一揖道："恭喜恭喜！恕我没有道贺。"又对青青道："你就是我们的如嫂了，恭喜恭喜！"青青脸晕红潮，又羞又笑的说一句："不敢当。"修甫一把拉着秋谷道："我们三个人有特别的交涉，同别的朋友不同，何消拘礼？大家坐下罢。"修甫就自己先坐下了。秋谷叫青青坐在修甫对面。眉仙也走了过来，秋谷握着他的手道："我不想你竟回来了，好得很。一向身体好么？"眉仙怅然道："托你的福，身体总算好的。你到北京去了一趟，好像面上吹得黑了些儿。"秋谷点点头，问修甫："如何知道我到上海的？"修甫笑而不答。秋谷又问一声，修甫才说："是眉仙昨天打电话来，约着今天同来看你。又怕你要出去，所以特地一早就来的。"秋谷道："我正想不出眉仙知道我来的缘故。究竟如何的呢？想来在生意上听人说的。"修甫道："他从长沙回来，没有做生意，现在嫁了小灵芝了。"苏眉仙脸上不觉一红。秋谷失惊道："小灵芝，不是个唱武旦的么？"修甫道："然也。"秋谷笑对眉仙，也说一声恭喜道："这小灵芝的武功，可实在不差。中国武旦，除了九阵风而外，就算小灵芝首屈一指了。"眉仙彻耳通红，瞅了秋谷一眼道："你不要钝，像我们这号人，那里有客人要，只好就是这样将就将就的了。"秋谷想起长沙天乐居的情

事，看着眉仙，心中不觉有些惘怅。眉仙看着秋谷，眼皮一低，轻轻叹息。青青也正在偷眼看着秋谷，刚刚秋谷回头过来，眼光一射。青青连忙低下头去，秋谷只作没有看见，只问眉仙："你究竟怎么知道我昨天到上海的？"眉仙不觉笑道："说也凑巧，我同福致里的眉君老大，本来是结拜姊妹，大家都用眉字排行的。昨天晚上，到他那里去看看他，刚刚他一个熟客姓金的来了，说起是同着你来的。我一个人又不便来看你，所以同着辛老爷同阿姊来的。"秋谷道："果然你们两个现在都已从良，正是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修甫不觉呵呵一笑，把青青和眉仙两张脸都笑得红起来。

秋谷一时脱口而出，回过味来，只得也和着修甫一笑，搭讪着问修甫道："你这位如夫人是几时娶的？怎么不给我一个信？应该要罚你补请喜酒才是。"修甫未曾开口，觉得有些忸怩道："你知道我以前在常熟娶的那个女孩子，去年夏天死了么？"秋谷道："这个不晓得！怎么春树同怀民在北京没有和我提起这件事呢？"修甫道："他们两个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我自从他死了以后，心上气闷得慌，不免常在堂子里走走。不知怎样的，平空害起病来。"秋谷问："什么病？"修甫道："怪得很，竟是疮毒。"修甫说到这里，颇觉有些不好意思，道："请了西医龙而吉来看，他说竟是杨梅。"秋谷不觉看了青青一眼，把青青看得局促不安起来。眉仙在旁说道："辛老爷的病是在澡堂子里传染来的。起先辛老爷还疑心阿姊呢，后来龙医生看验过了，辛老爷才不疑心了。"青青面红颈赤的道："妹子不要说了，说得人很难为情。"修甫笑道："章大人是我生平第一个好朋友，就告诉告诉他何妨？"青青瞅了他一眼道："你慢慢的再告诉他，也不要紧。"修甫笑着指一指青青道："我自从得病之后，他竟恳

恳切切的服侍了我两个礼拜，险些儿把他自己也传染了。”秋谷不觉说道：“你不要是生的指甲疮罢？”青青一声咳嗽，暗暗递了一眼。修甫问：“什么叫指甲疮？”青青抢着说道：“指甲疮是指甲抓破的，那里是指甲疮。”修甫也说不是。秋谷默然，只看着青青淡淡的一笑，道：“以下的话不用说了，一边是准备着盟山誓海的绸缪，一边是感激那间暇嘘寒的情意，所以成全了这般的美满姻缘。只要你们两个人都请我一顿喜酒。”修甫同青青连说：“可以可以，一定补请就是了。”

正说得热闹，房门一响，走进一个明妆丽服的佳人，原来是陈文仙。见了辛修甫，本来原认得的，文仙端端正正的弯一弯腰。秋谷指着青青道：“这是辛老爷的姨太太。”又指眉仙道：“这是辛姨太太的妹子。”大家都点一点头，含糊叫应一声。文仙就向秋谷道：“太太叫我来接你的，马车也来了。”秋谷道：“你们怎会知道？”文仙道：“陈福一早回去的。”问答之顷，辛修甫同青青、眉仙都立起来要走。秋谷道：“你们何妨略坐一会？”修甫笑道：“你夫人特派如夫人来接你，自然要早些回去，我们改日再谈。”秋谷就也不留他们，把他们送了出去。叫过家人来，叫他们收拾行李，把金介人的东西分开留下，自己同着文仙走出来。隔壁房间的沈小姐听得分明，也不觉走出来和章秋谷打一个照面，一双俊眼脉脉含情。秋谷同着文仙，不便同他兜搭，只对他回头一笑，就同着文仙上车走了。

秋谷一路和文仙说话，只觉得说不多儿句话，已经到了。秋谷下车进门一看，见是一宅半新房子，上下六间，两家分住，秋谷却占了楼上三间，还连着楼下一间书室。秋谷夫人早笑吟吟迎下楼来，道：“你到了上海，怎么不回来，还要去住旅馆？”秋谷道：“昨天火车脱班，时候不早了。我知道你们平常

睡的很早，省得三更半夜的把你们闹了起来，不如住上一夜旅馆了。”他夫人道：“就三更半夜把我们闹起来，也不要紧啊。”文仙诉说道：“我到旅馆里去接他，刚刚坐了一房间的人，男的女的，好不热闹。”他夫人问：“男的女的是些什么人？”文仙说了。他夫人看着秋谷笑道：“你在外面热闹得很啊！”秋谷笑道：“你们呢？”他夫人道：“我们两个人又不出门的，热闹出什么来？”秋谷道：“我回来就热闹了。”说罢，挽着他夫人的手，走上楼去。文仙随后跟来。夫婿新归，佳人久别，自然别是一番情味。

隔了几天，一班朋友听得章秋谷回来了，大家都要请他，忙得秋谷应酬不迭。更兼金介人要请秋谷作《大中国报》的总编辑，那《神皋新报》的经理徐雄舟，也一定要恳求秋谷担任撰述。章秋谷本是办书局报馆的老手，况且两个人又都是要好朋友，情不可却，只好应承。章秋谷家眷既在上海，姚次远的家眷也在上海，两家内眷往来，倒也并不寂寞。

流光如驶，转转眼已经过了一年。方大总统已经死了，帝制失败，共和恢复。副总统洪巨卿做了大总统，很有励精图治的意思。姚次远同洪巨卿本有交情，就进京去了。依着他，要章秋谷和他同去。秋谷因为担任了两家报馆的事，一时没有代理的人，就没有同他去。姚次远到了北京不多时，就给了秋谷一封电报，要请他迅速进京。秋谷看着电报正在沉吟，早见陈福一连送进两张请客条子：一张是《新闻报》编辑裴毅夫请到三马路花笑春家，一张是徐雄舟请到福裕里环碧家，都是双叙。秋谷看了，撂过一边，想着裴毅夫、徐雄舟两个去年都不吃花酒的。裴毅夫连局都不叫的，今年忽然花天酒地的应酬起来，可见上海地方的人，没有一个跳得出这一关的。看一看徐雄舟

的这张请客票，写着三点钟。这时候已不止三点钟了，雄舟这人很重然诺的，写着三点钟，自己一定两点半钟就去恭候，不要累他等得心焦。就换了衣服，同他夫人说了一声。待要出去，文仙却好进来，问一声“那里去”？秋谷道：“如今的请客票都是先送给你们看了，才送到我那里去，你们早就知道了，还用问么？”文仙一笑不语。他夫人只说：“能早些回来最好。”秋谷攒眉道：“当报馆主笔的人，晚上回来总不能早的，这也叫作例内的事。若回来得早，倒反成了例外了。”

说着，出门上车，先到神皋报馆去打一个转，就信步慢慢的走到四马路胡家宅一带。寻福裕里寻不着，反兜转三马路来。福裕里本是新弄堂，秋谷没有到过，只知道在四马路。到了四马路胡家宅，却又没有寻到。正在转角处徘徊观望，只见两个大姐一路嘻嘻哈哈的说着，直撞过来。秋谷疾忙一闪，两个人撞一个空，往前直扑过去，险些一齐跌倒。只听得齐叫一声“阿呀”，紧接着又听得有人叫一声“阿唷”。就这一声里，早钻出一个人来，把秋谷一把拉住道：“章大人，耐到哪里去？”秋谷倒也吃了一惊，一看是个衣装华丽的女人，像个堂子里的娘姨，一双尖尖的六寸金莲，手上还带着金刚钻戒指。秋谷一看不认识，问：“你是那一个？”那娘姨道：“倪是老三呀。旧年仔来浪北京看见耐格，耐啥忘记脱哉。”秋谷想一想，在北京时候，招呼的南方倌人倒不少，打过一两次茶围的地方，委实记不得许多，只问：“你在北京那家班子的？叫什么名字？”老三道：“倪叫陆金铃，来浪武升里向哝。耐一径到倪搭打茶围，那哼会得忘记格呀？”秋谷听了，满肚子想起来，罚咒没有这个人，但又不好一定不认，或者真是自己忘了，也未可知。只好说：“我是近视眼，实在不记得了。”老三瞅了一眼道：“真正好

良心，耐单记得格娟云老六，倪是真也想勿着来。耐几时来格？到倪格去坐歇。”秋谷道：“我去年回来之后，北京没有去过。你此刻在什么地方？”老三道：“故歇倪跟格小先生叫凤箫，就来浪三马路呀。”秋谷听了，踌躇道：“我要到福裕里去，找了半天找不到，你知道有个福裕里么？”老三道：“福裕里才是新房子啘，来里四马路呀。耐到倪搭去坐仔歇，倪同耐去阿好？”秋谷只得说好。老三拉着秋谷就走，一面回头说道：“老九，倪转去仔再出来罢。”秋谷没有留心老三还同着一个人。老九方才掩在老三身后，没有走过来，如今老三叫他一同回去，他答应一声，走近一步。章秋谷刚巧看一个正着，只见他伶俏身材，长容脸盘，刷着漆黑光亮的一头刘海发，长眉入鬓，笑靥承颧，华彩飞扬，风神流丽，比起老三来，竟高了两三个底子。这一道眼波，同章秋谷的眼光恰恰的对一个准。老九欻的侧转脸去一笑，秋谷不觉问老三道：“这是同你在一家的么？”老三道：“是倪妹子呀，故歇也来浪凤箫搭。”秋谷惊问：“是同胞的么？”老九对着秋谷使个眼色，又把嘴一披。秋谷会意，看着老九，略略点头。老三说：“老九搭倪要好得呒淘成，赛过嫡亲姊妹呀。”秋谷也不再问。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凤箫门口，老三高高兴兴的同着秋谷走上楼去。楼上三间房间，连着亭子间，都是凤箫的。凤箫出来应酬，秋谷看了他一眼，觉得平常得很，就也不很注意。老三却殷殷勤勤的，十分巴结。秋谷略坐一会，起身要走，老三果然同着秋谷到福裕里环碧家去。秋谷见老三走进一条弄堂，大诧道：“就是这里吗？我方才走来走去，在这条弄堂口过了几趟啊。”老三格格笑道：“格条是新弄堂，弄堂口格字才𣍐装好来呀。”秋谷方才明白自己大意了些，不曾问问人，以为自己是老上海，一条四马路的弄堂，何致于

要打听旁人。谁知咫尺蓬山，也会当面错过的。自己也不觉失笑。

到了环碧家楼上，徐雄舟早已到了，同着金介人、田几道、鲍天民、梁小异，还有个雄舟的族弟徐德宣，六个人一桌，在那里打扑克。秋谷见都是熟人，走过去一一招呼。雄舟就拉秋谷打扑克，秋谷道："我坐一会再说，你们打你们的。"说着，就坐下看他们打扑克。环碧早从对面走了过来。秋谷打量他一会，面貌身段倒都不差，但是神气之间沉静得很，竟像个人家人一般。秋谷暗暗赞叹。只见他过来应酬一会，却也同老三点一点头，两人随意说话，秋谷就看徐雄舟的牌。只见他换着了一副三张十二点、两张十点的福尔好司，却给鲍天民三张十三点的福尔好司吃了去。徐雄舟气得发昏，就这一付牌，就输了二十几块。谁知这付牌上失了风，雄舟的牌就大坏起来，不论什么牌，都碰鲍天民不过，竟像天克地的一般。秋谷看着只是微笑。雄舟回头道："我这牌风头坏极了，请你接下去好不好？"秋谷道："还是我替你打几副，看看风头如何。"说着，就坐在雄舟的原位上。替他打了几副，却都没有进牌。到了第三副，应该打炮，秋谷起出来的牌只有一对两点。雄舟在后看着，呸了一声，就歪过身去看介人的牌。只见他起了三张爱司，当然是他第一个开牌了。接着三家都跟着进牌，只有田几道没有进。最后轮着秋谷，就也跟进。雄舟不觉说道："你还进牌么？"秋谷道："你不用问，我自有道理。"雄舟觉得不以为然。那知换起牌来，竟又换上了一对二。换牌之后，顺序过来，介人就加了四块钱，梁小异又反加了四块，德宣、天民都说不要了，就把牌往桌子上一合。秋谷看一看桌子上，已经差不多有六十块钱的台面，就自己反加了八块钱。这时介人就踌躇起来，想

了一想道："无论如何，也得看一看再说。"就又拿出十二块钱放在桌子上，说："看看。"梁小异也沉吟一会，也加了八块钱出来，说："看看就看看罢，恐怕我这付牌是不行。"说着，拿出牌来一看，是个同花。介人道："不行，我是头等福尔好司。"说罢，把牌往外一摊。秋谷道："我是个末等。"介人忙问："你是末等什么？拿出来看罢。"秋谷把牌一露道："我只有四张小二子，可不是四张头的末等么？"雄舟乐得哈哈大笑，把台上钞票一齐掳了进来，连着大家的贺钱，雄舟已经翻本出赢了。雄舟只说："这一付牌，果然是出于意外的事。打炮的时候，一对二如何可以进牌呢？换了我，是一定不跟的。"秋谷道："这个最浅近的打扑克的法门，应该要藏锋蓄锐的待时而动，不可轻易掉牌。譬如平常的时候，你换了一副好牌，不过赢了几块钱，多些也不过十几块钱。别人没有牌，你枉自有了牌，也不中用。别人不和你对手，这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甚至于掉了一副绝好的牌，别人却个个派斯，给你一个闷场，风头一挫，牌风就登时坏了。所以平常时不宜多进牌，到了打炮的时候，却情形不同了，只要有人开牌，自然就有人跟进。慢说有一对二，就是全个儿一付糟牌，也不妨跟进去试一试，试不着，不过丢几块钱，试着了，却一倍本钱，至少要博个三四五倍，而且牌风还就此跳了起来。你想何乐不为呢？"雄舟听了，深深佩服。天民道："秋谷不大打扑克，我还说他于此道不精。如今听他这一番议论，竟精得很呢。"大家多说不差，秋谷笑而不语。只觉得一个人在他肩头上一靠，秋谷不防吓了一跳。只听老三轻轻说道："章大人，耐叫哩。"秋谷道："你先去罢，等一回吃酒再叫。"老三答应了，却只是不走。秋谷再三把他催走了。

一会儿扑克完了，徐雄舟替大家开好局票，又问了秋谷，

替他补了一张三马路的凤箫，秋谷自己又写了"老九跟局"四个字，发出去，大家就随便坐下。环碧换了衣服过来，徐德宣嚷道："头菜没有来，怎么八宝饭倒来了？"大家都笑起来。环碧听了，满面通红，说一声："三少勿要实梗哩。"秋谷不知道"八宝饭"是什么典故，连忙问时，金介人把环碧绰号八宝饭的话和秋谷说了，又道："他这个八宝饭的外号有两个解说：一个解说是他新近面上生了几个疖头，很像八宝饭上铺面的桂圆肉；一个解说是他来得甜而且腻，客人吃了一定窝心的。"秋谷见环碧已经羞得低倒头去，不觉慨然道："这个人倒不像倌人，很有些静婉厚重的态度。做人家人是很好，做生意恐怕未见得红罢。本来雄舟做青青的，如何忽地跳起槽来？"说不了，介人的眉君来了，介人就同眉君说话。秋谷叫的久安里青凤也来了。青凤生得美秀而文，却没有如今那班时下倌人浮躁飞扬的恶习。秋谷常把他比作前代翰林的字，虽然秀丽娟妍，到底不脱一种馆阁气。所以秋谷一班朋友都赶着青凤叫"太史公"。青凤一到，大家都说太史公来了。青凤微笑道："啥格史国公洛太史饼，倪勿懂碗。"一句话把众人说得狂笑起来。秋谷更笑不可仰的道："对，史国公就太史饼，这才吃得又甜又香呢。"田儿道顺手拉一拉环碧道："这里还有八宝饭呢。"大家又笑一阵。凤箫已经来了，可又作怪，老三同老九一同跟着来的。大家都说老九很好，老九听了，略有一分羞涩，低一低头，又抬起头来看一看秋谷，横波一盼，展笑无言。秋谷拉着老九的手，一长一短的和他说话。偶然一回头，见了老三没神没气的坐着，只得也周旋几句，心上却很不愿意他跟局。想着局票上明明叫老九跟局，为什么又要你跟着来呢？巴结也不是这般的。口中又说不出来。直到秋谷起身要走，老三方才叫老九同凤箫先走，自

已却依然不走。秋谷摇了一摇头。天民、小异等看得分明，不觉好笑。秋谷忍不住了，就向老三说："你有事你只顾去，不要在这里等着。"老三道："倪等仔耐一淘到倪搭去。"秋谷道："我还到三马路去。"老三道："倪同耐去。"秋谷打发他不动，只得由他一直同到三马路花笑春家，又把凤箫叫了来，老九依然跟着。席散之后，老三非要秋谷同着回去坐一坐不可，秋谷只得同去坐了一会。同老九谈了一阵，老九不好多说什么，只是若离若合的，眉目传情。秋谷倒觉得很有意思，只把个老三看得十分难过，却又说不出来。秋谷起身要走，老三又一定要他去认认小房子。秋谷如何肯去，只说："明天我在这里请客，如若散得早，就到你小房子去，今天可不能了。"说着，回头看着老九。老九似乎要同秋谷说什么话，却又不开口，迟疑一会，才说得一句："章大人，明朝要早点请过来格嘘。"秋谷自然答应，就回去了。

明天下午，三点钟刚刚打过，秋谷就到凤箫家去。老三喜孜孜的笑脸相迎，老九却躲在对面房里，听得秋谷来了，才走过来，蛾眉双锁的叫了一声"章大人"，也不说别的，低着头退到对房去了。秋谷心上已经明白，也不说什么，只写起请客票来，叫相帮送去。等了一会，客人都到齐了，除了昨天那几个人之外，还有辛修甫同吕仰正。立时打起两桌牌来。这边起手巾倒茶，忙得历乱。老九也不过来，老三只是打着全副精神应酬秋谷。秋谷走到那里，他跟到那里，倒把个章秋谷看得定定的。幸而有人叫起凤箫的局来，要老三跟局。老三不肯去，要叫老九去跟。秋谷忙说："这不行，局票上写明要你跟局，你怎么好不去？你不要应酬了我，得罪了别人啊。况且我们两个是北京的老朋友，也用不着讲过节。"老三听了秋谷说一句同他是

老朋友，喜得浑身都轻松了好些，望着秋谷抿嘴一笑。笑得秋谷打了一个寒噤，只催他快些去罢，好快快的回来。老三还拉着秋谷，千对不住万对不住的说了几句，才同着凤箫去了。

秋谷见他走了，觉得心上一快。老九也走了过来，软软的对秋谷道:“章大人，耐勿要动气。倪为仔老三昨日仔搭倪吵仔一泡，俚说‘章大人是我格老客人哉，耐勿好搭俚吊膀子格’。实梗洛老三来浪，倪勿能够搭耐说闲话，耐勿好怪倪格哩。”秋谷不觉失笑道:“这也奇了，他硬说我是他的老客人，其实我不认识他。别的事情可以硬捉生鸡哺，这件事怎么也好硬捉生鸡哺呢?”说着,一个娘姨走进来,横了老九一眼。老九忙推了秋谷一把，秋谷会意，就把别的事说了几句，那娘姨才走出去。老九起身把秋谷一拉，秋谷跟着他直到阳台上，两个人并倚雕栏，低低说了一番话。只听老九道:“俚笃才是帮仔俚格，倒说长三堂子里向人，咦勿是野鸡吊膀子实梗容易。倪说野鸡末也只要倪情愿啘。”老九说着，一个粉脸直侧过来。秋谷情不自禁，和他接一个吻。老九又道:“倪下节勿来浪间搭哉，倪拨俚笃气昏仔洛。今朝到民和里去看仔房间，下节包个小先生，自家做哉。老实搭耐说，才为仔耐哩，耐要照应倪格嘘。”秋谷道:“好是好，可是我这一两天里头要上北京去了，不一定几时能回来，这怎么样呢?”老九大失所望的呆了一会，道:“格末那哼呢?耐有啥事体，实梗要紧呀?”秋谷道:“昨天接着一个姓姚的朋友一封电报，要我即刻进京。我已经回他不去的了，今天又连来两个电报，一定要我去一趟。还有个从前的江北护军使姓柳的，也来了一封快信，要请我去。不能不去走上一趟。在我自己原不愿意去的。”老九为难半晌道:“章大人，为啥实梗勿巧呀?倪恨得来。”秋谷也觉得有些快快不乐，想了一

想道："我荐个朋友给你，就算是我的代表何如？"就指着徐雄舟道："你看就是他，年纪又轻，相貌不错，我看起来，你们两个倒是年貌相当的。"老九此时不由顺着秋谷的手，就看了徐雄舟一眼。只见他长眉白面，星眼朱唇，长得着实不差。秋谷道："何如？你看着料来一定中意的。"老九扭过脸去道："倪勿晓得。"秋谷知道他已经默认，就说："你们到了那个差不多的时候，只管差不多就是了。"老九红着脸，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倪勿来，耐那哼介？"秋谷道："我们本来干干净净的，何庸顾忌？况且我至迟也不过年底就要回来的。那时节，我们依旧可以要好，你也乐得多一户客人，岂不上算？"老九只作没有听见，只把一方手帕子颠来倒去的弄个不了。秋谷也不再去逼着问他，停了一停，又道："这户客人稳是稳的，要大好处也没有。你若要上他的竹杠，须要看在我的面上，缓缓的来。"老九听了，由不得也微微的答应一声，却满脸上都红了。

隔了好一会，两桌牌都完了。老三也回来了，早带着几个男女相帮，摆了一个双台。秋谷当场宣布，要请雄舟做代表，全体都拍手赞成，立逼着雄舟转了凤箫一个局。雄舟虽和环碧要好，却昨天已经看中了老九，只为是秋谷和他要好，不好剪边，如今要他代表，正中心怀，自然高高兴兴的答应。客人里有一个后来的高瘦蝶，问秋谷道："你到北京去，报馆的事怎样呢？"秋谷指着介人、雄舟道："一时仓促，也没有个代理的人。好在他们两位都是办报的老手，只得有屈他们自己兼理了。"瘦蝶道："可惜你要到北京去，不然我有一件奉托的事。"秋谷道："莫非是你令弟的事么？"瘦蝶一惊道："你如何会知道的？无线电也没有这样快！"秋谷道："我才听见修甫同仰正说的。"瘦蝶说："不差，我今天请仰正给我想个法子，仰正说这般事件，

除非是你，才肯管这般不平的事，只不过你要到北京去了。"秋谷道："其实你令弟也是很漂亮的人，怎么会上了夜来香的道路？"瘦蝶一呆道："夜来香不就是周凤文么？舍弟从不同这班人往来的，不是这么一回事。"秋谷大笑道："你在上海也多年了，难道不知道夜来香的这个名目吗？"大家都听了诧异，却不知道什么叫作夜来香，瘦蝶更莫明其妙。连一班叫来的倌人，都不知道夜来香是什么。只有天民叫的王熙凤，抿嘴笑道："章大人，耐啥才晓得格呀？"秋谷道："这个夜来香，不是唱戏的夜来香，简直是一种私娼的代表名词罢了，实在就是半开门。却因为他在日间是两扇门紧紧关着，暗藏春色，生人再不能进他的门，一到夜间九十点钟以后，他就大敞（厂）辕门，浓妆艳抹的倚门卖俏，所以叫作夜来香，又叫作蜘蛛精。他们这班人也有些火囤跳板的性质，只不过他们是不出大门，不到马路，和那班专在各处兜圈子寻生意的不同，好像蜘蛛一般，张开了网，静候那班该死的飞虫自投罗网，来凑他的口。若是吊着了个把客人，他也十分慎重。看准了这个人是饭桶，方才动他的手。若然不是好惹的人，却也不过照例留他住上一夜，挖几个夜度之资罢了。"瘦蝶怃然道："秋翁先生说的一些不错，舍弟就是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一班流氓捉住了，要打要捆，又要扭到巡捕房去。除了身上的钞票同金表、戒指之外，还写了一张五百块钱的借据。实在气他不过。请问秋翁先生，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吗？"秋谷道："法子呢也未尝没有，不过东西同钞票是追不回来的了，只叫他把那张借据还了你们，也就是了。仰正兄你在上海地方极熟，请你出来和他们料理一下何如？"仰正迟疑一会，也就答应，只说："我出个面倒不要紧，只我比不得你，不见得他们一定肯听我调停。况且这个女人听说竟是康中

丞的小姑太太，康中丞又是陈寅孙陈宫保的至亲。我们同陈宫保家都有渊源，当真闹起来，也不好看。”秋谷道：“我们一方面是调停人，他们这班流氓党虽然都不是好人，倒很讲江湖义气的。你也是上海的有名人物，他们就是不认识你，这个面子也一定要卖给你的。”仰正听了点头道：“上海地方，竟是个陷害青年男女的魔窟。就我所知道的，害了身家性命的人，也就不知多少。”秋谷笑道：“总之无论如何，这班失败堕落的人，不是贪财，就是爱色。只要立定脚跟，既不想发财，也不吊膀子，自然就不至于损失身家性命了。”介人拍案道：“秋谷的话真是名言至理，也不但上海，走遍天涯，只要把这两句话牢牢记在心上，就没有危险了。”大家都说是极。

眉君在后面把介人一拉道：“耐啥事体嗄，拍台拍凳，倒吓仔倪两个半跳。”秋谷见他语言轻倩，服饰鲜明，那一对秋波闪闪烁烁的，好像两颗极大的金刚石，不觉看他一眼道：“眉仙呢？”眉君不觉怅然道：“俚嫁仔小灵芝，勿到一年，就吵仔好几转。故歇原是实梗一径要吵格，倪看俚也真正呒说法。”秋谷微笑道：“他的肯嫁小灵芝，本来另有一功的。”眉君问：“啥格另有一功介？”秋谷道：“你们是极要好的姊妹，岂有不知道的理？”眉君一笑，指着秋谷道：“耐格人，说说末就说仔歪里去。耐末说俚邱话，俚倒一径蛮牢记耐，耐想故歇格人阿有良心。”秋谷笑道：“我们金大哥是很有良心的，你还怕什么？你和我们金大哥这般十分十二分的要好，想来也是另有一功的。”眉君啐道：“勿搭耐说哉，倪要去哉。”金介人因还有别处应酬，就同着眉君，挽着手的去了。

秋谷等到席散，也就回来。见他夫人同陈文仙正忙忙碌碌的同他一一检点出门的行李，秋谷道：“我出门还有几天，你们

何必这般忙？”两个人听了，就坐下来，陪着秋谷说话。秋谷歪在一张榻上，他夫人坐在身旁，文仙也挨着他夫人坐了。章秋谷在电灯光下，看着他夫人同陈文仙：一个绛唇广额，凝重安详；一个削肩细腰，娟妍婉媚。暗想：从前初娶这位夫人的时候，自己少年气盛，总觉得和夫人不合。如今已过了十几年的功夫，两边都是将近中年的人，居然双方谅解起来。他夫人既不怨章秋谷的放诞风流，章秋谷也不厌他夫人的米盐琐屑，夫妇间有了彼此谅解的诚意，依然是个和平幸福的家庭，只可惜太夫人看不见了。他夫人见秋谷呆呆的想，同文仙想些（说）话来和他说。又问他要带些什么衣裳，就把秋谷的心事混了过去。

过了几天，章秋谷就行色匆匆进京去了。在下做书的这部《九尾龟》却就在这个地方作一个完全的结束。有分教：

止谈风月，欲移东海之情；乱洒烟云，没作南宫之画。

诗曰

落花如海酒如潮，撩乱花魂不可招。

读遍新书廿四卷，好从情海整归桡。

其二曰

劫花堕处影长颦，旧事思量倍怅神。

飞絮漫天春不管，可怜原是女儿身。

（本卷校点者：陈麦青、钱振民　责任编委：熊向东）

（赣）新登字第005号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书　　名　九尾龟续集（下）
作　　者　漱六山房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375　插页2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45.2万　印数1—1300册
ISBN7-80579-414-6/I·342
定　　价　17.00元（精）

